

大字古本

國寶美書



上海鑄印局書章行

MG
1242.43
17
2



A standard linear barcode is positioned above a series of numbers. The barcode represents the number 3 1774 4073 6.

3 1774 4073 6

古三國演義 卷一

第三十一回 曹操倉亭破本初 玄德荊州依劉表

却說曹操乘袁紹之敗，整頓軍馬，迤邐追襲。袁紹幅巾單衣，引八百餘騎，奔至黎陽北岸。大將蔣義渠出寨迎接。紹以前事訴與，義渠乃招諭離散之衆，衆聞紹在，又皆蟻聚，軍勢復振。議還冀州，軍行之次，夜宿荒山。紹於帳中聞遠遠有哭聲，遂私往聽之。却是敗軍相聚，訴說喪兄失弟，棄伴亡親之苦。各挺胸大哭，皆曰：「若聽田豐之言，我等怎遭此禍？」紹大悔曰：「吾不聽田豐之言，兵敗將亡，今何面目見之耶？」次日上馬，正行間，逢紀引軍來接。紹對逢紀曰：「吾不聽田豐之言，致有此敗。吾今歸去，羞見此人。」逢紀因譖曰：「豐在獄中聞主公兵敗，撫掌大笑曰：『果不出吾之所料！』袁紹大怒曰：『豎儒怎敢笑我？我必殺之！』遂命使者齎寶劍先往冀州獄中殺田豐。卻說田豐在獄中一日，獄吏來見，豐曰：「與別駕賈喜，豈可贊獄吏曰：『袁將軍大敗而回，君必見重矣。』豊笑曰：『吾今死矣！』獄吏問曰：『人皆爲君喜，君何言死也？』豊曰：『袁將軍外寬而內忌，不念忠誠，若勝而喜，猶能赦我。今戰敗則羞，吾不望生矣！』獄吏未信，忽使者齎劍至，傳袁紹命，欲取田豐之首。獄吏方驚，豊曰：「吾固知必死也！」獄吏皆流淚。豊曰：「大丈夫生於天地間，不識其主而事之，是無智也。今日受死，本無足惜。」乃自刎於獄中。後人有詩曰：「昨朝沮授軍中死，今日田豐獄內亡。」河北棟梁皆折斷，本初焉不喪家邦！」田豐既死，聞者皆爲歎惜。袁紹回冀州，心煩意亂，不理政事。其妻劉氏勸立後嗣。紹所生三子：長子袁譚，字顯思，出守青州；次子袁熙，字顯齊，出守幽州；三子袁尚，字顯甫，是紹後妻劉氏所出生得。形貌俊偉，紹甚愛之。因此留在身邊，自宜渡兵敗之後，劉氏勸立尚爲後嗣。紹乃與審配、逢紀、辛評、郭圖四人商議。原來審配二人向輔袁譚，四人各爲其主。當下袁紹謂四人曰：「今外患未息，內事不可不早定。吾將議立後嗣。長子譚爲人性剛好殺，次子熙爲人柔懦難成；三子尚有英雄之表，禮賢敬士，吾欲立之。公等之意若何？」郭圖曰：「三子之中，譚爲長，今又居外。主公若廢長立幼，此亂萌也。目今軍威稍挫，敵兵壓境，豈可復使父子兄弟自相爭亂耶？」主公且理會拒敵之策，立嗣之事，再容後議。袁紹躊躇未決，忽報袁熙引兵六萬自幽州

來袁譚引兵五萬自青州來外甥高幹亦引兵五萬自并州來各至冀州臥戰經晝至望人馬來戰曹操時操引得勝之兵陳列於河上有土人草食蠶以迎之操見老父數人鬚髮盡白乃命入帳中賜坐問之曰老丈多少年紀答曰皆近百歲矣操曰吾軍士驚擾汝鄉吾甚不安老父曰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人殷馗善曉天文夜宿於此對老漢等言黃星見於乾象正照此間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今以年計之整整五十年袁本初重斂於民民皆怨之丞相興仁義之兵用民伐罪官渡一戰破袁紹百萬之衆正應當時殷馗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操笑曰何敢當老丈所言遂取酒食絳帛賜老人而遣之號令三軍如有下鄉殺人家雞犬者如殺人之罪於是軍民震服操亦心中暗喜人報袁紹聚四州之兵得二三十萬前至倉亭下寨操提兵前進下寨已定次日兩軍相對各布成陣勢操引諸將出陣紹亦引三子一甥及文官武將出到陣前操曰本初計窮力盡何尚不思投降直待刀臨項上悔無及矣紹大怒回顧衆將曰誰敢出馬袁尚欲於父前逞能便舞雙刀飛馬出陣來往奔馳操指問衆將曰此何人有識者答曰此袁紹三子袁尚也言未畢一將挺槍早出操視之乃徐晃部將史涣也兩騎相交不三合尚撥馬刺斜而走史涣趕來袁尚拈弓搭箭翻身背射正中史涣左目墜馬而死袁紹見子得勝揮鞭一指大隊人馬擁殺過來混戰大殺一場各鳴金收軍還寨操與諸將商議破紹之策程昱獻十面埋伏之計勸操退軍於河上伏兵十隊誘紹追至河上我軍無路退必將死戰可勝紹矣操然其計左右各分五隊左一隊夏侯惇二隊張遼三隊李典四隊樂進五隊夏侯淵右一隊曹洪二隊張三隊徐晃四隊于禁五隊高覽中軍許褚爲先鋒次日十隊先進埋伏左右已定至半夜操令許褚引兵前進僞作却退之勢袁紹五寨入馬一齊俱起許褚回軍便走袁紹引軍趕來喊聲不絕比及天明趕至河上曹軍無去路操大呼曰前去無路諸軍何不死戰衆軍回身奮力向前許褚飛馬當先力斬十數將袁軍大亂袁紹退軍急回背後曹軍趕來正行間一聲鼓響左邊夏侯淵右邊高覽兩軍衝出袁紹聚三子一甥死衝血路奔走又行不到十里左邊樂進右邊于禁殺出殺得袁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又行不到數里左邊李典右邊徐晃兩軍截殺一陣袁紹父子膽喪心驚奔入營寨令三軍造飯方欲待食左邊張遼右邊張郃徑來衝寨紹慌上馬前奔倉亭人馬困乏欲待歇息後面曹操大軍趕來袁紹捨命而走正行間右邊曹洪左邊夏侯惇擋住去路紹大呼曰若不決死戰必爲所擒矣奮力衝突得脫重圍袁熙高幹皆被箭傷軍馬

玄德盡絕抱二子痛哭一場不覺昏倒衆人急救紹口吐鮮血不止歎曰吾自歷戰數十場不意今日狼狽至此。天喪吾也汝等各回本州誓與曹賊一決雌雄便教辛評郭圖火急隨袁譚前往青州整頓恐曹操犯境令袁熙回幽州高幹仍回并州各去收拾人馬以備調用袁紹引袁尚等入冀州養病令尚與審配逢紀暫掌軍事却說曹操自倉亭大勝重賞三軍令人探察冀州虛實細作回報紹臥病在牀袁尚審配堅守城池袁譚袁熙高幹皆回州衆皆勸操急攻之操曰冀州糧食極廣審配又有機謀未可急拔見今禾稼在田恐廢民業姑待秋成後取之。晚正議間忽荀彧有書到報說劉備在汝南得劉辟龐都數萬之衆聞丞相提軍出征河北乃令劉辟守汝南備自引兵乘虛來攻許昌丞相可速回軍禦之操大驚留曹洪屯兵河上虛張聲勢操自提大兵往汝南來迎劉備。說玄德與關張趙雲等引兵欲襲許都行近穰山地面正遇曹兵殺來玄德便於穰山下寨。宣分三隊。雲長屯兵東南角上。張飛屯兵於西南角上。玄德與趙雲於正南立寨。曹操兵至玄德鼓譟而出操布成陣勢叫玄德打話。玄德出馬於門旗下操以鞭指罵曰吾待汝爲上賓汝何背義忘恩。玄德曰汝託名漢室相實爲國賊吾乃漢室宗親天子密詔來討反賊遂於馬上朗誦衣帶詔操大怒教許褚出戰。玄德背後趙雲挺槍出馬二將相交三十合。不勝負忽然喊聲大振東南角上雲長衝突而來西南角上張飛引軍衝突而來三處一齊掩殺。曹軍遠來疲困不能抵當大敗而走玄德得勝回營次日又使趙雲搦戰操兵旬日不出玄德再使張飛搦戰操兵亦不出玄德愈疑。報襲都遲糧至被曹軍圍往玄德急令張飛去救忽又報夏侯惇引軍抄背後徑取汝南。玄德大驚曰若如此吾後受敵無所歸矣急遣雲長救之兩軍皆去不一日飛馬來報夏侯惇已打破汝南劉辟棄城而走雲長現今被玄德大驚又報張飛去救襲都也被圍住了玄德急欲回兵又恐操兵後襲忽報寨外許褚搦戰玄德不敢出戰。至天明教軍士飽餐步軍先起馬軍後隨寨中虛傳更點玄德等離寨約行數里轉過土山火把齊明山頭上大曰休教走了劉備丞相在此事等玄德慌尋走路趙雲曰主公勿憂但跟某來趙雲挺槍躍馬殺開條路玄德掣股劍後隨正戰間許褚追至與趙雲力戰背後于禁李典又到玄德見勢危落荒而走聽得背後喊聲漸遠玄德深山僻路單馬逃生捱到天明側首一彪軍衝出玄德大驚視之乃劉辟引敗軍千餘騎護送玄德家小前來孫簡雍慶芳亦至訴說夏侯惇軍勢甚銳因此棄城而走曹兵趕來幸得雲長當住因此得脫玄德曰不知雲長今

何處。劉辟曰：將軍且行，卻再理會。行到數里，一棒鼓響，前面擁出一彪人馬，當先大將乃是張郃。大叫：「劉備快下受降！」玄德方欲退後，只見山頭上紅旗麾動，一軍從山塢內擁出，爲首大將乃高覽也。玄德兩頭無路，仰天大呼：「天何使我受此窘極耶！」事勢至此，不如就死。欲拔劍自刎，劉辟急止之曰：「容某死戰，奪路救君。」言訖，便來與高覽對戰。不三合，被高覽一刀砍於馬下。玄德正慌，方欲自戰，高覽後軍忽然自亂，一將衝陣而來，槍起處，高覽翻身落馬。視之乃趙雲也。玄德大喜，雲縱馬挺槍，殺散後隊，又來前軍獨戰張郃。郃與雲戰二十餘合，撥馬敗走，雲乘勢殺卻被郃兵守住山隘，路窄不得出，正奪路間，只見雲長關平周倉引三百軍到，兩下夾攻，殺退張郃，各出隘口，住山隘下寨。玄德使雲長尋覓張飛，原來張飛去救龐都，龐都已被夏侯淵所殺，飛奮力殺退夏侯淵，迤邐趕去，被樂進引軍圍住。雲長路逢敗軍，尋蹤而去，殺退樂進，與飛同回見玄德。入報曹軍大隊趕來，玄德教孫乾等保家小先行。玄德與關、張、趙雲在後，且戰且走。操見玄德去遠，收軍不趕。玄德敗軍不滿一千，狼狽而奔，前至一江，土人問之，乃漢江也。玄德權且安營，土人知是玄德奉獻羊酒，乃聚飲於沙灘之上。玄德歎曰：「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隨劉備，墮之命窘。累及諸君今日身無立錐，誠恐有誤。諸君君等何不棄備而投明主，以取功名乎？」衆皆面面相向，雲長曰：「兄言差矣。昔日高祖與項羽爭天下，數敗於羽。後九里山一戰成功，而開四百年基業，勝負兵家之常，何可自隳其志？」孫乾曰：「成敗有時，不可喪志。此離荊州不遠，劉景升坐鎮九州，兵強糧足，更且與公皆漢室宗叔，何不往投之？」玄德曰：「但恐不容耳。」乾曰：「某願先往諭之。」使景升出境而迎主公。玄德大喜，便令孫乾星夜往荊州。劉將軍禮賢下士，士歸之如水之投東，何況同宗乎？因此使君特使乾先來拜曰：「唯明公命之。」表大喜，到郡入見劉表。禮畢，劉表問曰：「公從玄德何姑至此？」乾曰：「劉使君天下英雄，雖兵微將寡，而志欲匡扶社稷。汝南劉辟，素無親故，亦以死報之。明公與使君同爲漢室之胄，今使君新敗，欲往江東投孫仲謀。乾儻言曰：『不可背親而向疏。』荊州劉將軍禮賢下士，士歸之如水之投東，何況同宗乎？」因此使君特使乾先來拜曰：「唯明公命之。」表大喜曰：「玄德吾弟也，久欲相會，而不可得。今肯惠顧，實爲幸甚。」蔡瑁譖曰：「不可。劉備先從呂布，後事曹操，近投袁紹，皆不足見其爲人。今若納之，曹操必加兵於我，枉勤千戈，不如斬孫乾之首，以獻曹操。操必重待主公也。」孫乾正色曰：「乾非懼死之人也。劉使君忠心爲國，非曹操袁紹呂布等比。前此相從，不得已也。今聞劉將軍漢朝苗裔，誼切同宗，故千里相投，爾何獻讒而妬賢如此耶？」劉表聞言，乃叱蔡瑁曰：「吾主意已定，汝勿多言。」蔡瑁慚恨而出。劉表遂

命孫乾先往報玄德一面親自出郭二十里迎接玄德見表執禮甚恭表亦相待甚厚玄德引關張等拜見劉表表遂與玄德等同入荊州分撥院宅居住卻說曹操探知玄德已往荊州投奔劉表便欲引兵攻之程昱曰袁紹未除而遽攻荊襄倘袁紹從北而起勝負未可知矣不如還兵許都養軍蓄銳待來年春曠然後引兵先破袁紹後取荊襄南北之利一舉可收也操然其言遂提兵回許都至建安八年春正月操復商議興兵先差夏侯惇滿寵鎮守汝南以拒劉表留曹仁荀彧守許都親給大軍前赴官渡屯紮且說袁紹自舊歲感冒吐血症候今方稍愈商議欲攻許都審配諫曰舊歲官渡倉亭之敗軍心未振尚當深溝高壘以養軍民之力正議間忽報曹操進兵官渡來攻冀州紹曰若候兵臨城下將至河邊然後拒敵事已遲矣吾當自領大軍出迎袁尚曰父親病體未痊不可遠征兒願提兵前去迎敵紹許之遂使人往青州取袁譚幽州取袁熙并州取高幹四路同破曹操正是「纔向汝南鳴戰鼓又從冀北動征鼙」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奪冀州袁尚爭鋒 決漳河許攸獻計

卻說袁尚自斬史涣之後自負其勇不待袁譚等兵至自引兵數萬出黎陽與曹軍前隊相迎張遼當先出馬袁尚挺槍來戰不三合架隔遮攔不住大敗而走張遼乘勢掩殺袁尚不能主張急急引軍奔回冀州袁紹聞袁尚敗退又受了一驚舊病復發吐血數斗昏倒在地劉夫人慌救入臥內病勢漸危劉夫人急請審配逢紀直至袁紹榻前商議後事紹但以手指而不能言劉夫人曰尚可繼後嗣否紹點頭審配便就榻前寫了遺囑紹翻身大叫一聲又吐血斗餘而死後人有詩曰「累世公卿立大名少年意氣自縱橫空招俊傑三千客漫有英雄百萬兵羊質虎皮功不就鳳毛雞膽事難成更憐一種傷心處冢難徒延兩弟兄」袁紹既死審配等主持喪事劉夫人便將袁紹所愛寵妾五人盡行殺害又恐其陰魂於九泉之下再與紹相見乃髡其髮刺其面毀其屍其妬惡如此袁尚恐寵妾家屬爲害并收而殺之審配逢紀立袁尚爲大司馬將軍領冀青幽并四州牧遣使報喪此時袁譚已發兵離青州知父死便與辛評郭圖商議圖曰主公不在冀州審配逢紀必立顯甫爲主矣當速行辛評曰審配二人必預定機謀今若速往必遭其禍袁譚曰若此當如何郭圖曰可屯兵城外觀其動靜某當親往察之譚依言郭圖遂入冀州

見袁尚禮畢。尚問兄何不至。圖曰：「因抱病在軍中，不能相見。」尚曰：「吾受父親遺命，立我為主。加兄為車騎將軍，目下曹軍壓境，請兄為前部，吾隨後便調兵接應也。」圖曰：「軍中無人商議良策，願乞審正南、逢元圖二人為輔。」尚曰：「吾亦欲仗此二人早晚畫策，如何離得？」圖曰：「然則於二人內遣一人去，何如？」尚不得已，乃令二人拈鬮。拈着者便去。逢紀拈着，尚卽命逢紀齋印綬同郭圖赴袁譚軍中。逢紀隨圖至譚軍，見譚無病，心中不安，獻上印綬。譚大怒，欲斬逢紀。郭圖密諫曰：「今曹軍壓境，且只款留逢紀在此，以安尚心，待破曹之後，却來爭冀州，不遲。」譚從其言，卽時拔寨起行。前至黎陽，與曹軍相抵。譚遣大將汪昭出戰，操遣徐晃迎敵。二將戰不數合，徐晃一刀斬汪昭於馬下。曹軍乘勢掩殺，譚軍大敗。譚收敗軍入黎陽，遣人求救於尚。尚與審配計議，只發兵五千餘人相助。曹操探知，遣樂進、李典引兵於半路接着，兩頭圍住，盡殺之。袁譚知尚止撥兵五千，又被半路坑殺，大怒，乃喚逢紀責罵。逢紀曰：「容某作書致主公，求其親自來救。」譚卽令紀作書，遣人到冀州致袁尚。尚與審配共議，配曰：「郭圖多謀，前次不爭而去者，爲曹軍在境也。今若破曹，必來爭冀州矣。不如不發救兵，借操之力以除之。」尚從其言，不肯發兵。使者回報，譚大怒，立斬逢紀。譚欲降曹，早有細作密報袁尚。尚與審配議曰：「使譚降曹，併力來攻，則冀州危矣。」乃留審配并大將蘇由固守冀州，自領大軍來黎陽救譚。尚問軍中誰敢爲前部，大將呂曠、呂翔兄弟二人願去。尚點兵三萬，使爲先鋒，先至黎陽。譚聞尚自來，大喜，遂罷降曹之議。譚屯兵城外，爲犄角之勢。不一日，袁熙、高幹皆領軍到城外屯兵三處。每日出兵與操相持，尚屢敗。操分路攻打，袁譚、袁熙、袁尚、高幹皆大敗，棄黎陽而走。操引兵追至冀州，譚與尚入城堅守。熙與幹離城三十里下寨，虛張聲勢。操兵連日攻打不下。郭嘉進曰：「袁氏廢長立幼，而兄弟之間權力相併，各自樹黨，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爭。不如舉兵南向荊州，征討劉表，以候袁氏兄弟之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而定也。」操善其言，命賈詡爲太守，守黎陽。曹洪引兵守官渡，操引大軍向荊州進兵。譚尙聽知，曹軍自退，遂相慶賀。袁熙、高幹各自辭去。袁譚與郭圖辛評議曰：「我爲長子，反不能承父業。」尚乃繕母所生，反承大爵，心實不甘。圖曰：「主公可勒兵城外，只做請顯甫審配飲酒，伏刀斧手殺之。大事定矣。」譚從其言，適別駕王修自青州來，譚將此計告之。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他人爭鬪，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安可得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譚怒叱退王修，使人去請袁尚。尚與審配

商議配曰此必郭圖之計也主公若往必遭奸計不如乘勢攻之袁尚依言便披挂上馬引兵五萬出城袁譚見袁尚引軍來情知事泄亦卽披挂上馬與尚交鋒尚見譚大罵譚亦罵曰汝藥死父親篡奪爵位今又來殺兄耶二人親自交鋒袁譚大敗尚親冒矢石衝突掩殺譚引敗軍奔平原尚收兵還袁譚與郭圖再議進兵令岑璧爲將領兵前來尚自投出冀州兩陣對圓旗鼓相望璧出罵陣尚欲自戰大將呂曠拍馬舞刀死戰岑璧二將戰無數合曠斬岑璧於馬下譚兵又敗再奔平原眷配勸尚進兵追至平原譚抵當不住退入平原堅守不出尚三面圍城攻打譚與郭圖計議圖曰今城中糧少彼軍方銳勢不相敵愚意可遣人投降曹操使操將兵攻冀州尚必還救將軍引兵夾擊之尚可擒矣若操擊破尚軍我因而斂其軍實以拒操操軍遠來糧食不繼必自退去我可以仍據冀北以圖進取也譚從其言問曰何人可爲使圖曰辛評之弟辛毗字佐治現爲平原令此人乃能言之士可命爲使譚卽召辛毗毗欣然而至譚修書付毗使三千軍送毗出境毗星夜齋書往見曹操時操屯西平伐劉表表遣玄德引兵爲前部以迎之未及交鋒辛毗到操寨見操禮畢操問其來意毗具言袁譚相求之意呈上書信操看書畢留辛毗於寨中聚文武計議程昱曰袁譚被袁尚攻擊太急不得已而來降不可准信呂虔滿寵亦曰丞相旣引兵至此安可復舍表而助譚荀攸曰三公之言未善以愚意度之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不敢展足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若二子和睦共守成業天下事未可知也今乘其兄弟相攻勢弱而投我我提兵先除袁尚後觀其變并滅袁譚天下定矣此機會不可失也操大喜便邀辛毗飲酒謂之曰袁譚之降眞耶詐耶袁尚之兵果可必勝耶毗對曰明公勿問眞與詐也只論其勢可耳袁氏連年喪敗兵革疲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隙國分爲二加之饑饉並臻天災人困無問智愚皆知土崩瓦解此爲天滅袁氏之時也今明公提兵攻鄴袁尚不還救則失巢穴若還救則譚踵襲其後以明公之威擊疲憊之衆如迅風之掃秋葉也不此之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之地國和民順未可搖動况四方之患莫大於河北河北旣平則霸業成矣願明公詳之操大喜曰恨與辛佐治相見之晚也卽日督軍還取冀州玄德恐操有謀不敢追襲引兵自回荊州卻說袁尚知曹軍渡河急急引軍還鄴命呂曠呂翔斷後袁譚見尚退軍乃大起平原軍馬隨後趕來行不到數十里一聲礮響兩軍齊出左邊呂曠右邊呂翔兄弟二人截住袁譚譚勒馬告二將曰吾父在日吾並未慢待二將軍今何從吾弟而見逼耶二將

聞言乃下馬降。譚曰：勿降我，可降曹丞相。二將因隨譚歸營。譚候操軍至，引二將見操。操大喜，以女許譚爲妻。卽令呂曠、呂翔爲媒。譚請操攻取冀州。操曰：方今糧草不接，撤運勞苦。我由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然後進兵。令譚且居平原，操引軍退屯黎陽。封呂曠、呂翔爲列侯，隨軍聽用。郭圖謂袁譚曰：曹操以女許婚，恐非真意。今又封賞呂曠、呂翔，帶去軍中。此乃牢籠河北人心。後必將爲我禍。主公可刻將軍印二顆，暗使人送與二呂。令作內應，待操破了袁尚，可乘便圖之。譚依言，遂刻將軍印二顆，暗送與二呂。二呂受訖，徑將印來稟曹操。操大笑曰：譚暗送印者，欲汝等爲內助，待我破袁尚之後，就中取事耳。汝等且權受之。我自有主張。自此曹操便有殺譚之心。且說袁尚與審配商議。今曹兵運糧入白溝，必來攻冀州。如之奈何？配曰：可發檄使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運糧道；令沮授之子沮鵠守邯鄲，遙爲聲援。主公可進兵平原，急攻袁譚。先絕袁譚，然後破曹。袁尚大喜，留審配與陳琳守冀州。使馬延、張顓二將爲先鋒，連夜起兵，攻打平原。譚知尚兵來，近告急於操。操曰：吾今番必得冀州矣。正說間，適許攸自許昌來，聞尚又攻譚，入見操曰：丞相坐守於此，豈欲待天雷擊殺二袁乎？操笑曰：吾已料定矣。遂令曹洪先進兵，攻鄴。操自引一軍來攻尹楷。兵臨本境，楷引軍來迎。楷出馬，操曰：許仲康安在？許褚應聲而出，縱馬直取尹楷。楷措手不及，被許褚一刀斬於馬下。餘衆奔潰。操盡招降之，卽勒馬取邯鄲。沮鵠進兵來迎，張遼出馬與鵠交鋒，戰不三合，鵠大敗，遼從後追趕。兩馬相離不遠，遼急取弓射之，應弦落馬。操指揮軍馬掩殺，衆皆奔散。於是操引大軍前抵冀州。曹洪已近城下，操令三軍繞城築之。土山又暗掘地道以攻之。審配設計堅守，法令甚嚴。東門守將馮禮，因酒醉有誤，巡警配，痛責之。馮禮懷恨潛地出城降操。操問破城之策，禮曰：突門外土厚，可掘地道而入。操便命馮禮引五百壯士夤夜掘地道而入，卻說審配自馮禮出降之後，每夜親自登城點視，軍馬當夜在突門閣上望見，城外無燈火。配曰：馮禮必引兵從地道而入也。急喚精兵，連石擊突閭門。門閉，馮禮及五百壯士皆死於土內。操折了這一場，遂罷地道之計，退軍於垣水之上，以候袁尚回兵。袁尚攻平原，聞曹操已破尹楷、沮鵠，大軍圍困冀州，乃掣兵回救。部將馬延曰：從大路去，曹操必有伏兵，可取小路從西山出。谷口去劫曹營，必解圍也。尚從其言，自領大軍先行。令馬延與張顓斷後，早有細作去報曹操。操曰：彼若從大路上來，吾當避之；若從西山小路而來，一戰可擒也。吾料袁尚必舉火爲號，令城中接應。吾可分兵擊之。於是分撥已定，却說袁尚出澇水界口，東至陽平，屯軍陽平亭，離冀州。

州十七里。一邊靠着溢水。尚令軍士堆積柴薪乾草。至夜焚燒爲號。遣主簿李孚扮作曹軍都督。直至城下。大叫開門。審配認得是李孚聲音。散入城中。說袁尚已陳兵在陽平亭等候接應。若城中出兵亦舉火爲號。配教城中堆草放火。以通音信。孚曰。城中無糧。可發老弱殘兵并婦人出降。彼必不爲備。我即以兵繼百姓之後。出攻之。配從其論。次日。城上豎起白旗。上寫冀州百姓投降。操曰。此是城中無糧。教老弱百姓投降。後必有兵出也。操教張遼徐晃各引三千軍馬。伏於兩邊。操自乘馬。張麾蓋至城下。果見城門開處。百姓扶老攜幼。手持白旗而出。百姓纏出盡。城中兵突出。操教將紅旗一招。張遼徐晃兩路兵齊出。亂殺。城中兵只得復回。操自飛馬趕來。到吊橋邊。城中弩箭如雨。射中操盔。險透其頂。衆將急救。洞陣。操更衣換馬。引衆將來攻。尚自迎敵。時各路軍馬一齊殺至。兩軍混戰。袁尚大敗。尚引敗兵退往西山下寨。令人催取馬延張顥軍來。不知曹操已使呂曠呂翔去招安。二將隨。二呂來降。操亦封爲列侯。卽日進兵攻打西山。先使二呂馬延張顥截斷袁尚糧道。尚情知西山守不住。夜走溢口。安營未定。四下火光並起。伏兵齊出。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尚軍大潰。退走五十里。勢窮力極。只得遣豫州刺史陰夔至操營請降。操佯許之。卻連夜使張遼徐晃去劫寨。尚盡棄印綬節鉞衣甲輜重。望中山而逃。操圍軍在城外掘壕。週圍四十里。審配在城上。見操軍在城外掘壕。卻掘得甚淺。配暗笑曰。此欲決漳河之水以灌城耳。河深可灌。如此之淺。有何用哉。遂不爲備。當夜。曹操添十倍軍士。并力發掘。比及天明。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水淺數尺。更兼糧絕。軍士皆餓死。辛毗在城外。用槍挑袁尚印綬衣服。招安城內之人。審配大怒。將辛毗家屬老小八十餘口。就於城上斬之。將頭擲下。辛毗號哭不已。審配之姪。審榮。素與辛毗相厚。見辛毗家屬被害。心中懷忿。乃密寫獻門之書。拴於箭上。射下城來。軍士拾獻。辛毗將書獻操。操先下冷。如入冀州。休得殺害袁氏一門老小。軍民降者免死。次日天明。審榮大開西門。放曹兵入。辛毗躍馬先入。軍將隨後殺入冀州。審配在東南城樓上。見操軍已入城中。引數騎下城死戰。正迎徐晃交馬。徐晃生擒審配。綁出城來。路逢辛毗。毗咬牙切齒。以鞭鞭配首曰。賊殺才。今日死矣。配大罵。辛毗賊徒。引曹操破我冀州。我恨不殺汝也。徐晃解配見操。操曰。汝知獻門接我者乎。配曰。不知。操曰。此汝姪。審榮所獻也。配怒曰。小兒無行。乃至於此。操曰。昨孤至城下。何城中督箭之多耶。配曰。恨少。恨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不容不如此。今肯降吾否。配曰。不降。不降。辛毗哭拜於

地曰：家屬八十餘口，盡遭此賊殺害。顧丞相戮之，以雪此恨。配曰：吾生爲袁氏臣，死爲袁氏鬼，不似汝輩譏謔阿諛之賊，可速斬我。操教牽出，臨受刑叱行刑者曰：吾主在北，不可使我面南而死。乃向北跪，引頸就刃。後人有詩歎曰：「河北多名士，誰如審正南。命因昏主喪，心與古人參。忠直言無隱，廉能志不貪。臨亡猶北面，降者盡羞慚。」審配既死，操憐其忠義，命葬於城北。衆將請曹操入城，操方欲起，行只見刀斧手擁一人至，操視之乃陳琳也。操謂之曰：汝前爲本初作檄，但罪狀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耶？琳答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左右勸操殺之，操憐其才，赦之。乃命爲從事。卻說操長子曹丕字子桓，時年十八歲。丕初生時，有雲氣一片，其色青紫，圓如車蓋，覆於其室，終日不散。有望氣者密謂操曰：此天子氣也。令嗣貴不可言。丕八歲能屬文，有逸才，博古通今，善騎射，好擊劍。時操破冀州，丕隨父在軍中，先領隨身軍，逕投袁紹家下馬，拔劍而入。有一將當之，曰：丕相有命，諸人不許入紹府。丕退，提劍入後堂，見兩個婦人相抱而哭，不欲殺之。正是「四世公侯都化夢，一家骨肉又遭殃！」未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亂納甄氏 郭嘉遺計定遼東

卻說曹丕見二婦人啼哭，拔劍欲斬之。忽見紅光滿目，遂按劍而問曰：汝何人也？一婦人告曰：妾乃袁將軍之妻劉氏也。丕曰：此女何人？劉氏曰：此次男袁熙之妻甄氏也。因熙出鎮幽州，甄氏不肯遠行，故留於此。丕拖此女近前，見她披髮垢面，不以衫袖拭其面而觀之。見甄氏玉肌花貌，有傾國之色，遂對劉氏曰：吾乃曹丞相之子也，願保汝家。汝勿憂慮。遂按劍坐於堂上。卻說曹操統領衆將入冀州城，將入城門，許攸縱馬近前，以鞭指城門而呼操曰：阿瞞！汝不得我，安得入此門？操大笑，衆將聞言俱懷不平。操至紹府門下，問曰：誰曾入此門來？守將對曰：世子在內。操喚出，責之。劉氏出拜曰：非世子不能保全妾家。願獻甄氏爲世子執箕帚。操教喚出甄氏，拜於前，操視之曰：眞吾兒婦也。遂令曹丕納之。操旣定冀州，親往袁紹墓下設祭，再拜而哭，甚哀。顧謂衆官曰：昔日吾與本初共起兵時，本初問我曰：若事不輯，方面何所可據？吾問之曰：足下意欲若何？本初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此言如昨。而今本初已喪，吾不能不爲流涕也。衆皆歎息。操以金帛糧米賜紹妻劉氏，乃下令曰：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難，盡免今年租賦。一面寫表申朝，操自領冀州牧。一日，

許褚走馬入東門。正迎許攸。攸喚褚曰：「汝等無我。安能出入此門乎？」褚怒曰：「吾等千生萬死。身冒血戰。奪得城池。汝安敢誇口？」攸罵曰：「汝等皆匹夫耳。何足道哉！」褚大怒。拔劍殺攸。提頭來見曹操。說許攸如此無禮。某殺之矣。操曰：「遠與吾舊交。故相戲耳。何故殺之？」深責許褚。令厚葬許攸。乃令人訪冀州賢士。冀民曰：「騎都尉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數曾獻計於袁紹。紹不從。因此託疾在家。操卽召琰爲本州別駕。從事。因謂曰：「昨按本州戶籍。共計三十萬衆。可謂大州。」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相爭。冀民暴骨原野。丞相不急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先計校戶籍。豈本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聞言。改容謝之。待爲上賓。操已定冀州。使人探袁譚消息。時譚引兵劫掠甘陵。安平。渤海河間等處。聞袁尚敗走中山。乃統軍攻之。尚無心戰。驅徑奔幽州。投袁熙。譚盡降其衆。欲復圖冀州。操使人召之。譚不至。操大怒。馳書絕其婚。自統大軍攻之。直抵平原。譚聞操自統軍來。遣人求救於劉表。表請玄德商議。玄德曰：「今操已破冀州。兵勢正盛。袁氏兄弟不久必爲操擒。救之無益。況操常有窺荊襄之意。我只養兵自守。未可妄動。」表曰：「然則何以謝之？」玄德曰：「可作書與袁氏兄弟。以和解爲名。婉詞謝之。表然其言。先遣人以書遺譚。書略曰：『君子違難。不適讎國。日前聞君屈膝降曹。則是忘先人之讎。棄手足之誼。而違同盟之恥矣。若冀州不弟當降。心相從。待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高義耶？』」又與袁尚書曰：「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君嘗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計曲直。不亦善乎？若迷而不返。則是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譚得表書。知表無發兵之意。又自料不能敵操。遂棄平原。走保南皮。曹操追至南皮。時天氣寒。肅河道盡。凍糧船不能行動。操令本處百姓敲冰拽船。百姓聞令而逃。操大怒。欲捕斬之。百姓聞得。乃親往營中投首。操曰：「若不殺汝等。則吾號令不行。若殺汝等。吾又不忍。汝等快往山中逃避。休被我軍士擒獲。百姓皆垂淚而去。袁譚引兵出城。與曹軍相敵。兩陣對圓。操出馬以鞭指譚而罵曰：「吾厚待汝。汝何生異心？」譚曰：「汝犯吾境界。奪吾城池。賴吾妻子。反於我有異心。」操大怒。使徐晃出馬。譚使彭安接戰。兩馬相交。不數合。晃斬彭安於馬下。譚軍敗退。走入南皮。操遣軍四面圍住。譚着慌。使辛評見操。約降。操曰：「袁譚小子。反覆無常。吾難准信。汝弟辛毗。吾已重用。汝亦留此可也。」評曰：「丞相差矣。某聞主貴臣榮。主憂臣辱。某久事袁氏。豈可背之？」操知其不可留。乃遣回。評固見譚言。操不准。投降。譚叱曰：「汝弟見事曹操。汝懷二心耶？」評聞言。氣滿填胸。昏絕於地。譚令扶出。須臾而死。譚亦悔之。郭圖謂譚曰：「來日盡驅百姓當先。」

以軍繼其後。與曹操決一死戰。譚從其言。當夜盡驅南皮百姓。皆執刀搶聽令。次日天明。大開四門。軍在後驅百姓。在前喊聲大舉。一齊擁出。直抵曹寨。兩軍混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殺人遍地。操見未獲全勝。乘馬上山。親自擊鼓。將士見之。奮力向前。譚軍大敗。百姓被殺者無數。曹洪奮威突陣。正迎袁譚。舉刀亂砍。譚竟被曹洪殺於陣中。郭圖見陣大亂。急馳入城中。樂進望見。拈弓搭箭。射下城壕。入馬俱陷。操引兵入南皮。安撫百姓。急有一彪軍來到。乃袁熙部將焦觸張南也。操自引軍迎之。二將倒戈卸甲。特來投降。操封為列侯。又黑山賊張燕引軍十萬來降。操封為平北將軍。下令將袁譚首級號令。敢有哭者。斬頭挂北門外。一人布冠袁衣。哭於頭下。左右擎來見操。操問之。乃青州別駕王修也。因諫袁譚被逐。今知譚死。故來哭之。操曰。汝知吾令否。修曰。知之。操曰。汝不怕死耶。修曰。我生受其祿。今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乎。若得收葬譚屍。受戮無恨。操曰。河北義士。何其如此之多也。可惜袁氏不能用。若能用。則吾安敢正眼覲此地哉。遂命收葬譚屍。禮修為上賓。以為司金中郎將。因問之曰。今袁尚已投袁熙。取之當用何策。修不答。操曰。忠臣也。問郭嘉。嘉曰。可使袁氏降將焦觸張南等自攻之。操用其言。隨差焦觸張南。呂曠。呂翔。馬延。張顥各引本部兵。分三路進攻幽州。一面使李典。樂進會合張燕。打并州。攻高幹。且說袁尚。袁熙知曹兵將至。料難迎敵。乃棄城引兵。星夜奔遼西。投烏桓去了。幽州刺史烏桓觸聚幽州衆官。插血為盟。共議背袁向曹之事。烏桓觸先言曰。吾知曹丞相當世英雄。今往投降。有不遵令者。斬。依次插血。循至別駕韓珩。珩乃擲劍於地。大呼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主敗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缺矣。若北面而降曹。吾不爲也。衆皆失色。烏桓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韓珩既有志如此。聽其自便。推珩而出。烏桓觸乃出城迎三路軍馬。徑來降操。操大喜。加烏桓觸為鎮北將軍。忽探馬來報。樂進。李典。張燕。攻打并州。高幹守住壺口關。不能下。操自勒兵前往。三將接着。諒幹拒關難擊。操集衆將共議。破幹之計。荀攸曰。若破幹。須用詐降計方可。操然之。喚降將呂曠。呂翔。附耳低言如此。如此。呂曠等引軍數十。直抵關外。叫曰。吾等原係袁氏舊將。不得已而降。曹曹操為人詭譎。薄待吾等。吾今還扶舊主。可疾開關相納。高幹未信。只教二將自上關說話。二將卸甲棄馬而入。謂幹曰。曹軍新到。可乘其軍心未定。今夜劫寨。某等願當先幹。幹喜從其言。是夜。教二將當先。引萬餘軍前去。將至曹寨。背後喊聲大震。伏兵四起。高幹知是中計。急回壺關城。樂進。李典已奪了關。高幹奪路走脫。往投單于。操領兵拒住關口。使人追襲高幹。幹到

單于界正迎北番左賢王幹下馬拜伏於地。言曹操吞併疆土今欲犯王子地面萬乞救援同力克復以保北方。左賢王曰吾與曹操無讐豈有侵我土地汝欲使我結怨於曹氏耶叱退高幹幹尋思無路只得去投劉表行至上潞被都尉王琰所殺將頭解送曹操。曹操封琰爲列侯并州既定操商議西擊烏桓。曹洪等曰袁熙袁尚兵敗將亡勢窮力盡遠投沙漠我今引兵西擊倘劉備劉表乘虛襲許都我救應不及爲禍不淺矣請回師勿進。上郭嘉曰諸公所言錯矣主公雖威震天下沙漠之人恃其邊遠必不設備乘其無備卒然擊之必可破也且袁紹與烏桓有恩而尚與熙兄弟猶存不可不除。劉表坐談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劉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也。操曰奉孝之言極是遂率大小三軍車數千輜重前進發但見黃沙漠漠狂風四起道路崎嶇人馬難行操有回軍之心問於郭嘉嘉此時不伏水土臥病車中操泣曰因我欲平沙漠使公遠涉艱辛以至染病吾心何安嘉曰某感丞相大恩雖死不能報萬一操曰吾見此地崎嶇意欲回軍若何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而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備但須得識徑路者爲引導耳遂留郭嘉於易州養病求鄉導官以引路人薦袁紹舊將田疇深知此境操召而問之疇曰此道秋夏間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楫最難行動不如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前近柳城掩其不備冒頓可一戰而擒也操從其言封田疇爲靖北將軍作鄉導官爲前驅張遼爲次操自押後倍道輕騎而進田疇引張遼前至白狼山正遇袁熙袁尚會合冒頓等數萬騎前來張遼飛報曹操操自勒馬登高望之見冒頓兵無隊伍參差不整操謂張遼曰敵兵不整便可擊之乃以麾授遼遼引許褚于禁徐晃分四路下山奮力急攻冒頓大亂遼拍馬斬冒頓於馬下餘衆皆降袁熙袁尚引數千騎投遼東去了操收軍入柳城封田疇爲柳亭侯以守柳城疇涕泣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蒙厚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寨以邀賞祿哉死不敢受侯爵操義之乃拜疇爲議郎操撫慰單于人等收得駿馬萬匹卽日回兵時天氣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糧殺馬爲食鑿地三四十丈方得水操回至易州重賞先曾諫者因謂衆將曰孤前者乘危遠征僥倖成功雖得勝天所佑也不可以爲法諸君之諫乃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操到易州時郭嘉已死數日停柩在公廨操往祭之大哭曰奉孝死乃天喪吾也回顧衆官曰諸君年齒皆孤等輩惟奉孝最少吾欲託以後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腸崩裂矣嘉之左右將嘉臨死所封之書呈上曰郭公臨死親筆書此囑

丞相若從書中所言遼東事定矣。操拆書視之，點頭嗟歎。諸人皆不知其意。次日，夏侯惇引衆人稟曰：「遼東太守孫康久不賓服。今袁熙、袁尚又往投之，必爲後患。不如乘其未動，速往征之。遼東可得也。」操笑曰：「不煩諸公虎威。」武威將軍公孫度之子也。當日知袁熙、袁尚來投，遂聚本部屬官商議此事。公孫恭曰：「袁紹存日常有吞遼東之心。袁熙、袁尚兵敗將亡，無處依棲，來此相投，是鳩奪鵠巢之意也。若容納之，後必相圖。不如賺入城中殺之，獻頭於曹公。曹公必重待我。」康曰：「只怕曹操引兵下遼東，又不如納二袁，使爲我助。」恭曰：「可使人探聽。如曹兵來攻，則留二袁，如其不動，則殺二袁，送與曹公。」康從之。使人去探消息，卻說袁熙、袁尚至遼東，二人密議曰：「遼東軍兵數萬，足與曹操爭衡。今暫投之後，當殺公孫康而奪其地，養成氣力而抗中原，可復河北也。」商議已定，乃入見公孫康，康因於館驛只推有病，不即相見。不一日，細作回報，曹公兵屯易州，並無下遼東之意。公孫康大喜，乃先伏刀斧手於衣中，候二袁入，相見禮畢，命坐。時天氣嚴寒，尚見牀榻上無氈褥，謂康曰：「願鋪坐席。」康瞋目言曰：「汝二人之頭，將以萬里何席之有！」尚大驚。康叱曰：「左右何不下手！」刀斧手擁出，就坐席上砍下二袁之頭，用木匣盛時，使人送到易州來見曹操。時操在易州，按兵不動。夏侯惇、張遼入稟曰：「如不下遼東，可固許都，恐劉表生心。」操曰：「待二袁首級至，便回兵。」衆皆暗笑。忽報遼東公孫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級至。衆皆大驚。使者呈上書信，操大笑曰：「不出奉孝之所料。」重賞來使，封公孫康爲襄平侯，左將軍。衆官問曰：「何爲不出奉孝之所料？」操遂出郭嘉書以示之。書略曰：「今袁熙、袁尚往投遼東，明公切不可加兵。公孫康久畏袁氏，吞併二袁，往投必疑。若以兵擊之，必併力迎敵，急不可下。若緩之，公孫康、袁氏必自相圖，其勢然也。」衆皆踴躍稱善。操引衆官復設祭於郭嘉靈前。年三十八歲，從征有一年多，立奇勳。後人有詩讚曰：「天生郭奉孝，豪傑冠羣英。腹內藏經史，胸中隱甲兵。運謀如范蠡，決策似陳平。可惜身先喪，中原梁棟傾。」操領兵還冀州，使人先扶郭嘉靈柩於許都安葬。程昱等請曰：「北方既定，今還許都，可早建下江南之策。」操笑曰：「吾有此志久矣。諸君所言，正合吾意。」是夜宿於冀州城東角樓上，憑欄仰觀天文。時荀攸在側，操指曰：「南方旺氣燦然，恐未可圖也。」攸曰：「以丞相天威，何所不服？正看間，忽見一道金光，後地而起。」攸曰：「此必有寶於地下。操下樓，令人隨光掘之，正是「星文方向南，中指金寶旋從北地生」。不知所得何物，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劉皇叔躍馬過檀溪

却說曹操於金光處掘出一銅雀。問荀攸曰：「此何兆也？」攸曰：「昔舜母夢玉雀入懷而生舜，今得銅雀亦吉祥之兆也。」操大喜，遂命作高臺以慶之。乃卽日破土斷木，燒瓦磨磚，築銅雀臺於漳河之上。約計一年而工畢。少子曹植進曰：「若建層臺，必立三座。中間高者，名爲銅雀；左邊一座，名爲玉龍；右邊一座，名爲金鳳。更作兩條飛橋，橫空而上，乃爲壯觀。」操曰：「吾兒所言甚善。他日臺成，足可娛吾老矣。原來曹操有五子，惟植性敏慧，善文章。曹操平日最愛之。於是留曹植與曹丕在鄴郡造臺，使張燕守北塞。操將所得袁紹之兵，共五六十萬，班師回許都，大封功臣。又表贈郭嘉爲貞侯，養其子，葬於府中。復聚衆謀士商議，欲南征劉表。荀彧曰：「大軍方北征而回，未可復動。且待半年，養精蓄銳，劉表孫權可一鼓而下也。」操從之。遂分兵屯田，以候調用。却說玄德自到荊州，劉表待之甚厚。一日正相聚飲酒，忽報降將張武、陳孫在江夏擄掠人民，共謀造反。表驚曰：「二賊又反，爲禍不小！」玄德曰：「不須兄長憂慮。備請往討之。」表大喜，卽點三萬軍，與玄德前去。玄德領命，卽行。不一日，來到江夏。張武、陳孫引兵來迎。玄德與關張趙雲出馬，在門旗下望見張武所騎之馬，極其雄俊。玄德曰：「此必千里馬也。」言未畢，趙雲挺槍而出，徑衝彼陣。張武縱馬來迎，不三合，被趙雲一槍刺落馬下。隨手扯住轡頭，牽馬回陣。陳孫見了，隨趕來，奪張飛大喝一聲，挺矛直出，將陳孫刺死。衆皆潰散。玄德招安餘黨，平復江夏諸縣，班師而回。表出郭迎接，入城設宴慶功。酒至半酣，表曰：「吾弟如此雄才，荊州有倚賴也。但憂南越不時來寇，張魯、孫權皆足爲慮。」玄德曰：「弟有二將足可委用。」使張飛巡南越之境，雲長拒固子城，以鎮張魯。趙雲拒三江，以當孫權。何足慮哉？」表喜，欲從其言。蔡瑁告其姊蔡夫人曰：「劉備遣二將居外，而自居荊州，久必爲患。」蔡夫人乃夜對劉表曰：「我聞荊州人多與劉備往來，不可不防。今容其居住城中，無益不若遣使往。」表曰：「玄德仁人也。」蔡氏曰：「只恐他人不似汝心。」表沉吟不答。次日出城，見玄德所乘之馬，極駿。問之，知是張武之馬。表稱讚不已。玄德遂將此馬送與劉表。表大喜，騎回城中，蒯越見而問之。表曰：「此玄德所送也。」越曰：「昔先兄蒯良，最善相馬，越亦頗曉此。此馬眼下有淚槽，額邊生白點，名爲的盧。騎則妨主。張武爲此馬而亡，主公不可乘之。」表聽其言，次日請玄德飲宴，因言曰：「昨承惠良馬，深感厚意。但賢弟不時征進，可以用之。敬當送還。」玄德起謝。表又曰：「賢

不久居此間。恐廢武事。襄陽屬邑新野縣頗有錢糧。弟可引本部軍馬於本縣屯紮。何如。玄德領諾。次日謝別劉表。引本部軍馬逕往新野。方出城門。只見一人在馬前長揖曰。公所騎馬不可乘也。玄德視之。乃荊州幕賓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也。玄德忙下馬問之。籍曰。昨聞蒯異度對劉荊州云。此馬名的盧。乘則妨主。因此還公。公豈可復乘之。玄德曰。深感先生見愛。但凡人死生有命。豈馬所能妨哉。籍服其高見。自此常與玄德往來。玄德自到新野。軍民皆喜。政治一新。建安十二年春。甘夫人生劉禪。是夜有白鶴一隻飛來。縣衙屋上高鳴四十餘聲。望西飛去。臨分娩時。異香滿室。甘夫人嘗夜夢仰吞北斗。因而懷孕。故乳名阿斗。此時曹操正統兵北征。玄德乃往荊州。說劉表曰。今曹操率兵北征許昌。空虛若以荊襄之衆乘間襲之。大事可就也。表曰。吾坐據九州足矣。豈可別圖。玄德默然。表邀入後堂飲酒。酒至半酣。表忽然長歎。玄德曰。兄長何故長歎。表曰。吾有心事未易明言。玄德再欲問時。蔡夫人出立屏後。劉表乃垂頭不語。須臾席散。玄德自歸新野。至是年冬。聞曹操自柳城回。玄德甚歎表之。不用其言。忽一日。劉表遣使至。請玄德赴荊州相會。玄德隨使而往。劉表接着。敘禮畢。請入後堂飲宴。因謂玄德曰。近聞曹操提兵回許都。勢已強盛。必有吞併荊襄之心。昔日悔不聽賢弟之言。失此好機會。玄德曰。今天下分裂。干戈日起。機會豈有盡乎。若能應之於後。未足爲恨也。表曰。吾弟之言甚當。相與對飲。酒酣。表忽潸然下淚。玄德問其故。表曰。吾有心事。前者欲訴與賢弟。未得其便。玄德曰。兄長有何難決之事。倘有用弟之處。弟雖死不辭。表曰。前妻陳氏所生長子琦。爲人雖賢。而柔懦不足立大事。後娶蔡氏所生少子琮。頗聰明。吾欲廢長立幼。恐礙於禮法。欲立長子。爭奈蔡氏族中皆掌車務。後必生亂。因此委決不下。玄德曰。自古廢長立幼。取亂之道。若憂蔡氏權重。可徐徐削之。不可渴愛而立少子也。表默然。原來蔡夫人素疑玄德。凡遇玄德與表敘論。必來竊聽。是時正在屏風後。聞玄德此言。心甚恨之。玄德自知失語。託醉而起。歸館舍安歇。後人有詩讚玄德曰。一曹公屈指從頭數。天下英雄獨使君。髀肉復生猶感。玄德自知失語。託醉而起。歸館舍安歇。後人有詩讚玄德曰。一曹公屈指從頭數。天下英雄獨使君。髀肉復生猶感。

歎爭教寰宇不二分。」却說劉表聞玄德話，口雖不言，心懷不樂。別了玄德，退入內室。蔡夫人曰：「適間吾於屏後聽得劉備之言，甚輕觀人，足見其有吞併荊州之意。今若不除，必有後患。」表不答，但搖頭而已。蔡氏乃密召蔡瑁入商議。此事，瑁曰：「請先就館舍殺之，然後告知主公。」蔡氏然其言，瑁出，便連夜點軍，却說玄德在館舍中秉燭而坐。三更以後，方欲就寢，忽一人叩門而入，視之乃伊籍也。原來伊籍探知蔡瑁欲害玄德，特夤夜來報。當下伊籍將蔡瑁之謀報知玄德，催促玄德速起。玄德曰：「未辭景升，如何便去？」籍曰：「公若辭，必遭蔡瑁之害矣。」玄德乃謝別伊籍，急喚從者一齊上馬，不待天明，星夜奔回新野。比及蔡瑁領兵到館舍時，玄德已去遠矣。瑁悔恨無及，乃寫詩一首於壁間，逕入見表曰：「劉備有反叛之意，題反詩於壁上，不辭而去矣。」表不信，親詣館舍覲之，果有詩四句。詩曰：「數年徒守空對舊山川，龍豈池中物，乘雷欲上天。」劉表見詩大怒，拔劍言曰：「誓殺此無義之徒！」行數步，猛省曰：「吾與玄德相處許多時，不曾見他作詩。此必外人離間之計也。」遂回步入館舍，用劍尖削去此詩，棄劍上馬。蔡瑁請曰：「士已點齊，可就往新野擒劉備。」表曰：「未可造次。容徐圖之。」蔡瑁見表遲疑不決，乃暗與蔡夫人商議。即日大會衆官於襄陽，就彼處謀之。次日，瑁稟表曰：「近年豐熟，合聚衆官於襄陽，以示撫慰之意。請王公一行。」表曰：「吾近日氣疾作，實不能行。可令二子爲主待客。」瑁曰：「公子年幼，恐失於禮節。」表曰：「可往新野請玄德待客。」瑁暗喜，正中其計。便差人請玄德赴襄陽，却說玄德奔回新野，自知失言取禍，未對衆人言之。忽使者至，請赴襄陽。孫乾曰：「昨見主公忽然而回，意甚不樂，愚意度之，在荊州必有事故。今忽請赴會，不可輕往。」玄德方將前項事訴與諸人。雲長曰：「兄自疑心語，失劉荊州，並無嘆責之意。外人之言，未可輕信。襄陽離此不遠，若不去，則荊州反生疑矣。」玄德曰：「雲長之言是也。」張飛曰：「筵無好筵，會無好會。不如休去。」趙雲曰：「某將馬步軍三百人同往，以保主公無事。」玄德曰：「如此甚好。」遂與趙雲、卽日赴襄陽。蔡瑁出郭迎接，意甚謙謹。隨後劉琦、劉琮二子引一班文武官僚出迎。玄德見二公子俱在，並不疑惑。是日，請玄德於館舍暫歇。趙雲引三百軍圍繞保護，雲披甲挂劍，行坐不離左右。劉琦告玄德曰：「父親氣疾作，不能行動，特請叔父待客，撫勸各處守牧之官。」玄德曰：「吾本不敢當此，既有兄命，不敢不從。」次日，人報九郡四十二州官員俱已到齊。蔡瑁預請蒯越計議。蒯越曰：「劉備世之梟雄，久留於此，後必爲害。可就今日除之。」越曰：「恐失士民之望。」瑁曰：「吾已密領劉荊州言語在此。越曰：「既如此，可預作準備。」瑁曰：「東門峴山大路，已使吾弟蔡和引軍守把；南門外，已使

蔡中守把北門外已使蔡勦守把。止有西門不必守把。前有檀溪阻隔。雖數萬之衆不易過也。越曰吾見趙雲行坐不離玄德恐難下手。瑁曰吾伏五百軍在城內準備。越曰可使文聘王威二人另設一席於外廳以待武將先請住趙雲然後可行事。瑁從其言。當日殺牛宰馬大張筵席。玄德乘的盧馬至州衙。命牽入後園。擺宴。衆官皆至堂中。玄德王席。二公子兩邊分坐。其餘各依次而坐。趙雲帶劍立於玄德之側。又聘王威入請趙雲赴席。雲推辭不去。玄德令雲就席。雲勉強應命而出。蔡瑁在外收拾得鐵桶相似。將玄德帶來三百軍都遣歸館舍。只待半酣。號起。下手酒至三巡。伊籍起把盞。至玄德前。以目視玄德。低聲謂曰。請更衣。玄德會意。卽起如廁。伊籍把盞畢。疾入後園。接着玄德。附耳報曰。蔡瑁設計害君。城外東南北三處皆有軍馬守把。惟西門可走。公宜急逃。玄德大驚。急解的盧馬。開後園門牽出。飛身上馬。不顧從者。匹馬望西門而走。門吏問之。玄德不答。加鞭而出。門吏擋之不住。飛報蔡瑁。瑁卽上馬。引五百軍隨後追趕。却說玄德。擅出西門。行無數里。前有一大溪。攔住去路。那檀溪闊數丈。水通湘江。其波甚緊。玄德到溪邊。見不可渡。勒馬再回。遙望城西塵頭大起。追兵將至。玄德曰。今番死矣。遂回馬到溪邊。回頭看時。追兵已近。玄德着慌。縱馬下溪。行不數步。馬前蹄忽陷。浸了衣袍。玄德乃加鞭大呼曰。的盧的盧。今日妨吾。言畢。馬忽從水中湧身而起。一躍三丈。飛上西岸。玄德如從雲霧中起。後來蘇學士有古風一篇。單吟躍馬檀溪事。詩曰。老去花殘春日暮。宦游偶至檀溪路。停驂遙望獨徘徊。眼前零落飄紅絮。暗想咸陽火德衰。龍爭虎鬪交相持。襄陽會上王孫飲。坐中玄德身將危。逃生獨出西門道。背後追兵復將到。一川煙水漲檀溪。急叱征騎往前跳。馬蹄踏碎青玻瓈。天風響。號金鞭。揮耳畔。但聞千騎走。波中忽見雙龍飛。西川獨霸真英主。坐上龍駒兩相遇。檀溪溪水自東流。龍駒英主今何處。臨流三歎心中酸。斜陽寂寂照空山。三分鼎足渾如夢。蹤跡空留在世間。」玄德躍過溪西。顧望東岸。蔡瑁已引軍趕到溪邊。大叫使君何故逃席而去。玄德曰。吾與汝無仇。何故相害。瑁曰。吾並無此心。使君休聽人言。玄德見瑁手將拈弓取箭。乃急撥馬望西南而去。瑁謂左右曰。是何神助也。卽欲收還回城。只見西門內趙雲引二百軍趕來。正是「躍去龍駒能救主。追來虎將欲誅仇。」未知蔡瑁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玄德南漳逢隱淪 薩福新野遇英主

却說蔡瑁方欲回城，趙雲引軍趕出城來。原來趙雲正飲酒間，忽見人馬動急，入內觀之，席上不見了玄德。雲大驚，出投館舍。德得人說蔡瑁引軍望西趕去了。雲火急綽槍上馬，引着原帶來二百軍，奔出西門，正迎着蔡瑁。急問曰：「吾主何在？」瑁曰：「使君逃席而去，不知何往。」趙雲是謹細之人，不肯造次，即策馬前行，遙望大溪，別無去路，乃復回馬。問蔡瑁曰：「汝請吾主赴宴，何故引着軍馬追來？」瑁曰：「九郡四十二州縣官僚俱在此，吾爲上將，豈可不防護？」雲曰：「逼吾主何處去了？」瑁曰：「聞使君匹馬出西門，到此却又不見。」雲驚疑不定，直來溪邊看時，只見隔岸一帶水跡，雲問：「皆說劉使君飛馬出西門而去，雲再欲入城，又恐有埋伏，遂急引軍歸新野。却說玄德躍馬過溪，似醉如癡，想闊澗一躍而過，豈非天意！」迤邐望南，策馬而行，日將沉西，正行之間，見一牧童跨於牛背上，口吹短笛而來。玄歎曰：「吾不如也！」遂立馬觀之。牧童亦停牛罷笛，熟視玄德曰：「將軍莫非破黃巾劉玄德否？」玄德驚問曰：「汝乃村僻童，何以知吾姓字？」牧童曰：「我本不知，因常侍師父有客到日，多會說有一劉玄德，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目能顧其耳。乃當世之英雄，今觀將軍如此模樣，想必是也。」玄德曰：「汝師何人也？」牧童曰：「吾師覆姓司馬，名徽，字德操，川人也。道號水鏡先生。」玄德曰：「汝師與誰爲友？」牧童曰：「與襄陽龐德公、龐統爲友。」玄德曰：「龐德公乃龐統何人？」童曰：「叔姪也。龐德公字山民，長俺師父十歲。龐統字士元，少俺師父五歲。一日吾師父在樹上採桑，適龐統來相訪，於樹下共相議論，終日不倦。吾師甚愛龐統，呼之爲弟。」玄德曰：「汝師今居何處？」牧童遙指曰：「前面林中便是莊院。」玄德曰：「吾正是劉玄德，汝可引吾去拜見你師父。」童子便引玄德行二里餘，到莊前下馬，入至中門，忽聞琴聲甚美，院訪。玄德見架上滿堆書卷，窗外感栽松竹，橫琴於石牀之上，清氣飄然。水鏡問曰：「明公何來？」玄德曰：「偶爾經由此地，因小童相指，得拜尊顏，不勝欣幸。」水鏡子指謂玄德曰：「此卽吾師水鏡先生也。」玄德視其人，松形鶴骨，器宇不凡，慌忙進前施禮，衣襟尙溼。水鏡曰：「公今幸免大難，玄德驚訝不已。」小童曰：「此劉玄德也。」水鏡請入草堂，分賓主坐定。玄德見架上滿堆書卷，窗外感栽松竹，橫琴於石牀之上，清氣飄然。水鏡問曰：「明公何來？」玄德曰：「偶爾經由此地，因小童相指，得拜尊顏，不勝欣幸。」水鏡曰：「公不必隱諱，公今必逃難至此。」玄德遂以襄陽一事告之。水鏡曰：「吾觀公氣色已知之矣。」因問玄德曰：「吾久聞公大名，何故至今猶落魄不偶耶？」玄德曰：「命途多蹇，所以至此。」水鏡曰：「不然，蓋因將軍左右不得其人耳。」玄德曰：

雖不才文有孫乾麌竺簡雍之輩武有關張趙雲之流竭忠輔相頗賴有力水鏡曰關張趙雲皆萬人敵惜無善之人若孫乾麌竺豐乃白面書生非經綸濟世之才也玄德曰備亦嘗側身以求山谷之遺賢奈未遇其人何乎其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到頭天命有所歸泥中蟠龍向天飛此謠始於建安初建安八年景升喪却前妻便生家亂此所謂始欲衰也無子遺者則景升將逝文武零落無子遺矣天命有歸龍向天飛蓋心在將軍也玄德聞言驚謝曰備安敢當此水鏡曰今天下之奇才盡在此公當往求之玄德急問曰奇才安在不係何人水鏡曰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玄德曰伏龍鳳雛何人也水鏡撫掌大笑曰好好玄德再問時水鏡曰天色已晚將軍可於此暫宿一宵明日當言之卽命小童具飲饌相待馬牽入後院喂養玄德飲膳畢卽宿於牛堂之側玄德因思水鏡之言寢不成寐約至更深忽聽一人叩門而入水鏡曰元直何來玄德起牀密聽之聞其人答曰久聞劉景升善惡特往謁之及至相見徒有虛名蓋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者也故遺書別之而來至此水鏡曰公懷王佐之才宜擇人而事奈何輕身往見景升乎且英雄豪傑只在眼前公自不識耳其人曰九牛之言是也玄德聞之大喜暗忖此人必是伏龍鳳雛卽欲出見又恐造次候至天曉玄德求見水鏡問曰昨夜來者是誰水鏡曰此吾友也玄德求與相見水鏡曰此人欲往投明主已到他處去了玄德請問其姓名水鏡笑曰好好玄德再問伏龍鳳雛果係何人水鏡亦只笑曰好好玄德拜請水鏡出山相助同扶漢室水鏡曰山野閒散之人不堪世用自有勝吾十倍者來助公公宜訪之正談論間忽聞莊外人喊馬嘶小童來報有一將軍引數百人到莊來也玄德大驚急出視之乃趙雲也玄德大喜雲下馬入見曰某夜來回縣尋不見主公連夜跟問到此主公可作速回縣只恐有人來縣中虜殺玄德辭了水鏡與趙雲上馬投新野來行不數里一彪人馬來到認之乃雲長翼德也相見大喜玄德訴說躍馬檀溪之事共相嗟訝到縣中與孫乾等商議乾曰可先致書於景升訴告此事玄德從其言卽令孫乾齋書至荊州劉表喚入問曰吾請玄德襄陽赴會緣何逃席而去孫乾呈上書扎具言蔡瑁設謀相害賴躍馬檀溪得脫表大怒急喚蔡瑁責罵曰汝焉敢害吾弟命推出斬之蔡夫人出哭求免死表怒猶未息孫乾告曰若殺蔡瑁恐皇叔不能安居於此矣表乃責而釋之使長子劉琦同孫乾至玄德處請罪琦奉命赴新野玄

德接着設宴相待。酒酣，琦忽然墮淚。玄德問其故，琦曰：「繼母蔡氏常懷謀害之心，姪無計免禍，幸叔父指教。」玄德勸以小心，盡孝自然無禍。次日，琦泣別玄德，乘馬送琦出郭。因指馬謂琦曰：「若非此馬，吾已爲泉下之人矣。」琦曰：「此非馬之力，乃叔父之洪福也。」說罷，相別。劉琦涕泣而去。玄德回馬入城，忽見市上一人，葛巾布袍，邑縣烏履，長歌而來。歌曰：「天地反覆，令人火欲殂。大慶將崩，令一木難扶。山谷有賢，令欲投明主。明主求賢，令却不知吾。」玄德聞歌，暗思此人莫非水鏡所言伏龍、鳳雛乎？遂下馬相見，邀入縣衙，問其姓名，答曰：「某乃潁上人也，姓單，名福。久聞使君納士招賢，欲來投託，未敢輒造，故行歌於市，以動尊聽耳。」玄德大喜，待爲上賓。單福曰：「適使君所乘之馬，再乞一觀。」玄德命去鞍，牽於堂下。單福曰：「此非的盧馬乎？雖是千里馬，却只妨主，不可乘也。」玄德曰：「已應之矣，遂具言躍檀溪之事。」福曰：「此乃救主，非妨主也。終必妨一主。某有一計可禳。」玄德曰：「願聞禳法。」福曰：「公意中有仇怨之人，可將此馬賜之，待妨過了此人，然後乘之，自然無事。」玄德聞言，變色曰：「公初至此，不教吾以正道，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備不敢聞教。」福笑謝曰：「向聞使君仁德，未敢便信，故以此言相試耳。」玄德亦改容起謝曰：「備安能有仁德及人？唯先生教之。」福曰：「吾自潁上來，此聞新野之人歌曰：『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可見使君之仁德及人也。」玄德乃拜單福為軍師，調練本部人馬，却說曹操自冀州回許都，常有取荊州之意，特差曹仁、李典並降將呂曠、呂翔等領兵三萬屯樊城，虎視荊襄，就探看虛實。時呂曠、呂翔稟曹仁曰：「今劉備屯兵新野，招軍買馬，積草屯糧，其志不小，不可不早圖之。吾二人自降丞相之後，未有寸功，願請精兵五千，取劉備之頭，以獻丞相。」曹仁大喜，與二呂兵五千，前往新野。曹操探馬飛報玄德，玄德請單福商議。福曰：「既有敵兵，不可令其入境，可使關公引一軍從左面出，以敵來軍中路；張飛引一軍從右而出，以敵來軍後路。」公自引趙雲出兵前路，相迎敵，可破矣。玄德從其言，即差關張二人去訖。然後與單福、趙雲等共引一千人馬出關，相迎。行不數里，只見山後塵頭大起。呂曠、呂翔引軍來到，兩邊各射住陣角。玄德出馬於旗門下，大呼曰：「來者何人，敢犯吾境？」呂曠曰：「吾乃大將呂曠也，奉丞相命特來擒汝。」玄德大怒，使趙雲出馬，二將交戰。不數合，趙雲一槍刺呂曠於馬下。玄德麾軍掩殺，呂翔抵敵不住，引軍便走。正行間，路傍一軍突兀，爲首大將，乃關雲長也，衝殺一陣。呂翔折兵大半，奪路走脫，行不到十里，又一軍攔住去路，爲首大將，挺矛大叫：「張翼德在此！」直取呂翔。翔措手不及，被張飛一矛刺中，翻身落馬而死。餘衆四散奔走，玄德合軍追趕，多半多被擒。

獲。玄德班師回縣，重待單福，犒賞三軍。却說敗軍回見曹仁，報說二呂被殺，軍士多被活捉。曹仁大驚，與李典商議。典曰：「一將欺敵而亡，今只宜按兵不動，申報丞相，起大兵來征勦，乃爲上策。」仁曰：「不然。今一將陣亡，又折許多軍馬，此仇不可不急報。量新野彈丸之地，何勞丞相大軍？」典曰：「劉備人傑也，不可輕視。」仁曰：「公何怯也？」典曰：「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某非怯戰，但恐不能必勝耳。」仁怒曰：「公懷二心耶？吾必欲生擒劉備。」典曰：「將軍若去，某守樊城。」仁曰：「汝若不同去，真懷二心矣。」典不得已，只得與曹仁點起一萬五千軍馬，渡河投新野而來。正是：「偏裨旣有喪尸辱，主將重興雪恥兵。」夫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玄德用計襲樊城 元直走馬薦諸葛

却說曹仁忿怒，遂大起本部之兵，星夜渡河，意欲踏平新野。且說單福得勝回縣，謂玄德曰：「曹仁屯兵樊城，今知二將被誅，必起大軍來戰。」玄德曰：「當何以迎之？」福曰：「彼若盡提兵而來，樊城空虛，可乘間襲之。」玄德問計，福附耳低言如此如此。玄德大喜，預先準備已定。忽報馬報說：「曹仁引大軍渡河來了。」單福曰：「果不出吾之料！」遂請玄德出陣，迎敵。兩軍對圓，趙雲出馬喚彼將答話。曹仁命李典出陣，與趙雲交鋒，約戰十數合。李典料敵不過，撥馬回陣，雲縱馬追趕，兩翼軍射住，遂各罷兵歸寨。李典回見曹仁，言彼軍精銳，不可輕敵，不如回樊城。曹仁大怒曰：「汝未出軍時，已慢吾軍心。今又賣陣，罪當斬首！」便喝刀斧手推出李典，要斬。衆將苦告方免。乃調李典領後軍，仁自引兵爲前部，次日鳴鼓進軍，布成一個陣勢。使人問玄德曰：「識吾陣否？」單福便上高處觀望，畢謂玄德曰：「此八門金鎖陣也。八門者，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如從生門景門開門而入，則吉；從傷門驚門休門而入，則凶。今八門難布得整齊，只是中間還欠主持。如從東南角上生門擊入，往正西景門而出，其陣必亂。」玄德傳令教軍士把住陣角，命趙雲引五百軍從東南而入，逕往西出，雲得令，挺槍躍馬，引兵逕投東南角上，呐喊殺入。中軍曹仁便投北走，雲不追趕，却突出西門，又從西殺轉東南角上來。曹仁軍大亂，玄德麾軍衝擊，曹兵大敗而退。單福命休追趕，收軍自回。却說曹仁輸了一陣，方信李典之言，因復請典商議。言劉備軍中必有能者，吾陣竟爲所破。李典曰：「吾雖在此，甚憂樊城。」曹仁曰：「今晚去劫寨，如得勝，再作計議。如不勝，便退軍回樊城。」李典曰：「不可。劉備必有準備。」仁曰：「若如此多，

疑何以用兵。遂不聽李典之言。自引軍爲前隊。使李典爲後應。當夜二更却寨。却說單福正與玄德在寨中議事。忽信風驟起。福曰：「今夜曹仁必來劫寨。」玄德曰：「何以敵之？」福笑曰：「吾已預算定了。」遂密密分撥已畢。至二更。曹仁兵將近寨。只見寨中四圍火起。燒着寨柵。曹仁知有準備。急令退軍。趙雲掩殺將來。仁不及收兵回寨。急望北河而走。將到河邊。緣欲尋船渡河。岸上一彪軍馬殺到。爲首大將乃張飛也。曹仁死戰。李典保護曹仁下船渡河。曹軍大半淹死水中。曹仁渡過河西。上岸奔至樊城。令人叫門。只見城上一聲鼓響。一將引軍而出。大喝曰：「吾已取樊城多時矣！」衆驚視之。乃關雲長也。仁大驚。撥馬便走。雲長追殺過來。曹仁又折了好些軍馬。星夜投許昌。於路打聽。方知有單福爲軍師。設謀定計。不說曹仁敗回許昌。且說玄德大獲全勝。引軍入樊城。縣令劉泌出迎。玄德安民已定。那劉泌乃長沙人。亦漢室宗親。遂請玄德到家。設宴相待。只見一人侍立於側。玄德視其人器宇軒昂。因問泌曰：「此何人？」泌曰：「此吾之甥寇封。本羅侯寇氏之子也。因父母雙亡。故依於此。」玄德愛之。欲嗣爲義子。劉泌欣然從之。遂使寇封拜玄德爲父。改名劉封。玄德帶同。令拜雲長翼德爲叔。雲長曰：「兄長既有子。何必用螟蛉？後必生亂。」玄德曰：「吾待之如子。彼必事吾如父。何亂之有？」雲長不悅。玄德與單福計議。令趙雲引一千軍守樊城。玄德領衆自回新野。却說曹仁與李典回許都。見曹操泣拜於地。請罪。具言損將折兵之事。操曰：「勝負乃兵家之常。但不知誰爲劉備畫策？」曹仁言是單福之計。操曰：「單福何人也？」程昱笑曰：「此非單福也。此人幼好學鑿劍。中平末年。嘗爲人報讐殺人。披髮塗面而走。爲吏所獲。問其姓名。不答。吏乃縛於車上。擊鼓行於市。令市人識之。雖有識者。不敢言。而同伴竊解救之。乃更姓名而逃。折節向學。遍訪名師。嘗與司馬徽談論。此人乃潁川徐庶也。字元直。單福乃其託名耳。操曰：「徐庶之才。比君何如？」昱曰：「十倍於昱。」操曰：「惜乎！賢士歸於劉備。羽翼成矣。奈何？」昱曰：「徐庶雖在彼。丞相要用。召來不難。」操曰：「安得彼來？」昱曰：「徐庶爲人至孝。幼喪其父。止有老母在堂。現今其弟徐康已亡。老母無人侍養。丞相可使人賺其母至許昌。令作書召其子。則徐庶必至矣。」操大喜。使人星夜前去取徐庶母。不一日。取至。操厚待之。因謂之曰：「聞令嗣徐元直。乃天下奇才也。今在新野。助逆臣劉備。背叛朝廷。正猶美玉落於汙泥之中。誠爲可惜。今煩老母作書。喚回許昌。吾於天子之前。保奏必有重賞。遂命左右捧過文房四寶。令徐母作書。徐母曰：「劉備何如人也？」操曰：「沛郡小輩。妄稱皇叔。全無信義。所謂外君子而內小人者也。」徐母厲聲曰：「汝何虛誑之甚也？吾久聞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

閣下玄孫屈身下士恭^ニ待人仁聲素著世之黃童白叟牧子樵夫皆知其名真當世之英雄也吾兒輔之得其主矣汝雖託名漢相實爲漢賊乃反以玄德爲逆臣欲使吾兒背明投暗豈不自恥乎言訖便取石硯打曹操操大怒叱武士執徐母出將斬之程昱急止之入諫操曰徐母觸忤丞相者欲求死也丞相若殺之則招不義之名而成徐母之德徐母既死徐庶必死心助劉備以報讐矣不如留之使徐庶身心兩處縱使助劉備亦不盡力也且留得徐母在昱自有計賺徐庶至此以輔丞相操然其言遂不殺徐母送於別室養之程昱日往問候詐言曾與徐庶結爲兄弟待徐母如親母時常餽送物什必具手啓徐母因亦作手啓答之程昱賺得徐母筆跡乃倣其字體詐修家書一封差一心腹人持書逕奔新野縣尋問單福行幕軍士引見徐庶庶知母有家書至急喚入問之來人曰某乃館下走卒奉老夫人言語有書附達庶拆封視之書曰「近汝弟康喪舉目無親正悲悽間不期曹丞相使人賺至許昌言汝背反下我於繩綱賴程昱等救免若得汝來降能免我死如書到日可念劬勞之恩星夜前來以全孝道然後徐圖歸耕故園免遭大禍吾今命若懸絲專望救援更不多囁」徐庶覽畢淚如泉湧持書來見玄德曰某本潁川徐庶字元直爲因逃難更名單福前聞劉景升招賢納士特往見之及與論事方知是無用之人故作書別之夤夜至司馬水鏡莊上訴說其事水鏡深責庶不識主因說劉豫州在此何不事之庶故作狂歌於市以動使君幸蒙不棄卽賜重用爭奈老母今被曹操奸計賺至許昌囚禁將欲加害老母手書來喚庶不容不去非不欲效犬馬之勞以報使君奈慈親被執不得盡力今當告歸容圖後會玄德聞言大哭曰子母乃天性之親元直無以備爲念待與老夫人相見之後或者再得奉教徐庶便拜謝欲行玄德曰乞再聚一宵來日餞行孫乾密謂玄德曰元直天下奇才久在新野盡知我軍中虛實今若使歸曹操必然重用我其危矣主公宜苦留之切勿放去操見元直不去必斬其母元直知母死必爲母報讐力攻曹操也玄德曰不可使人殺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絕其子母之道不義也吾甯死不爲不仁不義之事衆皆感歎玄德請徐庶飲酒庶曰今聞老母被囚雖金波玉液不能下咽矣玄德曰備聞公將去如失左右手雖龍肝鳳髓亦不甘味二人相對而泣坐以待旦諸將已於郭外安排筵席餞行玄德與徐庶並馬出城至長亭下馬相辭玄德舉盃謂徐庶曰備分淺緣薄不能與先生相聚望先生善事新王以成功名庶泣曰某才微智淺深荷使君重用今不幸半途而別實爲老母故也縱使曹操相逼庶亦終身不

設一謀。玄德曰：「先生既去，劉備亦將遠遁山林矣。」庶曰：「某所以與使君共圖玉霸之業者，恃此方寸耳。今以老母之故，方寸亂矣。縱使在此，無益於事。使君宜別求高賢佐輔，共圖大業，何便灰心如此？」玄德曰：「天下高賢，無有出先生右者。庶曰：「某樗櫟庸材，何敢當此重譽？臨別又顧謂諸將曰：『願諸公善事使君，以圖名垂竹帛，功標青史。』切勿效庶之無始終也。」諸將無不傷感。玄德不忍相離，送了一程，又送一程。庶辭曰：「不勞使君遠送，庶就此告別。」玄德就馬上執庶之手曰：「先生此去，天各一方，未可知相會。」在何日？說罷，淚如雨下。庶亦涕泣而別。玄德立馬於林畔，看徐庶乘馬與從者忽忽而去。玄德哭曰：「元直去矣，吾將奈何？」凝淚而望，卻被一樹林隔斷。玄德以鞭指曰：「吾欲盡伐此處樹木，衆問何故？玄德曰：「因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正望間，忽見徐庶拍馬而回。玄德曰：「元直復回，莫非無去意乎？」遂欣然拍馬向前迎問曰：「先生此回必有主意。」庶勒馬謂玄德曰：「某因心緒如麻，忘却一語。此間有一奇士，只在襄陽城外二十里隆中，使君何不求之？」玄德曰：「敢煩元直爲備請來相見。」庶曰：「此人不可屈致。使君可親往求之。若得此人，無異周得呂望，漢得張良也。」玄德曰：「此人比先生才德何如？」庶曰：「以某比之，譬猶駒馬並麒麟，寒鶴配鸞鳳耳。」此人每嘗自比管仲、樂毅。以吾觀之，管樂殆不及此人。此人有經天緯地之才，蓋天下一人也。」玄德喜曰：「願聞此人姓名。」庶曰：「此人乃鄉鄰陽都人，覆姓諸葛，名亮，字孔明。乃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其父名珪，字子貢，爲泰山郡丞，早卒。亮從其叔玄，玄與荊州劉景升有舊，因往依之，遂家於襄陽。後玄卒，亮與弟諸葛均躬耕於南陽，嘗好爲梁父吟。所居之地，有一岡，名臥龍岡。因自號爲臥龍先生。此人乃絕代奇才，使君急宜枉駕見之。若此人肯相輔佐，何愁天下不定乎？」玄德曰：「昔水鏡先生曾爲備言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今所云莫非卽伏龍、鳳雛乎？」庶曰：「鳳雛乃襄陽龐統也，伏龍正是諸葛孔明。」玄德踴躍曰：「今日方知伏龍、鳳雛之語。」何期大賢只在目前，非先生言備有眼如盲也。後人有詩讚徐庶走馬薦諸葛詩曰：「痛恨高賢不再逢，臨歧泣別兩情濃。片言卻似春雷震，能使南陽起臥龍。」徐庶薦了孔明，再別玄德，策馬而去。玄德聞徐庶之語，方悟司馬德操之言似醉方醒，如夢初覺，引衆將回至新野，便具厚幣，同關張前去南陽請孔明。且說徐庶既別玄德，感其留戀之情，恐孔明不肯出山，輔之，遂乘馬直至臥龍岡下，入草廬見孔明。孔明問其來意，庶曰：「庶本欲事劉豫州，奈老母爲曹操所囚，馳書來召，只得捨之而往。臨行時，將公薦與玄德。」玄德卽日將來奉謁。望公勿推阻，卽展平生之大才，以輔之。幸甚！」孔明聞言，作色曰：「君以我爲享

祭之犧牲乎。說罷拂袖而入。庶羞慚而退。上馬還程。赴許昌見母。正是：「囑友一言因愛主。赴家千里爲思親。」未知後事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司馬徽再薦名士 劉玄德三顧草廬

卻說徐庶還程赴許昌。曹操知徐庶已到。遂命荀彧、程昱等一班謀士往迎之。庶入相府拜見曹操。操曰：「公乃高明之士。何故屈身而事劉備乎？」庶曰：「某幼逃難，流落江湖，偶至新野，遂與玄德交厚。老母在此，幸蒙慈愛，不勝愧感。操曰：「公今至此，正可晨昏侍奉令堂。吾亦得聽清誨矣。」庶拜謝而出，急往見其母，泣拜於堂下。母大驚曰：「汝何故至此？」庶曰：「近於新野事劉豫州，因得母書，故星夜至此。」徐母勃然大怒，拍案罵曰：「辱子！飄蕩江湖數年，吾以爲汝學業有進，何其反不如初也！」汝既讀書，須知忠孝不能兩全。豈不識曹操欺君罔上之賊？劉玄德仁義布於四海，況又漢室之胄，汝旣事之，得其主矣。今憑一紙僞書，更不詳察，遂棄明投暗，自取惡名，真愚夫也。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玷辱祖宗，空生於天地間耳！」罵得徐庶伏於地，不敢仰視。母自轉入屏風後去了。少頃，家人出報曰：「老夫人自縊於梁間。」徐庶慌入救時，母氣已絕。後人有徐庶母讚曰：「賢哉徐母！流芳千古，守節無虧。於家有補，教子多方。處身自苦，氣若丘山。義出肺腑，讚美豫州。毀觸魏武，不畏鼎鑊。不懼刀斧，惟恐後嗣玷辱先祖。伏劍同流，斷機堪伍。生得其名，死得其所。賢哉徐母！流芳千古！」徐庶見母已死，哭絕於地。良久方甦。曹操使人齋禮弔問，又親往祭奠。徐庶葬母於許昌之南原，居喪守墓。凡曹操所賜，庶俱不受。時操欲商議南征，荀彧諫曰：「天寒未可用兵，姑待春暖方可。」長驅大進，操從之。乃引漳河之水作一池，名玄武池。於內教練水軍，準備南征。卻說玄德正安排禮物，欲往隆中謁諸葛亮，忽人報：「門外有一先生，峨冠博帶，道貌非常，特來相探。」玄德曰：「此莫非即孔明否？」遂整衣出迎。視之，乃司馬徽也。玄德大喜，請入後堂，高坐拜問曰：「備自別仙顏，日因軍務倥偬，有失拜訪。今得光降，大慰仰慕之私。」徽曰：「聞徐元直在此，特來一會。」玄德曰：「近因曹操囚其母，徐母遣人馳書喚回許昌去矣。」徽曰：「此中曹操之計矣。吾素聞徐母最賢，雖爲操之囚，不肯馳書召其子。此書必詐也。」元直不去，其母尙存。今若去，母必死矣。玄德驚問其故。徽曰：「徐母高義必盡見其子也。」玄德曰：「元直臨行，薦南陽諸葛亮其人，若何？」徽笑曰：「元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惹他出來？」

血也。玄德曰：先生何出此言？徽曰：孔明與博陵崔州平、潁川石廣元、汝南孟公威、與徐元直四人爲密友，此四人務於精純，惟孔明獨觀其大略。嘗抱膝長吟，而指四人曰：「公等仕進可至刺史郡守。」衆問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每常自比管仲樂毅，其才不可量也。玄德曰：「何穎川之多賢乎？」徽曰：「昔有殷馗善觀天文，嘗謂羣星聚於潁分，其地必多賢士。」時雲長在側，曰：「某聞管仲樂毅乃春秋戰國名人，功蓋寰宇，孔明自比此二人，毋乃太過？」徽笑曰：「以吾觀之，不當比此二人。我欲另以二人比之，雲長問那二人？」徽曰：「可比興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漢四百年之張子房也。」衆皆愕然，徽下階相辭，欲行。玄德留之不住，徽出門仰天大笑曰：「臥龍雖得其主，不得其時，惜哉！」言罷飄然而去。玄德歎曰：「眞隱居賢士也！」次日，玄德同關張并從入，等來隆中，遙望山畔數人荷鋤耕於田間，而作歌曰：「蒼天如圓蓋，陸地如棋局。世人黑白分，往來爭榮辱。榮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南陽有隱居，高眠臥不足。」玄德聞歌，勒馬喚農夫問曰：「此歌何人所作？」答曰：「乃臥龍先生所作也。」玄德曰：「臥龍先生住何處？」農夫曰：「自此山之南，一帶高岡，乃臥龍岡也。岡前疎林內茅廬中，卽諸葛先生高臥之地。」玄德謝之，策馬前行，不數里，遙望臥龍岡，果然清景異常。後人有古風一篇，單道臥龍居處，詩曰：「襄陽城西二十里，一帶高岡枕流水。高岡屈曲壓雲根，水流潺湲飛石鼈。勢若困龍石上蟠，形如單鳳松陰裏。柴門半掩閉茅廬，中有高人臥不起。修竹交加列翠屏，四時籬落野花馨。牀頭堆積皆黃卷，座上往來無白丁。叩戶蒼猿時獻慕，守門老鵠夜聽經。囊裏名琴藏古錦，壁間寶劍映松文。廬中先生獨幽雅，閒來親自勤耕稼。事待春雷驚夢回，一聲長嘯安天下。」玄德來到莊前，下馬親叩柴門。一童出問，玄德曰：「漢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州牧皇叔劉備特來拜見先生。」童子曰：「我記不得許多名字。」玄德曰：「你只說劉備來訪童子。」童子曰：「先生今早已出。」玄德曰：「何處去了？」童子曰：「蹤跡不定，不知何處去了。」玄德曰：「幾時歸？」童子曰：「歸期亦不定，或三五日，或十數日。」玄德惆悵不已，張飛曰：「既不見，自歸去罷了。」玄德曰：「且待片時。」雲長曰：「不如且歸，再使人來探聽。」玄德從其言，囑咐童子：「如先生回，可言劉備拜訪。」遂上馬，行數里，勒馬回觀，隆中景物果然。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廣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感猿鶴相親，松篁交翠。觀之不已，忽見一人，容貌軒昂，丰姿俊爽，頭戴逍遙巾，身穿皂布袍，杖藜從山僻小路而來。玄德曰：「此必臥龍先生也。」急下馬向前施禮，問曰：「先生非臥龍否？」其人曰：「將軍是誰？」玄德曰：「劉備也。」其人曰：「吾非孔明，乃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也。」玄德曰：「久聞大名，幸得相遇，乞卽席地權坐請敘。」

一言。二人對坐於林間石上。關張侍立於側。州平曰：「將軍何故欲見孔明？」玄德曰：「方今天下大亂，四方雲擾，欲見孔明求安邦定國之策耳。」州平笑曰：「公以定亂爲主，雖是仁心，但自古以來，治亂無常。自高祖斬蛇起義，誅無道秦，由亂而入治也。至袁、曹、二百年民安已久，故干戈又復四起。此正由治入亂之時，未可猝定也。」將軍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補綴乾坤，恐不易爲。徒費心力耳。豈不聞順天者逸，逆天者勞？數之所在，理不得而奪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強之乎？」玄德曰：「先生所言誠爲高見，但備身爲漢胄，合當匡扶漢室，何敢委之數與？」州平曰：「山野之夫，不足與論天下事。適承明問故，妄言之。玄德曰：「蒙先生見教，但不知孔明往何處去了？」州平曰：「我亦欲訪之，正不知其何往。」玄德曰：「請先生同至敝縣，若何？」州平曰：「愚性頗樂閒散，無意功名久矣。容他日再見。」言訖，長揖而去。玄德與關張上馬而行。張飛曰：「孔明又訪不着，卻遇此腐儒，閒談許久！」玄德曰：「此亦隱者之言也。三人回至新野，過了數日，玄德使人探聽孔明，回報曰：「臥龍先生已回矣。」玄德便教備馬。張飛曰：「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喚來便了。」玄德叱曰：「汝豈不聞孟子云：『欲見賢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孔明當世大賢，豈可召乎？」遂上馬，再往訪孔明。關張亦乘馬相隨。時值隆冬，天氣嚴寒，彤雲密布，行不數里，忽然朔風凜凜，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銀妝。張飛曰：「天寒地凍，尚不用兵，豈宜遠見無益之人乎？」不如回新野以避風雪。玄德曰：「吾正欲使孔明知我懇摯之意，如弟輩怕冷，可先回去。」飛曰：「死且不怕，豈怕冷乎？但恐哥哥空勞神思。」玄德曰：「勿多言，只相隨同去。」將近茅廬，忽聞路旁酒店中有人作歌。玄德立馬聽之。其歌曰：「壯士功名尙未成，嗚呼！久不遇陽春。君不見東海老叟辭荆榛？後車遂與文王親。八百諸侯不期會，白魚入舟涉孟津。牧野一戰血流杵，鷹揚偉烈冠武臣。又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芒碭隆準公。高談王霸驚人耳，輶洗延坐欽英風。東下齊城七十二，天下無人能繼縱。兩人非際聖天子，至今誰復識英雄。」歌罷，又有一人擊桌而歌，其歌曰：「吾皇提劍清寰海，創業垂基四百載。桓靈季業火德衰，奸臣賊子調鼎鼐。青蛇飛下御座旁，又見妖虹降玉堂。羣盜四方如蟻聚，奸雄百輩皆鷹揚。吾儕長嘯空拍手，悵來村店飲村酒。獨善其身盡日安，何須千古名不朽！」二人歌罷，撫掌大笑。玄德曰：「臥龍其在此間乎？」遂下馬入店。見二人憑桌對飲，上首者白面長鬚，下首者清奇古貌。玄德揖而問曰：「二公誰是臥龍先生？」長鬚者曰：「公何人？」欲尋臥龍，何幹？」玄德曰：「某乃劉備也。欲訪先生，求濟

世安民之術長輩者曰我等非臥龍皆臥龍之友也吾乃潁川石廣元此位是汝南孟公威玄德喜曰備久聞二公大名幸得邂逅今有隨行馬匹在此敢請二公同往臥龍莊上一談廣元曰吾等皆山野慵懶之徒不省治國安民之事不勞下問明公請自上馬尋訪臥龍玄德乃辭二人上馬投臥龍岡來到莊前下馬扣門問童子曰先生今日在莊否童子曰現在堂上讀書玄德大喜遂跟童子而入至中門只見門上大書一聯云淡泊以明志甯靜以致遠玄德正看間忽聞吟詠之聲乃立於門側窺之見草堂之上一少年擁爐抱膝歌曰「鳳翹翔於千仞令非梧不棲士伏處於一方令非主不依樂躬耕於隴畝令吾愛吾廬聊寄傲於琴書令以待天時」玄德待其歌罷上草堂施禮曰備久慕先生無緣拜會昨因徐元直稱薦敬至仙莊不遇空回今特冒風雪而來得瞻道貌實爲萬幸那少年慌忙答禮曰將軍莫非劉豫州欲見家兄否玄德驚訝曰先生又非臥龍耶少年曰某乃臥龍之弟諸葛均也愚兄弟三人長兄諸葛瑾現在江東孫仲謀處爲幕賓孔明乃一家兄玄德曰臥龍今在家否均曰昨爲崔州平相約出外閒遊去矣玄德曰何處閒遊均曰或駕小舟遊於江河之中或訪僧道於山巔之上或尋朋友於村落之間或樂琴棋於洞府之內往來莫測不知去所玄德曰劉備直如此緣分淺薄兩番不遇大賢均曰少坐獻茶張飛曰那先生既不在請哥哥上馬玄德曰我既到此間如何無一語而回因問諸葛均曰聞令兄臥龍先生熟諳韜略日看兵書可得聞乎均曰不知張飛曰問他則甚風雪甚緊不如早歸玄德叱止之均曰家兄不在不敢久留車騎容日卻然回禮玄德曰豈敢望先生枉駕數日之內備當再至願借紙筆作一書留達令兄以表劉備懇意之意均遂進文房四寶玄德呵開凍墨拂展雲箋寫書曰「備久慕高明兩次晉謁不遇空回惆悵何似縉念備漢朝苗裔濫叨名財伏覩朝廷陵替綱紀崩摧羣雄亂國惡黨欺君備心膽俱裂雖有匡濟之誠實乏經綸之策仰望先生仁慈忠義慨然展呂望之大才施予房之鴻略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先此布達再容齋戒薰沐特拜尊顏面領鄙悃統希鑒原一玄德寫罷遞與諸葛均收了拜辭出門均送出玄德再三殷勤致意而別方上馬欲行忽見童子招手籬外叫曰老先生來了玄德視之見小橋之西一人緩帽遮頭狐裘蔽體騎着一驢後隨一青衣小童攜一葫蘆酒踏雪而來擗過小橋口吟詩一首詩曰「一夜北風寒萬里彤雲厚長空雪亂飄改盡江山舊仰面觀太虛疑是玉龍翻紛紛駢甲飛噴刻遍宇宙騎驢過小橋獨歎梅花瘦」玄德聞歌曰此真臥龍矣滾鞍下馬向前施禮曰先生冒寒不易

劉備等候久矣。那人慌忙下驥答禮。諸葛均在後曰：「此非臥龍家兄，乃家兄岳父黃承彥也。」玄德曰：「適間所吟之句，極其高妙。」承彥曰：「老夫在小婿家觀梁父吟，記得這一篇，適過小橋偶見籬落間梅花，故感而誦之，不期爲尊客所聞。」玄德曰：「曾見令婿否？」承彥曰：「便是老夫也，來看他。」玄德聞言辭別。承彥上馬而歸。正值風雪又大，回望臥龍岡，悒悒不已。後人有詩單道玄德風雪訪孔明，詩曰：「一天風雪訪賢良，不遇空回意感傷。凍合溪橋山石滑，寒侵鞍馬路途長。當頭片片梨花落，撲面紛紛柳絮狂。回首停鞭遙望處，爛銀堆滿臥龍岡。」玄德回新野之後，光陰荏苒，又至新春，乃令卜者揲蓍，選擇吉期，齋戒三日，薰沐更衣，再往臥龍岡謁孔明。關張聞之不悅，遂一齊入諫玄德，正是：「高賢未服英雄志，屈節偏生傑士疑。」未知其言若何，下文便曉。

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決策 戰長江孫氏報仇

可說玄德訪孔明兩次不遇，欲再往訪之。關公曰：「兄長兩次親往拜謁，其禮太過矣。想諸葛亮有虛名而無實學，故而不敢見。兄何惑於斯人之甚也？」玄德曰：「不然。昔齊桓公欲見東郭野人，五反而方得一面，況吾欲見大賢耶？」張飛曰：「哥哥差矣！量此村夫，何足爲大賢！今番不須哥哥去，他如不來，我只用一條麻繩縛將來。」玄德叱曰：「汝豈不聞周文王謁姜子牙之事乎？文王且如此敬賢，汝何太無禮！」今番汝休去，我自與雲長去。飛曰：「既兩位哥哥都去，小弟如何落後？」玄德曰：「汝若同往，不可失禮。飛應諾。於是二人乘馬引從者往隆中。離草廬半里之外，玄德便下馬步行，遇諸葛均。玄德忙施禮問曰：「令兄在莊否？」均曰：「昨暮方歸，將軍今日可與相見。」言罷，飄然自去。玄德曰：「今番僥倖見先生矣。」張飛曰：「此人無禮，便引我等到莊也不妨。」何故竟自去了？」玄德曰：「彼各有事，豈可相強？」三人來到莊前，童子開門出問。玄德曰：「有勞仙童轉報。」劉備專來拜見先生。童子曰：「今日先生雖在家，但今在草堂上晝寢未醒。」玄德曰：「既如此，且休通報，分付關張二人只在門首等着。」玄德徐步而入，見先生仰臥於草堂几席之上，玄德拱階下半晌。先生未醒，關張在外立久，不見動靜，入見玄德，猶然侍立。張飛大怒，謂雲長曰：「這先生如此傲慢，見我二哥侍立階下，他竟高臥推睡不起。等我去房後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雲長再三勸住。玄德仍命二人出門外等。童子上時，見先生翻身將起，忽又朝裏壁睡着。童子欲報，玄德曰：「且勿驚動，又立了一個時辰。」孔明纔醒，口吟詩

曰一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孔明吟罷翻身問童子曰有俗客來否童子曰劉皇叔在此立候多時孔明乃起身曰何不早報尙容更衣遂轉後堂又半晌方整衣冠出迎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面如冠玉頭戴綸巾身披鶴氅飄飄然有神仙之概玄德下拜曰漢室末胄涿郡愚夫久聞先生大名如雷貫耳昨兩次晉謁不得一見已書贊名於文几未審得入覽否孔明曰南陽野人疎懶成性屢蒙將軍枉臨不勝愧赧二人敍禮畢分賓主而坐童子獻茶茶罷孔明曰昨觀書意足見將軍憂民憂國之心但恨亮年幼才疎有誤下問玄德曰司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語豈虛談哉望先生不棄鄙賤曲賜教誨孔明曰德操元直世之高士亮乃一耕夫耳安敢談天下事二公謬舉矣將軍奈何捨美玉而求頑石乎玄德曰大丈夫抱經世奇才豈可空老於林泉之下願先生以天下蒼生爲念開備愚魯而賜教孔明笑曰願聞將軍之志玄德移坐促席而告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備不重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迄無所就唯先生開其愚而拯其厄實爲萬幸孔明曰自董卓造逆以來天下豪傑並起曹操勢不及袁紹而竟能克紹者非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用爲援而不可圖之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四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今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忠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大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此所以爲將軍謀者也唯將軍圖之言罷命童子取出畫一軸挂於中堂指謂玄德曰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圖也將軍欲成霸業北讓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占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先取荊州爲家後卽取西川建基業以成鼎足之势然後可圖中原也玄德聞言避席拱手謝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使備如撥雲霧而覩青天但荊州劉表益州劉璋皆漢室宗親備安忍奪之孔明曰亮夜觀天象劉表不久人世劉璋非立業之主久後必歸將軍玄德聞言頓首拜謝只這一席話乃孔明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眞萬古之人不及也後人有詩讚曰「豫州當日嘆孤窮何幸田陽有臥龍欲識他年分鼎處先生笑指畫圖中」玄德拜請孔明曰備雖名微德薄願先生不棄鄙賤出山相助

備當拱聽明誨。孔明曰：「亮久樂耕鋤，賴於應世，不能奉命。」玄德泣曰：「先生不出，如蒼生何？言畢，淚沾袍袖，衣襟盡濕。孔明見其意甚誠，乃曰：『將軍既不相棄，願效犬馬之勞。』玄德大喜，遂命關張入拜獻金帛禮物。孔明固辭不受，玄德曰：『此非聘大賢之禮，但表劉備寸心耳。』孔明方受。於是玄德在莊中共宿一宵。次日，諸葛均回。孔明囑付曰：『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於此，勿得荒蕪田畝。待我功成之日，即當歸隱。』後人有詩歎曰：『身未升騰思遠步，功成應憶去時言。只因先主丁甯後，星落秋風五丈原。』又有古風一篇曰：『高皇手提三尺雪，芒碭白蛇夜流血。平秦滅楚入咸陽，二百年前幾斷絕。大哉光武興洛陽，傳至桓靈又崩裂。獻帝遷都幸許昌，紛紛四海生豪傑。』曹操專權得天時，江東孫氏開鴻業。孤窮玄德走天下，獨居新野愁民危。南陽臥龍有大志，腹內雄兵分正奇。只因孫庶臨行語，茅廬三顧心相知。先生爾時年三九，收拾琴書離隴畝。先取荊州後取川，大展經綸補天手。縱橫舌上鼓風雷，談笑胸中換星斗。龍驤虎視安乾坤，萬古千秋名不朽。』玄德等三人別了諸葛均，與孔明同歸新野。玄德待孔明如師，飲則同桌寢，則同榻。終日共論天下大事。孔明曰：『曹操於荊州作玄武池，以練水軍，必有侵江南之意。』可密令人過江探聽虛實。玄德從之，使人往江東探聽，却說孫權自孫策死後，據住江東，承父兄基業，廣納賢士，開賓館於吳會，命顧雍、張紘延接四方賓客。連年以來，你我相薦。時有會稽嚴澤，字德潤，彭城嚴峻，字曼才，沛縣薛綜，字敬文；汝南程秉，字德樞；吳郡朱桓，字休穆；陸續，字公紀；吳人張溫，字惠恕；會稽凌統，字公續；烏程吳粲，字孔休。此數人皆至江東，孫權敬禮甚厚，又得良將數人，乃汝陽呂蒙，字子明；吳郡陸遜，字伯言；瑯琊徐盛，字文嚮；東郡潘璋，字文珪；廬江丁奉，字承淵；文武諸人，共相輔佐。由此江東稱得人之盛。建安七年，曹操破袁紹，遣使往江東，命孫權遣子入朝隨駕。權猶豫未決。吳太夫人命周瑜、張昭等面議。張昭曰：『操欲令我遣子入朝，是牽制諸侯之法也。然若不令去，恐其興兵下江東，勢必危矣。』周瑜曰：『將軍承父兄遺業，兼六郡之衆，兵精糧足，將士用命，有何逼迫而欲送貨於人？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連和。彼有命召，不得不往。如此則見制於人也。不如勿遣，徐觀其變，別以良策禦之。』吳夫人曰：『公瑾之言是也。』權遂從其言，謝使者不遣子。自此曹操有下江南之意，但正惧北方未甯，無暇南征。建安八年十一月，孫權引兵伐黃祖，戰於大江之中。祖軍敗績，權部將凌操、輕舟當先，殺入夏口，被黃祖部將甘寧一箭射死。凌操子凌統，時年方十五歲，奮力往奪父屍而歸。權見風色不利，收軍還東。吳却說孫權弟孫翊為丹陽太守。

翊性剛好酒醉後嘗鞭撻士卒丹陽督將媯覽郡丞戴員二人常有殺翊之心乃與翊從人邊洪結爲心腹共謀殺翊時諸將縣令皆集丹陽翊設宴相待翊妻徐氏美而慧極善卜易是日卜一卦其象大凶勸翊勿出會客翊不從遂與衆大會至晚席散邊洪帶刀跟出門外卽抽刀砍死孫翊媯覽戴員乃歸罪邊洪斬之於市二人乘勢擄翊家資侍妾媯覽見徐氏美貌乃謂之曰吾爲汝夫報仇汝當從我不從則死徐氏曰夫死未幾不忍便相從可待至晦日設祭除服然後成親未遲覽從之徐氏乃密召孫翊心腹舊將孫高傳嬰一人入府泣告曰先夫在日常言二公忠義今媯覽戴二賊謀殺我夫只歸罪邊洪將我家資童婢盡皆分去媯覽又欲強占妾身妾已許許之以安其心二將軍可差人星夜報知吳侯一面設密計以圖二賊雪此仇辱生死啞恩言畢再拜孫高傳嬰皆泣曰我等平日感府君恩遇今日所以不卽死難者正欲爲復仇計耳夫人所命敢不效力於是密遣心腹使者往報孫權至晦日徐氏先召孫傳一人伏於密室幃幕之中然後設祭於堂上祭畢卽除去孝服沐浴薰香濃裝豔裹言笑自若媯覽聞之甚喜至夜徐氏遣婢妾請覽入府設席堂中飲酒飲旣醉徐氏乃邀覽入密室覽喜乘醉而入徐氏大呼曰孫傳二將軍何在二人卽從幃幕中持刀躍出媯覽措手不及被傳舉一刀砍倒在地孫高再復一刀登時殺死徐氏復傳請戴員赴宴員入府來至堂中亦被孫傳二將所殺一面使人誅戮二賊家小及其餘黨徐氏遂重穿孝服將媯覽戴員首級祭於孫翊靈前不一日孫權自領軍馬至丹陽見徐氏已殺媯覽戴二賊乃封孫高傳嬰爲牙門將令守丹陽取徐氏歸家養老江東人無不稱徐氏之德後人有詩讚曰「才節雙全世所無姦罔一日受摧鋒庸臣從賊忠臣死不及東吳女丈夫」且說東吳各處山賊盡皆平復大江之中有戰船七千餘隻孫權拜周瑜爲大都督總統江東水陸軍馬建安十二年冬十月權母吳太夫人病危召周瑜張昭二人至謂曰吾本吳人幼亡父母與弟吳環徙居越中後嫁着孫氏生四子長子策生時吾夢月入懷後生次子權又夢日入懷者其子大責不幸策早喪今將江東基業付權望公等同心助之吾死不朽矣又囑權曰汝事子布公瑾以師傳之禮不可怠慢吾妹與我共嫁汝父則亦汝之母也吾死之後事吾妹如事我汝妹亦當恩養擇佳婿以嫁之言訖遂終孫權哀哭具喪葬之禮不必說至來年春孫權商議欲伐黃祖張昭曰居喪未及期年不可動兵周瑜曰報仇雪恨何待期年權猶豫未決適北平都尉呂蒙入見告權曰某把龍湫水口從有黃祖部將甘甯來降某細詢之甯字興霸

巴郡臨江人也。頗通書史，有氣力，好遊俠，嘗招合亡命，縱橫於江湖之中。腰懸銅鈴，人聽鈴聲，盡皆避之。又嘗以西川錦作帆幔，時人皆稱爲錦帆賊。後悔前非，改行從善，引衆投劉表。見表不能成事，卽欲來投東吳，却被黃祖留住。在夏口，前東吳破祖時，祖得甘甯之力，救回夏口，乃待甯甚薄。都督蘇飛屢薦甯於祖。祖曰：「甯乃刦江之賊，豈可用？」甯因此懷恨蘇飛，知其意，乃置酒饌，邀甯到家，謂之曰：「吾薦公數次，奈主公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吾當保公爲鄂縣長，自作去就之計。」甯因此得過夏口，欲投江東。恐江東恨其救黃祖，殺凌操之事，某具言主公求賢若渴，不記舊恨，况各爲其主，又何恨焉？甯欣然引衆渡江來見。主公乞鈞旨定奪。孫權大喜，曰：「吾得興霸，破黃祖必矣。」遂命呂蒙引甘甯入見，參拜已畢。權曰：「興霸來此，大獲我心。豈有記恨之理？請無懷疑，願教我以破黃祖之策。」甯曰：「今漢祚日危，曹操終必篡霸。南荆之地，操所必爭也。劉表無遠慮，其子又愚劣，不能承業。傳基明公，宜早圖之。若遲，則操先圖之矣。」今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務於貨利，侵求吏民，人心皆怨。戰具不修，軍無法律。明公若往攻之，其勢必破。既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而圖巴蜀，霸業可定也。」孫權曰：「此金玉之論也。」遂命周瑜爲大都督，總水陸軍兵；呂蒙爲前部先鋒；董襲與甘甯爲副將；權自領大軍十萬，征討黃祖。細作探知，報至江夏。黃祖急聚衆商議。令蘇飛爲大將，陳就、鄧龍爲先鋒，盡起江夏之兵迎敵。陳就、鄧龍各引一隊艨艟，截住沔口。艨艟上各設強弓硬弩千餘張。將大索繫定，艨艟於水面上。東吳兵至，艨艟上鼓響，弓弩齊發。兵不敢進，約退數里水面。甘甯謂董襲曰：「事已至此，不得不進。」乃選小船百餘隻，每船用精兵五十人，二十人撐船，三十人各披衣甲，手執鋼刀，不避矢石，直至艨艟傍邊，砍斷大索，艨艟遂橫。甘甯飛上艨艟，將鄧龍砍死。陳就棄船而走。呂蒙見了，跳下小船，自舉檣棹，直入船隊，放火燒船。陳就急待上岸，呂蒙捨命趕到跟前，當胸一刀砍翻。比及蘇飛引軍於岸上接應時，東吳諸將一齊上岸，勢不可當。祖軍大敗。蘇飛落荒而走，正遇東吳大將潘璋。兩馬相交，戰不數合，被璋生擒過去，逕至船中來。見孫權，權命左右以檣車囚之，待活捉黃祖一并誅戮。催動三軍不分晝夜，攻打夏口。正是：「只因不用錦帆賊，令衝開大索船。」不知黃祖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荆州公子二求計 博望坡軍師初用兵

却說孫權督衆攻打夏口。黃祖兵敗將亡，情知守把不住，遂棄江夏，走荊州而走。甘甯料得黃祖必走荊州，乃於東門外伏兵等候。祖帶數十騎，突出東門，正走之間，一聲喊起，甘甯攔住祖於馬上，謂甯曰：「我向日不會輕待汝，今何相逼耶？」甯叱曰：「吾昔在江夏多立功績，汝乃以却江賊待我。今日尚有何說？」黃祖自知難免，撥馬而走。甘甯衝開士卒，直趕將來，只聽得後面喊聲起處，又有數騎趕來。甯視之，乃程普也。甯恐普來爭功，慌忙拈弓搭箭，背射黃祖，中箭翻身落馬。甯斂其首級回馬，與程普合兵一處，回見孫權，獻黃祖首級。權命以木匣盛貯，待回江東祭獻於亡父靈前，重賞三軍。陞甘甯爲都尉，商議欲分兵守江夏。張昭曰：「孤城不可守，不如且回江東。劉表知我破黃祖，必來報仇。我以逸待勞，必敗劉表。表敗而後乘勢攻之，荆襄可得也。」權從其言，遂棄江夏，班師回江東。蘇飛在檻車內，密使人告甘甯求救。甯曰：「飛卽不言，吾豈忘之？」大軍既至，吳會權命將蘇飛梟首，與黃祖首級一同祭獻。甘甯乃入見權，頓首哭告曰：「某向日若不得蘇飛，則骨填溝壑矣。安能效命於將軍麾下哉？今飛罪當誅，某念其昔日之恩情，願納還官爵，以贖飛罪。」權曰：「彼既有恩於君，吾爲君赦之。但彼若逃去，奈何？」甯曰：「飛得免誅戮，感恩無地，豈肯走乎？」於是甘甯將首級獻於階下。權乃赦蘇飛，止將黃祖首級祭獻。祭獻設宴，大會文武慶功。正飲酒間，忽見座上一人大哭而起，拔劍在手，直取甘甯。甯忙舉坐椅以迎之。權驚視其人，乃凌統也。因甘甯在江夏時，射死他父親凌操，今日相見，故欲報讐。權連忙勸住，謂統曰：「興霸射死卿父，彼時各爲其主，不容不盡力。今旣爲一家人，豈可復理舊讐？」萬事皆看吾面，凌統叩頭大哭曰：「不共戴天之仇，豈容不報？」權與衆官再三勸之，凌統只是怒目而視。甘甯權卽日命甘甯領兵五千，戰船一百隻，往夏口鎮守，以避凌統。凌統拜謝領兵，自往夏口去了。權又加封凌統爲凌烈都尉，統只得含恨而止。東吳自此廣造戰船，分兵守把江岸。又命孫靜引一枝軍守吳會，孫權自領大軍屯柴桑。周瑜日於鄱陽湖教練水軍，以備攻戰。話分兩頭。却說玄德差人打探江東消息，回報東吳已攻殺黃祖。現今屯兵柴桑，玄德便請孔明計議。正話間，忽劉表差人來，請玄德赴荊州議事。孔明曰：「此必因江東破了黃祖，故請主公商議報讐之策也。某當與主公同往，相機而行。自有良策。」玄德從之，留雲長守新野，令張飛引五百人馬跟隨往荊州來。玄德在馬上謂孔明曰：「今見景升，當若何對答？」孔明曰：「當先謝襄陽之事。他若令主公去征討江東，切不可應允。但說容歸新野，整頓軍馬。玄德依言，來到荊州館驛安下，留張飛屯兵城外。玄德與孔明入城見劉表，禮畢，玄德請罪於階下。」

表曰吾已悉知賢弟被害之事。當時卽欲斬蔡瑁之首以獻賢弟。因衆人告免。故姑恕之。賢弟幸勿見罪。玄德曰。非
十蔡將軍之事。想皆下人所爲耳。表曰。今江夏失守。黃祖遇害。故請賢弟共議報復之策。玄德曰。黃祖性暴。不能用。
人。故致此禍。今若興兵南征。倘曹操北來。又將奈何。表曰。吾今年老多病。不能理事。賢弟可來助我。我死之後。弟便
爲荊州之主也。玄德曰。兄何出此言。量備安敢當此重任。孔明以目視玄德。玄德曰。容徐思良策。遂辭出。同至館驛。
孔明曰。景升欲以荊州付主公。奈何却之。玄德曰。景升待我恩禮交至。安忍乘其危而奪之。孔明歎曰。眞仁慈之主
也。正商論間。忽報公子劉琦來見。玄德接入。琦泣拜曰。繼母不能相容。性命只在旦夕。望叔父憐而救之。玄德曰。此
貴姪家事耳。奈何問我。孔明微笑。玄德求計於孔明。孔明曰。此家事亮不敢與聞。少時。玄德送琦出。附耳低言曰。來
日我使孔明同拜賢姪。可如此如此。彼定有妙計相告。琦謝而去。次日。玄德只推腹痛。乃挽孔明代往。同拜劉琦。孔
明允諾。來至公子宅前。下馬入見。公子邀入後堂。茶罷。琦曰。琦不見容於繼母。幸先生一言相救。孔明曰。亮客
寄於此。豈敢與人骨肉之事。倘有洩漏。爲害不淺。說罷。起身告辭。琦曰。旣承光顧。安敢慢別。乃挽留孔明入密室共
飲。飲酒之間。琦又曰。繼母不見容。乞先生一言救我。孔明曰。此非亮所敢謀也。言訖。又欲辭去。琦曰。先生不言。則已。
何便欲去。孔明乃復坐。琦曰。琦有一古書。請先生一觀。乃引孔明登一小樓。孔明曰。書在何處。琦泣拜曰。繼母不見
容。琦命在旦夕。先生忍無一言相救乎。孔明作色而起。便欲下樓。只見樓梯已撤去。琦告曰。琦欲求教良策。先生恐
有泄漏。不肯出言。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出君之口。入琦之耳。可以賜教矣。孔明曰。疎不間親。亮何能爲公子謀。
琦曰。先生終不幸教琦乎。琦命固不保矣。請卽死於先生之前。乃掣劍欲自刎。孔明止之曰。已有良計。琦拜曰。願卽
賜教。孔明曰。公子豈不聞申生重耳之事乎。申生在內而亡。重耳在外而安。今黃祖新亡。江夏乏人守禦。公子何不
上言。乞屯兵守江夏。則可以避禍矣。琦再拜謝。教乃命人取梯送孔明下樓。孔明辭別。同見玄德。言具其事。玄德大
喜。次日。劉琦上言。欲守江夏。劉表猶豫未決。請玄德共議。玄德曰。江夏重地。固非他人可守。正須公子自往東南之
事。兄父子當之。西北之事。備願當之。表曰。近聞曹操於鄴郡作玄武池。以練水軍。必有南征之意。不可不防。玄德曰。
備已知之。兄勿憂慮。遂拜辭回。新野。劉表令劉琦引兵三千。往江夏鎮守。卻說曹操罷三公之職。自以丞相兼之。以
毛玠爲東曹掾。崔琰爲西曹掾。司馬懿爲文學掾。懿字仲達。河內溫人也。潁川太守司馬雋之孫。京兆尹司馬防之。

于王簿司馬朗之弟也。自是文官大備乃聚武將商議。南征夏侯惇進曰：近聞劉備在新野，每日教演士卒，必爲後患。可早圖之。操卽命夏侯惇爲都督，于禁、李典、夏侯蘭、韓浩爲副將，領兵十萬，直抵博望城以窺新野。荀彧諫曰：劉備英雄，今更兼諸葛亮爲軍師，不可輕敵。惇曰：劉備鼠輩耳，吾必擒之。徐庶曰：將軍勿輕視劉玄德。今玄德得諸葛亮爲輔，如虎生翼矣。操曰：諸葛亮何人也？庶曰：亮字孔明，道號臥龍先生，有經天緯地之才，出鬼入神之計，眞嘗世之奇士，非可小覷。操曰：比公若何？庶曰：庶安敢比亮？庶如螢火之光，亮乃皓月之明也。夏侯惇曰：元直之言謬矣。吾看諸葛亮如草芥耳，何足懼哉！吾若不一陣生擒劉備，活捉諸葛，願將首級獻與丞相。操曰：汝早報捷書，以慰吾心。惇奮然辭曹操，引軍登程。卻說玄德自得孔明以師禮待之，關張二人不悅。曰：孔明年幼，有甚才學？兄長待之太過，入未見他真實效驗。玄德曰：吾得孔明猶魚之得水也。兩弟勿復多言。關張見說不言而退。一日有人送犛牛尾至，玄德取尾親自結帽。孔明入見，正色曰：明公無復有遠志！但事此而已耶？玄德投帽於地而謝曰：吾聊假此以忘憂耳。孔明曰：明公自度比曹操若何？玄德曰：不如也。孔明曰：明公之衆不過數千人，萬一曹兵至，何以迎之？玄德曰：吾止愁此事未得良策。孔明曰：可速招募民兵，亮自教之，可以待敵。玄德遂招新野之民，得二千人。孔明朝夕教演陣法，忽報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十萬殺奔新野來了。張飛聞知，謂雲長曰：可着孔明前去迎敵，便了正說之間。玄德召一人入，謂曰：夏侯惇引兵到來，如何迎敵？張飛曰：哥哥何不使水去？玄德曰：智賴孔明，勇須二弟，何可推諉？關張出。玄德請孔明商議。孔明曰：但恐關、張二人不肯聽吾號令，主公若欲亮行兵，乞假劍印。玄德便以劍印付孔明。孔明逐聚集衆將聽令。張飛謂雲長曰：且聽令去看他如何調度。孔明令曰：博望之左有山，名曰豫山；右有林，名曰安林。可以埋伏軍馬。雲長可引一千軍往豫山埋伏，等彼軍至，放過休敵，其輜重糧草必在後面，但看南面火起，可縱兵出擊，就焚其糧草。翼德可引一千軍去安林背後山谷中埋伏，只看南面火起，便可出向博望城舊屯糧草處縱火燒之。關平、劉封可引五百軍預備引火之物於博望坡後，兩邊等候。至初更，兵到便可放火矣。又命於禁、樊城取回趙雲，令爲前部，不要贏，只要輸。主公自引一軍爲後援，各須依計而行，勿使有失。雲長曰：我等皆出迎敵，未審軍師卻作何事？孔明曰：我只坐守此城。張飛大笑曰：我們都去廝殺，你卻在家裏坐地，好自在！孔明曰：劍印在此，違令者斬。玄德曰：豈不閑？連鑿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二弟不可違令。張飛冷笑而去。雲長曰：我們且看他的計應也不應。

那時却來問他未遲。二人去了。衆將皆未知孔明韜略。今雖聽令。卻都疑惑不定。孔明謂玄德曰：「主公今日可便引兵就博望山下屯住。來日黃昏，敵軍必到。主公便棄營而走，但見火起，卽同軍掩殺。」亮與糜竺、糜芳引五百軍守縣，命孫乾、簡雍準備慶喜筵席，安排功勞簿伺候。派撥已畢，玄德亦疑惑不定。卻說夏侯惇與于禁等引兵至博望，分半精兵作前隊，其餘盡護糧車而行。時當秋月，商飈徐起，人馬馳行之間，望見前面塵頭忽起。惇便令人馬擺開，向鄉導官曰：「此間是何處？」答曰：「前面便是博望坡。」後面是羅川口。惇令于禁、李典押住陣腳，親自出馬陣前，遙望軍馬來到。惇忽然大笑，衆問將軍爲何而笑？惇曰：「吾笑徐元直在丞相面前誇諸葛亮爲天人，今觀其用兵，乃以此等軍馬爲前部，與吾對敵。正如驅犬羊與虎豹鬪耳。吾於丞相前誇口要活捉劉備、諸葛亮，今必應吾言矣。」遂自縱馬向前，趙雲出馬。惇罵曰：「汝等隨劉備如孤魂墮鬼耳！」雲大怒，從馬來戰。兩馬相交，不數合，雲詐敗而走。夏侯惇從後追趕，雲約走十餘里，回馬又戰，不數合，又走。韓浩拍馬向前諫曰：「趙雲誘敵，恐有埋伏。」惇曰：「敵軍如此，雖十面埋伏，吾何懼哉？」遂不聽浩言，直趕至博望坡。一聲砲響，玄德自引軍衝將過來，接應交戰。夏侯惇笑謂韓浩曰：「此卽埋伏之兵也。吾今晚不到新野，誓不罷兵。」乃催軍前進。玄德、趙雲退後便走。時天色已晚，濃雲密布，又無月色，晝風旣起，夜風愈大。夏侯惇只顧催軍趕殺，于禁、李典趕到窄狹處，兩邊都是蘆葦。于禁謂鄧曰：「欺敵者必敗。」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倘彼用火攻，奈何？」禁曰：「君言是也。吾當往前爲都督言之。」君可止住後軍。李典便勒回馬，大叫：「後軍慢入馬走發那裏！攔當得住！」禁驟馬大叫：「前軍都督且住！」夏侯惇正走之間，見于禁從前軍奔來，便問何故。禁曰：「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宜防火攻。夏侯惇猛省，卽回馬令軍馬勿進。」言未已，只聽背後喊聲震起，早望見一派火光燒着，隨後兩邊蘆葦亦着一霎時，四方八面盡皆是火。又值風大，火勢愈猛。曹家軍人馬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趙雲回軍趕殺，夏侯惇冒煙突火而走。且說李典見勢頭不好，急奔回博望城。時火光中，一軍攔住，當先大將乃關雲長也。李典縱馬混戰，奪路而走。于禁見糧草車輛都被火燒，便投小路奔逃去了。夏侯蘭、韓浩來救糧草，正遇張飛，戰不數合，張飛一槍刺夏侯蘭於馬下。韓浩奪路走脫，直到天明，卻纔收軍。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後人有詩曰：「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揮如意笑談中。直須驚破曹公膽，初出茅廬第一功。」夏侯惇收拾殘軍，自同許昌卻說孔明收軍。關張二人相謂曰：「孔明眞英傑也！」行不數里，見糜竺、糜芳引軍簇擁着一輛小車，車中端坐一人。

孔明也。關張下馬拜伏於車前。須臾，玄德、趙雲、劉封、關平等皆至，收聚衆軍，把所獲糧草輜重分賞將士。班師回新野，新野百姓望塵遮道而拜曰：「吾屬生全皆仗君得賢人之力也。」孔明回至縣中，謂玄德曰：「夏侯惇雖敗去，曹操自引大軍來。玄德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亮有一計可敵曹軍。』正是：「破敵未堪息戰馬，避兵又必賴良謀。」

第四十回 蔡夫人議獻荊州 諸葛亮火燒新野

說玄德問孔明求拒曹兵之計。孔明曰：「新野小縣，不可久居。近聞劉景升病在危篤，可乘此機會，取彼荊州爲安身之地，庶可拒曹操也。」玄德曰：「公言甚善。但備受景升之恩，安忍圖之？」孔明曰：「今若不取，後悔何及？」玄德曰：「吾甯死，不忍作負義之事。」孔明曰：「且再作商議。」卻說夏侯惇敗回許昌，自縛見曹操，伏地請死。操釋之，惇曰：「惇遭諸葛亮詭計，用火攻破我軍。操曰：『汝自幼用兵，豈不知狹處須防火攻？』惇曰：『李典于禁曾言及此，悔之不及。』」操乃賞二人。惇曰：「備如此猖獗，眞腹心之患也。不可不急除。」操曰：「吾所慮者，劉備、孫權耳。餘皆不足介意。」今當乘此時掃平江南，便令起大兵五十萬，令曹仁、曹洪爲第一隊，張遼、張郃爲第二隊，夏侯淵、夏侯惇爲第三隊，于禁、李典爲第四隊，操領諸將爲第五隊。每隊各引兵十萬，又令許褚爲折衝將軍，引兵三千爲先鋒。選定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師大中大夫孔融諫曰：「劉備、劉表皆漢室宗親，不可輕伐。孫權虎踞六郡，且有大江之險，亦不易取。今丞相與此義之師，恐失天下之望。」操怒曰：「劉備、劉表、孫權皆逆命之臣，豈容不討？」遂叱退孔融，下令如有再諫者必斬。孔融府仰天歎曰：「以至不仁伐至仁，安得不敗乎？」時御史大夫鄭慮家客聞此言，報知鄭慮，慮常被孔融侮慢，心正恨之，乃以此言入告曹操。且曰：「融平日每每狎侮丞相，又與禦衡相善。衡贊融曰：『仲尼不死，融不死。』融曰：『公剛直太過，乃取禍之道。』衡之辱丞相，乃融使之也。」操大怒，遂命廷尉捕捉孔融。融有二子，年尙幼，時方在家，對坐弈棋。左右急報曰：「尊君廷尉執去，將斬矣！」二公子何不急避？二子曰：「破巢之下，安有完卵？」言未已，廷尉又至，盡收融家小，并二子皆斬。號令屍融於市，京兆脂習伏屍而哭。操聞之，大怒，欲殺之。荀彧曰：「或聞脂習常諫融曰：『公剛直太過，乃取禍之道。』融死而來哭，乃義人也，不可殺。」操乃止。習收融父子屍首，皆葬之。後人有詩讚孔融曰：「孔融居北海，豪氣貫長

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文章驚世俗，說笑侮王公。史筆褒忠直，存官紀大中。曹操既殺孔融，傳令五隊軍馬次第起行，只留荀或等守許昌，卻說荊州劉表病重，使人請玄德來託孤。玄德引關張至荊州見劉表，表曰：「我病已入膏肓，不久便死矣。特託孤於賢弟。我子無才，恐不能承父業。我死之後，賢弟可自領荊州。」玄德泣拜曰：「備當竭力以輔賢姪，安敢有他意乎？」正說間，人報曹操自統大兵至。玄德急辭劉表，星夜回新野。劉表病中聞此信，喚驚不小。商議寫遺囑，令玄德輔佐長子劉琦爲荊州之主。蔡夫人聞之，大怒，關上內門，使蔡瑁、張允二人把住外門。時劉琦在江夏，知父病危，來至荊州探病，方到外門，蔡瑁當住曰：「公子奉父命鎮守江夏，其任至重，今擅離職守，倘東吳兵至，如之奈何？」若入見主公，必生嗔怒，病將轉增，非孝也。宜速回。劉琦立於門外，大哭一場，上馬仍回江夏。劉表病勢危篤，望劉琦不來，至八月戌申日，大叫數聲而死。後人有詩歎劉表曰：「昔聞袁氏居河朔，又見劉君霸漢陽。誰爲牝晨致家累，可憐不久盡消亡！」劉表既死，蔡夫人與蔡瑁、張允商議，假寫遺囑，令次子劉琮爲荊州之主。然設舉哀報喪時，劉琮年方十四歲，頗聰明，乃聚衆言曰：「吾父棄世，吾兄現在江夏，更有叔父玄德在新野。汝等立我為主，倘兄與叔興兵問罪，如何解釋？衆官未及對，幕官李珪答曰：「公子之言甚善，今可急發哀書至江夏，請大公子爲荊州之主，就命玄德一同理事。北可以敵曹操，南可以拒孫權，此萬全之策也。」蔡瑁叱曰：「汝何人，敢亂言以逆主公遺命？」李珪大罵曰：「汝內外朋謀，假稱遺命，廢長立幼，眼見荊襄九郡送於蔡氏之手，故主有靈，必當殛汝。」蔡瑁大怒，喝令左右推出斬之。李珪至死，大罵不絕。於是蔡瑁遂立劉琮爲主。蔡氏宗族分領荊州之兵，命治中鄧義、別駕劉先守荊州。蔡夫人自與劉琮前赴襄陽駐紮，以防劉琦、劉備就葬。劉表之棺於襄陽城東漢陽之原，竟不訃告劉琦與玄德。劉琮到襄陽，方纔歇馬，忽報曹操引大軍逕望襄陽而來。琮大驚，遂諸蒯越、蔡瑁等商議。東曹掾傅巽進言曰：「不特曹操兵來，爲可憂；今大公子在江夏，玄德在新野，我皆未往報喪，若彼興兵問罪，荆襄危矣。」巽是一計，欲荊襄之民安如泰山，又可保全主公名節。琮曰：「計將安出？」巽曰：「不如將荊襄九郡獻與曹操，操必重待主公也。」琮叱曰：「是何言也！孤受先君之基業，坐尚未穩，豈可便棄之他人？」蒯越曰：「傅公悌之言是也。夫逆順有大禮，強弱有定勢。今曹操南征北討，以朝廷爲名。主公拒之，其名不順；且主公新立，外患未甯，內憂將作。荊襄之民聞曹兵至，未戰而膽先寒，安能與之敵哉？」琮曰：「諸公善言，非我不從。但以先君之業，一旦棄與他人，恐貽笑於天下耳。」言未已，一人

昂然而進曰：「傳公悌蒯異度之言甚善，何不從之？」衆視之，乃山陽高平人姓王名粲，字仲宣。粲容貌瘦弱，身材短小。幼時往見中郎蔡邕，時邕高朋滿座，聞粲至，倒履迎之。賓客皆驚曰：「蔡中郎何獨敬此小子邪？」邕曰：「此子有異才，吾不如也。」粲博聞強記，人皆不及。嘗視道旁碑文一過，便能記誦，觀人弈棋，棋局亂，粲復爲擺出，不差一子。又善算術，其文詞妙絕。一時年十七，辟爲黃門侍郎，不就。後因避亂至荊襄。劉表以爲上賓。嘗日謂劉琮曰：「將軍自料比曹公何如？」琮曰：「不如也。」粲曰：「曹公兵強將勇，足智多謀，擒呂布於下邳，摧袁紹於官渡，逐劉備於隴右，破烏桓於白登，裏除蕩定者，不可勝計。今以大軍南下，荊襄勢難抵敵。傳蒯二君之謀，乃長策也。將軍不可遲疑，致生後悔。」琮曰：「先生見教極是，但須稟告母親，知道但見蔡夫人從屏後轉出。」謂琮曰：「既是仲宣公悌異度三人所見相同，何必告我。」於是劉琮意決，便寫降書，令宋忠潛地往曹操軍前投獻。宋忠領命，直至宛城，接着曹操，獻上降書。操大喜，重賞宋忠。分付教劉琮出城迎接，便着他永爲荊州之主。宋忠拜辭曹操，取路回荊襄，將欲渡江，忽見一枝人馬到來，視之，乃關雲長也。宋忠迴避不及，被雲長喚住，細問荊州之事。初時隱諱，後被雲長盤問，不過只得將前後事情一一實告。雲長大驚，隨捉宋忠至新野，見玄德備言其事。玄德聞之大哭。張飛曰：「事已如此，可先斬宋忠，隨起兵渡江，奪了襄陽，殺了蔡氏。」劉琮然後與曹操交戰。玄德曰：「你且斂口，我自有斟酌。」乃叱宋忠曰：「你知衆人作事，何不早來報我？今雖斬汝無益於事，可速去。」忠拜謝，抱頭鼠竄而去。玄德正憂悶間，忽報公子劉琦差伊籍到來。玄德感伊籍昔日相救之恩，降階迎之，再三稱謝。籍曰：「大公子在江夏聞荊州已故，蔡夫人與蔡瑁等商議不來報喪，竟立劉琮爲主公。公子差人往襄陽探聽，同說是實。恐使君不知，特差某齎哀書呈報，并求使君盡起麾下精兵同往襄陽問罪。」玄德看書畢，謂伊籍曰：「機伯只知劉琮僭立，更不知劉琮已將荊襄九郡獻與曹操矣。」籍大驚曰：「使君從何知之？」玄德具言，蓋宋忠之事。籍曰：「若如此，使君不如以弔喪爲名，前赴襄陽，誘劉琮出迎，就便擒下，誅其黨類，則荊州屬使君矣。」孔明曰：「機伯之言是也。主公可從之。」玄德垂淚曰：「吾兄臨危託孤於我，今若執其子而奪其地，異日死於九泉之下，何面目復見吾兄乎？」孔明曰：「如不行此事，今曹兵已至宛城，何以拒敵？」玄德曰：「不如走樊城以避之。」正商議間，探馬飛報，曹兵已到博望了。玄德慌忙發付伊籍回江夏，整頓軍馬，一面與孔明商議拒敵之計。孔明曰：「主公且寬心，前番一把火燒了夏侯惇大半人馬。今番曹軍又來，必敗他中這條計。我等在新野住不得了，不如早到樊城去。便

差人四門張榜曉諭居民無問老幼男女願從者即於今日皆跟我往樊城暫避不可自誤。差孫乾往河邊調撥船隻救濟百姓差糜竺護送各官家眷到樊城一面聚諸將聽令先教雲長引一千軍去白河上流頭埋伏各帶布袋多裝沙土過往白河之水至來日三更後只聽下流頭人喊馬嘶急取起布袋放水淹之却順水殺將下來接應又委張飛引一千軍去博陵渡口埋伏此處水勢最慢曹軍被淹必從此逃難可便乘勢殺來接應又喚趙雲引軍三分爲四隊自領一隊伏於東門外其三隊分伏西南北三門却先於城內人家屋上多藏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曹軍入城必安歇民房來日黃昏後必有大風但看風起便令西南北三門伏軍盡將火箭射入城去待城中火勢大作却於城外呐喊助威只留東門放他出走汝却於東門外從後擊之天明會合關張二將收軍回樊城再令糜芳劉封一人帶二千軍一半紅旗一半青旗去新野城外三十里鵲尾坡前屯住一見曹軍到紅旗軍走在左青旗軍走在右他心疑必不敢追汝二人却去分頭埋伏只望城中火起便可追殺敗兵然後却來白河上流頭接應孔明方機已定乃與玄德登高瞭望只候捷音却說曹仁曹洪引軍十萬爲前隊前面已有許褚引三千鐵甲軍開路浩浩蕩蕩殺奔新野來是日午牌時分來到鵲尾坡望見坡前一簇人馬盡打青紅旗號許褚催軍向前劉封糜芳分為四隊青紅旗各歸左右許褚勒馬敎且休進前面必有伏兵我兵只在此處住下許褚一騎馬飛報前隊曹仁曹洪曰此是疑兵必無埋伏可速進兵我當催軍繼至許褚復回坡前提兵殺入至林下追尋時不見一人時日已墜西許褚方欲前進只聽得山上大吹大擂抬頭看時只見山頂上一簇旗旗叢中兩把傘蓋左玄德右孔明二人對坐飲酒許褚大怒引軍尋路上山山上擂木礮石打將下來不能前進又聞山後喊聲大振欲尋路廝殺天色已晚曹仁領兵到教且奪新野城歇馬軍士至城下時只見四門大開曹兵突入並無阻當城中亦不見一人竟是一座空城了曹洪曰此是勢孤計窮故盡帶百姓逃竄去了我軍權且在城安歇來日平明進兵此時各軍走乏都已飢渴皆去奪房造飯曹仁曹洪就在衙內安歇初更已後狂風大作守門軍士飛報火起曹仁曰此必軍士造飯不小心遺漏之火不可自驚說猶未了接連幾次飛報西北三門皆火起曹仁急令衆將上馬時滿縣火起上下通紅是夜之火更勝前日博望燒屯之火後人有詩歎曰「奸雄曹操守中原九月南征到漢川風伯怒臨新野縣祝融天下焰摩天」曹仁引衆將突烟冒火尋路奔走聞說東門無火急急奔出東門軍士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曹仁等

方纔脫得火厄，背後一聲喊起。趙雲引軍趕來，混戰敗軍各逃性命。誰肯回身廝殺？正奔走間，糜芳引一軍至，又衝殺一陣。曹仁大敗，棄路而走。劉封又引一軍截殺一陣。到四更時分，人困馬乏，軍士大半焦頭爛額，奔至白河邊。喜極，曹仁引衆將望水勢慢處，棄路而走。行到博陵渡口，只聽喊聲大起，一軍攔路當先。大將乃張飛也。大叫：「賊兵來納命！」曹軍大驚。正是：「城內纔看紅焰吐，水邊又遇黑風來。」未知曹仁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劉玄德攜民渡江 趙子龍單騎救主

却說張飛因關公放了上流水，遂引軍從下流殺將來，截住曹仁混殺。忽遇許褚，便與交鋒。許褚不敢戀戰，棄路走航。張飛趕來，接着玄德、孔明一同沿河到上流。劉封、糜芳已安排船隻等候，遂一齊渡河，盡望樊城而去。孔明教將船筏放火燒毀，却說曹仁收拾殘軍，就新野屯住。使曹洪去見曹操，具言失利之事。操大怒曰：「諸葛村夫，安敢如此！誰動三軍，漫山塞野，盡至新野下寨？」傳令軍士一面搜山，一面填塞白河。令大軍分作八路，一齊去取樊城。劉曄曰：「相初至襄陽，必須先買民心。今劉備盡遷新野百姓入樊城，若我兵逕進二縣，爲蠱粉矣。不如先使人招降劉備，備卽不降，亦可見我愛民之心。若其來降，則荊州之地可不戰而定也。」操從其言，便問誰可爲使。劉曄曰：「徐庶與劉備至厚，現在軍中，何不命他一往？」操曰：「他去恐不復來。」曄笑曰：「他若不還，恐惹人笑。」丞相勿疑。操乃召徐庶至，謂曰：「我今欲踏平樊城，奈樊衆百姓之命。公可往說劉備，如肯來降，免罪賜爵。若更執迷，軍民共戮，玉石俱焚。吾知公心孝，故特使公往。願勿相負。」徐庶受命而行，至樊城。玄德接見，共訴舊日之情。庶曰：「曹操使庶來招降，使君乃欲買民心也。今彼分兵八路，填白河而進樊城，恐不可守。宜速作行計。」玄德欲留徐庶，庶謝曰：「某若不還，恐惹人笑。」老母已喪，抱恨終天。身雖在彼，誓不爲設一謀。公有臥龍輔佐，何愁大事不成？」庶請辭，玄德不敢強留。徐庶辭回，見了曹操，言玄德並無降意，操大怒，卽日進兵。玄德問計於孔明，孔明曰：「可速棄樊城，取襄陽暫歇。」玄德曰：「奈百姓隨已久，安忍棄之？」孔明曰：「可令人遍告百姓，有願隨者同去，不願者留下。先使雲長往江岸整頓船隻，令孫乾、簡

在城中聲揚曰：「今曹兵將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願隨者便同過江，兩縣之民齊聲大呼曰：『我等雖死亦願隨使君。』」卽日號泣而行，扶老攜幼，將男帶女，滾滾渡河，兩岸哭聲不絕。玄德於船上望見，大慟曰：「爲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難，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敕止，聞者莫不痛哭。船到南岸，回顧百姓有未渡者，望南而哭。玄德急令雲長催船渡之，方纔上馬，行至襄陽東門，只見城上遍插旌旗，壕邊密布鹿角。玄德勒馬大叫曰：「劉琮賢姪，吾但欲救百姓，並無他念，可快開門！」劉琮聞玄德至，懼而出，蔡瑁、張允逕至敵樓上，叱軍士亂箭射下。城外百姓皆望敵樓而哭。城中忽有一將引數百人逕上城樓，大喝曰：「蔡瑁、張允賣國之賊！劉使君乃仁德之人，今爲救民而來投，何得相拒？衆觀其人身長八尺，面如重棗，乃義陽人也，姓魏，名延，字文長。當下魏延輪刀砍死守門將士，開了城門，放下吊橋。大叫曰：「劉皇叔快領兵入城，共殺賣國之賊！」張允便躍馬欲入，玄德急止之曰：「休驚百姓！」魏延只管招呼玄德軍馬，八城只見城內一將飛馬引軍而出，大喝曰：「魏延無名小卒，安敢造亂！認得我大將文聘麼？」魏延大怒，挺槍躍馬，便來又戰。兩下軍兵，在城邊混殺，喊聲大震。玄德曰：「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願入襄陽。」孔明曰：「江陵乃荊州要地，不如先取江陵爲家。」玄德曰：「正合吾心。」於是引著百姓，盡離襄陽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陽城中百姓多有乘亂逃出城來。玄德而去。魏延與文聘交戰，從已至未，手下兵卒皆已折盡。延乃撥馬而逃，却尋不見玄德。自投長沙太守韓玄去了。却說玄德同行軍民十餘萬，大小車數千輛，挑擔背負者不計其數。路過劉表之墓，玄德率衆將拜於墓前，哭言曰：「辱弟備無德，無才，負兄寄託之重，罪在備一身。與百姓無干。望兄英靈垂救荆襄之民。」言甚悲切，軍民無不下淚。忽暗馬報說：「曹操大軍已屯樊城，使人收拾船筏，卽日渡江趕來也。」衆將皆曰：「江陵要地，足可拒守。今擁民衆數萬，日行十餘里，似此幾時，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爲上。玄德泣曰：「舉大事者必以人爲本。今人歸我，奈何棄之？」百姓聞玄德此言，莫不傷感。後人有詩讚之曰：「臨難仁心存百姓，登舟揮淚動三軍。至今還用襄江口，父老猶然憶使君。」却說玄德擁着百姓，緩緩而行。孔明曰：「追兵不久即至，可遣雲長往江夏求救。」於公予劉琦教他速起兵乘船會於江陵。玄德從之，卽修書令雲長同孫乾領五百軍往江夏求救。令張飛斷後，趙雲保護老小，其餘俱管顧百姓而行。每日只走十餘里，便歇。却說曹操在樊城，使人渡江至襄陽，召劉琮相見。劉琮懼怕，不敢往見。蔡瑁、張允請行王威密告琮曰：「將軍旣降，玄德又走，操必懈弛，無備。願將軍奮整奇兵，設於險處，擊之。操不

可獲矣。獲操則威震天下，中原雖廣可傳檄而定。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以其言告蔡瑁。瑁叱王威曰：「汝不知天命，安敢妄言！」威怒罵曰：「賣國之徒！」吾恨不生啖汝肉！瑁欲殺之，蒯越勸止。瑁遂與張允同至樊城拜見曹操。瑁等辭色甚是謹佞。操問荊州軍馬錢糧今有多少，瑁曰：「軍馬五萬步軍十五萬，水軍八萬，共二十八萬。錢糧大半在江陵，其餘各處亦足供給。」一載，操曰：「戰船多少？」原是何人管領？瑁曰：「大小戰船共七千餘隻，原是瑁等二人掌管。」操遂加瑁爲鎮南侯，水軍大都督；張允爲助順侯，水軍副都督。二人大喜，拜謝。操又曰：「劉景升既死，其子降順，吾當表奏大赦。」使永爲荊州之主。二人大喜而退。荀攸曰：「蔡瑁、張允乃詔佞之徒，主公何遂加以如此顯爵？更教都督水軍，乎操笑曰：「吾豈不識人？止因吾所領北地之衆，不習水戰，故且權用此二人，待成事之後，別有理會。」卻說蔡瑁、張允歸見劉琮，具言曹操許保奏將軍永鎮荊襄。大喜。次日，與母蔡夫人齎捧印綬兵符，親自渡江拜迎。曹操操撫慰畢，即引隨征軍將進屯襄陽城外。蔡瑁、張允令襄陽百姓焚香迎接。曹操俱用好言撫諭，入城至府中坐定。即召蒯越、近前撫慰曰：「吾不喜得荊州，喜得異度也。」遂封蒯越爲江陵太守，樊城侯。傅巽、王粲等皆爲關內侯，而以劉琮爲青州刺史，便教起程。琮聞命大驚辭曰：「琮不願爲官，願守父母鄉土。」操曰：「青州近帝都，教你隨朝爲官，免在荊襄。被人圖害，琮再三推辭。曹操不准，琮只得與母蔡夫人同赴青州。只有故將王威相隨。其餘官員俱送至江口而回。操喚于禁、禡、付曰：「你可引輕騎追劉琮母子，殺之以絕後患。」于禁得令，領衆趕上，大喝曰：「我奉丞相令，教來殺汝母子，可早納下首級！」蔡夫人抱劉琮而大哭。于禁喝令軍士下手。王威忿怒，奮力相闘，竟被衆將所殺。軍士殺死劉琮及蔡夫人于禁。同報曹操，操重賞于禁。便使人往隆中搜尋孔明妻小，却不知去向。原來孔明先已令人搬送至三江內隱避。操深恨之，襄陽旣定，荀攸進言曰：「江陵乃荊襄重地，錢糧極廣。劉備若據此地，急難搖動。」操曰：「孤豈忘之？隨命於襄陽諸將中選一員，引軍開道。諸將中卻獨不見文聘？」操使人尋問方纔來見。操曰：「汝來何遲？」對曰：「爲人臣而不能使其主保全境土，心實悲慟，無顏早見。」言訖，欷流涕。操曰：「眞忠臣也！」除江夏太守，賜爵關內侯。便教引軍開道，探馬報說：劉備帶領百姓日行止十數里，計程只有三百餘里。操教各部下精選五千鐵騎，星夜前進。限一日一夜趕上劉備大軍，陸續隨後而進。却說玄德引十數萬百姓，三千餘軍馬，一程程挨著往江陵進發。趙雲保護老小，張飛斷後。孔明曰：「雲長往江夏去了，絕無回音。不知若何？」玄德曰：「敢煩軍師親自走一遭。」劉琦感公昔日之教，今若

見公親至事必諧矣。孔明允諾，便同劉封引五百軍先往江夏求救去了。當日玄德自與簡雍、糜竺、糜芳同行，正行間忽然一陣衝風在馬前起，刮塵土冲天，平遮紅日。玄德驚曰：「此何兆也？」簡雍頗明陰陽，袖占一課，失驚曰：「此大凶之兆也。應在今夜。主公可速棄百姓而走。」玄德曰：「百姓從新野相隨至此，吾安忍棄之？」雍曰：「主公轡而不棄，禍不遠矣。」玄德問前面是何處，左右答曰：「前面是當陽縣，有座山名爲景山。」玄德領教，就此山紮住。時秋末冬初，涼風透骨，黃昏將近，哭聲遍野。至四更時分，只聽得西北喊聲震地而來。玄德大驚，急上馬引本部精兵二千餘人迎敵。曹兵掩至，勢不可當。玄德死戰，正在危迫之際，幸得張飛引軍至，殺開一條血路，救玄德望東而走。文聘當先攔住，玄德罵曰：「背主之賊，尚有何面目見人！」文聘羞慚滿面，引兵自投東北去了。張飛保著玄德且戰且走，奔至天明，聞喊聲漸漸遠去，玄德方纔歇馬，看手下隨行人止有百餘騎。百姓老小并糜竺、糜芳、簡雍、趙雲等一千人，皆不知下落。玄德大哭曰：「十數萬生靈，皆因戀我，遭此大難！」諸將及老小皆不知存亡。雖土木之人，甯不悲乎？正悽惶時，忽見糜芳面帶數箭，踉蹌而來，口言趙子龍反投曹操去了也。玄德叱曰：「子龍是我故交，安肯反乎？」張飛曰：「他今見我等勢窮力盡，或者反投曹操以圖富貴耳。」玄德曰：「子龍從我於患難，心如鐵石，非富貴所能動搖也。」糜芳曰：「我親見他投西去了。」張飛曰：「待我親自尋他去。」若撞見時，一槍刺死。玄德曰：「休錯疑了。豈不見你二兄誅顏良、文醜之事乎？」子龍此去，必有事故。我料子龍必不棄我也。張飛那裏肯聽，引二十餘騎至長坂橋。見橋東有一帶樹木，飛生一計，教所從二十餘騎都砍下樹枝，拴在馬尾上，在樹林內往來馳騁，冲起塵土，以爲疑兵。飛却親自橫矛立馬於橋上，向西而望。却說趙雲自四更時分與曹軍廝殺，往來衝突，殺至天明，尋不見玄德，又失了玄德老小。雲自思曰：「主人將甘棄女而走者，不計其數。」趙雲正走之間，見一人臥在草中，視之乃簡雍也。雲急問曰：「曾見兩位主母否？」雍曰：「二主母棄了車仗，抱阿斗而走。我飛馬趕去，轉過山坡，被一將刺了一槍，跌下馬來。馬被奪了去。我爭鬥不得，故臥在此。雲乃將從人所騎之馬借一匹，與簡雍騎坐，又著二卒扶護。簡雍先去報與主人。我上天入地，好歹尋主母與小主人來。如尋不見，死在沙場上也。」說罷，拍馬望長坂坡而去。忽一大叫：「趙將軍那裏去？」雲勒馬問曰：「你是何人？」答曰：「我」

乃劉使君帳下護送車仗的軍士，被箭射倒在此。趙雲便問二夫人消息。軍士曰：「恰纔見甘夫人披頭跣足，相隨一夥百姓婦女投南而走。」雲見說也不顧軍士急縱馬望南趕去，只見一夥百姓男女數百人相攜而走。雲大叫曰：「內中有甘夫人否？」夫人在後面望見趙雲，放聲大哭。雲下馬插槍而泣曰：「使主母失散，雲之罪也！」糜夫人與小主人安在甘夫人曰：「我與糜夫人被逐，棄了車仗，雜於百姓內步行。又撞見一枝軍馬衝散，糜夫人與阿斗不知何往。我獨自逃生至此。」正言間，百姓發喊，又撞出一枝軍來。趙雲拔槍上馬看時，面前馬上綁著一人，乃糜竺也。背後一將手提大刀引著千餘軍，乃曹仁部將淳于導拿住糜竺，正要解去獻功。趙雲大喝一聲，挺槍縱馬直取淳于導。導抵敵不住，被雲一槍刺落馬下。向前救了糜竺，奪得馬一匹。雲請甘夫人上馬，殺開條大路，直至長坂坡。只見張飛橫矛立馬於橋上，大叫曰：「龍你如何反我哥哥？」雲曰：「我尋不見主母與小主人，因此落後，何言反耶？」飛曰：「若非簡雍先來報信，我今見你怎肯干休也？」雲曰：「主公在何處？」飛曰：「只在前面不遠。」雲謂糜竺曰：「糜子仲保甘夫人先行，待我往尋糜夫人與小主人去。」言罷，引數騎再回舊路，正走之間，見一將手提鐵槍，背著一口劍，引十數騎躍馬而來。趙雲更不打話，直取那將交馬只一合，把那將一槍刺倒。從騎皆走。原來那將乃曹操隨身背劍之將夏侯恩也。曹操有寶劍一口，一名倚天，一名青鋼。倚天劍自佩之，那青鋼劍砍鐵如泥，鋒利無比。當時夏侯恩自恃勇力，背著曹操，只顧引人搶奪，不想撞著趙雲，被他一槍刺死。奪了那口劍，看靶上有金嵌青鋼二字，方知是寶劍也。雲插劍提槍復殺入重圍，回顧手下從騎已沒一人，只剩得孤身。雲並無半點退心，只顧往來尋覓，但逢百姓，便問糜夫人消息。忽一人指曰：「夫人抱著孩兒，左臉上著了槍行，走不得。只在前面牆缺內坐地。」趙雲聽了，連忙追尋，只見一個人家被火燒壞，土牆糜夫人抱著阿斗，坐於牆下枯井之傍，啼哭。雲急下馬伏地而拜。夫人曰：「妾得見將軍，有命矣。望將軍可憐他父親飄蕩半世，只有這點骨血，將軍可護持此子，教他得見父面。妾死無恨。」雲曰：「夫人受難，雲之罪也。不必多言。請夫人上馬。」雲自步行，死戰保夫人透出重圍。糜夫人曰：「不可。將軍豈可無馬？此子全賴將軍保護。妾已重傷，死何足惜。望將軍速抱此子前去，勿以妾爲累也。」雲曰：「喊聲將近，追兵已至。請夫人速速上馬。」糜夫人曰：「妾身委實難去。休得兩誤。」乃將阿斗遞與趙雲曰：「此子性命全在將軍身上。」趙雲三回五次請夫人上馬。夫人只不肯上馬，四邊喊聲又起。雲厲聲曰：「夫人不聽吾言，追軍若至，爲之奈何？」糜夫人乃棄阿斗。

於地翻身投入枯井中而死。後人有詩讚之曰：「戰將全憑馬力多，步行怎把幼君扶。拚將一死存劉嗣，勇決還虧女丈夫。」趙雲見夫人已死，恐曹軍盜屍，便將土牆推倒，掩蓋枯井，掩訖解甲勒甲，放下掩心鏡，將阿斗抱護在懷，綽槍上馬。早有一將引一隊步軍至，乃曹洪部將晏明也。持三尖兩刃刀來戰。趙雲不三合，被趙雲一槍刺死。殺散衆軍，衝開一條路，正走間，前面又一枝軍馬攔路。當先一員大將，旗號分明，大書河間張郃。雲更不答話，挺槍便戰。約十餘合，雲不敢戀戰，奪路而走。背後張郃趕來，雲加鞭而行，不想跑躡一聲，連馬和人顛入土坑之內。張郃挺槍來刺，忽然一道紅光從土坑中滾起，那匹馬平空一躍跳出坑外。後人有詩曰：「紅光罩體困龍飛，征馬衝開長坂圍。四十二年真命主，將軍因得顯神威。」張郃見了，大驚而退。趙雲縱馬正走，背後忽有一將大叫：「趙雲休走！」前面又有二將，使兩般軍器，截住去路。後面趕的是馬延、張邈。前面阻的是焦觸、張南，都是袁紹手下降將。趙雲力戰四將，曹軍一齊擁至。雲乃拔青鋼劍亂砍，手起處，衣甲透過血如湧泉。殺退衆軍，將直透重圍。却說曹操在景山頂上望見一將所到之處，威不可當，急問左右：「是誰？」曹洪飛馬下山大叫曰：「軍中戰將可留姓名？」雲應聲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曹洪回報曹操，操曰：「眞虎將也！吾當生致之。」遂令飛馬傳報各處，如趙雲到，不許放冷箭，只要捉活的。因此，趙雲得脫。此亦阿斗之福所致也。這一場殺，趙雲懷抱後主，直透重圍，砍倒大旗兩面，奪槊三條，前後槍刺劍砍，殺死曹營名將五十餘員。後人有詩曰：「血染征袍透甲紅，當陽誰敢與爭鋒。古來衝陣扶危主，只有常山趙子龍。」趙雲當下殺透重圍，已離大陣，血滿征袍。正行間，山坡下又撞出兩枝軍，乃夏侯惇部將鍾譜、鍾紳兄弟二人。一個使大斧，一個使畫戟。大喝趙雲快下馬受縛。正是：「纔離虎窟逃生去，又遇龍潭鼓浪來。」畢竟子龍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張翼德大鬧長坂橋 劉豫州敗走漢津口

却說鍾緝、鍾紳二人攔住趙雲，廝殺。趙雲挺槍便刺，鍾緝當先揮大斧來迎。兩馬相交，戰不三合，被雲一槍刺落馬下，奪路便走。背後鍾紳持戟趕來，馬尾相啞。那枝戟只在趙雲後心內弄影，雲急撥轉馬頭，恰好兩胸相拍。雲左手持槍隔過，右手拔出青銅寶劍砍去，帶盔連腦砍下一半，紳落馬而死。餘衆奔散，趙雲得脫，望長坂橋而走。只

後面喊聲大震，原來文聘引軍趕來。趙雲到得橋邊，人困馬乏，見張飛挺矛立馬於橋上，雲大呼曰：「翼德援我！」飛子龍速行追兵，我自當之。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見玄德與衆人憩於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泣，雲喘而言曰：「趙雲之罪，萬死猶輕。糜夫人身體重傷，不肯上馬，投井而死。雲只得推土牆掩之，懷抱公子，身突重圍，賴一公洪福，幸而得脫。適來公子尚在懷中，啼哭此一會，不見動靜，想是不能保也。」遂解視之，原來阿斗正睡着，未醒。喜曰：「幸得公子無恙。」雙手遞與玄德。玄德接過，擲之於地，曰：「爲汝這孺子，幾損我一員大將。」趙雲忙向地下抱起，哭泣拜曰：「雲雖肝膽塗地，不能報也。」後人有詩讚曰：「曹操軍中飛虎出，趙雲懷內小龍眠。無由撫慰忠臣意，故親兒擲馬前。」却說文聘引軍追趙雲至長坂橋，只見張飛倒豎虎鬚，圓睜環眼，手綽蛇矛，立馬橋上。又見橋東林之後，塵頭大起，疑有伏兵，便勒住馬，不敢近前。俄而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淵、樂進、張遼、張郃、許褚等都至，見怒目橫矛，立馬於橋上，又恐是諸葛孔明之計，都不敢近前，紮住陣腳。一字兒擺在橋西，使人飛報曹操。操聞知，上馬從陣後來。張飛圓睜環眼，隱隱見後軍青羅傘蓋、旄鎗旗，來到。料得是曹操心疑，親自來看。飛乃厲聲大曰：「我乃燕人張翼德也，誰敢與我決一死戰！」聲如巨雷。曹操聞之，盡皆股栗。曹操急令去其傘蓋，回顧左右曰：「我曾聞雲長言，莫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如探囊取物。今日相逢，不可輕敵。」言未已，張飛睜目又喝曰：「燕人張德在此，誰敢來決死戰！」曹操見張飛如此氣概，頗有退心。飛望見曹操後軍陣腳移動，乃挺矛又喝曰：「戰又不戰！」又不退，却是何故？喊聲未絕，曹操身邊夏侯傑驚得肝膽碎裂，倒撞於馬下，操便回馬而走。於是諸軍衆將一齊西逃奔，正是黃口孺子怎聞霹靂之聲，病體樵天難聽虎豹之吼。一時棄槍落盞者，不計其數。人如潮湧，馬似山，自相踐踏。後人有詩讚曰：「長坂橋頭殺氣生，橫槍立馬眼圓睜。一聲好似轟雷震，獨退曹家百萬兵。」却說曹權張飛之威，驟馬望西而走。冠簪盡落，披髮奔逃。張遼許褚趕上，扯住繩環。曹操倉皇失措，張遼曰：「丞相休驚，料飛一人，何足深懼。今急回軍殺去，劉備可擒也。」曹操方纔神色稍定，乃令張遼許褚再至長坂橋，探聽消息。且說飛見曹軍一擁而退，不敢追趕，速喚回。原隨二十餘騎解去，馬尾橫枝，令將橋梁折斷。然後回馬來見玄德，具言橋一事。玄德曰：「吾弟勇則勇矣，惜失於計較。」飛問其故。玄德曰：「曹操多謀，汝不合拆斷橋梁，彼必追至矣。」飛曰：「他吾一喝倒退數里，何敢再追？」玄德曰：「若不斷橋，彼料我無軍而怯，必來追趕。」

有百萬之衆，雖涉江漢可墳而過，豈懼一橋之斷耶？於是卽刻起身，從小路斜投漢津，望沔陽路而走。却說曹操派達許褚探長坂橋消息，回報曰：「張飛已拆斷橋梁而去矣。」操曰：「彼斷橋而去，乃心怯也。」遂傳令差一萬軍，速搭座浮橋，只今夜就要過。李典曰：「此恐是諸葛亮之詐謀，不可輕進。」操曰：「張飛一勇之夫，豈有詐謀？」遂傳下號令，進兵却說玄德行近漢津，忽見後面塵頭大起，鼓聲連天，喊聲震地。玄德曰：「前有大江，後有追兵，如之奈何？」急命將手執青龍刀，坐下赤兔馬，原來是關雲長去江夏，借得軍馬一萬，探知當陽長坂大戰，特地從此路截出。曹操見雲長卽勒住馬，回顧衆將曰：「又中諸葛亮之計也！」傳令大軍速退。雲長追趕十數里，卽回軍保護玄德等到漢已有船隻伺候。雲長請玄德并甘夫人阿斗至船中坐定。雲長問曰：「二嫂嫂如何不見？」玄德訴說當陽之事。雲長曰：「曩日獵於許田時，若從吾意，可無今日之患。」玄德曰：「我於此時亦投鼠忌器耳。」正說之間，忽見江南岸戰鼓大舟船如蟻，順風揚帆而來。玄德大驚，船來至近，只見一人白袍銀鎧，立於船頭上，大呼曰：「叔父別來無恙！」小姪得來，遲玄德視之，乃劉琦也。琦過船哭拜曰：「聞叔父困於曹操，小姪特來接應。」玄德大喜，遂合兵一處，放舟而行。在中正訴情由。江西南上戰船一字兒擺開，乘風唿哨而至。劉琦驚曰：「江東之兵，小姪已盡起至此矣。今有戰船，非曹操之兵，卽江東之兵也。如之奈何？」玄德出船頭視之，見一人綸巾道服，坐在船頭上，乃孔明也。背後立着孫玄德慌請過船，問其何故。却在此孔明曰：「亮自至江夏，先令雲長於漢津登陸地而接我，料曹操必來追趕。主公不從江陵來，必斜取漢津矣。故特請公子先來接應。我竟往夏口，盡起軍前來相助。」玄德大悅，合爲一處，商議破之策。孔明曰：「夏口城險，頗有錢糧，可以久守。請王公且往夏口屯住，公子自回江夏，整頓戰船，收拾軍器，爲犄角勢，可以抵當曹操。若共歸江夏，則勢反孤矣。」劉琦曰：「軍師之言甚善，但愚意欲請叔父暫至江夏，整頓軍馬停當，回夏口不遲。」玄德曰：「賢姪之言亦是。」遂留下雲長引五千軍守夏口。玄德孔明、劉琦共投江夏，却說曹操見雲長旱路引軍，出疑有伏兵，不敢來追。又恐水路先被玄德奪了江陵，便星夜提兵赴江陵來。荊州治中鄧義別駕先已備知襄陽之事，料不能抵敵曹操，遂引荊州軍民出郭投降。曹操入城，安民已定，釋韓嵩之囚，加爲大鴻臚。

吾諸衆官各有封賞。曹操與衆將議曰：「今劉備已投江夏，恐結連東吳，是滋蔓也。當用何計破之？」荀攸曰：「我今大振
兵威，遣使馳檄江東，請孫權會獵於江夏，共擒劉備分荊州之地。永結盟好。孫權必驚疑而來降，則吾事濟矣。」操從
之。計一面發檄，遣使赴東吳。一面計點馬步水軍，共八十三萬，詐稱一百萬。水陸並進，船騎雙行，沿江而來，西連荆
以東，接斷黃、寨柵，聯絡三百餘里。話分兩頭，却說江東孫權屯兵柴桑郡，聞曹操大軍至襄陽，劉琮已降，今又星夜
兼道取江陵，乃集衆謀士商議禦守之策。魯肅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土民殷富，若吾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
也。今劉表新亡，劉備新敗，肅請奉命往江夏弔喪，因説劉備使撫劉表，衆將同心一意，共破曹操。備若喜而從命，則
大事可定矣。」權喜，從其言，即遣魯肅齋禮往江夏弔喪，却說玄德至江夏，與孔明、劉琦共議良策。孔明曰：「曹操勢大，
心難抵敵，不如往投東吳。孫權以爲應援，使南北相持，吾等於中取利，有何不可？」玄德曰：「江東人物極多，必有遠謀。
女肯相容耶？」孔明笑曰：「今操引百萬之衆，虎踞江漢，江東安得不使人來探聽虛實？若有人到此，亮借一帆風，直至
江東，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南北兩軍互相吞併，若南軍勝，共誅曹操以取荊州之地；若北軍勝，則我乘勢以取江南。
」玄德曰：「此論甚高，但如何得江東人到？」正說間，人報江東孫權差魯肅來弔喪，船已傍岸。孔明笑曰：「大事濟矣！」
遂問劉琦曰：「往日孫策亡時，襄陽曾遣人去弔喪否？」琦曰：「江東與我家有殺父之讎，安得通慶弔之禮？」孔明曰：「然則
吾肅之來，非爲弔喪，乃來探聽軍情也。」遂謂玄德曰：「魯肅至，若問曹操動靜，主公只推不知。再三問時，主公只說可
向諸葛亮計，會已定，使人迎接。魯肅入城弔喪，收過禮物。劉琦請肅與玄德相見，禮畢，邀入後堂飲酒。肅曰：「久聞
皇叔大名，無緣拜會。今幸得見，實爲欣慰。近聞皇叔與曹操會戰，必知彼虛實。敢問操軍約有幾何？」玄德曰：「備兵微
弱，寡不敵衆，一聞操至，即走，竟不知彼虛實。」魯肅曰：「聞皇叔用諸葛孔明之謀，兩場火燒得曹操魂亡膽落，何言不知也？」玄
德曰：「除非問孔明，便知其詳。」肅曰：「孔明安在？願求一見。」玄德教請孔明出來，相見，肅見孔明禮畢，問曰：「向慕先生才
德，未得拜晤。今幸得遇，願聞目今安危之事。」孔明曰：「曹操奸計，已盡知，但恨力未及，故且避之。」肅曰：「皇叔今將止
此乎？」孔明曰：「使君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將往投之。」肅曰：「吳臣糧少，兵微，不能自保，焉能容人？」孔明曰：「吳臣處雖
足，久居，今日暫依之，別有良圖。」肅曰：「孫將軍虎踞六郡，兵精糧足，又極敬賢禮士。江東英雄多歸附之。今爲君計，若
遺心腹往結東吳，以共圖大事。」孔明曰：「劉使君與孫將軍自來無舊，恐虛費詞說，且別無心腹之人可使。」

生令兄現爲江東參謀。日望與先生相見。肅不才，願與公同見孫將軍，共議大事。玄德曰：「孔明是我之師，頃刻不可離。安可去也？」肅堅請孔明同去。玄德佯不許。孔明曰：「事急矣，請奉命一行。」玄德方纔許諾。魯肅遂別了玄德、劉備，與孔明登舟，望柴桑郡來。正是：「只因諸葛扁舟去，致使曹兵一旦休。」不知孔明此去畢竟如何，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諸葛亮舌戰羣儒 魯子敬力排衆議

說魯肅、孔明辭了玄德、劉備，登舟望柴桑郡來。一人在舟中共議。魯肅謂孔明曰：「先生見孫將軍，切不可實言。曹兵多將廣。孔明曰：『不須子敬叮嚀，亮自有對答之語。』及船到岸，肅請孔明於館驛中暫歇。先自往見孫權。權正聚武於堂上議事。聞魯肅回，急召入問曰：『子敬往江夏探聽虛實，若何？』肅曰：『已知其略。尙容徐稟。』權將曹操檄文示曰：『操昨遣使齋文至此，孤先發遣來使。現今會衆商議未定。』肅接檄文觀看，其略曰：「孤近承帝命，奉詔代罪。施南指劉琮，東手荊襄之民，望風歸順。今統雄兵百萬，上將千員，欲與將軍合讐於江夏，共伐劉備，同分土地。永結好，幸勿覩望。速賜回音！」魯肅看畢，曰：「主公尊意若何？」權曰：「未有定論。」張昭曰：「曹操擁百萬之衆，借天子之名，以四方拒之，不順且主公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既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勢不可敵。以愚之計，如納降爲萬安之策，衆謀士皆曰：『子布之言，正合天意。』孫權沈吟不語，張昭又曰：『主公不必多疑。如降操，則東吳安江南六郡可保矣。』孫權低頭不語，須臾，權起更衣。魯肅隨於權後，權知肅意，乃執肅手而言曰：『卿欲如何？』肅曰：『子敬賜我也。但操新得袁紹之衆，近又得荊州之兵，恐勢大難以抵敵。肅曰：『肅至江夏，引諸葛瑾之弟諸葛亮在。』主公可問之，便知虛實。權曰：『臥龍先生在此乎？』肅曰：『現在館驛中安歇。』權曰：『今日天晚，且未相見。來日聚文武於

端坐孔明逐一相見各問姓名施禮已畢坐於客位。張昭等見孔明丰神飄灑器宇軒昂料道此人必來游說。張昭先以言挑之曰：昭乃江東微末之士久聞先生高臥隆中自比管樂此語果有之乎？孔明曰：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昭曰：近聞劉豫州三顧先生於草廬之中。幸得先生以爲如魚得水思欲席捲荆襄。今一旦以屬曹操未審是何主意。孔明自思張昭乃孫權手下第一個謀士若不先難倒他如何說得孫權遂答曰：吾觀取漢上之地易如反掌。我主劉豫州躬行仁義不忍奪同宗之基業故力辭之。劉琮孺子聽信佞言暗自投降致使曹操得以猖獗今我王屯兵江夏別有良圖非等閒可知也。昭曰：若此是先生言行相違也。先生自比管樂管仲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樂毅扶持微弱之燕下齊七十餘城此二人者真濟世之才也。先生在草廬之中但笑傲風月抱膝危坐今既從事劉豫州當爲生靈興利除害勦滅亂賊且劉豫州未得先生之前尙且縱橫寰宇割據城池今得先生人皆仰望雖三尺童蒙亦謂彪虎生翼將見漢室復興曹氏卽滅矣。朝廷舊臣山林隱士無不拭目而待以爲拂高天之雲翳仰日月之光輝拯民於水火之中措天下於衽席之上在此時也。何先生自歸豫州曹兵一出棄甲拋戈望風而竄上不能報劉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輔孤子而據疆土乃棄新野走樊城敗富陽奔夏口無容身之地是豫州旣得先生之後反不如其初也。管仲樂毅果如是乎愚直之言幸勿見怪孔明聽罷啞然而笑曰：鵬飛萬里其志豈羣鳥能識哉譬如人染沈疴當先用糜粥以飲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脈轉調和形體漸安然後用肉食以補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氣脈和緩便投以猛藥厚味欲求安保誠爲難矣。吾主劉豫州向日軍敗於汝南寄跡劉表兵不滿千將止關張趙雲而已此正如病勢底贏已極之時也。新野山僻小縣人民稀少糧食鮮薄豫州不過暫借以容身豈真將坐守於此耶夫以甲兵不完城郭不固草不經練糧不繼日然而博望燒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淳曹仁輩心驚膽裂竊謂管仲樂毅之用兵未必過此至於劉琮降操豫州實出不知且又不忍乘亂奪同宗之基業此眞大仁大義也。當陽之敗豫州見有數十萬赴義之民扶老攜幼相隨不忍棄之日行十里不思進取江陵甘與同敗此大仁大義也寡不敵衆勝負乃其常事昔高祖數敗於項羽而垓下一戰成功此非韓信之良謀乎夫信久事高皇未嘗累勝蓋國家大計社稷安危是有主謀非此誇辯之徒虛譽欺人坐議立談無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誠爲天下笑耳這一篇言語說得張昭並無一言迴答座上忽一人抗聲問曰：今曹公兵屯百萬將列千員

龍驤虎視平吞江夏公以爲何如孔明視之乃虞翻也孔明曰曹操收袁紹蟻聚之兵劫劉表烏合之衆雖數百萬不足懼也虞翻冷笑曰軍敗於當陽計窮於夏口區區求救於人而猶言不懼此眞大言欺人也孔明曰劉豫州以數千仁義之師安能敵百萬殘暴之衆退守夏口所以待時也今江東兵精糧足且有長江之險猶欲使其主屈膝降賊不顧天下恥笑由此論之劉豫州眞不懼操賊者矣虞翻不能對座間又一人問曰孔明欲效儀秦之舌游說東吳耶孔明視之乃步驥也孔明曰步子山以蘇秦張儀爲辯士不知蘇秦佩六國相印張儀兩次相秦皆有匡扶人國之謀非比畏強凌弱懼刀避劍之人也君等聞曹操虛發詐僞之詞便畏懼請降敢笑蘇秦張儀乎步驥默然無語忽一人問曰孔明以曹操爲何如人也孔明視其人乃薛綜也孔明答曰曹操乃漢賊也又何必問綜曰公言差矣漢歷傳至今天數將終今曹公已有天下三分之二人皆歸心劉豫州不識天時強欲與爭正如以卵擊石安得不敗乎孔明厲聲曰薛敬文安得出此無父無君之言乎夫人生天地間以忠孝爲立身之本公旣爲漢臣則見有不臣人之當誓共戮之臣之道也今曹操祖宗叨食漢祿不思報效反懷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憤公乃以天數歸之眞無父無君人之也不足與語請勿復言薛綜滿面羞慚不能對答座上又一人應聲問曰曹操雖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是相國曹參之後劉豫州雖云中山靖王苗裔却無可稽考眼見只是纖蕪販屨之夫耳何足與曹操抗衡哉孔明視之乃陸續也孔明笑曰公非袁術座間懷橘之陸郎乎請安坐聽吾一言曹操旣爲曹相國之後則世爲漢臣矣今乃專權肆橫欺凌君父是不惟無君亦且蔑祖不惟漢室之亂臣亦曹氏之賊子也劉豫州堂堂帝胄當今皇帝按譜賜爵何云無可稽考且高祖起身亭長而終有天下織席販屨又何足爲辱乎公小兒之見不足與高士共語陸續語塞座上一人忽曰孔明所言皆強詞奪理均非正論不必再言且請問孔明治何經典孔明視之乃嚴畯也孔明曰尋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興邦立事且古耕莘伊伊釣渭子牙張良陳平之流鄧禹耿弇之輩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審其生平治何經典豈亦效書生區區於筆硯之間數黑論黃舞文弄墨而已乎嚴畯低頭喪氣而不能對忽又一人大聲曰公好爲大言未必真有實學恐適爲儒者所笑耳孔明視其人乃汝南程德樞也孔明答曰儒有君子小人之別君子之儒忠君愛國守正惡邪務使澤及當時名留後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務雕蟲專工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且如楊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閣而死

此所謂小人之儒也。雖日賦萬言，亦何取哉？程德樞不能對。衆人見孔明對答如流，盡皆失色。時座上張溫駱統二人，又欲問難，忽一人自外而入，厲聲言曰：「孔明乃嘗世奇才，君等以唇舌相難，非敬客之禮也。」曹操大軍臨境，不思退敵之策，乃徒鬪口耶？衆視其人，乃零陵人，姓黃，名蓋，字公覆，現爲東吳糧官。當時黃蓋謂孔明曰：「愚聞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言。何不將金石之論爲我主言之，乃與衆人辯論也？」孔明曰：「諸君不知世務，互相問難，不容不答耳。」於是黃蓋與魯肅引孔明入至中門，正遇諸葛瑾。孔明施禮，瑾曰：「賢弟既到江東，如何不來見我？」孔明曰：「弟旣事劉豫州，理宜先公後私。公事未畢，不敢及私。」望兄見諒。瑾曰：「賢弟見過吳侯，却來敍話，說罷，自去。」魯肅曰：「適間所囑，不可有誤。」孔明點頭應諾，引至堂上。孫權降階而迎，優禮相待。施禮畢，賜孔明坐。衆文武分兩行而立。魯肅立於孔明之側，只看他講話。孔明致玄德之意，畢偷眼看孫權，碧眼紫鬚，堂堂一表。孔明暗思：「此人相貌非常，只可激，不可說。」等他問時，用言激之便了。獻茶已畢，孫權曰：「多聞魯子敬談足下之才，今幸得相見，敢求教益。」孔明曰：「不才無學，有辱明問。」權曰：「足下近在新野，佐劉豫州與曹操決戰，必深知彼軍虛實。」孔明曰：「劉豫州兵微將寡，更兼新野城小無糧，安能與曹操相持？」權曰：「曹兵共有多少？」孔明曰：「馬步水軍約有一百餘萬。」權曰：「莫非詐乎？」孔明曰：「非詐也。曹操就兗州已有青州軍二十萬，平了袁紹，又得五六十萬中原新招之兵，三四十萬。今又得荊州之軍二三十萬，以此計之，不下一百五十萬。亮以百萬言之，恐驚江東之士也。」魯肅在旁，聞言失色，以目視孔明。孔明只做不見。權曰：「曹操部下戰將還有多少？」孔明曰：「足智多謀之士，能征擅戰之將，何止一二千人？」權曰：「今曹操平了荊楚，復有遠圖乎？」孔明曰：「卽今沿江下寨，準備戰船，不欲圖江東，待取何地？」權曰：「若彼若有吞併之意，戰與不戰，請足下爲我一決。」孔明曰：「亮有一言，但恐將軍不肯聽從。」權曰：「願聞高論。」孔明曰：「向者宇內大亂，故將軍起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除大難，略已平矣。近又新破荊州，威震海內。縱有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其不能，何不從衆謀士之論，按兵東甲北面而事之？」權未及答，孔明又曰：「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疑貳之見，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誠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降操？」孔明曰：「昔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帝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又安能屈處人下乎？」孫權聽了孔明此言，不覺勃然變色，拂衣而起，退入後堂。衆皆哂笑而散。魯肅責孔明曰：「先生何故出此言？」

是吾主寬洪大度，不卽面責先生之言，藐視吾主甚矣。孔明仰面笑曰：「何如此不能容物耶？我自有破曹之計，彼不問我，我故不言。」肅曰：「果有良策？」肅當請主公求教。孔明曰：「吾視曹操百萬之衆，如羣蟻耳。但我一舉手，則皆爲靈粉矣。」肅聞言，便入後堂見孫權。權怒氣未息，顧謂肅曰：「孔明欺吾太甚！」肅曰：「臣亦以此責孔明。孔明反笑主公不能容物，破曹之策，孔明不肯輕言。主公何不求之？」權曰：「喜曰：『原來孔明有良謀，故以言詞激我。』我一時淺見，幾誤大事。」便同魯肅重復出堂，再請孔明敘話。權見孔明謝曰：「適來冒瀆威嚴，幸勿見罪。」孔明亦謝曰：「亮言語冒犯，望乞恕罪。」權邀孔明入後堂，置酒相待。數巡之後，權曰：「曹操平生所惡者，呂布、劉表、袁紹、豫州與孤耳。今數雄已滅，獨豫州與孤尚存，孤不能以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與。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孔明曰：「豫州雖新敗，然關雲長猶率精兵萬人，劉琦領江夏戰土，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憊，近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縕也。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荊州士民附操者，迫於勢耳，非本心也。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力同心，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則荆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唯將軍裁之。」權大悅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吾意已決，更無他疑。即日商議起兵，共滅曹操。」遂令魯肅將此意傳諭文武官員，就送孔明於館驛安歇。張昭知孫權欲興兵，遂與衆議曰：「中了孔明之計也。」急入見權，曰：「昭等聞主公將興兵與曹操爭鋒，主公自思比袁紹若何？」曹操向日兵微將寡，能一鼓克袁紹，何況今日擁百萬之衆，南征豈可輕敵？若聽諸葛亮之言，妄動甲兵，此所謂負薪救火也。」孫權只低頭，不語。顧雍曰：「劉備因爲曹操所敗，故欲借我江東之兵以拒之。主公奈何爲其所用乎？」願聽子布之言。孫權沉吟未決，張昭等出。魯肅入見曰：「適張子布等又勸主公休動兵力，主降議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爲自謀之計耳。願主公勿聽也。」孫權尙在沉吟，肅曰：「主公若遲疑，必爲衆人誤矣。」權曰：「卿且暫退，容我三思。」肅乃退出。時武將或有要戰的，文官都是要降的，議論紛紛。不一旦說孫權退入內宅，寢食不安，猶豫不決。吳國太見權如此，問曰：「何事在心？」寢食俱廢。權曰：「今曹操屯兵於江漢，有下江南之意。問諸文武，或欲降者，或欲戰者，欲待戰來，恐寡不敵；衆欲待降來，又恐曹操不容。因此猶豫不決。」吳國太曰：「汝何不記吾姊臨終之語乎？」孫權如醉方醒，似夢初覺，想出這句話來，正是一追思國母臨終語，引得周郎立戰功。」畢竟說着甚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孫權決計破曹操

却說吳國太見孫權疑惑不決，乃謂之曰：「先姊遺言云：『伯符臨終有言，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瑜。』今何不請公瑾問之？」權大喜，卽遣使往鄱陽請周瑜議事。原來周瑜在鄱陽湖訓練水師，聞曹操大軍至漢上，便星夜回柴桑郡議軍機事。使者未發，周瑜已先到。魯肅與瑜最厚，先來接着，將前項之事細述一番。周瑜曰：「子敬休憂，瑜自有主張。今可速請孔明來相見。」魯肅上馬去了。周瑜方纔歇息，忽報張昭、顧雍、張紘步驟四人來相探。瑜接入堂中坐定，敍寒溫畢。張昭曰：「都督知江東之利害否？」瑜曰：「未知也。」昭曰：「曹操擁衆百萬，屯於漢上，昨傳檄文至此，欲請主公曾獵於江夏。雖有相吞之意，尚未露其形。」昭等勸王公且降之，庶免江東之禍。不想魯子敬從江夏帶劉備軍師諸葛亮至此，彼因自欲雪憤，特下說詞以激主公。子敬却執迷不悟，正欲待都督一決。瑜曰：「公等之見皆同否？」顧雍等曰：「所議皆同。」瑜曰：「吾亦欲降久矣。公等請回。明早見主公自有定議。」昭等辭去。少頃，又報程普、黃蓋、韓當等一班戰將來見。瑜迎入，各問慰訖。程普曰：「都督知江東早晚屬他人否？」瑜曰：「未知也。」普曰：「吾等自隨孫將軍開基創業，大小數百戰，方纔戰得六郡城池。今主公聽謀士之言，欲降曹操，此真可恥可惜之事。吾等甯死不辱，望都督勸主公決計興兵。吾等願效死戰。」瑜曰：「將軍等所見皆同否？」黃蓋忿然而起，以手拍額曰：「吾頭可斷，誓不降曹！」衆人皆曰：「吾等皆不願降。」瑜曰：「吾正欲與曹操決戰，安肯投降。」將軍等請回。瑜見主公自有定議，程普等別去，又未幾。諸葛瑾、呂範等一班兒文官相候。瑜迎入，講禮畢。諸葛亮自漢上來，言劉豫州欲結東吳，共伐曹操。文武商議未定。因舍弟爲使，瑾不敢多言，專候都督來決此事。瑜曰：「以公論之，若何？」瑾曰：「降者易安，戰者難保。」周瑜笑曰：「瑜自有主張。來日同至府下定議。」瑾等辭退。忽又報呂蒙、甘寧等一班兒來見。瑜請入，亦敍談此事。有要戰者，有要降者，互相爭論。瑜曰：「不必多言。來日都到府下公議。」衆乃辭去。周瑜冷笑不止。至晚，人報魯子敬引孔明來拜。瑜出中門迎入，敍禮畢，分賓主而坐。肅先問瑜曰：「今曹操驅衆南侵，和與戰二策，主公不能決。一聽於將軍，將軍之意若何？」瑜曰：「曹操以天子爲名，其師不可拒。且其勢大，未可輕敵。戰則必敗，降則易安。吾意已決。來日見主公，便當遣使納降。」魯肅愕然曰：「君言差矣。江東基業已歷二世，豈可一旦棄於他人？伯符遺言，外事付託將軍。今正欲仗將軍保全國家。」

爲泰山之靠，奈何亦從懦夫之議耶？瑜曰：江東六郡生靈無限，若罹兵革之禍，必有歸怨於我。故決計請降耳。肅曰：不然，以將軍之英雄，東吳之險固，操未必便能得志也。二人互相爭辨，孔明只袖手冷笑。瑜曰：先生何故哂笑？孔明曰：亮不笑別人，笑子敬不識時務耳。肅曰：先生如何反笑我不識時務？孔明曰：公瑾主意欲降操，甚爲合理。瑜曰：孔明乃識時務之士，必與吾有同心。肅曰：孔明你也如何說此？孔明曰：操極善用兵，天下莫敢當。向只有呂布、袁紹、袁術、劉表，敢與對敵。今數人皆被操滅，天下無人矣。獨有劉豫州不識時務，驗與爭衡。今孤身江夏，存亡未保，將軍決計降曹，可以保妻子，可以全富貴。國祚遷移付之天命，何足惜哉！魯肅大怒曰：汝教吾主屈膝受辱於國賊乎？孔明曰：愚有一計，並不勞牽羊擔酒，納土獻印，亦不須親自渡江，只須遣一介之使，扁舟送兩個人到江上，操若得此兩人，百萬之衆，皆卸甲捲旗而退矣。瑜曰：用何二人可退操兵？孔明曰：江東去此二人，如大木飘一葉，太倉減一粟耳。而操得之，必大喜而去。瑜又問：果用何二人？孔明曰：亮居隆中時，即聞操於漳河新造一臺，名曰銅雀，極其壯麗，廣選天下美女以實其中。操本好色之徒，久聞江東喬公有二女，長曰大喬，次曰小喬，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操曾發誓曰：吾一願掃平四海，以成帝業；一願得江東二喬，置之銅雀臺，以樂晚年。雖死無恨矣。今雖引百萬之衆，虎視江南，其實爲此二女也。將軍何不去羣喬公，以千金買此二女，差人送與曹操，操得二女，稱心滿意，必班師矣。此范蠡、西施之計，何不速爲之？瑜曰：操欲得二喬，有何證驗？孔明曰：曹操幼子曹植，字子建，下筆成文，操嘗命作一賦，名曰銅雀臺賦。賦中之意，早指他家合爲天子。誓取二喬。瑜曰：此賦公能記否？孔明曰：吾愛其文華美，嘗嘗記之。瑜曰：試請一誦。孔明卽時誦銅雀臺賦云：「從明后以嬉游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闊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直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立雙臺於左右兮，有玉龍與金鳳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俯皇都之宏麗兮。瞰雲霞之浮動，欣羣才之來萃兮。揚飛熊之吉夢，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雲天互其既立兮。家顯得乎雙達，揚仁化於宇宙兮。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爲威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竇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輝光，永尊貴而無極兮。等君壽於東皇，御龍旛以遨遊兮。遊鶯鶯而周章，恩化及乎四海兮。嘉物阜而民康，願斯臺之永固兮。樂終古而未央！」周瑜聽罷，勃然大怒，離座指北而罵曰：老賊欺吾太甚！孔明急起止曰：昔單于屢侵疆界，漢天

子許以公主和親。今何惜民間二女乎？瑜曰：「公有所不知。大喬是孫伯符將軍主婦，小喬乃瑜之妻也。孔明佯作惶恐之狀曰：『亮實不知，失口亂言，死罪死罪。』瑜曰：『吾與老賊誓不兩立。』孔明曰：『事須三思，免致後悔。』瑜曰：『吾承伯符寄託，安有屈身降操之理？適來所言，故相試耳。吾自離鄱陽湖，便有北伐之心。雖刀斧加頭，不易其志也。』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操賊。孔明曰：『若蒙不棄，願效犬馬之勞。早晚拱聽。』瑜策瑜曰：『來日入見主公，便議起兵。孔明與魯肅辭出，相別而去。次日清晨，孫權升堂。左邊文官張昭、顧雍等三十餘人，右邊武官程普、黃蓋等三十餘人，衣冠濟濟，劍佩鏘鏘，分班侍立。少頃，周瑜入見，禮畢。孫權問慰罷，瑜曰：『近聞曹操引兵屯漢上，馳書至此。主公尊意若何？』孔明檄文與周瑜看畢，笑曰：『老賊以我江東無人，敢如此相侮耶！』權曰：『君之意若何？』瑜曰：『王公會與衆文武商議否？』權曰：『連日議此，事有勸我降者，有勸我戰者，吾意未定，故請公瑾一決。』瑜曰：『誰勸主公降？』權曰：『張子布等皆主其意。』瑜卽問張昭曰：『願聞先生所以主降之意。』昭曰：『曹操挾天子而征四方，動以朝廷爲名。近又得荊州，威勢愈大。吾江东可以拒操者，長江耳。今操艨艟戰艦，何止千百？水陸並進，何可當之？不如且降，更圖後計。』瑜曰：『此迂儒之論也。江東自開國以來，今歷三世，安忍一日廢棄？』權曰：『若此計將安出？』瑜曰：『操雖託名漢室，實爲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仗父兄餘業，據有江東，兵精糧足，正當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暴，奈何降賊耶？且操今此來，多犯兵家之忌。北土未平，馬騰韓遂爲其後患；而操久於南征，一忌也。北軍不熟水戰，捨鞍馬，仗舟楫，與東吳爭衡，二忌也。又時值隆冬，威寒馬無藁草，三忌也。驅中國士卒，遠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忌也。操兵犯此四忌，雖多必敗。將軍擒操正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進屯夏口，爲將軍破之。』權瞿然起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所懼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誓不兩立。卿言當伐，甚合孤意。此天以卿授我也。』瑜曰：『臣爲將軍決一血戰，萬死不辭。只恐將軍狐疑不定，權拔佩劍砍面前奏案一角曰：『諸官將有再言降操者，與此案同。』言罷，便將此劍賜周瑜。卽封瑜爲大都督，程普爲副都督，魯肅爲贊軍校尉，如文武官將有不聽號令者，即以此劍誅之。瑜受了劍，對衆言曰：『吾奉主公之命，率衆破曹。諸將官吏來日俱於江畔行營聽令。如遲誤者，依七禁令五十四斬施行。』言罷，醉了。孫權起身出府。衆文武各無言而散。周瑜回到下處，便請孔明議事。孔明至，瑜曰：『今日府下公議已定，願求破曹良策。』孔明曰：『孫將軍心尚未穩，不可以決策也。』瑜曰：『何謂心不穩？』孔明曰：『心怯曹兵之多，懷寡不敵衆之意。將軍以軍數

開解使其了然無疑然後大事可成瑜曰先生之論甚善乃復入見孫權權曰公瑾夜至必有事故瑜曰來日調撥軍馬主公心有疑惑否權曰但憂曹操兵多寡不敵衆耳他無所疑瑜笑曰瑜特爲此特來開解主公主公因見操檄文言水陸大軍百萬故懷疑惑不復科其虛實今以實覈之彼將中國之兵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袁氏之衆亦止七八萬耳尙多懷疑未服夫以久疲之卒狐疑之衆其數雖多不足畏也瑜得五萬兵自足破之願主公勿以爲慮權撫瑜背曰公瑾此言足釋吾疑子布無謀深失孤望獨卿及子敬與孤同心耳卿可與子敬程普卽日選軍前進孤當續發人馬多載資糧爲卿後應卿前軍倘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親與曹賊決戰更無他疑周瑜謝出暗忖曰孔明早已料着吳侯之心其計畫又高我一頭久必爲江東之患不如殺之乃令人連夜請魯肅入帳言欲殺孔明之事肅曰不可今操賊未破先殺賢士是自去其助也瑜曰此人助劉備必爲江東之患肅曰諸葛瑾乃其親兄可令招此人同事東吳豈不妙哉瑜善其言次日平明瑜赴行營升中軍帳高坐左右立刀斧手聚集文官武將聽令原來程普年長於瑜今瑜爵居其上心中不樂是日乃託病不出令長子程咨自代瑜令衆將曰王法無親諸君各守乃職方今曹操弄權甚於董卓囚天子於許昌屯暴兵於境上吾今奉命討之諸君幸皆努力向前大軍到處不得擾民賞勞罰罪並不徇縱令畢卽差韓當黃蓋爲前部先鋒領本部戰船卽日起行前至三江口下寨別聽將令蔣欽周泰爲第二隊凌統潘璋爲第三隊太史慈呂蒙爲第四隊陸遜董襲爲第五隊呂範朱治爲四方巡警使催督六部官軍水陸並進尅期取齊調撥已畢諸將各自收拾船隻軍器起行程咨回見父程普說周瑜調兵動止有法普大驚曰吾素欺周郎懦弱不足爲將今能如此眞將才也我如何不服遂親詣行營謝罪瑜亦遜謝次日瑜請諸葛瑾謂曰令弟孔明有王佐之才如何屈身事劉備今幸至江東欲煩先生不惜齒牙餘論使我弟棄劉備而事東吳則主公旣得良輔而先生兄弟又得相見豈不美哉先生幸卽一行瑾曰瑾自至江東愧無寸功今都督有命敢不効力卽時上馬逕投驛亭來見孔明孔明接入哭拜各訴闊別之情瑾泣曰弟知伯夷叔齊乎孔明暗思此必周郎教來說我也遂答曰夷齊古之聖賢也瑾曰夷齊雖至餓死首陽山下兄弟二人亦在一處我今與你同胞共乳乃各事其主不能旦暮相聚視夷齊之爲人能無愧乎孔明曰兄所言者情也弟所守者義也弟與兄皆漢人今劉皇叔乃漢室之胄兄若能去東吳而與弟同事劉皇叔則上不愧爲漢臣而骨肉又得相聚此情義兩全

之策也。不識兄意以爲何如。瑾思曰：「我來說他，反被他說了我也。」遂無言回答。起身辭去。回見周瑜，細述孔明之言。瑜曰：「公意若何？」瑾曰：「吾受孫將軍厚恩，安肯相背？」瑜曰：「公既忠心事主，不必多言。吾自有伏孔明之言，正是『智與智逢，宜必合；才和才角，又難容』。」畢竟周瑜何計伏孔明，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蕤英會蔣幹中計

却說周瑜聞諸葛瑾之言，轉恨孔明，存心欲謀殺之。次日點齊軍將，入辭孫權。權曰：「卿先行，孤即起兵繼後。」瑜辭出，與程普、魯肅領兵起行，便邀孔明同往。孔明欣然從之，一同登舟，駕起帆檣，迤邐望夏口而進，離三江口五六十里。船依次第歇定，周瑜在中央下寨，岸上依西山結營，週圍屯住。孔明只在一葉小舟內安身。周瑜分撥已定，使人請孔明議事。孔明至中軍帳，敘禮畢，瑜曰：「昔曹操兵少，袁紹兵多，而操反勝紹者，因用許攸之謀，先斷烏巢之糧也。今探兵八十二萬，我兵只五六萬，安能拒之？亦必須先斷操之糧，然後可破。」已探知操軍糧草俱屯於聚鐵山。先生久居漢上，熟知地理，敢煩先生與關張子龍輩，吾亦助兵千人，星夜望聚鐵山斷操糧道。彼此各爲主人之事，幸勿推諉。孔明暗思此，因說我不動，設計害我，我若推諉，必爲所笑。不如應之，別有計議。乃欣然領諾。瑜大喜，孔明辭出。管肅密謂瑜曰：「公使孔明劫糧，是何意見？」瑜曰：「吾欲殺孔明，恐惹人笑，故借曹操之手殺之，以絕後患耳。」肅聞言，乃往見孔明，看他知也。不知只見孔明略無難色，整點軍馬，要行。肅不忍以言挑之，曰：「先生此去可成功否？」孔明笑曰：「水戰步戰，馬戰車戰，各盡其妙。何愁功績不成？非比江東公與周郎輩止一能也。」肅曰：「吾與公瑾何謂一能？」孔明曰：「吾聞江南小兒謠言云：『伏路把關，饒子敬臨江水戰。』有周郎公等於陸地，但能伏路把關，周公瑾但堪水戰，不能陸戰耳。」肅乃以此言告知周瑜。瑜怒曰：「何欺我不能陸戰耶？不用他去，我自引一萬馬軍，往聚鐵山斷操糧道。」肅又對此言告孔明。孔明笑曰：「公瑾令吾斷糧者，實欲使曹操殺吾耳。吾故以片言戲之。」公瑾便容納不下。目今用人之际，只願吳侯與劉使君同心，則攻可成。如各相謀害，大事休矣。操賊多謀，他生平慣斷人糧道，今如何不以重兵隄備？公瑾若去，必爲所擒。今只當先決水戰，挫動北軍銳氣，別尋妙計破之。望子敬善言以告公瑾，爲幸。魯肅遂連夜見周瑜，備述孔明之言。瑜搖首頓足曰：「此人見識勝吾十倍。今不除之後，必爲我國之禍。」肅曰：「今用人之際，望以

國家爲重。且待破曹之後。圖之未晚。瑜然其說。却說玄德分付劉琦守江夏。自領衆將引兵往夏口。遙望江南岸旗
旆隱隱。戈戟重重。料是東吳已動兵矣。乃盡移江夏之兵至樊口屯紮。玄德聚衆曰：「孔明一去東吳。杳無音信。不知
子體如何。誰人可去探聽虛實。回報？」糜竺曰：「竺願往。」玄德乃備羊酒禮物。令糜竺至東吳。以犒軍爲名。探聽虛實。竺
決命駕小舟順流而下。逕至周瑜大寨前。軍士入報。周瑜召入。竺再拜致意。玄德相敬之意。獻上酒禮。瑜受訖。設宴
款待。糜竺曰：「孔明在此已久。今願與同回。」瑜曰：「孔明方與我同謀破曹。豈可便去。吾亦欲見劉豫州。共議良策。奈
統大軍不可暫離。若豫州肯枉駕來臨。深慰所望。竺應諾。拜辭而回。肅問瑜曰：「公欲見玄德有何計議？」瑜曰：「玄德
此之梟雄。不可不除。吾今乘機誘至殺之。實爲國家除一後患。魯肅再三勸諫。瑜只不聽。遂傳密令。如玄德至。先埋
八刀斧手五十人於壁衣中。看我擲杯爲號。便出下手。卻說糜竺回見玄德。具言周瑜欲請主公到彼面會。別有商
談。玄德便教收拾快船一隻。只今便行。雲長諫曰：「周瑜多謀之士。又無孔明書信。恐其中有詐。不可輕去。」玄德曰：「我
一結東吳。以共破曹操。周郎欲見我。我若不往。非同盟之意。兩相猜忌。事不諧矣。」雲長曰：「兄長若堅意要去。弟願同
往。」張飛曰：「我也跟去。」玄德曰：「只雲長隨我去。翼德與子龍守寨。簡雍固守鄂縣。我去便回。分付畢。即與雲長乘小舟。
從者二十餘人。飛棹赴江東。玄德觀看江東艨艟戰艦。旌旗甲兵。左右分布整齊。心中甚喜。軍士飛報周瑜。劉豫
州來了。瑜問帶多少船隻來。軍士答曰：「只有一隻船。二十餘從人。」瑜笑曰：「此人命合休矣。」乃命刀斧手先埋伏定。然
後出塞迎接。玄德引雲長等二十餘人。直到中軍帳。敍禮畢。瑜請玄德上坐。玄德曰：「將軍名傳天下。備不才。何煩將
軍重禮。乃分賓主而坐。周瑜設宴相待。且說孔明偶來江邊。聞說玄德來此。與都督相會。吃了一驚。急入中軍帳。編
目。起身把蓋。猛見雲長按劍立於玄德背後。忙問何人。玄德曰：「吾弟關雲長也。」瑜驚曰：「非向日斬顏良、文醜者乎？」玄
德曰：「然也。」瑜大驚。汗流滿面。便斟酒與雲長。雲長把蓋少頃。魯肅入。玄德曰：「孔明何在？」肅子敬請來一會。瑜曰：「且待破了
曹操。與孔明相會。未遲。」玄德不敢再言。雲長以目視玄德。玄德會意。卽起身辭。瑜曰：「備暫告別。卽日破敵。收功之後。
當叩賀。」瑜亦不留。送出轅門。玄德別了周瑜。與雲長等來至江邊。只見孔明已在舟中。玄德大喜。孔明曰：「主公知

今日之危乎。玄德愕然曰：「不知也。」孔明曰：「若無雲長，主公幾爲周郎所害矣。」玄德方纔省悟，便請孔明同回樊口。孔明曰：「亮雖居虎口，安如泰山。今主公但收拾船隻，韋馬候用，以十一月二十甲子日後爲期，可令子龍駕小舟來南岸邊等候，切勿有誤。」玄德問其意，孔明曰：「但看東南風起，亮必還矣。」玄德再欲問時，孔明催促玄德作速開船，言訖，自回。玄德與雲長及從人開船，行不數里，忽見上流頭放下五六十隻船來，船頭上一員大將，橫矛而立，乃張飛也。因恐玄德有失，雲長獨力難支，持來接應。於是三人一同回寨，不在話下。却說周瑜送了玄德回至寨中，魯肅入問曰：「公旣誘玄德至此，爲何又不下手？」瑜曰：「關雲長世之虎將也，與玄德行坐相隨，吾若下手，他必來害我。」肅愕然，忽聽曹操遣使送書至，瑜喚入，使者呈上書，看時，封面上判云：「漢大丞相付周都督閱拆。」瑜大怒，更不開看，將書扯碎，擲於地上，喝斬來使。肅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瑜曰：「斬使以示威。」遂斬使者，將首級付從人持回，隨令甘甯爲先鋒，程當爲左翼，蔣欽爲右翼，瑜自部領諸將接應。來日四更造飯，五更開船，鳴鼓呐喊而進。却說曹操知周瑜毀書斬使，大怒，便喚蔡瑁、張允等一班荊州降將爲前部，操自爲後軍，催督戰船到三江口。早見東吳船隻蔽江而來，爲首一員大將，坐在船頭上，大呼曰：「吾乃甘甯也，誰敢來與我決戰！」蔡瑁令弟蔡壩前進，兩船將近，甘甯拈弓搭箭，望蔡壩射來，應弦而倒，遂驅船大進。萬弩齊發，曹軍不能抵當。右邊蔣欽、左邊韓當直衝入曹軍隊中，曹軍大半是青徐之兵，素不習水戰，大江面上戰船一擺，早立脚不住。甘甯等三路戰船縱橫水面，周瑜又催船助戰。曹軍中箭者，不計其數。從已時直到未時，周瑜雖得勝，只恐寡不敵衆，遂下令鳴金收住船隻。曹軍敗回，操登旱寨，再整軍士，喚蔡瑁、張允責之曰：「東吳兵少，反爲所敗，是汝等不用心耳。」蔡瑁曰：「荊州水軍久不操練，青徐之軍又素不習水戰，故爾致敗。今當先立水寨，令青徐軍在中，荊州軍在外，每日敎習精熟，方可用之。」操曰：「汝旣爲水軍都督，可以便宜從事，何必稟我？」於是張蔡二人自去訓練水軍，沿江一帶分二十四坐水門，以大船居於外，爲城郭，小船居於內，可通往來。至晚點上燈火，照得天心水面通紅，旱寨二百餘里，煙火不絕。却說周瑜得勝，回寨犒賞三軍，一面差人到吳侯處報捷。當夜，瑜登上高觀望，只見西邊火光接天，左右告曰：「此皆北軍燈火之光也。」瑜亦心驚。次日，瑜欲親往探看曹軍水寨，乃命收拾樓船一隻，帶着鼓樂，隨行健將數員，各帶強弓硬弩，一齊上船，迤邐前進，至操寨邊。瑜叫下了，上了石樓船，鼓樂齊奏，瑜暗窺他水寨，大驚曰：「此深得水軍之妙也！」問水軍都督是誰，左右曰：「蔡瑁、張允。」瑜

曰二人久居江東。諳習水戰。吾必先設計除此二人。然後可以破曹。正窺看間。早有曹軍飛報曹操。說周瑜偷看寨。操命縱船擒捉瑜。見水寨中旗號動。急教收起石頭。兩邊四下一齊輪轉櫓棹。望江面上如飛而去。比及曹寨船出時。周瑜的樓船已離了十數里遠。追之不及。回報曹操。操問衆將曰。昨日輸了一陣。挫動銳氣。今又被他探吾寨。吾當作何計破之。言未畢。忽帳下一人出曰。某自幼與周郎同窗交契。願憑二寸不爛之舌。往江東說此人降。曹操大喜。視之乃九江人姓蔣。名幹。字子翼。見爲帳下幕賓。操問曰。子翼與周公瑾相厚乎。幹曰。丞相放心。幹江左必要成功。操問要將何物去。幹曰。只消一童隨往。二僕駕舟。其餘不用。操甚喜。置酒與蔣幹送行。幹葛巾布。駕一隻小舟。徑到周瑜寨中。命傳報。故入蔣幹相訪。周瑜正在寨中議事。聞幹至。笑謂諸將曰。說客至矣。遂與衆附耳低言。如此如此。衆將應命而去。瑜整衣冠。引從者數百。皆錦衣花帽。前後簇擁而出。蔣幹引一青衣小童。昂然而來。瑜拜迎之。幹曰。公瑾別來無恙。瑜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耶。幹愕然曰。吾久別足下。特來敍。奈何疑我作說客也。瑜笑曰。吾雖不及師曠之聰。聞絃歌而知雅意。幹曰。足下待故人如此。便請告退。瑜笑而挽臂曰。吾但恐兄爲曹氏作說客耳。旣無此心。何速去也。遂同入帳。敍禮畢。坐定。卽傳令悉召江左英傑。與子翼相。須臾。文官武將各穿錦衣。帳下偏裨將校。都披銀鎧。分兩行而入。瑜都敍相見畢。就列於兩傍而坐。大張筵席。奏手中得勝之樂。輪換行酒。瑜告衆官曰。此吾同窗契友也。雖從江北到此。却不是曹家說客。公等勿疑。遂解佩劍。付太史慈曰。公可佩我劍。作監酒。今日宴飲。但敍朋友交情。如有提起曹操與東吳軍旅之事者。卽斬之。太史慈應諾。接劍坐於席上。蔣幹驚愕。不敢多言。周瑜曰。吾自領軍以來。滴酒不飲。今日見了故人。又無疑忌。當飲一醉。說罷。大暢飲。座上觥籌交錯。飲至半酣。瑜攜幹手。同步出帳外。左右軍士。皆金裝寶帶。持戈執戟。而立。瑜曰。吾之軍士。頗壯。否。幹曰。眞熊虎之士也。瑜又引幹到帳後。一望糧草堆如山積。瑜曰。吾之糧草。頗足備否。幹曰。兵精糧足。名不虛傳。瑜佯醉。大笑曰。想周瑜與子翼同學業時。不會望有今日。幹曰。以吾兄高才實。不爲過。瑜執幹手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必行。計必從。禍福共之。假使蘇秦張儀。陸賈酈生。復出口似懸河。如利刃。安能動我心哉。言罷。大笑。蔣幹面如土色。瑜復攜幹入帳。會諸將再飲。因指諸將曰。此皆江東之英傑。今此會可名羣英會。飲至天晚。點上燈燭。瑜自起舞劍作歌。歌曰。『丈夫處世。令立功名。立功名。令慰平生。慰平生。』

「今吾將醉，吾將醉今發狂吟。」歌罷，滿座歡笑。至夜深，幹辭曰：「不勝酒力矣。」瑜命撤席。諸將辭出。瑜曰：「久不與子翼同榻，今宵抵足而眠。於是佯作大醉之狀，攜幹入帳共寢。瑜和衣臥倒，嘔吐狼藉。蔣幹如何睡得着？伏枕聽時，軍中鼓打二更，起視殘燈尚明。看周瑜時，鼻息如雷。幹見帳內桌上堆着一卷文書，乃起牀偷視之，却都是往來書信。內有一封上寫蔡瑁、張允謹封。幹大驚，暗讀之。書略曰：「某等降曹非圖仕祿，迫於勢耳。今已賺北軍困於塞中，但得其便，即將操賊之首獻於麾下。早晚人到，便有闕報。幸勿見疑。先此敬覆。」幹思曰：「原來蔡瑁、張允結連東吳，遂將書暗藏於衣內。再欲檢看他書時，牀上周瑜翻身，幹急滅燈就寢。瑜口內含糊曰：『子翼，我數日之內，教你看曹賊之首。』幹強應之。瑜又曰：『子翼，且住！教你看曹賊之首及幹問之。』瑜又睡着。幹伏於牀上，將近四更，只聽得有人入帳。喚曰：『都督醒否？』周瑜夢中做忽覺之狀，故問那人曰：『牀上睡着何人？』答曰：『都督請子翼同寢。』何故忘却？瑜懊悔曰：『吾平日未嘗飲醉。昨日醉後失事，不知可曾說甚言語？』那人曰：『江北有人到此，瑜喝低聲便喚子翼。』蔣幹只裝睡着，瑜潛出帳，幹竊聽之。只聞有入在外曰：『張蔡二都督道急切不得下手，後面言語頗低，聽不真實。』少頃，瑜入帳，又喚子翼。蔣幹只是不應。蒙頭假睡。瑜亦解衣就寢。幹尋思：周瑜是個精細人，天明尋書不見，必然害我。睡至五更，幹起喚周瑜，瑜卻睡着。幹戴上巾帽，潛步出帳，喚了小童，徑出辕門。軍士問先生那裏去。幹曰：『吾在此恐誤都督事，權且告別。』軍士亦不阻當。幹下船，乘棹回見曹操。操問子翼幹事，若何？幹曰：『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詞所能動也。』曹怒曰：『事又不濟，反爲所笑。』幹曰：『雖不能說周瑜，却與丞相打聽得一件事，乞退左右。』幹取出書信，將上項事逐一說與曹操。操大怒曰：『二賊如此無禮！』即使喚蔡瑁、張允到帳下。操曰：『我欲使汝二人進兵。』瑁曰：『軍尚未會練熟，不可輕進。』操怒曰：『軍若練熟，吾首級獻於周郎矣。』蔡瑁、張允二人不知其意，驚慌不能回答。操喝武士推出斬之，須臾，戲頭帳下。操方省悟，曰：『吾中計矣。』後人有詩歎曰：『曹操奸雄不可當，一時詭計中周郎。蔡瑁賣主求生計，誰料今朝劍下亡。』衆將見殺了張蔡二人，入問其故。操雖心中計，却不肯認錯。乃謂衆將曰：『二人怠慢軍法，吾故斬之。衆皆嗟訝不已。』乃於衆將內選毛玠、于禁爲水軍都督，以代蔡瑁、張允之職。細作探知，報過江東。周瑜大喜曰：『吾所患者，此二人耳。今既勦除，吾無憂矣。』肅曰：『都督用兵如此，何愁曹賊不破乎？』瑜曰：『吾料諸將不知此計，獨有諸葛亮識見勝我。想此謀亦不能瞞也。子敬試以言挑之，看他知也。不知便當回報。』正是：『還將反間成功事，去試從旁冷眼人。』未知肅去。

問孔明還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用奇謀孔明借箭 獻密計黃蓋受刑

却說魯肅領了周瑜言語，逕來舟中，相探孔明。孔明接入小舟對坐。肅曰：「連日措辦軍務，有失聽教。」孔明曰：「便是亮亦未與都督贊喜。肅曰：「何喜？」孔明曰：「公瑾使先生來探亮，知也不知。便是這件事，可贊喜耳。」謊得魯肅失色，問曰：「先生何由知之？」孔明曰：「這條計，只好弄蔣幹。曹操雖被一時瞞過，必然便省悟。只是不肯認錯耳。今蔡張兩人既死，江東無患矣。如何不贊喜？」吾聞曹操換毛玠于禁爲水軍都督，則這兩個手裏，好歹送了水軍性命。魯肅聽了，開口不得把些言語支吾了半晌。別孔明而回。孔明囑曰：「望子敬在公瑾面前勿言亮先知此事。恐公瑾心懷妬忌，又要尋事害亮。魯肅應諾而去。回見周瑜，把上項事只得實說了。瑜大驚曰：「此人決不可留。吾決意斬之。」肅勸曰：「若殺孔明，却被曹操笑也。」瑜曰：「吾自有公道斬之。」教他死而無怨。肅曰：「以何公道斬之？」瑜曰：「子敬休問。來日便見。次日聚衆將於帳下，教請孔明議事。孔明欣然而至，坐定。瑜問孔明曰：「卽日將與曹軍交戰，水路交兵，當以何兵器爲先？」孔明曰：「大江之上，以弓箭爲先。」瑜曰：「先生之言甚合愚意。但今軍中正缺箭用，敢煩先生監造十萬枝箭，以爲應敵之具。此係公事，先生幸勿推却。」孔明曰：「都督見委，自當效勞。敢問十萬枝箭，何時要用？」瑜曰：「十日之內可完辦否？」孔明曰：「操軍卽日將至，若候十日，必誤大事。」瑜曰：「先生料幾日可完辦？」孔明曰：「只消三日，便可拜納十萬枝箭。」瑜曰：「軍中無戲言。」孔明曰：「怎敢戲都督？願納軍令狀。」三日不辦，甘當重罰。瑜大喜，喚軍政司當面取了文書，置酒相待。待軍事畢後，自有酬勞。孔明曰：「今日已不及來日造起。至第三日，可差五百小軍到江邊搬箭。飲了數杯，辭去。魯肅曰：「此人莫非詐乎？」瑜曰：「他自送死，非我逼他。今明白對衆要了文書，他便兩脣生翅，也飛不去。我只分付軍匠人等，教他故意遲延。凡應用物件，都不與齊備。如此必然誤了日期。那时定罪，有何理說？」公今可去探他虛實，却來回報。」肅領命來見孔明。孔明曰：「吾曾告子敬，休對公瑾說他必要害我。我不想子敬不肯爲我隱諱。今日果然又弄出事來。三日內如何造得十萬箭？」子敬只得救我。肅曰：「公自取其禍，我如何救得你？」孔明曰：「望子敬借我二十隻船，每船要軍士三十人。船上皆用青布爲幔，各束草千餘個，分布兩邊。吾別有妙用。第三日包管有十萬枝箭，只不可又教公瑾得知。若

彼知之。吾計敗矣。肅允諾。却不解其意。回報周瑜。果然不提起借船之事。只言孔明並不用箭竹翎毛膠漆等物。自有道理。瑜大疑曰：「且看他二日後如何回覆我。」却說魯肅私自撥輕快船二十隻。各船三十餘人。并布幔東草等物。盡皆齊備。候孔明調用。第一日却見孔明動靜。第二日亦只不動。至第三日四更時分。孔明密請魯肅到船中。肅問曰：「公召我來何意？」孔明曰：「特請子敬同往取箭。」肅曰：「何處去取？」孔明曰：「子敬休問。前去便見。」遂令將二十隻船。用長索相連。徑望北岸進發。是夜大霧漫天。長江之中。霧氣更甚。對面不相見。孔明促舟而進。果然是好大霧。前人有篇大霧垂江賦曰：「大哉長江西接岷峨。南控三吳。北帶九河。匯百川而入海。歷萬古以揚波。至若龍伯海。若江妃水母。長鯨千丈。天蠟九首。鬼怪異類。咸集而有蓋。夫鬼神之所憑依。英雄之所戰守也。時而陰陽既亂。昧爽不分。訝長空之一色。忽大霧之四屯。雖與薪而莫覩。惟金鼓之可聞。初若溟濛。纔隱南山之豹。漸而充塞。欲迷北海之鯢。然後上接高天。下垂厚地。渺乎蒼茫。浩乎無際。鯨鯢出水。而騰波蛟龍潛淵。而吐氣又如梅霖收溽。春陰釀寒。溟溟漠漠。浩浩漫漫。東失柴桑之岸。南無夏口之山。戰船千餘。俱沉淪於岩壑。漁舟一葉。驚出沒於波瀾。甚則穹昊無光。朝陽失色。返白晝而昏黃。變丹山而水碧。雖大禹之智。不能測其深淺。離婁之明。焉能辨乎咫尺。於是馮夷息浪。屏翳收功。魚鼈遁跡。鳥獸潛踪。隔斷蓬萊之島。暗闔閬闕之宮。恍惚奔騰。如驟雨之將至。紛紜雜沓。若寒雲之欲同。乃能中隱毒蛇。因之而爲瘴癘。內藏妖魅。憑之而爲禍害。降疾厄於人間。加風塵於塞外。小民遇之失傷。大人觀之感慨。蓋將返元氣於洪荒。混天地爲大塊。」當夜五更時候。船已近曹操水寨。孔明教把船隻頭西尾東。一帶擺開。就船上擂鼓呐喊。魯肅驚曰：「倘曹兵齊出。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料曹操於重霧中。必不敢出。吾等只顧酌酒取樂。待霧散便回。却說曹操寨中聽得擂鼓呐喊。毛玠子禁二人慌忙飛報。曹操操傳令曰：「重霧迷江。彼軍忽至。必有埋伏。切不可輕動。可撥水軍弓弩手亂箭射之。又差人往旱寨內喚張遼、徐晃各帶弓弩軍三千。火速到江邊助射。比及號令到來。毛玠子禁怕南軍搶入水寨。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少頃。旱寨內弓弩手亦到。約一萬餘人。盡皆向江中放箭。箭如雨發。孔明教把船用梢頭東尾西逼近水寨受箭。一面擂鼓呐喊。待至日高霧散。孔明令收船急回。二十隻船兩邊束草上排滿箭枝。孔明令各船上軍士齊聲叫曰：「謝丞相箭。」比及曹操寨內報知曹操時。這裏船輕水急。已放回二十餘里。追之不及。曹操懊悔不已。却說孔明回船。謂魯肅曰：「每船上箭約五六千矣。不費江東半分之力。」

「得十萬餘箭。明日卽將來射曹軍，却甚便。肅曰：先生眞神人也，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霧？」孔明曰：「爲將而不通天文，不識地理，不知奇門，不曉陰陽，不看陣圖，不明兵勢，是庸才也。亮於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霧，因此敢任三日之限。公瑾教我十日完辦，工匠料物都不應手。將這一件風流罪過，明是要殺我。我命係於天。公瑾焉能害我哉？」魯肅拜服，船到岸時，周瑜已差五百軍在江邊等候搬箭。孔明教於船上取之，可得十萬枝。都搬入中軍帳交納。魯肅入見周瑜，備說孔明取箭之事。瑜大驚，慨然歎曰：「孔明神機妙算，吾不如也！」後人有詩讚曰：「一天濃霧滿長江，遠近難分水渺茫。驟雨飛蝗來戰艦，孔明今日伏周郎。」少頃，孔明入寨見周瑜，瑜下帳迎之，稱羨曰：「先生神算，使人敬服。孔明曰：「謙謗小計，何足爲奇？」瑜邀孔明入帳共飲。瑜曰：「昨吾王遣使來催督進軍，瑜未有奇計，願先生教我。」孔明曰：「亮乃碌碌庸才，安有妙計？」瑜曰：「某昨觀曹操水寨，極其嚴整，有法非等閒可攻。思得一計，不知可否？」先生幸爲我一決之。孔明曰：「都督且休言，各自寫於手內，看同也不同。」瑜大喜，教取筆硯來，先自暗寫了，却送與孔明。孔明亦暗寫了兩個，移近坐榻，各出掌中之字，互相觀看，皆大笑。原來周瑜掌中字乃一「火」字，孔明掌中亦一「火」字。瑜曰：「既我兩個所見相同，更無疑矣。幸勿漏泄。」孔明曰：「兩家公事，豈有漏泄之理？」吾料曹操雖兩番經我這條計，然必不爲備。今都督儘行之可也。」飲罷分散，諸將皆不知其事。却說曹操平白地折了十五六萬箭，心中氣悶。荀攸進計曰：「江東有周瑜、諸葛亮二人，用計急切難破。可差人去東吳詐降，爲奸細，內應以通消息，方可圖也。」操曰：「此言正合吾意。汝料軍中誰可行此計？」攸曰：「蔡瑁被誅，蔡氏宗族皆在軍中。瑁之族弟蔡和、蔡琰爲副將，丞相可以恩結之，差往詐降。東吳必不見疑。操從之，當夜密喚二人入帳囑付曰：「汝二人可用些少軍去，去東吳詐降，但有動靜，使人密報。事成之後，重加封賞。」休懷二心。二人曰：「吾等妻子俱在荊州，安敢懷二心？」丞相勿疑。某一人必取周瑜、諸葛亮之首，獻於麾下。操厚賞之。次日，二人帶五百軍士，駕船數隻，順風望著南岸來。且說周瑜正理會進兵之事，忽報江北有船來到江口，稱是蔡瑁之弟蔡和、蔡中特來投降。瑜喚入，二人哭拜曰：「吾兄無罪，被操賊所殺。吾二人欲報兄仇，特來投降，望賜收錄。願爲前部。」瑜大喜，重賞二人，卽命與甘甯引軍爲前部。二人拜謝，以爲中計。瑜密喚甘甯分付曰：「此二人不帶家小，非真投降，乃曹操使來爲奸細者。吾今欲將計就計，教他通報消息。汝可懸勦相待，就裏提防。至出兵之日，先要殺他兩個祭旗。汝切須小心，不可有誤。甘甯領命而去。魯肅入見周瑜，曰：「蔡中、蔡和之降，多應是

詐不可收用。瑜叱曰：「彼因曹操殺其兄，欲報仇而來降。何詐之有？」你若如此多疑，安能容天下之士乎？肅默然而退。乃往告孔明。孔明笑而不言。肅曰：「孔明何故哂笑？」孔明曰：「吾笑子敬不識公瑾用計耳。大江隔遠，細作極難往來。操使蔡中蔡和詐降，竊探我軍中事。公瑾將計就計，正要他通報消息，兵不厭詐。公瑾之謀是也。」肅方纔省悟，却說周瑜夜坐帳中，忽見黃蓋潛入中軍來見周瑜。瑜曰：「公覆夜至，必有良謀見教。」蓋曰：「彼衆我寡，不宜久持。何不用火攻之？」瑜曰：「誰教公獻此計？」蓋曰：「某出自己意，非他人之所教也。」瑜曰：「吾正欲如此，故留蔡中蔡和詐降之人以通消息，但恨無一人爲我行詐降計耳。」蓋曰：「某願行此計。」瑜曰：「不受些苦，如何肯信？」蓋曰：「某受孫氏厚恩，雖肝膽塗地，亦無怨悔。」瑜拜而謝之曰：「君若肯行此苦肉計，則江東之萬幸也。」蓋曰：「某死亦無怨，遂謝而出。次日，周瑜鳴鼓大會諸將於帳下，孔明亦在座。周瑜曰：「操引百萬之衆，連絡三百餘里，非一日可破。今令諸將各領三個月糧草，準備禦敵。言未訖，黃蓋進曰：「莫說三個月，便支三十個月糧草，也不濟事。若是這個月破的，便破；若是這個月不能破，只可依張子布之言，棄甲倒戈，北面而降之耳。」周瑜勃然變色，大怒曰：「吾奉王公之命督兵破曹，敢有再言降者，必斬！」兩軍相敵之際，汝敢出此言，慢我軍心！不斬汝首，難以服衆。喝左右將黃蓋斬訖報來。黃蓋亦怒曰：「吾自隨破虜將軍縱橫東南已歷三世，那有你來？」瑜大怒，喝令速斬。甘寧進前告曰：「公覆乃東吳舊臣，望寬恕之。」瑜喝曰：「汝何敢多言！」亂吾法度！先叱左右將甘甯亂棒打出，衆官皆跪告曰：「黃蓋罪固當誅，但於軍不利。望都督寬恕，權且記罪，破曹之後斬亦未遲。」瑜怒未息，衆官苦苦告求，瑜曰：「若不看衆官面皮，決須斬首。」且免死，命左右拖翻打一百脊杖，以正其罪。衆官又告免，瑜推翻案桌，叱退衆官，喝教行杖。將黃蓋剥了衣服，拖翻在地，打了五十脊杖。衆官又復苦苦求免，瑜躍起指蓋曰：「汝敢小覷我耶？」且記下五十棍，再有怠慢，二罪俱罰，恨聲不絕而入帳中。衆官扶起黃蓋，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扶歸本寨，昏絕幾次。動問之人無不下淚。魯肅也往看問了來，至孔明船中，謂孔明曰：「今日公瑾怒責公覆，我等皆是佛部下，不敢犯顏苦諫。先生是客，何故袖手旁觀，不發一語？」孔明笑曰：「子敬欺我。肅與先生渡江以來，未嘗一事相欺。今何出此言？」孔明曰：「子敬豈不知公瑾今日毒打黃公覆，乃其計耶？如何要我勸他？」肅方悟，孔明曰：「不用苦肉計，何能瞞過曹操？今必令黃公覆去詐降，却教蔡中蔡和報知其事矣。」子敬見公瑾時，切勿言亮先知其事，只說亮也埋怨都督便了。肅辭去，入帳見周瑜，瑜邀入帳後。肅曰：「今日何故苦責黃公覆？」瑜曰：「諸將

否。肅曰：多有心中不安者。瑜曰：孔明之意若何？肅曰：他也埋怨都督忒情薄。瑜笑曰：今番須瞞過他也。肅曰：何謂也？瑜曰：今日痛打黃蓋乃計也。吾欲令他詐降，先預用苦肉計，瞞過曹操，就中用火攻之，可以取勝。肅乃暗思孔明之高見，却不敢明言。且說黃蓋臥於帳中，諸將皆來動問，蓋不言語，但長吁而已。忽報參謀闕澤來問，蓋令請入。內叱退左右。闕澤曰：將軍莫非要都督有仇？蓋曰：非也。澤曰：然則公之受責莫非苦肉計乎？蓋曰：何以知之？澤曰：某觀公瑾舉動已料着八九分。蓋曰：某受吳侯三世厚恩，無以爲報，故獻此計，以破曹操。肉雖受苦，亦無所恨。吾遍觀軍中，無一人可爲心腹者。唯公素有忠義之心，敢以心腹相告。澤曰：公之所告我，無非要我獻詐降書耳。蓋曰：實有此意，未知肯否。闕澤欣然領諾。正是：「勇將輕身思報主，謀臣爲國有同心。」未知闕澤所言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闕澤密獻詐降書 龍統巧授連環計

却說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貧好學，嘗借人書來看，看過一遍，便不遺忘。口才辨結，少有膽氣。孫權召爲參謀，與黃蓋最相善。蓋知其能言有膽，故欲使獻詐降書。澤欣然應諾。曰：大丈夫處世，不能立功建業，不幾與草木同儻乎？公旣捐軀報主，澤又何惜微生？黃蓋滾下牀來，拜而謝之。澤曰：事不可緩，即今便行。蓋曰：書已修下了，澤領了書，只就當夜扮作漁翁，駕小舟，望北岸而行。是夜寒星滿天，三更時分，早到曹軍水寨。巡江軍士擎住，連夜報知曹操。操曰：莫非是奸細麼？軍士曰：只一漁翁，自稱是東吳參謀。闕澤有機密事來見，操便教引將入來。軍士引闕澤至，只見帳上燈燭輝煌，曹操憑几危坐。問曰：汝既是東吳參謀，來此何幹？澤曰：人言曹丞相求賢若渴，今觀此問，甚不相合。黃公覆汝又錯尋思了也。操曰：吾與東吳旦夕交兵，汝私行到此，如何不問？澤曰：黃公覆乃東吳三世舊臣，今被周瑜於衆將之前，無端毒打，不勝忿恨。因欲投降丞相，爲報讎之計，特謀之於我。我與公覆情同骨肉，徑來爲獻密書，未知丞相肯容納否。操曰：書在何處？闕澤取書呈上。操拆書就燈下觀看，書略曰：「蓋受孫氏厚恩，本不當懷一心。然以今日事勢論之，用江東六郡之卒，當中國百萬之師，衆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吳將吏無論智愚，皆知其不可。周瑜小子，褊懷淺識，自負其能，輒欲以卵敵石，兼之擅作威福，無罪受刑，有功不賞，蓋係舊臣無端爲所摧辱，心實恨之。伏聞丞相誠心待物，虛懷納士，蓋願率衆歸降，以圖建功雪恥，糧草車仗隨船獻納，泣血拜白，萬勿見

疑」。曹操於几案上翻覆將書看了十餘次，忽然拍案大怒曰：「黃蓋用苦肉計令汝下詐降書，就中取事，却敢來戲侮我耶？」便教左右推出斬之。左右將鬪澤箠下，澤面不改容，仰天大笑。操教牽回，叱曰：「吾已識破奸計，汝何故哂笑？」澤曰：「吾不笑你，吾笑黃公覆不識人耳。」操曰：「何不識人？」澤曰：「殺傾殺，何必多言？」操曰：「吾自幼熟讀兵書，深知奸偽之道。汝這條計，只好瞞別人，如何瞞得我？」澤曰：「你且說書中那件事是奸計？」操曰：「我說出你那破綻，教你死而無怨。你對是真心獻書投降，如何不明約幾時？如今你有何理說？」澤聽罷，大笑曰：「虧汝不惶恐，敢自誇熟讀兵書，還不及早收兵回去了！儻若交戰，必被周瑜擒矣！」無學之輩，可惜吾屈死汝手。操曰：「何謂我無學？」澤曰：「汝不識機謀，不明道理，豈非無學？」操曰：「你且說我那幾般不是處？」澤曰：「汝無待賢之禮，吾何必言？但有死而已。」操曰：「汝若說得有理，我自然敬服。」澤曰：「豈不聞背主作竊，不可定期？儻今約定日期，急切下不得手，這裏反來接應，事必泄漏，但可覲便而打，豈可預期相訂乎？」汝不明此理，欲屈殺好人，真無學之輩也。操聞言，改容下席而謝曰：「某見事不明，誤犯尊威，幸勿樹懷。」澤曰：「吾與黃公覆傾心投降，如嬰兄之望父母，豈有詐乎？」操大喜曰：「若二人能建大功，他日受爵必在諸人之上。」澤曰：「某等非爲爵祿之而來，實應天順人耳。」操取酒待之，少頃，有人入帳，於操耳邊私語。操曰：「將書來看。」其人以密書呈上，操觀之，顏色頗喜。闕澤暗思：「此必蔡中、蔡和來報黃蓋受刑消息。」操故喜我投降之事爲眞實也。操曰：「煩勿樹懷。」澤曰：「吾與黃公覆約定先通消息，過江吾以兵接應。澤曰：「某已離江東，不可復還。」望丞相別遣機密人去，操曰：「若他人去，事恐泄漏。」澤再三推辭，良久乃曰：「若去則不可久停，便當行矣。」操賜以金帛，澤不受辭，別出營，再駕扁舟，重回江東來見黃蓋。細說前事，蓋曰：「非公能辯，則蓋徒受苦矣。」澤曰：「吾在甘甯寨中探蔡中、蔡和消息，蓋曰：「甚善。」先生再回江東與黃公覆約定先通消息，過江吾以兵接應。澤曰：「某已離江東，不可復還。」望丞相別遣機密人去，操曰：「若他人去，事恐泄漏。」澤再三推辭，良久乃曰：「若去則不可久停，便當行矣。」操賜以金帛，澤不受辭，別出營，再駕扁舟，重回江東來見黃蓋。細說前事，蓋曰：「非公能辯，則蓋徒受苦矣。」澤曰：「吾在甘甯寨中探蔡中、蔡和消息，蓋曰：「甚善。」吾等腹中之苦，汝豈知耶？」蔡和曰：「莫非欲背吳投曹耶？」闕澤失色，甘寧拔劍而起曰：「吾事已爲窺破，不可不殺。」甘寧意乃曰：「周公瑾只自恃其能，全不以我等爲念。我今被辱，羞見江東諸人。說罷，咬牙切齒，拍案大叫。澤乃塵與寧耳邊低語，寧低頭不言，長歎數聲。蔡和見澤寧皆有反意，以言挑之曰：「將軍何故煩惱？」先生有何不平？」澤曰：「吾等腹中之苦，汝豈知耶？」蔡和曰：「莫非欲背吳投曹耶？」闕澤失色，甘寧拔劍而起曰：「吾事已爲窺破，不可不殺。」甘寧意乃曰：「周公瑾只自恃其能，全不以我等爲念。我今被辱，羞見江東諸人。說罷，咬牙切齒，拍案大叫。澤乃公若有歸順之心，吾當引進。澤曰：「汝言果真乎？」一人齊聲曰：「安敢相欺？」寧佯喜曰：「若如此，是天賜其願也。」二蔡曰：

黃公覆與將軍被辱之事。吾已報知丞相矣。澤曰：吾已爲黃公覆獻書丞相，今特來見興霸，相約同降耳。幹曰：大丈夫既遇明主，自當傾心相投。於是四人共食，同論心事。二蔡卽時寫書密報曹操說：甘寧與某同爲內應，鬪澤另自修書，遣人密報曹操，書中具言黃蓋欲來，未得其便。但看船頭插青牙旗而來者，即是也。却說曹操連得二書，心中疑惑不定，聚衆謀士商議。曰：江左甘寧，被周瑜所辱，願爲內應，黃蓋受責，令鬪澤來納降，俱未可深信，誰敢直入周瑜寨中探聽？實信蔣幹進曰：某前日空往東吳，未得成功，深懷慚愧。今願捨身再往，務得實信，回報丞相。操大喜，卽時令蔣幹上船，幹駕小舟徑到江南水寨邊，便使人傳報。周瑜聽得幹又到，大喜曰：吾之成功，只在此人身上，遂囑咐魯肅請龐士元來，爲我如此如此。原來襄陽龐統字士元，因避亂寓居江東，魯肅曾荐之於周瑜。瑜未及往見，瑜先使肅問計於統，曰：破曹當用何策？統密謂肅曰：欲破曹兵，須用火攻。但大江面上一船着火，餘船四散，除非獻連環計，致他釘作一處，然後功可成也。肅以告瑜，瑜深服其論。因謂肅曰：爲我行此計者，非龐士元不可。肅曰：只怕曹操猾，如何去得？周瑜沉吟未決，正尋思沒個機會，忽報蔣幹又來。瑜大喜，一面分付龐統用計，一面坐於帳上。使人請幹，幹見不來，接心中疑慮，教把船於僻靜岸口繫纜，乃入寨見周瑜。瑜作色曰：子翼，何故欺吾太甚？蔣幹笑曰：吾想與你乃舊日弟兄，特來吐心腹事，何言相欺也？瑜曰：汝要說我降，除非海枯石爛。前番吾念舊日交情，請你痛飲一醉，留你同榻。你却盜吾私書，不辭而去，歸報曹操，殺了蔡瑁、張允，致使吾事不成。今日無故又來，必不懷好意。吾不看舊日之情，一刀兩段，本待送你過去，爭奈吾一二日間便要破曹賊，待留在軍中，又必有泄漏。便教左右送子莫往西山庵中歇息，待吾破了曹操，那時渡你過江，未遲。蔣幹再欲開言，周瑜已入帳後去了。左右取馬與蔣幹乘坐，送到西山背後小庵歇息。撥兩個軍人伏侍，幹於庵內心中憂悶，寢食不安。是夜星露滿天，獨步出庵後，只聽得讀書之聲，信步尋去，見山巖畔有草屋數椽，內射燈光。幹往窺之，只見一人挂劍燈前誦孫吳兵書。幹思此必異人也，叩戶請見。其人開門出迎，儀表非俗。幹問姓名，答曰：姓龐，名統，字士元。幹曰：莫非鳳雛先生否？統曰：然也。幹喜曰：久聞大名，今何僻居此地？答曰：周瑜自恃才高，不能容物，吾故隱居於此。公乃何人？幹曰：吾蔣幹也。統乃邀入草庵，共坐談心。幹曰：以公之才，何往不利？如肯歸曹，幹當引進。統曰：吾亦欲離江東久矣。公既有引進之心，卽今便當一行，如遲則周瑜聞之，必將見害。於是與幹連夜下山，至江邊尋着原來船隻，飛棹投江北。旣至操寨，幹先入見。

備述前事。操聞鳳雛先生來，親自出帳迎入分賓坐定。問曰：「周瑜年幼，恃才欺眾，不用良謀。操久聞先生大名，今得惠顧，乞不吝教誨。」統曰：「某素聞丞相用兵有法，今願一覩軍容。操教備馬邀統同觀旱寨。統與操並馬登高而望，於是又與同觀水寨，見向南分二十四座門，皆有艨艟戰艦列爲城郭，中藏小船，往來有巷，起伏有序。統笑曰：『丞相用兵如此，名不虛傳。』因指江南而言曰：『周郎、周郎！』寇期必亡。操大喜，固寨請入帳，置酒共飲。同說兵機，統高談雄辨，應答如流。操深敬服，懸歎相待。統佯醉曰：『敢問軍中有良醫否？』操問何用，統曰：『水軍多疾，須用良醫治之。』時操軍因不服水土，俱生嘔吐之疾，多有死者。操正慮此事，忽聞統言，如何不問？統曰：『丞相教練水軍之法甚妙，但可惜不全。』操再三請問，統曰：『某有一策，使大小水軍並無疾病，安穩成功。』操大喜，請問妙策。統曰：『大江之中，潮生潮落，風浪不息，北軍不慣乘舟，受此顛播，便生疾病。若以大船小船各皆配搭，或三十爲一排，或五十爲一排，首尾用鐵環連鎖，上鋪闊板，休言人可渡，馬亦可走矣。乘此而行，任他風浪潮水上下，復何懼哉？』曹操下席而謝曰：『非先生良謀，安能破東吳耶？』統曰：『愚淺之見，丞相自裁。』操即時傳令喚軍中鐵匠，連夜打造連環大釘，鎖住船隻，諸軍聞之，俱各喜悅。後人有詩曰：『赤壁鏖兵用火攻，連籌決策盡皆同。若非龐統連環計，公瑾安能立大功。』龐統又謂操曰：『某觀江左豪傑，多有怨周瑜者。某憑三寸舌，爲丞相說之，使皆來降。周瑜孤立無援，必爲丞相所擒。瑜既破，則劉備無所用矣。』操曰：『先生果能成大功，操請奏聞天子，封爲三公之列。』統曰：『某非爲富貴，但欲救萬民耳。丞相渡江，憤切殺害，操曰：『吾替天行道，安忍殺戮人民。』統拜求榜文，以安宗族。操曰：『先生家屬現居何處？』統曰：『只在江邊。若得此榜，可保全矣。』操命寫榜簽押付統，統拜謝曰：『別後可速進兵，休待周郎知覺。』操然之。統拜別至江邊，正欲下船，忽見岸上一人道袍竹冠，一把扯住統，曰：『你好大膽！黃蓋用苦肉計，閩澤下詐降書，你又來獻連環計，只恐燒不盡絕。你們把出這等毒手來，又好瞞曹操，也須瞞我不得。』統驚得龐魂飛魄散，正是：「莫道東南能制勝，誰云西北獨無人！」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宴長江曹操賦詩 鎮戰船北軍用武

却說龐統聞言喫了一驚，急回視其人，原來却是徐庶。統見是故人，心下方定，回顧左右無人，乃曰：「你若說破我計，可惜江南八十一州百姓，皆是你送了也！」庶笑曰：「此間八十二萬人馬，性命如何？」統曰：「元直真欲破我計耶？」庶曰：「吾感劉皇叔厚恩，未嘗忘報。曹操送死吾母，吾已說過終身不設一謀。今安肯破兄良策？只是我亦隨軍在此，兵敗之後，玉石不分，豈能免難？君當教我脫身之術。」我卽縫口遠避矣。統笑曰：「元直如此高見遠識，諒此有何難哉？」庶曰：「願先生賜教。統去徐庶耳邊略說幾句，庶大喜，拜謝。龐統別却徐庶下船，自回江東。且說徐庶嘗晚密使近人去各寨中暗布謠言：次日寨中三三五五交頭接耳而說。早有探事人報知曹操，說軍中傳言西涼州韓遂、馬騰謀反，殺奔許都來。操大驚，急聚衆謀士商議。曰：「吾引兵南征，心中所憂者，韓遂、馬騰耳。軍中謠言，雖未辨虛實，然不可不防。」言未畢，徐庶進曰：「庶蒙丞相收錄，恨無寸功報效。請得三千人馬，星夜往散關把住隘口，如有緊急，再行告報。」操喜曰：「若得元直去，吾無憂矣！」散關之上，亦有軍兵。公統領之，目下撥三千馬步軍，命臧霸爲先鋒，星夜前去，不可稽遲。徐庶辭了曹操，與臧霸便行。此便是龐統救徐庶之計。後人有詩曰：「曹操征南日日憂，馬騰韓遂起戈矛。鳳雛一語教徐庶，正似游魚脫釣鉤。」曹操自遣徐庶去後，心中稍安。遂上馬，先看沿江旱寨，次看水寨，乘大船一隻於中央，上建帥字旗號，兩旁皆列水寨。船上埋伏弓弩千張。操居於上。時建安十二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天氣晴明，平風靜浪。操令置酒設樂於大船之上。吾今夕欲會諸將，天色向晚，東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日。長江一帶，如橫素練。操坐大船之上，左右侍御者數百人，皆錦衣纏襖，荷戈執戟。文武衆官各依次而坐。操見南屏山色如畫，東視柴桑之境，西觀夏口之江南，望樊山北覲烏林，四顧空闊，心中歡喜。謂衆官曰：「吾自起義兵以來，與國家除兇去害，誓願掃清四海，削平天下，所未得者江南也。今吾有百萬雄師，更賴諸公用命，何患不成功耶？」收服江南之後，天下無事，與諸公共享富貴，以樂太平。文武皆起謝曰：「願得早奏凱歌，我等終身皆賴丞相福蔭。」操大喜，命左右行酒。飲至半夜，操酒酣，指南岸曰：「周瑜魯肅不識天時，今幸有投降之人，爲彼心腹之患。此天助吾也。」荀攸曰：「丞相勿言，恐有泄漏。」操大笑曰：「座上諸公，與近侍左右，皆吾心腹之人也。言之何礙？」又指夏口曰：「劉備、諸葛亮，汝不料蠟蟻之力，欲撼泰山，何其愚耶！」顧謂諸將曰：「吾今年五十四歲矣，如得江南，豈有所喜？」昔日喬公與吾至契，吾知其二女皆有國色，後不料爲孫策周瑜所娶。吾今新構銅雀臺於漳水之上，如得江南，富娶二喬，置之臺上，以娛暮年，吾願足矣！」言罷大笑。

唐人杜牧之有詩曰：「折戟沈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曹操正笑談間，忽聞鴉聲望南飛鳴而去。操問曰：「此鴉緣何夜鳴？」左右答曰：「鴉見月明，疑是天曉，故離樹而鳴也。」操又大笑。時操已醉，乃取槊立於船頭上，以酒奠於江中，滿飲三爵。橫槊謂諸將曰：「我持此槊，破黃巾，擒呂布，滅袁術，收袁紹，深入塞北，直抵遼東，縱橫天下，頗不負大丈夫之志也。今對此景，甚有感慨。吾嘗作歌，汝等和之。」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無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鳴，食野之萍。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皎皎如月，何時可轍。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鳥鵲南飛。遠樹二匝，無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歌罷，衆和之，共皆歡笑。忽坐間一人進曰：「大軍相當之際，將士用命之時，丞相何故出此不吉之言？」操視之，乃揚州刺史沛國相人，姓劉，名馥，字元穎。馥起自合淝，創立州治，聚逃散之民，立學校，廣屯田，興治教，久事曹操，多立功績。當下操橫槊問曰：「吾何有言不吉？」馥曰：「月明星稀，鳥鵲南飛。遠樹二匝，無枝可依。此不吉之言也。」操大怒曰：「汝安敢敗吾興！」手起一槊，刺死劉馥。衆皆驚駭，遂罷宴。次日，操酒醒，懊恨不已。馥子劉熙告請父屍歸葬，操泣曰：「吾昨因醉誤傷汝父，悔之無及。可以三公厚禮葬之。」又撥車士讓送靈柩。即日同葬。次日，水軍都督毛玠于禁詣帳下，請曰：「大小船隻俱已配搭連鎖，停當旗幟戰具，一一齊備。請丞相調遣。」魁日，進兵操至水軍中央，大戰船上坐定，喚集諸將，各各聽令。水旱二軍俱分五色旗號。水軍中央黃旗，毛玠于禁前軍；紅旗，張郃後軍；皂旗，呂虔左軍；青旗，文聘右軍；白旗，呂通馬步前軍；紅旗，徐晃後軍；皂旗，李典左軍；青旗，樂進右軍；白旗，夏侯淵、曹洪護衛往來監戰；使許褚、張遼其餘驍將各依隊伍令畢。水軍寨中發擂三通，各隊伍戰船分門而出。是日西北風驟起，各船拽起風帆，衝波激浪，穩如平地。北軍在船上躡躍施勇，刺槍使刀。前後左右各軍旗幟不雜，又有小船五十餘隻，往來巡警。操立於將臺之上，觀看調練，心中大喜，以為必勝之法。教且收住帆幔，各依次序回寨。操升帳，謂衆謀士曰：「若非天命助吾，安得鳳雛妙計，鐵索連舟，果然渡江如履平地？」程昱曰：「船皆連鎖，固是平穩。但彼若用火攻，難以迴避。不可不防。」操大笑曰：「程仲德誰有遠慮？却還有見不到處。荀攸曰：「仲德之言甚是。丞相何故笑之？」操曰：「凡用火攻，必藉風力。方今隆冬之際，但有西風北風，安有東風南風耶？」吾居於西北之上，彼兵皆在南岸。彼若用火，是燒自己之兵也。吾何懼哉？」若是十月小春之

時吾早已隄備矣。諸將皆拜伏曰：丞相高見。衆人不及，操願諸將曰：青徐燕代之衆，不慣乘舟。今非此計，安能涉大江之險？只見班部中二將挺身出曰：小將雖幽燕之人，也能乘舟。今願借巡船二十隻，直至北江口，奪旗鼓而還。以顯北軍亦能乘舟也。操視之，乃袁紹手下舊將焦觸、張南也。操曰：汝等皆生長北方，恐乘舟不便。江南之兵往來水上，習練精熟，汝勿輕以生命爲兒戲也。焦觸、張南大叫曰：如其不勝，甘受軍法。操曰：戰船盡已連鎖，惟有小舟，每舟可容二十人。只恐未便接戰。觸曰：若用大船，何足爲奇？乞付小舟二十餘隻，某與張南各引一半，只今日直抵江南水寨，須要奪旗斬將而還。操曰：吾與汝二十隻船，差撥精銳軍五百人，皆長槍硬弩，到來日天明，將大寨船出到江面上，遠爲之勢。更差文聘亦領三千隻巡船接應。汝回，焦觸、張南欣喜而退。次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已定，早聽得水寨中擂鼓鳴金，船皆出寨，分布水面。長江一帶青紅旗號交雜，焦觸、張南領船二十隻，穿寨而出，望江南進發。却說南岸隔日聽得鼓聲喧震，遙望曹操調練水軍，探事人報知周瑜。瑜往山頂觀之，操軍已收回。次日忽又聞鼓聲震天，軍士急登高觀望，見有小船衝波而來，飛報中軍。周瑜問帳下誰敢先出，韓當、周泰二人齊出，曰：某當權爲先鋒，破敵。瑜喜，傳令各寨嚴加守禦，不可輕動。韓當、周泰各引哨船五隻，分左右而出。却說焦觸、張南憑一勇之氣，飛棹小船而來。韓當胸披掩心手執長槍，立於船頭。焦觸船先到，便命軍士亂箭射。韓當船上射來，嘗用牌遮隔。焦觸拔長槍，與韓當交鋒。當手起一槍，刺死焦觸。張南隨後大叫趕來，隔斜裏周泰船出。張南挺槍立於船頭，兩面弓矢亂射。周泰一臂挽牌，一手提刀，兩船相離七八尺。泰卽飛身一躍，直躍過張南船上，手起刀落，砍張南於水中，亂殺駕舟軍士，衆船飛棹急回。韓當、周泰催船追趕，到半江中，恰與文聘船相遇。兩邊便擺定船廝殺。却說周瑜引衆將立於山頂，遙望江北水面艨艟戰船，排合江上旗幟號帶，皆有次序。回看文聘與韓當、周泰相持，韓當、周泰奮力攻擊，文聘抵敵不住，同船而走。韓周二人急催船追趕，周瑜恐二人深入重地，便將白旗招颶，令衆鳴金。二人乃揮棹而回。周瑜於山頂看隔江戰船，盡入水寨。瑜顧謂衆將曰：江北戰船加蘆葦之密，操又多謀，嘗用何計以破之？衆未及對，忽見曹軍寨中被風吹折中央黃旗，飄入江中。瑜大笑曰：此不祥之兆也！正觀之際，忽狂風大作，江中波濤拍岸，一陣風過，刮起旗角於周瑜臉上，拂過周瑜臉上，拂過瑜猛然想起一事在心，大叫一聲，往後便倒，口吐鮮血。諸急救起時，却早不省人事。正是：一時忽笑又忽叫，難使南軍破北軍。一畢竟周瑜性名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七星壇諸葛祭風 三江口周瑜縱火

却說周瑜立於山頂，觀望良久，忽然望後而倒，口吐鮮血，不省人事。左右救回帳中，諸將皆來動問，盡皆愕然，相顧見周瑜臥病，心中憂悶。來見孔明，言周瑜猝病之事。孔明曰：「公以爲何如？」肅曰：「此乃曹操之福，江東之禍也。」孔明笑曰：「公瑾之病，亮亦能醫。」肅曰：「誠如此，則國家萬幸。」即請孔明同去看病。肅先入看周瑜。瑜以被蒙頭而臥。肅曰：「都督病勢若何？」周瑜曰：「心腹攬痛，時復昏迷。」肅曰：「曾服何藥？」瑜曰：「心中嘔逆，藥不能下。」肅曰：「適來去望孔明，言能醫都督之病。現在帳外，煩來醫治，如何？」瑜命請入，教左右扶起，坐於牀上。孔明曰：「連日不晤君顏，何期貴體不安？」瑜曰：「人有旦夕禍福，豈能自保？」孔明笑曰：「天有不測風雲，人又豈能料乎？」瑜聞失色，乃作呻吟之聲。孔明曰：「都督心中似覺煩積否？」瑜曰：「然。」孔明曰：「必須用涼藥以解之。」瑜曰：「已服涼藥，全然無效。」孔明曰：「須先理其氣，氣若順，則呼吸之間自然痊可。」瑜料孔明必知其意，乃以言挑之曰：「欲得順氣，當服何藥？」孔明笑曰：「亮有一方，便教都督氣順。」瑜曰：「願先生賜教。」孔明索紙筆，屏退左右，密書十六字曰：「欲破曹公，宜用火攻。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寫畢，遞與周瑜曰：「此都督病源也。」瑜見了大驚，暗思孔明真神人也。早已知我心事，只索以實情告之。乃笑曰：「先生已知我病源，將用何藥治之？」事在危急，望卽賜教。孔明曰：「亮雖不才，遇異人傳授，奇門遁甲，天書可以呼風喚雨。都督若要東南風時，可於南屏山建一臺，名曰七星壇。高九尺，作三層，用一百二十人手執旗幡，圍繞壇於臺上作法。借三日三夜東南大風，助都督用兵。」何如？瑜曰：「休道三日三夜，只一夜大風，大事可成矣。只是事在目前，不可遲緩。」孔明曰：「十一月二十日甲子祭風，至二十二日丙寅風息，如何？」瑜聞言大喜，躍然而起，便傳令差五百精壯軍士，往南屏山築壇，撥一百二十人執旗守壇，聽候使令。孔明辭別出帳，與魯肅上馬，來南屏山相度地勢，令軍士取東南方赤土，築壇方圓一十四丈，每一層高三尺，共是九尺。下一層插二十八宿旗，東方七面白旗，按角亢氐房心尾箕，布蒼龍之形；北方七面白旗，按斗牛女虛危室壁，作玄武之勢；西方七面白旗，按奎婁胃昂畢觜參，踞白虎之威；南方七面紅旗，按井鬼柳星張翼，成朱雀之狀。第二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四卦，分八位而立。上一層用四人，各人戴東冕冠，穿皂羅。

袍鳳衣博帶朱履方裾前左立一人手執長竿竿尖上用鷄羽爲葆以招風信前右立一人手執長竿竿上繫七星號帶以表風色後左立一人捧寶劍後右立一人捧香爐壇下二十四人各持旌旗寶蓋大戟長戈黃旄白鉞朱旛皂纛環遶四面孔明於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沐浴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髮來到壇前分付魯肅曰子敬自往軍中相助公瑾調兵備亮所祈無應不可有怪魯肅別去孔明囑付守壇將士不許擅離方位不許交頭接耳不許失口亂言不許失驚打怪如違令者斬衆皆領命孔明緩步登壇觀瞻方位已定焚香於爐注水於孟仰天暗祝下壇入帳中少歇令軍士更替吃飯孔明一日上壇三次下壇三次却並不見有東南風且說周瑜請程普魯肅一班軍官在帳中伺候只等東南風起便調兵出一面關報孫權接應黃蓋已自準備火船二十隻船頭密布大釘船內裝載蘆葦乾柴灌以魚油上鋪硫磺硝焰引火之物各用青布油單遮蓋船頭上插青龍牙旗船尾各繫走舸在帳下聽候只等周瑜號令甘甯闕澤窩盤蔡和蔡中在水寨中每日飲酒不放一卒登岸周圍盡是東吳軍馬把得水泄不通只等帳上號令下來周瑜正在帳中坐議探子來報吳侯船隻離寨八十五里停泊只等都督好音瑜卽差魯肅遍告各部下官兵將士俱各收拾船隻軍器帆檣等物號令一出時刻休違倘有違誤卽按軍法衆兵將得令一個個磨掌擦掌準備廝殺是日看看近夜天色清明微風不動瑜謂魯肅曰孔明之言謬矣隆冬之時怎得東南風乎肅曰吾料孔明必不謬談將近二更時分忽聽風聲響旗幡轉動瑜出帳看時旗帶竟飄西北霎時間東南風大起瑜駭然曰此人有奪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測之術若留此人乃東吳禍根也及早殺却免生他日之憂急喚帳前護軍校尉丁奉徐盛二將各帶一百人徐盛從江內去了丁奉從旱路去都到南屏山七星壇前休閒長短拿住諸葛亮便行斬首將首級來請功二將領令徐盛下船一百刀斧手蕩開棹槳丁奉上馬一百弓弩手各跨征騎往南屏山來於路正迎着東南風起後人有詩曰「七星壇上臥龍登一夜東風江水騰不是孔明施妙計周郎安得逞才能」丁奉馬軍先到見壇上執旗將士當風而立丁奉下馬提劍上壇不見孔明慌問守壇將士答曰恰纔下壇去了丁奉忙下壇尋時徐盛船已到二人聚於江邊小卒報曰昨晚一隻快船停在前面灘口通閣却見孔明披髮下船那船望上水去了丁奉急令徐盛便分水陸兩路追襲徐盛教拽起滿帆搶風而使遙望前怒不遠徐盛在船頭上高聲大叫軍師休去都督有請只見孔明立於船尾大笑曰上覆都督好好用兵諸葛亮暫回夏口異日再容相

見徐盛曰：請暫少住，有要緊話。孔明曰：吾已料定都督不能容我，必來加害。預先教趙子龍來相接，將軍不必追趕。徐盛見前船無蓬，只顧趕去，看看至近，趙雲拈弓搭箭，立於船尾，大叫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奉令特來接軍師。你如何來追趕？本待一箭射死你來，顯得兩家失了和氣。教你知我手段！言訖，箭到處，射斷徐盛船上蓬索，那蓬墮下落水。其船便橫。趙雲却教自己船上拽起滿帆，乘順風而去。其船如飛，追之不及。岸上丁奉喚徐盛船近岸，言曰：諸葛亮神機妙算，人不可及。更兼趙雲有萬夫不當之勇。汝知他當陽長坂時否？吾等只索回報便了。於是二人回見周瑜，言孔明預先約趙雲迎接去了。周瑜大驚曰：此人如此多謀，使我曉夜不安矣。魯肅曰：且待破曹之後，却再圖之。瑜從其言，喚集諸將聽令。先教甘寧帶了蔡中並降卒沿南岸而走，只打北軍旗號，直取烏林地面，正當曹操屯糧之所，深入軍中，舉火爲號，只留下蔡和一人在帳下。我有用處。第二喚太史慈分付：你可領三千兵，直奔黃州地界，斷曹操合淝接應之兵，就逼曹兵放火爲號，只看紅旗便是吳侯接應兵到。這兩隊兵最遠，先發第三喚呂蒙領三千兵，去烏林接應甘寧，焚燒曹操寨柵。第四喚凌統領三千兵，直接彝陵界首，只看烏林起火，以兵應之。第五喚董襲領二千兵，直取漢陽，從漢川殺奔曹操寨中，看白旗接應。第六喚潘璋領三千兵，盡打白旗，往漢陽接應董襲。六隊船隻各自分路去了，却令黃蓋安排火船，使小卒馳書約曹操。今夜來降，一面撥戰船四隻，隨於黃蓋船後，接應第一隊領兵軍官韓當。第二隊領兵軍官周泰。第三隊領兵軍官蔣欽。第四隊領兵軍官陳武。四隊各引戰船二百隻，前面各排列火船二十隻。周瑜自與程普在大艨艟上督戰。徐盛、丁奉爲左右護衛，只留魯肅共闢澤及衆謀士守寨。程普見周瑜調軍有法，甚相敬服，却說孫權差使命持兵符至，說已差陸遜爲先鋒，直抵斬黃地面進兵。吳侯自爲後應。瑜又差人西山放火礮，南屏山舉號旗，各各準備停當。只等黃昏舉動，話分兩頭。且說劉玄德在夏口專候孔明回來，忽見一隊船到，乃是公子劉琦自來探聽消息。玄德請上敵樓坐定，說東南風起，多時子龍去接孔明，至今不見到。吾心甚憂。小校遙指樊口港上，一帆風送扁舟來到，必軍師也。玄德與劉琦下樓迎接，須臾船到。孔明子龍登岸，玄德大喜，問候畢。孔明曰：且無暇告訴別事，前者所約軍馬戰船，皆已辦否？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軍師調用。孔明便與玄德、劉琦升帳坐定。謂趙雲曰：子龍可帶三千軍馬渡江，徑取烏林小路，挾樹木蘆葦密處埋伏。今夜四更以後，曹操必然從那條路奔走。等他軍馬過，就半中間放起火來。雖然不殺他盡絕，也殺他一半。雲曰：烏

林有兩條路。一條通南郡。一條取荊州。不知向那條路來。孔明曰：「南郡勢迫。曹操不敢往。必來荊州。然後大軍投許昌而去。」雲領計去了。又喚張飛曰：「翼德可領三千兵渡江。截斷彝陵這條路去。葫蘆谷口埋伏。曹操不敢走南彝陵。必望北彝陵去。來日雨過。必然來埋鍋造飯。只看煙起。便就山邊放起火來。雖然捉不得曹操。翼德這場功料也不小。」飛領計去了。又喚糜竺、糜芳、劉封三人各駕船隻。遙江勦擒敗軍。奪取器械。三人領計去了。孔明起身。謂公子劉琦曰：「武昌一望之地。最爲緊要。公子便請回。率領所部之兵陳於岸口。操一敗必有逃來者。就而擒之。却不可輕離城郭。劉琦便辭玄德。孔明去了。孔明謂玄德曰：「主公可於樊口屯兵。憑高而望。坐看今夜周郎成大功也。」時雲長在側。孔明全然不睬。雲長忍耐不住。乃高聲曰：「關某自隨兄長征戰許多年來。未嘗落後。今日逢大敵。軍師却不委用。此是何意？」孔明笑曰：「雲長勿怪。某本欲煩足下把一個最緊要的隘口。怎奈有些違礙處。不敢教去。」雲長曰：「有何違礙？」願卽見諭。孔明曰：「昔日曹操待足下甚厚。足下當有以報之。今日操兵敗。必走華容道。若令足下去時。必然放他過去。因此不敢教去。」雲長曰：「軍師好心多。當日曹操果是重待某。某已斬顏良、誅文醜。解白馬之圍。報過他了。今日撞見。豈肯輕放？」孔明曰：「倘若放了時。却如何？」雲長曰：「願依軍法。」孔明曰：「如此。立下軍令狀。雲長便與了軍令狀。雲長曰：「若曹操不從那條路上來。如何？」孔明曰：「我亦與你軍令狀。雲長大喜。孔明曰：「雲長可於華容小路高山之處。堆積柴草。放起一把火煙。引曹操來。」雲長曰：「曹操望見煙。知有埋伏。如何肯來？」孔明笑曰：「豈不聞兵法虛實之論。操雖能用兵。只此可以瞞過他也。」他見煙起。將謂虛張聲勢。必然投這條路來。將軍休得容情。」雲長領了將令。引關平、周倉並五百校刀手。投華容道埋伏去了。玄德曰：「吾弟義氣深重。若曹操果然投華容道去時。只恐端的放了。」孔明曰：「亮夜觀乾象。操賊未合身亡。留這人情。教雲長做了。亦是美事。」玄德曰：「先生神算。世所罕及。孔明遂與玄德往樊口。看周瑜用兵。留孫乾、簡雍守城。却說曹操在大寨中與衆將商議。只等黃蓋消息。當日東南風起。甚緊。程昱入告曹操。曰：「今日東南風起。宜預隄防。」操笑曰：「冬至一陽生。來復之時。安得無東南風？何足爲怪！」軍將忽報江東一只小船來到。說有黃蓋密書。操急喚入。其人呈上書。書中訴說周瑜關防得緊。因此無計脫身。今有鄱陽湖新遲到糧。周瑜差蓋巡哨。已有方便。好歹殺江東名將獻首來降。只在今晚三更。船上插青龍牙旗者。卽糧船也。操大喜。遂與衆將來到水寨中。大船上。觀望黃蓋船到。且說江東天色向晚。周瑜喚出蔡和。令軍士縛倒。和叫無罪。瑜曰：「汝是何等人？」

敢來詐降。吾今缺少福物祭旗，願借你首級和抵賴不過。大叫曰：「汝家歸澤甘肅亦曾與謀？」瑜曰：「此乃吾之所使也。」蔡和悔之無及，瑜令捉至江邊，見旗下奠酒燒紙，一刀斬了蔡和，用血祭旗畢，便令開船。黃蓋在第三只火船上獨披掩心甲，手提利刃，旗上大書先鋒。黃蓋蓋乘一天順風，望赤壁進發。時東風大作，波浪洶湧。操在中軍遙望隔江，看看月上，照耀江水，如萬道金蛇翻波戲浪。操迎風大笑，自以爲得志。忽一軍指說江南隱隱一簇帆慢，使風來，操憑高望之，報稱皆插青龍牙旗，內中有大旗，大書先鋒。黃蓋名字，操笑曰：「公覆來降，此天助我也。」來船漸近，程昱觀望良久，謂操曰：「來船必詐。且休教近寨。」操曰：「何以知之？」程昱曰：「糧在船中，船必穩重。今觀來船輕而且浮，更兼今夜東南風甚緊，倘有詐謀，何以當之？」操省悟，便問誰去止之。文聘曰：「某在水上頗熟，願請一往。」言畢，跳下小船，用一手一指，十數隻巡船隨文聘船出，聘立在船頭，大叫丞相鈞旨。南船且休近寨，就江心拋住，衆軍齊喝快下了蓬。言未絕，弓弦響處，文聘被箭射中左臂，倒在船中。船上大亂，各自奔向南船。距操寨止隔二里水面，黃蓋用刀一招，前船一齊發火。火趁風威，風助火勢，船如箭發，煙焰障天。二十隻火船撞入水寨。曹寨中船隻一時盡着，又被鐵環鎖住，無處逃避。隔江礮響四下，火船齊到。但見三江面上火逐風飛，一派通紅，漫天徹地。曹操因觀岸上營寨，幾處煙火，黃蓋跳在小船上，背後數人駕舟冒煙突火來尋曹操。操見勢急，方欲跳上岸，忽張遼駕一小腳船，扶操下得船時，那隻大船已自着了。張遼與十數人保護曹操飛奔岸口。黃蓋望見穿絳紅袍者下船，料是曹操，乃催船速進。手提利刃，高聲大叫。曹賊休走！黃蓋在此。操叫苦連聲。張遼拈弓搭箭，覩着黃蓋較近，一箭射去。此時風正大，黃蓋在火光中那裏聽得弓弦響？正中眉窩，翻身落水。正是：「火厄感時遭水厄，棒瘡愈後患金瘡。」未知黃蓋性命如何，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諸葛亮智算華容 關雲長義釋曹操

却說當夜張遼一箭射黃蓋下水，救得曹操登岸，尋着馬匹走時，軍已大亂。韓當冒煙突火來攻水寨，忽聽得士卒報道，後梢船上一人高叫：「將軍表字？」韓當細聽，但聞高叫公義，救我。當曰：「此黃公覆也。急教救起。」見黃蓋負着箭傷，咬出箭桿，箭頭陷在肉內。韓當急爲脫去濕衣，用刀剜出箭頭，扯旗束之，脫自己戰袍與黃蓋穿了。先令別船送回。

大寨醫治。原來黃蓋深知水性，故大寨之時，和甲墮江，也逃得性命。却說當日滿江火滾，喊聲震地。左邊是韓當、蔣欽兩軍從赤壁西邊殺來，右邊是周泰、陳武兩軍從赤壁東邊殺來，正中是周瑜、程普、徐盛、丁奉大隊船隻都到。火須兵應，兵仗火威。此正是三江水戰。赤壁鏖兵，曹軍着槍中箭，火焚水濱者，不計其數。後人有詩曰：「魏吳爭鬪決雌雄，赤壁船樓一掃空。烈火初張雲照海，周郎曾此破曹公。」又有一絕云：「山高月小水茫茫，追歎前朝割據忙。南士無心迎魏武，東風有意便周郎。」不說江中鏖兵，且說甘寧令蔡中引入曹寨深處，寧將蔡中一刀砍於馬下，就草上放起火來。呂蒙遙望中軍火起，也放十數處火，接應甘寧。潘璋、董襲分頭放火呐喊，四下裏鼓聲大震。曹操與張遼引百餘騎在火林內走，看前面無一處不着，正走之間，毛玠救得文聘，引十數騎到操令軍尋路。張遼指道：「只有烏林地面空闊可走。」操徑奔烏林，正走間，背後一軍趕到，大叫：「曹賊休走！」火光中現出呂蒙旗號，操催軍馬向前，留張遼斷後，抵敵呂蒙。却見前面火把又起，從山谷中擁出一軍，大叫凌統在此。曹操肝膽皆裂，忽刺斜裏一彪軍到，大叫：「丞相休慌！」徐晃在此，彼此混戰一場。一路望北而走，忽見一隊軍馬屯在山坡前，徐晃出問，乃是袁紹手下降將馬延、張顓，有三千北地軍馬列寨在彼。當夜見滿天火起，未敢輕動，恰好接着曹操。操敎二將引一千軍馬開路，其餘留着護身。操得這枝生力軍，馬心中稍安。馬延、張顓二將飛騎前行，不到十里，喊聲起處，一彪軍出，爲首一將大呼曰：「吾乃東吳甘興霸也！」馬延正欲交鋒，早被甘寧一刀斬於馬下。張顓挺槍來迎，大喝一聲，韻措手不及，被寧手起一刀，翻身落馬。後軍飛報曹操，操此時指望合灘有兵救應，不想孫權在合灘路口望見江中火光，知是我軍得勝，便教陸遜舉火爲號。太史慈見了，與陸遜合兵一處，衝殺將來。操只得望彝陵而走，路上撞見張郃，操令斷後，縱馬加鞭，走至五更，回望火光漸遠。操心方定，問曰：「此是何處？」左右曰：「此是烏林之西，宜都之北。」操見樹木叢雜，山川險峻，乃於馬上仰面大笑不止。諸將問曰：「丞相何故大笑？」操曰：「吾不笑別人，單笑周瑜無謀。諸葛亮少智，若是吾用兵之時，預先在這裏伏下一軍，如之奈何？」說猶未了，兩邊鼓聲震動，火光冲天而起，驚得曹操幾乎墜馬，刺斜裏一彪軍殺出，大叫：「我趙子龍奉軍師將令，在此等候多時了！」操叫徐晃、張郃雙敵，趙雲自己冒煙突火而去。子龍不來追趕，只顧搶奪旗幟。曹操得脫，天色微明，黑雲罩地，東南風尚不息。忽然大雨傾盆，濕透衣甲。操與軍士冒雨而行，諸軍皆有飢色。操令軍士往村落中掠劫糧食，尋覓火種，方欲造飯。後面一軍趕到，操心甚慌，原來却是

李典許褚保護着衆謀士來到操大喜令軍馬且行問前面是那裏地面人報一邊是南彝陵大路一邊是北彝陵山路操問那裏投南郡江陵去近軍士稟曰取南彝陵過葫蘆口去最便操教走南彝陵行至葫蘆口軍皆飢餓行走不上馬亦困乏多有倒於路者操教前面暫歇馬上有帶得鑼鍋的也有村中掠得糧米的便就山邊揀乾處埋鍋造飯割馬肉燒吃盡皆脫去濕衣於風頭吹曬馬皆摘鞍野放咬噬草根操坐於疏林之下仰面大笑衆官問曰適來丞相笑周瑜諸葛亮引惹出趙子龍來又折了許多火馬如今爲何又笑操曰吾笑諸葛亮周瑜畢竟智謀不足若是我用兵時就這個去處也埋伏一彪軍馬以逸待勞我等縱然脫得性命也不免重傷矣彼見不到此我是以笑之正說間前軍後軍一齊發喊操大驚棄甲上馬衆軍多有不及收馬者早見四下火煙布合山口一軍擺開爲首乃燕人張翼德橫刀立馬大叫操賊走那裏去諸軍衆將見了張飛盡皆膽寒許褚騎無鞍馬來戰張飛張遼徐晃二將縱馬也來夾攻兩邊軍馬混戰做一團操先撥馬走脫諸將各自脫身張飛從後趕來操迤邐奔逃追兵漸遠回顧衆將多已帶傷正行間軍士稟曰前面有兩條路請問丞相從那條路去操問那條路近軍士曰大路稍平却遠五十餘里小路投華容道却近五十餘里只是地窄路險坑坎難行操令人上山觀望回報小路山邊有數處煙起大路並無動靜操教前軍便走華容道小路諸將曰烽煙起處必有軍馬何故反走這條路操曰豈不聞兵書有云虛則實之實則虛之諸葛亮多謀故使人於山僻燒煙使我軍不敢從這條山路走他却伏兵於大路等着吾料已定偏不教中他計諸將皆曰丞相妙算人所不及遂勒兵走華容道此時人皆飢倒馬盡困乏焦頭爛額者扶策而行中箭着槍者勉強而走衣甲濕透個個不全軍器旗旛紛紛不整大半皆是彝陵道上被趕得慌只騎得充馬鞍繩衣服盡皆拋棄正值隆冬嚴寒之時其苦何可勝言操見前軍停馬不進問是何故回報曰前面山僻路小因早晨下雨坑塹內積水不流泥陷馬蹄不能前進操大怒叱曰軍旅逢山開路遇水搭橋豈有泥潭不堪行之埋傳下號令教老弱中傷軍士在後慢行強壯者擔土束柴搬草運蘆墳塞道路務要即時行動如違令者斬衆軍只得都下馬就路旁砍伐竹木填塞山路操恐後軍來趕令張遼許褚徐晃引百騎執刀在手但遲慢者便斬之操喝令人馬沿棧而行死者不可勝數號哭之聲於路不絕操怒曰生死有命何哭之有如再哭者立斬二停人馬一停落後一停填了溝壑一停跟隨曹操過了險峻路稍平坦操回顧止有三百餘騎隨後並無衣甲袍鎧整齊者操

催速行。衆將曰：「馬盡乏矣，只好少歇。」操曰：「趕到荊州，將息未遲。又行不到數里，操在馬上揚鞭大笑。衆將問：『丞相何又大笑？』操曰：『人皆言周瑜、諸葛亮足智多謀，以吾觀之，到底是無能之輩。若使此處伏一旅之師，吾等皆束手受縛矣。』言未畢，一聲礮響，兩邊五百校刀手，擺開爲首。大將關雲長提青龍刀，跨赤兔馬，截住去路。操望見了，亡魂喪膽，面面相覩。操曰：『既到此處，只得決一死戰。』衆將曰：『人縱然不怯，馬力已乏，安能復戰？』程昱曰：『某素知雲長傲上而不忍下，欺強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義素著。丞相昔日有恩於彼，今只親自告之，可脫此難。』操從其說，即縱馬向前，身謂雲長曰：『將軍別來無恙。雲長亦欠身答曰：『關某奉軍師將令，等候丞相多時。』操曰：『曹操兵敗勢危，到此無路，望將軍以昔日之情爲重。』雲長曰：『昔日關某雖蒙丞相厚恩，然已斬顏良、誅文醜，解白馬之危，以奉報矣。今日之事，豈敢以私廢公。』操曰：『五關斬將之時，還能記否？大丈夫以信義爲重。將軍深明春秋，豈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雲長是個義重如山之人，想起當日曹操許多恩義，與後來五關斬將之事，如何不動心？又見曹軍惶惶，皆欲垂淚，越發心中不忍。於是把馬頭勒回，謂衆軍曰：『四散擺開！這個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見雲長回馬，便和衆將一齊衝將過去。雲長回身時，曹操已與衆將過去了。雲長大喝一聲，衆軍皆下馬，哭拜於地。雲長愈加不忍，正猶豫間，張遼驟馬而至，雲長見了，又動故舊之情，長歎一聲，並皆放去。後人有詩曰：『曹瞞兵敗走華容，正與關公狹路逢。只爲當初恩義重，放開金鎖走蛟龍。』曹操旣脫華容之難，行至谷口，回顧所隨軍兵，止有一十七騎。比及天晚，已近南郡。火把齊明，一簇人馬擋路。操大驚曰：『吾命休矣！』只見一羣哨馬衝到，方認得是曹仁軍馬。操纔心安，曹仁接着，言雖知兵敗，不敢遠離，只得在附近迎接。操曰：『幾與汝不相見也！』於是引衆入南郡安歇。隨後張遼也到，說雲長之德，操點將校中傷者極多。操皆令將息。曹仁置酒與操解悶，衆謀士俱在座。操忽仰天大慟，衆謀士曰：『丞相於虎窟中逃難之時，全無懼怯；今到城中，人已得食，馬已得料，正須整頓軍馬，復讎，何反痛哭？』操曰：『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決不使我有此大失也！』遂捶胸大哭曰：『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衆謀士皆默然自慚。次日，操喚曹仁曰：『吾今暫回許都，收拾軍馬，必來報仇。汝可保全南郡，吾有一計密留在此，非急休開。急則開之，依計而行使。』東吳不敢正視南郡，仁曰：『合灘襄陽誰可保守？』操曰：『荊州託汝管領，襄陽吾已撥夏侯惇把守。合灘最爲緊要之地，吾令張遼爲主將，樂進、李典爲副將，保守此地。但有緩急，飛報將來，操分撥已定。』遂上馬引衆奔回許昌。荊州原降文武

各官依舊帶回許昌調用。曹仁自遣曹洪據守彝陵南郡以防周瑜却說關雲長放了曹操引軍自回此時諸路軍馬皆得馬匹器械錢糧已回夏口獨雲長不獲一人一騎空身回見玄德孔明正與玄德作賚忽報雲長至孔明忙離坐席執盃相迎曰且喜將軍立此蓋世之功除普天下之大害合宜遠接慶賀雲長默然孔明曰將軍莫非因吾等不曾遠接故爾不樂回顧左右曰汝等緣何不先報雲長曰關某特來請死孔明曰莫非曹操不會投華容道上云長曰是從那裏來關某無能因此被他走脫孔明曰擎得甚將士來雲長曰皆不會擎孔明曰此是雲長想曹操昔日之恩故意放了但既有軍令狀在此不得不按軍法遂叱武士推出斬之正是「拚將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義名」未知雲長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曹仁大戰東吳兵 孔明一氣周公瑾

可說孔明欲斬雲長玄德曰昔吾三人結義時誓同生死今雲長雖犯法不忍違却前盟望權記過容將功贖罪孔明方纔饒了且說周瑜收軍點將各各敍功申報吳侯所得降卒盡皆發付渡江大犒三軍遂進兵攻取南郡前隊臨江下寨前後分五營周瑜居中瑜正與衆商議征進之策忽報劉玄德使孫乾來與都督作賚瑜命請入乾施禮華言主公特命乾拜謝都督大德有薄禮上獻瑜問曰玄德在何處乾答曰現移兵屯油江口瑜驚曰孔明亦在油江否乾曰孔明與主公同在油江瑜曰足下先回某自來相謝也瑜收了禮物發付孫乾先回肅曰却纔都督爲何大驚瑜曰劉備屯兵油江必有取南郡之意我等費了許多軍馬用了許多錢糧目下南郡唾手可得彼等心懷不仁要就現成須放着周瑜不死肅曰當用何策退之瑜曰吾自去和他說話好便好不好時不等他取南郡先結果了劉備肅曰某願同往於是瑜與魯肅引三千輕騎徑投油江口來先說孫乾回見玄德言周瑜將親來相謝玄德乃問孔明曰來意若何孔明笑曰那裏爲這些薄禮肯來相謝只爲南郡而來玄德曰他若提兵來何以待之孔明曰他來便可如此如此答應遂於油江口擺開戰船岸上列着軍馬人報周瑜魯肅引兵來到孔明使趙雲領數騎來接瑜見軍勢雄壯心甚不安行至營門外玄德孔明迎入帳中各敍禮畢設宴相待玄德舉酒致謝鑿兵之奉酒工數巡瑜曰豫州移兵在此莫非有取南郡之意否玄德曰聞都督欲取南郡故來相助若都督不取備必取之瑜

笑曰吾東吳久欲併吞漢江今南郡已在掌中如何不取玄德曰勝負不可預定曹操臨歸令曹仁守南郡等處必有奇計更兼曹仁勇不可當但恐都督不能取耳瑜曰吾若取不得那時任從公取玄德曰子敬孔明在此爲證都督休悔魯肅躊躇未對瑜曰大丈夫一言既出何悔之有孔明曰都督此言甚是公論先讓東吳去取若不下主公取之有何不可瑜與肅辭別玄德孔明上馬而去玄德問孔明曰却纔先生教備如此回答雖一時說了展轉尋思於理未然我今孤窮一身無置足之地欲得南郡權且容身若先教周瑜取了城池已屬東吳矣却如何得住孔明大笑曰當初亮勸主公取荊州主公不聽今日却想耶玄德曰前爲景升之地故不忍取今爲曹操之地理合取之孔明曰不須主公憂慮儘着周瑜去廝殺早晚教主公在南郡城中高坐玄德曰計將安出孔明曰只須如此如此玄德大喜只在江口屯紮按兵不動却說周瑜魯肅回寨肅曰都督如何亦許玄德取南郡瑜曰吾彈指可得南郡落得虛做人情隨問帳下將士誰敢先取南郡一人應聲而出乃蔣欽也瑜曰汝爲先鋒徐盛丁奉爲副將撥五千精銳軍馬先渡江吾隨後引兵接應且說曹仁在南郡分付曹洪守彝陵以爲犄角之勢人報吳兵已渡漢江仁曰堅守勿戰爲上驍騎牛金奮然進曰兵臨城下而不出戰是怯也况吾兵新敗正當重振銳氣某願借精兵五百決一死戰仁從之令牛金引五百軍出戰丁奉縱馬來迎約戰四五合奉詐敗牛金引軍追趕入陣奉指揮衆軍士裹圍牛金於陣中金左右衝突不能得出曹仁在城上望見牛金在核心遂披甲上馬引麾下壯士數百騎出城奮力揮刀殺入吳陣徐盛迎戰不能抵當曹仁殺到核心救出牛金同顧尚有數十騎在陣不能得出遂復翻身殺入救出重圍正遇蔣欽攔路曹仁與牛金奮力衝散仁弟曹純亦引兵接應混殺一陣吳軍敗走曹仁得勝而回蔣欽兵敗回見周瑜瑜怒欲斬之衆將告免瑜卽點兵要親與曹仁決戰甘寧曰都督未可造次今曹仁令曹洪據守彝陵爲犄角之勢某願以精兵三千徑取彝陵都督然後可取南郡瑜服其論先教甘寧引三千兵攻打彝陵早有細作時曹純牛金兵到兩下相合圍了彝陵探馬飛報周瑜說甘寧困於彝陵城中瑜大驚程普曰可急分兵救之瑜曰此地正當衝要之處若分兵去救倘曹仁引兵來襲奈何呂蒙曰甘興霸乃江東大將豈可不救瑜曰吾欲自往救

但留何人在此。代當吾任。蒙曰。留凌公續當之。蒙爲前驅。都督斷後。不須十日。必奏凱歌。瑜曰。未知凌公續肯暫代吾任否。凌統曰。若十日爲期可當之。十日之外。不勝其任矣。瑜大喜。遂留兵萬餘。付與凌統。即日起大兵。投彝陵。朱蒙謂瑜曰。彝陵南僻小路。取南郡極便。可差五百軍去砍倒樹木。以斷其路。彼軍若敗。必走此路。馬不能行。必棄而走。吾可得其馬也。瑜從之。差軍去訖。大兵將至彝陵。瑜問誰可突圍而入。以救甘寧。周泰願往。即時綽刀縱馬。直殺入曹軍之中。徑到城下。甘甯望見周泰至。自出城迎之。泰言都督自提兵至。甯傳令教軍士嚴裝飽食準備。內應。却說曹洪。曹純。牛金聞周瑜兵將至。先使人往南郡報知曹仁。一面分兵拒敵。及吳兵至。曹兵迎之。比及交鋒。甘用周泰分兩路殺出。曹兵大亂。吳兵四下掩殺。曹洪。曹仁。牛金果然投小路而走。却彼亂柴塞道。馬不能行。盡皆棄而走。吳兵得馬五百餘匹。周瑜驅兵星夜趕到南郡。正遇曹仁軍來救彝陵。兩軍接着。混戰一場。天色已晚。各自收兵。曹仁固城中。與衆商議。曹洪曰。目今失了彝陵。勢已危急。何不拆丞相遺計。觀之。以解此危。曹仁曰。汝言正合吾意。遂拆書觀之。大喜。便傳令教五更造飯。平明。大小軍馬盡皆棄城。城上遍插旌旗。虛張聲勢。軍分三門而出。却說周瑜救出甘甯。陳兵於南郡城外。見曹兵分三門而出。瑜上將臺觀看。只見女牆邊虛插旌旗。無人守護。又見軍士腰下各束縛包裹。瑜暗忖。曹仁必先準備走路。遂下將臺號令。分布兩軍爲左右翼。如前軍得勝。只顧向前追趕。但待鳴金方許退步。命程普督後軍。瑜親自引軍取城。對陣鼓聲響處。曹洪出馬搦戰。瑜自至門旗下。使韓當出馬與曹洪交鋒。戰到三十餘合。洪敗走。曹仁自出接戰。周泰縱馬相迎。鬪十餘合。仁敗走。陣勢錯亂。周瑜麾兩翼軍殺上。曹軍大敗。瑜自引軍追至南郡城下。曹軍皆不入城。望西北而走。韓當。周泰引前部盡力追趕。瑜見城門大開。城上又無人。遂令衆軍搶城。數十騎當先而入。瑜在背後縱馬馳入。陳矯在敵樓上。望見周瑜親自入城。暗暗喝采。道丞相妙算如神。一聲梆子響。兩邊弓弩齊發。勢如驟雨。爭先入城的。都顛入陷坑內。周瑜急勒馬回時。被一弩箭正射中左肋。翻身落馬。牛金從城中殺出來。捉周瑜。徐盛。丁奉二人。捨命救去。城中曹兵突出。吳兵自相踐踏。落塹坑者無數。程普急收軍時。曹洪。曹仁分兵兩路殺回。吳兵大敗。幸得凌統引一軍從刺斜裏殺來。敵住曹兵。曹仁引得勝兵進城。程普收敗軍回。塞了徐二將。救得周瑜到帳中。喚行軍醫者。用鐵鉗子拔出箭頭。將金瘡悉數掩瘡口。疼不可當。飲食俱廢。醫者曰。此箭頭上有毒。急切不能溼可。若怒氣沖激。其瘡復發。程普令三軍緊守。

寨不許輕出。二日後牛金引軍來搦戰。程普按兵不動。牛金罵至日暮方回。次日又來罵戰。程普恐瑜生氣。不敢知。第三日牛金直至寨門外。叫罵聲只道要捉周瑜。程普與衆商議。欲暫且退兵。回見吳侯。卻再理會。卻說周瑜雖患瘡痛。心中自有主張。已知曹兵常來寨前叫罵。卻不見衆將來稟。一日曹仁自引大軍擂鼓呐喊。前來搦戰。程普拒住不出。周瑜喚衆將入帳問曰。何處鼓噪呐喊。衆將曰。軍中教演士卒。瑜怒曰。何欺我也。吾已知曹兵常來。前辱罵。程德謀既同掌兵權。何故坐視。遂命人請程普入帳問之。普曰。吾見公瑾病瘡醫者言勿觸怒。故曹兵搦戰。不敢報。知瑜曰。公等不戰。主意若何。普曰。衆將皆欲收兵暫回江東。待公箭瘡平復。再作區處。瑜聽罷於牀上奮躍起曰。大丈夫既食君祿。當死於戰場。以馬革裹尸還幸也。豈可爲我一人而廢國家大事乎。言訖。即披甲上馬。率軍衆將無不駭然。遂引數百騎出營。前望見曹兵已布成陣勢。曹仁自立馬於門旗下。揚鞭大罵曰。周瑜孺子料。橫天再不敢正觀我兵。罵猶未絕。瑜從羣騎內突然出曰。曹仁匹夫。見周郎否。曹軍看見。盡皆驚駭。曹仁回顧衆將曰。可大罵之。衆將勵聲大罵。周瑜大怒。使潘璋出戰。未及交鋒。周瑜忽大叫一聲。口中噴血。墜於馬下。曹兵衝來。將向前抵住。混戰一場。救起周瑜。回到寨中。程普問曰。都督貴體若何。瑜密謂普曰。此吾之計也。普曰。計將安出。瑜曰。吾身本無甚痛楚。吾所以爲此者。欲令曹兵知我病危。必然欺敵。可使心腹軍士去城中詐降。說吾已死。今夜曹仁必來劫寨。吾卻於四下埋伏以應之。則曹仁可一鼓而擒也。程普曰。此計大妙。隨就帳下舉起哀聲。衆軍大驚。傳言都督箭瘡大發而死。各寨盡皆挂孝。卻說曹仁在城中與衆商議。言周瑜怒氣冲發。金瘡崩裂。以致口中噴血。墜於馬下。不久必亡。正論間。忽報吳寨內有十數個軍士來降。中間亦有二人。原是曹兵被擄過去的。曹仁忙喚程普。自爲中軍。曹洪。曹純爲合後。只余陳矯領些少軍士守城。其餘軍兵盡起。初更後出城。徑投周瑜大寨來。到寨門。不見一人。但見虛插旗槍而已。悟知中計。急忙退軍。四下礮聲齊發。東邊韓當。蔣欽殺來。西邊周泰。潘璋殺來。南邊徐盛。丁奉殺來。北邊陳武。呂蒙殺來。曹兵大敗。三路軍皆被衝散。首尾不能相救。曹仁引十數騎殺出重圍。遇曹洪。遂引敗殘軍馬一同奔走。殺到五更。離南郡不遠。一聲鼓響。凌統又引一軍攔住去路。殺來一陣。曹仁引

軍刺斜而走。又遇甘寧大殺一陣。曹仁不敢回。南郡徑投襄陽大路而行。吳軍趕了一程。自回。周瑜程普收住衆軍。徑到南郡城下。見旌旗布滿敵樓上。一將叫曰：「都督少罪。吾奉軍師將令已取城了。吾乃常山趙子龍也。」周瑜大怒。便命攻城。城上亂箭射下。論命日回軍商議。使甘寧引數千軍馬徑取荊州。凌統引數千軍馬徑取襄陽。然後卻再取南郡。未遲。正分撥間。忽然探馬急來報說：「諸葛亮自得了南郡。遂用兵符星夜詐調荊州守城軍馬來救。卻教張飛襲了荊州。又一探馬飛來報說：「夏侯惇在襄陽被諸葛亮差人齋兵符詐稱曹仁求救。誘惇引兵出卻教雲長襲取了襄陽二處城池。全不費力。皆屬劉玄德矣。」周瑜曰：「諸葛亮怎得兵符？」程普曰：「他攀住陳矯兵符自然盡屬之矣。」周瑜大叫一聲：「金瘡迸裂！」正是：「幾郡城池無我分。一場辛苦爲誰忙！」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諸葛亮智辭魯肅 趙子龍計取桂陽

說周瑜見孔明襲了南郡。又聞他襲了荊襄。如何不氣。氣傷箭瘡。半晌方甦。衆將再三勸解。瑜曰：「若不殺諸葛村夫。怎息我心中怨氣。程德謀可助我攻打南郡。定要奪還東吳。」正說間。魯肅至。瑜謂之曰：「吾欲起兵與劉備、諸葛亮共決雌雄。復奪城池。」子敬幸助我。魯肅曰：「不可。方今與曹操相持。尙未分成敗。主公見攻合灘不下。如若自家互相吞併。備曹兵乘虛而來。其勢危矣。況劉玄德舊曾與曹操相厚。若逼得緊急。獻了城池。一同攻打東吳。如之奈何？」瑜曰：「吾等用計策。損兵馬費錢糧。他去圖現成。豈不可恨？」肅曰：「公瑾且耐。容某親見玄德。將理來說他。若說不通。那時動兵未遲。」諸將曰：「子敬之言甚善。於是魯肅引從者徑投南郡來。到城下叫門。趙雲出問。肅曰：「我要見劉玄德有話。」說雲答曰：「吾主與軍師在荊州城中。肅遂不入南郡。徑奔荊州。見旌旗整列。軍容甚盛。肅暗羨曰：『孔明真非常人也。』」軍士報入城中。說魯子敬要見孔明。令大開城門。接肅入衙。講禮畢。分賓主而坐。茶罷。肅曰：「吾主吳侯與都督公瑾。教某再三申意皇叔。前者操引百萬之衆。名下江南。實欲來圖皇叔。幸得東吳殺退曹兵。救了皇叔。所有荊州九郡。當歸於東吳。今皇叔用詭計。奪占荊襄。使江東空費錢糧軍馬。而皇叔安受其利。恐於理未順。」孔明曰：「子敬乃高明之士。何故亦出此言？常言道：物必歸主。荊襄九郡。非東吳之地。乃劉景升之基業。吾主固景升之弟也。景升雖亡。公子尚在。以叔輔姪。而取荊州。有何不可？」肅曰：「若果係公子劉琦占據。尙有可解。今公子在江夏。而在這裏。孔明

公子敬欲見公子乎。便命左右請公子出來。只見兩從者從屏風後扶出劉琦。琦謂肅曰：「病體不能施禮。」子敬勿罪。肅吃了一驚。默然無言。良久言曰：「公子若不在，便如何？」孔明曰：「公子在一日守一日。若不在，別有商議。」肅曰：「若公子不在，必將城池還我東吳。」孔明曰：「子敬之言是也。」遂設宴相待。宴罷，肅辭。城連夜歸寨，具言前事。瑜曰：「劉琦正當春年少，如何便得他死？這荊州何日得還？」肅曰：「都督放心。只在魯肅身上務要討荆襄還東吳。」瑜曰：「子敬有何高見？」肅曰：「吾觀劉琦過於酒色，病入膏肓。現今面色羸瘦，氣喘脈血，不過半年，其人必死。那時往取荊州，劉備須無得推故。周瑜猶自忿氣未消，忽孫權遣使至，瑜令請入。使曰：「主公圍合淝，累戰不捷，特令都督收回大軍，且撥兵赴合肥相助。」周瑜只得班師回。柴桑養病，令程普部領戰船士卒來合淝。聽孫權調用，却說劉玄德自得荊州南郡，荊襄心中大喜。商議久遠之計，忽見一人上廳獻策，視之乃伊籍也。玄德感其舊日之恩，十分相敬，坐而問之。籍曰：「要知荊州久遠之計，何不求賢士以問之？」玄德曰：「賢士安在？」籍曰：「荊襄馬氏兄弟五人，並有才名。幼者名謾，字幼常，其最長者眉間有白毛，名良，字季常。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公何不求此人而與之謀？」玄德遂命請之。馬良、玄德優禮相待，請問保守荊襄之策。良曰：「荊襄四面受敵之地，恐不可久守。可令公子劉琦於此養病，招諭舊人，以守之。」就表奏公子爲荊州刺史，以安民心。然後南征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積收錢糧，以爲根本。此久遠之計也。玄德大喜，遂問四郡當先取何郡。良曰：「湘江之西，零陵最近，可先取之。次取武陵，然後襄江之東，取桂陽、長沙爲改。」玄德遂用馬良爲從事，伊籍副之。請孔明商議，送劉琦回襄陽，替雲長回荊州，便調兵取零陵。差張飛爲先鋒，趙雲合後，孔明、玄德爲中軍，入馬一萬五千，留雲長守荊州，糜竺、劉封守江陵。卻說零陵太守劉度聞玄德軍馬到來，與其子劉賢商議。賢曰：「父親放心。他雖有張飛、趙雲之勇，我本州上將邢道榮力敵萬人，可以抵敵。」劉度遂命劉度與邢道榮引兵萬餘離城三十里，依山靠水下寨，探馬報說孔明自引一軍到來。道榮便引軍出戰，兩陣對圓。道榮不出馬，手使開山大斧，厲聲高叫：「反賊安敢侵我境界！」只見對陣中一簇黃旗，門旗開處，推出一輛四輪車，車中端坐一人，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用扇招邢道榮曰：「吾乃南陽諸葛孔明也。曹操引百萬之衆，被吾聊施小計，收得片甲不回。汝等豈堪與我對敵？我今來招汝等，何不早降？」道榮大笑曰：「赤壁鏖兵，乃周郎之謀也。于汝何事？敢示詐語？」輪大斧竟奔孔明。孔明便回車，望陣中走。陣門復閉，道榮直衝殺過來。陣勢急分兩下，而走道榮遙望中央。

一簇黃旗斜是孔明乃只擎黃旗而麾持黃山鷹黃旗劄住忽地中央分圍不見四輪車只見一將挺矛躍馬大喝一聲直取道榮乃張翼德也道榮轉身大斧來迎戰不數合氣力不加撥馬便走翼德隨後趕來喊聲大震兩下伏兵齊出道榮捨死衝過前面一員大將攔住去路大叫認得常山趙子龍否道榮料敵不過又無處奔走只得下馬請降子龍縛來寨中見玄德孔明玄德喝教斬首孔明急止之問道榮曰汝若與我捉了劉賢便准你投降道榮連聲願往孔明曰你用何法捉他道榮曰軍師若肯放某同去某自有巧說今晚軍師調兵劫寨某爲內應活捉劉賢獻與軍師劉賢既擒劉度自降矣玄德不信其言孔明曰邢將軍非謬言也遂放道榮歸道榮得放回寨將前事實訴劉賢賢曰如之奈何道榮曰可將計就計今夜將兵伏於寨外寨中虛立旗旛待孔明來劫寨就而擒之劉賢依計當夜二更果然有一彪軍到寨口每人各帶草把一齊放火劉賢道榮兩下殺來放火軍便退劉賢道榮兩軍乘勢追趕了十餘里軍皆不見劉賢道榮大驚急回本寨只見火光未滅寨中突出一將乃張翼德也劉賢叫道榮不可入寨卻去劫孔明寨便了於是復回軍走不十里趙雲引一軍刺斜裏殺出一槍刺道榮於馬下劉賢急撥馬奔走背後張飛趕來活捉過馬綁縛見孔明賢告曰邢道榮教某如此實非本心也孔明令釋其縛與衣穿了賜酒壓驚教人送入城說父投降如其不降打破城池滿門盡誅劉賢回零陵見父劉度備述孔明之德勸父投降度從之遂於城上豎起降旗太開城門齋捧印綬出城竟投玄德大寨納降孔明教劉度仍爲郡守其子劉賢赴荊州隨軍辦事零陵一郡居民盡皆喜悅玄德入城安撫已畢賞勞三軍乃問衆將曰零陵已取了桂陽郡何人敢取趙雲應曰某願往張飛奮然出曰飛亦願往二人相爭孔明曰終是子龍先應只教子龍去張飛不服定要去取孔明教拈鬮拈着的便去又是子龍拈着張飛怒曰我並不要人相幫只獨領三千軍去穩取城池趙雲曰某也只領三千軍馬如不得城願受軍令孔明大喜給了軍令狀選三千精兵付趙雲去張飛不服玄德喝退趙雲領了三千人馬逕往桂陽進發早有探馬報知桂陽太守趙範範急聚衆商議管軍校尉陳應鮑龍願領兵出戰原來二人都是桂陽嶺山鄉獵戶出身陳應會使飛叉鮑龍會射殺雙虎一人自恃勇力乃對趙範曰劉備若來某二人願爲前部趙範曰我聞劉玄德乃大漢皇叔更兼孔明多謀關張極勇今領兵來的趙子龍在當陽長坂百萬軍中如入無人之境我桂陽能有多少人馬不可迎敵只可投降應曰某請出戰若擒不得趙雲那時任太守投降不遲趙範拗不過只得

特應允。陳應領三千人馬出城迎敵。早望見趙雲領軍來到。陳應列成陣勢。飛馬綽叉而出。趙雲挺槍出馬。責罵陳應曰。吾主劉玄德乃劉景升之弟。今輔公子劉琦同領荊州。特來撫民。汝何敢迎敵。陳應罵曰。我等只服曹丞相。豈願劉備。趙雲大怒。挺槍驟馬直取陳應。應撲又來迎。兩馬相交。戰到四五回。陳應料敵不過。撥馬便走。趙雲追趕。陳應回顧。趙雲馬來相近。用飛叉擲去。被趙雲接住。擲陳應急躲過。雲馬早到。將陳應活捉過馬。擲於地下。喝軍士綁縛回寨。敗軍四散奔走。雲入寨叱陳應曰。量汝安敢敵我。我今不殺汝。放汝回去。說與趙範。早來投降。陳應謝罪。抱頭鼠竄。回到城中。對趙範盡言其事。範曰。我本欲降。汝強要戰。以致如此。遂叱退陳應。齋捧印綬。引十數騎出城。投大寨納降。雲出寨迎接。待以賓禮。置酒共飲。納了印綬。酒至數巡。範曰。將軍姓趙。某亦姓趙。五百年前。合是一家。將軍乃真定人。某亦真定人。又是同鄉。倘得不棄。結爲兄弟。實爲萬幸。雲大喜。各敍年庚。雲與範同年。雲長範四個月。範遂拜雲爲兄。二人同鄉。同年。又同姓。十分相得。至晚席散。範辭回城。次日。範請雲入城安民。雲教軍士休動。六帶五十騎隨入城中。居民執香伏道而接。雲安民已畢。趙範復請入衙飲酒。酒至半酣。範復邀雲入後堂深處。洗盡更酌。雲飲微醉。範忽請出一婦人。與雲把酒。子龍見婦人身穿縞素。有傾國傾城之色。乃問範曰。此何人也。範曰。家嫂樊氏也。子龍改容敬之。樊氏把蓋畢。範令就坐。雲辭謝。樊氏辭歸後堂。雲曰。賢弟何必煩令嫂舉杯耶。範笑曰。中間有緣故。乞兄勿阻。先兄棄世已二載。家嫂寡居。終非了局。弟常勸其改嫁。嫂曰。若得三件事。兼全之人。我方嫁之。第一要文武雙全。名聞天下。第二要相貌堂堂。威儀出衆。第三要與家兄同姓。你道天下那得有這般湊巧的。今尋兄堂堂儀表。名震四海。又與家兄同姓。正合家嫂所言。若不嫌家嫂貌陋。願陪嫁資。與將軍爲妻。結累世之親。何如。雲聞言大怒。而起厲聲曰。吾旣與汝結爲兄弟。汝嫂即吾嫂也。豈可作此亂人倫之事。趙範羞慚滿面。答曰。我好意相待。如何這般無禮。遂目視左右。有相害之意。雲已覺。一拳打倒趙範。逕出府門上馬。出城去了。範急喚陳應鮑龍商議。應曰。這人發怒去了。只索與他廝殺。範曰。但恐贏他。不得。鮑龍曰。我兩個詐降在他軍中。太守卻引兵來搦戰。我一人就陣上擒之。陳應曰。必須帶些人馬。龍曰。五百騎足矣。當夜二人引五百軍徑奔趙雲寨來。投降。雲已知其詐。遂敎喚入。二將到帳下。說趙範欲用美人計。賺將軍只等將軍醉了。扶入後堂謀殺。將頭去曹操相處獻功。如此不仁。某一人見將軍怒出。必連累於某。因此投降。趙雲佯喜。置酒與二人大醉。雲乃縛於帳中。擒其

手下人問之果是詐降。雲喊五百軍人各賜酒食。傳令曰：「要誅我者陳應、鮑龍也不干衆人之事。汝等聽吾行計。皆有重賞。」衆軍拜謝。將降將陳鮑一人，當時斬了。卻教五百軍引路，雲引一千軍在後，連夜到桂陽城下，叫門。城上聽時，說陳鮑二將軍殺了趙雲回軍，請太守商議事務。城上將火照看，果是自家軍馬。趙範急忙出城，雲喝左右捉下，遂入城安撫百姓。已定，飛報玄德。玄德與孔明親赴桂陽，雲迎接入城，推趙範於階下。孔明問之，範備言以嫂許嫁之事。孔明謂雲曰：「此亦美事。」公何如此？雲曰：「趙範既與某結爲兄弟，今若娶其嫂，惹人唾罵，一也。其婦再嫁，便失大節，二也。趙範初降，其心難測，三也。主公新定江漢，枕席未安，雲安敢以一婦人而廢主公之大事？」玄德曰：「今日大事已定，與汝娶之。若何？」雲曰：「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譽不立，何患無妻子乎？」玄德曰：「子龍真丈夫也。」遂釋趙範，仍令爲桂陽太守，重賞趙雲。張飛大叫曰：「偏子龍幹得功，偏我是無用之人！」只撥三千軍與我去取武陵郡，活捉太守金旋來獻。孔明大喜，曰：「翼德要去不妨，但要依一件事。正是：『軍師決勝多奇策，將士爭先立戰功。』」未知孔明說出那一件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關雲長義釋黃漢升 孫仲謀大戰張文遠

却說孔明謂張飛曰：「前者子龍取桂陽郡時，給下軍令狀而去。今日翼德要取武陵，必須也責下軍令狀，方可領兵去。」張飛遂立軍令狀，欣然領三千軍星夜投武陵界上來。金旋聽得張飛引兵到，乃集將校，整點精兵器械，出城迎敵。從事華志諫曰：「劉玄德乃大漢皇叔，仁義布於天下，加之張翼德驍勇非常，不可迎敵。不如納降爲上。」金旋大怒曰：「汝欲與賊通連爲內變耶？」喝令武士推出斬之。衆官苦告曰：「先斬家人，於軍不利。」金旋乃喝退華志，自率兵出離城二十里，正迎張飛。飛挺矛立馬，大喝金旋。旋問部將誰敢出戰，衆皆畏懼，莫敢向前。旋自驟馬舞刀迎之。張飛大喝一聲，渾如巨雷，金旋失色，不敢交鋒，撥馬便走。飛引衆軍隨後掩殺。金旋走至城邊，城上亂箭射下，旋驚視之，見華志立於城上，曰：「汝不順天時，自取敗亡！吾與百姓自降劉矣。」言未畢，一箭射中金旋面門，墜於馬下。軍士割頭獻張飛。華志出城納降，飛就令華志齎印綬往桂陽，見玄德。玄德大喜，遂令華志代金旋之職。玄德親至武陵安民畢，馳書報雲長，言翼德子龍各得一郡。雲長乃回書上請曰：「聞長沙尚未取，如兄長不以弟爲不才，教關某幹這件功。」

勞甚好。玄德大喜，遂教張飛星夜去替雲長守荊州，令雲長來取長沙。雲長既至，入見玄德。孔明曰：「子龍取桂陽，翼德取武陵，都是三千軍去。今長沙太守韓玄固不足道，只是他有一員大將，乃南陽人姓黃，名忠，字漢升，是劉表帳下中郎將，與劉表之姪劉磐共守長沙。後事韓玄雖今年近六旬，却有萬夫不當之勇，不可輕敵。雲長去必須多帶軍馬。」雲長曰：「軍師何故？長別人銳氣，滅自己威風。量一老卒，何足道哉？」關某不須用三千軍，只消本部下五百名校刀手，決定斬黃忠、韓玄之首，獻來麾下。玄德苦擋，雲長不依，只領五百校刀手而去。孔明謂玄德曰：「雲長輕敵，黃忠只恐有失。主公當往接應，玄德從之。隨後引兵望長沙進發，卻說長沙太守韓玄平生性急，輕於殺戮，衆皆惡之。是時聽知雲長軍到，便喚老將黃忠商議。忠曰：『不須主公憂慮，憑某這口刀，這張弓，一千個來，一千個死。』原來黃忠能開二石力之弓，百發百中。言未畢，堵下一人應聲而出，曰：『不須老將，宣出戰，只就某手中定活捉關某。』韓玄視之，乃管軍校尉楊齡。韓玄大喜，遂令楊齡引軍一千飛奔出城，約行五十里，望見塵頭起處，雲長軍馬早到。楊齡挺槍出馬，立於陣前罵戰。雲長大怒，更不打話，飛馬舞刀，直取楊齡。齡挺槍來迎，不三合，雲長手起刀落，砍楊齡於馬下，追殺敗兵，直至城下。韓玄聞之，大驚，便教黃忠出馬。玄自來城上觀看，忠提刀縱馬，引五百騎兵飛過吊橋。雲長見一老將出馬，知是黃忠，把五百校刀手一字擺開，橫刀立馬而問曰：『來將莫非黃忠否？』忠曰：『既知我名，焉敢犯我境？』雲長曰：『特來取汝首級。』言罷，兩馬交鋒，鬪一百餘合，不分勝負。韓玄恐黃忠有失，鳴金收軍，黃忠收軍入城。雲長也退軍離城十里，下寨。心中暗忖：『老將黃忠，名不虛傳，號一百合，全無破綻。來日必用拖刀計，背砍贏之。』次日早飯畢，又來城下搦戰。韓玄坐在城上，教黃忠出馬。忠引數百騎殺過吊橋，再與雲長交馬，又鬪五六十分勝負，不分兩軍齊聲喝采。鼓聲正急時，雲長撥馬便走。黃忠趕來，雲長方欲用刀砍去，忽聽得腦後一聲響，急回頭看時，見黃忠被戰馬前蹄掀在地下。雲長撥回馬，雙手舉刀猛喝曰：『我且饒你性命，快換馬來廝殺！』黃忠急提起馬蹄，飛身上馬，奔入城中。玄驚問之，忠曰：『此馬久不上陣，故有此失。』玄曰：『汝箭百發百中，何不射之？』忠曰：『來日再戰，必然詐敗誘到吊橋邊，射之。』玄以自己所乘一匹青馬與黃忠忠拜謝而退。尋思難得雲長如此義氣，他不忍殺害我，我又安忍射他？若不射，又恐違了將令。是夜矇矇未定，次日天曉，人報雲長搦戰。忠領兵出城，雲長兩日戰黃忠不下，十分焦躁，科擲感風，與忠交馬，戰不到二十回合，忠詐敗，雲長趕來。忠想昨日不殺之恩，不忍便射，帶住刀，把弓虛拽弦響，雲

長急閃，卻不見箭。雲長又趕，忠又虛拽。雲長急閃，又無箭。只這黃忠不會射，放心趕來，將近吊橋。黃忠在橋上搭箭，開弓弦響，箭到。正射在雲長盔縷根上。前面軍齊聲喊起。雲長吃了驚，帶箭回寨。方知黃忠有百步穿楊之能。今日只射盔縷，正是報昨日不殺之恩也。雲長領兵而退。黃忠同到城上來見韓玄。玄便喝左右捉下黃忠。忠叫曰：「無罪！」玄大怒曰：「我看了三日，汝敢欺我？汝前日不力戰，必有私心。昨日馬失，他不殺汝，必有關係。今日兩番虛拽弓弦，第三箭卻正射他盔縷，如何不是外通內連？若不斬汝，必爲後患。」喝令刀斧手推下城門外斬之。衆將欲告玄曰：「但告免黃忠者，便是同情，剛推到門外，恰欲舉刀，忽然一將揮刀殺入，砍死刀手，救起黃忠。大叫曰：『黃漢升乃長沙之保障，今殺漢升，是殺長沙百姓也！』韓玄殘暴不仁，輕賤慢士，當共衆殛之。願隨我者，便來衆視其人面。如重賓目若朗星，乃義陽人魏延也。自襄陽趕劉玄德不着，來投韓玄。玄怪其傲慢少禮，不肯重用，故屈沉於此。當日救下黃忠，教百姓同殺韓玄。玄臂一呼，相從者數百餘人。黃忠攔當不住，魏延直殺上城頭，一刀砍韓玄爲兩段，提頭上馬，引百姓出城，投拜雲長。雲長大喜，遂入城安撫已畢。請黃忠相見，忠託病不出。雲長即使人去請玄德、孔明，却說玄德自雲長來取長沙，與孔明隨後催促，入馬接應，正行間，青旗倒捲，一鴨自北南飛，連叫三聲而去。玄德曰：「此應何禍？」孔明就在馬上袖占一課，曰：「長沙郡已得，又主得大將。午時後定見分曉。」少頃，見一小校飛報前來說，關將軍已得長沙郡，降將黃忠、魏延等主公到彼。玄德大喜，遂入長沙。雲長接入廳上，具言黃忠之事。玄德乃親往黃忠家相請。忠方出降，求葬韓玄屍首於長沙之東。後人有詩讚黃忠曰：「將軍氣概與天參，白髮猶然困漢南。至死甘心無怨望，臨降低首尚懷慚。寶刀燐雪彰神勇，鐵騎臨風憶戰酣。千古高名應不泯，長隨孤月照湘潭。」玄德待黃忠甚厚。雲長引魏延來見孔明，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玄德驚問孔明曰：「魏延乃有功無罪之人，軍師何故欲殺之？」孔明曰：「食其祿而殺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獻其地，是不義也。吾觀魏延腦後有反骨，久後必反，故先斬之，以絕禍根。」玄德曰：「若斬此人，恐降者人人自危。」軍師怒之，孔明指魏延曰：「吾今饒汝性命，汝可盡忠報主，勿生異心。若生異心，我好歹取汝首級。」魏延喏喏連聽而退。黃忠薦劉表姪劉磐，現在攸縣閒居。玄德取回，教掌長沙郡。四郡已平，玄德班師回荊州，改油江口爲公安。自此錢糧廣盛，賈士歸之。將軍馬四散屯於隘口，卻說周瑜自回柴桑養病。令甘寧守巴陵郡，令凌統守漢陽郡，二處分布戰船，聽候調遣。程普引其餘將士投合灘縣來，原來孫權自從赤壁鑿

兵之後久在合肥與曹兵交鋒大小十餘戰未決勝負不敢逼城下寨離城五十里屯兵聞程普兵到孫權大喜親自出營勞軍人報魯子敬先至權乃下馬立待之肅慌忙滾鞍下馬施禮衆將見權如此待肅皆大驚異權請肅上馬並轡而行密謂曰孤下馬相迎足顯公否肅曰末也權曰然則何如而後爲顯耶肅曰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使肅名書行帛始爲顯矣權撫掌大笑回至帳中大設飲宴犒勞鑿兵將士商議破合肥之策忽報張遼差人來下戰書權拆書觀畢大怒曰張遼欺吾太甚汝聞程普軍來故意使人搦戰來日吾不用新軍赴敵看我大戰一場傳令當夜五更三軍出寨望合肥進發辰時左右軍馬行至半途曹兵已到兩邊布成陣勢孫權金盔金甲披挂出馬左宋謙右賈華二將使方天畫戟兩邊護衛三通鼓罷曹軍陣中門旗兩開二員將全裝貫帶立於陣前中央張遼左邊李典右邊樂進張遼縱馬當先專搦孫權決戰權掉槍欲自戰陣門中一將挺槍驟馬早出乃太史慈也張遼掉刀來迎兩將戰有七八十合不分勝負曹陣上李典謂樂進曰對面金盞者孫權也汝若捉得孫權足可與八十三萬大軍報讐說猶未了樂進一騎馬一口刀從刺斜裏徑取孫權如一道電光飛至面前手起刀落宋謙賈華急將畫戟遮架刀到處兩枝戟齊斷只將戟幹望馬頭上打樂進回馬宋謙綽軍士手中槍趕來李典搭上箭望宋謙心窩裏便射應弦落馬太史慈見背後有人墮馬棄卻張遼望本陣便回張遼乘勢掩殺過來吳兵大亂四散奔走張遼望見孫軍驟馬趕來看看趕上刺斜裏撞出一軍爲首大將乃程普也截殺一陣救了孫權張遼收軍自回合肥程普保孫權歸大寨敗軍陸續回營孫權因見折了宋謙放聲大哭長史張紘曰主公恃威壯之氣輕視大敵三軍之衆莫不寒心卽使斬將搴旗威振疆場亦偏將之任非主公所宜也願抑責育之勇懷王霸之計且今日宋謙死於鋒鏑之下皆主公輕敵之故今後切宜保重權曰是孤之過也從今當改之少頃太史慈入帳言某手下有一人姓戈名定與張遼手下養馬後槽是弟兄後槽被責懷怨今晚使人報來舉火爲號刺殺張遼以報宋謙之讐某請引兵爲外應權曰戈定何在太史慈曰已混入合肥城中去了某願乞五千兵去諸葛瑾曰張遼多謀恐有準備不可造次太史慈堅執要行權因傷感宋謙之死急要報讐遂令太史慈引兵五千去爲外應卻說戈定乃太史慈鄉人當日雜在軍中隨入合肥城尋覓養馬後槽兩個商議戈定曰我已使人報太史慈將軍去了今夜必來接應你如何用事後槽曰此間離軍中較遠夜間急不能進只就草堆上放起一把火你去前面叫反

城中兵亂。就裏刺殺張遼。餘軍自走也。玄德曰：「此計大妙。」是夜，張遼得勝回城，賞勞二軍。傳令不許解甲宿睡。左右將校十數人，當道而立。左右曰：「喊聲甚急，可往觀之。」遼曰：「豈有一城皆反者？此是造反之人，故驚軍士耳。」如亂者先斬無移時。李典擒戈定并後，至遼，詢得其情，立斬於馬前。只聽得城門外鳴鑼擊鼓，喊聲大震。遼曰：「此是吳兵外應。可就計破之。」便令人於城門內放起一把火，衆皆叫反。大開城門，放下吊橋。太史慈見城門大開，只道內變，挺槍縱馬先入。城上一聲礮響，亂箭射下。太史慈急退，身中數箭，背後李典樂進殺出，吳兵折其大半。乘勢直趕到寨前，陸遜、董襲殺出，救了太史慈。曹兵自回。孫權見太史慈身帶重傷，愈加傷感。張昭請權罷兵，權從之，遂收兵下船，回南徐潤州。比及屯住，軍馬、太史慈病重，權使張昭等問安。太史慈大叫曰：「大丈夫生於亂世，當帶三尺劍，立不世之功。今所志未遂，奈何死乎？」言訖而亡。年四十一歲。後人有詩讚曰：「矢志全忠孝，東萊太史慈。姓名昭遠塞，弓馬震雄師。北海酬恩日，神亭酣戰時。臨終言壯志，千古共嗟咨。」孫權聞慈死，傷悼不已，命厚葬於南徐北固山下，養其子太史亭於府中。卻說玄德在荊州整頓軍馬，聞孫權合灘兵敗，已回南徐。與孔明商議。孔明曰：「亮夜觀星象，見西北有星墜地，必應折一皇族。正言間，忽報公子劉琦病亡。玄德聞之，痛哭不已。孔明勸曰：『生死分定，主公勿憂。』恐傷身體，且理大事，可急差人到彼守禦城池，并料理葬事。」玄德曰：「誰可去？」孔明曰：「非雲長不可。」即時便教雲長前去襄陽保守。玄德曰：「今日劉琦已死，東吳必來討。荊州如何對答？」孔明曰：「若有人來，亮自有言對答。」過了半月，人報東吳督肅特來弔喪。正是：「先將計策安排定，只等東吳使命來。」未知孔明如何對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吳國太佛寺看新郎

劉皇叔洞房續佳偶

却說孔明聞魯肅到，與玄德出城迎接。接到公廨相見。肅曰：「主公聞令姪棄世，特具薄禮，遣某前來致祭。周都督再三致意。劉皇叔諸葛先生玄德起身稱謝，收了禮物，置酒相待。肅曰：「前者皇叔有言，公子不在，即還荊州。今公子已去世，必然見還，不識幾時可以交割。」玄德曰：「公且飲酒，有一個商議。肅強飲數杯，又閑言相問。玄德未及回答，肅特來弔喪。正是：「先將計策安排定，只等東吳使命來。」未知孔明如何對答，且聽下回分解。

合孔明變色曰。子敬好不通理。直須待人閉口。自我高皇帝斬蛇起義。開基立業。傳至於今。不幸奸雄並起。各據一方。少不得天道好還。復歸正統。我主乃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玄孫。今皇上之叔。豈不可分茅裂土。况劉景升乃我主之兄也。弟承兄業。有何不順。汝主乃錢塘小吏之子。素無功德於朝廷。今倚勢力佔據六郡八十一州。尙自貪心不足。而欲并吞漢土。劉氏天下。我主姓劉。倒無分。汝主姓孫。反要強爭。且赤壁之戰。我主多負勤勞。衆將並皆用命。豈獨是汝東吳之力。若非我借東南風。周郎安能展半籌之功。江南一破。休說二喬置於銅雀宮。雖公等家小。亦不能保。適來我主人不卽答應者。以子敬乃高明之士。不待細說。便公不察之甚也。一席話說得魯子敬纏口無言。子瞻乃曰。孔明之言。怕不有理。爭奈魯肅身上甚是不便。孔明曰。有何不便處。肅曰。昔日皇叔當陽受難時。是肅引孔明渡江見我主公。後來周公瑾欲興兵取荊州。又是肅擋住。至說侍公子去世還荊州。又是肅擔承。今卻不應前言。教魯肅如何回答。我主與周公瑾必然見罪。肅死不恨。只恐惹惱東吳。興動干戈。皇叔亦不能安坐荊州。空爲天下恥笑耳。孔明曰。曹操統百萬之衆。動以天子爲名。吾亦不以爲意。豈懼周郎一小兒乎。若恐先生面上不好看。我勸主人立紙文書。暫借荊州爲本待。我主別圖得城池之時。便交付還東吳。此論如何。肅曰。孔明待奪得何處。還我荊州。孔明曰。中原急未可圖。四川劉璋闇弱。我主將圖之。若圖得西川。那時便還。肅無奈只得聽從。玄德親筆寫成一紙。押了字。保人諸葛孔明也押了字。孔明曰。亮是皇叔這裏人。難道自家作保。煩子敬先生也押個字。同見。侯也好看。肅曰。某知皇叔乃仁義之人。必不相負。遂押了字。收了文書。宴罷辭回。玄德與孔明送到船邊。孔明囑咐子敬同見吳侯。善言伸意。休生妄想。若不准我文書。我翻了面皮。連八十一州都奪了。今只要兩家和氣。休教曹賊笑話。肅作別下船而回。先到柴桑郡見周瑜。瑜問曰。子敬討荊州若何。肅曰。有文書在此。呈與周瑜。瑜頓足曰。子敬中諸葛之謀也。名爲借地。實是混賴。他說取了西川。便還。知他幾時取西川。假如十年不得西川。十年不還。這等又書。如何中用。你卻與他做保。他若不還時。必須連累足下。倘主公見罪。奈何。肅聞言。呆了半晌。曰。想玄德不負我。瑜曰。子敬乃誠實人也。劉備梟雄之輩。諸葛亮奸猾之徒。恐不似先生心地。肅曰。若此。如之奈何。瑜曰。子敬是我恩人。想昔日指囷相贈之情。如何不救你。你且寬心住數日。待江北探細的回。別有區處。魯肅跼蹐不安。過了數日。細作回報。荊州城中揚起布旛。做好事。城外別建新墳。軍士各挂孝。瑜驚問曰。沒了甚人。細作曰。劉玄德沒了甘夫人。

即日安排殯葬。瑜謂魯肅曰：「吾計成矣。」使劉備束手就縛。荊州反掌可得。肅曰：「計將安出？」瑜曰：「劉備喪妻必將續娶。王公有一妹，極其剛勇，侍婢數百，居常帶刀，房中童器擺列遍滿。雖男子不沒。我今上書主公，教人去荊州爲媒，說劉備來入贅，賺到南徐。妻子不能彀得，幽囚在獄中，却使人去討荊州，換劉備等他交割了城池。我別有主意。於子敬身上，須無事也。」魯肅拜謝。周瑜寫了書呈，選快船送魯肅投南徐見孫權。先說借荊州一事，呈上文書。權曰：「你如此糊塗，這樣文書要他何用？」肅曰：「周都督有書呈在此，說用此計，可得荊州。」權看畢，點頭暗喜，尋思誰人可去。猛然省曰：「非呂範不可。」遂召呂範至，謂曰：「近聞劉玄德喪婦，吾有一妹，欲招贅玄德爲婿。永結姻親，同心破曹，以扶漢室。非子衡不可爲媒。望卽往荊州一言。範領命，卽日收拾船隻，帶數個從人，望荊州來。却說玄德自沒甘夫人，晝夜煩惱。一日，正與孔明閒敘，人報東吳差呂範到來。孔明笑曰：「此乃周瑜之計，必爲荊州之故。」亮只在屏風後潛聽。但有甚說話，主公都應承了。留來人在館驛中安歇，別作商議。玄德教請呂範入，禮畢坐定。茶罷，玄德問曰：「子衡來必有所論？」範曰：「範近聞皇叔失偶，有一門好親，故不避嫌，特來作媒。未知尊意如何？」玄德曰：「中年喪妻，大不幸也。骨肉不寒，安忍便議？」範曰：「人若無妻，如屋無梁，豈可中道而廢人倫？吾主吳侯有一妹，美而賢，堪奉箕帚。若兩家共結秦晉之好，則曹賊不敢正視東南也。此事家國兩便。請皇叔勿疑。但我國吳太夫人甚愛幼女，不肯遠嫁，必求皇叔到東吳就婚。」玄德曰：「此事吳侯知否？」範曰：「不知。」吳侯如何敢造次來說？」玄德曰：「吾年已半百，鬢髮斑白，吳侯之妹，正當妙齡，恐非配偶。」範曰：「吳侯之妹，身雖女子，志勝男兒。常言若非天下英雄，吾不事之。今皇叔名聞四海，正所謂淑女配君子。豈以年齒上下相嫌乎？」玄德曰：「公且少留，來日回報。是日設宴相待，留於館舍。至晚，與孔明商議。孔明曰：「東吳意亮已知道了，適間卜易得一大吉利之兆。主公便可應允。先教孫乾和呂範同見吳侯，面許已定，擇日便行。」當時周瑜半籌不展。吳侯之妹又屬主公，荊州萬無一失。玄德懷疑未決，孔明竟教孫乾往江南說合親事。用小謀，使周瑜半籌不展。吳侯之妹又屬主公，荊州萬無一失。玄德懷疑未決，孔明竟教孫乾往江南說合親事。孔明領了言語，與呂範同到江南來見孫權。權曰：「吾願將小妹招贅玄德，並無異心。」孫乾拜謝回荊州見玄德。言吳侯專候主公去結親，玄德懷疑不敢往。孔明曰：「吾已定下三條計策，非子龍不可行也。」遂喚趙雲近前，附耳言曰：「汝主公入吳，嘗領此三個錦囊。囊中有三條妙計，依次而行。卽將三個錦囊與雲貼肉收藏。孔明先使人往東吳納。」

聘一切完備時建安十四年冬十月玄德與趙雲孫乾取快船十隻隨行三百餘人離了荊州前往南徐進發。荊州之事皆聽孔明裁處。玄德心中快快不安。到南徐州船已傍岸。雲曰軍師分付三條妙計依次而行。今已到此當開第一個錦囊來看。於是開囊看了計策便喚五百隨行軍士一一分付如此如此。衆軍領命而去。又教玄德先見喬國老。那喬國老乃二喬之父。居於南徐。玄德牽羊攏酒先往拜見。說呂範爲媒娶夫人之事。隨行五百軍士皆披紅挂綠入南郡買辦物件。傳說玄德入贅東吳。城中人盡知其事。孫權知玄德已到。教呂範相待。且就館舍安歇。卻說喬國老旣見玄德。便入見吳國太賀喜。國太問有何喜事。喬國老曰令愛已許劉玄德爲夫人。今玄德已到。尚故相瞞。國太驚曰老身不知此事。便使人請吳侯問虛實。一面先使人於城中探聽。人皆回報果有此事。女婿已在館驛安歇。五百隨行軍士都在城中買猪羊菓品準備成親。做媒的女家是呂範。男家是孫乾。俱在館驛中相待。國太吃了一驚。少頃孫權入後堂見母親。國太挺胸大哭。權曰母親何故煩惱。國太曰你直如此將我看承得如無物。我姊姊臨危之時。分付你甚麼話來。孫權失驚曰母親有話明說何苦如此。國太曰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古今常理。我爲你母親。事當裏命於我。你招劉玄德爲婿。如何瞞我女兒。須是我的權吃了一驚。問曰那裏得這話來。國太曰若要不知。除非莫爲滿城百姓。那一個不知。你到瞞我。喬國老曰老夫已知多日了。今特來賀喜。權曰非也。此是周瑜之計。因要荊州。故暫將此爲名。賺劉備來拘囚在此。要他把荊州來換。若其不從。先斬劉備。此是計策。非實意也。國太大怒罵周瑜曰汝做六郡八十一州大都督。直恁無條計策去取荊州。却將我女兒爲名。使美人計。殺了劉備。我女便是望門寡。明日再怎的說親。須誤了我女兒一世。你們好做作。喬國老曰若用此計便得荊州。也被天下心笑。此事如何行得。說得孫權默然無語。國太不住口的罵周瑜。喬國老勸曰事已如此。劉皇叔乃漢室宗親。不如這個招他爲婿。免得出醜。權曰年紀恐不相當。國老曰劉皇叔乃當世豪傑。若招得這個女婿。也不辱了令妹。國太曰我不會認得劉皇叔。明日約在甘露寺相見。如不中我意。任從你們行事。若中我的意。我自把女兒嫁他。孫權乃大孝之人。見母親如此言語。隨卽應承。出外喚呂範分付來日甘露寺方丈設宴。國太要見劉備。呂範曰何不令賈華部領三百刀斧手伏於兩廊。若國太不喜時。一聲號舉。兩邊齊出。將他拏下。權遂喚賈華分付預先准備。只看國太舉動。却說喬國老辭吳國太歸。使人去報玄德。言來日吳侯國太親自要見。好生在意。玄德與孫乾趙雲商議。雲

曰來日此會多凶少吉雲自引五百軍保護次日吳國太喬國老先在甘露寺方丈裏坐定孫權引一班謀士隨都到却教呂範來館驛中請玄德玄德內披細鎧外穿錦袍從人背劍緊隨上馬投甘露寺來趙雲全裝貢帶引五百軍隨行來到寺前下馬先見孫權權觀玄德儀表非凡心中有畏懼之意一人敘禮畢遂入方丈見國太見了玄德大喜謂喬國老曰眞吾婿也國老曰玄德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更兼仁德布於天下國太得此佳婿真可慶也玄德拜謝共宴於方丈之中少刻子龍帶劍而入立於玄德之側國太問曰此是何人玄德答曰常山趙子龍也國太曰莫非當陽長坂抱阿斗者乎玄德曰然國太曰眞將軍也遂賜以酒趙雲謂玄德曰却纔某於廊下巡視見房內有刀斧手埋伏必無好意可告知國太玄德乃跪於國太席前泣而告曰若殺劉備就此請誅國太曰何出此言玄德曰廊下暗伏刀斧手非殺備而何國太大怒責罵孫權今日玄德既爲我婿卽我之兒女也何故伏刀斧手於廊下權推不知喚呂範問之範推賈華國太喚賈華責罵華默然無言國太喝令斬之玄德告曰若斬大將於親不利備難久居膝下矣喬國老也相勸國太方叱退賈華刀斧手皆抱頭鼠竄而去玄德更衣出殿前見庭下有一石塊玄德拔從者所佩之劍仰天祝曰若劉備得穀回荊州成王霸之業一劍揮石爲兩段如死於此地劍剝石不開言訖手起劍落火光迸濺砍石爲兩段孫權在後面看見問曰玄德公如何恨此石玄德曰備年近五旬不能爲國家勦除賊黨心常自恨今蒙國太招爲女婿此平生之際遇也恰纔問天買卦如破操興漢砍得此石今果然如此權暗思劉備莫非用此言瞞我亦掣劍謂玄德曰吾亦問天買卦若破得曹賊亦斷此石却暗暗祝告曰若再取得荊州興東吳砍石爲兩半手起劍落巨石亦開至今有十字紋恨石尚存後人觀此勝蹟作詩讚曰寶劍落時山石斷金環響處火光生兩朝壯氣皆天數從此乾坤鼎足成二人棄劍相攜入席又飲數巡孫乾目視玄德玄德辭曰備不勝酒力告退孫權送出寺前二人並立觀江山之景玄德曰此乃天下第一江山也至今甘露寺碑上云天下第一江山後人有詩讚曰江山雨霽擁青螺境界無憂樂最多昔日英雄凝目處巖崖依舊抵風波

「二人共覽之次江風浩蕩洪波湊天忽見波上一葉小舟行於江面上如行平地玄德歎曰南人駕船北人乘馬信有之也孫權聞言自思曰劉備此言戲我不慣乘馬耳乃令左右牽過馬來飛身上馬馳驟下山復加鞭上嶺笑謂玄德曰南人不能乘馬乎玄德聞言撩衣一躍躍上馬背飛走下山復馳驟而上二人立馬於山坡之

上揚鞭大笑。至今此處名爲駐馬坡。後人有詩曰：「馳驟龍駒氣概多。一人並轡望山河。東吳西蜀成王霸。千古猶存駐馬坡。」當日二人並轡而回。南徐之民無不稱賀。玄德自回館驛與孫乾商議。乾曰：「主公只是哀求喬國老。早畢姻緣。免生別事。次日玄德復至喬國老宅前下馬。國老接入禮畢。茶罷。玄德告曰：「江左之人多有要害劉備者。恐不能久居。國老曰：「玄德寬心。吾爲公告國太。令作護持。」玄德拜謝自回。喬國老入見國太。言玄德恐人謀害。急急要回。國太大怒曰：「我的女婿誰敢害他？」即時便教搬入書院暫住。擇日舉婚。玄德自入告國太曰：「只恐趙雲在外不便。軍士無人約束。國太教盡搬入府中安歇。休留在館驛中。免得生事。」玄德暗喜。數日之內。大排筵會。孫夫人與玄德結親。至晚客散。兩行紅炬。接引玄德入房。燈光之下。但見鎗刀簇滿。侍婢皆佩劍懸刀。立於兩旁。謊得玄德魂不附體。正是：「驚看侍女橫刀立。疑是東吳設伏兵。」畢竟是何緣故。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玄德智激孫夫人 孔明二氣周公瑾

却說玄德見孫夫人房中兩邊鎗刀森列。侍婢皆佩劍。不覺失色。管家婆進曰：「貴人休得驚懼。夫人自幼好觀武事。居常命侍婢擊劍爲樂。故爾如此。」玄德曰：「非夫人所觀之事。吾甚心寒。可命暫去。」管家婆稟覆孫夫人曰：「房中擺列兵器。嬌客不安。今且去之。」孫夫人笑曰：「廝殺半生。尙懼兵器乎？命盡撤去。」令侍婢解劍伏侍。當夜玄德與孫夫人成親。兩情歡洽。玄德又將金帛散給侍婢。以買其心。先教孫乾回荊州報喜。自此連日飲酒。國太十分愛敬。卻說孫權差人來柴桑郡報周瑜。說我母親力主已將吾妹嫁劉備。不想弄假成真。此事還復如何？瑜聞大驚。行坐不安。乃思一計。修密書付來人持回見孫權。權拆書視之。書略曰：「瑜所謀之事。不想反覆如此。既已弄假成真。又當就此用計。劉備以梟雄之姿。有關張趙雲之將。更兼諸葛用謀。必非久屈人下者。愚意莫如輕困之於吳中。感爲築宮室。以喪其心志。多送美色玩好。以娛其耳目。使分開關張之情。隔遠諸葛之契。各置一方。然後以兵擊之。大事可定矣。今若縱之。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願明公熟思之。」孫權看畢。以書示張昭。昭曰：「公瑾之謀。正合愚意。劉備起身微末。奔走天下。未嘗受享富貴。今若以華堂大廈。子女金帛。令彼享用。自然疏遠孔明。關張等。使彼各生怨望。然後荊州可圖也。主公可依公瑾之意而速行之。」權大喜。即日修整東府。廣栽花木。感設器用。請玄德與妹居住。又增

女樂數十餘人，并金玉錦綺玩好之物。國太只道孫權好意，言不自勝。玄德果然被聲色所迷，全不想回荊州，却說趙雲與五百軍在東府前住終日無事，只去城外射箭走馬看看。年終雲猛省孔明分付三個錦囊與我，教我初到南徐開第一個，住到年終開第二個，臨到危急無路之時開第三個。於內有神出鬼沒之計，可保主公回家。此時歲已將終，主公貪戀女色並不見面，何不拆開第二個錦囊看計而行，遂拆開視之。原來如此神策，即日徑到府堂，要見玄德侍婢報曰：「趙子龍有緊急事來報貴人。」玄德喚入問之，雲佯作失驚之狀曰：「主公深居畫堂，不想荊州耶？」玄德曰：「有甚事如此驚怪？」雲曰：「今早孔明使人來報，說曹操欲報赤壁鏖兵之恨，起精兵五十萬殺奔荊州，甚是危急。請主公便回。」玄德曰：「必須與夫人商議。」雲曰：「若和夫人商議，必不肯教主公回。不如休說，今晚便好起程，遲則誤事。」玄德曰：「你且暫退，我自有道理。」雲故意催逼數番而出。玄德入見孫夫人，暗暗垂淚。孫夫人曰：「丈夫何故煩惱？」玄德曰：「念備一身飄蕩異鄉，生不能侍奉一親，又不能祭祀宗祖，乃大逆不孝也。今歲旦在邇，使備悒怏不已。」孫夫人曰：「你休瞞我，我已聽知了也。」方纔趙子龍報說荊州危急，你欲還鄉，故推此意。玄德跪而告曰：「夫人既知備安敢相瞞，備欲不去，使荊州有失，被天下人恥笑。欲去又捨不得夫人，因此煩惱。」夫人曰：「妾已事君，任君所之，妾當相隨。」玄德曰：「夫人之心雖則如此，爭奈國太與吳侯安肯容夫人去。」夫人若可憐劉備，暫時辭別，言畢淚如雨下。孫夫人勸曰：「丈夫休得煩惱，妾當苦告母親，必放妾與君同去。」玄德曰：「縱然國太肯時，吳侯必然阻擋。」孫夫人沉思良久，乃曰：「妾與君正旦拜賀時，推稱江邊祭祖，不告而去，若何？」玄德又跪而謝曰：「若如此生死難忘，切勿泄漏，兩個商議已定。」玄德密喚趙雲分付：「正旦日你先引軍士出城，於官道等候。吾推祭祖，與夫人同走。」雲領諾。建安十五年春正月元旦，吳侯大會文武於堂上。玄德與孫夫人拜國太。孫夫人曰：「夫主想父母祖宗墳墓俱在涿郡，晝夜傷感不已。今日欲往江邊望北遙祭，須告母親得知。」國太曰：「此孝道也。豈有不從？」汝雖不識舅姑，可同汝夫前去祭拜，亦見爲婦之禮。孫夫人同玄德拜謝而出。此時只瞞着孫權，夫人乘車，止帶隨身一應細軟。玄德上馬，引數騎跟隨出城，與趙雲相會。五百軍士前遮後擁，離了南徐，趨程而行。當日孫權大醉，左右近侍扶入後堂。文武皆散，比及衆官探得玄德夫人逃遁之時，天色已晚，要報孫權，權醉不醒，及至睡覺，已是五更。次日孫權聞知，走了玄德，急喚文武商議。張昭曰：「今日走了此人，早晚必生禍亂，可急追之。」孫權令陳武、潘璋選五百精兵，無分晝夜，務要趕上，擎回。一將領命去了。

孫權深恨玄德。將案上玉硯搗爲粉碎。程普曰：主公空有冲天之怒。某料陳武潘璋必擒此人。不得。權曰：焉敢違我令。普曰：郡主自幼好觀武事。嚴毅剛正。諸將皆懼。既肯順劉備必同心而去。所追之將若見郡主。豈肯下手。權大怒。掣所佩之劍。喚蔣欽周泰聽令。曰：汝二人將這口劍去取吾妹並劉備頭來。違令者立斬。蔣欽周泰領命。隨後引一千軍趕來。卻說玄德加鞭縱轡。趕程而行。當夜於路暫歇兩個更次。慌忙起行。看看來到柴桑界首。望見後面塵頭大起。入報追兵至矣。玄德慌問趙雲曰：追兵既至。如之奈何。趙雲曰：主公先行。某願當後。轉過前面山腳。一彪軍馬攔住去路。當先兩員大將厲聲大叫曰：劉備早下馬受縛。吾奉周都督將令守候多時。原來周瑜恐玄德遁走。先使徐盛丁奉引三千軍馬於衝要之處劄營等候。時常令人登高遙望。料得玄德若投旱路必經此道而過。當日徐盛丁奉瞭望得玄德一行人到。各綽兵器截住去路。玄德驚慌勒馬回問。趙雲曰：前有攔截之兵。後有追趕之兵。前後無路。如之奈何。雲曰：主公休慌。軍師有三條妙計。多在錦囊之中。已拆了兩個。並皆應驗。今尚有第三個在此。付遇危難之時。方可拆看。今日危急。嘗拆觀之。便將錦囊拆開。獻與玄德。玄德看了。急來車前泣告孫夫人曰：備有心腹之言。至此盡當實訴。夫人曰：丈夫有何言語。實對我說。玄德曰：昔日吳侯與周瑜同謀。將夫人招嫁劉備。實非爲夫人計。乃欲幽困劉備而奪荊州耳。奪了荊州。必將殺備。是以夫人爲香餌而釣備也。備不懼萬死而來。蓋知夫人有男子之胸襟。必能憐備。昨聞吳侯將欲加害。故託荊州有難。以圖歸計。幸得夫人不棄同至於此。今吳侯又令人在後追趕。周瑜又使人於前截住。非夫人莫解此禍。如夫人不允。備請死於車前。以報夫人之德。夫人怒曰：吾兄既不以我爲親骨肉。我有何面目重相見乎。今日之危。我當自解。於是叱從人推車直出。捲起車簾。親喝徐盛丁奉曰：你二人欲造反耶。徐丁奉慌忙下馬。棄了兵器。聲諾於車前曰：安敢造反。爲奉周都督將令。屯兵在此。專候劉備。孫夫人大怒曰：周瑜逆賊。我東吳不會虧負你。玄德乃大漢皇叔。是我丈夫。我已對母親哥哥說知。回荊州去。今你兩個於山腳去處。引着軍馬攔截道路。意欲劫掠我夫妻財物耶。徐盛丁奉諾諾連聲。口稱不敢。請夫人息怒。並不干我等之事。乃是周都督的將令。孫夫人叱曰：你只怕周瑜。獨不怕我周瑜。殺得你。我豈殺不得周瑜。把周瑜大罵一場。喝令推車前進。徐盛丁奉自思我等是下人。安敢與夫人違拗。又見趙雲十分怒氣。只得把兵喝住。放條大路。教過去。恰纔行不得五六里。背後陳武潘璋趕到。徐盛丁奉備言其事。陳潛一將曰：你放他過去。差了我二人奉

吳侯旨意特來追捉他回去了。於是四將合兵一處，趕程趕來。玄德正行間，忽聽的背後喊聲大起。玄德又告孫夫人曰：「後面追兵又到，如之奈何？」夫人曰：「丈夫先行，我與子龍當後。」玄德先引三百軍望江岸去了。子龍勒馬於車傍，將士卒擺開，專候來將。四員將見了孫夫人，只得下馬，又手而立。夫人曰：「陳武、潘璋來此何幹？」二將答曰：「奉主公之命，請夫人玄德回。」夫人正色叱曰：「都是你這夥匹夫，離間我兄弟，我姊妹不睦。我已嫁他人，今日歸去，須不是與人私奔。我奉母親慈旨，令我夫婦回荊州。便是我哥哥來也，須依禮而行。你二人倚仗兵威，欲待害殺我耶？焉得四人面面相覩，各自尋思他一萬年也？只是兄妹，更兼國太作主。吳侯乃大孝之人，怎敢違逆母言？明日翻過臉來，只是我等不如做個人情。軍中又不見玄德，但見趙雲怒目瞪眉，只待廝殺。因此四將諾諾連聲而退。孫夫人令推車而行。徐盛曰：「我四人同去見周都督，告稟此事。四人猶豫未定。忽見一軍如旋風而來，視之乃蔣欽、周泰。二將問曰：『你等曾見劉備否？』四人曰：『早晨過去，已半日矣。』蔣欽曰：『何不攀下？』四人各言孫夫人發話之事。蔣欽曰：『便是吳侯怕道如此，封一口劍在此，教先殺他妹，後斬劉備。』達者立斬。四將曰：『去之已遠，怎生奈何？』蔣欽曰：『他終是些步軍，急行不上。』徐丁、二將軍可飛報都督，教水路掉快船追趕。我四人在岸上追趕，無問水旱之路。趕上殺了，休聽他言語。於是徐盛奉飛報周瑜、蔣欽、周泰、陳武、潘璋四個領兵沿江趕來，卻說玄德一行人馬離柴桑較遠，到劉郎浦心纔稍寬。沿着江岸尋渡，一望江水瀰漫，並無船隻。玄德俯首沉吟。趙雲曰：「主公在虎口中逃出，今已近本界。吾料軍師必有調度，何用憂疑？」玄德聽罷，豁然想起在吳繁華之事，不覺淒然淚下。後人有詩歎曰：「吳蜀成婚此水濤，明珠步幛屋黃金。誰知一女輕天下，欲易劉郎鼎峙心。」玄德令趙雲望前哨探船隻。忽報後面塵土冲天而起。玄德登高望之，但見軍馬蓋地而來。歎曰：「連日奔走，人困馬乏，追兵又到，死無地矣！」看看喊聲漸近，正慌急間，忽見江岸邊一字兒拋着拖蓬船二十餘隻。趙雲曰：「天幸有船在此，何不速下，掉過對岸，再作區處。」玄德與孫夫人便奔上船。子龍引五百軍亦都上船。只見船艙中一人綸巾道服，大笑而出。曰：「主公且喜！諸葛亮在此等候多時。」船中扮作客人的，皆是荊州水軍。玄德大喜，不移時，四將趕到。孔明笑指岸上人言曰：「吾已算定多時矣。汝等同去傳示周郎，教休再使美人局。」手段岸上亂箭射來，船已開得遠了。蔣欽等四將只好呆看。玄德與孔明正行間，忽然江聲大振。回頭視之，只見戰船無數，帥字旗下周瑜自領檳戰水軍，左有黃蓋，右有韓當，勢如飛馬，疾似流星。看看趕上，孔明教掉船投

北岸棄了船盡皆上岸而走。軍馬登程周瑜趕到江邊亦皆上岸追襲。大小水軍盡是步行只有爲首軍官騎馬。周瑜當先黃蓋韓當徐盛丁奉緊隨周瑜曰此處是那裏軍士答曰前面是黃州界首望見玄德軍馬不遠瑜令併力追襲正趕之間一聲鼓響山谷內一隊刀手擁出爲首一員大將乃關雲長也周瑜舉止失措急撥馬便走雲長趕來周瑜縱馬逃命正奔走間左邊黃忠右邊魏延兩軍殺出吳兵大敗周瑜急急下得船時岸上軍士齊聲大叫曰周郎妙計安天下陪了夫人又折兵瑜怒曰可再登岸決一死戰黃蓋韓當力阻瑜自思曰吾計不成有何面目去見吳侯大叫一聲金瘡迸裂倒於船上衆將急救卻早不省人事正是「兩番弄巧反成拙此日含嗔卻帶羞」未知周郎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銅雀臺 孔明三氣周公瑾

卻說周瑜被諸葛亮預先埋伏關公黃忠魏延二枝人馬一擊大敗黃蓋韓當急教下船折卻水軍無數遙視玄德孫夫人車馬僕從都停住於山頂之上瑜如何不氣箭瘡未愈因怒氣冲激瘡口迸裂昏絕於地衆將救醒開船逃去孔明教休追趕自和玄德歸荊州慶喜賞賜衆將周瑜自歸南徐報孫權權不勝忿怒欲拜程普爲都督起兵取荊州周瑜又上書請興兵雪恨張昭諫曰不可曹操日夜思報赤壁之恨因恐孫劉同心故未敢興兵今主公若以一時之忿自相吞併操必乘虛來攻國勢危矣顧雍曰許都豈無細作在此若知孫劉不睦操必使人勾結劉備備懼東吳必投曹操若此則江南何日得安爲今之計莫若使人赴許都表劉備爲荊州牧曹操知之則懼而不敢加兵於東南且使劉備不恨於主公然後使心賄用反間之計令曹劉相攻吾乘隙而圖之斯爲得耳權曰元嘆之言甚善但誰可爲使雍曰此間有一人乃曹操敬慕者可以爲使權問何人雍曰華歆在此何不遣之權大喜即遣歆齋表赴許都歆領命起程逕到許都求見曹操聞操曾羣臣於鄴郡慶賞銅雀臺歆乃赴鄴郡候見操自赤壁敗後常思報讎只疑孫劉併力因此不敢輕進時建安十五年春造銅雀臺成操乃大會文武於鄴郡設宴慶賀其臺正臨漳河中央乃銅雀臺左邊一座名玉龍臺右邊一座名金鳳臺各高十丈上橫二橋相通千門萬戶金碧交輝是日曹操頭戴嵌寶金冠身穿綠錦羅袍玉帶珠履憑高而坐文武侍立臺下操欲觀式

宦比試弓箭乃使近侍將西川紅錦戰袍一領挂於垂楊枝上。下設一箭垛以百步爲界分武官爲兩隊。曹氏宗族俱穿紅其餘將士俱穿綠各帶雕弓長箭跨鞍勒馬聽候指揮操傳令曰有能射中箭垛紅心者卽以錦袍賜之。如射不中罰水一杯。號令方下紅袍隊下一個少年將軍驃馬而出衆視之乃曹休也。休飛馬往來奔馳三次扣上箭拽滿弓一箭射去正中紅心。金鼓齊鳴衆皆喝采。曹操於臺上望見大喜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方欲使人取錦袍與曹休只見綠袍隊中一騎飛出叫曰丞相錦袍合讓俺外姓先取。宗族中不宜攬越。操視其人乃文聘也。衆官曰且看文仲業射法。文聘拈弓縱馬一箭亦中紅心。衆皆喝采。金鼓亂鳴。聘大呼曰快取袍來。只見紅袍隊中又一將飛馬而出厲聲曰文烈先射汝何得爭奪。看我與你兩個解箭拽滿弓一箭射去也中紅心。衆人齊聲喝采。視其人乃曹洪也。洪方欲取袍只見綠袍隊裏又一將出揚弓叫曰你三人射法何足爲奇。看我射來。衆視之乃張郃也。郃飛馬翻身背射一箭也中紅心。四枝箭齊齊的攢在紅心裏。衆人都道好射法。郃曰綠袍須該是我的言未畢紅袍隊中一將飛馬而出大叫曰汝翻身背射何足稱異。看我奪射紅心。衆視之乃夏侯淵也。淵驃馬至界口紐回身一箭射去正在四箭當中。金鼓齊鳴。淵勒馬鞍弓大叫曰此箭可奪得錦袍麼。只見綠袍隊裏一將應聲而出大叫且留下錦袍與我徐晃。晃曰汝奪射紅心不足爲異。看我單取錦袍拈弓搭箭遙望柳條急棄了弓翻身下馬。褚亦下馬兩個揪住廝打。操急使人解開那領錦袍已是扯得粉碎。操令二人都上臺。徐晃睜眉怒目許褚切齒咬牙各有相鬪之意。操笑曰孤特視公等之勇耳。豈惜一錦袍哉。便教諸將盡都上臺各賜蜀錦一疋。諸將各各稱謝。操命各依位次而坐。樂聲競奏。水陸並陳。文官武將輪次把盞獻酬交錯。操顧謂衆文官曰武將既以射騎爲樂。足顯威勇矣。公等皆飽學之士。登此高臺可不進佳章以紀一時之勝事乎。衆官皆躬身而言曰願從鉤命。時有王朗鍾繇王粲陳琳一班文官進獻詩章。詩中多有稱頌曹操功德巍巍。合當受命之意。曹操逐一覽畢。笑曰諸公佳作過譽甚矣。孤本愚陋。始舉孝廉後值天下大亂。築精舍於譙東五十里。欲春夏讀書。秋冬射獵。

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仕耳。不意朝廷徵孤爲點軍校尉，遂更其意，專欲爲國家討賊立功。圖死後得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平生願足矣。念自討董卓，勦黃巾以來，除袁術，破呂布，滅袁紹，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責已極。又復何望哉？如國家無孤一人，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見孤權重，妄相忖度，疑孤有異心。此大謬也！孤常念孔子稱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但欲孤委捐兵衆，歸就所封武平侯之國，實不可耳。誠恐一解兵柄，爲人所害。孤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不慕虛名而處實禍也。諸公必無知孤意者，衆皆起拜曰：雖伊尹、周公不及丞相矣。後人有詩曰：「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曹操連飲數杯，不覺沉醉，喚左右捧過筆硯，亦欲作銅雀臺詩。剛纔下筆，忽報東吳使華歆表奏劉備爲荊州牧。孫權以妹嫁劉備，漢上九郡大半已屬備矣。操聞之，手脚慌亂，投筆於地。程昱曰：「丞相在萬軍之中，矢石交攻之際，未嘗動心。今聞劉備得了荊州，何故如此失驚？」操曰：「劉備人中之龍也，生平未嘗得水。今得荊州，是困龍入大海矣。孤安得不動心哉！」程昱曰：「丞相知華歆來意否？」操曰：「未知。」昱曰：「孫權本忌劉備，欲以兵攻之，但恐丞相乘虛而擊，故令華歆爲使，表薦劉備，乃安備之心，以塞丞相之望耳。」操點頭曰：「是也。」昱曰：「某有一計，使孫、劉自相吞併，丞相乘間圖之一鼓而二敵俱破，操大喜。」遂問其計。程昱曰：「東吳所倚者，周瑜也。丞相今表奏周瑜爲南郡太守，程普爲江夏太守，留華歆在朝重用之，瑜必自與劉備爲讎敵矣。我乘其相併而圖之，不亦善乎？」操曰：「仲德之言正合孤意。」遂召華歆上臺，重加賞賜。當日筵散，操即引文武回許昌表奏。周瑜爲總領南郡太守，程普爲江夏太守，封華歆爲大理寺卿，留在許都。使命至東吳，周瑜、程普各受職訖。周瑜旣領南郡，愈思報讎。遂上書吳侯，乞令魯肅去討還荊州。孫權乃命肅曰：「汝昔保借荊州與劉備，今備遷延不還，等待何時？」肅曰：「文書上明白寫着，得了西川便還。」權叱曰：「只說取西川，至今又不動兵，不等老了人！」肅曰：「某願往言之。」遂乘船投荊州而來，卻說玄德與孔明在荊州廣聚糧草，調練軍馬，遠近之士多歸之。忽報魯肅到，玄德問孔明曰：「子敬此來何意？」孔明曰：「昨者孫權表主公爲荊州牧，此是懼曹操之計。操封周瑜爲南郡太守，此欲令我兩家自相吞併，他好於中取事也。今魯肅此來，又是周瑜旣受太守之職，來要索荊州之意。」玄德曰：「何以答之？」孔明曰：「若肅提起荊州之事，主公便放聲大哭，哭到悲切之處，亮自出來解勸。計會已定，接魯肅入府禮畢，効坐。肅曰：「今日皇叔做了東吳女婿，便是魯肅主人，如何敢坐？」玄德笑曰：「子敬與我舊交，何必太謙？」

乃就坐茶罷。肅曰：「今奉吳侯鈞命，專爲荊州一事而來。皇叔已借住多時，未蒙見還。今旣兩家結親，當看親情早早交付。」玄德聞言，掩面大哭。肅驚曰：「皇叔何故如此？」玄德哭聲不絕。孔明從屏後出曰：「亮聽之久矣，子敬知吾主人哭的緣故麼？」肅曰：「某實不知。」孔明曰：「有何難見？當初我主人借荊州時，許下取得西川便還。仔細想來，益州劉璋是我主人之弟，一般都是漢朝骨肉。若要興兵去取他城池時，恐被外人唾罵。若要不取，還了荊州，何處安身？若不還時，於尊舅面上又不好看。事出兩難，因此淚出痛腸。」孔明說罷，觸動玄德衷腸，真個挺胸頓足，放聲大哭。魯肅勸曰：「皇叔且休煩惱，與孔明從長計議。」孔明曰：「有煩子敬回見吳侯，勿惜一言之勞。將此煩惱情節，懇告吳侯，再容幾時。」肅曰：「倘吳侯不從，如之奈何？」孔明曰：「吳侯旣以親妹聘嫁皇叔，安得不從乎？」望子敬善言回覆。魯肅是個寬仁長者，見玄德如此哀痛，只得應允。玄德孔明拜謝，宴畢，送魯肅下船。逕到柴桑，見了周瑜，具言其事。周瑜頓足曰：「子敬又中諸葛亮之計也！」當初，劉備依劉表時，常有吞併之意，何況西川劉璋乎？似此推調，未免累及老兄矣。吾有一計，使諸葛亮不能出吾算中。子敬便當一行。肅曰：「願聞妙策。」瑜曰：「子敬不必去見吳侯，再去荊州對劉備說，孫劉兩家旣結爲親，便是是一家。若劉氏不忍去取西川，我東吳起兵去取，取得西川時，以作嫁資，却把荊州交還東吳。」肅曰：「西川迢遞，取之非易。都督此計莫非不可？」瑜笑曰：「子敬眞長者也！你道我真個去取西川與他？我只以此爲名，實欲去取荊州。且教他不做準備，東吳軍馬收川路過荊州，就問他索要錢糧。劉備必然出城勞軍。那時乘勢殺之，奪取荊州。雪吾之恨，解足下之禍。」魯肅大喜，便再往荊州來。玄德與孔明商議，孔明曰：「魯肅必不會見吳侯，只到柴桑和周瑜商量了甚計策來誘我耳。但說的話，主公只看我點頭，便滿口應承。計會已定，魯肅入見禮畢，曰：「吳侯甚是稱讚皇叔威德，遂與諸將商議起兵替皇叔收川。」取了西川，却換荊州。以西川權當嫁資，但軍馬經過，却望應些錢糧。孔明聽了，忙點頭曰：「難得吳侯好心。」玄德拱手稱謝曰：「此皆子敬善言之力。」孔明曰：「如雄師到日，卽當遠接犒勞。」魯肅暗喜，宴罷辭回。玄德問孔明曰：「此是何意？」孔明大笑曰：「周瑜死日近矣。這等計策，小兒也瞞不過。」玄德又問如何，孔明曰：「此乃假途滅虢之計也。虛名收川，實取荊州。等主公出城勞軍，乘勢峯下殺入城來，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玄德曰：「如之奈何？」孔明曰：「主公寬心，只顧準備，高弓以擒猛虎，安排香餌以釣鰐魚。等周瑜到來，他便不死也。九分無氣，便喚趙雲聽計。如此如此。其餘我自有擺布。」玄德大喜，後人有詩歎曰：「周瑜決策取荊州，諸葛先知第一籌。指望長

「香餌穩，不知暗裏釣魚鉤。」却說魯肅回見周瑜，說玄德孔明歡喜一節，準備出城勞軍。周瑜大笑曰：「原來今番中了吾計。便教魯肅稟報吳侯，並遣程普引軍接應。周瑜此時滄箭已漸平，愈身軀無事。使甘寧爲先鋒，自與徐盛、呂蒙爲第二，凌統爲後隊，水陸大兵五萬望荊州而來。周瑜在船中時復歡笑，以爲孔明中計。前軍至夏口，周瑜問荊州有人在前面接否。人報劉皇叔使糜竺來見都督。瑜喚至，問勞軍如何。糜竺曰：「主公皆準備安排下了。」瑜曰：「皇叔何在？」竺曰：「在荊州城門外相等。」與都督把盞。瑜曰：「今爲汝家之事，出兵遠征，勞軍之禮，休得輕易。」糜竺領言語，先回。戰船密密排在江上，依次而行。看看至公安，並無一隻軍船。又無一人遠接。周瑜催船速行，離荊州十餘里，只見江面上靜蕩蕩的暗探的回報。荊州城上插兩面白旗，並不見一人之影。瑜心疑，教把船傍岸，親自上岸。太馬帶了甘寧、徐盛、丁奉一班軍官，引親隨精兵三千人，逕望荊州來。既至城下，並不見動靜。瑜勒住馬，令軍士叫城上問是誰人。吳童答曰：「是東吳周都督親自在此。」言未畢，忽一聲梆子響，城上軍一齊都晝起槍刀，敵樓上趙云出曰：「都督此行，端的爲何？」瑜曰：「吾替汝主取西川，汝豈猶未知耶？」雲曰：「孔明軍師已知都督假途滅虢之計，故留趙雲在此。吾主公有言：孤與劉璋皆漢室宗親，安忍背義而取西州。若汝東吳，端的取蜀，吾當披髮入山，不失信於八方也。」周瑜聞之，勒馬便回。只見一人打着令字旗，於馬前報說：「探得四路軍馬一齊殺到。關某從江陵殺來，張飛從秭歸殺來，黃忠從公安殺來，魏延從彝陵小路殺來。四路正不知多少軍馬，喊聲遠近，震動百餘里。皆言要捉周瑜。」瑜馬上大叫一聲，箭瘡復裂，墜於馬下。正是：「一着棋高難對敵，幾番算定總成空。」不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柴桑口臥龍弔喪 耒陽縣鳳雛理事

可說周瑜怒氣填胸，墜於馬下。左右急救歸船。軍士傳說：「玄德孔明在前山頂上飲酒取樂。瑜大怒，咬牙切齒曰：『我取不得西川，吾誓取之！』」正恨間，人報吳侯遣弟孫瑜到周瑜接入，具言其事。孫瑜曰：「吾奉兄命來助都督，遂令陸軍前行。行至巴丘，人報上流有劉封、關平二人領軍截住水路。周瑜愈怒，忽又報孔明遣人送書至。周瑜拆封視之，書曰：『漢軍師中郎將諸葛亮致書於東吳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自柴桑一別，至今戀戀不忘。聞足下欲取西川，亮竊以爲不可。益州民強地險，劉璋雖暗弱，足以自守。今勞師遠征，轉運萬里，欲收全功，雖吳起不能定其規。孫

武不能善其後也。曹操失利於赤壁，志豈須臾忘報讐哉？今足下興兵遠征，倘操乘虛而至，江南蕪粉矣。亮不忍坐視，特此告知。幸垂照鑒！」周瑜覽畢，長歎一聲，喚左右取紙筆作書。書上吳侯，乃聚衆將曰：「吾非不欲盡忠報國，奈天命已絕矣。汝等善事吳侯，共成大業。言訖，絕氣徐徐又醒。仰天長歎曰：「旣生瑜，何生亮！」連叫數聲而亡。壽三十六歲。後人有詩歎曰：「赤壁遺雄烈，青年有駿聲。紛歌知雅意，益酒謝良朋。曾謁三千斛，常軀十萬兵。巴丘終命處，憑弔欲傷情。」周瑜停喪於巴丘，衆將所遺書誠，遣人飛報孫權。權聞瑜死，放聲大哭，拆視其書，乃薦魯肅以自代也。書略曰：「瑜以凡才，荷蒙殊遇，委任腹心，統御兵馬，敢不竭股肱之力，以圖報效。奈死生不測，修短有命，愚志未展，微軀已殞，遺恨何極！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尚未可知。此正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之任。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倘蒙垂鑒，瑜死不朽矣。」孫權覽畢，哭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而死，孤何賴哉？」旣遺書特薦子敬，獨敢不從之。即日便命魯肅爲都督，總統兵馬一面，教發周瑜靈柩回葬。卻說孔明在荊州，夜觀天文，見將星墜地，乃笑曰：「周瑜死矣！」至曉，告於玄德。玄德使人探之，果然死了。玄德問孔明曰：「周瑜旣死，還當如何？」孔明曰：「代瑜領兵者必魯肅也。亮觀天象，將星聚於東方，亮當以弔喪爲由，往江東走一遭，就尋賢士佐助主公。」玄德曰：「只恐吳中將士加害於先生。」孔明曰：「瑜在之日，亮猶不懼；今瑜已死，又何患乎？」乃與趙雲引五百軍具，祭禮下船，赴巴丘弔喪。於路探聽得孫權已令魯肅爲都督，周瑜靈柩已回柴桑。孔明逕到柴桑，魯肅以禮迎接。周瑜部將皆欲殺孔明，因見趙雲帶劍相隨，不敢下手。孔明教設祭物於靈前，親自奠酒跪於地下，讀祭文曰：「嗚呼！公瑾不幸夭亡，修短故天人。人豈不傷我心，實痛醉酒一觴。君其有靈，享我烝嘗。弔君幼學以交伯符，仗義疏財讓舍以居。弔君弱冠，萬里鵬搏定建霸業。割據江南，用君壯力，遠鎮巴丘。景升壞慮，討逆無憂。弔君丰度佳配，小喬漢臣之婿。不愧當朝弔君氣概，諫阻納質，始不垂翅。終能奮翼，弔君鄱陽。蔣幹來說，揮洒自如。雅量高志，弔君弘才。文武籌略，火攻破敵，挽強爲弱。想君當年雄姿英發，哭君早逝，俯地流血，忠義之心，英靈之氣，命終三紀，名垂百世。哀君情切，愁腸千結。惟我肝膽，悲無斷絕。昊天昏暗，三軍愴然。主爲哀泣，友爲淚漣。亮也不才，丐計求謀，助吳拒曹。輔漢安劉，犄角之援，首尾相儔。若存若亡，何慮何憂。嗚呼！公瑾生死永別，樸守其貞冥冥滅滅。魂如有靈，以鑒我心。從此天下更無知音。嗚呼痛哉！伏惟尚饗。」孔明祭畢，伏地大哭，淚如湧泉，哀慟不已。

將相謂曰。人盡道公瑾與孔明不睦。今觀其祭奠之情。人皆虛言也。魯肅見孔明如此悲切。亦爲感傷。自思曰。孔
自是多情。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耳。後人有詩歎曰。「臥龍南陽睡未醒。又添列曜下舒城。蒼天旣已生公瑾。塵世
尚須出孔明。」魯肅設宴款待孔明。宴罷。孔明辭回。方欲下船。只見江邊一人道袍竹冠。皂緝素履。一手揪住孔明。
大笑曰。汝氣死周郎。卻又來弔孝。明欺東吳無人耶。孔明急視其人。乃鳳雛先生龐統也。孔明亦大笑。兩人攜手登
舟。各訴心事。孔明乃留書一封與統。囑曰。吾料孫仲謀必不能重用。足下稍有不如意。可來荊州共扶玄德。此人寬
厚德。必不負公平生之所學。統允諾而別。孔明自回荊州。卻說魯肅送周瑜靈柩至蕪湖。孫權接着哭祭於前。命
厚葬於本鄉。瑜有兩男一女。長男循。次男胤。權厚恤之。魯肅曰。肅碌碌庸才。誤蒙公瑾重薦。其實不稱其職。願舉一
人以助主公。此人上通天文。下曉地理。謀略不減於管樂。樞機可並於孫吳。往日周公瑾多用其言。孔明亦深服其
言。現在江南。何不重用。權聞言大喜。便問此人姓名。肅曰。此人乃襄陽人。姓龐。名統。字士元。道號鳳雛先生。權曰。孤
亦聞其名久矣。今既來此。可即請來相見。於是魯肅邀請龐統入見。孫權施禮畢。權見其人濃眉掀鼻。黑面短鬚。形
容古怪。心中不喜。乃問曰。公平生所學。以何爲主。統曰。不必拘執。隨機應變。權曰。公之才略。比公瑾如何。統笑曰。某
之所學。與公瑾大不相同。權平生最喜周瑜。見統輕之。心中愈不樂。乃謂統曰。公且退。待有用公之時。卻來相請。統
長歎一聲而出。魯肅曰。主公何不用龐士元。權曰。狂士也。用之何益。肅曰。赤壁鏖兵之時。此人曾獻連環策。成第一
功。主公想必知之。權曰。此時乃曹操自欲釘船。未必此人之功也。吾誓不用之。魯肅出。謂龐統曰。非肅不薦足下。奈
天侯不肯用。公公且耐心。統低頭長歎不語。肅曰。公莫非無意於吳中乎。統不答。肅曰。公抱匡濟之才。何往不利。可
與對肅言。將欲何往。統曰。吾欲投曹操去也。肅曰。此明珠暗投矣。可往荊州投劉皇叔。必然重用。統曰。統意實欲如
此前言。戲耳。肅曰。某當作書奉薦。公輔玄德。必與孫劉兩家無相攻擊。同心破曹。統曰。此某平生之素志也。乃求肅
書。逕往荊州來見玄德。此時孔明接察四郡未回。門吏傳報江南名士龐統特來相投。玄德久聞統名。便教請入。相
見。玄德長揖不拜。玄德見統貌陋。心中亦不悅。乃問統曰。足下遠來不易。統不即取出魯肅書并孔明投呈。但
答曰。聞皇叔招賢納士。特來相投。玄德曰。荆楚稍定。苦無閒職。此去東北一百三十里。有一縣名秦陽。縣缺一縣宰。
西公任之。如後有缺。卽當重用。統思玄德待我何薄。欲以才學動之。見孔明不在。只得勉強相辭而去。統到秦陽縣。

不理政事，終日飲酒爲樂。一應錢糧詞訟，並不理會。有人報知玄德，言龐統將耒陽縣事盡廢。玄德怒曰：「豎儒焉敢亂吾法度！」遂喚張飛分付：「引從人去荆南諸縣巡視，如有不公不法者，就便究問。恐於事有不明處，可與孫乾同去。」張飛領了言語，與孫乾前去。耒陽縣軍民官吏皆出郭迎接，獨不見縣令。飛問曰：「縣令何在？」同僚覆曰：「龐縣令自到任及今，將百餘日，縣中之事並不理問。每日飲酒，自日至夜，只在醉鄉。今日宿酒未醒，猶臥不起。」張飛大怒，欲擒之。孫乾曰：「龐士元乃高明之人，未可輕忽。且到縣問之，如果於理不當，治罪未晚。」飛乃入縣，正廳上坐定。教縣令來見，統衣冠不整，扶醉而出。飛怒曰：「吾兄以汝爲人，令作縣宰，汝焉敢盡廢縣事！」統笑曰：「將軍以吾廢了縣中何事？」飛曰：「汝到任百餘日，終日在醉鄉安得不廢政事？」統曰：「量百里小縣，些小公事，何難決斷？將軍少坐，待我發落。」隨即喚公吏，將百餘日所積公務都取來剖斷。吏皆紛然齋抱案卷上廳訴詞，被告人等環跪階下。統手中批判，口中發落，耳內聽詞，曲直分明，並無分毫差錯。民皆叩首拜伏，不到半日，將百餘日之事盡斷畢了。投筆於地，而對張飛曰：「所廢之事，何在？」曹操孫權，吾視之若掌上觀文，量此小縣，何足介意！」飛大驚，下席謝曰：「先生大才，小子失敬。吾當於兄長處極力舉薦。統乃將出魯肅薦書，飛曰：「先生初見吾兄，何不將出？」統曰：「若便將出，似乎專藉薦書來干謁矣。」飛顧謂孫乾曰：「非公則失一大賢也。」遂辭統回。荊州見玄德，具說龐統之才。玄德大驚曰：「屈待大賢，吾之過也。」飛將魯肅薦書呈上，玄德拆視之，書略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如以貌取之，恐負所學，終爲他人所用，實可惜也。」玄德看畢，正在嗟嘆，忽報孔明回。玄德接入禮畢，孔明先問曰：「龐軍師近日無恙否？」玄德曰：「近治耒陽縣，好酒廢事。」孔明笑曰：「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之學，勝亮十倍。亮曾有薦書，在士元處，會達主公否？」玄德曰：「今日方得子敬書，卻未見先生之書。」孔明曰：「大賢若處小任，往往以酒糊塗，倦於視事。」玄德曰：「若非吾弟所言，險失大賢。」隨即令張飛往耒陽縣敬請龐統來。荊州玄德下階請罪。統方將出，孔明所薦之書，玄德看書中之意，言鳳雛到日，宜卽重用。玄德喜曰：「昔司馬德操言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吾今二人皆得，漢室可興矣。」遂拜龐統爲副軍師中郎將，與孔明共贊方略，敎練軍士，聽候征伐。早有人報到許昌，言劉備用諸葛亮、龐統爲謀士，招軍買馬，積草屯糧，連結東吳，早晚必興兵北伐。曹操聞之，遂聚謀士商議南征。荀攸進曰：「周瑜新死，可先取孫權。次攻劉備。」操曰：「我若遠征，恐馬騰來襲許都。前在赤壁之時，軍中有訛言，亦傳西涼入寇之事，今不可不防也。」荀攸曰：「以

遼所見不若降詔加馬騰爲征南將軍使討孫權誘入京師先除此人則南征無患矣操大喜卽日遣人齎詔至西涼召馬騰却說馬騰字壽成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後父名肅字子碩桓帝時爲天水蘭干縣尉後失官流落隴西與羌人雜處遂娶羌女生騰騰身長八尺體貌雄異稟性溫良人多敬之靈帝末年羌人多叛騰召募民兵破之初平中年因討賊有功拜征西將軍與鎮西將軍韓遂爲兄弟當日奉詔乃與長子馬超商議曰吾自與董承受衣帶詔以來與劉玄德約共討賊不幸董承已死玄德屢敗我又僻處西涼未能協助玄德今聞玄德已得荊州我正欲展昔日之志而曹操反來召我當是如何馬超曰操奉天子之命以召父親今若不往彼必以逆命責我矣當乘其來召竟往京師於中取事則昔日之志可展也馬騰兄子馬岱諫曰曹操心懷叵測叔父若往恐遭其害超曰鬼頑盡起西涼之兵隨父親殺入許昌爲天下除害有何不可騰曰汝自統羌兵保守西涼只教次子馬休馬鐵并姪馬岱隨我同往曹操見有汝在西涼又有韓遂相助諒不敢加害於我也超曰父親欲往切不可輕入京師當隨機應變觀其動靜騰曰吾自有處不必多慮於是馬騰乃引西涼兵五千先教馬休馬鐵爲前部留馬岱去後爲接應迤邐望許昌而來離許昌二十里屯住軍馬曹操聽知馬騰已到喚部下侍郎黃奎分付曰目今馬騰南征吾命汝爲行軍參謀先至馬騰寨中勞軍可對馬騰說西涼路遠運糧甚難不能多帶人馬我當更遣大兵協同前進來日教他入城面君吾就應付糧草與之奎領命來見馬騰騰置酒相待奎酒半酣而言曰吾父黃琬死於李傕郭汜之難嘗懷痛恨不想今日又遇欺君之賊騰曰誰爲欺君之賊奎曰欺君者操賊也公豈不知之而問我耶騰恐是操使來相探急止之曰耳目較近休得亂言奎叱曰公竟忘却衣帶詔乎騰見他說出心事乃密以實情告之奎曰操欲公入城面君必非好意公不可輕入來日當勒兵城上待曹操出城點軍就點軍處殺之大事濟矣二人商議已定黃奎回家恨氣未息其妻再三問之奎不肯言不料其妾李春香與奎妻弟苗澤私通澤欲得春香正無計可施妾見黃奎憤恨遂對澤曰黃侍郎今日商議軍情固意甚憤恨不知爲誰澤曰汝可以言挑之曰人皆說劉皇叔仁德曹操奸雄何也看他說甚言語是夜黃奎果到春香房中妾以言挑之奎乘醉言曰汝乃婦人尙知邪正何況我乎吾所恨者欲殺曹操也妾曰若欲殺之如何下手奎曰吾已約定馬將軍明日在城外點兵時殺之妾告於苗澤澤報知曹操操便密啞曹洪許褚分付如此如此又喚夏侯淵徐晃分付如此如此各人領命去了一面先將黃奎一家老少

小擎下。次日馬騰領着西涼兵馬將次近城。只見前面一簇紅旗打着丞相旗號。馬騰只道曹操自來點軍。拍馬向前。忽聽得一聲砲響。紅旗開處。弓弩齊發。一將當先。乃曹洪也。馬騰急撥馬回時。兩下喊聲又起。左邊許褚殺來。右邊夏侯淵殺來。後面又是徐晃領兵殺至。截斷西涼軍馬。將馬騰父子三人困在垓心。馬騰見不是頭。奮力衝殺。馬鐵早被亂箭射死。馬休隨着馬騰。左衝右突。不能得出二人。身帶重傷。坐下馬又被箭射倒。父子二人俱被執。曹操教將黃奎與馬騰父子一齊綁至黃奎大叫無罪。操教苗澤對證。馬乃大罵曰：「豎儒誤我大事。我不能爲國殺賊。是乃天也。」操命牽出馬騰罵不絕口。與其子馬休及黃奎一同遇害。後人有詩歎曰：「父子齊芳烈忠貞著一門。犧生圖國難。誓死答君恩。嚼血盟言在。誅奸義狀存。西涼推世胄。不愧伏波孫。」苗澤告操曰：「不願加賞。只求李春香爲妻。操笑曰：「你爲了一婦人害了你姊夫一家。留此不義之人何用。便叫將苗澤李春香與黃奎一家並斬於市。觀者無不歎息。後人有詩歎曰：『苗澤因私害盡臣。春香未得反傷身。奸雄亦不相容恕。枉自圖謀作小人。』」曹操教招安西涼兵馬諭之曰：「馬騰父子謀反。不干衆人之事。一面使人分付把住關隘。休教走了馬岱。且說馬岱自引一千兵在後。早有許昌城外逃回軍士報知馬岱。岱大驚只得棄了兵馬。扮作客商。連夜逃遁去了。曹操殺了馬騰等。便決意南征。忽人報曰：「劉備調練軍馬。收拾器械。將欲取川。」操驚曰：「若劉備收川。則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言未畢。堦下一人進言曰：「某有一計。使劉備孫權不能相顧。江南西川皆歸丞相。正是『西州豪傑方遭戮。南國英雄又受殃。』」未知獻計者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馬孟起興兵雪恨 曹阿瞞割鬚棄袍

却說獻策之人乃治書侍御史陳羣。字長文。操問曰：「陳長文有何良策？」羣曰：「今劉備孫權結爲唇齒。若劉備欲取西川。丞相可命上將提兵會合。撻之衆。逕取江南。則孫權必求救於劉備。備意在西川。必無心救權。權無救則力乏兵衰。江東之地。必爲丞相所得。若得江東。則荊州一鼓可平也。荊州既平。然後徐圖西川。天下定矣。」操曰：「長文之言。正合吾意。卽時起大兵三十萬。逕下江南。令合撻張遼準備糧草。以爲供給。早有細作報知孫權。權聚衆軍商議。張昭曰：「可差人往魯子敬處。教急發書到荊州。使玄德同力拒曹。子敬有恩於玄德。其言必從。且玄德旣爲東吳之婿。亦

我不容辭。若玄德來相助，江南可無患矣。權從其言，即遣人諭魯肅，使求救於玄德。玄德看了書中之意，留使者於館舍，差人往南郡請孔明。孔明到荊州，玄德將魯肅書與孔明看畢。孔明曰：「也不消動江南之兵，也不必動荊州之兵，自使曹操不敢正觀東南，便回書與魯肅，教高枕無憂。若但有北兵侵犯，皇叔自有退兵之策。」使者去了，玄德問曰：「今操起三十萬大軍，會合灤之衆，一擁而來，先生有何妙計可以退之？」孔明曰：「操生所慮者乃西涼之兵也。今操殺馬騰，其子馬超現統西涼之衆，必切齒操賊。主公可作一書，往結馬超，使超興兵入關，則操又何暇下江南乎？」玄德大喜，即時作書，遣一心腹人逕往西涼州投下，却說馬超在西涼州夜感一夢，見身臥雪地，羣虎來咬，驚懼而覺。心中疑惑，聚帳下將佐，告說夢中之事。帳下一人應聲曰：「此夢乃不祥之兆也。」眾視其人，乃帳前心腹校尉，姓龐，名德，字令名。超曰：「令名所見若何？」德曰：「雪地遇虎，夢兆殊惡，莫非老將軍在許昌有事否？」言未畢，一人踰牆面入，哭拜於地，曰：「叔父與弟皆死矣！」超驚問岱曰：「叔父與侍郎黃奎同謀殺操，不幸事泄，皆被斬於市。二弟亦遇害，惟岱扮作客商，星夜走脫。」超聞言，哭倒於地。衆將救起，咬牙切齒，痛恨操賊。忽報荊州劉皇叔遣人齎書至，超拆視之，書略曰：「伏念漢室不幸，操賊專權，欺君罔上，黎民凋殘。備昔與先君同受密詔，誓誅此賊。今令先君被操所害，此將軍不共天地，不同日月之讌也。若能率西涼之兵以攻操之石備，當舉荊襄之衆以遏操之前，則逆操可擒，奸黨可滅，讒辱可報，漢室可興矣。書不盡言，立待回音。」馬超看畢，即時揮涕回書，發使者先回，隨後便起西涼軍馬，正欲進發，忽西涼太守韓遂使人請馬超往見。超至遂府，遂將出曹操書示之。內云：「若將馬超擒赴許都，即封汝爲西涼侯。」超拜伏於地，曰：「請叔父就縛俺兄弟二人，解赴許昌，免叔父戈戟之勞。」韓遂扶起曰：「吾與汝父結爲兄弟，安忍害汝？汝若興兵，吾當相助。」爲超拜謝。韓遂便將操使推出斬之。刀點手下八部軍馬一同進發。那八部乃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也。八將隨着韓遂，合馬超手下龐德、馬岱，共起二十萬大兵，殺奔長安來。長安郡守鍾繇飛報曹操，一面引軍拒敵，布陣於野。西涼州前部先鋒馬岱引軍一萬五千浩浩蕩蕩，漫山遍野而來。鍾繇出馬答話，岱使寶刀一口，與繇交鋒，不一合，繇大敗奔走，岱提刀趕來。馬超見勢，引大軍都到圍住長安，鍾繇上城守護。長安城西漢建都之處，城郭堅固，壕塹險深，急切攻打不下。一連圍了十日，不能攻破。龐德進計曰：「長安城中土硬水鹹，甚不堪食，更兼無柴。今圍十日，軍民飢荒，不如暫且收。」

軍只須如此如此。長安唾手可得。馬超曰：此計大妙。即時差令字旗傳於各部，盡教退軍。馬超親自斷後，各部軍馬漸漸退去。鍾繇次日登城看時，軍皆退去，只恐有計。令人暗探果然遠去，方纔放心。縱令軍民出城打柴取水，大開城門，放人出入。至第五日，人報馬超兵又到。軍民競奔入城。鍾繇仍復閉城堅守。卻說鍾繇弟鍾進，守把西門，約近三更，城門裏一把火起。鍾進急來救時，城邊轉出一人，舉刀縱馬大喝曰：龐德在此！鍾進措手不及，被龐德一刀斬於馬下。殺散軍校，斬關斷鎖，放馬超韓遂軍馬入城。鍾繇從東門棄城而走。馬超韓遂得了城池，賞勞三軍。鍾繇退守潼關，飛報曹操。操知失了長安，不敢復議南征，遂喚曹洪、徐晃分付先帶一萬人馬，替鍾繇堅守潼關。如十日內失了關隘，皆斬。十日外，不干汝二人之事。我統大軍隨後便至。二人領了將令，星夜便行。曹仁諫曰：洪性躁，誠恐誤事。操曰：你與我押送糧草，便隨後接應。卻說曹洪、徐晃到潼關，替鍾繇堅守關隘，並不出戰。馬超領軍來關下，把曹操三代毀罵。操大怒，要提兵下關廝殺。徐晃諫曰：此是馬超要激將軍廝殺，切不可與戰。待丞相大軍來，必有主畫。馬超軍日夜輪流來罵。曹洪只要廝殺，徐晃苦苦擋住。至第九日，在關上看時，西涼軍都棄馬在於關前草地上坐，多半困乏，就於地上睡臥。曹洪便教備馬，點起三千兵，殺下關來。西涼兵棄馬拋戈而走。洪迤邐追趕時，徐晃正在關上點視糧草，聞曹洪下關廝殺，大驚，急引兵隨後趕來，大叫：曹洪回馬！忽然，背後喊聲大震，馬岱引軍殺至。曹洪徐晃急回走時，一棒鼓響，山背後兩軍截出。左是馬超，右是龐德，混殺一陣。曹洪抵擋不住，折軍大半，撞出重圍，奔到關下。西涼兵隨後趕來，洪等棄關而走。龐德直追過潼關，撞見曹仁。軍馬救了曹洪等一軍。馬超接應龐德上關。曹洪失了潼關，奔見曹操。操曰：與你十日限，如何九日失了潼關？洪曰：西涼軍兵百般辱罵，因見彼軍懈怠，乘勢趕去，不想中賊奸計。操曰：洪年幼驟暴，徐晃你須曉事。晃曰：累諫不從。當日晃在關上點糧草，比及知道，小將軍已下關了。晃恐有失，連忙趕去，已中賊奸計矣。操大怒，喝斬曹洪衆官告免。曹洪服罪而退。操進兵直叩潼關。曹仁曰：可先下定寨柵，然後打關未遲。操令砍伐樹木，起立排柵，分作三寨。左寨曹仁，右寨夏侯淵，操自居中寨。次日，操引三寨大小將校殺奔關隘前去。正遇西涼軍馬，兩邊各布陣勢。操出馬於門旗下，看西涼之兵，人人勇健，個個英雄。又見馬超生得面如傅粉，脣若抹珠，腰細膀寬，聲雄力狂，白袍銀鎧，手執長槍，立馬陣前。首龐德下馬，操暗暗稱奇。自縱馬謂超曰：汝乃漢朝名將子孫，何故背反耶？超咬牙切齒，大罵。操賊欺君罔上，罪不容誅，害我父弟，不

共戴天之讐。吾當活捉生啖汝肉。說罷挺槍直殺過來。曹操背後子禁出迎。戰二十合。亦敗走。李通出迎。超奮威交戰。數合之中。一槍刺李通於馬下。超把槍望後一招。西涼兵一齊衝殺過來。操兵大敗。西涼兵來得勢猛。左右將佐皆抵擋不住。馬超龐德馬岱引百餘騎直入中軍來捉曹操。操在亂軍中只聽得西涼軍大叫。穿紅袍的是曹操。操就馬上急脫下紅袍。又聽得大叫。長鬚者是曹操。操驚慌掣所佩刀斷其鬚。軍中有人將曹操割鬚之事。告知馬超。超遂令人叫擎短鬚者是曹操。操聞知。卽扯旗角包頸而逃。後人有詩曰：「潼關戰敗望風逃。孟德倉皇脫錦袍。劍割鬚鬚應喪膽。馬超聲價蓋天高。」曹操正走之間。背後一騎趕來。回頭視之。正是馬超。操大驚。左右將校見超趕來。各自逃命。只撇下曹操。超厲聲大叫曰：「曹操休走。操驚得馬鞭墜地。看看趕上。馬超從後使槍搠來。操遠樹而走。超一槍搠在樹上。急拔下時。操已走遠。超縱馬趕來。山坡邊轉出一將。大叫勿傷吾主曹洪在此。輪刀縱馬攔住馬超。操得命走脫。洪與馬超戰到四五十合。漸漸刀法散亂。氣力不加。夏侯淵引數十騎隨到。馬超獨自一人。恐被所算。乃撥馬而回。夏侯淵也不來趕。曹操回寨。卻得曹仁死據定了寨柵。因此不會多折軍馬。操入帳歎曰：「吾若殺了曹洪。今日必死於馬超之手也。」遂喚曹洪重加賞賜。收拾敗軍。堅守寨柵。深溝高壘。不許出戰。超每日引兵來寨前辱罵搦戰。操傳令教軍士堅守如亂動者斬。諸將曰：「西涼之兵盡使長槍。當選弓弩迎之。」操曰：「戰與不戰。皆在於我。非在賊也。賊雖有長槍。安能便刺。」諸公但堅壁觀之。賊自退矣。」諸將皆私相議曰：「丞相自來征戰。一身當先。今敗於馬超。何如此之弱也。」過了幾日。細作來報。馬超又添二萬生力兵來助戰。乃是羌人部落。操聞知大喜。諸將曰：「馬超添兵。丞相反喜。何也？」操曰：「待吾勝了。卻對汝等說。」三日後。又報關上又添軍馬。操又大喜。就於帳中設宴作賀。諸將皆暗笑。操曰：「諸公笑我無破馬超之謀。公等有何良策？」徐晃進曰：「今丞渡河北。同時擊之。徐晃、朱靈領命先引四千軍暗暗去了。操下令先教曹洪於蒲阪津安排船筏。留曹仁守寨。操自領兵渡渭河。早有細作報知馬超。超曰：「今操不攻潼關。而使人準備船筏。欲渡河北。必將遏吾之後也。吾當引一軍渡河拒住岸北。操兵不得渡。不消二十日。河東糧盡。操兵必亂。却循河南而擊之。操可擒矣。」韓遂曰：「不必如此。豈不

聞兵法有云：兵半渡可擊。待操軍渡至一半，汝却於南岸擊之，操兵皆死於河內矣。超曰：叔父之言甚善。即使人探聽曹操幾時渡河，却說曹操整兵已畢，分三停軍，前渡渭河，比及人馬到河口時，日光初起，操先發精兵渡過北岸，開創營寨。操自引親隨護衛軍將百人，按劍坐於南岸，看軍渡河。忽然人報，後邊白袍將軍到了，衆皆認得是馬超。一擁下船，河邊軍爭上船者，聲喧不止。操猶坐而不動，按劍指約休鬧。只聽得人喊：「馬嘶！」蜂擁而來，船上一將躍身上岸，呼曰：「賊至矣，請丞相下船！」操視之，乃許褚也。操口內猶言：「賊至何妨？」回頭視之，馬超已離不得百餘步。許褚拖下船時，船已離岸一丈有餘。褚負操一躍上船，隨行將士盡皆下水，扳住船邊，爭欲上船逃命。船小，將翻。褚掣刀亂砍，傍船手盡折倒於水中，急將船望下水棹去。許褚立於梢上，忙用木篙撐之。操伏在許褚腳邊，馬超趕到河岸，見船已流在半河，遂拈弓搭箭，喝令驍將遶河射之。矢如雨急。褚恐傷曹操，以左手舉馬鞍遮之，馬超箭不虛發，船撞入駕舟之人，應弦落水。船中數十人，皆被射倒。其船反撞不定，於急水中旋轉。許褚獨奮神威，將兩腮夾舵搖撼。一手使蒿撐船，一手舉鞍遮護曹操。時有渭南縣令丁斐在南山之上，見馬超追操甚急，恐傷操命，遂將寨內牛隻馬匹盡驅於外漫山遍野，皆是牛馬西涼兵見之，都回身爭取牛馬，無心追趕。曹操因此得脫，方到北岸，便把船筏鑿沉。諸將聽得曹操在河中逃難，急來救時，操已登岸。許褚身被重鎧，箭皆嵌在甲上。衆將保操至野寨中，皆拜於地。而問安操大笑曰：「我今日幾爲小賊所困！」褚曰：「若非有人縱馬放牛以誘賊，賊必努力渡河矣。」操問曰：「誘賊者誰也？」有知者答曰：「渭南縣令丁斐也。」少頃，斐入見，操謝曰：「若非公之良謀，則吾被賊所擒矣。」遂命爲典軍校尉。斐曰：「賊雖暫去，明日必復來，須以良策拒之。」操曰：「吾已準備了也。」遂喚諸將各分頭循河築起甬道，暫爲寨腳。賊若來時，陳兵於甬道外，內虛立旌旗，以爲疑兵。更沿河掘下壕塹，虛立柵蓋河南，以兵誘之。賊急來必陷，賊陷便可擒矣。却說馬超回見韓遂，說幾乎捉住曹操。有一將奮勇，負操下船去了。不知何人，遂曰：「吾聞曹操選極精壯之人爲帳前侍衛，名曰虎衛軍，以驍將典韋、許褚領之。典韋已死，今救曹操必許褚也。此人勇力過人，人皆稱爲虎癡。如遇之，不可輕敵。」超曰：「吾亦聞其名久矣。」遂曰：「今操渡河，將襲我後，可速攻之，不可令他創立營寨。若立營寨，急難剿除。」超曰：「以姪愚意，還只守住北岸，使彼不得渡河，乃爲上策。」遂曰：「賢姪守寨，吾引軍循河戰。操若何？」超曰：「令龐德爲先鋒，跟叔父前去。」於是韓遂與龐德將兵五萬，直奔渭南。操令衆將於甬道兩旁誘之。龐德先引鐵騎千餘，衝突而來，喊聲起處。

入馬俱落於陷馬坑內。龐德躊躇一跳，躍出土坑，立於平地，立殺數人，步行砍出重圍。韓遂已被困在核心，龐德步行救之，正遇着曹仁部將曹承被龐德一刀砍於馬下，奪其馬，殺開一條血路，救出韓遂，投東南而走。背後曹兵趕來，馬超引軍接應，殺敗曹兵，復救出大半軍馬。戰至日暮，方回計點人馬，折了將佐程銀、張橫，陷坑中死者二百餘人。超與韓遂商議，若遷延日久，操於河北立了營寨，難以退敵，不若乘今夜引輕騎劫野營。韓遂曰：「須分兵前後相救。」於是超自爲前部，令龐德、馬岱爲後應，當夜便行。却說曹操收兵屯渭北，喚諸將曰：「賊欺我未立寨柵，必來劫野營。可四散伏兵虛其中，軍號礮響時，伏兵盡起，一鼓可擒也。」衆將依令，伏兵已畢。當夜，馬超却先使成宜引三十騎，往前端探，成宜見無人，馬逕入中軍，操單見西涼兵到，遂放號礮，四面伏兵皆出，只圍得三十騎，成宜被夏侯淵所殺。馬超却自從背後與龐德、馬岱分兵二路，蜂擁殺來。正是：「縱有伏兵能候敵，怎當健將共爭先！」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許褚裸衣鬪馬超 曹操抹書問韓遂

却說當夜兩兵混戰，直到天明，各自收兵。馬超屯兵渭口，日夜分兵，前後攻擊。曹操在渭河內，將船筏鎖鍊作浮橋三條，接連南岸。曹仁引軍夾河立寨，將糧草車輛穿連，以爲屏障。馬超聞知，教軍士各挾草一束，帶着火種，與韓遂引軍併力殺到寨前，堆積草把，放起烈火。操兵抵敵不住，棄寨而走。卓乘浮橋盡被燒毀，西涼兵大勝，截住渭河。曹操立不起營寨，心中憂懼。荀攸曰：「可取渭河沙土建起土城，可以堅守。」操撥三萬軍擔土建城。馬超又差龐德、馬岱各引五百馬軍，往來衝突，更兼沙土不實，築起便倒。操無計可施。時當九月，盡天氣暴冷，彤雲密布，連日不開。曹操在寨中納悶，忽人報曰：「有一老人來自丞相，欲陳說方略。」操請入見，其人鶴骨松姿，形容蒼古，問之乃京兆人也，隱居終南山，姓嚴，名子伯，道號夢梅居士。操以客禮待之。子伯曰：「丞相欲跨渭安營，久矣。今何不乘時築之？」操曰：「沙土之地，築壘不成。隱士有何良策？」子伯曰：「丞相用兵如神，豈不知天時乎？連日陰雲布合，朔風一起，必大凍矣。風起之後，驅兵士運土澆水，比及天明，土城已就。操大悟，厚賞子伯。子伯不受而去。是夜北風大作，操遣驅兵土擔土澆水，爲無底水之具，作縗囊盛水澆之。隨築隨凍，比及天明，沙水凍緊，土城已築完，細作報知。馬超領兵觀之，大

驚疑有神助。次日集大軍鳴鼓而進。操自乘馬出營。止有許褚一人隨後。操揚鞭大呼曰：「孟德單騎至此。請馬超出來答話。」超乘馬挺槍而出。操曰：「汝欺我營寨不成。今一夜天便築就。汝何不早降？」馬超大怒。意欲突前擒之。見操背后一人睜圓怪眼。手提鋼刀勒馬而立。超疑是許褚。乃揚鞭問曰：「聞汝軍中有虎侯安在哉？」許褚提刀大叫曰：「吾即誰郡許褚也。目射神光。威風抖擻。超不敢動。乃勒馬回。操亦引許褚回寨。兩軍觀之。無不駭然。操謂諸將曰：「賊亦知仲康乃虎侯也。自此軍中皆稱褚為虎侯。」許褚曰：「某來日必擒馬超。」操曰：「馬超英勇不可輕敵。褚曰：『某誓與死戰。』卽使人下戰書說虎侯單搦馬超來日決戰。超接書大怒曰：『何敢如此相欺耶？』卽批次日誓殺虎灤。次日兩軍出營布成陣勢。超分龐德為左翼。馬岱為右翼。韓遂押中軍。超挺槍縱馬立於陣前。高叫虎灤快出。曹操在門旗下顧衆將曰：「馬超不減呂布之勇。言未絕。許褚拍馬舞刀而出。馬超挺槍接戰。鬪了一百餘合。勝負不分。馬匹困乏。各回軍中換了馬匹。又出陣前。又鬪一百餘合。不分勝負。許褚性起。飛回陣中。卸了盔甲。渾身筋突。赤體提刀。翻身下馬。來與馬超決戰。兩軍大駭。兩個又鬪到二十餘合。褚奮威舉刀便砍。馬超閃過。一槍望褚心窩刺來。褚棄刀將槍挾住。兩個在馬上奪槍。許褚力大。一聲響。拗斷槍桿。各掣半節在馬上亂打。操恐褚有失。遂令夏侯淵。曹洪兩將齊出夾攻。龐德馬岱見操將齊出。麾兩翼鐵騎橫衝直撞。瀝殺將來。操兵大亂。許褚臂中兩箭。諸將慌退入寨。馬超直殺到河邊。操兵折傷大半。操令堅閉休出。馬超回至渭口。謂韓遂曰：「吾見惡戰者莫如許褚。真虎灤也。却說曹操料馬超可以計破。乃密令徐晃、朱靈盡渡河西結營。前後來攻。一日。操於城上見馬超引數百騎直臨寨前往來如飛。操觀良久。擲兜鍪於地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矣。」夏侯淵聽了。心中氣忿厲聲曰：「吾甯死於此地。誓滅馬賊。」遂引本部千餘人。大開寨門。直趕去。操急止不住。恐其有失。慌自上馬前來接應。馬超見曹兵至。乃將前軍作後隊。後隊作先鋒。一字兒排開。夏侯淵到。馬超接住廝殺。超於亂軍中遙見曹操就撇了夏侯淵。直取曹操。操大驚。撥馬而走。曹兵大亂。正追之際。忽報操有一軍已在河西下了營寨。超大驚。無心追趕。急收軍回寨。與韓遂商議。言操兵乘虛已渡河西。吾軍前後受敵。如之奈何。部將李堪曰：「不如割地請和。兩家且各罷兵。捱過冬天。到春暖別作計議。」韓遂曰：「李堪之言最善。可從之。」超猶豫未決。楊秋、侯選皆勸求和。於是韓遂遣楊秋為使。直往操寨下書。言割地請和之事。操曰：「汝且回寨。吾來日使人回報。」楊秋辭去。賈詡入見操曰：「丞相主意若何？」操曰：「公所見若何？」詡曰：「兵不厭詐。可偽許。」

之然後用反間計使韓馬相疑則一鼓可破也操撫掌大喜曰天下高見多有相合文和之謀正吾心中之事也於是遣人回書言待我徐徐退兵還汝河西之地一面教搭起浮橋作退軍之意馬超得書謂韓遂曰曹操雖然許和奸雄難測倘不準備反受其制超與叔父輪流調兵今日叔向操超向徐晃明日超向操叔向徐晃分頭隄備以防其詐韓遂依計而行早有人報知曹操操顧賈詡曰吾事濟矣問來日是誰合向我這邊人報曰韓遂次日操引衆將出營左右圍繞操獨顯一騎於中央韓遂部卒多有不識操者出陣觀之操高叫曰汝諸軍欲觀曹公耶吾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謀耳諸軍皆有懼色操使人過陣謂韓遂曰丞相謹請韓將軍會話韓遂即出陣見操並無甲仗亦棄衣甲輕服匹馬而出二人馬頭相交各按轡對話操曰吾與將軍之父同舉孝廉吾嘗以叔事之吾亦與公同登仕路不覺有年矣將軍今年妙齡幾何韓遂答曰四十歲矣操曰往日在京師皆青春年少何期又中旬矣安得天下清平共樂耶只把舊事細說並不提起軍情說罷大笑相談有一個時辰方回馬而別各自歸寨早有人將此事報知馬超超慌來問韓遂曰今日曹操陣前所言何事遂曰只訴京師舊事耳超曰安得不言軍務乎遂曰曹操不言吾何獨言之超心甚疑不言而退却說曹操回寨謂賈詡曰公知吾陣前對語之意否詡曰此意雖妙尙未足間一人某有一策使韓馬自相讎殺操問其計賈詡曰馬超乃一勇之夫不識機密丞相親筆作一書單與韓遂中間朦朧字樣於要害處自行塗抹改易然後封送與韓遂故意使馬超知之超必索書來看若看見上面要緊之處盡皆改抹只猜是韓遂恐超知其機密事自行抹改正合着單騎會話之疑疑則必生亂我更暗結韓遂部下諸將使互相離間超可圖矣操曰此計甚妙隨寫書一封將緊要處盡皆改抹然後實封故意多遣從人送過塞去下了書自回果然有人報知馬超超心愈疑逕來韓遂處索書看韓遂將書與超見上面有改抹字樣問遂曰書上如何都改抹糊塗遂曰原書如此不知何故超曰豈有以草稿送與人耶必是叔父怕我知了詳細先改抹了遂曰莫非曹操錯將草稿誤封來了超曰吾又不信曹操是精細之人豈有差錯吾與叔父併力殺賊奈何忽生異心遂曰汝若不信吾心來日吾在陣前謙操說話汝從陣內突出一槍刺殺便了超曰若如此方見叔父真心兩人約定次日韓遂引侯選李堪梁興馬玩楊秋五將出陣馬超藏在門影裏韓遂使人到操寨前高叫韓將軍請丞相攀話操乃令曹洪引數十騎逕出陣與前韓遂相見馬離數步洪馬上欠身言曰夜來丞相拜意將軍之言切莫

有誤。言訖便回馬。超聽得大怒。挺槍驟馬。便刺韓遂。五將攔住。勸解回寨。遂曰：「賢姪休疑。我無歹心。」馬超那裏肯信。恨怨而去。韓遂與五將商議曰：「這事如何解釋？」楊秋曰：「馬超倚仗勇武，常有欺凌王公之心。便勝得曹操，怎肯相讓？以某愚見，不如暗投曹公。他日不失封侯之位。」遂曰：「吾與馬騰結爲兄弟，安忍背之？」楊秋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遂曰：「誰可以通消息？」楊秋曰：「某願往。」遂乃寫密書，遣楊秋逕來操寨，說投降之事。操大喜，許封韓遂爲西涼侯。楊秋爲西涼太守，其餘皆有官爵約定。放火爲號，共謀馬超。楊秋拜辭回見韓遂，備言其事，約定今夜放火，裏應外合。遂大喜，就令軍士於中軍帳後堆積乾柴。五將各懸刀劍聽候。韓遂商議，欲設宴誘請馬超就席，圖之。猶豫未決，不想馬超早已探知備細，便帶親隨數人，仗劍先行，令龐德、馬岱爲後應。超潛步入韓遂帳中，只見五將與韓遂密語，只聽得楊秋口中說道：「事不宜遲，可速行之。」超大怒，揮劍直入，大喝曰：「羣賊焉敢謀害我！」衆皆大驚。超一劍望韓遂面門刺去，遂慌以手迎之，左手早被砍落。五將揮刀齊出，超縱步出帳外，五將圍繞圈殺。超獨揮寶劍，力敵五將，劍光明處，鮮血濺飛，砍翻馬玩，剝倒梁興。三將各自逃生，超復入帳中來殺韓遂。時已，被左右救去帳後，一把火起，各寨兵皆動。超連忙上馬，龐德、馬岱亦至，互相混戰。超領軍殺出時，操兵四至。前有許褚，後有徐晃，左有夏侯淵，右有曹洪，西涼之兵，自相併殺，超不見了。龐德、馬岱乃引百餘騎，截於渭橋之上。天色微明，只見李堪引一軍從橋下過。超挺槍縱馬逐之。李堪拖槍而走，恰好于禁從馬超背後趕來，禁開弓射馬超。超聽得背後弦響，急閃過，却射中前面李堪，落馬而死。超回馬來殺于禁，禁拍馬走了。超回橋上，住劄。操兵前後大至，虎衛軍當先。亂箭夾射，馬超以槍撥之，矢皆紛紛落地。超令從騎往來衝殺，奈曹兵圍裹堅厚，不能衝出。超於橋上大喝一聲，殺入河北。從騎皆被截斷。超獨在陣中衝突，却被暗弩射倒，坐下馬馬超墜於地上。操軍逼合，正在危急，忽西北角上一彪軍殺來，乃龐德、馬岱也。二人救了馬超，將軍中戰馬與馬超騎了，翻身殺條血路，望西北而走。曹操聞馬超走脫，傳令諸將無分曉，夜務要趕到馬超。如得首級者，千金賞，萬戶侯。生獲者，封大將軍，衆將得令，各要爭功。迤邐追襲，馬超顧不得人困馬乏，只顧奔走。從騎漸漸皆散，步兵走不上者多被擒去。止剩得二十餘騎，與龐德、馬岱望隴西臨洮而去。曹操親自追至安定，知馬超去遠，方收兵回長安。衆將畢集，韓遂已無左手，做了殘疾之人。操教就於長安歇馬，授西涼侯之職。楊秋、侯選皆封列侯，令守渭口。下令班師回許都。涼州參軍楊阜，字義山，逕來長安見操，操問之。楊阜曰：「馬超

有呂布之勇，深得羌人之心。今丞相若不乘勢勦絕，他日養成氣力，隴上諸郡非復國家之有也。望丞相且休回兵。操曰：吾本欲留兵征之，奈中原多事，南方未定，不可久留。君當爲孤保之。阜領諾，又保薦韋康爲涼州刺史同領兵屯冀城，以防馬超。阜臨行請於操曰：長安必留重兵以爲後援。操曰：吾已定下，汝但放心。阜辭而去。衆將皆問曰：初賊據潼關，渭北道缺，丞相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遷延日久，而後北渡，立營固守，何也？操曰：初賊守潼關，若吾初到，便取河東，賊必以各寨分守諸渡口，則河西不可渡矣。吾故感兵皆聚於潼關前，使賊盡南守，而河西不準備，故徐晃、朱靈得渡也。吾然後引兵北渡，連車樹柵爲甬道，築冰城，欲賊知吾弱，以驕其心，使不準備。吾乃巧用反間，畜土卒之力，一旦擊破之，正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事之變化，固非一道也。衆將又請問曰：丞相每聞賊加兵添眾，則有喜色，何也？操曰：關中邊遠，若羣賊各依險阻，征之非一二年不可平復。今皆來聚一處，其衆雖多，人心不一，易於離間，一舉可滅。吾故喜也。衆將拜曰：丞相神謀，衆不及也。操曰：亦賴汝衆文武之力，遂重賞諸軍。留夏侯淵屯兵長安，所得降賊分撥各部，夏侯淵保舉馮翊高陵人姓張，名旣，字德容，爲京兆尹，與淵同守長安。操班師回都，獻帝排鑾駕出郭迎接，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漢相蕭何故事。自此威震中外。這消息報入漢中，早驚動了漢甯太守張魯。原來張魯乃沛國豐人，其祖張陵在西川鶴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人人。人皆敬之。陵死之後，其子張衡行之。百姓但有學道者，助米五斗。世號米賊。張衡死，張魯行之。魯在漢中，自號爲師君。其來學道者皆號爲鬼卒，爲首者號爲祭酒。領衆多著號爲治頭大祭酒，務以誠信爲主，不許欺詐。如有病者，卽設壇，使病人居於靜室之中，自思已過，當面陳首，然後爲之祈禱。主祈禱之事者號爲監令。祭酒祈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文三通，名爲三官手書。一通存於山頂以奏天，一通埋於地以奏地，一通沉於水以申水官。如此之後，但病痊可，將米五斗爲謝。又蓋義舍，舍內飯米柴火，肉食齊備，許過往人量食多少，自取而食。多取者受天誅。境內有犯法者，必恕三次，不改者然後施刑。所在並無官長，盡屬祭酒所管。如此雄據漢中之地已三十年。國家以爲地遠不能征伐，就命魯爲鎮南中郎將，領漢甯太守，通進貢而已。當年聞操破西涼之衆，威震天下，乃聚衆商議曰：西涼馬騰遭戮，馬超新敗，曹操必將侵我漢中。我欲自稱爲漢甯王，督兵拒曹操，諸軍以爲何如？閻圃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餘衆，財富糧足，四面險固。今馬超新敗，西涼之兵從子午谷奔入漢中者不下數萬，愚意益州劉璋昏弱，不如先取西川四十

一州爲本，然後稱王。未遲，張魯大喜，遂與弟張衡商議起兵，早有細作報入川中，却說益州劉璋，字季玉，卽劉焉之子。漢魯恭王之後。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因居於此。後焉宦至益州牧，興平元年，患病疽而死。州太史趙闢等共保璋爲益州牧。璋曾殺張魯母及弟，因此有仇。璋使龐羲爲巴西太守，以拒張魯。時龐羲探知張魯欲興兵取川，急報知劉璋。璋平生懦弱，聞得此信，心中大憂，急聚衆官商議。忽一人昂然而出，曰：「主公放心，某雖不才，憑三寸不爛之舌，使張魯不敢正眼來覷西川。」正是：「只因蜀地謀臣進，致引荊州豪傑來。」未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張永年反難楊修 麗士元議取西蜀

却說那進計於劉璋者，乃益州別駕，姓張，名松，字永年。其人生得額饅頭尖，鼻偃齒露，身短不滿五尺。言語有若銅鐘。劉璋問曰：「別駕有何高見，可解張魯之危？」松曰：「某聞許都曹操掃蕩中原，呂布、二袁皆爲所滅。近又破馬超，天下無敵矣。主公可備進獻之物，松親往許都，說曹操興兵取漢中，以圖張魯。則魯拒敵不暇，何敢復窺蜀中耶？」劉璋大喜，收拾金珠錦綺爲進獻之物，遣張松爲使。松乃暗畫西川地理圖本藏之，帶從人數騎，取路赴許都。早有人報入荊州，孔明便使人入許都打探消息。却說張松到了許都館驛中住定，每日去相府伺候，求見曹操。原來曹操自破馬超回，傲睨得志，每日飲宴，無事少出。國政皆在相府商議。張松候了三日，方得通姓名。左右近侍先要賄賂，却纔引入，操坐於堂上。松拜畢，操問曰：「汝主劉璋連年不進貢，何也？」松曰：「爲路途艱難，賊寇騷發，不能通進。」操叱曰：「吾掃清中原，有何盜賊？」松曰：「南有孫權，北有張魯，西有劉備。至少者亦帶甲十餘萬，豈得爲太平耶？」操先見張松人物猥瑣，五分不喜，又聞語言衝撞，遂拂袖而起，轉入後堂左右責松曰：「汝爲使令，何不知禮？一味衝撞，幸得丞相看汝遠來之面，不見罪責。汝可急速回去！」松笑曰：「吾川中無詔佞之人也。」忽而階下一人大喝曰：「汝川中不會詔佞，吾中原豈有詔佞者乎？」松觀其人，單眉細眼，貌白神清，問其姓名，乃太尉楊彪之子楊修，字德祖。現爲丞相門下掌庫主簿。此人博學能言，見識過人。松知修是個舌辯之士，有心難之。修亦自恃其才，小覬天下之士。當時見張松言語譏諷，遂邀出外面書院中，分賓主而坐。謂松曰：「蜀道崎嶇，遠來勞苦。」松曰：「奉主之命，雖赴湯蹈火，弗敢辭也。」修問蜀中風土，何如。松曰：「蜀爲西郡，古號益州。路有錦江之險地，連劍閣之雄巒，環一百八程縱橫，二萬餘里。雞鳴犬吠，相聞而市。」

井閭閻不斷田肥地茂歲無水旱之憂國富民豐時有管絃之樂所產之物阜如山積天下莫可及也修又問曰蜀中人物如何松曰文有相如之賦武有伏波之才醫有仲景之能卜有君平之隱九流三教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不可勝記豈能盡數修又問曰方今劉季玉手下如公者還有幾人松曰文武全才智勇足備忠義慷慨之士動以百數如松不才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記修曰公近居何職松曰溫充別駕之任甚不稱職敢問公爲朝廷何官修曰現爲丞相府主簿松曰久聞公世代簪纓何不立於廟堂輔佐天子乃區區作相府門下一吏乎楊修聞言滿面羞慚強顏而答曰某雖居下寮丞相委以軍政錢糧之重早晚多蒙丞相教誨極有開發故就此職耳松笑曰松聞曹丞相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達孫吳之機專務強霸而居大位安能有所教誨以開發明公耶修曰公居邊隅安知丞相大才乎吾試令公觀之呼左右於篋中取書一卷以示張松松觀其題曰孟德新書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共一十二篇皆用兵之要法松看畢問曰公以此爲何書耶修曰此是丞相酌古準今倣孫子十三篇而作公欺丞相無才此堪以傳後世否松大笑曰此書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誦何爲新書此是戰國時無名氏所作曹丞相盜竊以爲己能止好瞞足下耳修曰丞相秘藏之書雖已成帙未傳於世公言蜀中小兒暗誦如流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信吾試誦之遂將孟德新書從頭至尾朗誦一遍並無一字差錯修大驚曰公過目不忘眞天下奇才也後人有詩曰「古怪形容異清高體貌疎語傾三峽水目視十行書膽量魁西蜀文章貫太虛百家并諸子一覽更無餘」當下張松欲辭回修曰公且暫居館舍容某再稟丞相令公面君松謝而退修入見操曰適來丞相尙慢張松乎操曰言語不遜吾故慢之修曰丞相尙容一繩衡何不納張松操曰繩衡文章播於當今吾故不忍殺之松有何能修曰且無論其口似懸河辨才無礙適修以丞相所撰孟德新書示之彼觀一遍即能暗誦如此博聞強記世所罕有松言此書乃戰國時無名氏所作蜀中小兒皆能熟記操曰莫非古人與我暗合否令扯碎其書燒之修曰此人可使面君教見天朝氣象操曰來日我於西教場點軍汝可先引他來使見我軍容之威敎他回去傳說吾卽日下了江南便來收川修領命至次日與張松同至西教場操點虎衛雄兵五萬布於教場中果然盔甲鮮明衣袍燦爛金鼓震天戈矛耀日四面各分隊伍旌旗颺彩人馬騰空松斜目視之良久操喚松指而示曰汝川中會見此英雄人物否松曰吾蜀中不會見此兵革但以仁義治人操變色視之松全無懼意楊修頻以目視松操謂松曰吾

視天下鼠輩猶草芥耳。大軍到處，戰無不勝，攻無不取，順吾者生，逆吾者死。汝知之乎？松曰：丞相驅兵到處，戰必勝，攻必取。松亦素知昔日濮陽攻呂布之時，宛城戰張繡之日，赤壁遇周郎，華容逢關羽，割鬚棄袍於潼關，奪船避箭於渭水，此皆無敵於天下也。操大怒曰：豎儒焉敢揭吾短處！喝令左右推出斬之。楊修諫曰：松雖可斬，既從蜀遁而來入貢，若斬之，恐失遠人之意。操怒氣未息，荀攸亦諫。操方免其死，令亂棒打出。松歸館舍，連夜出城收拾荊川。松自思曰：吾本欲獻西川州縣與曹操，誰想如此慢人。我來時於劉璋之前，開了大口，今日快快空回，須被蜀中人所笑。吾聞荊州劉玄德仁義遠播，久矣。不如逕由那條路回，試看此人如何。我自有主見。於是乘馬引僕從望荊州界上而來，前至荊州界口，忽見一隊軍馬，約有五百餘騎，爲首一員大將，輕妝軟扮，勒馬前問曰：來者莫非張別駕乎？松曰：然也。那將慌忙下馬，施禮曰：趙雲等候多時。松下馬答禮曰：莫非常山趙子龍乎？雲曰：然也。某奉主公劉玄德之命，爲大夫遠涉路途，鞍馬馳驅，特令趙雲聊奉酒食。言罷，軍士跪奉酒食。雲敬進之。松自思曰：人言劉玄德寬仁愛客，今果如此。松與趙雲飲了數杯，上馬同行，來到荊州界首。是日天晚，前到館驛，見驛門外百餘人，侍立擊鼓相接。一將於馬前施禮曰：奉兄長將令，爲大夫遠涉風塵，令關某灑掃驛庭，以待歇宿。松下馬與雲長同入館舍，講理敘坐，須臾排上酒筵。一人殷勤相勸，飲至更闌，方始罷席。宿了一宵，次日早膳畢，上馬行不到三五里，只見一簇人馬到。乃是玄德引着伏龍、鳳雛，親自來接。遙見張松，早先下馬，等候。松亦慌忙下馬相見。玄德曰：久聞大夫高名，如雷灌耳，恨雲山迢遠，不得聽教。今聞回都專此相接，倘蒙不棄，到荊州暫歇片時，以敘渴仰之思。實爲萬幸。松大喜，遂上馬並轡入城，至府堂上，各各敘禮，分賓主依次而坐。設宴款待，飲酒間，玄德只說閒話，並不提起西川之事。松以言挑之曰：今皇叔守荊州，還有幾郡？孔明答曰：荊州乃暫借東吳的。每使人取討，今我主因是東吳女婿，故權且在此安身。松曰：東吳據六郡八十一州，民富國強，猶且不知足耶？龐統曰：吾主漢朝皇叔，反不能占據州郡，其他皆漢之姦賊，却都恃強侵占地土。惟智者不平焉。玄德曰：二公休言，吾有何德，敢多望乎？松曰：不然。明公乃漢室宗親，仁義充塞乎四海，休道占據州郡，便代正統而居帝位，亦非分外。玄德拱手謝曰：公言太過，備何敢當。自此一連留張松飲宴三日，並不提起川中之事。松辭去。玄德於十里長亭設宴送行。玄德舉酒酌松曰：甚荷大夫不棄，留敍二日。今日相別，不知何時再得聽教。言罷，潸然淚下。張松自思：玄德如此寬仁愛士，安可捨之？不如說之，令取

四川乃言曰松亦思朝暮趨侍恨未有便耳松觀荊州東有孫權常懷虎踞北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玄德曰固知如此尙未有安跡之所松曰益州險塞沃野千里民殷國富智能之士久慕皇叔之德若起荆襄之衆長驅西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玄德曰備安敢當此劉益州亦帝王宗親恩澤布蜀中久矣他人豈可得而動搖乎松曰某非賣主求榮今遇明公不敢不披瀝肝膽劉季玉雖有益州之地稟性暗弱不能任賢用能加之張魯在北時思侵犯人心離散思得明主松此一行專欲納款於操何期逆賊恣逞奸雄傲賢慢士故特來見明公明公先取西川爲基然後北圖漢中收取中原匡正天朝名垂青史功莫大焉明公果有取西川之意松願施犬馬之勞以爲內應未知均意若何玄德曰深感君之厚意奈劉季玉與備同宗若攻之恐天下唾罵松曰大丈夫處世當努力建功立業着鞭在先今若不取爲他人所取悔之晚矣玄德曰備聞蜀道崎嶇千山萬水車不能方輶馬不能聯轡雖欲取之用何良策松於袖中取出一圖遞與玄德曰松感明公盛德敢獻此圖但看此圖便知蜀中道路矣玄德略展視之上面盡寫着地理行程遠近闊狹山川險要府庫錢糧一一俱載明白松曰明公可遠圖之松有心腹契友二人法正孟達此二人必能相助如二人到荊州時可以心事共議玄德拱手謝曰青山不老綠水長存他日事成必當厚報松曰松遇明主不得不盡情相告豈敢望報乎說罷別孔明命雲長等護送數十里方回張松回益州先見友人法正正字孝直古扶風郡人也賢士法眞之子松見正備說曹操輕賢傲士只可同憂不可同樂吾已將益州許劉皇叔矣專欲與兄共議法正曰吾料劉璋無能已有心見劉皇叔久矣此心相同又何疑焉少頃孟達至達字子慶與法正同鄉達入見正與松密語達曰吾已知二公之意將欲獻益州耶松曰是欲如此兄試猜之合獻與誰達曰非劉玄德不可二人撫掌大笑法正謂松曰兄明日見劉璋當若何松曰吾薦二公爲使可往荊州二人應允次日張松見劉璋璋問幹事若何松曰操乃漢賊欲篡天下不可爲言彼已有取川之心璋曰似此如之奈何松曰松有一謀使張魯曹操必不敢輕犯四川璋曰何計松曰荊州劉皇叔與主公同宗仁慈寬厚有長者風赤壁鏖兵之後操聞之而膽裂何況張魯乎主公何不遣使結好使爲外援可以拒曹操張魯矣璋曰吾亦有此心久矣誰可爲使松曰非法正孟達不可往也璋卽召二人入修書一封令法正爲使先通情好次遣孟達領精兵五千迎玄德入川爲援正商議間一人自外突入汗流滿面大叫曰主公若聽張松之言則四十一州郡已屬他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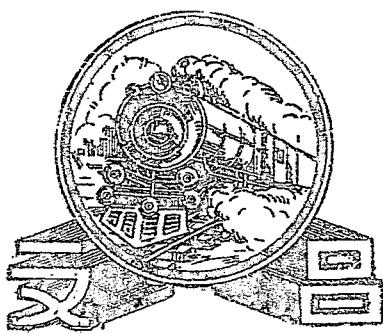
松大驚視其人乃巴西閬中人姓黃名權字公衡現爲劉璋府下主簿璋問曰玄德與我同宗吾故結之爲援汝何出此言權曰某素知劉備寬以待人柔能克剛英雄莫敵遠得人心近得民望兼有諸葛亮龐統之智謀關張趙雲黃忠魏延爲羽翼若召到蜀中以部曲待之劉備安肯伏低做小若以客禮待之又一國不容二主今聽臣言則西蜀有泰山之安不聽臣言則主公有累卵之危矣張松昨從荊州過必與劉備同謀可先斬張松後縛劉備則西川萬幸也璋曰曹操張魯到來何以拒之權曰不如閉境絕塞深溝高壘以待時清璋曰賊兵犯界有燒眉之急若待時清則是慢計也遂不從其言遣法正行又一人阻曰不可不可璋視之乃帳前從事官王累也累頓首言曰主公今聽張松之言自取其禍璋曰不然吾結好劉玄德實欲拒張魯也累曰張魯犯界乃癰疥之疾劉備入川乃心腹之大患况劉備世之梟雄先事曹操便思謀害後從孫權便奪荊州心術如此安可同處乎今若召來西川休矣璋叱曰再休亂言玄德是我同宗他安肯奪我基業便教扶二人出遂命法正領行法正離益州逕取荊州來見玄德參拜已畢呈下書信玄德拆封視之書曰「族弟劉璋再拜致書於玄德宗兄將軍麾下久伏電天蜀道崎嶇未及齋貢甚切惶愧璋聞吉凶相救患難相扶朋友尙然况宗族乎今張魯在北旦夕興兵侵犯璋界甚不自安專人謹奉尺書上乞鉤聽倘念同宗之情全手足之義即日興師勦滅狂寇永爲唇齒自有重酬書不盡言耑候車騎」玄德看畢大喜設宴相待法正酒過數巡玄德屏退左右密謂正曰久仰孝直英名張別駕多談盛德今獲聽教甚慰平生法正謝曰蜀中小吏何足道哉蓋老馬逢伯樂而嘶人遇知己而死張別駕昔日之言將軍復有意乎玄德曰備一身寄客未嘗不傷感而歎息嘗思鶴鵠尚存一枝狡兔猶藏三窟何況人乎獨中豐餘之地非不欲取奈劉季玉係備同宗不忍相圖法正曰益州天府之國非治亂之主不可居也今劉季玉不能用賢此業不久必屬他人今日自付與將軍不可錯失豈不聞逐兔先得之語乎將軍欲取某當效死玄德拱手謝曰尙容商議當日席散孔明親送法正歸館舍玄德獨坐沉吟龐統進曰事當決而不決者愚人也主公高明何多疑耶玄德問曰以公之意當復何如統曰荊州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戶口百萬土廣財富可資大業今幸張松法正爲內助此天賜也何必疑哉玄德曰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譖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吾不忍也龐統笑曰主公之言雖合天理奈離亂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道若

拘執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從權變，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湯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後，報之以義，封爲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當銘肺腑。」於是遂請孔明同議，起兵西行。孔明曰：「荊州重地，必須分兵守之。」玄德曰：「吾與龐士元、黃忠、魏延前往西川，軍師可與關雲長、張翼德、趙子龍守荊州。孔明應允。於是孔明總守荊州，關公拒襄陽要路，當青泥隘口；張飛領四郡巡江，趙雲屯江陵鎮，公安、玄德令黃忠爲前部，魏延爲後軍。玄德自與劉封、關平在中軍，龐統爲軍師，馬步兵五萬起程西行。臨行時，忽廖化引一軍來降，玄德便教廖化輔佐雲長以拒曹操。是年冬月，引兵望西川進發，行不數程，孟達接着，拜見玄德，說劉益州令某領兵五千遠來迎接。玄德使人入益州，先報劉璋。璋便發書告報沿途州郡，供給錢糧。璋欲自出涪城親接玄德，即下令準備車乘帳幔旌旗鎧甲，務要鮮明。主簿黃權、諫曰：「主公此去必被劉備之害。某食祿多年，不忍主公中他人奸計，望三思之。」張松曰：「黃權此言，疎間宗族之義，滋長寇盜之威，實無益於主公。」璋乃叱權曰：「吾意已決，汝勿逆吾。」權首叩流血，近前口啣璋衣而諫。璋大怒，扯衣而起，權不放，頓落門牙兩個。璋喝左右推出黃權，權大哭而歸。璋欲行，一人叫曰：「主公不納黃公衡忠言，乃欲自就死地耶？伏於階前而諫，璋視之乃建甯愈元人也，姓李，名恢，叩首諫曰：『竊聞君有諍臣，父有諍子。黃公衡忠義之言，必當聽從。若容劉備入川，是猶迎虎於門也。』璋曰：『玄德是吾宗兄，安肯害吾，再言者必斬。』叱左右推出李恢。張松曰：「今蜀中文官各顧妻子，不復爲主公效力；諸將恃功驕傲，各有外意，不得劉皇叔，則敵攻於外，民攻於內，必敗之道也。」璋曰：「公所謀深於吾有益。」次日，上馬出榆橋門，入報從事王累，用繩索倒吊於城門之上，一手執劍，口稱如諫不從，自割斷其繩索，墮死於此地。劉璋教取所執諫章觀之，其略曰：「益州從事臣王累泣血懇告：竊聞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昔楚懷王不聽屈原之言，會盟於武關，爲秦所困。今主公輕離大郡，欲迎劉備於涪城，恐有去路而無回路矣。倘能斬張松於市，絕劉備之約，則蜀中老幼幸甚。主公之基業亦幸甚！」劉璋視畢，大怒曰：「吾與仁人相會，如親芝蘭，如何數侮於吾耶？」王累大叫一聲，自割斷其索，撞死於地。後人有詩歎曰：「倒挂城門棒諫章，拚將一死報劉璋。黃權折齒終降備，矢節何如王累剛。」劉璋將三萬人馬往涪城來，後軍裝載資糧錢帛一千餘輛來接玄德，却說玄德前軍已到墾沮，所到之處，一者是西川供給，二者是玄德號令嚴明，如有妄取百姓一物者，斬於是所到之處。秋毫無犯，百姓扶老攜幼，滿路瞻

覩焚香禮拜。玄德皆用好言安慰，却說法正密謂龐統曰：「近張松有密書到此，言於涪城相會劉璋，便可圖之。機會不可失。」統曰：「此意且勿言。待二劉相見，乘便圖之。若預走洩於中有變，法正乃秘而不言。涪城離成都三百六十里，璋已到，使人迎接玄德，兩軍皆屯於涪江之上。玄德入城與劉璋相見，各敍兄弟之情。禮畢，揮淚訴告衷情，飲宴畢，各回寨中安歇。璋謂衆官曰：『可笑黃權、王累等輩，不知宗兄之心，妄相猜疑。吾今日見之，眞仁義之人也。吾得他為外援，又何慮曹操、張魯耶？非張松則失之矣。』乃脫所穿綠袍，並黃金五百兩，令入往成都賜與張松。時部下將佐到，環冷苞、張任、鄧賢等。一班文武官員曰：『主公且休歡喜。劉備柔中有剛，其心未可測。還宜防之。』璋笑曰：『汝等皆多慮。』吉凶豈有二心哉？衆皆嗟歎而退。却說玄德歸到寨中，龐統入見曰：『主公今日席上見劉季玉，動靜乎？』玄德曰：『季玉，誠實人也。』統曰：『季玉雖善，其臣劉璣、張任等，皆有不平之色。其間吉凶未可保也。以統之計，莫若來日設宴請季玉赴席，於壁衣中埋伏刀斧手一百人，主公擲杯爲號，就筵上殺之。一擁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玄德曰：『季玉是吾同宗，誠心待吾，更兼吾初到蜀中，恩信未立。若行此事，上天不容，下民亦怨。公此謀雖霸者亦不爲也。』統曰：『此非統之謀，是法孝直得張松密書，言事不宜遲，只在早晚當圖之。言未已，法正入見曰：『某等非爲自己，乃順天命也。』玄德曰：『劉季玉與吾同宗，不忍取之。』正曰：『明公差矣。若不如此，張魯與蜀有殺母之仇，必來攻取。明公算不若乘此天與人歸之時，出其不意，早立基業。實爲上策。』龐統亦再三相勸。正是：「人主幾番存厚道，才臣一念進權謀。」未知玄德心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古本三國演義 卷一 第六十回

三



三國演義

大字古本



上海錦章書局印行

MG.

1242.43

17

:3



3 1774 4077 7

古本三國演義

卷三

第六十一回 趙雲截江奪阿斗 孫權遺書退老瞞

却說龐統法正二人勸玄德就席間殺劉璋。西川唾手可得。玄德曰：吾初入蜀中，恩信未立，此事決不可行。二人再三說之。玄德只是不從。次日復與劉璋宴於城中。彼此細敍衷曲。情好甚密。酒至半酣，龐統與法正商議曰：事已至此，由不得主公了。便教魏延登堂舞劍，乘勢殺劉璋。延遂拔劍進曰：筵間無以爲樂，願舞劍爲戲。龐統便喚衆武十人列於堂下，只待魏延下手。劉璋手下諸將見魏延舞劍筵前，又見階下武士手按刀鞘，直視堂上，從事張任亦掣劍舞曰：舞劍必須有對某處。與魏將軍同舞。二人對舞於筵前。魏延目視劉封，亦拔劍助舞。於是劉璩冷苞、鄧賾各掣劍出曰：我等當羣舞以助一笑。玄德大驚急掣左右所佩之劍，立於席上曰：吾兄弟相逢痛飲，並無疑忌，又非鴻門會上，何用舞劍？不棄劍者立斬。劉璋亦叱曰：兄弟相聚何必帶刀？命侍衛者盡去佩劍。衆皆紛然下堂。玄德喚諸將士上堂，以酒賜之。曰：吾兄弟同宗骨血，共議大事，並無一心。汝等勿疑。諸將皆拜謝。劉璋執玄德之手而泣曰：吾兄之恩，誓不敢忘。一人歡飲至晚，散。玄德歸寨責龐統曰：公等奈何欲陷備於不義耶？今後斷勿爲此。統嗟歎而退。却於劉璋歸寨，劉璩等曰：主公見今日席上光景乎？不如早圖先生後患。劉璋曰：吾兄劉玄德，非比他人。衆將曰：雖玄德無此心，他手下人皆欲吞併西川，以圖富貴。璋曰：汝等無間吾兄弟之情，遂不聽。日與玄德歡敍，從報張魯整頓兵馬，將犯葭萌關。劉璋便請玄德往拒之。玄德慨然領諾。即日領本部兵望葭萌關去了。衆將勸劉璋令大將堅守各處關隘，以防玄德兵變。璋初時依從，後因衆將苦勸，乃令曰：水都督楊懷、高沛二人把守涪水關。劉璋自回成都。玄德到葭萌關，嚴禁軍士，廣布恩惠，以收民心。早有細作報入東吳。吳侯孫權會文武商議，顧雍進曰：劉備分兵遠涉山險而去，未易往還，何不差一軍先截川口，斷其歸路？後盡起東吳之兵，一鼓而下荆襄，此不可失之機會也。權曰：此計大妙。正商議間，忽屏後一人大喝而出曰：進此計者，可斬之！欲言吾女之命。那人大喝曰：是大丈夫也。國太怒曰：吾一生只有一女，嫁與劉備。今若動兵，吾女性命如何？因此孫權曰：汝掌父兄之業，坐領八十一州，尙

自不足。乃顧小利無不念骨肉。孫權諾諾連聲。答曰。老母之訓。豈敢有違。遂叱退衆官。國太悵悵而入。孫權立於軒下。自思此機會一失。荆襄何日可得。正沉吟間。只見張昭入閣。曰。主公有何憂疑。孫權曰。正思適間之事。長招曰。此極易也。今差心腹將一人。只帶五百軍。潛入荊州。下一封密書。興郡主。只說國太病危。欲見親女。取郡主星夜洞東吳。玄德平生只有一子。就教帶來。那時玄德定把荊州來換阿斗。如其不然。一任動兵。更有何礙。權曰。此計大妙。吾有一人。姓周。名善。最有膽量。自幼穿房入戶。多隨吾兄。今可差他去。昭曰。切勿洩漏。只此便令起行。於是密遣周善。將五百人扮爲商人。分作五船。更詐修國書。以備盤詰。船內暗藏兵器。周善領命。取荊州水路而來。船泊江邊。善自入荊州。令門吏報孫夫人。夫人命周善入。善呈上密書。夫人見說國太病危。酒淚動問。周善拜訴曰。國太好生病重。旦夕只是思念夫人。倘去得遲。恐不能相見。就教夫人帶阿斗去見一面。夫人曰。皇叔引兵遠出。我今欲回。須使人知會。軍師方可以行。周善曰。若軍師回言道須報知皇叔。俟了回命。方來下船。如之奈何。夫人曰。若不辭而去。恐有阻當。周善曰。大江之中。已準備下船隻。只今便請夫人上車出城。孫夫人聽知母病危。如何不慌。便將七歲孩兒阿斗戴在車中。隨行帶三十餘人。各跨刀劍上馬。離荊州城。便來江邊上船。府中人欲報時。孫夫人已到沙頭鎮下在船中了。周善方欲開船。只聽得岸上有人大叫。且休開船。容與夫人錢行視之。乃趙雲也。原來趙雲巡哨方回。聽得這個消息。喫了一驚。只帶四五騎。旋風般沿江趕來。周善手執長戈。大喝曰。汝何人。敢當主母。叱令軍士一齊開船。各將軍器出來。排列在船上。風順水急。船皆隨流而去。趙雲沿江趕叫。任從夫人去。只有一句話。拜稟。周善不睬。只催船速進。趙雲沿江趕到十餘里。忽見江灘斜攬一隻漁船。在那裏。趙雲棄馬執槍。跳上漁船。只兩人駕船前來。望着夫人所坐大船追趕。周善教軍士放箭。趙雲以槍撥之。箭皆紛紛落水。離大船懸隔丈餘。吳兵用槍亂刺。趙雲棄槍在小船上。掣所佩青釭劍在手。分開槍搠。望吳船湧身一跳。早登大船。吳兵盡皆驚倒。趙雲入艙中。見夫人抱阿斗於懷中。喝趙雲曰。何故無禮。雲插劍聲諾曰。主母欲何往。何故不令軍師知會。夫人曰。我母親病在危篤。無暇報知。雲曰。主母探病。何故帶小主人去。夫人曰。阿斗是吾子。留。在荊州。無人看覲。雲曰。主母差矣。主人一生只有這點骨肉。小將在當陽長坂坡百萬軍中救出。今日夫人却欲抱將去。是何道理。夫人怒曰。量汝只是帳下一武夫。安敢管我家事。雲曰。夫人要去便去。只留下小主人。夫人喝曰。汝半路輒入船中。必有反意。雲曰。若不留。下小主人。總然

萬死亦不敢放夫人去。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捽，被趙雲推倒就懷中奪了阿斗，抱出船頭上，欲要傍岸，又無幫手，欲要行兇，又恐礙於道理，進退不得。夫人喝侍婢奪阿斗，趙雲一手抱定阿斗，一手仗劍，人不敢近。周善在後，船挾住船，只顧放船下水，風順水急，望中流而去。趙雲孤掌難鳴，只護得阿斗，安能移舟傍岸？正在危急，忽見下流頭港內一字兒使出十餘隻船來，船上麾旗擂鼓，趙雲自思：今番中了東吳之計！只見當頭船上一員大將，手執長矛，高聲大叫：「嫂嫂留下姪兒去，原來張飛巡哨聽得這個消息，急來油江夾口正撞着吳船，急忙截住，當下張飛提劍跳上吳船。」周善見張飛上船，提刀來迎，被張飛手起一劍砍倒，提頭擲於孫夫人前。夫人大驚曰：「叔叔何故無禮？」張飛曰：「嫂嫂不以俺哥哥爲重，私自歸家，這便無禮！」夫人曰：「吾母病重，甚是危急，若等你哥哥回報，須誤了我的事。若你不放我同去，我情願投江而死。」張飛與趙雲商議：「若逼死夫人，非爲臣下之道。」只護著阿斗過船去罷。乃謂夫人曰：「俺哥哥大漢皇叔也，不辱沒嫂嫂。今日相別，若思哥哥恩義，早早晚回來。說罷，抱了阿斗，自與趙雲回船，放孫夫人五隻船去了。後人有詩讚子龍曰：『昔年救主在當陽，今日飛身向大江。船上吳兵皆膽裂，子龍英勇世無雙。』又有詩讚翼德曰：『長坂橋邊怒氣騰，一聲虎嘯退曹兵。今朝江上扶危主，青史應傳萬載名。』」二人歡喜回船，行不數里，孔明引大隊船隻接來，見阿斗已奪回，大喜，二人並馬而歸。孔明自申文書往葭萌關報知玄德，却說孫夫人回吳，且說張飛趙雲殺了周善，截江奪了阿斗，孫權大怒曰：「今吾妹已歸，與彼不親，綏周善之讎，如何不報？」喚集文武商議，起軍攻取荊州。正商議調兵，忽報曹操起軍四十萬來報赤壁之讎。孫權大驚，且按下荊州商議，拒敵曹操。人報長史張紘辭疾回家，今已病故，有哀書上呈。權拆視之，書中勸孫權遷居秣陵，言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氣，可速還於此。以爲萬世之業。孫權覽書大哭，謂衆官曰：「張子綱勸我遷居秣陵，吾如何不從？」即命遷治建業，築石頭城。呂蒙進曰：「曹操兵來，可於濡須水口築塢以拒之。」諸將皆曰：「上岸擊賊，跣足入船，何用築城？」蒙曰：「兵有利鈍，戰無必勝。如猝然遇敵，步騎相促，人尚不暇及水，何能入船乎？」權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子明之見甚遠，便差童數萬築塢，濡須塢曉夜併工，刻期告竣。却說曹操在許都，感福日甚，長史董昭進曰：「自古以來，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雖周公、呂望莫可及也。」擲風沐雨三十餘年，掃蕩羣凶，與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豈可與諸臣宰同列乎？」合受魏公之位，加九錫以彰功德。你道那九錫？「一車馬、二衣服、三樂、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鉄鎗、八弓矢、九秬鬯、圭璧。」侍中荀彧曰：「

可丞相本興義兵匡扶漢室當秉忠貞之志守謙退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聞言勃然變色董昭曰豈可以一人而阻衆望遂上表請尊操爲魏公加九錫荀彧歎曰吾不想今日見此事操聞深恨之以爲不助己也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興兵下江南就命荀彧同行或已知操有殺己之心託病止於壽春忽曹操使人送飲食一盒至盒上有操親筆封記開盒視之並無一物或會其意遂服毒而亡年五十歲後人有詩歎曰「文若才華天下聞可憐失足在權門後人漫把留侯比臨沒無顏見漢君」其子荀暉發哀書報曹操操甚懊悔命厚葬之謚曰敬侯且說曹操大軍至濡須先差曹洪領三萬鐵甲馬軍探哨至江邊回報云遙望沿江一帶旗旛無數不知兵聚何處操放心不下自領兵前進就濡須口排開軍陣操領百餘人上山坡遙望戰船各分隊伍依次排列旗分五色兵器鮮明當中大船上青羅傘下坐着孫權左右文武侍立兩傍操以鞭指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豚犬耳忽一聲響動南船一齊飛奔過來濡須塲內一彪軍出衝動曹兵曹操軍馬退後便走止喝不住忽有千百騎趕到山邊爲首馬上一人碧眼紫髯衆人認得正是孫權權自引一隊馬軍來擊曹操操大驚急回馬時東吳大將韓當周泰兩騎馬直衝將上來操背後許褚縱馬舞刀敵住二將曹操得脫歸寨許褚與二將戰三十回合操回寨重賞許褚責罵衆將臨敵先退挫吾銳氣後若如此盡皆斬首是夜二更時分忽寨外喊聲大震操急上馬見四下裏火起却被吳兵劫入大寨殺至天明曹兵退五十餘里下寨操心中鬱悶閒看兵書程昱曰丞相既知兵法豈不知兵貴神速乎丞相起兵遷延日久故孫權得以準備夾濡須水口爲塲難於攻擊不若且退兵還許都別作良圖操不應程昱出操伏几而臥忽聞潮聲洶湧如萬馬爭奔之狀操急視之見大江中推出一輪紅日光華射目仰望天上又有兩輪太陽對照忽見江心那輪紅日直飛起來墜於寨前山中其聲如雷猛然驚覺原來在帳中做了一夢帳前軍報道午時曹操教備馬引五十餘騎逕奔出寨至夢中所見落日山邊正看之間忽見一簇人馬當先一人金盔金甲操視之乃孫權也權見操至也不慌忙在山下勒住馬以鞭指操曰丞相坐鎮中原富貴已極何故貪心不足又來侵我江南操答曰汝無臣下不尊王室吾奉天子詔特來討汝孫權笑曰此言豈不羞乎天下豈不知你挾天子令諸侯吾非不尊漢朝正欲討汝以正國家耳操大怒叱諸將上山捉孫權忽一聲鼓響山背後兩彪軍出右邊韓當周泰左邊陳武潘璋四員將帶二千弓弩手亂射矢如雨發操急引衆將廻走背後四將趕來甚急趕

到半路，許褚引衆虎衛軍敵住，救回曹操。吳兵齊奏凱歌，回濡須去了。操還營自思：孫權非等閒人物，紅日之應久後必爲帝王。於是心中有退兵之意，又恐東吳恥笑，進退未決。兩邊又相拒了月餘，戰了數場，互相勝負。直至正月，春雨連綿，水港皆滿，軍士多在泥水之中，困苦異常。操心甚憂。當日正在寨中，與衆謀士商議。或勸操收兵，或云：「目今春暖，正好相持，不可退歸。」操猶豫未定，忽報東吳有使齋書到。操啓視之，書略云：「孤與丞相彼此皆漢朝臣宰，丞相不思報國安民，乃妄動干戈，殘虐生靈，豈入仁之所爲哉？卽日春水方生，公當遠去，如其不然，復有赤壁之禍矣。公宜自思焉。」書背後又批兩行云：「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看畢，大笑曰：「孫仲謀不欺我也。」重賞來使，遂下令班師，命廬江太守朱光鎮守皖城，自引大軍回。許昌孫權亦收軍歸秣陵，權與衆將商議。曹操雖其北去，劉備尙在葭萌關未還，何不引拒曹操之兵，以取荊州？張昭獻計曰：「且未可動兵。某有一計，使劉備不能再還荊州。正是：『孟德雄兵方退北，仲謀壯志又圖南。』」不知張昭說出甚計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取涪關楊高授首 攻雒城黃魏爭功

却說張昭獻計曰：「且休要動兵。若一興師，曹操必復至。不如修書一封，與劉璋言：劉備結連東吳，共取西川。」劉璋心疑，而攻劉備一封，與張魯、敎進兵向荊州來。着劉備首尾不能救應，我然後起兵取之。事可諧矣。權從之，卽發使二處去訖。且說玄德在葭萌關日久，甚得民心。忽接得孔明文書，知孫夫人已回東吳，又聞曹操興兵犯濡須，乃與龐統議曰：「曹操擊孫權，操勝必將取荊州；權勝亦必取荊州矣。爲之奈何？」龐統曰：「主公勿憂。有孔明在彼，料想東吳不敢犯荊州。主公可馳書與劉璋處，只推曹操攻擊孫權，權求救於荊州。吾與孫權脣齒之邦，不用不相援。張魯自守之賊，決不敢來犯界。吾今欲勒兵回荊州，與孫權同會破曹操。奈兵少糧缺，望推同宗之誼，速發精兵二四萬，行糧十萬斛相助。請勿有誤。若得軍馬錢糧，却另作商議。」玄德從之，遣人往成都來，到關前。楊懷、高沛聞知此事，遂教高沛守關，楊懷同使者入成都見劉璋，呈上書信。劉璋看畢，問楊懷：「爲何亦同來？」楊懷曰：「專爲此書而來。」劉備白從入川，廣布恩德，以收民心，其意甚是不善。今求軍馬錢糧，切不可與。如若相助，是把薪助火也。劉璋曰：「吾與玄德有兄弟之情，豈可不助？」一人出曰：「劉備裏雄，久留於蜀而不遣，是縱虎入室矣。今更助之軍馬錢糧，何異與虎添

翼乎。衆視其人乃零陵烝陽人姓劉名巴字子初。劉璋聞劉巴之言猶豫未決。黃權又復苦諫。璋乃量撥老弱軍四千米一萬斛發書遣使報玄德。仍令楊懷高沛堅守關隘。劉璋使者到葭萌關見玄德呈上回書。玄德大怒曰：「吾與汝禦敵費力勞心。汝今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卒效命乎？」遂扯毀回書。大罵而起。使者逃回成都。龐統曰：「主公只以仁義爲重。今日毀書發怒。前情盡棄矣。」玄德曰：「如此當若何？」龐統曰：「某有三條計策請主公自擇而行。」玄德問那三條計。統曰：「只今便選精兵晝夜兼道逆襲成都。此爲上計。楊懷高沛乃蜀中名將。各仗強兵拒守關隘。今主公佯以回荊州爲名。二將聞知必來相送。就送行處擒而殺之。奪了關隘。先取涪城。然後却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夜回荊州。徐圖進取。此爲下計。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救矣。」玄德曰：「軍師上計太促。下計太緩。中計不疾不遲。可以行之。」於是發書致劉璋。只說曹操令部將樂進引兵至青泥鎮。衆將抵敵不住。吾當親往拒之。不及面會。特書相辭。書至成都。張松聽得說劉玄德欲回荊州。只道是真心。乃修書一封。欲令人送與玄德。却值親兄廣漢太守張肅到。松急藏書於袖中。與肅相陪說話。肅見松神情恍惚。心中疑惑。松取酒與肅共飲。獻酬之間。忽落此書於地。被肅從人拾得。席散後。從人以書呈肅。肅開視之。書略曰：「松昨進言於皇叔。並無虛謬。何乃遲遲不發。逆取順。守古人所貴。今大事已在掌握之中。何故欲棄此而回荊州乎？」使松聞之。如有所失。書呈到日。疾速進兵。松當爲內應。萬勿自誤。」張肅見了。大驚曰：「吾弟作滅門之事。不可不首。連夜將書見劉璋。具言弟張松與劉備同謀。欲獻西川。劉璋大怒曰：「吾平日未嘗薄待他。何故欲謀反？」遂下令捉張松全家盡斬於市。後人有詩歎曰：「一覽無遺自古稀。誰知書信洩天機。未觀玄德興王業。先向成都血染衣。」劉璋既斬張松。聚集文武商議。曰：「劉備欲奪吾基業。嘗如之何？」黃權曰：「事不宜遲。卽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荊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各關去訖。却說玄德提兵回涪城。先令人報上涪水關。請楊懷高沛出關相別。楊高二將聞知。商議曰：「玄德此回若何？」高沛曰：「玄德合死。我等各藏利刀在身。就送行處刺之。以絕吾主之患。」楊懷曰：「此計大妙。二人只帶隨行二百人出關送行。其餘並留在關上。玄德大軍發盡。前至涪水之上。龐統在馬上謂玄德曰：「楊懷高沛若欣然而來。可提防之。若彼不來。便起兵逕取其關。不可遲緩。」正說間。忽起一陣旋風。把馬前帥字旗吹倒。玄德問龐統曰：「此何兆也？」統曰：「此驚報也。楊懷高沛一人必有行刺之意。宜善防之。」玄德乃身披重鎧。自佩寶劍。防備人報。楊高二將前來送行。玄德令韋

馬歇定。龐統吩咐魏延黃忠。但關上來的軍士。不問多少馬步軍兵。一個也休放過。二將得令而去。却說楊懷高沛二人身邊各藏利刀。帶二百軍兵。牽羊送酒。直至軍前。見並無準備。心中暗喜。以爲中計。入至帳下。見玄德正與龐統坐於帳中。二將聲喏曰。聞皇叔遠回。特具薄酒相送。遂進酒勸玄德。玄德曰。二將軍守關不易。當先飲此杯。二將飲酒畢。玄德曰。吾有密事與二將商量。閒人退避。遂將帶來二百人盡趕出中軍。玄德叱曰。左右與吾捉下一賊。帳後劉封關平應聲而出。楊高二人急待爭鬪。劉封關平各捉住一人。玄德喝曰。吾與汝主是同宗兄弟。汝二人何故同謀離間親情。龐統叱左右搜其身畔。果然各搜出利刀一口。統便喝斬二人。玄德猶豫未決。統曰。二人本意欲殺吾主。罪不容誅。遂叱刀斧手斬楊懷高沛於帳前。黃忠魏延早將二百從人先自捉下。不會走了一個。玄德喚入。各賜酒壓驚。玄德曰。楊懷高沛離間吾兄弟。又藏利刀行刺。故行誅戮。你等無罪不必驚疑。衆皆拜謝。龐統曰。吾今卽用汝等引路。帶吾軍取關。各有重賞。衆皆應允。是夜二百人先行。大軍隨後。前軍至關下。叫曰。二將軍有急事。可速開關。城上聽得是自家軍。卽時開關。大軍一擁而入。兵不血刃。得了涪關。蜀軍皆降。玄德各加重賞。卽分兵前後守把。次日勞軍設宴於公廳。玄德酒酣。顧龐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乎。龐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樂。非仁者之兵也。玄德曰。吾聞昔日武王伐紂。作樂象功。此亦非仁者之兵歟。汝言何不合道理。可速退。龐統大笑而起。左右亦扶玄德入後堂。睡至半夜。酒醒。左右以逐龐統之言。告知玄德。玄德大悔。次早穿衣升堂。請龐統謝罪。曰。昨日酒醉。言語觸忤。幸勿挂懷。龐統談笑自若。玄德曰。昨日之言。惟吾有失。龐統曰。君臣俱失。何獨主公。玄德亦大笑。其樂如何。初却說劉璋聞玄德殺了楊高二將。襲了涪關。大驚曰。不料今日果有此事。遂聚文武問退兵之策。黃權曰。可連夜遣兵屯雒縣。塞住咽喉之路。劉備雖有精兵猛將。不能過也。璋遂令劉瓊冷苞張任鄧賈點五萬大軍。星夜往守雒縣。以拒劉備。四將行兵之次。劉瓊曰。吾聞錦屏山中有一異人。道號紫虛上人。知人生死貴賤。吾輩今日行軍。正從錦屏山過。何不試往問之。張任曰。大丈夫行兵拒敵。豈可問於山野之人乎。瓊曰。不然。聖人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吾等問於高明之人。當趨吉避凶。於是四人引五六十騎至山下。問徑樵夫。樵夫指高山絕頂上。便是上人所居。四人上山至菴前。見一道童出迎。問了姓名。引入菴中。只見紫虛上人。坐於蒲墩之上。四人下拜。來問前程之事。紫虛上人曰。貧道乃山野廢人。豈知咎。劉瓊再三拜問。紫虛遂令道童取紙筆寫下八句言語。付與劉瓊。其文曰。「左龍

右鳳飛入西川。雄鳳墜地。臥龍升天。一得一失。天數當然。見機而作。勿喪九泉。」劉璩又問曰：「我四人氣數如何？」虛上人曰：「定數難逃。何必再問？」劉璩又請問時，上人曰：「合眉垂恰似睡着的一般，並不答應。四人下山。劉璩曰：「仙人之言，不可不信。張任曰：「此狂叟也，聽之何益？」遂上馬前行。既至雒縣，分調人馬，守把各處隘口。劉璩曰：「雒城乃成都之保障，失此則成都難保。吾四人公議，着二人守城，一人去雒縣前面依山傍險，劄下兩個寨子，勿使敵兵臨城。」冷苞、鄧賢曰：「某願往。」結寨。劉璩大喜，分兵二萬與冷鄧二人，離城六十里下寨。劉璩張任守護雒城，却說玄德既得涪水關，與龐統商議，進取雒城。人報劉璩撥四將前來，即日冷苞、鄧賢領二萬軍，離城六十里劄下兩個大寨。玄德聚衆將問曰：「誰敢建頭功，去取二將寨？」老將黃忠應聲出曰：「老夫願往。」玄德曰：「老將軍率本部人馬，前至雒城，如取得冷苞，鄧賢營寨，必有重賞。」黃忠大喜，即領本部兵馬謝了要行，忽帳下一人出曰：「老將軍年紀高大，如何去得？小將不才，願往。」玄德視之，乃是魏延。黃忠曰：「我已領了將令，你如何敢攬越？」魏延曰：「老者不以筋骨爲能，吾聞冷苞、鄧賢乃蜀中名將，血氣方剛，恐老將軍擒他不得，豈不誤了主公大事？因此願相替。」本是好意，黃忠大怒曰：「汝說吾老，敢與我比試武藝！」魏延曰：「就主公之前，當面比試，贏得的便去。」何如？黃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校將刀來。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今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相斗，必有一傷，須誤了我大事。吾與你二人解勸，休得爭論。」龐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卽今冷苞、鄧賢下了兩個營寨，今汝二人自領本部軍馬，各打一寨，如先奪得者，便爲頭功。」於是分定：黃忠打冷苞寨，魏延打鄧賢寨。二人各領命去了。龐統曰：「此二人去，恐於路中相爭。主公可自引軍爲後應。」玄德留龐統守城，自與劉封、關平引五千軍隨後進發。却說黃忠歸寨，備令來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平明進兵，取左邊山谷而進。魏延却暗使人探聽黃忠甚時起兵，探事人回報來日四更造飯，五更起兵，魏延暗喜，分付軍士二更造飯，三更起兵，平明要到鄧賢寨邊。軍士得令，都飽餐一頓，馬摘鈴，人衝枚，捲旗束甲，暗地去劫寨。三更前後離寨前進，到半路，魏延馬上尋思：「只去打鄧賢寨，不顯能處。不如先去打冷苞寨，却將得勝兵打鄧賢寨，兩處功勞都是我的。」就馬上傳令，教軍士都投左邊山路裏去。天色微明，離冷苞寨不遠，教軍士少歇，排搠金鼓旗旛，槍刀器械，早有伏路小軍飛報入寨。冷苞早已準備了一聲礮響，二軍上馬殺將出來。魏延縱馬提刀，與冷苞接戰。二將交馬，戰到三十合，川兵分兩路來襲。漢軍漢軍走了半夜，人馬力乏，抵當不住，退後便走。魏延聽得，背後陣腳亂，喊了

冷苞撥馬回走。川兵隨後趕來。漢軍大亂。走到五里。山背後鼓聲震地。鄧賢引一彪軍從山谷裏截出來。大叫。魏延快快下馬受降。魏延策馬飛奔。那馬忽失前蹄。雙足跪地。將魏延掀將下來。鄧賢馬奔到。挺槍來刺。魏延槍未到處。弓弦響。鄧賢倒撞下馬。後面冷苞方欲來救。一員大將從山坡上躍馬而來。厲聲大叫。老將黃忠在此。舞刀直取冷苞。冷苞抵敵不住。望前便走。黃忠乘勢追趕。川兵大亂。黃忠一枝軍救了魏延。殺了鄧賢。直趕到寨前。冷苞回馬與黃忠再戰。不到十餘合。後面軍馬擁將上來。冷苞只得棄了左寨。引敗軍來投右寨。只見寨中旗幟全別。冷苞大驚。兜住馬看時。當頭一員大將。金甲錦袍。乃是劉玄德。左邊劉封。右邊關平。大喝道。寨子吾已奪下。汝欲何往。原來玄德引兵從後接應。傾乘勢奪了鄧賢寨子。冷苞兩頭無路。取山僻小徑。要回雒城。行不到十里。狹路伏兵忽起。搭鈎齊舉。把冷苞活捉了。原來卻是魏延自知罪犯。無可解釋。收拾後軍。令蜀兵引路。伏在這裏。等個正着。用索縛了冷苞。解投玄德寨來。卻說玄德立起免死旗。但川兵倒戈卸甲者。並不許殺害。如傷者償命。又謂衆降兵曰。汝川人皆有父母妻子。願降者充軍。不願降者放回。於是歡聲動地。黃忠安下寨腳。逕來見玄德。說魏延違了軍令。可斬之。玄德急召魏延。魏延解冷苞至。玄德曰。延雖有罪。此功可贖。令魏延謝黃忠救命之恩。今後毋得相爭。魏延頓首伏罪。玄德重賞黃忠。使人押冷苞到帳下。玄德去其縛。賜酒壓驚。問曰。汝肯降否。冷苞曰。既蒙免死。如何不降。劉璽張任。與某爲生死之交。若肯放某。當卽招二人來降。就獻雒城。玄德大喜。便賜衣服鞍馬。令回雒城。魏延曰。此人不可放回。若脫身一去。不復來矣。玄德曰。吾以仁義待人。人不負我。却說冷苞得回雒城。見劉璽張任。不說捉去放回。只說被我殺了十餘人。奪得馬匹。逃回。劉璽忙遣人往成都求救。劉璋聽知。折了鄧賢。大驚。慌忙聚衆商議。長子劉循進曰。兒願領兵前去守雒城。璋曰。旣吾兒肯去。當遣誰人爲輔。一人出曰。某願往。璋視之。乃舅氏吳懿也。璋曰。得尊舅去最好。誰可爲副將。點一萬軍馬來到雒城。劉璽張任接着。具言前事。吳懿曰。兵臨城下。難以拒敵。汝等有何高見。冷苞曰。此間一帶。正靠涪江。涪水大急。前面寨占山脚。其形最低。某乞五千軍。各帶鐵鎚削去。決涪江之水。可盡淹死劉備之兵也。吳懿從其計。卽令冷苞前往。決水。吳蘭雷同引兵接應。冷苞領命。自去準備。決水器械。卻說玄德令黃忠。魏延各守一寨。自固涪城。與軍師龐統商議細作報說。東吳孫權遣人結好東川張魯。將欲來攻葭萌關。玄德驚曰。若葭萌關有失。截斷後路。吾進退不得。當如之何。龐統謂孟達曰。公乃

蜀中人多知地理去守葭萌關何如。達曰某保一人與某同去守關萬無一失。玄德問何人。達曰此人曾在荊州劉表部下爲中郎將乃南郡枝江人姓霍名峻字仲邈。玄德大喜即時遣孟達霍峻守葭萌關去了。龐統退歸館舍。吏忽報有客特來相訪。統出迎接見其人身長八尺形貌甚偉頭髮截短披於頸上衣服不甚齊整。統問曰先生何人也。其人不答逕登堂仰臥牀上。統甚疑之。再三請問其人曰且稍停吾當與汝說知天下大事。統聞之愈疑。命左右進酒食。其人起而便食並無謙遜。飲食甚多。食罷又睡。統疑惑不定。使人請法正視之。恐是細作。法正慌忙到來。統出迎接謂正曰有一人如此如此。法正曰莫非彭永言乎。陞階視之。其人躍起曰孝直別來無恙。正是「只爲川人逢舊識。遂令涪水息洪流。」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諸葛亮痛哭龐統 張翼德義釋嚴顏

卻說法正與那人相見各撫掌而笑。龐統問之。正曰此公乃廣漢人姓彭名羕字永言。蜀中豪傑也。因直言觸忤劉璋被璋髡鉗爲徒隸。因以短髮。統乃以賓禮待之間。羕從何而來。羕曰吾特來救汝數萬人性命。見劉將軍方可說。法正忙報玄德。玄德親自謁見。請問其故。羕曰將軍有多少軍馬在前寨。玄德實告有黃忠、魏延在彼。羕曰爲將之道。豈可知地理乎。前寨緊靠涪江。若決動江水。前後以兵塞之一。人無可逃也。玄德大悟。彭羕曰罡星在西方。太白臨於此地。當有不吉之事。切宜慎之。玄德即拜彭羕爲幕賓。使人密報魏延。黃忠。教朝暮用心巡警以防決水。黃忠、魏延商議二人各輪一日。如遇敵軍來到。互相通報。卻說冷苞見當夜風雨大作。引了五千軍逕循江邊而進。安排決江。只聽得後面喊聲亂起。冷苞知有準備。急急回軍。後面魏延引軍趕來。川兵自相踐踏。冷苞正奔間。撞着魏延。交馬不數合。被魏延活捉去了。比及吳蘭雷同來接應時。又被黃忠一軍殺退。魏廷解冷苞到涪關。玄德責之。曰吾以仁義相待。放汝回去。何敢背我。今次難饒。將冷苞推出斬之。重賞魏延。玄德設宴管待彭羕。忽報荊州諸葛亮軍師特遣馬良奉書至此。玄德召入問之。馬良禮畢曰荊州平安。不勞主公憂念。遂呈上軍師書信。玄德拆書觀之。略云「亮夜算太乙數。今年歲次癸亥。罡星在西方。又觀乾象。太白臨於雒城之分。主將帥身上多凶少吉。切宜謹慎。」玄德看了書。便教馬良先回。玄德曰吾將回荊州去論此事。龐統暗思孔明怕我取了西川。成了功。故意蔣

此書相阻耳。乃對玄德曰：「統亦算太乙數，已知是星在西，應主公合得西川，別不主凶事。」統亦占天文，見太白臨於雒城，先斬獨將冷苞，已應凶兆矣。主公不可疑心，可急進兵。玄德見龐統再三催促，乃引軍前進。黃忠同魏延接入寨去。龐統問法正曰：「前至雒城，有多少路？」法正畫地作圖，玄德取張松所遺圖本對之，並無差錯。法正言：「山北有條大路，正取雒城東門；山南有條小路，卻取雒城西門。兩條路俱可進兵。」龐統謂玄德曰：「統令魏延爲先鋒，取山南小路而進；主公令黃忠作先鋒，從山北大路而進，並到雒城取齊。」玄德曰：「吾自幼熟於弓馬，多行小路。軍師主從大路去取東門，吾取西門。」龐統曰：「大路必有軍邀攔。主公引兵當之，統取小路。」玄德曰：「軍師不可。吾夜夢一神人手執鐵棒擊吾右臂，覺來猶自臂痛，此行莫非不佳？」龐統曰：「壯士臨陣，不死帶傷，理之自然也。何故以夢寐之事疑心乎？」玄德曰：「吾所疑者，孔明之書也。軍師還守涪關，如何？」龐統大笑曰：「主公被孔明所惑矣！彼不欲令統獨成大功，故作此言以疑主公之心。心疑則致夢，何凶之有？」統肝膽塗地方，稱本心。主公再勿多言，來早准行。當日傳下號令，軍士五更造飯，平明上馬。黃忠、魏延領兵先行。玄德與龐統約定，忽坐下馬，眼生前失，把龐統掀將下來。玄德跳下馬，自來籠住那馬。玄德曰：「軍師何故乘此劣馬？」龐統曰：「此馬乘久，不會如此。」玄德曰：「臨陣眼生，誤人性命。吾所騎白馬性極馴熟，軍師可騎。萬無一失。」劣馬吾自騎之，遂與龐統更換所騎之馬。龐統謝曰：「深感主公厚恩，雖萬死亦不能報也。」遂各上馬，取路而進。玄德見龐統去了，心中甚覺不快，怏怏而行。卻說雒城中吳懿、劉璣聽知折了冷苞，遂與衆商議。張任曰：「城東南山僻有一條小路，最爲要緊，某自引一軍守之。諸公緊守雒城，勿得有失。」忽報漢兵分兩路前來。攻城，張任急引三千軍先來抄小路埋伏。見魏延兵過，張任教儘放過去，休得驚動。後見龐統軍來，張任軍士遙指軍中大將，騎白馬者必是劉備。張任大喜，傳令教如此如此。卻說龐統迤邐前進，檻頭見兩山逼窄，樹木叢雜，又值夏末秋初，枝葉茂盛，龐統心下甚疑，勒住馬問。此處是何地名？內有新降軍士指道：「此處地名落鳳坡。」龐統驚曰：「吾道號鳳雛，此處名落鳳坡，不利於吾。」命後軍疾退，只聽山坡前一聲礮響，箭如飛蝗，只望騎白馬者射來。可憐龐統竟死於亂箭之下。時年止三十六歲。後人有詩歎曰：「古峴相連紫翠堆，土元有宅傍山隈。兒童慣識呼鳩曲，閭巷曾聞展驥才。預計三分平刻削，長驅萬里獨徘徊。誰知天狗流星墜，不使將軍衣錦回。」先是東南有童謠云：「一鳳并一龍，相將到蜀中。纔到半路裏，鳳死落坡東。風送雨，雨送風。隆漢興時蜀道通，時只有龍。」當日張任

射死龐統。漢軍擁塞，進退不得。死者大半。前軍飛報魏延。魏延忙勒兵欲回。奈山路逼窄，廝殺不得。又被張任截斷歸路，在高阜處用強弓硬弩射來。魏延心慌，有新降蜀兵曰：「不如殺奔雒城下，取大路而進。」延從其言，當先開路。殺奔雒城來。塵埃起處，前面一軍殺至，乃雒城守將吳蘭、雷同也。後面張任引兵追來，前後夾攻，把魏延圍在垓心。魏延死戰，不能得脫。但見吳蘭、雷同後軍自亂，二將急回馬去救。魏延乘勢趕去，當先一將舞刀拍馬，大叫：「文長吾特來救汝！」乃老將黃忠也。兩下夾攻，殺敗吳、雷二將，直衝至雒城之下。劉瓊引兵殺出，卻得劉玄德在後當住，接應。黃忠、魏延翻身便回。玄德軍馬比及奔到寨中，張任軍馬又從小路截出，劉瓊、吳蘭、雷同當先趕來。玄德守不住二寨，且戰且走，奔回涪關。蜀兵得勝，迤邐追趕。玄德人困馬乏，那裏有心廝殺？且只顧奔走。將近涪關，張任一軍追趕至緊，幸得左導劉封、右邊關平二將引二萬生力兵截出，殺退張任，還趕二十里，奪回戰馬極多。玄德一行軍馬，再入涪關，問龐統消息，有落鳳坡逃得性命的軍士報說：軍師連人帶馬，被亂箭射死於坡前。玄德聞言，望西痛哭不已。遙爲招魂設祭，諸將皆哭。黃忠曰：「今番折了龐統軍師，張任必然來攻打涪關，如之奈何？」不若差人往荊州請諸葛亮軍師來商議收川之計。正說之間，人報張任引軍直臨城下搦戰。黃忠、魏延皆要出戰。玄德曰：「銳氣新挫，宜堅守以待軍師來。」到黃忠、魏延領命，只堅守城池。玄德寫一封書，教關平分付：「你與我往荊州請軍師去。」關平領了書，星夜往荊州來。玄德自守涪關，並不出戰。卻說孔明在荊州時，當七夕佳節，大會衆官，夜宴共說收川之事。只見正西上一星，其大如斗，從天墜下，流光四散。孔明失驚，擲杯於地，掩面哭曰：「哀哉！痛哉！」衆官慌問其故。孔明曰：「吾前者算今年罡星在西方，不利於軍師天狗犯於吾軍太白，臨於雒城。已拜書主公，教謹防之。誰想今夕西方星墜，龐士元命必休矣！」言罷，大哭。衆官皆驚，未信其言。孔明曰：「數日之內，必有消息。是夕酒不盡歡而散。數日之後，孔明與雲長等正坐間，人報關平到。衆官皆驚，關平入，呈上玄德書信。孔明視之，內言本年七月初七日，龐軍師被張任在落鳳坡前箭射身故。孔明大哭，衆官無不垂淚。孔明曰：「既主公在涪關進退兩難之際，亮不得不去。」雲長曰：「軍師去，誰人保守荊州？」荊州乃重地，千條非輕。孔明曰：「主公書中雖不明寫其人，吾已知其意了。乃將玄德書與衆官看。」主公書中把荊州託在吾身上，教我自量才委用。雖然如此，今教關平齋書前來，其意欲雲長公當此重任。雲長想桃園結義之情，可竭力保守此地，責任非輕。公宜勉之。雲長更不推辭，慨然領諾。孔明設宴，交

割印綬。雲長雙手來接。孔明擎着印曰：「這干係都在將軍身上。」雲長曰：「大丈夫既領重任，除死方休。」孔明見雲長說個死字，心中不悅，欲待不與。其言已出，孔明曰：「倘曹操引兵來到，當如之何？」雲長白以力拒之。孔明又曰：「倘曹操孫權齊起兵來，如之奈何？」雲長曰：「分兵拒之。」孔明曰：「若如此，荊州危矣。吾有八個字，將軍牢記，可保守荊州。」雲長問那八個字？孔明曰：「北拒曹操，東和孫權。」雲長曰：「軍師之言，當銘肺腑。」孔明遂與了印綬，令文官馬良、伊籍、向朗、糜竺、武將糜芳、廖化、關平、周倉，一班兒輔佐雲長同守荊州。一面親自統兵入川，先撥精兵一萬，教張飛部領取大路殺奔巴州、雒城之西，先到者爲頭功。又撥一枝兵，教趙雲爲先鋒，泝江而上，會於雒城。孔明隨後引簡雍、蔣琬等起行。那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乃荊襄名士，現爲書記。當日孔明引兵一萬五千，與張飛同日起行。張飛臨行時，孔明囑付曰：「西川豪傑甚多，不可輕敵。於路戒約三軍，勿得擄掠百姓，以失民心。所到之處，並宜存恤，勿得恣逞鞭撻士卒。望將軍早會雒城，不可有誤。」張飛欣然領諾，上馬而去。迤邐前行，所到之處，但降者秋毫無犯，逕取漢川路。前至巴郡，細作回報。巴郡太守嚴顏，乃蜀中名將，年紀雖高，精力未衰，善開硬弓，使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據住城郭，不豎降旗。張飛教離城十里下寨，差人入城去說。與老匹夫早早來降，饒你滿城百姓性命。若不歸順，即踏平城郭。老幼不留。却說嚴顏在巴郡，聞劉璋差法正請玄德入川，拊心而嘆曰：「此所謂獨坐窮山，引虎自衛者也。」後聞玄德據住涪關，大怒，屢欲提兵往戰。又恐這條路上有兵來，當日聞知張飛兵到，便點起本部五千人馬，準備迎敵。或獻計曰：「張飛在當陽長坂一聲喝退曹兵百萬之衆，曹操亦聞風而避之，不可輕敵。今只宜深溝高壘，堅守不出。」彼軍無糧，不過一月，自然退去。更兼張飛性如烈火，專要鞭撻士卒。如不與戰，必怒，怒則必以暴厲之氣待其軍士。軍心一變，乘勢擊之，張飛可擒也。」嚴顏從其言，教軍士盡數上城守護。忽見一個軍士大叫開門，嚴顏教放入問之。那軍士說是張將軍差來的，把張飛言語依直便說。嚴顏大怒，罵曰：「怎敢無禮！」嚴將軍豈降賊者？平昔你口說與張飛，喚武士把軍士割下耳鼻，却放回寨。軍人回見張飛，哭告嚴顏如此。張飛大怒，咬牙睁目，披挂上馬，引數百騎來巴郡城下搦戰。城上衆軍百般痛罵。張飛性急，幾番殺到吊橋，要過護城河，又被亂箭射回。到晚，全無一人出。張飛忍一肚氣，還寨。次日早晨，又引軍去搦戰。那嚴顏在城中敵樓上，一箭射中張飛頭盔，飛指而恨曰：「吾拏住你這老匹夫，親自食你肉。」到晚，又空回。第三日，張飛引了軍，沿城去罵。原來那座城子是個山寨，週圍都是亂山。張

飛自乘馬登山下視城中見軍士盡皆披挂分列隊伍伏在城中只是不出又見民夫來來往往搬磚運石相助守城張飛教馬軍下馬步軍皆坐引他出敵並無動靜又罵了一日依舊空回張飛在寨中自思終日叫罵彼只不出如之奈何猛然思得一計教衆軍不要前去搦戰都結束了在寨中等候却只教三五十個軍士直去城下叫罵引嚴顏軍出來便與廝殺張飛磨拳擦掌只等敵軍來小軍連罵了三日全然不出張飛眉頭一皺又生一計傳令教軍士四散砍打柴草尋覓路徑不來搦戰嚴顏在城中連日不見張飛動靜心中疑惑著十數個小軍扮作張飛砍柴的軍潛地出城雜在軍中入山中探聽當日諸將回寨張飛坐在寨中頓足大罵嚴顏老匹夫枉氣殺我只見帳前三四個人說道將軍不須心焦這幾日打探得有一條小路可以偷過巴郡張飛故意大叫曰既有這個去處何不早來說衆應曰這幾日却纔哨探得出張飛曰事不宜遲只今夜二更造飯趁三更明月拔寨都起人銜枚馬去鈴悄悄而行我自前面開路汝等依次而行傳了令領滿寨報告探事的軍聽得這個消息盡回城中來報與嚴顏嚴喜曰我算定這匹夫忍耐不得你偷小路過去必須是糧草輜重在後我截住後路你如何得過好無謀匹夫中我之計即時傳令教軍士準備赴敵今夜二更天造飯三更出城伏於樹木叢雜去處只等張飛一咽喉小路去了車仗來時只聽鼓響一齊殺出傳了號令看看近夜嚴顏全軍盡皆飽食披挂停當悄悄出城四散伏住只聽鼓響嚴顏自引十數裨將下馬伏於林中約三更後遙望見張飛親自在前橫矛縱馬悄悄引軍前進去不得三四里後車仗入馬陸續進發嚴顏看得分曉一齊擂鼓四下伏兵盡起正來搶奪車仗背後一聲鑼響一彪軍掩到大喝老賊休走我等得你恰好嚴顏猛回頭看時爲首一員大將豹頭環眼燕領虎鬚使丈八矛騎深烏馬乃是張飛四下裏鑼聲大震衆軍殺來嚴顏見了張飛舉手無措交馬戰不十合張飛賣個破綻嚴顏一刀砍來張飛閃過擡將入去扯住嚴顏勒甲繩生擒過來擲於地下衆軍向前用索繩縛住了原來先過去的是假張飛料道嚴顏擊鼓爲號張飛却教鳴金爲號金響諸軍齊到川兵大半棄甲倒戈而降張飛殺到巴郡城下後軍已自入城張飛叫休殺百姓出榜安民羣刀手把嚴顏推至飛坐於廳上嚴顏不肯跪下飛怒目咬牙大叱曰大將到此爲何不降而敢拒敵嚴顏全無懼色回叱飛曰汝等無義侵我州郡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大怒喝左右斬來嚴顏喝曰賊匹夫要砍便砍何怒也張飛見嚴顏聲音雄壯面不改色乃喟嘆作喜下階叱退左右親解其縛取衣衣之扶在正中高

坐低頭便拜曰：「適來言語冒瀆，幸勿見責。吾素知老將軍乃豪傑之士也。」嚴顏感其恩義，乃降。後人有詩讚嚴顏曰：「白髮居西蜀，清名震大邦。忠心如皎月，浩氣捲長江。甯可斷頭死，安能屈膝降巴州。年老將天下，更無雙。」又有讚張飛詩曰：「生獲嚴顏勇絕倫，惟憑義氣服軍民。至今廟貌留巴蜀，社酒雞豚日日春。」張飛請問入川之計，嚴顏曰：「敗軍之將，荷蒙厚恩，無以報。願施犬馬之勞，不須張弓隻箭，逕取成都。正是『只因一將傾心後，致使連城唾手降』。」未知其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計捉張任 楊阜借兵破馬超

却說張飛問計於嚴顏，顏曰：「從此取雒城，凡守禦關隘，都是老夫所管。官軍皆出於掌握之中，今感將軍之恩，無可以報。老夫當爲前部，所到之處，盡喚出拜降。」張飛稱謝不已。於是嚴顏爲前部，張飛領軍隨後，凡到之處，盡是嚴顏所管。都喚出投降，有遲疑未決者，顏曰：「我尚且投降，何況汝乎？自是望風歸順，並不會廝殺一場。」却說孔明已將起程日期申報玄德，教都會聚雒城。玄德與衆官商議，今孔明、翼德分兩路取川，會於雒城，同入成都。水陸舟車已於七月二十日起程。此時將及待到，今我等便可進兵。黃忠曰：「張任每日來搦戰，見城中不出，彼軍懈怠，不做準備。今日夜間分兵劫寨，勝如白晝廝殺。」玄德從之。教黃忠引兵取左，魏延引兵取右，玄德取中路。當夜二更，三路軍馬齊發。張任果然不做準備，漢軍擁入大寨，放起火來，烈燄騰空，蜀兵奔走，連夜直趕到雒城。城中兵接應入去，玄德還中路下寨。次日引兵直到雒城，圍住攻打。張任按兵不出，攻到第四日，玄德自提一軍，攻打西門。令黃忠、魏延在東門攻打，留南門、北門放軍兵行走。原來南門一帶都是山路，北門有澗水，因此不圍。張任望見玄德在西門騎馬往來，指揮打城，從辰至未，人馬漸漸力乏。張任教吳蘭、雷同二將引兵出北門，轉東門，敵黃忠、魏延。自己却引軍出南門，轉西門，單迎玄德。城內盡撥民兵上城，擂鼓助喊。却說玄德見紅日平西，教後軍先退，軍士方回身。城上一片聲喊起，南門內軍馬突出來，張任逕來軍中捉玄德。玄德軍中大亂，黃忠、魏延又被吳蘭、雷同敵住，兩下不能相顧。玄德敵不住，張任撥馬往山僻小路而走。張任從背後追來，看看趕上，玄德獨自一人一馬。張任引數騎趕來，玄德正望前，儘力加鞭而行。忽山路一軍衝出，玄德馬上叫苦曰：「前有伏兵，後有追兵，天亡我也！」只見來軍當頭一員大將，乃

是張飛原來張飛與嚴顏正從那條路上來。望見塵埃起，知與川兵交戰。張飛當先而來，正撞着張任，便就交馬戰到十餘合，背後嚴顏引兵大進。張任火速回身，張飛直趕到城下。張任退入城，拽起吊橋。張飛回見玄德曰：「軍師泝江而來，尚且未到，反被我奪了頭功！」玄德曰：「山路險阻，如何無軍阻當？」長驅大進，先到於此。張飛曰：「於路關隘四十五處，皆出老將嚴顏之功！」因此一路並不費分毫之力，遂把義釋嚴顏之事從頭說了一遍。引嚴顏見玄德，玄德謝曰：「若非老將軍，吾弟安能到此？」卽脫身上黃金鎖子甲，以賜之。嚴顏拜謝，正待安排宴飲，忽聞暗馬回報，黃忠、魏延和川將吳蘭、雷同交鋒。城中吳懿、劉璩又引兵助戰，兩下夾攻。我軍抵敵不住，魏黃二將敗陣投東去了。張飛聽得，便請玄德分兵兩路殺去救援。於是張飛在左，玄德在右，殺奔前來。吳懿、劉璩見後面喊聲起，慌退入城中。吳蘭、雷同只顧引兵追趕黃忠、魏延，卻被玄德、張飛截住歸路。黃忠、魏延又回馬轉攻。吳蘭、雷同料敵不住，只得將本部軍馬前來投降。玄德准其降，收兵近城下寨。卻說張任失了一將，心中憂慮。吳懿、劉璩曰：「兵勢甚危，不決一死戰，如何得退兵？」一面差人去成都見主公告急，一面用計敵之。張任曰：「吾來日領一軍搦戰，詐敗，引轉城北城內，再以一軍衝出，截斷其中，可獲勝也。」吳懿曰：「劉將軍相輔公子守城，我引兵衝出助戰，約會已定。次日，張任引數千人馬，搖旗呐喊，出城搦戰。張飛上馬出迎，更不打話，與張任交鋒。戰不十餘合，張任詐敗，遶城而走。張飛儻力追之。吳懿一軍截住，張任引軍復回，把張飛圍在垓心。進退不得，正沒奈何，只見一隊軍從江邊殺出，當先一員大將挺鎗躍馬，與吳懿交鋒。只一合，生擒吳懿，戰退敵軍，救出張飛。視之乃趙雲也。飛問軍師何在，雲曰：「軍師已至。」想此時已與主公相見了也。二人擒吳懿回寨，張任自退入東門去了。張飛趙雲回寨中，見孔明、簡雍、蔣琬已在帳中，飛下馬來，參軍師。孔明驚問曰：「如何得先到？」玄德具述義釋嚴顏之事。孔明贊曰：「張將軍能用謀，皆主公之洪福也。」趙雲解吳懿見玄德，玄德曰：「汝降否？」吳懿曰：「我旣被捉，如何不降？」玄德大喜，親解其縛。孔明問城中，有幾人守城。吳懿曰：「有劉季玉之子劉循，輔將劉瓊、張任。劉瓊不打緊，張任乃獨郡人，極有膽略，不可輕敵。」孔明曰：「先捉張任，然後取雒城。」問城東這座橋名爲何橋。吳懿曰：「金雁橋。」孔明遂乘馬至橋邊，遠河看了一遍，回到寨中，喚黃忠、魏延聽令曰：「離金雁橋南五六里，兩岸都是蘆葦蒹葭，可以埋伏。」魏延引一千槍手伏於左，單截馬上將黃忠，引一千刀手伏於右，單砍坐下馬，殺散彼軍。張任必投山東小路而來。張翼德引一千軍伏在那裏，就彼處擒之。又喚趙雲伏於金雁橋北，待我。

引張任過橋。你便將橋拆斷，卻勒兵於橋北，遙爲之勢，使張任不敢望北走，退投南去，卻好中計。調遣已定，軍師白去誘敵，却說劉璋差卓膺、張翼二將前至雒城助戰。張任教張翼與劉璩守城，自與卓膺爲前後二隊。任爲前隊，膺爲後隊，出城退敵。孔明引一隊不整不齊軍過金雁橋來，與張任對陣。孔明乘四輪車，綸巾羽扇，走出兩邊百餘騎，簇擁遙指張任曰：「曹操以百萬之衆，聞吾之名，望風而逃。今汝何以敢不投降？」張任看見孔明軍伍不齊，在馬上冷笑曰：「人說諸葛亮用兵如神，原來有名無實。」把槍一招，大小軍校齊殺過來。孔明棄了四輪車，上馬退走過橋。張任從背後趕來，過了金雁橋，見玄德軍在左，嚴顏軍在右，衝殺將來。張任知是計，急回軍時，橋已拆斷了，欲投北去，只見趙雲一軍隔岸排開，遂不敢投北，逕往南邊河而走，走不到五七里，早到蘆葦叢雜處。魏延一軍從蘆中忽起，都用長槍亂戳。黃忠一軍伏在蘆葦裏，用長刀只砍馬蹄，馬軍盡倒，皆被執縛。步軍那裏敢來？張任引數十騎望山路而走，正撞著張飛。張任方欲退走，張飛大喝一聲，衆軍齊上，將張任活捉了。原來卓膺見張任中計，已投趙雲軍前降了一發，都到大寨。玄德賞了卓膺，張飛解張任至。孔明亦坐於帳中。玄德謂張任曰：「蜀中諸將，望風而降，汝何不早投降？」張任睜目怒叫曰：「忠臣豈肯事二主乎！」玄德曰：「汝不識天時耳。」降卽免死，任曰：「今日便降，久後也不降可速殺我。」玄德不忍殺之。張任厲聲高罵。孔明命斬之，以全其名。後人有詩讚曰：「烈士豈甘從二主，張君忠勇死猶生。高明正似天邊月，夜夜流光照雒城。」玄德感歎不已，令收其屍首，葬於金雁橋側，以表其忠。次日，令嚴顏、吳懿等一班蜀中降將爲前部，直至雒城大叫，早開門受降，免一城生靈受苦。劉璩在城上大罵，嚴顏方待取箭射之，忽見城上一將拔劍砍翻劉璩，開門投降。玄德軍馬入雒城，劉循關西門，走脫。投成都去了。玄德出榜安民，殺劉璩者乃武陽人張翼也。玄德得了雒城，重賞諸將。孔明曰：「雒城已破，成都只在目前，唯恐外州郡不甯，可令張翼、吳懿引趙雲撫外水定江犍爲等處所屬州郡，就委官按治平靖。」卽勒兵回成都，取齊張飛趙雲領命各自引兵去了。孔明問前去有何處關隘，蜀中降將曰：「止綿竹有重兵守禦。若得綿竹，成都唾手可得。」孔明便商議進兵法。正曰：「雒城既破，蜀中危矣。王公欲以仁義服衆，且勿進兵。某作一書上劉璋，陳說利害，璋自然降矣。」孔明曰：「孝直之言最善。」便令寫書，遣人徑往成都。却說劉循逃回，見父說雒城已陷，劉璩慌聚衆官商議，從事鄭度獻策曰：「今劉備雖攻地奪城，然兵不甚多。土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不如盡驅巴西梓潼民過涪

水以西。其倉廩野穀盡皆燒除。深溝高壘。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彼兵自走。我乘虛擊之。備可擒也。劉璋曰。不然。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備敵也。此言非保全之計。正議間。人報法正有書至。劉璋喚入。呈上書。璋拆開視之。其略曰。「前蒙遣差結好荊州。不意主公左右不得其人。以致如此。今荊州眷念舊情。不忘族誼。主公若能幡然歸順。量不薄待。望三思裁示。」劉璋大怒。扯毀其書。大罵法正賣主求榮。忘恩背義之賊。逐其使。潘出城。卽時遣妻弟費觀提兵前去把守綿竹。費觀與保南陽人姓李名嚴字正方。一同領兵。當下費觀李嚴點三萬軍來守綿竹。益州太守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上書於劉璋。請往漢中借兵。璋曰。張魯與吾世讎。安肯相救。和曰。雖然與我有讎。劉備軍在雒城。勢在危急。唇亡則齒寒。若以利害說之。必然肯從。璋乃修書。遣使前赴漢中。却說馬超自兵敗入羌。二載有餘。結好羌兵。攻取隴西州郡。所到之處。盡皆歸降。惟冀州攻打不下。刺史韋康累遭人求救於夏侯淵。淵不得曹操言語。未敢動兵。韋康見救兵不來。與衆商議。不如投降。馬超參軍楊阜哭諫曰。超等叛君之徒。豈可降之。韋康曰。事勢至此。不降何待。阜苦諫不從。韋康大開城門。投降。馬超超大怒曰。汝今事急。請降非眞心也。將韋康等四十餘人盡斬之。不留一人。有人言楊阜勸韋康休降可斬之。超曰。此人守義。不可斬也。復用楊阜爲參軍。阜薦梁寬趙衢二人。超盡用爲軍官。楊阜告馬超曰。阜妻死於臨洮。乞告兩個月假歸葬其妻。便回。馬超從之。楊阜過歷城來見撫彝將軍姜敘。敘與阜是姑表兄弟。敘之母是阜之姑。時年已八十二。當日楊阜入姜敘內宅拜見。其姑哭告曰。阜守城不能保。主亡不能死。愧無面目見姑。馬超叛君。妄殺郡守。一州士民。無不恨之。今吾兄坐據歷城。竟無討賊之心。此豈人臣之理乎。言罷。流淚出血。敘母聞言。喚姜敘入責之。曰。韋使君遇害。亦爾之罪也。又謂阜曰。汝旣降人。且食其祿。何故又動心討之。阜曰。吾從賊者。欲留殘生。與主報寃也。敘曰。馬超英勇。急難圖之。阜曰。有勇無謀。易圖也。吾已暗約下梁寬趙衢。兄若肯興兵。一人必爲內應。敘母曰。汝不早圖。更待何時。誰不有死。死於忠義。死得其所也。勿以我爲念。汝若不聽義山之言。吾當先死。以絕汝念。敘乃與統兵校尉尹奉趙昂商議。原來趙昂之子趙月。現隨馬超爲裨將。趙昂當日應允歸見其妻王氏。曰。吾今日與姜敘楊阜尹奉一處商議。欲報韋康之讐。想吾子趙月。現隨馬超。今若興兵。超必先殺吾子。奈何。其妻厲聲曰。雪君父之大恥。雖喪身亦不惜。何況一子乎。君若顧子而不行。吾當先死矣。趙昂乃決。次日。一起兵。姜敘楊阜屯歷城。尹奉趙昂屯祁山。王氏乃盡將首飾。

資帛。親自往祁山軍中賞賜軍士以勵其衆。馬超聞姜敘、楊阜會合尹奉趙昂舉事。大怒。卽將趙昂斬之。令龐德馬岱盡起軍馬殺奔歷城來。姜敘、楊阜引兵出兩埠圍處。楊阜、姜敘衣白袍而出。大罵曰：「叛君無義之賊！」馬超大怒。衝將過來。兩軍混戰。姜敘、楊阜如何抵得？馬超大敗而走。馬超驅兵趕來。背後喊聲起處。尹奉、趙昂殺來。超急回時。兩下夾攻。首尾不能相顧。正鬪間。斜刺裏大隊軍馬殺來。原來是夏侯淵得了曹操軍令。正領軍來破馬超。超如何當得？三路軍馬大敗奔回。走了一夜。比及平明。到得冀城。叫門時。城上亂箭射下。梁寬、趙衢立在城上。大罵馬超。馬超將妻楊氏從城上一刀砍了。撇下屍首來。又將馬超幼子三人并至親十餘口都從城上一刀一個剝將下來。超氣噎塞胸。幾乎墜下馬來。背後夏侯淵引兵追趕。超見勢大。不敢戀戰。與龐德、馬岱殺開一條路走。前面又撞見姜敘、楊阜殺了一陣。衝得過去。又撞著尹奉、趙昂殺了一陣。零零落落。剩得五六十騎。連夜奔走。四更前後。走到歷城下。守門者只道姜敘兵回。大開城門接入。超從城南門邊殺起。盡洗城中百姓至。姜敘宅孥出老母。母全無懼色。指馬超而大罵。超大怒。自取劍殺以尹奉、趙昂全家老幼。亦盡被馬超所殺。昂妻王氏因在軍中。得免於難。次日。夏侯淵大軍至。馬超棄城殺出。望西而逃。行不得二十里。前面一章擺開。爲首的是楊阜。超切齒而恨。拍馬挺槍刺之。阜兄弟七人。一齊來助戰。馬岱、龐德敵住後軍。阜兄弟七人皆被馬超殺死。阜身中五槍。猶然死戰。後面夏侯淵大軍趕來。馬超遂走。只有龐德、馬岱五七騎後隨而去。夏侯淵自行安撫隴西諸州人民。令姜敘等各各分守。用車載楊阜赴許都見曹操。操封阜爲關內侯。阜辭曰：「阜無捍難之功。又無死難之節。於法當誅。但願受職。操嘉之。卒與之爵。却說馬超與龐德、馬岱商議。逕往漢中投張魯。張魯大喜。以爲得馬超則西可以吞益州。東可以拒曹操。乃商議欲以女招超爲婿。大將楊柏諫曰：「馬超妻子遭慘禍。皆超之貽害也。主公豈可以女與之？」魯從其言。遂罷招婿之議。或以楊柏之言。告知馬超。超大怒。有殺楊柏之意。楊柏知之。與兄楊松商議。亦有圖馬超之心。正值劉璋遣使求救於張魯。魯不從。忽報劉璋又遣黃權到。權先來見楊松。說東西兩川實爲脣齒。西川若破。東川亦難保矣。今若肯相救。當以二十州相酬。松大喜。卽引黃權來見張魯。說唇齒利害。更以二十州相謝。魯喜有利。從之。巴西閻圃諫曰：「劉璋與主公世讎。今事急求救。詐許割地不可從也。」忽階下一人進曰：「某雖不才。願乞一旅之師。生擒劉備。務要割地以還。」正是：「方看眞主來西蜀。又見精兵出漢中。」未知其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馬超大戰葭萌關 劉備自領益州牧

却說閻圃正勸張魯勿助劉璋。只見馬超挺身出曰：「超感主公之恩，無可上報，願領一軍，攻取葭萌關，生擒劉備，務要劉璋割二十州奉還主公。」張魯大喜，先遣黃權從小路而回，隨卽點兵二萬與馬超。此時龐德臥病不能行，留於漢中。張魯令楊柏監軍，超與弟馬岱選日起程。却說玄德軍馬在雒城，法正以差下書人回報，說鄭度勸劉璋盡燒野穀，并各處倉廩，率巴蜀之民避於涪水西深溝高壘而不戰。玄德孔明聞之，皆大驚曰：「若用此言，吾勢危矣！」法正笑曰：「主公勿憂，此計雖毒，劉璋必不能用也。」不一日，人傳劉璋不肯遷動百姓，不從鄭度之言。玄德聞之，方始寬心。孔明曰：「速進兵，取綿竹，如得此處，成都易取矣。」遂遣黃忠、魏延領兵前進。費觀聽知玄德兵來，差李嚴出迎。嚴領三千兵出，各布陣完。黃忠出馬，與李嚴戰四五十合，不分勝負。孔明在帳中，教鳴金收軍。黃忠回陣，問曰：「正待要擒李嚴，軍師何故收兵？」孔明曰：「吾已見李嚴武藝不可力取，來日再戰。汝可詐敗，引入山谷，出奇兵以勝之。」黃忠領計，次日李嚴再引兵來，黃忠又出戰，不十合，詐敗，引兵便走。李嚴趕來，迤邐趕入山峪。猛然省悟，急待回時，前面魏延引兵擺開。孔明自在山頂喚曰：「公如不降，兩下已伏強弩，欲與吾龐士元報讎矣！」李嚴慌下馬，卸甲投降。軍士不會傷害一人。孔明引李嚴見玄德，玄德待之甚厚。嚴曰：「費觀雖是劉益州親戚，與某甚密，當往說之。」玄德卽命李嚴回城招降費觀。嚴入綿竹城，對費觀讚玄德如此仁德，今若不降，必有大禍。觀從其言，開門投降。玄德遂入綿竹，商議分兵取成都。忽流星火急報，言孟獲霍峻守葭萌關，今被東川張魯遣馬超與楊柏、馬岱領兵攻打甚急。救遲則關隘休矣。玄德大驚，孔明曰：「須是張超一將，方可與敵。」玄德曰：「子龍引兵在外，未回。」翼德已在此，可急遣之。孔明曰：「主公且勿言。」容亮激之，却說張飛聞馬超攻關，大叫而入曰：「辭了哥哥，便去戰馬超也！」孔明佯作不聞，對玄德曰：「今馬超侵犯關隘，無人可敵。除非往荊州取關雲長來，方可與敵。」張飛曰：「軍師何故小覷吾？吾曾獨拒曹操百萬之兵，豈愁馬超一匹夫乎？」孔明曰：「翼德拒水斷橋，此因曹操不知虛實耳。若知虛實，將軍豈得無事？」今馬超之勇，天下皆知。渭水大戰，殺得曹操割鬚棄袍，幾乎喪命，非等閑之比。雲長且未必可勝。」張飛曰：「我只今便去，如勝不得馬超，甘當軍令。」孔明曰：「既爾肯寫文書，便爲先鋒。請主公親自去一遭，留亮守綿竹，待子龍來，却作商議。」魏延曰：「某亦願往。」孔明令

魏延帶五百騎馬先行。張飛第二。玄德後隊。望葭萌關進發。魏延騎馬先到關下。正遇楊柏。魏延與楊柏交戰。不十合。楊柏敗走。魏延要奪張飛頭功。乘勢趕去。前面一軍擺開。爲首乃是馬岱。魏延只道是馬超舞刀躍馬迎之。與馬岱戰不十合。岱敗走。延趕去。被岱回身一箭。中了魏延左臂。延急馳馬走。馬岱趕到關前。只見一將喊聲如雷。從關上飛奔至面前。原來是張飛初到關上。聽得關前廝殺。便來看時。正見魏延中箭。因驟馬下關。救了魏延。飛喝馬岱曰。汝是何人。先通姓名。然後廝殺。馬岱曰。吾乃西涼馬岱是也。張飛曰。你原來不是馬超。快回去。非吾對手。只令馬超那廝自來說道。燕人張飛在此。馬岱大怒。曰。汝焉敢小覷我。挺槍躍馬。直取張飛。戰不十合。馬岱敗走。張飛欲待追趕。關上一騎馬到來。叫兄弟且休趕。飛回視之。原來是玄德到來。飛遂不趕。一同上關。玄德曰。恐怕你性躁。故我隨後趕來。到此既然勝了馬岱。且歇一宵。來日戰馬超。次日天明。關下鼓聲大震。馬超兵到。玄德在關上看時。門旗影裏。馬超縱騎提槍而出。獵盜獸帶銀甲白袍。一來結束非凡。二著人才出衆。玄德歎曰。人言錦馬超名不虛傳。張飛便下關。玄德急止之曰。且休出戰。當先避其銳氣。關下馬超單搦。張飛出戰。關上張飛恨不得平吞馬超。三五番皆被玄德當住。看看午後。玄德望見馬超陣上人馬皆倦。遂選五百騎跟着張飛衝下關來。馬超見張飛軍到。把槍望後一招。約退軍有一箭之地。張飛軍馬一齊紮住關上。軍馬陸續下來。張飛挺槍出馬。大呼認得燕人張翼德麼。馬超曰。吾家屢世公侯。豈識村野匹夫。張飛大怒。兩馬齊出。二槍並舉。約戰百餘合。不分勝負。玄德觀之。歎曰。眞虎將也。恐張飛有失。急鳴金收軍。兩將各回。張飛回至陣中。略歇馬片時。不用頭盔。只裹包巾上馬。又出陣前搦馬超。馬超又出。兩個再戰。玄德恐張飛有失。自披挂下關。直至陣前。看張飛與馬超又鬪百餘合。兩個精神倍加。玄德教鳴金收軍。二將分開各回本陣。是日天色已晚。玄德謂張飛曰。馬超英勇。不可輕敵。且退上關。來日再戰。張飛殺得性起。那裏肯休。大叫曰。誓死不回。玄德曰。今日天晚。不可戰矣。飛曰。多點火。把安排夜戰。馬超亦換了馬。再出陣前。大叫曰。張飛。你敢夜戰麼。張飛性起。向玄德換了坐下馬。搶出陣來。叫曰。我捉你不得。誓不上關。超曰。我勝你不得。誓不回寨。兩軍呐喊。點起千百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兩將又向陣前鏖戰。到二十餘合。馬超撥回馬便走。張飛大叫曰。走那裏去。原來馬超見贏。不得張飛。心生一計。詐敗佯輸。賺張飛趕來。暗掣銅鎚在手。紐回身。覬着張飛便打。將來。張飛見馬超走心中也隄防。比及銅鎚打來時。張飛一閃。從耳朵邊過去。張飛便勒回馬時。馬超却又趕來。張

飛帶住馬，拈弓搭箭，回射馬超。超却閃過，兩將各自回陣。玄德自於陣前叫曰：「吾以仁義待人，不施誦詐。馬孟起，你收兵歇息，我不乘勢趕你。」馬超聞言，親自斷後，諸軍漸退。玄德亦收軍上關。次日，張飛又欲下關戰馬超，人報軍師來到。玄德接着孔明，孔明曰：「亮聞孟起世之虎將，若與翼德死戰，必有一傷。故令子龍漢升守住綿竹，我星夜到此，可使條小計。」令馬超歸降主公。玄德曰：「吾見馬超英勇，甚愛之，如此可得？」孔明曰：「亮聞東川張魯欲自立為漢甯王，手下謀士楊松極貪賄賂，可差人從小路逕投漢中，先用金銀結好楊松，後進書與張魯云：『吾與劉璋爭西川，是與汝報讎，不可聽信離間之語。』事定之後，保汝為漢甯王，令其撤回馬超兵，待其來撤時，便可用計招降馬超矣。」玄德大喜，卽時修書，差孫乾齋金珠，從小路逕至漢中，先來見楊松，說知此事，送了金珠。松大喜，先引孫乾見張魯，陳言方便。魯曰：「玄德只是左將軍，如何保得我為漢甯王？」楊松曰：「他是大漢皇叔，正合保奏。」張魯大喜，便差人教馬超能兵孫乾，只在楊松家聽回信。不一日，使者回報，馬超言未成功，不可退兵。張魯又遣人去喚，又不肯回。一連三次，不至。楊松曰：「此人素無信行，不肯罷兵，其意必反，遂使人流言云：『馬超意欲奪西川，自為蜀主，與父報讎，不肯臣於漢中。』張魯聞之，問計於楊松。松曰：「一面差人去說與馬超，汝旣欲成功，與汝一月限，要依我三件事。若依得，便有賞；否則必誅。一要取西川，二要劉璋首級，三要退荊州兵。三件事不成，可獻頭來。」一面教張衛點軍守把關隘，防馬超兵變。魯從之，差人到馬超寨中說這三件事。超大驚曰：「如何變得恁的？」乃與馬岱商議，不如罷兵。楊松又流言曰：「馬超同兵必懷異心。」於是張衛分七路軍，堅守隘口，不放馬超兵入。超進退不得，無計可施。孔明謂玄德曰：「今馬超正在進退兩難之際，亮憑三寸不爛之舌，親往超寨，說馬超來降。」玄德曰：「先生乃吾之股肱心腹，倘有疏虞，如之奈何？」孔明堅意要去。玄德再三不肯放去。正躊躇間，忽報趙雲有書薦西川一人來降。玄德召入，問之，其人乃建寧前元人也，姓李，名恢，字德昂。玄德曰：「向日聞公苦諫劉璋，今何故歸我？」恢曰：「吾聞良禽會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前諫劉益州者，以盡人臣之心，既不能用，知必敗矣。今將軍仁德布於蜀中，知事必成，故來歸耳。」玄德曰：「先生此來，必有益於我。」劉備曰：「今聞馬超在進退兩難之際，恢昔在隴西與彼有一面之交，願往說馬超歸降。若何？」孔明曰：「正欲得一人替我一往，願聞公之說詞。」李恢於孔明耳畔陳說如此如此。孔明大喜，卽時遣行，恢行至超寨，先使人通名姓。馬超曰：「吾知李恢乃辯士，今必來說我。先喚二十刀斧手伏於帳下，囑曰：『令汝砍，即砍為肉醬。』須臾，李恢昂然而入。馬超

端坐帳中不動。叱李恢曰：汝來爲何？恢曰：特來作說客。超曰：吾匣中寶劍新磨，汝試言之，其言不通，便請試劍。恢笑曰：將軍之禍不遠矣。但恐新磨之劍不能試吾之頭，將欲自試也。超曰：吾有何禍？恢曰：吾聞越之西子，善毀者不能閉其美，齊之無鹽，善美者不能掩其醜。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此天下之常理也。今將軍與曹操有殺父之讎，而隴西又有切齒之恨，前不能救劉璋，而退荊州之兵，後不能制楊松，而見張魯之面目，下四海難容，一身無主。若復有渭橋之敗，冀城之失，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超頓首謝曰：公言極善，但超無路可行。恢曰：公旣聽吾言，帳外何故伏刀斧手？超大慚，盡叱退恢曰：劉皇叔禮賢下士，吾知其必成，故捨劉璋而歸之。公之尊人昔年曾與皇叔約共討賊，公何不棄暗投明，以圖上報？父讎下立功名乎？馬超大喜，卽喚楊柏入，一劍斬之，將首級共恢一同上關來降玄德。玄德親自接入，待以上賓之禮。超頓首謝曰：今遇明主，如撥雲霧而見青天。時孫乾已回，玄德復命霍峻、孟達守關，便撤兵來取成都。趙雲、黃忠接入綿竹，人報蜀將劉峻、馬漢引軍到。趙雲曰：某願往擒此二人。言訖，上馬引軍出，玄德在城上管待。馬超吃酒未會安席，子龍已斬二人之頭，獻於筵前。馬超亦驚，倍加敬重。超曰：不須主公廝殺，超自喚出劉璋來降，如不肯降，超自與弟馬岱取成都，雙手奉獻。玄德大喜，是日盡歡。却說敗兵回到益州，報劉璋，璋大驚，閉門不出。人報城北馬超救兵到，劉璋方敢登城望之。見馬超馬岱立於城下，大叫請劉季玉答話。劉璋在城上問之，超在馬上以鞭指曰：吾本領張魯兵來救益州，誰想張魯聽信楊松讒言，反欲害我。今已歸降劉皇叔，公可納土拜降，免致生靈受苦。如或執迷，吾先攻城矣。劉璋驚得面如土色，氣倒於城上。衆官救醒，璋曰：吾之不明悔之何及。不若開門投降，以救滿城百姓。董和曰：城中兵尚有三萬餘人，錢帛糧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劉璋曰：吾父子在蜀，二十餘年，無恩德加於百姓，攻戰三年，血肉捐於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衆人聞之，皆墮淚。忽一人進曰：主公之言正合天意。視之，乃巴巴西充國人也，姓譙，名周，字允南。此人素曉天文，璋問之，周曰：某夜觀乾象，見羣星聚於蜀郡，其大星光如皓月，乃帝王之象也。况一載之前，小兒謠云：若要吃新飯，須待先主來。此乃預兆，不可逆天道。黃權、劉巴聞言，皆大怒，欲斬之。劉璋擋住，忽報蜀郡太守許靖踰城出降矣。劉璋大哭歸府，次日入報。劉皇叔遣幕賓簡雍在城下喚門。璋令開門，接入，雍坐車中，傲睨自若。忽一人掣劍大喝曰：小輩得志，傍若無人！汝敢藐視吾蜀中人物耶？雍慌下車迎之。此人乃廣漢綿竹人也，姓秦，名宓，字子勲。雍笑曰：不識賢兄，幸勿見責。遂

同入見劉璋。具說玄德寬洪大度，並無相害之意。於是劉璋決計投降，厚待簡雍。次日親齋印綬文籍與簡雍同車出城投降。玄德出寨迎接，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義，奈勢不得已也。」共入寨交割印綬文籍，並馬入城。玄德入成都百姓香花燭燈迎門而接。玄德到公廳陞堂坐定，郡內諸官皆拜於堂下。惟黃權、劉巴閉門不出，衆將忿怒，欲往殺之。玄德慌忙傳令曰：「如有害此二人者，滅其三族。」玄德親自登門，請二人出仕。二人感玄德恩禮，乃出。孔明請曰：「今西川平定，難容二主。可將劉璋送出荊州。」玄德曰：「吾方得蜀郡，未可令季玉遠去。」孔明曰：「劉璋失基業者，皆因太弱也。主公若以婦人之仁，臨事不決，恐此土難以長久。」玄德從之，設一大宴，請劉璋收拾財物，佩領振威將軍印綬，令將妻子良賤盡赴南郡公安住歇。即日起行。玄德自領益州牧，其所降文武盡皆重賞，定擬名爵。嚴顏爲前將軍，法正爲蜀郡太守，董和爲掌軍中郎將，許靖爲左將軍長史，龐羲爲營中司馬，劉巴爲左將軍，黃權爲右將軍，其餘吳懿、費觀、彭羕、卓膺、李嚴、吳蘭、雷同、李恢、張翼、秦宓、譙周、呂義、霍峻、鄧芝、揚洪、周羣、費禕、費詩、孟達、文武投降官員共六十餘人，並皆擢用。諸葛亮爲將師，關雲長爲盪寇將軍，漢壽亭侯張飛爲征遠將軍，新亭侯趙雲爲鎮遠將軍，黃忠爲征西將軍，魏延爲揚武將軍，馬超爲平西將軍，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劉封、關平、周倉、廖化、馬良、馬謖、將琬、伊籍及舊日荊襄一班文武官員，盡皆陞賞，遣使齎黃金五百斤、白銀一千斤、錢五千萬、蜀錦一千疋，賜與雲長。其餘官將給賞有差，殺牛宰馬，大餉士卒，開倉賑濟百姓，軍民大悅。益州既定，玄德欲將成都有名田宅分賜諸官。趙雲諫曰：「益州人民屢遭兵火，田宅皆空。今當歸還百姓，令安居復業，民心方定。不宜奪之爲私賞也。」玄德大喜，從其言。使諸葛軍師定擬治國條列刑法，頗重。法正曰：「昔高祖約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願軍師寬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萬民皆怨，故高祖以寬仁得之。今劉璋闇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道，於斯著矣。」法正拜服。自此軍民安靖，四十一州地面分兵鎮撫，並皆平定。法正爲蜀郡太守。凡平日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告孔明曰：「孝直太橫，宜稍斥之。」孔明曰：「昔主公困守荊州，畏曹操，東憚孫權，賴孝直爲之輔翼，遂翻然翱翔，不可復制。今奈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耶？」因竟不問。法正聞之，亦自斂戢。一日，玄德正與孔明閒敘，忽報雲長遣關平來謝所賜金帛。玄德召入，平拜罷，呈上書信，曰：「父親」

知馬超武藝過人，要入川來與之比試高低。教就裏伯父此事，玄德大驚曰：「若雲長入蜀，與孟起比試，勢不兩立。」孔明曰：「無妨，亮自作書回之。」玄德只恐雲長性急，便教孔明寫了書，發付關平星夜回荊州。平回至荊州，雲長問曰：「我欲與馬孟起比試，汝曾說否？」平答曰：「軍師有書在此。」雲長拆開視之，其書曰：「亮聞將軍欲與孟起分別高下，以亮度之，孟起雖雄烈過人，亦乃黥布彭越之徒耳，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美髯公之絕倫超羣也。今公受任守荊州，不爲不重，倘一入川，若荊州有失，罪莫大矣。惟冀明照。」雲長看畢，自綽其鬚，笑曰：「孔明知我心也。」將書遍示賓客，遂無入川之意。却說東吳孫權知玄德併吞西川，將劉璋逐於公安，遂召張昭顧雍商議。當初劉備借我荊州時，說取了西川，便還荊州。今已得巴蜀四十一州，須用取索漢上諸郡。如其不還，卽動干戈。張昭曰：「吳中方甯，不可動兵。」昭有一計，使劉備將荊州雙手奉還主公。正是：「西蜀方開新日月，東吳又索舊山川。」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關雲長單刀赴會 伏皇后爲國捐生

却諒孫權要索荊州，張昭獻計曰：「劉備所倚重者，諸葛亮耳。其兄諸葛瑾今仕於吳，何不將瑾老小執下，使瑾入川告其弟，令勸劉備交割荊州？如其不還，必累及我老小。」亮念同胞之情，必然應允。權曰：「諸葛瑾乃誠實君子，安忍拘其老小？」昭曰：「明教知是計策，自然放心。」權從之，卽召諸葛瑾老小虛監在府，一面修書打發諸葛瑾往西川去，不數日到了成都。先使人報知玄德。玄德問孔明曰：「令兄此來爲何？」孔明曰：「來索荊州耳。」玄德曰：「何以答之？」孔明曰：「只須如此如此。計會已定，孔明出郭接瑾，不到私宅，逕入賓館參拜畢，瑾放聲大哭。亮曰：「兄長有事，但說何故？」發哀瑾曰：「吾一家老小休矣！」亮曰：「莫非爲不還荊州乎？」因弟之故，執下兄長老小，弟心何安？兄休憂慮，弟自有計還荊州。便了。瑾大喜，卽同孔明入見玄德。呈上孫權書。玄德看了，怒曰：「孫權既以妹嫁我，卻乘我不在荊州，竟將妹子潛地取去，情理難容。我正要大起川兵，殺下江南，報我之恨。」卻還想來索荊州乎？孔明哭拜於地，曰：「吳侯執下亮兄長老小，倘若不還，吾兄將全家被戮，兄死亮豈能獨生？」望主公看亮之面，將荊州還了東吳。全亮兄弟之情。玄德再三不肯，孔明只是哭求。玄德徐徐曰：「旣如此，看軍師面，分荊州一半還之。將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與他。」亮曰：「旣蒙見允，便可寫書與雲長令交割。」玄德曰：「子瑜到彼，須用善言求吾弟。吾弟性如烈火，吾尚懼之，切宜仔細。」瑾求了書，辭了玄

德別了孔明。登途逕到荊州。雲長請入中堂。賓主相敍。瑾出玄德書曰：「皇叔許先以三郡還東吳。望將軍卽日交割。」令瑾好回見吳主。雲長變色曰：「吾與吾兄桃園結義，誓共匡扶漢室。荊州本大漢疆土，豈得妄以尺寸與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雖吾兄有書來，我卻只不還。」瑾曰：「今吳侯執下瑾老小，若不得荊州，必將被誅。望將軍憐之。」雲長曰：「此是吳侯譖計，如何瞞得我過？」瑾曰：「將軍何太無面目？雲長執劍在手曰：『休再言！此劍上並無面目！』關平告曰：『軍師面上不好看。』望父親息怒。雲長曰：『不看軍師面上，教你回不得東吳。』」瑾滿面羞慚，急辭下船，再往西川見孔明。孔明已自出巡去了。瑾只得再見玄德哭告雲長欲殺之事。玄德曰：「吾弟性急，極難與言。子瑜可暫回容吾取了東川漢中諸郡，調雲長往守之。那時方得交付荊州。」瑾不得已，只得回東吳見孫權。具言前事。孫權大怒曰：「子瑜此去，反覆奔走，莫非皆是諸葛亮之計？」瑾曰：「非也。吾弟亦哭告玄德，方許將三郡先還。又無奈雲長恃頑不肯。」孫權曰：「既劉備有先還三郡之言，便可差官前去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赴任。且看如何。」瑾曰：「主公所言極是。」權乃令瑾取回老小一面，差官往三郡赴任。不一日，三郡差去官吏盡被逐回。告孫權曰：「關雲長不肯相容，連夜趕逐回吳。遲後者，便要殺。」孫權大怒，差人召魯肅責之曰：「子敬昔爲劉備作保，借吾荊州。今劉備已得四川，不肯歸還。子敬豈得坐視？」肅曰：「肅已思得一計，正欲告主公。」權問何計，肅曰：「今屯兵於陸口，使人請關雲長赴會。若雲長肯來，以善言說之，如其不從，伏下刀斧手殺之。如彼不肯來，隨卽進兵，與決勝負，取奪荊州。」便了。孫權曰：「正合吾意。可卽行之。」關澤進曰：「不可。關雲長乃世之虎將，非等閒可及。恐事不諧，反遭其害。」孫權怒曰：「若如此，荊州何日可得？」便命魯肅遠行。此計肅乃辭孫權至陸口，召呂蒙、甘甯商議，設宴於陸口寨外臨江亭上修下請書，選帳下能言快語一人爲使，登舟渡江。江口關平問了，遂引使人入荊州，叩見雲長，具道魯肅相邀赴會之意。呈上請書，畢。謂來人曰：「旣子敬相請，我明日便來赴會。汝可先回。」使者辭去。關平曰：「魯肅相邀，必無好意。父親何故許之？」雲長笑曰：「吾豈不知耶？此是諸葛瑾回報孫權說吾不肯還三郡，故令魯肅屯兵陸口邀我赴會，便索荊州。吾若不往，道吾怯矣。吾來日獨駕小舟，只用親隨十餘人，單刀赴會，看魯肅如何近我。」平諫曰：「父親奈何以萬金之軀，親踏虎狼之穴？恐非所以重伯父之寄託也。」雲長曰：「吾於千槍萬刃之中，矢石交攻之際，匹馬縱橫，如入無人之境。豈憂江東羣鼠乎？」馬良亦諫曰：「魯肅雖有長者之風，但今事急，不容不生異心。將軍不可輕往。」雲長曰：「昔戰國時，趙人藺相如無縛雞之力，於渑池會上觀

泰國君臣如無物。況吾曾學萬人敵者乎。既已許諾。不可失信。良曰。縱將軍去。亦當有準備。雲長曰。只教吾兒選快船十隻。減善水軍五百。於江上等候。看吾紅旗起處。便過江來。平領命自去準備。却說使者回報。魯肅說。雲長慚然應允。來日准到。肅與呂蒙商議。此來若何。蒙曰。彼帶軍馬來。某與甘甯各人領一軍伏於岸側。放響爲號。準備廝殺。如無軍來。只於庭後伏刀斧手五十人。就筵間殺之。計會已定。次日。肅令人於岸口遙望。辰時後。見江面上一隻船來。梢公水手只數人。一面紅旗。風中招颺。顯出一個大關字來。船漸近岸。見雲長青巾綠袍。坐於船上。傍邊周倉捧著大刀。八九個關西大漢。各跨腰刀。一口魯肅驚疑。到入亭內。敘禮畢。入席飲酒。舉杯相勸。不敢仰視。雲長談笑自若。酒至半酣。肅曰。有一言訴與君侯。幸垂聽焉。昔日令兄皇叔。使肅於吾王之前。保借荊州。暫住。約於取西川之後歸還。今西川已得。而荊州未還。得毋失信乎。雲長曰。此國家之事。筵間不必論之。肅曰。吾主只區區江東之地。而肯以荊州相借者。爲念君侯等兵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今已得益州。則荊州自應見還。乃皇叔但肯先割三郡。而君侯又不從。恐於理上說不去。雲長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親冒矢石。戮力破敵。豈得徒勞而無尺土相資。今足下復來索地耶。肅曰。不然。君侯始與皇叔同敗於長坂。計窮力竭。將欲遠竄。吾主矜愍皇叔。良無處所。不愛土地。使有所託。足以圖後攻。而皇叔衍德。壞好已得西川。又占荊州。貪而背義。恐爲天下所恥笑。惟君侯察之。雲長曰。此皆吾兄之事。非某所宜與也。肅曰。某聞君侯與皇叔桃園結義。誓同生死。皇叔卽君侯也。何得推托乎。雲長未及回答。周倉在階下厲聲曰。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豈獨是汝東吳當有耶。雲長變色而起。奪周倉所捧大刀。立於庭中。目視周倉而叱曰。此國家之事。汝何敢多言。可速去。倉會意。先到岸口。把紅旗一招。關平船如箭發。奔過江東來。雲長右手提刀。左手挽住魯肅手。佯推醉曰。公今請吾赴宴。莫提起荊州之事。吾今已醉。恐傷故舊之情。他日令人請公到荊州。赴會。另作商議。魯肅魂不附體。被雲長扯至江邊。呂蒙甘甯各引本部軍欲出。見雲長手提大刀。親握魯肅。恐肅被傷。遂不敢動。雲長到船邊。却纔放手。早立於船首。與魯肅作別。肅如癡似呆。看關公船已乘風而去。後人有詩讚關公曰。『藐視吳臣若小兒。單刀赴會敢相欺。當年一段英雄氣。尤勝相如在灑池。』雲長自回荊州。魯肅與呂蒙共議。此計又不成。如之奈何。蒙曰。可卽申報主公。起兵與雲長決戰。肅卽令使人申報孫權。權聞之大怒。商議起傾國之兵。來取荊州。忽報曹操又起三十萬大軍來也。權大驚。且教魯肅休惹荊州之兵。移兵向合灘濡須以拒曹操。

却說操將欲起程南征，參軍傅幹上書諫操。書略曰：「幹聞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相濟，而後王業成。往者天下大亂，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耳。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勝。愚以爲宜增修文德，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待時而動。今若舉數十萬之衆，頓長江之濱，倘賊憑險深藏，使我士馬不得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天威屈矣。惟明公詳察焉。」曹操覽畢，遂罷南征，興設學校，延禮文士。於是侍中王粲、杜襲、衛凱、和洽四人，議欲尊曹操爲魏王。中書令荀攸曰：「不可。丞相官至魏公，榮加五錫，位已極矣。今又進陞王位，於理不可。」曹操聞之，怒曰：「此人欲效荀彧耶？」荀攸知之，憂憤成疾，臥病十數日而卒。亡年五十八歲。操厚葬之，遂罷魏主事。一日，曹操帶劍入宮，獻帝正與伏后共坐。伏后見操來，慌忙起身。帝見曹操戰慄不已，操曰：「孫權、劉備各霸一方，不尊朝廷，當如之何？」帝曰：「盡在魏公裁處。」操怒曰：「陛下出此言，外人聞之，只道吾欺君也。」帝曰：「君若肯相輔，則幸甚。不爾，願垂恩相捨。」操聞言，怒目視帝，恨恨而出。左右或奏帝曰：「近聞魏公欲自立爲王，不久必將篡位。」帝與伏后大哭。后曰：「妾父伏完常有殺操之心。妾今當修書一封，密與父謀之。」帝曰：「昔董承爲事不密，反遭大禍。今又恐泄漏，朕與汝皆休矣。」后曰：「旦夕如坐針氈，似此爲人，不如早亡。」妾看宦官中之忠義可託者，莫如穆順。當令寄此書，乃卽召穆順入屏後，退去左右近侍。帝后大哭。告順曰：「操賊欲爲魏王，早晚必行篡奪之事。朕欲令后父伏完密圖此賊，而左右之人俱賊心腹，無可託者。欲汝將皇后密書寄與伏完，量汝忠義，必不負朕。」順泣曰：「臣感陛下大恩，敢不以死報。臣卽請行。」后乃修書付順，順藏書於髮中，潛出禁宮，逕至伏完宅。將書呈上，完見是伏后親筆，乃謂穆順曰：「操賊心腹甚衆，不可遽圖。除非江東孫權、西川劉備一處起兵，於外操必自往。此時却求在朝忠義之臣，一同謀之。」內外夾攻，庶可有濟。順曰：「皇丈可作書覆帝，后求密詔，暗遣人往吳蜀一處，令約會起兵討賊。」救主伏完卽取紙寫書付順，順乃藏於頭髻內，辭完回宮。原來早有人報知曹操。操先於宮門等候，穆順回遇曹操，操問那裏去來。順答曰：「皇后有病，命求醫去。」操曰：「召得醫人何在？」順曰：「還未召至。」操喝左右遍搜身上，並無夾帶。放行。忽然風吹落其帽，操又喚回，取帽視之，遍觀無物，還帽令戴。穆順雙手倒戴其帽，操心疑，令左右搜其頭髮中，搜出伏完書來。操看書中言語，欲結連孫劉爲外應。操大怒，執下穆順於密室，問之。順不肯招。操連夜點起甲兵三千，圍住伏完私宅。老幼並皆拏下，搜出伏后親筆之書，隨將伏氏三族盡下獄。平明使御林將軍鄒虎持節入宮，先收皇后璽綬。是日，帝

在外殿見鄒慮引二百甲兵直入。帝問曰：「有何事？」慮曰：「奉魏公命收皇后璽。」帝知事泄，心膽皆碎。慮至後宮，伏后方起，盧便喚管璽，人索取玉璽而出。伏后情知事發，便於殿後撤房內夾壁中藏躲。少頃，尚書令華歆引五百甲兵入到後殿，問宮人：「伏后何在？」宮人皆推不知。歆教甲兵打開朱戶尋覓，不見。料在壁中，便喝甲士破壁搜尋。歆親自動手揪后頭髻拖出，后曰：「望免我一命！」歆叱曰：「汝自見魏公訴去。」后披髮跣足，二甲士推擁而出。原來華歆素有名，向與邴原管甯相友善。時人稱三人爲「一龍」。華歆爲龍頭，邴原爲龍腹，管甯爲龍尾。一日，甯與歆共種園蔬，鋤地見金鑄，揮鋤不顧，歆拾而視之，然後擲下。又一日，歆與寧同坐觀書，聞戶外傳呼之聲，有貴人乘軒而過。寧端坐不動，歆棄書往觀。寧自此鄙歆之爲人，遂割席分坐，不復與之爲友。後來管寧避居遼東，常帶白帽，坐臥一樓，足不履地，終身不肯仕魏。而歆乃先事孫權，後歸曹操。至此，乃有收捕伏后一事。後人有詩讚華歆曰：「華歆當日逞兇謀，破壁生將母。后收助虐，一朝添虎翼。罵名千載笑龍頭。」又有詩讚管寧曰：「遼東傳有管寧樓，人去樓空名獨留。笑殺子愴，貪富貴，豈如白帽自風流！」且說華歆將伏后擁至外殿，帝望見后，乃下殿抱后而哭。歆曰：「魏公有命，可速行。」后哭謂帝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命亦不知在何時也。」甲士擁后而去。帝捶胸大慟，見鄒慮在側，帝曰：「鄒公天下寧有是事耶？」哭倒在地。鄒慮令左右扶帝入宮。華歆擎伏后見操，操罵曰：「吾以誠心待汝等，汝等反欲害我耶？吾不殺汝，汝必殺我。」喝左右亂棒打死，隨即入宮。將伏后所生二子，皆酖殺之。嘗晚，將伏完、穆順等宗族二百餘口，皆斬於市朝。野之人無不驚駭。時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也。後人有詩歎曰：「曹瞞兇殘世所無，伏完忠義欲如何。可憐帝后分離處，不及民間婦與夫。」獻帝自從壞了伏后，連日不食。操入曰：「陛下無憂，臣無異心。臣女已與陛下爲貴人，大賢大孝，宜居正宮。獻帝安敢不從？」於建安二十年正月朔，就慶賀元旦之節，冊立曹操女曹貴人爲正宮皇后。羣下莫敢有言。此時曹操威勢日甚，會大臣商議收吳滅蜀之事。賈詡曰：「須召夏侯惇、曹仁二人同商議。」此事操即時發使，星夜喚回。夏侯惇未至，曹仁先到。連夜便入府中見操。操方被酒而臥。許褚仗劍立於堂門之內。曹仁欲入，被許褚當住。曹仁大怒曰：「吾乃曹氏宗族，汝何敢阻當耶？」許褚曰：「將軍雖親，乃外藩鎮守之官。許褚雖疎，現充內侍。主公醉臥堂上，不敢放入。曹操聞之，歎曰：「許褚真忠臣也。」不數日，夏侯惇亦至，共議征伐。惇曰：「吳、蜀急未可攻，宜先取漢中張魯。以得勝之兵取蜀，可一鼓而下也。」曹操曰：「正合吾意。」遂起兵西征。正是：「方逞兇謀欺弱主，又驅

勁卒掃偏邦」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漢中地 張遼威震逍遙津

却說曹操興師西征，分兵三隊。前部先鋒夏侯淵、張郃。操自領諸將居中。後部曹仁、夏侯惇押運糧草。早有細作報入漢中來。張魯與弟張衡商議退敵之策。衡曰：「漢中最險無如陽平關，可於關之左右依山傍林，下十餘個寨柵，迎敵曹兵。兄在漢寧多撥糧草應付。」張魯依言，遣大將楊昂、楊任與其弟郎，日起程。軍馬到陽平關下，寨已定。夏侯淵、張郃前軍隨到，聞陽平關已有準備，離關十五里下寨。是夜軍士疲困，各自歇息。忽寨後一把火起，楊昂、楊任兩路兵殺來，劫棄夏侯淵。張郃急上得馬，四下裏大兵擁入，曹兵大敗。退見曹操，操怒曰：「汝二人行軍許多年，豈不知兵遠行疲困？可防劫寨，如何不作準備？欲斬二人以明軍法。」衆官告免。操次日自引兵爲前隊，見山勢險惡，林木叢雜，不知路逕，恐有伏兵，卽引軍回寨。謂許褚、徐晃二將曰：「吾若知此處如此險惡，必不起兵來。」許褚曰：「兵已至此，主公不可憚勞。」次日，操上馬，只帶許褚、徐晃二人，來看張衡寨柵。三匹馬轉過山坡，早望見張衡寨柵。操揚鞭遙指，謂二將曰：「如此堅固，急切難下。」言未已，背後一聲喊起，箭如雨發。楊昂、楊任分兩路殺來，操大驚。許褚大呼曰：「吾當敵賊！」徐公明善保主公，說罷，提刀縱馬向前力敵一將。楊昂、楊任不能當，許褚之勇，洞馬退去。其餘不敢向前。徐晃保着曹操奔過山坡，前面又一軍到。看時，却是夏侯淵。張郃二將聽得喊聲，故引軍殺來接應。於是殺退楊昂、楊任，救得曹操回寨。操重賞四將。自此兩邊相拒五十餘日，只不交戰。曹操傳令退軍，賈詡曰：「賊勢未見強弱，主公何故自退耶？」操曰：「吾料賊兵每日隄備，急取勝，吾以退軍爲名，使賊懈而無備。然後分輕騎抄襲其後，必勝賊矣。」賈詡曰：「丞相神機不可測也。」於是令夏侯淵、張郃分兵兩路，各引輕騎三千，取小路抄陽平關後。曹操一面引大軍拔寨盡起。楊昂聽得曹兵退，請楊任商議，欲乘勢擊之。楊任曰：「操詭計極多，未知眞實，不可追趕。」楊昂曰：「公不往，吾當自去。」楊任苦諫不從。楊昂盡提五寨軍馬前進，只留些少軍士守寨。是日大霧迷漫，對面不相見。楊昂軍至半路，不能行，且權紮住。却說夏侯淵一軍抄遇山後，見重霧垂空，又聞人語馬嘶，恐有伏兵，急催人馬行動。大霧中誤走到楊昂寨前，守寨軍士聽得馬蹄響，只道是楊昂兵回，開門納之。曹軍一擁而入，見是空寨，便就寨中放起火來。五寨軍士盡

皆棄寨而走。比及暮收，楊任領兵來救。與夏侯淵戰不數合，背後張郃兵到，楊任殺條大路奔回南鄭。楊昂待要回時，已被夏侯淵、張郃兩個占了寨柵。背後曹操大隊軍馬趕來，兩下夾攻，四邊無路。楊昂欲突陣而出，正撞着張郃，兩個交手，被張郃殺死。敗兵回投陽平關來見張衛。原來衛知二將敗走，諸營已失，半夜棄關奔回去了。曹操遂得陽平關，並諸寨。張衛揚任回見張魯，衛言二將失了隘口，因此守關不住。張魯大怒，欲斬楊任。任曰：「某曾諫楊昂休追操兵，他不肯聽信，故有此敗。任再乞一軍前去挑戰，必斬曹操。」如不勝，甘當軍令。張魯取了軍令狀，楊任上馬引二萬軍離南鄭下寨。却說曹操引軍將進，先令夏侯淵領五千軍往南鄭路上哨探，正迎着楊任軍馬。兩軍擺開，任遣部將昌奇出馬，與淵交鋒。戰不三合，被淵一刀斬於馬下。楊任自挺槍出馬，與淵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淵佯敗而走，任從後追來。被淵用拖刀計，斬於馬下。軍士大敗而回。曹操知夏侯淵斬了楊任，即時進兵，直抵南鄭下寨。張魯慌聚文武商議。閻圃曰：「某保一人可敵曹操手下諸將。」魯問是誰，圃曰：「南安龐德。」前隨馬超投主公，後馬超往西川，龐德臥病不會行。現今蒙主公恩養，何不令此人去張魯大喜。即召龐德至，厚加賞勞，點一萬軍馬令龐德出離城十餘里，與曹兵相對。龐德出馬搦戰。曹操在渭橋時，深知龐德之勇，乃囑諸將曰：「龐德乃西涼勇將，原屬馬超。今雖依張魯，未稱其心。吾欲得此人，等須皆與緩馳，使其力乏，然後擒之。」張郃先出，戰了數合，便退。夏侯淵也戰數合，退了。徐晃又戰三五合，也退了。臨後許褚又戰五十餘合，亦退。龐德力戰四將，並無懼怯。各將皆於操前誇龐德好武藝。曹操心中大喜，與衆將商議：如何得此人投降？賈詡曰：「某知張魯手下有一謀士，名楊松。其人極貪財賂，今可暗以金帛送之，使譖龐德於張魯，便可圖矣。」操曰：「何由得人入南鄭？」詡曰：「來日交鋒，詐敗佯輸，棄寨而走，使龐德據我寨。我却於夤夜引兵劫寨。龐德必退入城，却選一能言軍士，扮作彼軍雜在陣中，便得入城。操聽其計，選一精細軍士，重加賞賜，付與金掩必甲一付。令披在貼肉外，穿漢中軍士號衣，先於半路上等候。次日先擋夏侯淵、張郃兩枝軍兵，遠去埋伏，却教徐晃挑戰，不數合，敗走。龐德却奪了曹操寨柵，見寨中糧草極多，大喜。即時申報張魯，一面在寨中設宴慶賀。當夜二更之後，忽然三路火起，正中是徐晃許褚，左張郃，右夏侯淵，三路軍馬齊來劫寨。龐德不及提備，只得上馬衝殺出來，望城而走。背後三路兵追來，龐德即喚開城門，領兵一擁而入。此時細作已雜入城中，逕投楊松府下，謁見，具說魏公曹丞相久聞盛德，特使某送金甲爲信，更有密信呈上。」

大喜看了密書中言語，謂細作曰：「上覆魏公，但請放心。某自有良策奉報，打發來人先回，便連夜入見張魯。說龐德受了曹操賄賂，賣此一陣。張魯大怒，喚龐德責罵，欲斬之。閻圃苦諫。張魯曰：『你來日出戰，不勝必斬。』龐德抱恨而退。次日，曹兵攻城。龐德引兵衝出，操令許褚交戰。褚詐敗，龐德趕來。操自乘馬於山坡上，喚曰：『龐令名何不早降？』龐德尋思，攀住曹操，抵一千員上將，遂飛馬上坡，一聲喊起，天崩地塌，連人和馬跌入陷坑內去。四壁鏽索一齊上前活捉了龐德，押上坡來。曹操下馬叱退軍士，親釋其縛。問龐德肯降否，龐德尋思：「張魯不仁，情願拜降。」曹操親扶上馬，共同大寨，故意教城上望見，人報張魯德與操並馬而行。魯益信趙揚之言，爲實。次日，曹操三面臺立雲梯，猶駿攻打。張魯見其勢已極，與弟張衛商議。衛曰：「放火盡燒倉廩府庫，出奔南山去守巴中可也。」楊松曰：「不如開門投降。」張魯猶豫不定。衛曰：「只是燒了，便行。」張魯曰：「我向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不得已而出，奔倉廩府庫。國家之有不可廢也。」遂盡封鎖。是夜二更，張魯引全家老小開南門殺出，曹操教休追趕，提兵入南鄭。見魯封閉府藏，心甚憐之，遂差人往巴中勸使降。張魯欲降，張衛不肯。楊松以密書報操，便教進兵。松爲內應，操得書，親自引兵往巴中。張魯使張衛領兵出敵，與許褚交鋒，被褚斬於馬下。敗軍回報，張魯急退，背後曹兵趕來。魯到城下，楊松閉門不開。張魯無路可走，操從後追至，大叫：「何不早降？」魯乃下馬投拜。操大喜，念其封倉廩之心，優禮相待。封魯爲鎮南將軍，閻圃等皆封列侯。於是漢中皆平。曹操傳令各郡分設太守、置都尉、大賞士卒。惟有楊松賣主求榮，卽令斬之於市。曹示衆，後人有詩歎曰：「妨賢賣主逞奇功，積得金銀總是空。家未榮華身受戮，令人千載笑楊松。」曹操已得東川，主簿司馬懿進曰：「劉備以詐力取劉璋，蜀人尚未歸心。今主公已得漢中，益州震動。可速進兵攻之，勢必瓦解。知者貴於乘時，時不可失也。」曹操歎曰：「人苦不知足，既得寵，復望蜀耶？」劉曄曰：「司馬仲達之言是也。若少遲緩，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張等勇冠三軍，而爲將獨民旣定，據守關隘，不可犯矣。」操曰：「士卒遠涉勞苦，且宜存恤。遂按兵不動，却說西川百姓聽知曹操已取東川，料必來取西川。一日之間，數遍驚恐。玄德請軍師商議。孔明曰：「亮有一計。」曹操自退，玄德問何計。孔明曰：「曹操分軍屯合灘，懼孫權也。今我若分江夏長沙桂陽三郡還吳，遣舌辯之士陳說利害，令吳起兵襲合灘，牽動其勢，操必勒兵南向矣。」玄德問誰可爲使。伊籍曰：「某願往。」

玄德大喜，遂作書具禮，令伊籍先到荊州，知會雲長，然後入吳。到秣陵，來見孫權，先通了姓名。權召籍入，籍見權禮畢，權問曰：「汝到此何爲？」籍曰：「昨承諸葛子瑜取長沙等三郡爲軍師，不，在有失交割。今傳書送還所有荊州南郡零陵本，欲送還，被曹操襲取東川，使關將軍無容身之地。今合淝空虛，望君侯起兵攻之，使曹操撤兵回南。吾主若取了東川，卽還荊州全土。」權曰：「汝且歸館舍，容吾商議。」伊籍退出，權問計於衆謀士。張昭曰：「此是劉備恐曹操取西川，故爲此謀。雖然如此，可因操在漢中，乘勢取合淝。亦是上計。」權從之，發付伊籍回蜀去訖，便議起兵攻操。令魯肅收取長沙、江夏、桂陽三郡，屯兵於陸口。取呂蒙、甘靜回。又去餘杭取凌統回。不一日，呂蒙、甘寧先到。蒙獻策曰：「現今曹操令廬江太守朱光屯兵於皖城，大開稻田，納穀於合淝，以充軍實。今可先取皖城，然後攻合淝。」權曰：「此計甚合吾意。」遂教呂蒙、甘寧爲先鋒，蔣欽、潘璋爲合後。權自引周泰、陳武、董襲、徐盛爲中軍，時程普黃蓋韓當在各處鎮守，都未隨征。却說軍馬渡江，取和州，逕到皖城。皖城太守朱光使人往合淝求救，一面固守城池，堅壁不出。權自到城下，看時，城上箭如雨發射。中孫權麾蓋，權回寨問衆將曰：「如何取得皖城？」董襲曰：「可差軍士築起土山攻之。」徐盛曰：「可豎雲梯，造虹橋，下觀城中而攻之。」呂蒙曰：「此法皆費日月而成。合淝救軍一至，不可圖矣。今我軍初到，士氣方銳，正可乘此銳氣，奮力攻擊。來日平明進兵，午未時便當破城。」權從之。次日五更，飯畢，三軍大進，城上矢石齊下。甘寧手執鐵練，冒矢石而上。朱光令弓弩齊射，甘寧撥開箭林，一練打倒朱光。呂蒙親自擂鼓，士卒皆一擁而上，亂刀砍死朱光。餘衆多降。得了皖城，方纔辰時，張遼引軍至半路，踏馬回報，皖城已失。遼卽回兵歸合淝。孫權入皖城，凌統亦引軍到，權慰勞畢。大犒三軍，重賞呂蒙、甘寧諸將，設宴慶功。呂蒙邀甘寧上坐，盛稱其功勞。酒至半酣，凌統想起：「呂蒙殺父之讎，又見呂蒙誇美之心，心中大怒，瞪目直視良久。忽拔左右所佩之劍，立於筵上曰：『筵前無樂，看吾舞劍。』甘寧知其意，推開案桌起身，兩手取兩枝戟，挾定，縱步出曰：『看我筵前使戟。』呂蒙見二人各無好意，便一手挽牌，一手提刀，立於其中曰：『二公雖能，皆不如我巧也。』說罷，舞起刀牌，將二人分於兩下。早有人報知孫權，權慌跨馬直至筵前，衆見權至，方各放下軍器。權曰：『吾常言一人休念舊讎，今日又何如此！』凌統哭拜於地。孫權再三勸止，至次日起兵進取合淝。三軍盡發，張遼爲失了皖城，回到合淝，心中愁悶。忽曹操差薛悌送木匣一個，上有操封，傍書云：『賊來乃發。』是日報說，孫權自引十萬大軍來攻合淝。張遼便開匣觀之，內書云：『若孫權至，張李二將軍出戰，樂將軍守。』

城。張遼將教帖與李典、樂進觀之。樂進曰：「將軍之意若何？」張遼曰：「主公遠征在外，吳兵以爲破我必矣。今可發兵出迎，奮力與戰，折其鋒銳，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李典素與張遼不睦，聞遼此言，默然不答。樂進見李典不語，便道：「賊衆我寡，難以迎敵，不如堅守。」張遼曰：「公等皆是私意，不顧公事。吾今自出迎敵，決一死戰。」便教左右備馬。李典慨然而起曰：「將軍如此，典豈敢以私憾而忘公事乎？」願聽指揮。張遼大喜曰：「旣曼成肯相助，來日引一軍於逍遙津北埋伏，待吳兵殺過來，可先斷小師橋。吾與樂文謙擊之。」李典領命，自去點軍埋伏。却說孫權令呂蒙、甘寧爲前隊，自與凌統居中，其餘諸將陸續進發。望合淝殺來。呂蒙、甘寧前隊兵進，正與樂進相迎。甘寧出馬與樂進交鋒，戰不數合，樂進詐敗而走。甘寧招呼呂蒙一齊引軍趕去。孫權在第二隊，聽得前軍得勝，催兵行至逍遙津北，忽聞連珠礮響，左邊張遼一軍殺來，右邊李典一軍殺來。孫權大驚，急令人喚呂蒙、甘寧回救。時張遼兵已到，凌統手下止有三百餘騎，當不得曹軍勢如山倒。凌統大呼曰：「主公何不速渡小師橋？」言未畢，張遼引二千餘騎，當先殺至。凌統翻身死戰，孫權縱馬上橋。橋南已折丈餘，並無一片板。孫權驚得手足無措。牙將谷利大呼曰：「主公可約馬退後，再放馬向前跳過橋去！」孫權收回馬來，有三丈餘遠，然後縱轡加鞭，那馬一跳，飛過橋南。後人有詩曰：「的盧當日跳檀溪，又見吳侯敗合淝。退後着鞭馳駿騎，逍遙津上玉龍飛。」孫權跳過橋南，徐盛、董襲駕舟相迎。凌統、谷利抵住張遼、甘寧，呂蒙引軍回救，卻被樂進從後追來。李典又截住廝殺。吳兵折了大半，凌統所領二百餘人，盡被殺死。統身中數槍，殺到橋邊，橋已折斷，遼河而逃。孫權在舟中望見，急令董襲棹舟接之，乃得渡回。呂蒙、甘寧皆死，命逃過河南。這一陣殺得江南人人害怕，聞張遼大名，小兒也不敢夜啼。衆將保護孫權回營，權乃重賞凌統、谷利，收軍回濡須，整頓船隻，商議水陸並進。一面差人回江南再起人馬來助戰，卻說張遼聞孫權在濡須將欲興兵進攻，恐合淝兵少，難以抵敵，急令薛悌星夜往漢中報知曹操，求請救兵。操同衆官議曰：「此時可收西川否？」劉備曰：「今蜀中稍定，已有隄備，不可擊也。不如撤兵去救合淝之急，就下江南，再起人馬來助戰。」卻說張遼聞孫權在濡須將欲興兵進攻，恐合淝兵少，其餘軍兵拔寨都起，殺奔濡須塢來。正是：「鐵騎甫能平隴右，旌旄又復指江南。」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甘寧百騎劫魏營 左慈擲孟戲曹操

卻說孫權在濡須口收拾軍馬，忽報曹操自漢中領兵四十萬前來救合灤。孫權與謀士計議，先撥董襲、徐盛二人領五十隻大船，在濡須口埋伏。令陳武帶領人馬往來江岸巡哨。張昭曰：「今曹操遠來，必須先挫其銳氣。」權乃問帳下曰：「曹操遠來，誰敢當先破敵？」以挫其銳氣。凌統出曰：「某願往。」權曰：「帶多少軍去？」統曰：「三千人足矣。」甘寧曰：「只須百騎，便可破敵。何必三千？」凌統大怒，兩個就在孫權面前爭競起來。權曰：「曹軍勢大，不可輕敵。」乃命凌統帶三千軍出濡須口去哨探，遇曹兵便與交戰。凌統領命，引着三千人馬離濡須塢塵頭起處，曹兵早到。先鋒張遼與凌統交鋒，鬪五十合，不分勝負。孫權恐凌統有失，令呂蒙接應回營。甘寧見凌統回，即告權曰：「寧今夜只帶一百人馬去劫曹營，若折了一人一騎，也不算功。」孫權壯之，乃調撥帳下一百精銳馬兵付寧，又以酒五十瓶、羊肉五十斤賞賜軍士。甘甯回到營中，教一百人皆列坐，先將銀碗斟酒，自吃兩碗，乃語百人曰：「今夜奉命劫寨，請諸公各滿飲一觴，努力向前。衆人聞言，面面相覩。甘甯見衆人有難色，乃拔劍在手，怒叱曰：「我爲上將，且不惜命。汝等何得遲疑？」衆人見甘甯作色，皆起拜曰：「願效死力。」甘甯將酒肉與百人共飲，食盡約至二更時候，取白鵝翎一百根，插於盔上爲號，都披甲上馬，飛奔曹操寨邊，拔開鹿角，大喊一聲，殺入寨中，逕奔中軍來殺曹操。原來中軍人馬以車仗伏路穿連，圍得鐵桶相似，不能得進。甘甯只將百騎左衝右突，曹兵驚慌，正不知敵兵多少，自相擾亂。那甘甯百騎在營內縱橫馳驟，逢着便殺，各營鼓譟，舉火如星，喊聲大震。甘甯從寨之南門殺出，無人敢當。孫權令周泰引一枝兵來接應甘甯，將百騎回到濡須，操兵恐有埋伏，不敢追襲。後人有詩讚曰：「鼙鼓聲喧震地來，吳師到處鬼神哀。百翎直貫曹軍寨，盡說甘甯虎將才。」甘甯引百騎到寨，不折一人一騎，至營門，令百人皆擊鼓吹笛，口稱萬歲，歡聲大震。孫權自來迎接，甘甯下馬拜伏，權扶起，攬寧手曰：「將軍此去，足使老賊驚駭，非孤相捨。」正欲觀卿膽耳，卽賜緝千匹利刀百口。寧拜受訖，遂分賞百人。權語諸將曰：「孟德有張遼，孤有甘寧，霸足以相敵也。次曰張遼，引兵搦戰。凌統見甘寧有功，奮然曰：「統願敵張遼。」權許之。統遂領兵五千離濡須，權自引甘甯臨陣觀戰，對陣圓處。張遼出馬，左有李典，右有樂進，凌統縱馬提刀，出至陣前。張遼使樂進出迎，兩個鬪到五十合，未分勝敗。曹操聞知，親自策馬到門旗下來看。見二將酣鬪，乃令曹休暗放冷箭。曹休便閃在張遼背後，開弓一箭，正中凌統坐下馬。那馬直立起來，把凌統掀翻在地。樂進連忙持槍來刺，槍還未到，只聽得弓弦響處，一箭射中樂進面門，翻身落馬。兩軍齊出，各救一將回營。鳴

金罷戰。凌統同寨中拜謝孫權。權曰：「放箭救你者，甘甯也。」凌統頓首拜甯曰：「不想公能如此垂恩。自此與甘甯結爲生死之交，再不爲惡。」且說曹操見樂進中箭，令自到帳中調治。次日分兵五路來襲濡須。操自領中路，左一路張遼，一路季典，右一路徐晃，一路龐德。每路各帶一萬人馬，殺奔江邊來。時董襲、徐盛二將在船上，見五路軍馬來到，諸軍各有懼色。徐盛曰：「食君之祿，忠君之事，何懼哉？」遂引猛士數百人，用小船渡過江邊，殺入李典軍中去了。董襲在船上，令衆軍擂鼓呐喊助威。忽然江上猛風大作，白浪掀天，波濤洶湧。軍士見大船將覆，爭下腳艤逃命。董襲仗劍大喝曰：「將受君命在此防賊，怎敢棄船而去！」立斬下船軍士十餘人。須臾，風急船覆。董襲竟死於江口水中。徐盛在李典軍中，往來衝突。卻說陳武聽得江邊廝殺，引一軍來，正與龐德相遇。兩軍混戰。孫權在濡須塢中，聽得曹兵殺到江邊，親自與周泰引軍前來助戰。正見徐盛在李典軍中攬做一團廝殺，便麾軍殺入接應。却被張遼、徐晃兩枝軍把孫權困在垓心。曹操上高阜處，看見孫權被圍，急令許褚縱馬持刀殺入軍中，把孫權軍衝作兩段。彼此不能相救。却說周泰從軍中殺出，到江邊，不見了孫權，勒回馬從外又殺入陣中，問本部軍：「主公何在？」軍人以手指兵馬。周泰曰：「主公被圍甚急，周泰挺身殺入，尋見孫權。」泰曰：「主公可隨泰殺出。」於是泰在前，權在後，奮力衝突。泰到江邊，回顧又不見孫權，乃復翻身殺入圍中，又尋見孫權。權曰：「弓弩齊發，不能得出。如何？」泰曰：「主公在前，某在後，可以出。」周泰乃縱馬前行，周泰左右遮護，身被數槍，箭透重鎧，救得孫權到江邊。呂蒙引一枝水軍前來接應，下船。權曰：「吾虧周泰三番衝殺，得脫重圍，但徐盛在垓心，如何得脫？」周泰曰：「吾再救去。」遂輪槍復翻身殺入重圍之中，救出徐盛。二將各帶重傷，呂蒙教軍士亂箭射住岸上兵，救二將下船。却說陳武與龐德趕到峪口樹林叢密處，陳武再欲回身交戰，被樹枝抓住袍袖，不能迎敵，爲龐德所殺。曹操見孫權走脫了，自策馬驅兵趕到江邊對射。呂蒙箭盡，正慌間，忽對江一軍船到，爲首一員大將，乃是孫策女婿陸遜，自引十萬兵到。一陣射退曹兵，乘勢登岸，追殺曹兵，復奪戰馬數千匹。曹兵傷者不計其數，大敗而回。於亂軍中尋見陳武屍首，孫權知陳武已亡，董襲又沉江而死，哀痛至切。令人入水中尋見董襲屍首，與陳武屍一齊厚葬之。又感周泰救護之功，設宴款之。權親自把盞，撫其背，淚流滿面曰：「卿兩番相救，不惜性命，被槍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乃孤之功臣，孤嘗與卿共榮辱同休戚也。言罷，令周泰解衣與衆將視之，皮肉肌膚如同刀剜鑿。

根遍體孫權手指其痕。一一問之周泰具言戰斃被傷之狀。一處傷令喫一觥酒。是日周泰大醉。權以青羅傘賜之。令出入張蓋以爲顯耀。權在濡須與操相拒月餘不能取勝。張昭顧雍上言。曹操勢大不可力取。若與久戰。大損士卒。不若求和安民爲上。孫權從其言。令步驥往曹營求和。許年納歲貢。操見江南急未可下。乃從之。令孫權先撤人馬。吾然後班師。步驥回覆。權只留蔣欽。周泰守濡須口。盡發大兵坐船回秣陵。操留曹仁、張遼屯合肥。班師回許昌。文武衆官皆議立曹操爲魏王。尚書崔琰力言不可。衆官曰。汝獨不見荀文若乎。琰大怒曰。時乎時乎。會當有變。任自爲之。有與琰不和者。告知操。操大怒。收琰下獄。問之。琰虎目虬髯。只是大罵。曹操欺君奸賊。廷尉白操。操令杖殺崔琰於獄中。後人有讚曰。「清河崔琰。天性堅剛。虬髯虎目。鐵石心腸。奸邪辟易。聲節顯昂。忠於漢主。千古名揚。」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羣臣表奏獻帝頒魏公。曹操功德極天際地。伊周莫及。宜進爵爲王。獻帝卽令鍾繇草詔冊。立曹操爲魏王。曹操假意上書三辭。詔三報不許。操乃拜命受魏王之爵。冕十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用天子車服。鑾儀。出警入蹕。於鄴郡蓋魏王宮。議立世子。操大妻丁夫人無出。妾劉氏生子曹昂。因征張繡時死於宛城。卞氏所生四子。長曰丕。次曰彰。三曰植。四曰熊。於是黜丁夫人而立卞氏爲魏王妃。第三子曹植字子建。極聰明。舉筆成章。操欲立之爲後嗣。長子曹丕恐不得立。乃問計於中大夫賈詡。詡教如此如此。自是但凡操出。征諸子送行。曹植乃稱述功德。發言成章。惟曹丕辭父只是流涕而拜。左右皆感傷。於是操疑植乖巧誠心不及丕也。丕又使人買囑近侍。皆言丕之德。操欲立後嗣。躊躇不定。乃問賈詡曰。孤欲立後嗣。當立誰。賈詡不答。操問其故。詡曰。正有所思。故不能卽答耳。操曰。何所思。詡對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遂立長子曹丕爲王。世子冬十月。魏王宮成。差人往各處收取奇花異果。栽植後苑。有使者到吳地。見了孫權。傳魏王令旨。再往溫州取柑子。時孫權正尊讓魏王。便令人於本城選了大柑子四十餘擔。星夜送往鄴郡。至中途挑擔役夫疲困。歇於山脚下。見一先生眇一目。跛一足。頭戴白藤冠。身穿青襯衣。來與脚夫作禮。言曰。你等挑擔勞苦。貧道都替你挑一肩。何如。衆人大喜。於是先生每擔各挑五里。但是先生挑過的擔兒都輕了。衆皆驚疑。先生臨去。與領柑子官說。貧道乃魏王鄉中故人。姓左。名慈。字元。放道號烏角先生。如你到鄴郡。可說左慈申意。遂拂袖而去。取柑人至鄴郡見操。呈上柑子。操親剖之。但只空殼。內並無肉。操大驚。問取柑人。取柑人以左慈之事對操。未肯信。門吏忽報。有一先生。自稱左慈。求見大王。操召入。取

枯人曰。此正途中所見之人。操叱之曰。汝以何妖術。攝吾佳果。慈笑曰。豈有此事。取柑剖之。內皆有肉。其味甚甜。但操自剖者。皆空殼。操愈驚。乃賜左慈坐而問之。慈索酒肉。操令與之。飲酒五斗。不醉。肉食全羊。不飽。操問曰。汝有何術。以至于此。慈曰。貧道於西川嘉陵城。帽山中學道三十年。忽聞石壁中有聲呼我之名。及視。則又不見。如此者數日。忽有天雷震碎石壁。得天書三卷。名曰遁甲天書。上卷名天遁。中卷名地遁。下卷名人遁。天遁能騰雲跨風飛升。太虛地遁能穿山透石。入遁能雲遊四海。藏形變身。飛劍擲刀。取人首級。大王位極人臣。何不退步。跟貧道往峨嵋山中修行。當以三卷天書相授。操曰。我亦久思急流勇退。奈朝廷未得其人耳。慈笑曰。益州劉玄德乃帝室之胄。何不讓此位與之。不然。貧道當飛劍取汝之頭也。操大怒。曰。此正是劉備細作。喝左右擎下。慈大笑不止。操令十數獄卒。捉下拷之。獄卒着力痛打。看左慈時。却齁齁熟睡。全無痛楚。操怒。命取大枷鐵釘。釘了。鐵鎖鎖了。送入牢中監收。令人看守。只見枷鎖盡落。左慈臥於地上。並無傷損。連監禁七日。不與飲食。及看時。慈端坐於地上。面皮轉紅。獄卒報知曹操。操取出問之。慈曰。我數十年不食。亦不妨。日食千羊。亦能盡。操無可奈。何是日。諸官皆至王宮大宴。正行酒間。左慈足穿木履。立於筵前。衆官驚怪。左慈曰。大王今日水陸俱備。大宴羣臣。四方黑物極多。內中欠少何物。貧道願取之。操曰。我要龍肝作羹。汝能取否。慈曰。有何難哉。取墨筆於粉牆上。畫一條龍。以袍袖一拂。龍腹自開。左慈於龍腹中。提出龍肝一副。鮮血尚流。操不信。叱之曰。汝先藏於袖中耳。慈曰。即今天寒。草木枯死。大王要甚好花。隨意所欲。操曰。吾只要牡丹花。慈曰。易耳。令取大花盆放筵前。以水噀之。頃刻發出牡丹一株。開放雙花。衆官大驚。邀慈同坐而食。少刻。庖人進魚膾。慈曰。膾必松江鱸魚者方美。操曰。千里之隔。安能取之。慈曰。此亦何難。取教把釣竿來。於堂下魚池中釣之。頃刻釣出數十尾大鱸魚。放在殿上。操曰。吾池中原有此魚。慈曰。大王何相欺耶。天下鱸魚只兩腮。惟松江鱸魚有四腮。此可辨也。衆官視之。果是四腮。慈曰。烹松江鱸魚須紫芽薑方可。操曰。汝亦能取之否。慈曰。易耳。令取金盆一個。慈以衣覆之。須臾得紫芽薑滿盆。進上。操前。操以手取之。忽盆內有書一本。題曰孟德新書。操取視之一字不差。操大疑。慈取桌上玉杯。滿斟住。讓進。操曰。大王可飲此酒。壽有千年。操曰。汝可先飲。慈遂拔冠上玉簪。於杯中一畫。將酒分爲兩半。自飲一半。將一半奉操。操叱之。慈擲杯於空中。化成一白鵝。遠殿而飛。衆官仰面視之。左慈不知所往。左右忽報。左慈出宮門去了。操曰。如此妖人。必當除之。否則必將爲害。遂命許褚引二百

鐵甲軍追趕之。褚上馬引軍趕至城門，望見左慈穿木履在前，慢步而行。褚飛馬追之，却只追不上。直趕到一山中，有牧羊小童趕着一羣羊而來。慈走入羊羣內，褚取箭射之。慈卽不見。褚盡殺羣羊而回。牧羊小童守羊而哭。忽見羊頭在地上作人言喚小童曰：「汝可將羊頭都湊在羊死腔子上。」小童大驚，掩面而走。忽聞有人在後呼曰：「不須驚走，還汝活羊。」小童回顧，見左慈已將地上死羊湊活，趕將來了。小童急欲問時，左慈已拂袖而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小童歸告主人，主人不敢隱諱，報知曹操。操畫影圖形，各處捉拿。左慈三日之內，城裏城外，所捉眇一目，跛一足，白藤冠，青懶衣，穿木履，先生都一般模樣者，有三四百個，鬨動街市。操令衆將將豬羊血灑之，押送城南教場。曹操親自引甲兵五六百人圍住，盡皆斬之人。人頸腔內各起一道青氣，飛將上天，聚成一處，化成一個左慈，向空招白鵝一隻，騎坐。拍手大笑曰：「土鼠隨金虎，奸雄一旦休。」操令衆將以弓箭射之。忽然狂風大作，走石揚沙，所斬之屍皆跳起來，手提其頭，奔上演武廳來打曹操。文官武將掩面驚倒，各不相顧。正是：「奸雄權勢能傾國，道士仙機更異人。」未知曹操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卜周易管輅知機 討漢賊五臣死節

却說當日曹操見黑風中羣屍皆起，驚倒於地。須臾風定，羣屍皆不見。左右扶操回宮，驚而成疾。後人有詩讚左慈曰：「飛步凌雲遍九州，獨憑遁甲自遨遊。等閒施設神仙術，點悟曹瞞不轉頭。」曹操染病，服藥無愈。適太史丞許芝自許昌來見操，操命芝卜易。芝曰：「大王曾聞神卜管輅否？」操曰：「頗聞其名，未知其術。汝可詳言之。」芝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竒醜，好酒疎狂。其父會爲瑯琊、琅琊丘長。輅自幼便喜仰視星辰，夜不思寐。父母不能禁止，常云家雞野鵠，尚自知時，何況爲人在世乎？與隣兒共戲，輒畫地爲天文，分布日月星辰，及稍長，卽深明周易，仰觀風角，數學通神，兼善相術。瑯琊太守單子春聞其名，召輅相見。時有坐客百餘人，皆能言之士。輅謂子春曰：『輅年少膽氣未堅，先請美酒三升飲而後言。』子春奇之，遂與酒三升飲畢。輅問子春：『今欲與輅爲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耶？』子春曰：『吾自與卿旗鼓相當。於是與輅講論易理，輅亹亹而談，言言精奧。子春反覆辯難，輅對答如流，從曉至暮，酒食不行。』子春及衆賓客無不歎服。於是天下號爲神童。後有居民郭恩者，兄弟三人，皆得躉疾。請輅卜之。輅曰：『卦中有君家

本墓中女鬼非君伯母卽叔母也昔饑荒之年謀數升米之利推之落井以大石壓破其頭孤魂痛苦自訴於天故君兄弟有此報不可禳也郭恩等涕泣伏罪安平太守王基知輅神卜延輅至家適信都令妻常患頭風其子又患心痛因請輅卜之輅曰此堂之西角有二死屍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王刺頭故頭痛持弓去者王刺胸腹故心痛乃掘之入地八尺果有一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木俱已朽爛輅令徙骸骨去城外十里埋之妻與子遂無恙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送行客言輅能覆射諸葛原不信暗取燕卵蜂窠蜘蛛三物分置二盒之中令輅卜之卦成各寫四句於盒上其一曰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雌雄以形羽翼舒張此燕卵也其二曰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峰窠也其三曰鰻鱗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滿座驚駭鄉中有老婦失牛求卜之輅判曰北溪之濱七人宰烹急往追尋皮肉尚存老婦前往尋之見七人於茅舍後煮食皮肉猶存婦告本郡太守劉邠捕七人罪之因問老婦曰汝何以知之婦告以管輅之神卜劉邠不信請輅至府取印囊及山雞毛藏於盒中令卜之輅卜其一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其二曰巖巖有鳥錦體朱衣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劉邠大驚遂待爲上賓一日出郊閒行見一少年耕於田中輅立道傍觀之良久問曰少年高姓貴庚答曰姓趙名顏年十九歲矣敢問先生爲誰輅曰吾管輅也吾見汝眉間有死氣三日內必死汝貌美可惜無壽趙顏回家急告其父父聞之趕上管輅哭拜於地曰請歸救吾子輅曰此乃天命也安可禳乎父告曰老夫止有此子望乞垂救趙顏亦哭求輅見其父子情切乃謂趙顏曰汝可備淨酒一瓶鹿脯一塊來日齋往南山之中大樹之下看盤石上有二人弈棋一人向南坐穿白袍其貌甚惡一人向北坐穿紅袍其貌甚美汝可乘其奔喪時將酒及鹿脯跪進之待其飲食畢汝乃哭拜求壽必得益算矣但切勿言是吾所教老人留輅在家次日趙顏攜酒脯杯盤入南山之中約行五六里果有二人於大松樹下盤石上著棋全然不顧趙顏跪進酒脯二人貪著棋不覺飲酒已盡趙顏哭拜於地而求壽二人大驚穿紅袍者曰此必管子之言也吾二人旣受其私必須燙之穿白袍者乃於身邊取出簿籍檢看謂趙顏曰汝今年十九歲當死吾今於十字上添一九字汝壽可至九十九回見管輅教再休洩漏天機不然必致天譴穿紅者出筆添訖一陣香風過處二人化作二白鶴冲天而去趙顏歸問管輅輅曰穿紅者南斗也穿白者北斗也顏曰吾聞北斗九星何止一人

輅曰散而爲九合而爲一也北斗注死南斗注生今已添注壽算子復何憂父子拜謝自此管輅恐泄天機更不輕爲人卜此人現在平原大王欲知休咎何不召之操大喜卽差人往平原召輅輅至參拜訖操令卜之輅答曰此幻術耳何必爲憂操心安病乃漸可操令卜天下之事輅卜曰三八縱橫黃豬遇虎定軍之南傷折一股又令卜傳祚修短之數輅卜曰獅子宮中以安神位王道鼎新子孫極貴操問其詳輅曰茫茫天數不可預知待後自驗操欲封輅爲太史輅曰命薄相窮不稱此職不敢受也操問其故答曰輅額無主骨眼無守睛鼻無梁柱腳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只可泰山治鬼不能治生人也操曰汝相吾若何輅曰位極人臣又何必相再三問之輅但笑而不答操令輅遍相文武官僚輅曰皆治世之臣也操問休咎皆不肯盡言後人有詩讚管輅曰「平原神卜管公明能算南辰北斗星八卦幽微通鬼竅六爻玄奧究天庭預知相法應無毒自覺心源極有靈可惜當年奇異術後人無復授遺經」操令卜東吳西蜀二處輅說卦云東吳主亡一大將西蜀有兵犯界操不信忽合遼報來東吳陸口守將魯肅身故操大驚便差人往漢中探聽消息不數日飛報劉玄德遣張飛馬超兵屯下辨取關操大怒便欲自領大兵再入漢中令管輅卜之輅曰大王未可妄動來春許都必有火災操見輅言累驗故不敢輕動留居鄴郡使曹洪領兵五萬往助夏侯淵張郃同守東川又差夏侯惇領兵三萬於許都來往巡警以備不虞又教長史王必總督御林軍馬主簿司馬懿曰王必嗜酒性寬恐不堪任此職操曰王必是孤披荆棘歷艱難時相隨之人忠而且勤心如鐵石最足相當遂委王必領御林軍馬屯於許都東華門外時有一人姓耿名紀字季行洛陽人也舊爲丞相府掾後遷侍中少府與司直韋晃甚厚見曹操進封王爵出入用天子車服心甚不平時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耿紀與韋晃密議曰操賊奸惡日甚將來必爲篡逆之事吾等爲漢臣豈可同惡相濟韋晃曰吾有心腹人姓金名禪乃漢相金日磾之後素有討操之心更兼與王必甚厚若得同謀大事濟矣耿紀曰他旣與王必交厚豈肯與我等同謀乎韋晃曰且往說之看是如何於是二人同至金禪宅中禪接入後堂坐定晃曰德偉與王長史甚厚吾二人特來告求禪曰所求何事晃曰吾聞魏王早晚受禪將登大寶公與王長史必高遷望不相棄曲賜提攜感德非淺禪拂袖而起適從者奉茶至便將茶潑於地上晃佯驚曰德禪故人何薄情也禪曰吾與汝交厚爲汝等是漢朝臣宰之後今不思報本欲輔造反之人吾有何面目與汝爲友耿紀曰奈天數如此不得不然耳禪大怒耿紀韋晃見禪果

有忠義之心乃以實情相告曰吾等本欲討賊來求足下前言特相試耳。禕曰吾累世漢臣安能從賊公等欲扶漢室有何高見。晃曰雖有報國之心未有討賊之計。禕曰吾欲裏應外合殺了王必奪其兵權扶助鑾輿更結劉皇叔爲外援操賊可滅矣。二人聞之撫掌稱善。禕曰吾有心腹二人與操賊有殺父之仇現居城外可用爲羽翼。耿紀問是何人。禕曰太醫吉平之子長名吉邈字文然次名吉穆字思然操昔日爲董承衣帶詔事會殺其父二子逃竄遠鄉得免於難今已潛歸許都若使相助討賊無有不從。耿紀喜大喜金禕卽使人密告二吉須臾二人至。禕具言其事二人感憤流淚怨氣冲天誓殺國賊。金禕曰正月十五日夜間城上大張燈火慶賀元宵耿少府韋司直你二人各領家僮投王必營前只看營中火起分兩路殺入殺了王必徑跟我入內請天子登五鳳樓召百官面諭討賊。吉文然兄弟於城外殺入放火爲號各要揚聲叫百姓誅殺國賊截住城內救軍待天子降詔招安已定便進兵殺投鄴都擒曹操卽發使齎詔召劉皇叔今日約定至期二更舉事勿似董承自取其禍五人對天說誓歃血爲盟各自歸家整頓軍馬器械臨期而行且說耿紀韋晃二人各有家僮三四百預備器械吉邈兄弟亦聚三百人口只推圍獵安排已定金禕先期來見王必言方今海宇稍安魏王威震天下今值元宵令節不可不放燈火以示太平氣象王必然其言告諭城內居民盡張燈結彩慶賞佳節至正月十五夜天色晴晝星月交輝六街二市競放花燈真個金吾不禁玉漏無催王必與御林諸將在營中飲宴二更以後忽聞營中呐喊人報營後火起王必慌忙出帳看時只見火光亂滾又聞喊殺連天知是營中有變急上馬出南門正遇耿紀一箭射中肩膊幾乎墜馬遂望西門而走背後有軍趕來王必着忙棄馬步行至金禕門首燒叩其門原來金禕一面使人於營中放火一面親領家僮隨後助戰只留婦女在家時家中聞王必叩門之聲只道金禕歸來禕妻從隔門便問曰王必那廝殺了麼王必大驚方悟金禕同謀徑投曹休家報知金禕耿紀等同謀反休急披挂上馬引千餘人在城中拒敵城內四下火起燒着五鳳樓帝避於深宮曹氏心腹爪牙死據宮門城中但聞人叫殺盡曹賊以扶漢室原來夏侯惇奉曹操命巡警許昌領三萬軍離城五里屯紮是夜遙望見城中火起便領大軍前來圍住許都使一枝軍入城接應曹休直混殺至天明耿紀韋晃等無人相助人報金禕一吉皆被殺死耿紀韋晃奪路殺出城門正遇夏侯惇大軍圍住活捉去了手下百餘人皆被殺夏侯惇入城救滅遺火盡收五人老小宗族使人飛報曹操操傳余教將耿紀一人及五家宗

族老小皆斬於市。并將在朝大小百官盡行拏解鄴郡。聽候發落。夏侯惇押耿章二人至市。曹操厲聲大叫曰：「曹阿瞞吾生不能殺汝死當作厲鬼以擊賊！」創子以刀搠其口。流血滿地。大罵不絕而死。章晃以面頰頓地曰：「可恨可恨！」咬牙皆碎而死。後人有詩讚曰：「耿紀精忠章晃賢，各持空手欲扶天。誰知漢祚相將盡，恨滿心胸喪九泉。」夏侯惇斬五家老小宗族。將百官解赴鄴郡。曹操於教場立紅旗於左。白旗於右。下令曰：「耿紀、韋晃等造反放火焚許都。汝等亦有出救火者。亦有閉門不出者。如曾救火者可立於紅旗下。如不會救火者可立於白旗下。衆官自思救火者必無罪。於是多奔紅旗下。三停內只有一停立於白旗下。操教盡拏立於紅旗下者衆官各言無罪。操曰：「汝當時之心非是救火。實欲助賊耳。盡命牽出漳河邊斬之。死者三百餘人。其立於白旗下者盡皆賞賜。仍令還許都。時王必已被箭瘡發而死。操命厚葬之。令曹休總督御林軍。馬鍾、蘇勣爲相國。華歆、荀彧爲御史大夫。遂定侯爵六等十八級。關西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侯十六級。銀印龜組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組綬定爵封。宦朝廷又換一班人物。曹操方悟管輶火災之說。遂重賞輶。輶不受。卻說曹洪領兵到漢中。令張郃、夏侯淵各據險要。曹洪親自進兵拒敵。時張飛自與雷同守把巴西。馬超兵至下辨。令吳蘭爲先鋒領兵哨出。正與曹洪軍相遇。吳蘭欲退。牙將任夔曰：「賊兵初至。若不先挫其銳氣。何顏見孟獲乎？」於是驟馬挺槍搦戰。曹洪自提刀躍馬而出。交馬三合。斬夔於馬下。乘勢掩殺。吳蘭大敗。回見馬超責之曰：「汝不得吾令。何故輕敵致敗？」吳蘭曰：「任夔不聽吾言。故有此敗。」馬超曰：「可緊守隘口。勿與交鋒。一面申報成都。聽候行止。」曹洪見馬超連日不出。恐有詐謀。引軍退回。南鄭。張郃來見曹洪。問曰：「將軍旣已斬將。如何退兵？」洪曰：「吾見馬超不出。恐有別謀。且我在鄴郡。聞神卜管輶有言。當於此地折一員大將。吾疑此言。故不敢輕進。」張郃大笑曰：「將軍行兵半生。今奈何信卜者之言。而惑其心哉？」郃雖不才。願以本部兵取巴西。若得巴西。蜀郡易耳。洪曰：「巴西守將張飛。非比等閒。不可輕敵。」張郃曰：「人皆怕張飛。吾視之如小兒耳。此去必擒之。」洪曰：「倘有疎虞。若何？」郃曰：「甘當軍令。」洪勒了文狀。張郃進兵。正是：「自古驕兵多致敗。從來輕敵少成功。」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猛張飛智取瓦口隘 老黃忠計奪天蕩山

却說張郃部兵三萬，向分三寨，各傍山險。一名岩渠寨，一名蒙頭寨，一名蕩石寨。當日張郃於三寨中，各分軍一半去取巴西。留一半守寨，早有探馬報到巴西。說張郃引兵來了。張飛急喚雷同商議。同曰：「閬中地惡山險，可以埋伏。」將軍引兵出戰，我出奇兵相助，郃可擒矣。張飛撥精兵五千，與雷同去詣。飛自引兵一萬，離閬中三十里，與張郃兵相遇。兩軍排開，張飛出馬，單搦張郃。郃挺槍縱馬而出，戰到三十餘合。郃後軍急喊起，原來望見山背後有蜀兵旗幡，故此擾亂。張郃不敢戀戰，撥馬回走。張飛從後掩殺，前面雷同又引兵殺出，兩下夾攻。郃兵大敗。張飛、雷同連夜追襲，直趕到岩渠山。張郃仍舊分兵守住三寨，多置擂木礮石，堅守不戰。張飛離岩渠十里，下寨。次日引兵搦戰，郃在山上大吹大擂，飲酒並不下山。張飛令軍士大罵。郃只不出，飛只得還營。次日，雷同又去山下搦戰，郃又不出。雷同驅軍士上山，山上擂木礮石打將下來。雷同急退，蕩石蒙頭兩寨兵出，殺敗雷同。次日，張飛又去搦戰。張郃又不出，飛使軍人百般穢罵。郃在山上亦罵。張飛尋思無計，可施相拒五十餘日。飛就在山前紮住大寨，每日飲酒，飲至大醉，坐於山前辱罵。玄德差人犒軍，見張飛終日飲酒，使者回報玄德。玄德大驚，忙來問孔明。孔明笑曰：「原來如此。軍前恐無好酒，成都佳釀極多，可將五十甕作三車裝，送到軍前，與張將軍飲。」玄德曰：「吾弟自來飲酒，失事軍師，何故反送酒與他？」孔明笑曰：「主公與翼德做了許多年兄弟，還不知其爲人耶？翼德自來剛強，然前於收川之時，義釋嚴顏，此非勇夫所爲也。今與張郃相拒五十餘日，酒醉之後，便坐山前辱罵，傍若無人。此非貪杯，乃敗張郃之計耳。」玄德曰：「雖然如此，未可託大，可使魏延助之。」孔明令魏延解酒赴軍前，車上各插黃旗，大書「軍前公用美酒」。魏延領命，解酒到寨中見張飛。傳說主公賜酒，飛拜受訖，分付魏延：「到寨前，遙望張飛大明燈燭，正在帳中飲酒，張郃當先大喊一聲。山前擂鼓爲號，各進兵，教將酒擺列帳下。令軍士大開旗鼓而飲，有細作報上山來。張郃自來山頂觀望，見張飛坐於帳下飲酒，令二小卒於面前相撲爲戲。郃曰：『張飛欺我太甚！』傳令今夜下山劫飛寨。令蒙頭、蕩石二寨皆出爲左右援。當夜，張郃乘着月色微明，引軍從山側而下，逕到寨前，遙望張飛大明燈燭，正在帳中飲酒。張郃當先大喊一聲。山前擂鼓爲號，直殺入中軍。但見張飛端坐不動。張郃驟馬到面前，一槍刺倒，卻是一個草人。急勒馬回時，帳後連珠礮起，一將當先，攔住去路，喝圓環眼聲如巨雷，乃張飛也。挺矛躍馬，直取張郃。兩將在火光中戰到三五十合。張郃只盼兩寨來救，誰知兩寨救兵已被魏延、雷同兩將殺退，就勢奪了一寨。張郃不見救兵，正沒奈何，又見山下火起，已被張飛。

後軍奪了寨柵。張郃三寨俱失，只得奔瓦口關去了。張飛大獲勝捷，報入成都。玄德大喜，方知翼德飲酒是計。只要誘張郃下山，卻說張郃退守瓦口關。二萬軍已折了一萬，遣人問曹洪求救。洪大怒曰：「汝不聽吾言，強要進兵，失了緊要隘口，卻又來求救，遂不肯發兵。使人催督張郃出戰。郃心慌，只得定計，分兩軍去關口前山僻埋伏，分付曰：『我詐敗，張飛必然趕來。汝等就截其歸路。』當日張郃引兵前進，正遇雷同。戰不數合，張郃敗走。雷同趕來，兩軍齊出，截斷回路。張郃復回，刺雷同於馬下。敗軍回報張飛。飛自來與張郃挑戰，郃又詐敗。張飛不趕，郃又同戰，不數合，又敗走。張飛知是計，收軍回寨，與魏延商議曰：『張郃用埋伏計殺了雷同，又要賺吾，何不將計就計？』延問曰：『如何？』飛曰：『明日先引一軍前往，汝卻引精兵於後待伏兵出。汝可分兵擊之，用車十餘乘，各藏柴草，塞住小路，放火燒之。吾乘勢擒張郃，與雷同報讎。』魏延領計。次日，張飛引兵前進，張郃兵又至，與張飛交鋒。戰到十合，郃又詐敗。張飛引馬步軍趕來，郃且戰且走。引張飛過山峪口，郃將後軍爲前，復紮住營。與飛又戰，指望兩彪伏兵出，要圍困張飛。不想伏兵却被魏延精兵到，趕入峪口，將車輛截住山路，放火燒車。山谷草木皆着，煙迷其徑，兵不得出。張飛只顧引軍衝突，張郃大敗，死命殺開條路，走上瓦口關，收聚殘兵，堅守不出。張飛和魏延連日攻打關隘，不下。飛見不濟，專把軍退二十里，却和魏延引數十騎，自來兩邊哨探小路。忽見男女數人，各背小包，於山僻路攀藤附葛而走。飛於馬上用鞭指與魏延曰：『拿瓦口關！只在這幾個百姓身上。』便喚軍士分付：『休要驚恐他，好生喚那幾個百姓來。』軍士連忙喚到馬前，飛用好言以安其心，問其何來。百姓告曰：『某等皆漢中居民，今欲還鄉，聽知大軍廝殺，塞閉漢中官道，今過蒼溪，從梓潼山檜鈎川入漢中，還家去。』飛曰：『這條路取瓦口關遠近，若何？』百姓曰：『從梓潼山小路，卻是瓦口關背面。』後飛大喜，帶百姓入寨中，與了酒食，分付魏延引兵扣關攻打。魏延自引輕騎出梓潼山攻關，後便令百姓引路，選輕騎五百從小路而進。却說張郃爲救軍不到，心中正悶。人報魏延在關下攻打，張郃披挂上馬，却待下山，忽報關後四五路火起，不知何處兵來。郃自領兵來，迎旗開處，早見張飛。郃大驚，急往小路而走。馬不堪行，後面張飛追趕甚急。郃棄馬上山，尋逕而逃，方得走脫，隨行只有十餘人，步行入南鄭。見曹洪，洪見張郃只剩下十餘人，大怒曰：『吾教汝休去，汝取下文狀要去。今日折盡大兵，尚不自死，還來做甚？』喝令左右推出斬之。軍司馬郭淮諫曰：『三軍易得，一將難求。張郃雖然有罪，乃魏王所深愛者也。不可便誅。可再與五千兵逕取葭萌關，牽動其各處之兵，漢中自

安矣。如不成攻，二罪俱罰。曹洪從之，又與兵五千，教張郃取葭萌關。郃領命而去，却說葭萌關守將孟達、霍峻知張郃來，霍峻只要堅守，孟達定要迎敵。引軍下關，與張郃交鋒，大敗而回。霍峻急申文書到成都，玄德聞知，請軍師商議。孔明聚衆將於堂上，問曰：「今葭萌關緊急，必須閫中取翼德方可退張郃也。」法正曰：「今翼德兵屯瓦口，鎮守閫中，亦是緊急之地，不可取回帳中。諸將內選一人去破張郃。」孔明笑曰：「張郃乃魏之名將，非等閒可及。除非翼德無人可當，忽一人厲聲而出曰：『軍師何輕視衆人耶？吾雖不才，願斬張郃首級，獻於麾下。』」衆視之，乃老將黃忠也。孔明曰：「漢升雖勇，爭奈年老，恐非張郃對手。」忠聽了，白鬚倒豎，而言曰：「某雖老，兩臂尚開三石之弓，渾身還有千斤之力，豈不足敵張郃匹夫耶？」孔明曰：「將軍年近七十，如何不老？」忠趨步下堂，取架上大刀，輪動如飛，墊上硬弓，連拽折兩張。孔明曰：「將軍要去，誰爲副將？」忠曰：「老將嚴顏可同我去。」但有疎虞，先納下這白頭。玄德大喜，卽時令嚴顏、黃忠去與張郃交戰。趙雲諫曰：「今張郃親犯葭萌關，軍師休爲兒戲。若葭萌一失，益州危矣。何故以二老將當此大敵乎？」孔明曰：「汝以二人老邁，不能成事，吾料漢中必於此二人手內可得。」趙雲等各各哂笑而退。却說黃忠、嚴顏到關上，孟達、霍峻見了，心中亦笑。孔明欠調度，是這般緊要去處，如何只教兩個老的來？黃忠謂嚴顏曰：「你見諸人勸諱麼？他笑我二人年老，今可建奇功，以服衆心。」嚴顏曰：「願聽將軍之令。」兩個商議定了，黃忠引軍下關，與張郃對陣。張郃出馬見之，黃忠笑曰：「你許大年紀，猶不識羞。尙欲出陣耶？」忠怒曰：「豈子欺吾年老！」吾手中寶刀却不老，遂拍馬向前，與郃決戰。一馬相交，約戰二十餘合。忽然背後喊聲起，原來是嚴顏從小路抄在張郃軍後，兩軍夾攻。張郃大敗，連夜趕去。張郃兵退八九十里，黃忠、嚴顏收兵入寨，俱各接兵不動。曹洪聽知張郃輸了一陣，又欲見罪。郭淮曰：「張郃被迫，必投西蜀。今可遣將助之，就如監臨使不生外心。」曹洪從之，卽遣夏侯惇之姪，夏侯尚，并降將韓玄之弟韓浩，二人引五千兵前來助戰。二將卽時起行，到張郃寨中，問及軍情。郃言老將黃忠甚是英雄，更有嚴顏相助，不可輕敵。韓浩曰：「我在長沙知此老賊利害，他和魏延獻了城池，害吾親兄。今旣相遇，必當報讐。」遂與夏侯尚引新軍離寨前進。原來黃忠連日哨探，已知路徑。嚴顏曰：「此去有山名天蕩山，山中乃是曹操屯糧積草之地。若取得那個去處，斷其糧草，漢中可得也。」忠曰：「將軍之言正合吾意。可與吾如此如此。」嚴顏依計自領一枝軍去了。却說黃忠聽知夏侯尚韓浩來，遂引軍馬出營。韓浩在陣前大罵黃忠無義老賊，拍馬挺槍來取。黃忠力戰二將。

各鬪十餘合。黃忠敗走。二將趕二十餘里。奪了黃忠營寨。忠又草創一營。次日夏侯尚韓浩趕來。忠又出陣戰數合。又敗走。二將又趕二十餘里。奪了黃忠營寨。喚張郃守後寨。郃來前寨諫曰：「黃忠連退二日於中必有詭計。」夏侯尚叱張郃曰：「你如此膽怯。可知屢次戰敗。今再休多言。看吾二人建功。」張郃羞赧而退。次日二將又戰。黃忠又敗退二十里。二將迤邐趕上。次日二將兵出。黃忠望風而走。連敗數陣。直退在關上。二將扣關下寨。黃忠堅守不出。孟達暗暗發書申報。玄德說黃忠連輸數陣。見今退在關上。玄德慌問孔明。孔明曰：「此乃老將驕兵之計也。」趙雲等不信。玄德差劉封來關上接應。黃忠與封相見。問劉封曰：「小將軍來助戰。何意？」封曰：「父親得知將軍數敗。故差某來。」忠笑曰：「此老夫驕兵之計也。」看今夜一陣可盡復諸營。奪其糧食馬匹。此是借寨與彼屯轄重耳。今夜留霍峻守關。孟將軍可與我搬糧草。奪馬匹。小將軍看我破敵。是夜二更。忠引五千軍開關直下。原來夏侯尚韓浩二將連日見關上不出。盡皆懈怠。被黃忠破寨直入。人不及甲馬不及鞍。一將各自逃命而走。軍馬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比及天明。連奪三寨。寨中丟下道器鞍馬無數。盡教孟達搬運入關。黃忠催軍馬隨後而進。劉封曰：「軍士力困。可以暫歇。」忠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策馬先進。士卒皆努力向前。張郃軍兵反被自家敗兵衝動。都屯紮不住。望後而走。盡棄了許多寨柵。直奔至漢水傍。張郃尋見夏侯尚韓浩。議曰：「此天蕩山。乃糧草之所。更接米倉山。亦屯糧之地。是漢中軍士養命之源。倘若疏失。是無漢中也。當思所以保之。」夏侯尚曰：「米倉山有吾叔夏侯淵分兵守護。那裏正接定軍山。不必憂慮。」天蕩山有吾兄夏侯德鎮守。我等宜往投之。就保此山。於是張郃與二將連夜投天蕩山來見夏侯德。具言前事。夏侯德曰：「吾此處屯十萬兵。你可引去。復取原寨。」郃曰：「只宜堅守。不可妄動。忽聽山前金鼓大震。人報黃忠兵到。夏侯德大笑曰：「老賊不諳兵法。只恃勇耳。」郃曰：「黃忠有謀。非止勇也。」德曰：「郡兵遠涉而來。連日疲困。更兼深入戰境。此無謀也。」郃曰：「亦不可輕敵。且宜堅守。」韓浩曰：「願借精兵三千擊之。當無不克。」德遂分兵與浩下山。黃忠整兵來迎。劉封諫曰：「日已西沉矣。軍皆遠來。勞困且宜暫息。」忠笑曰：「不然。此天賜奇功。不取是逆天也。」言畢。鼓譟大進。韓浩引兵來戰。黃忠揮刀直取。浩只一合。斬浩於馬下。蜀兵大喊殺上山來。張郃夏侯尚急引軍來迎。忽聽山後大喊火光冲天而起。上下通紅。夏侯德提兵來救火時。正遇老將嚴顏。手起刀落。斬夏侯德於馬下。原來黃忠預先使嚴顏引兵埋伏於山僻去處。只聽黃忠軍到。卻來放火。柴草堆上一齊點着。烈焰飛騰。照耀山峪。嚴顏既斬夏侯德。就從山

後殺來。張郃夏侯尚前後不能相顧。只得棄天蕩山。望定軍山直奔夏侯淵去了。黃忠嚴顏守住天蕩山。捷音飛報成都。玄德聞之。聚衆將慶喜。法正曰：「昔曹操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乃留夏侯淵、張郃二將屯守。而自引大軍北還。此失計也。」今張郃新敗。天蕩失守。主公若乘此時。舉大兵親往征之。漢中可定也。既定漢中。然後練兵積粟。觀賊隙進。可討賊。退可自守。此天與之時不可失也。」玄德孔明皆深然之。遂傳令趙雲、張飛爲先鋒。玄德與孔明親自引兵十萬。擇日圖漢中。傳檄各處。嚴加隄備。時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吉日。玄德大軍出葭萌關下營。召黃忠嚴顏到寨。厚賞之。玄德曰：「人皆言將軍老矣。惟軍師獨知將軍之能。今果立奇功。但今漢中定軍山乃南鄭保障糧草。積聚之所。若得定軍山。一路無足憂矣。」將軍還敢取定軍山否？」黃忠慨然應諾。便要領兵前去。孔明急止之曰：「老將軍雖然英勇。然夏侯淵非張郃之比也。淵深通韜略。善曉兵機。曹操倚之爲西涼藩蔽。先曾屯兵長安。拒馬孟起。今又屯兵漢中。操不託他人。而獨託淵者。以淵有將才也。今將軍雖勝張郃。未卜能勝夏侯淵。吾欲酌量着一人去荊州。替回關將軍來。方可敵之。」忠奮然答曰：「昔廉頗年八十。尚食斗米肉十斤。諸侯畏其勇。不敢侵犯趙界。何況黃忠未及七十乎？」軍師言吾老。吾今并不用副將。只將本部兵三千人去。立斬夏侯淵首級。納於麾下。孔明再三不容。黃忠只是要去。孔明曰：「既將軍要去。吾使一人爲監軍同去。若何？」正是：「請將須行激將法。少年不若老人。」未知其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古對山黃忠逸待勞 據漢水趙雲寡勝衆

却說孔明分付黃忠：「你既要去。吾教法正助你。凡事計議而行。吾隨後撥人馬來接應。」黃忠應允。和法正領本部兵去了。孔明告玄德曰：「此老將不着言語激他。雖去不能成功。他今既去。須撥人馬前去接應。乃喚趙雲將一枝人馬從小路出奇兵接應黃忠。若忠勝不必出戰。若忠有失。即去救應。又遣劉封孟達領二千兵於山中險要去處多立旌旗。以壯我兵之聲勢。令敵人驚疑。三人各自領兵去了。又差人往下辦。授計與馬超。令他如此而行。又差嚴顏往巴西關中守隘。替張飛魏延來同取漢中。却說張郃與夏侯尚來見夏侯淵。說天蕩山已失。折了夏侯德韓浩。今聞劉備親自引兵來取漢中。可速奏魏王。早發精兵猛將前來策應。夏侯淵便差人報知曹洪。洪星夜前到許昌稟知。

曹操大驚急聚文武商議發兵救漢中長史劉曄進曰漢中若失中原震動大王休辭勞苦必須親自征討操自悔曰恨當時不用卿言以致如此忙傳令旨起兵四十萬親征時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也曹操兵分三路而進前部先鋒夏侯惇操自領中軍使曹休押後二軍陸續起行操騎白馬金鞍玉帶錦衣武士手執大紅羅銷金傘蓋左右金瓜銀鉞鎧棒戈矛打日月龍鳳旌旗護駕龍虎宦與二萬五千分爲五隊每隊五千按青黃赤白黑五色旗幡甲馬並依本色光輝燦爛極其雄壯兵出潼關操在馬上望見一簇林木極其茂盛問近侍曰此何處也答曰此名藍田林木之間乃蔡邕莊也今邕女蔡琰與其夫董紀居此原來操素與蔡邕相善先其時女蔡琰乃衛道玠之妻後被北方擄去於北地生二子作胡笳十八拍流入中原操深憐之使人持千金入北方贖之左賈王懼操之勢送蔡琰還漢操乃以琰配與董紀爲妻當日到莊前因想起蔡邕之事令牽馬先行操引近侍百餘騎到莊門下馬時董紀出仕於外止有蔡琰在家琰聞曹至忙出迎接操至堂琰起居畢侍立於側操偶見壁間懸一碑文圖軸起身觀之問於蔡琰琰答曰此乃曹娥之碑也昔和帝時上虞有一巫者名曹盱能婆娑樂神五月五日醉舞舟中墮江而死其女年十四歲適江啼哭七晝夜跳入波中後五日貞父之屍浮於江面里人葬之江邊上虞令度尚奏聞朝廷表爲孝女度尚令邯鄲淳作文鐫碑以記其事時邯鄲淳年方十三歲文不加點一揮而就立石墓側時人奇之妾父蔡邕聞而往觀時日已暮乃於暗中以手摸碑文而讀之索筆大書八字於其背後人鐫石并鐫此八字操讀八字云黃絹幼婦外孫鑿白操問琰曰汝解其意否琰曰雖先人遺筆妾實不明其意操回顧衆謀士曰汝等解否衆皆不能答於一人出曰某已解其意操視之乃主簿楊修也操曰卿且勿言容吾思之遂辭了蔡琰引衆出莊上馬行三里忽省悟笑謂修曰卿試言之修曰此隱語耳黃絹乃顏色之絲也色傍加絲是絕字幼婦者少女也女傍少字是妙字外孫乃女之子也女傍子字是好字鑿白乃受五辛之器也受傍辛字是辭字總而言之是絕妙好辭四字操大驚曰正合孤意衆皆歎羨楊修才識之敏不一日軍至南鄭曹洪接着備言張郃之事操曰非郃之罪勝負乃兵家常事耳洪曰目今劉備使黃忠攻打定軍山夏侯淵知大王兵至固守未曾出戰操曰若不出戰是示懦也便差人持節到定軍山教夏侯淵進兵劉繩諫曰淵性太剛恐中奸計操乃作手書與之使命持節到淵營淵接入使者出書淵拆視之略曰「凡爲將者當以剛柔相濟不可徒恃其勇若但任勇則是一夫之敵耳吾今屯大

軍於南鄭，欲觀卿之妙才，勿辱二字可也。」夏侯淵覽畢大喜，打發使命回訖，乃與張鈞商議曰：「今魏王率大兵屯於南鄭，以討劉備，吾與汝久守此地，豈能建立功業？來日吾出戰，務要生擒黃忠。」張鈞曰：「黃忠謀勇兼備，况有法正相助，不可輕敵。此間山路險峻，只宜堅守。」淵曰：「若他人建了功勞，吾與汝有何面目見魏王耶？汝只守山，吾去出戰。」遂下令曰：「誰敢出哨誘敵？」夏侯尚曰：「吾願往。」淵曰：「吾去出哨，與黃忠交戰，只宜輸不宜贏。吾有妙計，如此如此。」尚受令引三千軍離定軍山大寨前行，却說黃忠與法正引兵屯於定軍山口，累次挑戰。夏侯淵堅守不出，欲要進攻，又恐山路危險，難以料敵，只得據守。是日忽報山上曹兵下來搦戰，黃忠恰待引軍出迎，牙將陳式曰：「將軍休動，某願當先。」忠大喜，遂令陳式引軍一千出山口列陣。夏侯尚兵至，遂與交鋒，不數合，尚詐敗而走。陳式趕去，行到半路，被兩山上擂木礮石打將下來，不能前進。正欲回時，背後夏侯淵引兵突出，陳式不能抵當，被夏侯淵生擒回寨。部卒多降，有敗軍逃得性命，回報黃忠。黃忠說陳式被擒，忠慌與法正商議。正曰：「淵爲人輕躁，恃勇少謀，可激勸士卒，拔寨前進，步步爲營，誘淵來戰而擒之。此乃反客爲主之法。」忠用其謀，將應有之物盡賞二軍，歡聲滿谷。願效死戰。黃忠卽日拔寨而進，步步爲營，每營住數日，又進。淵聞知，欲出戰，張鈞曰：「此乃反客爲主之計，不可出戰。戰則有失，淵不從。」夏侯尚引數千兵出戰，直到黃忠寨前。忠上馬提刀出迎，與夏侯尚交馬，只一合，生擒夏侯尚歸寨。餘皆敗走，回報夏侯淵。淵急使人到黃忠寨，言願將陳式來換夏侯尚。忠約定來日軍前相換。次日，兩軍盡到山谷闊處，布成陣勢。黃忠、夏侯淵各立馬於本陣門旗之下。黃忠帶着夏侯尚，夏侯淵帶着陳式，各不與袍鎧，只穿蔽體薄衣。一聲鼓着，陳式、夏侯尚各望本陣奔回。夏侯尚比及到陣門時，被黃忠一箭射中後心，尚帶箭而回。淵大怒，驟馬逕取黃忠。忠正要激淵廝殺，兩將交馬，戰到二十餘合。曹營內忽然鳴金收軍，淵慌撥馬而回，被忠乘勢殺了一陣。淵回陣問押陣官，爲何鳴金。答曰：「某見山凹中有蜀兵旗旛數處，恐是伏兵，故急招將軍回。」淵信其說，遂堅守不出。黃忠逼到定軍山下，與法正商議。正以手指曰：「定軍山西巍然有一座高山，四下皆是險道。此山上足可下視定軍山之虛實。將軍若取得此山，定軍山只在掌中也。」忠仰見山頭稍平，山上有些少人馬。是夜二更，忠引軍士鳴金擊鼓，直殺上山頂。此山有夏侯淵部將杜襲把守，止有數百餘人。當時見黃忠大隊擁上，只得棄山而走。忠得了山頂，正與定軍山相對。法正曰：「將軍可守在半山，某居山頂，待夏侯淵兵至，吾舉白旗爲號，將軍卻按兵勿動，待他倦怠無備，吾卻舉

起紅旗將軍便下山擊之以逸待勞必當取勝忠大喜從其計卻說杜襲引軍逃回見夏侯淵說黃忠奪了對山源大怒曰黃忠占了對山不容我不出戰張郃諫曰此乃法正之謀也將軍不可出戰只宜堅守淵曰占了吾對山觀吾虛實如何不出戰郃苦諫不聽淵分軍圍住對山大罵挑戰法正在山上舉起白旗任從夏侯淵百般辱罵黃忠只不出戰午時以後法正見曹兵倦怠銳氣已墮多下馬坐息乃將紅旗招展鼓角齊鳴喊聲大震黃忠一馬當先馳下山來猶如天崩地塌之勢夏侯淵措手不及被黃忠趕到麾蓋之下大喝一聲猶如雷吼淵未及相迎黃忠寶刀已落連頭帶肩砍爲兩段後人有詩讚黃忠曰「蒼頭臨大敵皓首逞神威力趁雕弓發風迎雪刃揮雄聲如虎吼驟馬似龍飛獻馘功勳重開疆展帝畿」黃忠斬了夏侯淵曹兵大潰各自逃生黃忠乘勢去奪定軍山張郃領兵來迎忠與陳式兩下夾攻混殺一陣張郃敗走忽然山傍閃出一彪人馬當住去路爲首一員大將大叫常山趙子龍在此張郃大驚引敗軍奪路望定軍山而走只見前面一枝兵來迎乃杜襲也。襲曰今日定軍山已被劉封孟達奪了郃大驚遂與杜襲引敗兵到漢水紮營一面令人飛報曹操操聞淵死放聲大哭方悟管輅所言三八縱橫乃建安二十四年也黃猪遇虎乃歲在己亥正月也定軍之南乃定軍山之南也傷折一股乃淵與操有兄弟之親情也操令人尋管輅時不知何處去了操深恨黃忠遂親統大軍來定軍山與夏侯淵報讎令徐晃作先鋒行到漢水張郃杜襲接着曹操二將曰今定軍山已失可將米倉山糧草移於北山寨中屯積然後進兵曹操依允却說黃忠斬了夏侯淵首級來葭萌關上見玄德獻功玄德大喜加忠爲征西大將軍設宴慶賀忽牙將張著來報說曹操自領大軍二十萬來與夏侯淵報讎目今張郃在米倉山搬運糧草移於漢水北山脚下孔明曰今操引大兵至此恐糧草不敷故勒兵不進若得一人深入其境燒其糧草奪其輜重則操之銳氣挫矣黃忠曰老夫願當此任孔明曰操非夏侯淵之比不可輕敵玄德曰夏侯淵雖是總帥乃一勇夫耳安及張郃若斬得張郃勝夏侯淵十倍也忠奮然曰吾願往斬之孔明曰你可與趙子龍同領一枝兵去凡事計議而行看誰立功忠應允便行孔明就令張著副將同去雲謂忠曰今曹操引二十萬衆分屯十營將軍在主公前要去奪糧非小可之事將軍嘗用何策忠曰看我先去如何雲曰等我先去忠曰我是主將你是副將如何爭先雲曰我與你都一爵爲主公出力何必計較我二人拈鬪拈着的先去忠依允當時黃忠拈着先去雲曰旣將軍先去某當相助可約定時刻如將軍依時而還某

按兵不動。若將軍過時而不還，某卽引軍來接應。忠曰：「公言是也。於是二人約定午時爲期。雲回本寨，謂部將張翼曰：『黃漢升約定明日去奪糧草。若午時不回，我當往助。吾營前臨漢水，地勢危險。我若去時，汝可謹守寨柵，不可輕動。』張翼應諾。却說黃忠回到寨中，謂副將張著曰：『我斬了夏侯淵，張郃喪膽。吾明日領命去劫糧草，只留五百軍守營。你可助吾。今夜二更，皆盡飽食。四更離營殺到北山脚下，先捉張郃。後劫糧草。』張著依令。當夜黃忠領人馬在前，張著在後，偷過漢水，直到北山之下。東方日出，見糧積如山。有些少軍士看守，見蜀兵到，盡棄而走。黃忠教馬軍一齊下馬，取柴堆於米糧之上，正欲放火。張郃兵到，與忠混戰一處。曹操聞知，急令徐晃接應。晃領兵前進，將黃忠困在核心。張著引三百軍走脫，正要回寨，忽一枝兵擋出，攔住去路。爲首大將乃是文聘。後面曹兵又至，把張著圍住。却說趙雲在營中，看看等到午時，不見忠回，急忙披挂上馬，引三千軍向前接應。臨行，謂張翼曰：『汝可堅守營寨，兩壁廂多設弓弩，以備追擊。』連聲應諾。雲挺槍驟馬直殺往前去。迎頭一將攔住，乃文聘部將慕容烈也。拍馬舞刀，來迎趙雲。被雲手起一槍刺死。曹兵敗走，雲直殺入重圍。又一枝兵截住，爲首乃魏將焦炳。雲喝問曰：『蜀兵何在？炳曰：『已殺盡矣。』雲大怒，驟馬一槍，又刺死焦炳，殺散餘兵，直至北山之下。見張郃、徐晃兩人圍住黃忠，軍士被困多時。雲大喝一聲，挺槍驟馬殺入重圍，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那槍渾身上下，若舞梨花，徧體紛紛，如飄瑞雪。張郃、徐晃心驚膽戰，不敢迎敵。雲救出黃忠，且戰且走，所到之處，無人敢阻。操於高處望見，驚問衆將曰：『此將何人也？』有識者告曰：『此乃常山趙子龍也。』操曰：『昔日當陽長坂坡，英雄尚在。急傳令曰：『所到之處，不許輕敵。』』趙雲救了黃忠，殺透重圍，有軍士指曰：『東南上圍的必是副將張著。』雲不回本寨，遂望東南殺來，所到之處，但見常山趙雲四字旗號。曾在當陽長坂知其勇者，互相傳說，盡皆逃竄。雲又救了張著。曹操見雲東衝西突，所向無前，真敢迎敵，救了黃忠，又救了張著，奮然大怒，自領左右將士來趕。趙雲已殺回本寨，部將張翼接着。望見後面塵起，知是曹兵追來，卽謂雲曰：『追兵漸近，可令軍士閉上寨門，上敵樓，防護。』雲喝曰：『休閉寨門！汝豈不知吾昔在當陽長坂時，單槍匹馬，觀曹操八十三萬如草芥？今有軍有將，又何懼哉！』遂撥弓弩手於寨外壕中埋伏。將營內旗槍，盡皆倒偃，金鼓不鳴。雲匹馬單槍，立於營門之外。却說張郃、徐晃領兵追至蜀寨，天色已暮。見寨中偃旗息鼓，又見趙雲匹馬單槍，立於寨外，寨門大開。一將不敢前進，正疑之間，曹操親到，急催督衆軍向前。衆軍聽令，大喊一聲，殺奔營前。見趙雲全然不動。

曹兵翻身就回。趙雲把槍一招，壕中弓弩齊發，時天色昏黑，正不知蜀兵多少。操先撥回馬走，只聽得後面喊聲大震，鼓角齊鳴。蜀兵趕來，曹兵自相踐踏，擁到漢水河邊，落水死者不知其數。趙雲黃忠張著各引兵一枝，追殺甚急。操正奔走間，忽劉封孟達率二枝兵從米倉山路殺來，放火燒糧草。操棄了北山糧草，忙回南鄭。徐晃張郃紮脚不住，亦棄本寨而走。趙雲佔了曹寨，黃忠奪了糧草，漢水所得軍器無數。大獲勝捷，差人去報玄德。玄德遂同孔明前至漢水，問趙雲的部卒曰：「子龍如何斬殺？」軍士將子龍救黃忠拒漢水之事細述一遍。玄德大喜，看了山前山後險峻之路，欣然謂孔明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後人有詩讚曰：「昔日戰長坂，威風猶未減。突陣顯英雄，被圍施勇敢。鬼哭與神號，天驚并地慘。常山趙子龍，一身都是膽。」於是玄德號子龍為虎威將軍，大勞將士，歡宴至晚。忽報曹操復遣大軍從斜谷小路而進來，取漢水。玄德笑曰：「操此來無能為也。我料必得漢水矣。」乃率兵於漢水之西以迎之。曹操命徐晃為先鋒，前來決戰。帳前一人出曰：「某深知地理，願助徐將軍同去破蜀。」操視之，乃巴西嚴渠人也，姓王，名平，字子均，現充牙門將軍，操大喜，遂命王平為副先鋒，相助徐晃。操屯兵於定軍山北，徐晃、王平引軍至漢水。晃令前軍渡水，列陣。平曰：「軍若渡水，儻要急退，如之奈何？」晃曰：「昔韓信背水為陣，所謂致之死地而後生也。」平曰：「不然。昔者韓信料敵人無謀而用此計。今將軍能料趙雲、黃忠之意否？」晃曰：「汝可引步軍拒敵，看我引馬軍破之。」遂令搭起浮橋，隨卽過河來戰蜀兵。正是：「魏人妄意宗韓信，蜀相那知是子房！」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諸葛亮智取漢中 曹阿瞞兵退斜谷

却說徐晃引軍渡漢水，王平苦諫不聽，渡過漢水，紮營。黃忠、趙雲告玄德曰：「某等各引本部兵去迎曹兵，玄德應允。二人引兵而行，忠謂雲曰：『今徐晃恃勇而來，且休與敵。待日暮兵疲，你我分兵兩路擊之，可也。』雲然之。各引一軍，據住寨柵。徐晃引兵從辰時搦戰，直至申時。蜀兵不動。晃盡數弓弩手，向前望蜀營射去。黃忠謂趙雲曰：『徐晃令弓弩射者，其軍必將退也。可乘時擊之。』言未已，忽報曹兵後隊果然退動。於是蜀營鼓聲大震，黃忠領兵左出，趙雲領兵右出，兩下夾攻。徐晃大敗，軍士逼入漢水，死者無數。晃死戰得脫，回營責王平曰：『汝見吾軍勢將危，如何不救？平曰：『我若來救，此寨亦不能保。我曾諫公休去，公不肯聽，以致此敗。』晃大怒，欲殺王平。平當夜引本部軍就營中放起火

來曹兵大亂。徐晃棄營而走。王平渡漢水來投趙雲。雲引見玄德。王平盡言漢水地理。玄德大喜曰：「孤得王子均，取漢中無疑矣。」遂命王平爲偏將軍領鄉導使，却說徐晃逃回見操，說王平反去降劉備矣。操大怒，親統大軍來奪漢水寨柵。趙雲恐孤軍難立，遂退於漢水之西，兩軍隔水相拒。玄德與孔明來觀形勢。孔明見漢水上流頭有一帶土山，可伏千餘人。乃回到營中，喚趙雲吩咐：「汝可引五百人，皆帶鼓角，伏於土山之下。或半夜，或黃昏，只聽營中礮響，礮響一番，擂鼓一番，只要出戰。」子龍受計去了。孔明却在高山之上，暗覲。次日，曹兵到來，搦戰。獨營中一人不出，弓弩亦都不發。曹兵自回。當夜更深，孔明見曹營燈火方息，軍士歇定，遂放號礮。子龍聽得，令鼓角齊鳴。曹兵驚慌，只疑劫寨。及至出營，不見一軍。方纔回營，欲歇，號礮又響，鼓角又鳴，呐喊震地。山谷應聲，曹兵徹夜不安。一連三夜，如此驚疑。曹心怯，拔寨退三十里，就空闊處紮營。孔明笑曰：「曹操雖知兵法，不知詭計。」遂請玄德親渡漢水，背水結營。玄德問計，孔明曰：「可如此如此。」曹操見玄德背水下寨，心中疑惑，使人來下戰書。孔明批來日決戰。次日，兩軍會於中路五界山前，列成陣勢。操出馬，立於門旗下，兩行布列龍鳳旌旗，擂鼓三通，喚玄德答話。玄德引劉封、孟達，并川中諸將而出，操揚鞭大罵曰：「劉備忘恩失義，反叛朝廷之賊！」玄德曰：「吾乃大漢宗親，奉詔討賊。汝上弑母后，自立爲王，僭用天子鑾輿，非反而何？」操怒，命徐晃出馬來戰。劉封出迎，交鋒之時，玄德先走入陣，封敵晃不住，撥馬便走。操下令捉得劉備，便爲西川之主。大軍齊吶，喊殺過陣來。蜀兵望漢水而逃，盡棄營寨馬匹軍器，丟滿道上。曹軍皆爭取，操急鳴金收軍。衆將曰：「某等正待捉劉備，大王何故收軍？」操曰：「吾見蜀兵背漢水安營，其可疑一也。多棄馬匹軍器，其可疑二也。可急退軍，休取衣物。」遂下令曰：「妄取一物者立斬。」火速退兵。曹兵方回頭時，孔明號旗舉起，玄德中軍領兵便出，黃忠左邊殺來，趙雲右邊殺來，曹兵大潰而逃。孔明連夜追趕，操傳令軍回南鄭，只見五路火起。原來魏延、張飛得嚴顏代守閬中，分兵殺來，先得了南鄭。操心驚，望陽平關而走。玄德大兵追至南鄭，褒州安民已畢。玄德問孔明曰：「曹操此來，何敗之速也？」孔明曰：「操平生爲人多疑，雖能用兵，疑則多敗。吾以疑兵勝之。」玄德曰：「今操退守陽平關，其勢已孤。先生將何策以退之？」孔明曰：「亮已算定了。便差張飛、魏延分兵兩路去截曹操糧道，令黃忠、趙雲分兵兩路去放火燒山。四路軍將各引鄉導官軍去了。却說曹操退守陽平關，令軍哨探回報曰：「今蜀兵將遠近小路盡皆塞斷，砍柴去處盡放火燒絕。不知兵在何處。」操正疑惑間，又報張飛、魏延分兵劫糧。操問曰：「誰敢敵張

飛許褚曰某願往操令許褚引一千精兵去陽平關路上護接糧草解糧官接着喜曰若非將軍到此糧不得到陽平矣遂將車上的酒肉獻與許褚褚痛飲不覺大醉便乘酒興催糧車行解糧官曰日已暮矣前褒州之地山勢險惡未可過去褚曰吾有萬夫之勇豈懼他人哉今夜乘着月色正好使糧車行走許褚當先橫刀縱馬引軍前進二更以後往褒州路上而來行至半路忽山凹裏鼓角震天一枝軍當住爲首大將乃張飛也挺矛縱馬直取許褚褚舞刀來迎却因酒醉敵不住張飛戰不數合彼飛一矛刺中肩膀翻身落馬軍士急忙救起退後便走張飛盡奪糧草車輛而回却說衆將信着許褚回見曹操操令醫士療治金瘡一面親自提兵來與蜀兵決戰玄德引軍出迎兩陣對圓玄德令劉封出馬操罵曰賣履小兒常使假子拒敵吾若喫黃鬚兒來汝假子爲肉泥矣劉封大怒挺槍驟馬逕取曹操操令徐晃來迎封詐敗而走操引兵追趕蜀兵營中四下礮響鼓角齊鳴操恐有伏兵急教退軍曹兵自相踐踏死者極多奔向陽平關方纔歇定蜀兵趕到城下東門放火西門呐喊南門放火北門擂鼓操大懼棄關而走蜀兵從後追襲操正走之間前面張飛引一枝兵截住趙雲引一枝兵從背後殺來黃忠又引兵從褒州殺來操大敗諸將保護曹操奪路而走方逃至斜谷界口前面塵頭忽起一枝兵到操曰此軍若是伏兵吾休矣及兵將近乃操次子曹彰也彰字子文少善騎射膂力過人能手格猛獸操嘗戒之曰汝不讀書而好弓馬此匹夫之勇何足貴乎彰曰大丈夫當學衛青霍去病立功沙漠長驅數十萬衆縱橫天下何能作博士耶操嘗問諸子之志彰曰好爲將操問爲將何如彰曰披堅執銳臨難不顧身先士卒賞必行罰必信操大笑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桓反操令彰引兵五萬討之臨行戒之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法不徇情爾宜深戒彰到代北身先戰陣直殺至桑乾北方皆平因聞操在陽平關故來助戰操見彰至大喜曰我黃鬚兒來破劉備必矣遂勒兵復回於斜谷界口安營有人報玄德言曹彰到玄德問曰誰敢去戰曹彰劉封曰某願往孟達又說要去玄德曰汝二人同去看誰成功各引兵五千來迎劉封在先孟達在後曹彰出馬與封交戰只三合封大敗而回孟達引兵前進方欲交鋒只見曹兵大亂原來馬超吳蘭兩個交鋒不敵合曹彰一戟刺吳蘭於馬下三軍混戰操收兵於斜谷界口紮住操屯兵日久欲要進兵又被馬超拒守欲收兵回又恐被蜀兵恥笑心中猶豫不決適庖官進雞湯操見碗中有雞肋因而有感於懷

正沉吟間，夏侯惇入帳。稟請夜間口號。操陳口曰：「雞肋、雞肋。」惇傳令衆官都稱雞肋。行軍主簿楊修見傳雞肋二字，便教隨行軍士各收拾行裝。準備歸程。有人報知夏侯惇，大驚。遂請楊修至帳中問曰：「公何收拾行裝？」修曰：「以今夜號令，依知魏王不日將退兵歸也。雞肋者，食之無肉，棄之有味。今進不能勝，退恐人笑。在此無益，不如早歸。來日魏王必班師矣。故先收拾行裝，免得臨時慌亂。」夏侯惇曰：「公真知魏王肺腑也。」遂亦收拾行裝。於是寨中諸將無不準備歸計。當夜曹操心亂，不能入睡。遂手提鋼斧，遠寨私行。只見夏侯惇寨內軍士各準備行裝。操大驚，急回帳召惇，問其故。惇曰：「王簿楊德祖先知大王欲歸之意，操喚楊修問之。修以雞肋之意對。操大怒曰：『汝怎敢造言亂我軍心！』喝刀斧手推出斬之。將首級號令於轅門外。原來楊修爲人恃才放曠，數犯曹操之忌。操嘗造花園一所，造成，操往觀之，不置褒貶，只取筆於門上書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曉其意。修曰：「門內添活字，乃闕字也。丞相嫌園門闕耳。於是再築牆圍，改造停當。又請操觀之。操大喜，問曰：『誰知吾意？』左右曰：『楊修也。』操雖稱美，心甚忌之。又一日，塞北送酥一盒至。操自寫一合酥三字於盒上，置之案頭。修入見之，竟取匙與衆分食訖。操問其故，修答曰：「盒上明書一人一口酥，豈敢違丞相之命乎？」操雖喜笑，而心惡之。操恐人暗中謀害己身，常分付左右：「吾夢中好殺人。凡吾睡着，汝等切勿近前。」一日，晝寢帳中，落被於地。一近侍慌取覆蓋，操躍起拔劍斬之，復上牀睡。半晌而起，佯驚問：「何人殺吾近侍？」衆以實對。操痛哭，命厚葬之人，皆以爲操果夢中殺人，惟修知其意。臨葬時，指而歎曰：「丞相非在夢中，君乃在夢中耳。」操聞而愈惡之。操第三子曹植，愛修之才，常邀修談論。終夜不息。操與衆商議，欲立植爲世子。曹丕不知之，密請朝歌長吳質入內府商議。因恐有人知覺，乃用大簏藏吳質於中，只說是絹匹，在內載入府中。修知其事，逕來告操。操令人於丕府門伺察之，不慌。告吳質曰：「無憂可。明日用大簏裝絹，再入以惑之。不如其言，以大簏載絹入。使者搜看簏中，果絹也。回報曹操，操因疑修譖害曹丕，愈惡之。操欲試曹丕，愈惡之。操欲試曹丕，愈惡之。操欲試曹丕，愈惡之。一日，令各出鄴城門，却密使人分付門吏，令勿放出。曹丕先至門，吏阻之，只得退回。植聞知，問於修。修曰：「君奉王命而出，如有阻當者，竟斬之可也。」植然其言，及至門，門吏阻住。植叱曰：「吾奉王命，誰敢阻當！」立斬之。於是曹操以植爲能。後有人告操曰：「此乃楊修之所教也。」操大怒，因此亦不喜植。修又嘗爲曹植作答教十餘條，但操有問，植卽依條答之。操每以軍國之事問植，植對答如流。操心中甚疑，後曹丕暗買植左右，偷答教來告操。操見了，大怒曰：「匹夫安敢欺我耶！」此時已有殺修之。

心今乃借惑亂軍心之罪殺之修死年二十四歲後人有詩嘆曰「聰明楊德祖世代簪纓筆下龍蛇走胸中錦繡成閒談驚四坐捷對冠羣英身死因才誤非關欲退兵」曹操既殺楊修佯怒夏侯惇亦欲斬之衆官告免操乃叱退夏侯惇下令來日進兵次日兵出斜谷界口前面一軍相迎爲首大將乃魏延也操招魏延歸降延大罵操令龐德出戰二將正鬪間曹寨內火起人報馬超劫了中後二寨操拔劍在手曰諸將退後者斬衆將努力向前魏延詐敗而走操方麾軍回戰馬超自立馬於高阜處看兩軍爭戰忽一彪軍撞至面前大叫魏延在此拈弓搭箭射中曹操操翻身落馬延棄弓綽刀驟馬上山坡來殺曹操刺斜裏閃出一將大叫休傷吾主視之乃龐德也德奮力向前戰退魏延保操前行馬超已退操帶傷歸寨原來被魏延射中人中折却門牙兩個急令醫士調治方憶楊修之言隨將修屍收回厚葬就令班師却教龐德斷後操臥於氈車之中左右虎賁軍護衛而行忽報斜谷山上兩邊火起伏兵趕來曹兵人人驚恐正是「依稀昔日潼關厄彷彿當年赤壁危」未知曹操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玄德進位漢中王 雲長攻拔襄陽郡

却說曹操退兵至斜谷孔明料他必棄漢中而走故差馬超等諸將分兵十數路不時攻劫因此操不能久住又被魏延射了一箭急急班師三軍銳氣墮盡前隊纔行兩下火起乃是馬超伏兵追趕曹兵人人喪膽操令軍士急行曉夜走奔無停直至京兆方始安心且說玄德命劉封孟達王平等攻東上庸諸郡申耽等聞操已棄漢中而走遂皆投降玄德安民已定大賞三軍人心大悅於是衆將皆有推尊玄德爲帝之心未敢逕啓却來稟告諸葛軍師孔明曰吾意已有定奪了隨引法正等入見玄德曰今曹操專權百姓無主主公仁義著於天下今已撫有兩川之地可以應天順人卽皇帝位名正言順以討國賊事不宜遲便請擇吉玄德大驚曰軍師之言差矣劉備雖然漢之宗室乃臣子也若爲此事是反漢矣孔明曰非也方今天下分崩英雄並起各霸一方四海才德之士捨死亡生而事其上者皆欲攀龍附鳳建立功名也今主公避嫌守義恐失衆人之望願主公熟思之玄德曰要吾僭居尊位吾必不敢可再商議長策諸將齊言曰主公若只推却衆心解矣孔明曰主公平生以義爲本未肯便稱尊號今有荊襄兩川之地可暫爲漢中王玄德曰汝等雖欲尊吾爲王不得天子明語是僭也孔明曰今宜從權不可拘執常理張

飛大叫曰：「異姓之人皆欲爲君，何況哥哥乃漢朝宗派，莫說漢中王就稱皇帝有何不可？」玄德叱曰：「汝勿多言！」孔明曰：「主公宜從權變，先進位漢中王，然後表奏天子，未為遲也。」玄德再三推辭不過，只得依允。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築壇於沔陽，方圓九里，分布五方，各設旌旗儀仗，羣臣皆依次序排列。試靖法正請玄德登壇，進冠冕，綏訖，面南而坐。受文武官員拜賀，爲漢中王子。劉禪立爲王世子，封許靖爲太傅，法正爲尚書令，諸葛亮爲軍師，總理軍國重事，封關羽、張飛、趙雲、馬超、黃忠爲五虎大將，魏延爲漢中太守。其餘各據功勳定爵。玄德既爲漢中王，遂修表一道，差人齋赴許都，表曰：「備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總督三軍，奉辭於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疢如疾首。曩者董卓倡爲亂階，自是之後，羣凶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臨，人臣同應，或效忠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翦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曹，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斬，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撫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越，辜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僚以爲在昔虞書敦敍九族，庶明勵翼帝王相傳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力，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大宗，今操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旣宗室微弱，帝旅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爲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隙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僚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皇，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臣憂心碎首之日，若應權通變，以甯靜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尊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惕息，如臨於谷，敢不盡力輸誠，獎勵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以甯社稷，謹拜表以聞。」表到許都，曹操在鄴，聞知玄德自立漢中王，大怒，曰：「熾蓆小兒，安敢如此！吾誓滅之！」即時傳令，盡起傾國之兵，赴兩川與漢中王激戰。雄一人出班諫曰：「大王不可因一時之怒，親勞車駕遠征。臣有一計，不須張弓隻箭，令劉備在蜀自受其禍。待其兵衰力盡，只須一將往征之，便可成功。操視其人，乃司馬懿也。」操喜問曰：「仲達有何高見？」仲達曰：「江東孫權以妹嫁劉備，而又乘間竊取回去，劉備又據占荊州，不還。彼此俱有切齒之恨，今可差一舌辨之。」士齋書往說孫權，使興兵取荊州，劉備必發兩川之兵，以救荊州。那時大王興兵去取漢川，令劉備首尾不能相救，勢必危矣。操大喜，即修書令滿寵爲使，星夜投東吳去見孫權。權知滿寵到，

遂與謀士商議。張昭進曰：「魏與吳本無讎，前因聽諸葛之說詞，致兩家連年征戰不息，生靈遭其塗炭。今滿伯甯來必有講和之意，可以禮接之。」權依其言，令衆謀士接滿寵入城，相見禮畢。權以賓禮待寵，寵呈上操書。書曰：「吳魏自來無讎，皆因劉備之故，致生嫌隙。魏王差某到此，約將軍攻取荊州。魏王以兵臨漢川，首尾夾擊，破劉之後，共分疆土。誓不相侵。」孫權覽書畢，設宴相待，滿寵送歸館舍。安歇後，權與衆謀士商議。顧雍曰：「雖是說詞，其中有理。今可一面送滿寵回，約會曹操，首尾相擊。一面使人過江探雲長動靜，方可行事。」諸葛瑾曰：「某聞雲長自到荊州，劉備娶與妻室，先生一子次生一女，其女尙幼，未許字人。某願往與主公世子求婚。若雲長肯許，即與雲長計議，共破曹操。若雲長不肯，然後助曹取荊州。」孫權用其謀，先送滿寵回許都，却遣諸葛瑾爲使，投荊州來。入城見雲長禮畢，雲長曰：「子瑜此來何意？」瑾曰：「特來求結兩家之好。吾主吳侯有一子，甚聰明，聞將軍有一女，特來求親。兩家結好，併力破曹，此誠美事。請君侯思之。」雲長勃然大怒曰：「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之面，立斬汝首。再休多言！」遂喚左右逐出。瑾抱頭鼠竄，回見吳侯，不敢隱匿，遂以實告。權大怒曰：「何太無禮耶！」便喊張昭等文武官員商議起荊州之策。步驥曰：「曹操久欲篡漢，所懼者劉備也。今遣使來令吳興兵吞蜀，此嫁禍於吳也。」權曰：「孤亦欲取荊州久矣。」罵曰：「今曹仁見屯兵於襄陽，樊城又無長江之險，旱路可取荊州。如何不取？却令主公動兵，只此便見其心。主公可遣使去許都見操，令曹仁旱路先起兵取荊州，雲長一動，主公可遣一將暗取荊州，一舉可得矣。」權從其議，即時遣使過江，上書曹操，陳說此事。操大喜，發付使者先回，隨遣滿寵往樊城，助曹仁爲參謀官。商議動兵一面，馳檄東吳，令領兵水路接應，以取荊州。却說漢中王令魏延總督軍馬，守禦東川，遂引百官回成都。差官起造宮庭，又置館舍，自成都至白水，共建四百餘處館舍亭郵，廣積糧草，多造軍器，以圖進取中原。細作人探聽得曹操結連東吳，欲取荊州，即飛報入蜀。漢中王忙請孔明商議。孔明曰：「某已料曹操必有此謀。然吳中謀士極多，必教操令曹仁先興兵矣。漢中王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可差使命就送官誥與雲長，令先起兵取樊城，使敵軍膽寒，自然瓦解矣。』漢中王大喜，即差前部司馬費詩爲使，齋捧誥，命投荊州來。雲長出郭迎接入城，至公廳禮畢。雲長問曰：「漢中王封我何爵？」詩曰：「五虎大將之首。」雲長問那五虎將，詩曰：「關張趙馬黃是也。」雲長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龍久隨吾兄，卽吾弟也。位與吾相並，可也。黃忠何等人，敢與吾同列！大丈夫終不與老卒爲伍，遂不肯受。

印詩笑曰。將軍差矣。昔蕭何、曹參與高祖同舉大事，最爲親近，而韓信乃楚之亡將也。然信立爲王，居蕭曹之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中王雖有五虎將之封，而與將軍有兄弟之義，視同一體。將軍卽漢中王，漢中王卽將軍也。豈與諸人等哉？將軍受漢中王厚恩，嘗與同休戚，共禍福，不宜計較官號之高下，願將軍熟思之。雲長大悟，乃再拜曰：「某之不明，非足下見教，幾誤大事。」卽拜受印綬。費詩方出王旨，令雲長領兵取樊城。雲長領命，卽時便差傳士仁、糜芳二人爲先鋒，先引一軍於荊州城外屯紮，一面設宴城中，款待費詩。飲至二更，忽報城外寨中火起。雲長卽披挂上馬，出城看時，乃是傳士仁、糜芳飲酒帳後，遣火燒着火礮，滿營撼動。把軍器糧草盡皆燒燬。雲長引兵救撲，至四更方纔火滅。雲長入城，召傳士仁、糜芳責之曰：「吾令汝二人作先鋒，不會出師，先將許多軍器糧草燒燬，火礮打死本部軍人，如此誤事！要你二人何用？」叱令斬之。費詩告曰：「未會出師，先斬大將，於軍不利。可暫免其罪。」雲長怒氣不息，叱二人曰：「吾不看費司馬之面，必斬汝二人之首！」乃喚武士各杖四十，摘去先鋒印綬，罰糜芳守南郡，傳士仁守公安。且曰：「吾若得勝回來之日，稍有差池，二罪俱罰！」二人滿面羞慚，喏喏而去。雲長便命廖化爲先鋒，關平爲副將，自總中軍。馬良、伊籍爲參軍，一同征進。先是有胡華之子胡班到荊州來投降，關公念其舊日相救之情，甚愛之，令隨費詩入川。見漢中王受爵，費詩辭別關公，帶了胡班，自回蜀中去了。且說關公是日祭了帥字大旗，假寐於帳中，忽見一豬，其大如牛，渾身黑色，奔入帳中，徑咬雲長之足。雲長大怒，急拔劍斬之，聲如裂帛。雲長驚覺，乃是一夢，便覺左足陰陰疼痛。心中大疑，喚關平至，以夢告之。平對曰：「猪亦有龍象，龍附足，乃升騰之意，不必疑忌。」雲長聚多官於帳下，告以夢兆，或言吉祥者，衆論不一。雲長曰：「吾大丈夫，年近六旬，卽死何憾。正言間，蜀使至，傳漢中王旨，拜雲長爲前將軍，假節鉞，都督荊襄九郡事。雲長受命，訖，衆官拜賀曰：『此足見豬龍之瑞也。』於是雲長坦然不疑，遂起兵奔襄陽大路而來。曹仁正在城中，忽報雲長自領兵來，仁大驚，欲堅守不出。副將翟元曰：「今魏王令將軍約會東吳，取荊州。今彼自來，是送死也。何故避之？」參謀滿寵諫曰：「吾素知雲長勇而有謀，未可輕敵。不如堅守，乃爲上策。」驍將夏侯存曰：「此書生之言耳，豈不聞水來土掩？將至兵迎，我軍以逸待勞，自可取勝。」曹仁從其言，令滿寵守樊城，自領兵來迎。雲長知曹兵來，喚關平、廖化二將受計而往，與曹兵兩陣對圓。廖化出馬搦戰，翟元出迎，二將戰不多時，化詐敗撥馬便走。翟元從後追殺，荊州兵退二十里。次日，又來搦戰，夏侯存、翟元一齊出迎，荆

州兵又敗。又追殺二十餘里。忽聽得背後喊聲大震。鼓角齊鳴。曹仁急命前軍速回。背後關平廖化殺來。曹兵大亂。曹仁知是中計。先掣一軍飛奔襄陽。離城數里。前面繡旗招颶。雲長勒馬橫刀攔住去路。曹仁膽戰心驚。不敢交鋒。望襄陽斜路而走。雲長不趕。須臾。夏侯存軍至。見了雲長。大怒。便與雲長交鋒。只一合。被雲長砍死。翟元便走。被關平趕上。一刀斬之。乘勢追殺。曹兵大半死於襄陽之中。曹仁退守樊城。雲長得了襄陽。賞軍撫民。隨軍司馬王甫曰。將軍一鼓而下襄陽。曹兵雖然喪膽。然以愚意論之。今東吳。呂蒙屯兵陸口。常有吞併荊州之意。倘率兵逕取荊州。如之奈何。雲長曰。吾亦念及此。汝便可提調此事去。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選高阜處置一烽火臺。每臺用五十軍守之。儻吳兵渡江。夜則明火。晝則舉烟爲號。吾當親往繫之。王甫曰。糜芳傅士仁守二隘口。恐不竭力。必須再得一人。以總督荊州。雲長曰。吾已差治中潘濬守之。有何慮焉。甫曰。潘濬平生多忌而好利。不可任用。可差軍前都督糧料官趙累代之。趙累其人忠誠廉直。若用此人。萬無一失。雲長曰。吾素知潘濬爲人。今旣差定。不必更改。趙累現掌糧料。亦是重事。汝勿多疑。只與我築烽火臺去。王甫快快拜辭而行。雲長令關平準備船隻渡襄陽。攻打樊城。却說曹仁折了二將。退守樊城。謂滿寵曰。不聽公言。兵敗將亡。失却襄陽。如之奈何。寵曰。雲長虎將。足智多謀。不可輕敵。只宜堅守。正言間。人報雲長渡江而來。攻打樊城。仁大驚。寵曰。只宜堅守。部將呂常奮然曰。某乞兵數千。願當來軍於襄江之內。寵諫曰。不可。呂常怒曰。據汝等文宦之言。只宜堅守。何能退敵。豈不聞兵法云。軍半渡可擊。今雲長軍半渡襄江。何不擊之。若兵臨城下。將至壕邊。急難抵當矣。仁卽與兵二千。令呂常出樊城迎戰。呂常來至江口。只見前面繡旗開處。雲長橫刀出馬。呂常卻欲來迎。後面衆軍見雲長神威凜凜。不戰先走。呂常喝止不住。雲長混殺過來。曹軍大敗。馬步軍折其大半。殘敗軍奔入樊城。曹仁急差人求救。使命星夜至長安。將書呈上。曹操言雲長破了襄陽。現圍樊城甚急。望撥大將前來救援。曹操指班部內一人而言曰。汝可去解樊城之圍。其人應聲而出。衆視之。乃于禁也。禁曰。某求一將作先鋒領兵同去。操又問衆人曰。誰敢作先鋒。一人奮然出曰。某願施犬馬之勞。生擒關某。獻於麾下。操視之。大喜。正是。「未見東吳來伺隙。先看北魏又添兵。」未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龐令名擡櫬決死戰 關雲長放水渰七軍

却說曹操欲使于禁赴樊城救援。問衆將誰敢作先鋒。一人應聲願往。操視之乃龐德也。操大喜曰：「關某威震華夏，未逢對手。今遇令名，真勁敵也。遂加于禁爲征南將軍，加龐德爲征西都先鋒，大起七軍，前往樊城。這七軍皆北方強壯之士，兩員領軍將校，一名董衡，一名董超。當日引各頭目參拜于禁。董衡曰：『今將軍提七枝重兵，去解樊城之厄，期在必勝。』乃用龐德爲先鋒，豈不誤事？禁驚問其故。衡曰：『龐德原係馬超手下副將，不得已而降魏。今其故主在蜀，職居五虎上將。况其親兄龐柔亦在西川爲官。今使他爲先鋒，是潑油救火也。』將軍何不啓知魏王，別換一人去。禁聞此語，遂連夜入府，啓知曹操。操省悟，卽喝龐德至階下，令納下先鋒印。德大驚曰：『某正欲與大王出力，何故不肯見用？』操曰：『孤本無猜疑。但今馬超現在西川，汝兄龐柔亦在西川，俱佐劉備。孤縱不疑，奈衆口何？龐德聞之，免冠頓首，流血滿面，而告曰：『某自漢中投降大王，每感厚恩，雖肝腦塗地，不能補報。大王何疑於德也？德昔在故鄉時，與兄同居，嫂甚不賢，德乘醉殺之。兄恨德入骨髓，誓不相見。恩已斷矣。故主馬超有勇無謀，兵敗地亡，孤身入川，與德各事其主。舊義已絕，德感大王恩遇，安敢萌異志。惟大王察之。』操乃扶起龐德，撫慰曰：『孤素知卿忠義，前言特以安衆人之心耳。卿可努力建功，卿不負孤，孤亦必不負卿也。』德拜謝回家，令匠人造一木櫬，次日請諸友赴席，列櫬於堂。衆親友見之，皆驚問曰：『將軍出師，何用此不祥之物？』德舉杯請親友曰：『吾受魏王重恩，誓以死報。今去樊城，與關某決戰。我若不能殺彼，必爲彼所殺。我不爲彼所殺，我亦當自殺。故先備此櫬，以示無空回之理。衆皆嗟嘆。德喚其妻李氏，與其子龐會出，謂其妻曰：『吾今爲先鋒，義當効死疆場。我若死，汝好生看養吾兒。吾兒有異相，長大必當與吾報讐也。』妻子痛哭送別。德令扶櫬而行，躊躇謂部將曰：『吾今去與關某死戰。我若被關某所殺，汝等急取吾屍，置此櫬中。我若殺了關某，吾亦卽取其首，置在櫬內。』回獻魏王。部將五百人皆曰：『將軍如此忠勇，莫等敢不竭力相助。』於是引軍前進。有人將此言報知曹操。操喜曰：『龐德忠勇如此，孤何憂焉！』賈詡曰：『龐德恃血氣之勇，欲與關某決死戰。臣竊慮之，操然其言，急令人傳旨戒龐德曰：『關某智勇雙全，一切不可輕敵。可取則取，不可取則宜謹守。』龐德聞命，謂衆將曰：『大王何重視關某也？吾料此去當挫關某三十年之聲價。』禁曰：『魏王之言，不可不從。』德奮然引軍前至樊城，耀武揚威，鳴鑼擊鼓，却說關公正坐帳中，忽探馬飛報：『曹操差于禁爲將領，七枝精壯兵到來。前部先鋒龐德，軍前擡一大櫬，口出不遜之言。誓欲與將軍決一死戰。』兵離城止二十里矣。關公聞言，勃然變色，美髯飄動，大怒曰：

天下英雄聞吾之名無不畏服。龐德豎子，何敢藐視吾耶。關平一面攻打樊城，吾自去斬此匹夫，以雪吾恨。平曰：「父親不可以泰山之重與頑石爭高下。辱子願代父去戰。」龐德曰：「汝試一往，吾隨後便來接應。」關平出帳，提刀上馬，領兵來迎。龐德兩陣對圓，魏營一面，皂旗上大書「南安」，龐德四個白字。龐德青袍銀鎧，鋼刀白馬，立於陣前。背後五百軍兵緊隨步卒，數人肩擡木櫓而出。關平大罵。龐德背主之賊，龐德問部卒曰：「此何人也？」或答曰：「此關公義子關平也。」德叫曰：「吾奉魏王旨，來取汝父之首。汝乃疥癩小兒，吾不殺汝，快喚汝父來平。」大怒，縱馬舞刀來取。龐德橫刀來迎，戰三十合，不分勝負。兩家各歇。早有人報知關公，公大怒，令廖化去攻樊城，自己親來迎敵。龐德關平接着，言與龐德交戰，不分勝負。關公隨卽橫刀出馬，大叫曰：「關雲長在此！」龐德何不早來受死？鼓聲響處，龐德出馬，曰：「吾奉魏王旨，特來取汝首。恐汝不信，備觀在此。汝若怕死，早下馬受降。」關公大罵曰：「量汝一匹夫，亦復能為可惜！」青龍刀斬汝鼠賊，縱馬舞刀來取。龐德輪刀來迎。二將戰有百餘合，精神倍長。兩軍各看得癡呆了。魏軍恐龐德有失，急令鳴金收軍。關平恐父年老，亦急鳴金。二將各退。龐德歸寨，對衆曰：「人言關公英雄，今日方信也。」正言間，于禁至，相見畢。禁曰：「聞將軍戰關公，百合之上，未得便宜。何不且退，覲避之？」德奮然曰：「魏王命將軍為大將，何太弱也！」吾來日與關某共決一死。誓不退避。禁不敢阻，却說關公回寨，謂關平曰：「龐德刀法慣熟，眞吾敵手。平曰：「俗云：初生之犢，不懼虎。」父親縱然斬了此人，只是西羌一小卒耳，倘有疎虞，非所以重伯父之託也。」關公曰：「吾不殺此人，何以雪恨？」吾意已決，再勿多言。次日，上馬引兵前進。龐德亦引兵來迎。兩陣對圓。二將齊出，更不打話。出馬交鋒，關平至五十餘合。龐德撥回馬頭，拖刀而走。關公從後追趕。關平恐有疎失，亦隨後趕去。關公口中大罵，龐賊欲使拖刀計，吾豈懼汝？原來龐德虛作拖刀勢，却把刀就鞍轎挂住，偷拽雕弓搭上箭，射來。關平眼快，見龐德拽弓，大叫：「賊將休放冷箭！」關公睜眼看時，弓弦響處，箭早到來，躲閃不及。正中左臂。關平馬到，救父回營。龐德勒回馬，輪刀趕來。忽聽得本營鑼聲大震。德恐後軍有失，急勒馬回。原來于禁見龐德射中關公，恐他成了大功，滅禁威風，故鳴金收軍。龐德回馬問何，故鳴金。于禁曰：「魏王有戒，關公智勇雙全。他雖中箭，只恐有詐。故鳴金收軍。」德曰：「若不收軍，吾已斬了此人也。」禁曰：「緊行無好步，當緩圖之。」龐德不知于禁之意，只懊悔不已。却說關公回營，拔了箭頭，幸得箭射不深，用金瘡藥敷之。關公痛恨龐德，謂衆將曰：「吾誓報此一箭之讐。」衆將對曰：「將軍且待安息幾日，然後與戰，未遲。」

日入報龐德引軍搦戰。關公就要出戰。衆將勸住。龐德令小軍鑿罵。關平把住隘口。分付衆將休報知關公。龐德搦戰十餘日無人出迎。乃與于禁商議曰：「眼見關公箭瘡發不能動止。不若乘此機會。統七軍一擁殺入寨中。可救樊城之圍。」于禁恐龐德成功。只把魏王戒旨相推不肯動兵。龐德累欲動兵。于禁只不允。乃移七軍轉過山口。離樊城北十里。依山下寨。禁自領兵截斷大路。令龐德屯兵於谷後。使德不能進。兵成功卻說關平見關公箭瘡已合。甚是喜悅。忽聽得于禁移七軍於樊城之北。下寨未知其謀。即報知關公。公遂上馬引數騎上高阜處望之。見樊城上旗號不整。軍士慌亂。城北十里山谷之內。屯着軍馬。又見襄江水勢甚急。看了半晌。喚鄉導官問曰：「樊城北十里山谷是何地名？」對曰：「晉口川也。」關公喜曰：「于禁必爲我擒矣。」衆軍士問曰：「將軍何以知之？」關公曰：「于入晉口豈能久乎？」衆將未信。公間本寨。時值八月秋天。驟雨數日。公令人預備船筏。收拾水具。關平問曰：「陸地相持。何用水具？」公曰：「非汝所知也。于禁七軍不屯於廣易之地。而聚于晉口川險隘之處。方今秋雨連綿。襄江之水必然泛漲。吾已差人堰住了各處水口。待水發時。乘高就船放水。一渰樊城。晉口川之兵皆爲魚鱉矣。」關平拜服。卻說魏軍屯於晉口。連日大雨不止。督將成何來見于禁曰：「大軍屯於川口。地勢甚低。雖有土山。離營稍近。卽今秋雨連綿。軍士艱辛。近有人報說荊州兵移於高阜處。又於漢水口預備船筏。倘江水泛漲。我軍危矣。宜早爲計。」于禁叱曰：「匹夫惑吾軍心耶。再有多言者。斬之成何羞慚而退。」卻來見龐德說此事。德曰：「汝所見甚當。于將軍不肯移兵。吾明日自移軍屯於他處。計議方定。是夜風雨大作。龐德坐在帳中。只聽得萬馬爭奔。征鼙震地。德大驚急出帳。上馬看時。四面八方大水驟至。七軍亂竄。隨波逐浪者。不計其數。平地水深丈餘。于禁、龐德與諸將各登小山避水。比及平明。關公及諸將皆搖旗鼓譟。乘大船而來。于禁見四下無路。左右止有五六十人。料不能逃。口稱願降。關公令盡去衣甲。拘收入船。然後來擒龐德。時龐德并二董及成何與步卒五百人。皆無衣甲。立在堤上。見關公來。龐德全無懼怯。奮然前來接戰。關公將船四面圍定。軍士一齊放箭。射死魏兵大半。董衡、董超見勢已危。乃告龐德曰：「軍士折傷大半。四下無路。不如投降。」龐德大怒曰：「吾受魏王厚恩。豈肯屈節於人。遂親斬董衡、董超於前。厲聲曰：『再說降者。以此二人爲例。於是衆皆奮力禦敵。自平明戰至日中。勇力倍增。關公催四面急攻。矢石如雨。德令軍士用短兵接戰。德固顧成何曰：『吾聞勇將不怯死。以苟免壯士不毀節而求生。今日乃我死日也。汝可努力死戰。成何依令向前。被關公一箭射落。」

水中衆軍皆降。止有龐德一人力戰。正遇荊州數十人駕小舟近隄來。德提刀飛身一躍。早上小船。立殺十餘人。餘皆棄船赴水而逃。龐德一手提刀。一手使短棹。欲向樊城而走。只見上流頭一將撐大筏而至。將小船撞翻。龐德落於水中。船上那將跳下水去。生擒龐德上船。衆視之。擒龐德者乃周倉也。倉素知水性。又在荊州住了數年。愈加憤熱。更兼力大。因此擒了龐德。子禁所領七軍。皆死於水中。其會水者。料無去路。亦俱投降。後人有詩曰。夜半征鼙響震天。襄樊平地作深淵。關公神算誰能及。華夏威名萬古傳。」關公回到高阜去處。升帳而坐。羣刀手押過于禁來。禁拜伏於地。乞哀請命。關公曰。汝怎敢抗吾。禁曰。上命差遣。身不由己。望君侯憐恕。誓以死報。公綈髯笑曰。吾殺汝猶殺狗彘耳。空污刀斧。令人縛送荊州太牢內監候。待吾回別作區處。發落去訖。關公又令押過龐德。德睜眉怒目。立而不跪。關公曰。汝兄現在漢中。汝故主馬超亦在漢中。爲大將。汝如何不早降。德大怒。曰。吾甯死於刀下。豈降汝耶。罵不絕口。公大怒。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德引頸受刑。關公燭而葬之。於是乘水勢未退。復上戰船。引大小將校來攻樊城。卻說樊城周圍白浪滔天。水勢益甚。城垣漸漸浸塌。男女擔土搬磚填塞。不住。曹軍衆將無不喪膽。慌忙來告曹仁。仁曰。今日之危。非力可救。可趁敵軍未至。乘舟夜走。雖然失城。尚可全身。正商議。方欲備船出走。滿寵諫曰。不可。山水驟至。豈能長存。不旬日。即當自退。關公雖未攻城。已遣別將往郊下。其所以不敢輕進者。慮吾襲其後也。今若棄城而去。黃河以南。非國家之有矣。願將軍固守此城。以爲保障。仁拱手稱謝。曰。非伯寧之教。幾誤大事。乃騎白馬上城。聚衆將發誓曰。吾受魏王命。保守此城。但有言棄城而走者。斬。諸將皆曰。某等願以死據守。仁大喜。就城上設弓弩。數百軍士晝夜防護。不敢懈怠。老幼居民。擔土石填塞城垣。旬日之內。水勢漸退。關公自擒魏將于禁等。威震天下。無不驚駭。忽次子關興來。寨內省親。公就令興。齊諸官立功文書去成都見漢中王。各求陞遷。興拜辭父親。逕投成都去。說。却說關公分兵一半。直抵郊下。公自領兵四面攻打樊城。當日。關公自到北門。立馬揚鞭。指弓弩手。一齊放箭。公急勒馬回時。右臂上中一弩箭。翻身落馬。正是。水裏七軍方喪膽。城中一箭忽傷身。未知關公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關雲長刮骨療毒 口子明白衣渡江

却說曹仁見關公落馬，卽引兵衝出城來，被關平一陣殺回。救關公歸寨，拔出臂箭。原來箭頭有毒，已入骨。右臂青腫，不能運動。關平慌與衆將商議曰：「父親若損此臂，安能出敵？不如暫回荊州調理。於是與衆將入帳見關公。公問曰：『汝等來有何事？』衆對曰：『某等因見君侯右臂損傷，恐臨敵致怒，衝突不便。衆議可暫班師回荊州調理。』公怒曰：『吾取樊城，只在目前。取了樊城，卽當長驅大進，逕到許都，剿滅操賊，以安漢室。豈可因小瘡而誤大事？汝等敢慢吾軍心耶？』平默然退。衆將見公不肯退兵，滄又不痊，只得四方訪問名醫。忽一日有人從江東駕小舟而來，直至寨前。小校引見關平，平視其人，方巾闊服，臂挽青囊，自言姓名乃沛國譙郡人姓華，名陀，字元化。因聞關將軍乃天下英雄，今中毒箭，特來醫治。平曰：『莫非昔日醫東吳周泰者乎？』陀曰：『然。』平大喜，卽與衆將同引華陀入帳見關公。時關公本是臂疼，恐慢軍心，無可消遣，正與馬良、弈棋，聞有醫者至，卽召入禮畢，賜坐茶罷。請臂視之，公袒下衣袍，伸臂令陀看。陀曰：『此乃弩箭所傷，其中有烏頭之藥，直透入骨，若不早治，此臂無用矣。』公曰：『用何物治之？』陀曰：『某自有治法，但恐君侯懼耳。』公笑曰：『吾視死如歸，有何懼哉？』陀曰：『當於靜處立一標柱，上釘大環，請君侯將臂穿於環中，以繩繫之，然後以被蒙其首。吾用尖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刮去骨上箭毒，用藥敷之，以線縫其口，方可無事。但恐君侯懼耳。』公笑曰：『如此容易，何用枉環？』令設酒席相待。公飲數杯酒畢，一面仍與馬良、弈棋，伸臂令陀割之。陀取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盆於臂上接血。陀曰：『某便下手，君侯勿驚。』公曰：『任汝醫治，吾豈比世間俗子？懼痛者耶？』陀乃下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骨上已青。陀用刀刮骨，悉悉有聲。帳上帳下看者皆掩面失色。公飲酒食肉，談笑弈棋，全無痛苦之色。須臾，血流盈盆。陀刮盡其毒，敷上藥，以線縫之。公大笑而起，謂衆將曰：『此臂伸舒如故，並無痛苦。先生真神醫也。』陀曰：『某爲醫一生，未嘗見此君侯真天神也。後人有詩曰：『治病須分內外科，世間妙藝苦無多。神威罕及惟關將，聖手能醫說華陀。』』關公箭瘡既愈，設席款謝華陀。陀曰：『君侯箭瘡雖治，然須愛護，切勿怒氣傷觸。過百日後，平復如舊矣。』關公以金百兩酬之。陀曰：『某聞君侯高義，特來醫治，豈望報乎？堅辭不受，留藥一帖，以敷瘡口，辭別而去。』却說關公擒了于禁，斬了龐德，威名大震。華夏皆驚，探馬報到許都。曹操大驚，聚文武商議。曰：『某素知

雲長智勇蓋世。今據荊襄，如虎生翼。于禁被擒，龐德被斬。魏兵挫銳，倘彼率兵直至許都，如之奈何？孤欲遷都以避之。司馬懿諫曰：「不可。于禁等被水所渰，非戰之故。於國家大事本無所損。今孫劉失好，雲長得志，孫權必不喜。大王可遣使去東吳，陳說利害，令孫權暗暗起兵躡雲長之後，許事平之日，割江南之地以封孫權，則樊城之危自解矣。」王薄、蔣濟曰：「仲達之言是也。今可即發使往東吳，不必遷都。動衆操依允，遂不遷都。因數謂諸將曰：『于禁從孤三十一年，何期臨危反不如龐德也！』令一面遣使致書東吳，一面必得一大將以當雲長之銳。言未畢，階下一將應聲而出，曰：「某願往。」操視之，乃徐晃也。操大喜，遂撥精兵五萬，令徐晃爲將，呂岱副之。冠日起兵，前到楊陵陂駐劄，看東南有應，然後征進。却說孫權接得曹操書信，覽畢，欣然允允，即修書發付使者先回，乃聚文武商議。張昭曰：「近聞雲長擒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操欲遷都以避其鋒。今樊城危急，遣使求救，事定之後，恐有反覆。權未及發言，忽報呂蒙乘小舟自陸口來，有事面稟。權召入問之。蒙曰：『今雲長提兵圍樊城，可乘其遠出，襲取荊州。』權曰：『孤欲北取徐州，如何？』蒙曰：『今操遠在河北，未暇東顧。徐州守兵無多，往自可克。然其地勢利於陸戰，不利水戰。縱然得之，亦難保守。不如先取荊州，全據長江，別作良圖。』權曰：『孤本欲取荊州，前言特以試卿耳。卿可速與孤圖之。孤當隨後便起兵也。』呂蒙辭了孫權，同至陸口。蚤有啗馬報說：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高阜處各有烽火臺，又聞荊州軍馬整肅，預有準備。蒙大驚曰：『若如此，急難圖也！我一時在吳侯面前勸取荊州，今却如何處置？尋思無計，乃託病不出，使人回報。孫權聞呂蒙患病，心甚怏怏。陸遜進言曰：『呂子明之病，乃詐耳，非真病也。』權曰：『伯言既知其詐，可往視之。』陸遜領旨，夜至陸口寨中來見呂蒙。果然面無病色。遜曰：『某奉吳侯命，敬探子明貴恙。』蒙曰：『賤軀偶疾，何勞探問？』遜曰：『吳侯以重任付公，公不乘時而動，空懷夢結，何也？』蒙目視陸遜，良久不語。遜又曰：『愚有小方，能治將軍之疾，未審可用否。』蒙乃屏退左右而問曰：『伯言良方，乞早賜教。』遜笑曰：『子明之疾，不過因荊州兵馬整肅，沿江有烽火臺之備耳。予有一計，令沿江守吏不能舉火。荊州之兵，束手歸降，可乎？』蒙驚謝曰：『伯言之語，如見我肺腑。願聞良策。』陸遜曰：『雲長向恃英雄，自料無敵，所慮者惟將軍耳。將軍乘此機會，託疾辭職，以陸口之任讓之他人，使他人卑辭讚美關公，以揣其心。彼必盡撤荊州之兵，以向樊城。若荊州無備，用一旅之師，別出奇計，以襲之，則荊州在掌握之中矣。』蒙大喜，曰：『真良策也。由是呂蒙託病不起，上書辭職。陸遜回見孫權，具言前計。孫權乃召呂蒙還建業養病。蒙至，入見權，權

問曰。陸口之任。昔周公瑾薦魯子敬以自代。後子敬又薦卿自代。令卿亦須薦一才。望兼隆者代卿爲妙。蒙曰。若用望重之人。雲長必然防備。陸遜意思深長。而未有遠名。非雲長所忌。若卽用以代臣之任。必有所濟。權大喜。卽日拜陸遜爲偏將軍右都督。代蒙守陸口。遜謝曰。某年幼無學。恐不堪大任。權曰。子明保卿必不差錯。卿毋得推辭。遜乃拜受印綬。連夜往陸口。交割馬步水三軍已畢。卽修書一封。具名馬異錦酒禮等物。遣使齎赴樊城。見關公時。公正將息箭瘡。按兵不動。忽報江東陸口守將呂蒙病危。孫權取回調理。近拜陸遜爲將。代呂蒙守陸口。今遜差人齎書具禮特來拜見。關公召入。指來使而言曰。仲謀見識短淺。用此孺子爲將。來使伏地告曰。陸將軍呈書備禮。一來與君侯作贊。二來求兩家和好。幸乞笑留。公拆書視之。書詞極其卑謹。關公覽畢。仰面大笑。令左右收了禮物。發付使者回去。使者同見陸遜。曰。關公欣喜無復有憂。江東之意。遜大喜。密遣人探得關公果然撤荊州大半兵赴樊城聽調。只待箭瘡痊可。便欲進兵。遜察知備細。卽差人星夜報知孫權。孫權召呂蒙商議曰。今雲長果撤荊州之兵。攻取樊城。便可設計襲取荊州。卿與吾弟孫皎同引大軍前去。何如。孫皎字叔明。乃孫權叔父孫靜之次子也。蒙曰。主公若以蒙可用。則獨用蒙。若以叔明可用。則獨用叔明。豈不聞昔日周瑜程普爲左右都督。事雖決於瑜。然普自以舊臣而居瑜下。頗不相睦。後因見瑜之才方始敬服。今蒙之才不及瑜。而叔明之親勝於普。恐未必能相濟也。權大悟。遂拜呂蒙爲大都督。總制江東諸路軍馬。令孫皎在後接應糧草。蒙拜謝。點兵二萬快船八十餘隻。選會水者扮作商人。皆穿白衣。在船上搖櫓。却將精兵伏於艤艤船中。次調韓當周泰蔣欽朱然潘璋徐盛丁奉等七員大將。相繼而進。其餘皆隨吳侯爲合後救應。一面遣使致書曹操。令進兵以襲雲長之後。一面先傳報陸遜。然後發白衣人駕快船往潯陽江去。晝夜趕行。直抵江岸。江邊烽火臺上。守臺軍盤問時。吳人答曰。我等皆是客商。因江中阻風。到此一避。隨將財物送與守臺軍士。軍士信之。遂任其停泊江邊。約至二更。艤艤船中精兵齊出。將烽火臺上官軍縛倒。暗號一聲。八十餘船精兵俱起。將繫要去處。臺之軍盡行捉入船中。不會走了一個。於是長驅大進。逕取荊州。無人知覺。將至荊州。呂蒙將沿江墩臺所獲官軍。用好言撫慰。各各重賞。令賺開城門。縱火爲號。衆軍領命。呂蒙便教前導。比及半夜到城下。叫門。門吏認得是荊州之兵。開了城門。衆軍一聲喊起。就城門裏放起號火。吳兵齊入。襲了荊州。呂蒙便傳令軍中。如有妄殺一人。妄取民間一物者。定按軍法原任官吏並依舊職。將關公家屬另養別宅。不許。

閒人攬擾一面遣人申報孫權。一日大雨蒙上馬引數騎點看四門。忽見一人取民間箬笠以蓋鎧甲。蒙喝左右執下問之乃蒙之鄉人也。蒙曰汝雖係我同鄉但吾號令已出汝故犯之。當按軍法其人泣告曰某恐雨濕官鎧故取遮蓋非爲私用乞將軍念同鄉之情。蒙曰吾固知汝爲覆官鎧然終是不應取民間之物叱左右推下斬之。裏首傳示畢然後收其屍首泣而葬之。自是三軍震肅。不一日孫權領衆至呂蒙出郭迎接入衙。權慰勞畢仍命潘濬爲治中掌荊州事監內放出于禁遣歸曹操。安民賞軍設宴慶賀。權謂呂蒙曰今荊州已得但公安傅士仁南郡糜芳此二處如何收復言未畢忽一人出曰不須張弓隻箭某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公安傅士仁來降可乎。衆視之乃虞翻也。權曰仲翔有何良策可使傅士仁歸降。翻曰某自幼與士仁交厚今若以利害說之必歸降。權大喜遂令虞翻領五百軍逕奔公安來却說傅士仁聽知荊州有失急令閉城堅守。虞翻至見城門堅閉遂寫書拴於箭上射入城中軍士拾得獻與傅士仁。士仁拆書視之乃招降之意覽畢想起關公去日恨吾之意不如早降。即令大開城門請虞翻入城二人禮畢各訴舊情翻說吳侯寬洪大度禮賢下士士仁大喜卽同虞翻齋印綬來荊州投降。孫權大悅乃令去守公安。呂蒙密謂權曰今雲長未獲留士仁於公安久必有變不若使往南郡招糜芳歸降。權乃召傅士仁謂曰糜芳與卿交厚卿可招來歸降孤自當有重賞。傅士仁慨然領諾遂引十餘騎徑投南郡招安糜芳。正是「今日公安無守志從前王甫是良言」未知此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徐公明大戰沔水 關雲長敗走麥城

却說糜芳聞荊州有失正無計可施忽報公安守將傅士仁至芳忙接入城問其事故。士仁曰吾非不忠勢危力困不能支持我今已降東吳將軍亦不如蚤降。芳曰吾等受漢中王厚恩安忍背之。士仁曰關公去日痛恨吾二人儻一日得勝而回必無輕恕。公細察之芳曰吾兄弟久事漢中王豈可一朝相背。正豫猶聞忽報關公遣使至接入廳上使者曰關公軍中缺糧特來南郡公安一處取白米十萬石令一將軍星夜解去。軍前交割如遲立斬芳大驚顧謂傅士仁曰今荊州已被東吳所取此糧怎得過去。士仁厲聲曰不必多疑速拔劍斬來使於堂上。芳驚曰公如何士仁曰關公此意正要斬我二人我等安可束手受死。公今不蚤降東吳必被關公所殺正說間忽報呂蒙引兵殺

至城下，芳大驚，乃同傅士仁出城投降。蒙大喜，引見孫權，權重賞一人。安民已畢，大犒三軍。時曹操在許都，正與衆謀士議荊州之事。忽報東吳遣使奉書至，操召入。使者呈上書信，操拆視之，書中具言吳兵將襲荊州，求操夾攻雲長，且囑勿洩漏。使雲長有備也。操與衆謀士商議。王薄、董昭曰：「今樊城被困，引頸望救，不如令人將書射入樊城，以寬軍心。」且使關公知東吳將襲荊州，彼恐荊州有失，必速退兵。却令徐晃乘勢掩殺，可獲全勝。操從其謀，一面差人催徐晃急戰，一面親統大兵逕往雒陽之南陽陸坡駐紮，以救曹仁。却說徐晃正坐帳中，忽報魏王使至。晃接入問之，使曰：「今魏王引兵已過雒陽，令將軍急戰關公，以解樊城之困。」正說間，探馬報說關平屯兵在偃城，廖化屯兵在四冢，前後一十二個寨柵，連絡不絕。晃即差副將徐商、呂建假着徐晃旗號，前赴偃城，與關平交戰。晃却自引精兵五百循沔水去襲偃城之後，且說關平聞徐晃自引兵至，遂提本部兵迎敵。兩陣對圓，關平出馬，與徐商交鋒。只三合，商大敗而走。呂建出戰，五六合亦敗走。平乘勢追殺二十餘里。忽報城中火起。平知中計，急勒兵回救偃城。正遇一彪軍擺開，徐晃立馬在門旗下高叫曰：「關平賢姪，好不知死。汝荊州已被東吳奪了，猶然在此狂爲平大怒，縱馬輪刀直取徐晃。不三四合，三軍呐喊，偃城中火光大起，平不敢戀戰，殺條大路逕奔四冢寨來。廖化接着，化曰：「人言荊州已被呂蒙襲了，軍心驚慌，如之奈何？」平曰：「此必讒言也。軍士再言者斬之。」忽流星馬到，報說正北第一屯被徐晃領兵攻打。平曰：「若第一屯有失，諸營豈得安甯？」此間皆靠沔水，賊兵不敢到此。吾與汝同去救第一屯。廖化喚部將分付曰：「汝等堅守營寨，如有賊到，即便舉火。」部將曰：「四冢寨鹿角十重，雖飛鳥亦不能入，何慮賊兵？」於是關平、廖化盡起四冢寨精兵，奔至第一屯，住紮。關平看見魏兵屯於淺山之上，謂廖化曰：「徐晃屯兵不得地利，今夜可引兵劫寨。」化曰：「將軍可分兵一半前去，某當謹守本寨。」是夜，關平引一枝兵殺入魏寨，不見一人。平知是計，火速退時，左邊徐晃、右邊呂建兩下夾攻，平大敗。回營，魏兵乘勢追殺前來，四面圍住。關平、廖化支持不住，棄了第一屯，逕投四冢寨來。早望見寨中火起，急到寨前，只見皆是魏兵旗號。關平等退兵，忙奔樊城大路而走。前面一軍攔住，爲首大將乃是徐晃也。平化二入奮力死戰，奪路而走，回到大寨來。見關公曰：「今徐晃奪了偃城等處，又兼曹操自引大將分三路來救樊城，多有人言荊州已被呂蒙襲了。」關公喝曰：「此敵人讒言，以亂我軍心耳。東吳呂蒙病危，孺子陸遜代之，不足爲慮。」言未畢，忽報徐晃兵至。公令備馬，平諫曰：「父體未痊，不可與敵。」公曰：「徐晃與我有舊，深知其能，若彼

不退。吾先斬之。以警魏將。遂披挂提刀上馬。奮然而出。魏軍見之。無不驚懼。公勒馬問曰。徐公明安在。魏營門旗開處。徐晃出馬。欠身而言曰。自別君侯。倏忽數載。不想君侯鬚髮已蒼白矣。憶昔壯年相從。多蒙教誨。感謝不忘。今君侯英風震於華夏。使故人聞之。不勝歎羨。茲幸得一見。深慰渴懷。公曰。吾與公明交契深厚。非比他人。今何故數窮吾兒耶。晃回顧衆將厲聲大叫曰。若取得雲長首級者。重賞千金。公驚曰。公明何出此言。晃曰。今日乃國家之事。某不敢以私廢公。言訖。揮大斧直取關公。公大怒。亦揮刀迎之。戰八十餘合。公雖武藝絕倫。終是右臂少力。關牛恐公有失火急鳴金。公撥馬回寨。忽聞四下裏喊聲大震。原來是樊城曹仁聞曹操救兵至。引軍殺出城來。與徐晃會合。兩下夾攻。荊州兵大亂。關公上馬。引衆將急奔襄江上流頭。背後魏兵追至。關公急渡過襄江。望襄陽而奔。忽流星馬到。報說荊州已被呂蒙所奪。家眷被陷。關公大驚。不敢奔襄陽。提兵投公安來。探馬又報。公安傅士仁已降東吳了。關公大怒。忽催糧人到。報說公安傅士仁往南郡殺了使命。招慶芳都降東吳去了。關公聞言。怒氣冲塞。滄口迸裂。昏絕於地。衆將救醒。公顧謂司馬王甫曰。悔不聽足下之言。今日果有此事。因問沿江上下。何不舉火。探馬答曰。呂蒙使水手盡穿白衣。扮作客商渡江。將精兵伏於櫓艤之中。先擒了守臺士卒。因此不得舉火。公跌足歎曰。吾中奸賊之謀。有何面目見兄長耶。管糧都督趙累曰。今事急矣。可一面差人往成都求救。一面從旱路去取荊州。關公依言。差馬良伊籍齋文三道。星夜赴成都求救。一面引兵來取荊州。自領前隊先行。留廖化關平斷後。却說樊城圍解。曹仁自引衆將來見曹操。泣拜請罪。操曰。此乃天數。非汝等之罪也。操重賞三將。親至四冢寨周圍閱視。顧謂諸將曰。荊州兵圍塹鹿角。數重。徐公明深入其中。竟獲全功。孤用兵三十餘年。未敢長驅逕入敵圍。公明真膽識兼優者也。衆皆歎服。操班師還於摩陂駐紮。徐晃兵至。操親出寨迎之。見晃軍皆按隊伍而行。並無差亂。操大喜。曰。徐將軍真有周亞夫之風矣。遂封徐晃爲平南將軍。同夏侯尚守襄陽。以遏關公之師。操因荊州未定。就屯兵於摩陂。以候消息。却說關公在荊州路上。進退無路。謂趙累曰。目今前有吳兵。後有魏兵。吾在其中。救兵不至。如之奈何。累曰。昔呂蒙在陸口時。嘗致書君侯。兩家約好。共誅操賊。今却助操而襲我。是背盟也。君侯暫駐軍於此。可差人遺書呂蒙。責之。看彼如何對答。關公從其言。遂修書遣使赴荊州來。却說呂蒙在荊州。傳下號令。凡荊州諸郡。有隨關公出征將士之家。不許吳兵攬擾。按月給與糧米。有患病者。遣醫治療。將士之家。感其恩惠。安堵不動。忽報關公使至。呂

蒙出郭迎接入城以賓禮相待使者呈書與蒙蒙看畢謂來使曰蒙昔日與關將軍結好乃一己之私見今日之事乃上命差遣不得自主煩使者回報將軍善言致意遂設宴款待送歸館驛安歇於是隨征將士之家皆來問信有附家書者有口傳音信者皆言家門無恙衣食不缺使者辭別呂蒙蒙親送出城使者回見關公具道呂蒙之語並說荊州城中君侯寶眷并諸將家屬俱各無恙供給不缺公大怒曰此奸賊之計也我生不能殺此賊死必殺之以雪我恨喝退使者使者出寨衆將皆來探問家中之事使者具言各家安好呂蒙極其恩恤并將書信傳送各將各將欣喜皆無戰心關公率兵取荊州單行之次將士多有逃回荊州者關公愈加恨怒遂催軍前進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攔住爲首大將乃蔣欽也勒馬挺槍大叫曰雲長何不早降關公罵曰吾乃漢將豈降賊乎拍馬舞刀直取蔣欽不三合欽敗走關公提刀追殺二十餘里喊聲忽起左邊山谷中韓當領兵衝出右邊山谷中周泰引軍衝出蔣欽回馬復戰三路夾攻關公急撤軍回走行無數里只見南山岡上人煙聚集一面白旗招颺上寫荊州土人四字衆人都叫本處人速速投降關公大怒欲上岡殺之山峯內又有兩軍撞出左邊丁奉右邊徐盛并合蔣欽等三路軍馬喊聲震地鼓角喧天將關公困在垓心手下將士漸漸消疎比及殺到黃昏關公遙望四山之上皆是荊州士兵呼兄喚弟覓子尋爺喊聲不住軍心盡變皆應聲而去關公止喝不住部從止有三百餘人殺至三更正東上喊聲連天乃關平廖化分爲兩路兵殺入重圍救出關公關平告曰軍心亂矣必得城池暫屯以待援兵麥城雖小足可屯紮關公從之催促殘軍前至麥城分兵緊守四門聚將士商議趙累曰此處相近上庸現有劉封孟達在彼把守可速差人往求救兵若得這枝軍馬接濟以待川兵大至軍心自安矣正議間忽報吳侯已至將城四面圍定公問曰誰敢突圍而出往上庸求救廖化曰某願往關平曰我願送汝出重圍關公卽修書付廖化藏於身畔飽食上馬開門出城正遇吳將丁奉截住被關平奮力衝殺奉敗走廖化乘勢殺出重圍投上庸去了關平入城堅守不出且說劉封孟達自取上庸太守申耽率衆歸降因此漢中王加劉封爲副將軍與孟達同守上庸當日探知關公兵敗一人正議間忽報廖化至封令請入問之化曰關公兵敗見困於麥城被圍至急蜀中援兵不能旦夕卽至特令某突圍而出來此求救望二將軍速起上庸之兵以救此危黨稍遲延公必陷矣封曰將軍且歇容某計議化乃至館驛安歇備候發兵劉封謂孟達曰叔父被困如之奈何達曰東吳兵精將勇且荊州九郡俱已屬彼止有麥城

乃贍丸之地。又聞曹操親督大軍四五十萬屯於摩陂。量我等山城之衆。安能敵得兩家之強兵。不可輕動。封曰。吾亦知之。奈關公是吾叔父。安忍坐視而不救乎。達笑曰。將軍以關公爲叔。恐關公未必以將軍爲姪也。某聞漢中王初嗣將軍之時。關公卽不悅。後漢中王登位之後。欲立後嗣。問於孔明。孔明曰。此家事也。問關張可矣。漢中王遂遣人至荊州問關公。關公以將軍乃螟蛉之子。不可僭立。囑漢中王遠置將軍於上庸山城之地。以杜後患。此事人人知之。將軍豈反不知耶。何今日猶沾沾以叔姪之義。而欲冒險輕動乎。封曰。君言雖是。但以何詞卻之。達曰。但言山城初附。民心未定。不敢造次興兵。恐失所守。封從其言。次日請廖化至。言此山城初附之所。未能分兵相救。化大驚。以首叩地曰。若如此。則關公休矣。達曰。我今卽往。一杯之水。安能救一車薪之火乎。請將軍速回。靜候蜀兵至可也。化大慟告求。劉封孟達皆拂袖而入。廖化知事不諧。尋思須告漢中王求救。遂上馬大罵出城。望成都而去。却說關公在麥城盼望上庸兵到。却不見動靜。手下止有五六百人。多半帶傷。城中無糧。甚是苦楚。忽報城下一人。教休放箭。有話來見君侯。公令放入。問之。乃諸葛瑾也。禮畢。茶罷。瑾曰。今奉吳侯命。特來勸諭將軍。自古道識時務者爲俊傑。今將軍所統漢上九郡。皆已屬他人矣。止有麥城一區。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危在旦夕。將軍何不從瑾之言歸順吳侯。復鎮荊襄。可以保全家眷。幸君侯熟思之。關公正色而言曰。吾乃解良一武夫。蒙君主以手足相待。安肯背義投敵國乎。城若破。有死而已。玉可碎。而不可毀其節。身雖殞。名可垂於竹帛也。汝勿多言。速請出城。吾欲與孫權決一死戰。瑾曰。吳侯欲與君侯結秦晉之好。同力破曹。共扶漢室。別無他意。君侯何執迷如是。言未畢。關平拔劍而前。欲斬諸葛瑾。公止之曰。彼弟孔明在蜀。佐汝伯父。今若殺彼。傷其兄弟之情也。遂令左右逐出諸葛瑾。瑾滿面羞慚。上馬出城。回見吳侯曰。關公心如鐵石。不可說也。孫權曰。真忠臣也。似此如之奈何。呂範曰。某請卜其休咎。權卽令卜之。範操蓍成象。乃地水師卦。更有玄武臨應。主敵人遠奔。卿以何策擒之。蒙笑曰。卦象正合某之機也。關公雖有冲天之翼。飛不出吾羅網矣。正是。「龍遊溝壑遭蝦戲。鳳入牢籠被鳥欺。」畢竟呂蒙之計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關公顯聖 洛陽城曹操感神

卻說孫權求計於呂蒙。蒙曰：吾料關某兵少，必不從大路而逃。麥城正北有險峻小路，必從此路而去。可令朱然引精兵五千，伏於麥城之北二十里。彼軍至，不可與敵，只可隨後掩殺。彼軍定無戰心，必奔臨沮。卻令潘璋引精兵五百，伏於臨沮山僻小路，關某可擒矣。今遺將士各門攻打，只空北門待其出走。權聞計，令呂範再卜之。卦成，範告曰：此卦主敵人投西北而走。今夜亥時必然就擒。權大喜，遂令朱然、潘璋領兩校精兵，各依軍令埋伏去。訖，且說關公在麥城計點馬步軍兵，止剩三百餘人。糧草又盡，是夜城外吳兵招喚各軍姓名，越城而去者甚多。救兵又不見到，心中無計。謂王甫曰：吾悔昔日不用公言。今日危急，將復如何？甫哭告曰：今日之事，雖子牙復生，亦無計可施也。趙累曰：上庸救兵不至，乃劉封孟達按兵不動之故。何不棄此孤城，奔入西川，再整兵來以圖恢復？公曰：吾亦欲如此，遂上城觀之。見北門外敵軍不多，因問本城居民：此去往北地勢若何？答曰：此去皆是山僻小路，可通西川。公曰：今夜可走此路。王甫諫曰：小路有埋伏，可走大路。公曰：雖有埋伏，吾何懼哉？即下令馬步官軍嚴整裝束，準備出城。甫哭曰：君侯於路小心保重！某與部卒百餘人死據此城，城雖破，身不降也。專望君侯速來救援。公亦與泣別，遂留周倉與王甫同守麥城。關公自與關平、趙累引殘卒二百餘人，突出北門。關公橫刀前進行，至初更以後，約走二十餘里，只見山凹處金鼓齊鳴，喊聲大震。一彪軍到，爲首大將朱然，驃馬挺槍，叫曰：雲長休走！趁蚤投降，免得一死！公大怒，拍馬輪刀來戰。朱然便走。公乘勢追殺，一棒鼓響，四下伏兵皆起。公不敢戰，望臨沮小路而走。朱然率兵掩殺，關公所隨之兵漸漸稀少。走不得四五里，前面喊聲又震，火光大起。潘璋驃馬舞刀殺來。公大怒，輪刀相迎，只三合，潘璋敗走。公不敢戀戰，急望山路而走。背後關平趕來，報說趙累已死於亂軍中矣。關公不勝悲惶，遂令關平斷後。公自在前開路，隨行止剩得十餘人。行至決口，兩下是山，山邊皆蘆葦敗草樹木叢雜。時已五更，將盡正走之間，一聲喊起，兩下伏兵盡出，長鈎套索一齊並舉。先把關公坐下馬絆倒。關公翻身落馬，被潘璋部將馬忠所獲。關平知父被擒，火速來救。背後潘璋、朱然率兵齊至，把關平四下圍住。平孤身獨戰，力盡亦被執。至天明，孫權聞關公父子已被擒獲，大喜。聚衆將於帳下，少時，馬忠簇擁關公至前。權曰：孤久慕將軍盛德，欲結秦晉之好，何相棄耶？公平昔自以爲天下無敵，今日何由被吾所擒？將軍今日還服孫權否？關公厲聲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輩！吾與劉皇叔桃園結義，誓扶漢室，豈與汝叛漢之賊爲伍耶？我今誤中奸計，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權因顧衆官曰：雲長世之豪傑，孤深

愛之。今欲以禮相待，勸使歸降。如何？」主簿左咸曰：「不可。昔曹操得此人時，封侯賜爵。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如此恩禮，畢竟留之不住。聽其斬關殺將而去，致使今日反爲所逼，幾欲逼都以避其鋒。今主公旣已擒之，若不卽除，恐貽後患。」孫權沉吟半晌，曰：「斯言是也。遂命推出。於是關公父子皆遇害。時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也。關公亡年五十八歲。後人有詩歎曰：『漢末才無敵，雲長獨出羣。神威能奮武，儒雅更知文。天日心如鏡，春秋義薄雲。昭然垂萬古，不止冠三分。』」又有詩曰：「人傑惟追古解良，士民爭拜漢雲長。桃園一日兄弟，俎豆千秋帝與王。氣挾風雷無匹敵，志垂日月有光芒。至今廟貌盈天下，古木寒鴉幾夕陽。」關公旣歿，坐下赤兔馬，被馬忠所獲，獻與孫權。權卽賜馬忠騎坐。其馬數日不食草料而死。卻說王甫在麥城中，骨頭肉驚，乃問周倉曰：「昨夜夢見主公渾身血污，立於前，急問之，忽然驚覺。不知主何吉凶？」正說間，忽報吳兵在城下。將關公父子首級招安。王甫周倉大驚，急登城視之，果關公父子首級也。王甫大叫一聲，墮地而死。周倉自刎而亡。於是麥城亦屬東吳。卻說關公英魂不散，蕩蕩悠悠，直至一處，乃荊門州當陽縣一座山，名爲玉泉山。山上有一老僧，法名普靜，原是汎水關鎮國寺中長老。後因雲遊天下，來到此處，見山明水秀，就於結草爲菴，每日坐禪參道。身邊只有一小行者，化飯度日。是夜月白風清，三更已後，普靜正在菴中默坐，忽聞空中有人大呼曰：「還我頭來！」普靜仰面諦視，只見空中一人騎赤兔馬，提青龍刀，左有一白面將軍，右有一黑臉虬髯之人相隨，一齊按落雲頭，至玉泉山頂。普靜認得是關公，遂以手中塵尾擊其戶，曰：「雲長安在？」關公英魂頓悟，卽下馬乘風落於菴前，叉手問曰：「吾師何人？」願求法號。普靜曰：「老僧普靜。昔日汎水關前鎮國寺中，曾與君侯相會。今日豈遂忘之耶？」公曰：「向蒙相救，銘感不忘。今某已遇禍而死，願求清誨，指點迷途。」普靜曰：「昔非今是，一切休論。後果前因，彼此不爽。今將軍爲呂蒙所害，大呼還我頭來，然則顏良文醜五關六將等衆人之頭，又將向誰索耶？」於是關公恍然大悟，稽首皈依而去。後往往於玉泉顯聖護民，鄉人感其德，就於山頂上建廟。四時致祭。後人題一聯於其廟云：「赤面秉赤心，騎赤兔追風。馳驅時無忘赤帝，青燈觀青史。」仗青龍偃月，隱微處不愧青天。卻說孫權旣害了關公，遂盡取荊襄之地，賞犒三軍，設宴大會諸將慶功。呂蒙於上位，顧謂衆將曰：「孤久不得荊州，今唾手而得，皆子明之功也。」蒙再三遜謝。權曰：「昔周郎雄略過人，破曹操於赤壁，不幸早夭。魯子敬代之，子敬初見孤時，便及帝王大略，此一快也。」曹操東下，諸人皆勸孤降子敬，獨勸孤召

公瑾逆而擊之。此二快也。惟勸吾借荊州與劉備。是其一短。今子明設計定謀。立取荊州。勝子敬周郎多矣。於是親酌酒賜呂蒙。呂蒙接酒欲飲。忽然擲杯於地。一手揪住孫權屬聲大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輩。還識我否。衆將大驚。急救時。蒙推倒孫權。大步前進。坐於孫權位上。兩眉倒豎。雙眼圓睜。大喝曰：我自破黃巾以來。縱橫天下三十餘年。今被汝一旦以奸計圖我。我生不能啖汝之肉。死當追呂賊之魂。我乃漢壽亭侯關雲長也。權大驚。慌忙率大小將士皆下拜。只見呂蒙倒於地上。七竅流血而死。衆將見之。無不恐懼。權將呂蒙屍首具棺安葬。贈南郡太守。潯陵侯。命其子呂霸襲爵。孫權自此感關公之事。驚訝不已。忽報張昭自建業而來。權召入問之。昭曰：今主公損了關公父子。江東禍不遠矣。此人與劉備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劉備已有兩川之兵。更兼諸葛亮之謀。張黃馬趙之勇。備若知雲長父子遇害。必起傾國之兵。奮力報讐。恐東吳難與敵也。權聞之大驚。跣足曰：孤失計較也。似此如之奈何。昭曰：主公勿憂。某有一計。令西蜀之兵不犯東吳。荊州如磐石之安。權問何計。昭曰：今曹操擁百萬之衆。虎視華夏。劉備急欲報讐。必與操約和。若二處連兵而來。東吳危矣。不如先遣人將關公首級轉送與曹操。明教劉備知是操之所使。必痛恨於操。西蜀之兵不向吳而向魏矣。吾乃觀其勝負於中。取事此爲上策。權從其言。隨遣使者以木匣盛關公首級。星夜送與曹操。時操從摩陂班師回洛陽。聞東吳送關公首級至。喜曰：雲長已死。吾夜眠貼席矣。階下一人出曰：此乃東吳移禍之計也。操視之。乃主簿司馬懿也。操問其故。懿曰：昔劉關張三人。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東吳害了關公。懼其復讐。故將首級獻與大王。使劉備還怒大王。不攻吳而攻魏。他卻於中乘便而圖事耳。操曰：仲達之言是也。孤以何策解之。懿曰：此事極易。大王可將關公首級刻一香木之龜。以配之。葬以大臣之禮。劉備知之。必深恨孫權。盡力南征。我卻觀其勝負。蜀勝則擊吳。吳勝則擊蜀。二處若得一處。那一處亦不久也。操大喜。從其計。遂召使入。呈上木匣。操開匣視之。見關公面如平日。操笑曰：雲長公別來無恙。言未畢。只見關公口開目動。鬚眉皆張。操驚倒。衆官急救。良久方醒。顧謂衆官曰：關將軍真天神也。吳使又將關公顯聖附體。罵孫權。追呂蒙之事。告操。操愈加恐懼。遂設醴牲祭祀。刻沉香木爲龜。以王者之禮葬於洛陽南門外。令大小官員送殯。操自拜祭。贈爲荆王。差官守墓。卽遣吳使回江東去訖。却說漢中王自東川回成都。法正奏曰：主上先夫人去世。孫夫人又南歸。未必再來。人敦之道。不可廢也。必納王妃。以襄內政。漢中王從之。法正復奏曰：吳懿有一妹美而且賢。嘗聞有相者。

相此女後必大貴先曾許劉焉之子劉瑁瑁蚤歿其女至令寡居大王可納之爲妃漢中王曰劉瑁與我同宗於理不可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晉文之與懷羸乎漢中王乃依允遂納吳氏爲王妃後生二子長劉永字公壽次劉理字奉孝且說東西兩川民安國富田禾大成忽有人自荊州來言東吳求婚於關公關公力拒之孔明曰荊州乾矣可使人替關公回正商議間荊州捷報使命絡繹而至不一日關興到且言水淹七軍之事忽又報馬到來報說關公於江邊多設壠臺隄防甚密萬無一失因此玄德放心忽一日玄德自覺渾身肉顫行坐不安至夜不能寧睡起坐內室秉燭看書覺神思昏迷伏几而臥就室中起一陣冷風燈滅復明擡頭見一人立於燈下玄德問曰汝何人夤夜至吾內室其人不答玄德疑怪自起視之乃是關公於燈影下往來躲避玄德曰賢弟別來無恙夜深至此必有大故吾與汝情同骨肉因何迴避關公泣告曰願兄起兵以雪弟恨言訖冷風驟起關公不見玄德忽然驚覺乃是一夢時正三鼓玄德大疑急出前殿使人請孔明來孔明入見玄德細言夢警孔明曰此乃主上心思關公故有此夢何必多疑玄德再三疑慮孔明以善言解之孔明辭出至中門外迎見許靖曰某纔赴軍師府上報一機密聽知軍師入宮特來至此孔明曰有何機密靖曰某適聞外人傳說東吳呂蒙已襲荊州關公已遇害故特來密報軍師孔明曰吾夜觀天象見將星落於荊楚之地已知雲長必然被禍但恐主上憂慮故未敢言一人正說之間忽然殿內轉出一人扯住孔明衣袖而言曰如此凶信公何瞞我孔明視之乃玄德也孔明許靖奏曰適來所言皆傳聞之事未足深信願主上寬懷勿生憂慮玄德曰吾與雲長誓同生死被若有失孤豈能獨生耶孔明許靖正勸解之間忽近侍奏曰馬良伊籍至玄德即召入問之二人具說荊州有失關公兵敗求救呈上表章未及拆閱侍臣又奏荊州廖化至玄德卽召入化哭拜於地細奏劉封孟達不發救兵之事玄德大驚曰若如此吾弟休矣孔明曰劉封孟達如此無禮罪不容誅主上寬心亮親提一旅之師去救荊襄之急玄德泣曰雲長有失孤斷不獨生孤來日自提一軍去救雲長遂一面差人赴闕中報知翼德一面差人會集人馬未及天明一連數次報說關公夜走臨沮爲吳將所獲義不屈節父子歸神玄德聽罷大叫一聲昏絕於地正是「爲念當年同誓死忍教今日獨捐生」未知玄德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治風疾神醫身死 傳遺命奸雄數終

却說漢中王聞關公父子被害，哭倒於地。衆文武急救半響方醒，扶入內殿。孔明勸曰：「主上少憂，自古道死生有命。」關公平日剛而自矜，故今日有此禍。主公且宜保養尊體，徐圖報仇。玄德曰：「孤與關、張二弟桃園結義時，誓同生死。今雲長已亡，孤豈能獨享富貴乎？」言未畢，只見關興號慟而來。玄德見了，大叫一聲，又哭絕於地。衆官救醒，一日哭絕三五次。三日水漿不進，只是痛哭，淚溼衣襟，斑斑成血。孔明與衆官再三勸解。玄德曰：「孤與東吳誓不同日月也。」孔明曰：「聞東吳將關公首級獻於曹操，操以王侯禮祭葬之。玄德曰：『此何意也？』孔明曰：『此是東吳欲移禍於曹操，知其謀，故以厚禮葬關公，令主上歸怨於吳也。』玄德曰：『吾今即提兵問罪於吳，以雪吾恨。』孔明諫曰：『不可！方今吳欲令我伐魏，魏亦欲令我伐吳。各懷譖計，伺隙而乘。主上只宜按兵不動，且與關公發喪待吳。魏不和乘時而伐之可也。」衆官又再三勸諒。玄德方纔進膳，傳旨川中大小將士盡皆挂孝。漢中王親出南門招魂祭奠，號哭終日。卻說曹操在洛陽自葬關公後，每夜合眼便見關公。操甚驚懼，問於衆官。衆官曰：「洛陽行宮舊殿多妖，可造新殿居之。」操曰：「吾欲起一殿，名建始殿，恨無良工。賈詡曰：『洛陽良工有蘇越者，最有巧思。』操召入，令畫圖樣。蘇越畫成九間大殿，前後廊廡樓閣，呈與操，操視之曰：『汝畫甚合孤意，但恐無棟梁之材。』蘇越曰：『此去離城三十里，有一潭，名躍龍潭，前有一祠，名躍龍祠。祠傍有一株大梨樹，高十餘丈，堪作建始殿之梁。』操大喜，即令人工到彼砍伐。次日回報，此樹鋸解不開，斧砍不入，不能斬伐。操不信，親領數百騎，直至躍龍祠前下馬，仰觀那樹亭亭如華蓋，直侵雲漢，並無曲節。操命砍之，鄉老數人前來諫曰：『此樹已數百年矣，常有神人居其上，恐未可伐。』操大怒曰：『吾平生遊歷普天之下，四十餘年，上至天子，下至庶人，無不懂孤。是何妖神，敢違孤意？』言訖，拔所佩劍親自砍之，鏗然有聲，血濺滿身。操愕然大驚，擲劍上馬，回至宮內。是夜二更，操睡臥不安，坐於殿中，隱几而寐。忽見一人披髮仗劍，身穿皂衣，直至面前，指操喝曰：『吾乃梨樹之神也。汝蓋建始殿，意欲篡逆，卻來伐吾神木。吾知汝數盡，特來殺汝。』操大驚，即呼武士安在皂衣人仗劍欲砍。操大叫一聲，忽然驚覺，頭腦疼痛，不忍，即傳旨遍求良醫治療，不能痊可。衆官皆憂。華歆入奏曰：「大王知有神醫華陀否？」操曰：「卽江東醫周泰者乎？」歆曰：「是也。」操曰：「雖聞其名，未知其術。」歆曰：「華陀字元化，沛國譙郡人也。」

人也。其醫術之妙，世所罕有。但有患者，或用藥，或用鍼，或用灸，隨手而愈。若患五臟六腑之疾，藥不能效者，以肺脾湯飲之。令病者如醉死，却用尖刀剖開其腹，以藥湯洗其臟腑，病人略無疼痛。洗畢，然後以藥線縫口，用藥敷之。或一月，或二十日，卽平復矣。其神妙如此。一日，陀行於道上，聞一人呻吟之聲。陀曰：「此飲食不下之病，問之果然。」陀令取蒜薹汁三升飲之。吐蛇一條，長二三尺。飲食卽下。廣陵太守陳登心中煩惱，面赤，不能飲食。求陀醫治。陀以藥飲之，吐蟲三升，皆赤頭首尾搖動。登問其故。陀曰：「此因多食魚腥，故有此毒。今日雖愈，二年之後，必將復發，不可救也。」後陳登果三年而死。又有一人眉間生一瘤癰，不可當。令陀視之。陀曰：「內有飛物，人皆笑之。」陀以刀割開，一黃雀飛去。病者卽愈。有一人被犬咬足指，隨長肉二塊，一痛一癢，俱不忍。陀曰：「痛者內有針十個，癢者內有黑白棋子二枚。」人皆不信。陀以刀割開，果如其言。此人真扁鵲倉公之流也。現居金城，離此不遠。大王何不召之？操卽差人星夜請華陀入內，令診脈視疾。陀曰：「大王頭腦疼痛，因患風而起。病根在腦袋中，風涎不能出，枉服湯藥，不可治療。某有一法，光飲肺脾湯，然後用利斧砍開腦袋，取出風涎，方可除根。」操大怒曰：「汝要殺孤耶？」陀曰：「大王曾聞關公中毒箭，傷其右臂，某刮骨療毒，關公略無懼色。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操曰：「臂痛可刮，腦袋安可砍開？汝必與關公情熟，乘此機會，砍報讎耳。」呼左右擎下獄中，拷問其情。賈誼諫曰：「以此良醫，世罕其匹，未可廢也。」操叱曰：「此人欲乘機害我，正與吉平無異。」令追拷華陀。在獄有一獄卒姓吳，人皆稱為吳押獄。此人每日以酒食供奉華陀。陀感其恩，乃告曰：「我今將死，恨有青囊書未傳於世。感公厚意，無可爲報。我修一書，公可遣人送與我家，取青囊書來贈公。」以繼吾術。吳押獄大喜曰：「我若得此書，棄了此役，醫治天下病人，以傳先生之德。」陀卽修書付吳押獄。吳押獄直至京城，問陀之妻，取了青囊書回至獄中，付與華陀。檢看畢，陀卽將書贈與吳押獄。吳押獄持回家中藏之。旬日之後，華陀竟死於獄中。吳押獄買棺殮殯，脫了差役回家，欲取青囊書看習。只見其妻正將書在那裏焚燒。吳押獄大驚，連忙搶奪。全卷已被燒毀，只剩得一兩葉。吳押獄怒罵其妻，妻曰：「縱然學得與華陀一般神妙，只落得死於牢中。要他何用？吳押獄嗟歎而止。」因此青囊書不會傳於世。所傳者止闔雞猪等小法，乃燒剩一兩葉中所載也。後人有詩歎曰：「華陀仙術比長桑，神識如親垣。一方凋喪人亡，書亦絕。後人無復見青囊。」卻說曹操自殺華陀之後，勢愈重，又憂吳蜀之事，正慮間，近臣忽奏東吳遣使上書，操取書折視之，略曰：「臣孫權久知天命已歸主上，伏望早

正大位。遣將勦滅劉備，掃平兩川。臣卽率羣下納土歸降矣。」操觀畢，大笑，出示羣臣曰：「是兒欲使吾居爐火上耶？」侍中陳羣等奏曰：「漢室久已衰微，殿下功德巍巍，生靈仰望。今孫權稱臣歸命，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應天順人，早正大位。」操笑曰：「吾於漢多年，雖有功德及民，然位至於王，名爵已極，何敢更有他望。苟天命在孤，孤爲周文王矣。」司馬懿曰：「今孫權旣稱臣歸附，主上可封官賜爵，令拒劉備。操從之，表奏孫權爲驃騎將軍南昌侯領荊州牧。」節日遣使齋誥，敕赴東吳去訖。操病勢轉加，忽一夜夢三馬同槽而食。及曉，問賈詡曰：「孤向日曾夢三馬同槽，疑是馬騰父子爲禍。今騰已死，昨宵復夢三馬同槽，主何吉凶？」詡曰：「祿馬吉兆也。祿馬歸於曹主，上何必疑乎？」操因此不疑。後人有詩曰：「三馬同槽事可疑，不知已植普根基。曹瞞空有奸雄略，豈識朝中司馬師。」是夜操臥寢室，至三更，覺頭目昏眩，乃起伏几而臥。忽聞殿中聲如裂帛。曹操驚視之，忽見伏皇后董貴人、二皇子并伏完、董承等二十餘人，渾身血污，立於愁雲之內，隱隱聞索命之聲。操急拔劍望空砍去，忽然一聲響亮，震塌殿宇西南一角。操驚倒於地，近侍救出，遷於別宮養病。次日又聞殿外男女哭聲不絕。至曉，操召羣臣入，曰：「孤在戎馬之中三十餘年，未嘗信怪異之事。今日爲何如此？」羣臣奏曰：「大王當命道士設醮修禳。」操歎曰：「聖人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孤天命已盡，安可救乎？」遂不允設醮。次日，覺氣冲上焦，目不見物，急召夏侯惇商議。惇至殿門前，忽見伏皇后董貴人、二皇子伏完、董承等立在陰雲之中，慄大驚，昏倒。左右扶出，自此得病。操召曹洪、陳羣、賈詡、司馬懿等同至臥榻前，囑以後事。曹洪等頓首曰：「大王善保玉體，不日定當霍然。」操曰：「孤縱橫天下三十餘年，羣雄皆滅，止有江東孫權、西蜀劉備，未會勦除。孤今病危，不能再與卿等相敘。特以家事相託。孤長子曹昂，劉氏所生，不幸早年歿於宛城。今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平生所愛第二子植，爲人虛華少誠實，嗜酒放縱，因此不立。次子曹彰，勇而無謀；四子曹熊，多病難保。惟長子曹丕篤厚恭謹，可繼我業。卿等宜輔佐之。」曹洪等涕泣領命而出。操令近侍取平日所藏名香分賜諸侍妾，且囑曰：「吾死之後，汝等須勤習女工，多造絲履，賣之可以得錢自給。又命諸妾多居於銅雀臺中，每日設祭，必令女伎奏樂上食。又遺命於彰德府講武城外，設立疑塚七十二，勿令後人知吾葬處，恐爲人所發掘故也。」囑畢，長歎一聲，淚如雨下，須臾氣絕而死。壽六十六歲。時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也。後有人鄴中歌一篇，歎曹操云：「城則鄴城，水漳水，定有異人。從此起雄謀，韻事與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沒豈隨入眼底，功首罪魁非兩」

人達真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霸有氣。豈能苟爾化爲羣，橫流築臺距太行。氣與理勢相低昂，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爲霸大不王。霸王降作兒女鳴，無可奈何中不平。請禱明知非有益，分香未可謂無情。嗚呼古人作事無鉅細，寂寘豪華皆有意。書生輕議塚中人，塚中笑爾書生氣。却說曹操身亡，文武百官盡皆舉哀。一面遣人赴世子曹丕，鄖陵侯曹彰，臨淄侯曹植，蕭懷侯曹熊處報喪。衆官用金棺銀槨將操入殮。星夜舉靈輓赴鄴郡來。曹丕聞知父喪，放聲痛哭。率大小官員出城十里伏道迎輓入城，停於偏殿。官僚挂孝聚哭於殿上。忽一人挺身而出，曰：「請世子息哀，且議大事。」衆視之乃中庶子司馬孚也。孚曰：「魏王既薨，天下震動。當早立嗣王以安衆心。何但哭泣耶？」羣臣曰：「世子宜嗣位，但未得天子詔命，豈可造次而行？」兵部尚書陳矯曰：「王薨於外，愛子私立，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遂拔劍割下袍袖，厲聲曰：「卽今日便請世子嗣位！」衆官有異議者，以此袍爲例。百官悚懼，忽報華歆自許昌飛馬而至。衆皆大驚，須臾，華歆入。衆問其來意，歆曰：「今魏王薨逝，天下震動。何不早請世子嗣位？」衆官曰：「正因不及候詔命，方議欲以王后卞氏慈旨立世子爲王。」歆曰：「吾已於漢帝處索得詔命在此。衆皆踴躍稱贊。歆於懷中取出詔命，開讀。原來華歆諳事魏，故草此詔。威逼獻帝降之，帝只得聽從。故下詔卽封曹丕爲魏王丞相冀州牧。丕卽日登位，受大小官僚拜舞起居。正宴會慶賀間，忽報鄖陵侯曹彰自長安領十萬大軍來到。丕大驚，遂問羣臣曰：「黃鬚小弟平日性剛，深通武藝。今提兵遠來，必與孤爭王位也。如之奈何？」忽增一人應聲出曰：「臣請往見鄖陵侯，以片言折之。」衆皆曰：「非大夫莫能解此禍也。」正是：「試看曹氏丕彰事，幾作袁家譚尚爭。」未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兄逼弟曹植賦詩 妹陷叔劉封伏法

却說曹丕不聞曹彰提兵而來，驚問衆官。一人挺身而出，願往折服之。衆視其人，乃諫議大夫賈逵也。曹丕大喜，卽命賈逵前往，達領命出城，迎見曹彰。彰問曰：「先王靈綏安在？」達正色而言曰：「家有長子，國有儲君。先王靈綏非君侯之所宜問也。」彰默然無語，乃與賈逵同入城，至宮門前。達問曰：「君侯此來，欲奔喪耶？欲爭位耶？」彰曰：「吾來奔喪，別無異心。」達曰：「旣無異心，何故帶兵入城？」彰卽時叱退左右將士，隻身入內，拜見曹丕兄弟二人，相抱大哭。曹彰將本部軍馬盡交與曹丕，令彰回鄖陵自守。彰拜謝而去。於是曹丕安坐王位，改建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封賈逵爲太尉。

華歆爲相國。王朗爲御史大夫。大小官僚盡皆陞賞。諡曹操曰武王。葬於鄴郡高陵。令于禁董治陵事。禁奉命到彼。只見陵屋中白粉壁上。圖畫關雲長水淹七軍擒獲于禁之事。畫雲長儼然上坐。龐德憤怒不屈。于禁拜伏於地。哀求乞命之狀。原來曹丕以于禁兵敗被擒。不能死節。既降敵而復歸。心鄙其爲人。故先令人圖畫陵屋粉壁。故意使之往見。以愧之。當下于禁見此畫像。又差又惱。氣憤成病。不久而死。後人有詩數句曰:「三十年來說舊交。可憐臨難不忠曹。知人未向心中識。畫虎今從骨裏描。」却說華歆奏曹丕曰:「鄴陵侯已交割軍馬。赴本國去了。臨淄侯植。蕭懷侯熊二人竟不來奔喪。理當問罪。不從之。即分遣二使往二處問罪。不一日。蕭懷使者回報曰:蕭懷侯曹熊懼罪自縊身死。丕令厚葬之。追贈蕭懷王。又過了一日。臨淄使者回報。說臨淄侯日與丁儀丁廙兄弟二人酣飲。悖慢無禮。聞使命至。臨淄侯端坐不動。丁儀罵曰:「昔日先王本欲立吾王爲世子。被饑臣所阻。今王喪未還。便問罪於骨肉。何也?」丁廙又曰:「據吾主聰明冠世。自當承嗣大位。今反不得立。汝那廟堂之臣。何不識人才?若此臨淄侯。因怒叱武士。將臣亂棒打出。不聞之。大怒。卽令許褚領虎衛軍三千火速至臨淄。擒曹植等一千人來。褚奉命引軍至臨淄城。守將攔阻。褚立斬之。直入城中。無一人敢當鋒銳。逕到府堂。只見曹植與丁儀丁廙等盡皆醉倒。褚皆縛之。載於車上。并將府下大小屬官盡行拿解鄴郡。聽候曹丕發落。丕下令。先將丁儀丁廙等盡皆誅戮。丁儀字正禮。丁廙字敬禮。沛國人。乃一時文士。及其被戮。人多惜之。却說曹丕之母卞氏。聽得曹熊縊死。心甚悲傷。忽又聞曹植被擒。其黨丁儀等已殺。大驚急出殿。召曹丕相見。丕見母出殿。慌來拜謁。卞氏哭謂丕曰:「汝弟植平生嗜酒疎狂。蓋因自恃胸中之才。故爾放縱。汝可念同胞之情。存其性命。吾至九泉亦瞑目矣。」丕曰:「兒亦深愛其才。安肯害他。今正欲戒其性耳。母親勿憂。卞氏灑淚而入。不出偏殿。召曹植入見。華歆問曰:「適來莫非太后勸殿下勿殺子植乎?」丕曰:「然。」歆曰:「子建懷才抱智。終非池中物。若不早除。必爲後患。」丕曰:「母命不可違。」歆曰:「人皆言子建出口成章。臣深信之。王上可召入。以才試之。若不能。則殺之。若果能。則免一死。若不能。則從重治罪。決不寬恕。」植曰:「願乞題目。時殿上懸一水墨畫。畫着兩隻牛。臥於土牆之下。一牛墮井而亡。丕指畫曰:「卽以此畫爲題詩。詩中不許犯着。」一牛墮井死字樣。植行七步吟詩一首。若果能。則免一死。若不能。則從重治罪。決不寬恕。」植曰:「願乞題目。時殿上懸一水墨畫。畫着兩隻牛。臥於土牆之下。一牛墮井而亡。」

步其詩已成詩曰：「兩肉齊道行，頭上帶四骨。相遇凸山下，斂起相擔突。一敵不俱剛，一肉臥土窟。非是力不如，感氣不泄畢。」曹丕及羣臣皆驚。丕又曰：「七步成章，吾猶以爲遲。汝能應聲而作詩一首否？」植曰：「願卽乞題。」丕曰：「吾與汝乃兄弟也。以此爲題亦不許。犯着兄弟字樣。植略不思索，卽口占一首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聞之，潸然淚下。其母卞氏從殿後出，曰：「兒何過弟之甚耶？」丕慌忙離坐告曰：「國法不可廢耳。」於是貶曹植爲安鄉侯。植拜辭上馬而去。曹丕自繼位之後，法令一新，威逼漢帝甚於其父。早有細作報入成都，漢中王聞之大驚。卽與文武商議曰：「曹操已死，曹丕繼位，逼威天子，更甚於操。東吳孫權，拱手稱臣，孤欲先伐東吳，以報雪長之讎。次討中原，以除亂賊。言未畢，廖化出班，哭拜於地，曰：『關公父子遇害，責劉封、孟達之罪，乞誅此二賊。』玄德便欲遣人擒之。孔明諫曰：『不可。且宜緩圖之。急則生變矣。可陸此二人爲郡守，分調開去，然後可擒。』玄德從之。遂遣使陞劉封去守綿竹，原來彭羕與孟達甚厚，聽知此事，急回家作書，遣心腹人馳報孟達。使者方出南門外，被馬超巡視軍捉獲，解見馬超。超審知此事，卽往見彭羕。羕接入，置酒相待。酒至數巡，超以言挑之，曰：「昔漢中王待公甚厚，今何漸薄也？」羕因酒醉，恨罵曰：「老革荒悖，吾必有以報之！」超又探曰：「某亦懷怨心久矣。羕曰：『公起本部軍，結連孟達，爲外合；某領川兵，爲內應。大事可圖也。』」超曰：「先生之言甚當。來日再議。」超辭了彭羕，卽將人與書解見漢中王，細言其事。玄德大怒，卽令擒彭羕下獄，拷問其情。羕在獄中悔之無及。玄德問孔明曰：「彭羕有謀反之意，當何以治之？」孔明曰：「彭羕狂上然留之久，必生禍。於是玄德賜彭羕死於獄。羕既死，有人報知孟達，達大驚，舉止失措，忽使命至，調劉封回守綿竹去訖。孟達慌請上庸房陵都尉申耽申儀弟兄二人商議曰：『我與法孝直同有功於漢中王，今孝直已死，而漢中王忘我前功，乃欲見害，爲之奈何？』耽曰：『某有一計。』使漢中王不能加害於公達。大喜，急問何計。耽曰：『吾弟兄欲投魏久矣。公可作一表辭了漢中王，投魏王。曹丕不必重用。吾二人亦隨後來降也。』達猛然省悟，卽寫表一通，付與來使。當晚引五十餘騎投魏去了。使命持表回成都奏漢中王。言孟達投魏之事。先主大怒，覽其表曰：『臣達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爲之士，望風歸順。臣委質以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足自愧。臣聞范蠡識機浮於五湖，專犯謝罪，遠巡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哉？欲潔去就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

資釜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感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用傷悼。適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數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臣不勝惶恐之至。玄德看畢。大怒曰。匹夫叛吾。安敢以文辭相戲耶。卽欲起兵擒之。孔明曰。可就遣劉封進兵。令二虎相併。劉封或有功。或敗績。必歸成都。就而除之。可絕兩害。玄德從之。遂遣使到綿竹。傳諭劉封。封受命。率兵來擒孟達。却說曹丕正聚文武議事。忽近臣奏曰。蜀將孟達來降。丕召入問曰。汝此來莫非詐降乎。達曰。臣爲不救關公之危。漢中王欲殺臣。因此懼罪來降。別無他意。曹丕尙未准信。忽報劉封引五萬兵取襄陽。單搦孟達廝殺。丕曰。汝旣是真心。便可去襄陽取劉封首級來。孤方准信。達曰。臣以利害說之。不必動兵。令劉封亦來降也。丕大喜。遂加孟達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平陽亭侯。領新城太守。去守襄陽。樊城原來夏侯尙。徐晃已先在襄陽。正欲收取上庸諸部。孟達到了襄陽。與二將軍禮畢。探得劉封離城五十里下寨。達卽修書一封。使人齎赴蜀寨招降。劉封覽書。大怒曰。此賊誤吾叔姪之義。又問吾父子之親。使吾爲不忠不孝之人也。遂扯碎來書。斬其使。次日引軍前來搦戰。孟達知劉封扯書斬使。勃然大怒。亦領兵出迎。兩陣對圓。封立馬於門旗下。以刀指罵曰。背國反賊。安敢亂言。孟達曰。汝死已臨頭。還自執迷。不省。封大怒。拍馬輪刀。直奔孟達。戰不三合。達敗走。封乘虛追殺二十餘里。一聲喊起。伏兵盡出。左邊夏侯尙殺來。右邊徐晃殺來。孟達回身復戰。三軍夾攻。劉封大敗。而走。連夜奔向。上庸。背後魏兵趕來。劉封到城下叫門。城上亂箭射下。申耽在敵樓上叫曰。吾已降了魏也。封大怒。欲要攻城。背後追軍將至。封立脚不住。只得望房陵而奔。見城上已盡插魏旗。申儀在敵樓上。將旗一颺。城後一彪軍出。旗上大書。右將軍徐晃。封抵敵不住。急望西川而走。晃乘勢追殺。劉封部下只剩得百餘騎。到了成都。入見漢中王。哭拜於地。細奏前事。玄德怒曰。辱子有何面目復來見吾。封曰。叔父之難。非兒不救。因孟達諫阻故耳。玄德轉怒曰。汝須食人食。穿人衣。非土木偶人。安可聽讛。賊所阻。命左右推出斬之。漢中王旣斬劉封。後聞孟達招之。毀書斬使之事。心中頗悔。又哀痛關公以致染病。因此按兵不動。且說魏王曹丕。自卽王位。將文武官僚盡皆陞賞。遂統甲兵三十萬。南巡沛國譙縣。大饗先塋。鄉中老父楊塵遮道。奉觴進酒。效漢高祖還沛之事。人報大將軍夏

侯淳病危，不卽還鄴郡。時淳已卒，不爲挂孝，以厚禮殯葬。是歲八月間，報稱石邑縣鳳凰來儀，臨淄城麒麟出現。黃龍現於鄴郡，於是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商議，種種瑞徵，乃魏當代漢之兆。可安排受禪之禮。令漢帝將天下讓於魏王，遂同華歆、王朗、辛毗、賈誼、劉廙、劉驥、陳矯、陳羣、桓階等一班文武官僚四十餘人，直入內殿，來奏漢獻帝請禪位於魏王。曹丕正是「魏家社稷今將建，漢代江山忽已移」。未知獻帝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曹丕廢帝篡炎劉 漢王正位續大統

卻說華歆等一班文武，入見獻帝。歆奏曰：「伏覩魏王自登位以來，德布四方，仁及萬物，越古超今，雖唐虞無以過此。羣臣會議，言漢祚已終，望陛下效堯舜之道，以山川社稷禪與魏王，上合天心，下合民意，則陛下安享清閑之福，祖宗幸甚，生靈幸甚。臣等議定，特來奏請。帝聞奏，大驚半晌無言。觀百官而哭曰：『朕想高祖提三尺劍，斬蛇起義，平秦滅楚，創造基業，世統相傳四百年矣。朕雖不才，初無過惡，安忍將祖宗大業，等閒棄了？汝百官再從公計議。』華歆引李伏、許芝近前奏曰：『陛下若不信，可問此二人。』李伏奏曰：『自魏王卽位以來，麒麟降生，鳳凰來儀，黃龍出現，嘉禾蔚生，甘露下降。此是上天示瑞，魏當代漢之象也。』許芝又奏曰：『臣等職掌司天，夜觀乾象，見炎漢氣數已終。陛下帝星隱匿不明，魏國乾象極天察地，言之難盡。更蒙上應圖識，其識曰：『鬼在邊，委相連。嘗代漢，無可言。』言在東午，在西兩日，並光上下移。以此論之，陛下可早禪位。鬼在邊，委相連，是魏字也。言在東午，在西，乃許字也。兩日並光，上下移，乃昌字也。此是魏在許昌，應受漢禪也。願陛下察之。』帝曰：『祥瑞圖識，皆虛妄之事，奈何以虛妄之事，而遽欲朕舍祖宗之基業乎？』王朗奏曰：『自古以來，有興必有廢，有盛必有衰，豈有不亡之國，不敗之家乎？漢室相傳四百餘年，延至陛下，氣數已盡，宜早退避，不可遲疑。遲則生變矣。』帝大哭，入後殿去了。百官哂笑而退。次日，宦僚又集於大殿，令宦官入請獻帝。帝憂懼，不敢出。曹后曰：『百官請陛下設朝，陛下何故推阻？』帝泣曰：『汝兄欲篡位，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后大怒曰：『吾兄奈何爲此亂逆之爲耶？言未畢，只見曹洪、曹休帶劍而入，請帝出殿。曹后大罵曰：『俱是汝等亂賊！希圖富貴，共造逆謀。吾父功蓋寰區，威震天下，然且不敢篡竊神器。今吾兄嗣位未幾，輒思篡漢，皇天必不祚爾。言罷，痛哭入宮。左右侍者皆歎歎流涕。曹洪、曹休力請獻帝出殿。帝被逼不過，只得更衣出前殿。華歆奏曰：『陛下可依臣。』

等昨日之議，免遭大禍。帝痛哭曰：「卿等皆食漢祿久矣，中間多有漢朝功臣子孫，何忍作此不臣之事？」歆曰：「陛下若不從衆議，恐旦夕蕭牆禍起，非臣等不忠於陛下也。」帝曰：「誰敢弑朕耶？」歆厲聲曰：「天下之人，皆知陛下無人君之福，以致四方大亂。若非魏王在朝，弑陛下者何止一人？」陛下尚不知恩報本，直欲令天下人共伐陛下耶？」帝大驚，拂袖而起。王朗以目視華歆，歆縱步向前，扯住龍袍，變色而言曰：「許與不許，早發一言！」帝戰慄不能答。曹洪要索玉璽，祖弼叱曰：「玉璽乃天子之寶，安得擅索！」洪喝令武士推出斬之。祖弼大罵不絕口而死。後人有詩讚曰：「姦宄專權漢室亡，詐稱禪位效虞唐。滿朝百辟皆尊魏，僅見忠臣符寶郎。」帝顫慄不已，只見階下披甲持戈數百餘人，皆是魏兵。帝泣謂羣臣曰：「朕願將天下禪於魏王。幸留殘喘，以終天年。」賈詡曰：「魏王志不負陛下，陛下可急降詔，以安眾心。」帝只得令陳羣草禪國之詔。令華歆齎詔捧璽，引百官直至魏王宮獻納。曹丕大喜，開讀詔曰：「朕在位三十一年，遭天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危而復存。然今仰瞻天象，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蹟，今王又光耀明德，以應其期。歷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於無窮；朕竊慕焉。今其追踵堯典，禪位於丞相魏王。王其毋辭！」曹丕聽畢，便欲受詔。司馬懿諫曰：「不可。雖然詔璽已至，陛下宜且上表謙辭，以絕天下之謗。」不從。令王朗作表，自稱德薄，請別求大賢以詞大位。帝覽表，心甚驚疑，謂羣臣曰：「魏王謙遜，如之奈何？」華歆曰：「昔魏武王受王爵之時，三辭而詔不受。然後受之。今陛下可再降詔。」魏王自當允從。帝不得已，又令桓楷草詔。遣高廟使張音持節奉璽至魏王宮。曹丕開讀詔曰：「咨爾魏王，上書謙讓，朕竊爲漢道陵遲爲日已久，幸賴武王操德膺符運，奮揚神武，芟除兇暴，清定區夏。今王丕繼承前緒，至德光昭，聲教被四海，仁風扇八區。天之歷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勳禪以天下大禹。有疎導之績，而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祇，紹天明命，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皇帝璽。王其受之！」曹丕接詔欣喜，謂賈詡曰：「雖二次有詔，然終恐天下後世不免篡竊之名也。」詡曰：「此事極易，可再命張音齎回璽，卻教華歆令漢帝築一臺，名受禪臺，擇吉日良辰，集大小公卿盡到臺下，令天子親奉璽綬。禪天下與王，便可以釋羣疑，而絕衆議矣。」丕大喜，即令張音齎回璽，仍作表謙辭。音回奏獻帝，帝問羣臣曰：「魏王又讓其意，若何？」華歆奏曰：「陛下可築一臺，名受禪臺，聚集公卿庶民，明白禪位，則陛下子子孫孫必

蒙魏恩矣。帝從之，乃遣太常院官卜地於繁陽，築起二層高台，擇於十月庚午日寅時，禪讓。至期，獻帝請魏王曹丕登臺受禪。臺下集大小官僚四百餘員，御林虎賁禁軍三十餘萬人，帝親捧玉璽奉曹丕不受。臺下羣臣跪聽冊曰：「咨爾魏王，昔者唐堯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於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滋昏，羣凶姿迹，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於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乂，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於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於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歷數在爾躬。君其祗順大禮，饗萬國以肅承天命。」讀冊已畢，魏王曹丕卽受禪位，大禮登了帝位。賈詡引大小官僚朝於臺下，改延康元年爲黃初元年。國號大魏。不卽傳旨，大赦天下，諡父曹操爲太祖武皇帝。華歆奏曰：「天無兩日，民無二王。漢帝旣禪天下，理宜退就藩服，乞降明旨，安置劉氏於何地。」言訖，扶獻帝跪於臺下，聽旨。不降旨，封帝爲山陽公。卽日便行。華歆按劍指帝厲聲而言曰：「立一帝廢一帝，古之常道。今上仁慈不忍加害，封汝爲山陽公。今日便行，非宣詔不許入朝。獻帝含淚拜謝，上馬而去。臺下軍民人等見之，傷感不已。」不謂羣臣曰：「舜禹之事，朕知之矣。」羣臣皆呼萬歲。後人觀此受禪臺，有詩歎曰：「兩漢經營事頗難，一朝失卻舊江山。黃初欲學唐虞事，司馬將來作樣看。」百官請曹丕答謝天地，丕方下拜，忽然臺前捲起一陣怪風，飛沙走石，急如驟雨，對面不見。臺上火燭盡皆吹滅，不驚倒於臺上。百官急救下臺，半晌方醒。侍臣扶入宮中，數日不能設朝。後病稍可，方出殿受羣臣朝賀。封華歆爲司徒，王朗爲司空，大小官僚一一陞賞。不疾未痊，疑許昌宮室多妖，乃自許昌幸洛陽，大建宮室。早有人到成都報說，曹丕自立爲大魏皇帝於洛陽，蓋造宮殿。且傳言漢帝已遇害。漢中王聞知，痛哭終日，下令百官挂孝，遙望設祭。上尊諡曰孝愍皇帝，玄德因此憂慮，致染成疾，不能理事。政務皆託與孔明。孔明與太傅許靖、光祿大夫譙周商議，言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欲尊漢中王爲帝。譙周曰：「近有祥鳳慶雲之瑞，成都西北角有黃氣數十丈，冲霄而起。帝星見於畢胃昴之分，煌煌如月。此正應漢中王當卽帝位。」以繼漢統，更復何疑？於是孔明與許靖引大小官僚上表，請漢中王卽皇帝位。漢中王覽表，大驚曰：「卿等欲陷孤爲不忠不義之人耶？」孔明奏曰：「非也。曹丕篡漢自立，主上乃漢室苗裔，理合繼統。以延漢祀。漢中王勃然變色曰：「孤豈效逆賊所爲，拂袖而起。入於後宮，衆官皆散。三日後，孔明又引衆官入朝，請漢中王出。衆皆拜伏於前。許靖奏曰：「今漢天子已被曹

不所弑。王上不卽帝位。興師討逆。不得爲忠義也。今天下無不欲王上爲君。爲孝愍皇帝雪恨。若不從臣等所議。是失民望矣。漢中王曰。孤雖是景帝之孫。並未有德澤以布於民。今一旦自立爲帝。與篡竊何異。孔明苦勸數次。漢中王堅執不從。孔明乃設一計。謂衆官曰。如此如此。於是孔明託病不出。漢中王聞孔明病篤。親到府中。直入臥榻邊。問曰。軍師所感何疾。孔明答曰。憂心如焚。命不久矣。漢中王曰。軍師所憂何事。連問數次。孔明只推病重。瞑目不答。漢中王再三請問。孔明喟然歎曰。臣自出茅廬。得遇大王。相隨至今。言聽計從。今幸大王有兩川之地。不負臣夙昔之言。目今曹丕篡位。漢祀將斬。文武官僚咸欲奉大王爲帝。滅魏興劉。共圖功名。不想大王堅執不肯。衆官皆有怨心。不久必盡散矣。若文武皆散。吳魏來攻兩川。難保臣安。得不憂乎。漢中王曰。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議論耳。孔明曰。聖人云。名不正則言不順。今大王名正言順。有何可議。豈不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漢中王曰。待軍師病可行之。未遲。孔明聽罷。從榻上躍然而起。將屏風一擊。外面文武衆官皆入。拜伏於地。曰。主上旣允。便請擇日以行大禮。漢中王視之。乃是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青衣侯尚。舉陽泉侯劉豹。別駕趙祚。治中楊洪。議曹杜瓊。從事張爽。太常卿賴忠。光祿卿黃權。祭酒何曾。學士尹默。司業譙周。大司馬殷純。偏將軍張裔。少府王謀。昭文博士尹籍。從事郎秦宓等衆也。漢中王驚曰。陷孤於不義。皆卿等也。孔明曰。主上旣允所請。便可築臺擇吉。恭行大禮。卽時送漢中王還宮。一面令博士許慈。諫議郎孟光。掌禮。築臺於成都武擔之南。諸事齊備。多官整設鑾駕。迎請漢中王登壇致祭。譙周在壇上高聲朗讀祭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朔。越十二日丁巳。皇帝備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恭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殘忍。戮殺主后。罪惡滔天。操子不載肆凶逆。竊據神器。羣下將士以爲漢祀墮廢。備宜延之嗣武二祖。躬行天罰。備懼。無德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遐荒。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產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高光之業。將墮於地。謹擇吉日。登壇祭告。受皇帝璽綬。撫臨四方。惟神饗祚。漢家永綏。歷服。」讀罷祭文。孔明率衆官恭上玉靈。漢中王受了。捧於壇上。再三推讓。曰。備無才德。請擇有才德者受之。孔明奏曰。主上平定四海。功德昭於天下。况是大漢宗派。宜卽正位。已。祭告天神。復何讓焉。文武各官皆呼萬歲。拜舞禮畢。改元章武元年。立妃吳氏爲皇后。長子劉禪爲太子。封次子劉永爲魯王。劉理爲梁王。封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大小官僚一一陞賞。大赦天下。兩川軍民。

無不欣躍。次日設朝，文武官僚拜畢，列爲兩班。先主降詔曰：「朕自桃園與關張結義，誓同生死。不幸二弟雲長被東吳孫權所害，若不報讐，是負盟也。朕欲起傾國之兵，攻伐東吳，生擒逆賊，以雪此恨。」言未畢，班內一人拜伏於階下，諫曰：「不可。先主視之，乃虎威將軍趙雲也。正是『君王未及行天討，臣下會聞進直言』。未知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 急兄讐張飛遇害 雪弟恨先主興兵

却說先主起兵東征，趙雲諫曰：「國賊乃曹操，非孫權也。今曹不篡漢，神人共怒，陛下可早圖關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討凶逆。則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若舍魏以伐吳，兵勢一交，豈能驟解？」願陛下察之。先主曰：「孫權害了朕弟，又兼傅士仁、糜芳、潘璋、馬忠皆有切齒之讐，啖其肉而滅其族，方雪朕恨。卿何阻耶？」雲曰：「漢賊之讐，公也；兄弟之讐，私也。願以天下爲重。」先主答曰：「朕不爲弟報讐，雖有萬里江山，何足爲貴。」遂不聽趙雲之諫，下令起兵伐吳。且發使往五谿，借番兵五萬，共相策應。一面差使往闕中，選張飛爲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侯，兼闕中牧，使命齋詔而去。却說張飛在闕中聞知，關公被東吳所害，旦夕號泣，血濕衣襟。諸將以酒勸解，酒醉怒氣愈加。帳上帳下，但有犯者，卽鞭撻之，多有鞭死者。每日望南切齒，睜目怒恨，放聲痛哭不已。忽報使至，慌忙接入，開讀詔旨。飛受爵，望北拜畢，設酒款待來使。飛曰：「吾兄被害，讐深似海，廟堂之臣，何不早奏興兵？」使者曰：「多有勸先滅魏而後伐吳者。飛怒曰：『是何言也！昔我三人桃園結義，誓同生死。今不幸二兄半途而逝，吾安得獨享富貴耶？吾當面見天子，願爲前部先鋒，挂孝伐吳。』」生擒逆賊，祭告二兄，以踐前盟。言訖，就同使命望成都而來。却說先主每日自下教場，操演軍馬。冠日興師，御駕親征。於是公卿都至丞相府中見孔明曰：「今天子初臨大位，親統軍伍，非所以重社稷也。丞相秉鈞衡之職，何不規諫？」孔明曰：「吾苦諫數次，只是不聽。今日公等隨我入操場諫去，當下孔明引百官來奏。先主曰：『陛下初登寶位，若欲北討漢賊，以伸大義於天下，方可親統六師。若只欲伐吳，命一上將統軍伐之，可也。何必親勞聖駕？』先主見孔明苦諫，心中稍回。忽報張飛到來，先主急召入。飛至演武廳，拜伏於地，抱先主足而哭。先主亦哭。飛曰：『陛下今日爲君，早忘了桃園之誓，二兄之讐，如何不報？』先主曰：『多官諫阻，未敢輕舉。』飛曰：『他人豈知昔日之盟？若陛下不去，臣捨此軀，與二兄報讐。若不能報時，臣甯死不見陛下也。』先主曰：『朕與卿同往。卿提本部兵自闕州而出，朕統精

兵會於江州。共伐東吳。以雪此恨。飛臨行。先主囑曰。朕素知卿酒後暴怒。鞭撻兒。而復令在左右。此係取禍之道也。今後務宜寬容。不可如前。飛拜辭而去。次日。先主整兵要行。學士秦宓奏曰。陛下捨萬乘之軀。而徇小義。古人所不取也。願陛下思之。先主曰。雲長與朕。猶一體也。大義尚在。豈可忘耶。宓伏地不起曰。陛下不從臣言。誠恐有失。先主大怒曰。朕欲興兵。爾何出此不利之言。叱武士推出斬之。宓面不改色。顧先主而笑曰。臣死無恨。但可惜新創之業。又將顛覆耳。衆官皆爲奏。宓告免。先主曰。暫且囚下。待朕報讐。同時發落。孔明聞知。卽上表救秦宓。其略曰。「臣亮等竊以吳賊逞奸詭之計。致荊州有覆亡之禍。隕將星於斗牛。折天柱於楚地。此情哀痛。誠不可忘。但念還漢鼎者。罪由曹操。移劉祚者。過非孫權。竊請魏賊若除。則吳自賓服。願陛下納秦宓金石之言。以養士卒之力。別作良圖。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先主看畢。擲表於地。曰。朕意已決。無得再諫。遂命丞相諸葛亮保太子守兩川。驃騎將軍馬超。并弟馬岱。助鎮北將軍魏延。守漢中。以當魏兵。虎威將軍趙雲。爲後應。兼督糧草。黃權。程畿。爲參謀。馬良。陳震。掌理文書。黃忠。爲前部先鋒。馮習。張南。爲副將。傅彤。張翼。爲中軍護尉。趙融。廖淳。爲合後。川將數百員。并五谿番將等。共兵七十五萬。擇定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出師。却說張飛回到閬中。下令軍中。限三日內。製辦白旗白甲。三軍挂孝。伐吳。次日。帳下兩員末將。范疆。張達。入帳告曰。白旗白甲。一時無措。須寬限方可。飛大怒曰。吾急欲報讐。恨不明日便到逆賊之境。汝安敢違我將令。叱武士縛於樹上。各鞭背五十鞭。畢。以指之曰。來日俱要完備。若違了期限。卽殺汝二人。示衆。打到一人。滿口出血。回到營中。商議。范疆曰。今日受了刑責。着我等如何辦得。其人性暴如火。倘來日不完。你我皆被殺矣。張達曰。比如他殺我不如我殺他。疆曰。怎奈不得近前。達曰。我兩個若不當死。則他醉於牀上。若是當死。則他不醉。二人商議停當。却說張飛在帳中。神思昏亂。動止恍惚。乃問部將曰。吾今心驚肉顫。坐臥不安。此何意也。部將答曰。此是君侯思念關公。以致如此。飛令人將酒來。與部將同飲。不覺大醉。臥於帳中。范張兩賊。探知消息。初更時分。各藏短刀。密入帳中。詐言欲稟機密。直至牀前。原來張飛每睡不合眼。當夜寢於帳中。二賊見他鬚豎目張。本不敢動手。因聞鼻息如雷。方敢近前。以短刀刺入飛腹。飛大叫一聲而亡。時年五十五歲。後人有詩歎曰。「安喜曾聞鞭督郵。黃巾掃盡佐炎劉。虎牢關上聲先震。長坂橋邊水逆流。義釋嚴顏安蜀境。智欺張岱定中州。伐吳未竟身先死。秋草長遺闕地愁。」却說二賊當夜割了張飛首級。便引數十人。連夜投東吳去了。次

日軍中聞知起兵追之不及時有張飛部將吳班向自荊州來見先主先主用爲牙門將使佐張飛守閬中當下吳班先發表章奏知天子然後令長子張苞具棺槨感貳令弟張紹守閬中苞自來報先主時先主已擇期出師大小官員皆隨孔明送十里方回孔明回至成都快快不樂顧謂衆官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也却說先主是夜心驚肉顫寢臥不安出帳仰觀天文見西北一星其大如斗忽然墜地先主大疑連夜令人求問孔明孔明回奏曰合損一上將三日之內必有警報先主因此按兵不動忽侍臣奏曰閬中張車騎部將吳班差人齎表至先主頓足曰噫三弟休矣及至覽表果報張飛凶信先主放聲大哭昏絕於地衆官救醒次日人報一隊軍馬驟風而至先主出營觀之良久見一員小將白袍銀鎧滾鞍下馬伏地而哭乃張苞也苞曰范彊張達殺了臣父將首級投東吳去了先主哀痛至甚飲食不進羣臣苦諫曰陛下方欲爲二弟報讐何可先主推殘龍體先主方纔進膳遂謂張苞曰卿與吳班敢引本部軍作先鋒爲御父報讐否苞曰爲國爲父萬死不辭先主正欲遣苞起兵又報一彪軍風擁而至先主令侍臣探之須臾侍臣引一小將軍白袍銀鎧入營伏地而哭先主視之乃關興也先主見了關興想起關公又放聲大哭衆官苦勸先主曰朕想布衣時與關張結義誓同生死朕今爲天子正欲與兩弟共享富貴不幸俱死於非命見此二姪能不斷腸言訖又哭衆官曰二小將軍且退容聖上將息龍體侍臣奏曰陛下年過六旬不宜過於哀痛先主曰二弟俱亡朕安忍獨生言訖以頭頓地而哭多官商議曰今天子如此煩惱將何解勸馬良曰主上親統大兵伐吳終日號泣於軍不利陳震曰吾聞成都青城山之西有一隱者姓李名意世人傳說此老已三百餘歲能知人之生死吉凶乃當世之神仙也何不奏知天子召此老來問他吉凶勝如吾等之言遂入奏先主先主從之卽遣陳震齋詔往青城山宣召震星夜到了青城令鄉人引入山谷深處遙望仙莊青雲隱隱端氣非凡忽見一小童來迎曰來者莫非陳孝起乎震大驚曰仙童如何知我姓字童子曰吾師昨者有言今日必有皇帝詔命至使者必是陳孝起震曰真神仙也人言信不誣矣遂與小童同入仙莊拜見李意宣天子詔命李意推老不行震曰天子急欲見仙翁一面幸勿吝鶴駕再三敦請李意可行旣至御營入見先主先主見李意鶴髮童顏碧眼方瞳灼灼有光身如古柏之狀知是異人優禮相待李意曰老夫乃荒山村叟無學無識辱陛下宣召不知有何見諭先主曰朕與關張二弟結生死之交三十餘年矣今一弟被害親統大軍報讐未知休咎如何久聞仙翁通曉玄機望

乞賜教。李意曰：「此乃天數，非老夫所知也。」先主再三求問，意乃索紙筆畫兵馬器械四十一餘張，畫畢便一一扯碎。又畫一大人仰臥於地上，傍邊一人掘土埋之上寫一大白字，遂稽首而去。先主不悅，謂羣臣曰：「此狂叟也，不足爲信。」卽以火焚之。便催軍前進。張苞入奏曰：「吳班軍馬已至。」小臣乞爲先鋒。先主壯其志，卽取先鋒印賜張苞。苞方欲挂印，又一少年將奮然出曰：「留下印與我觀之，乃關興也。」苞曰：「我已奉詔矣。」興曰：「汝有何能，敢當此任？」苞曰：「我自幼習學武藝，箭無虛發。」先主曰：「朕正要觀賢姪武藝，以定優劣。」苞令宣士於百步之外，立一面旗，旗上畫一紅心。苞拈弓取箭，連射三箭，皆中紅心。衆皆稱善。關興挽弓在手，曰：「射中紅心，何足爲奇。」正言間，忽值頭上一行雁過，興指曰：「吾射這飛雁第三隻。」一箭射去，那隻雁應弦而落。文武官僚齊聲喝采。苞大怒，飛身上馬，手挺父所使丈八點鋼矛，大叫曰：「你敢與我比試武藝否？」興亦上馬，綽家傳大砍刀，縱馬而出。曰：「偏你能使矛，吾豈不能使刀！」二將方欲交鋒，先主喝曰：「二子休得無禮！」興、苞二人慌忙下馬，各棄兵器，拜伏請罪。先主曰：「朕自涿郡與卿等之父結異姓之交，親如骨肉。今汝二人亦是昆仲之分，正當同心協力，共報父仇。奈何自相爭競，失其大義！」父喪未遠，而猶如此，况日後乎？」二人再拜伏罪。先主問曰：「卿二人誰年長？」苞曰：「臣長關興一歲。」先主卽命興拜苞爲兄。一人就帳前折箭爲誓。永相救護。先主下詔，使吳班爲先鋒，令張苞關興護駕。水陸並進，船騎雙行，浩浩蕩蕩，殺奔吳國來。却說范彊、張達、張飛首級投獻吳侯。細告前事。孫權聽罷，收了二人，乃謂百官曰：「今劉玄德卽了帝位，統精兵七十餘萬，御駕親征，其勢甚急。如之奈何？」百官盡皆失色，面面相覲。諸葛瑾出曰：「某食君侯之祿久矣，無可報效，願捨殘生，去見蜀主，以利害說之。使兩國相和，共討曹丕之罪。」權大喜，卽遣諸葛瑾爲使，來說先主罷兵。正是：「兩國相爭通使命，一言解難賴行人。」未知諸葛瑾此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孫權降魏受九錫 先主征吳賞六軍

却說章武元年秋八月，先主起大軍至夔關，駕車白帝城，前隊馬軍已出川口。近臣奏曰：「吳使諸葛瑾至。」先主傳旨，教休放入。黃權奏曰：「瑾弟在蜀，必有事而來。陛下何故絕之？」當召入，看他言語，可從則從，如不可，就借彼口說與孫權，令知問罪有名也。先主從之，召瑾入城。瑾拜伏於地。先主問曰：「子瑜遠來，有何事故？」瑾曰：「臣弟久事陛下，臣賴行人。」未知諸葛瑾此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故不避斧鉞特來奏荊州之事。前者關公在荊州時，吳侯數次求親，關公不允。後關公取襄陽，曹操屢次致書吳侯，使襲荊州。吳侯本不肯許。因呂蒙與關公不睦，故擅自興兵，誤成大事。今吳侯悔之不及，此乃呂蒙之罪，非吳侯之過也。今呂蒙已死，冤讐已息，孫夫人一向思歸。今吳侯令臣爲使，願送歸夫人，縛還降將，並將荊州仍舊交還。永結盟好，共滅曹丕，以正篡逆之罪。先主怒曰：汝裏吳害了朕弟，今日敢以巧言來說乎？瑾曰：臣請以輕重大小之事與陛下論之。陛下乃漢朝皇叔，今漢帝已被曹丕篡奪，不思勦除，卻爲異姓之親，有屈萬乘之尊，是捨大義而就小義也。中原乃海內之地，兩都皆大漢創業之方。陛下不取而但爭荊州，是棄重而取輕也。天下皆知陛下卽位必興漢室，恢復山河。今陛下置魏不問，反欲伐吳，羈爲陛下不取。先主大怒曰：殺吾弟之讐，不共戴天。欲朕罷兵，除死方休。不看丞相之面，先斬汝首！今且放汝回去，說與孫權，洗頸就戮。諸葛瑾見先主不聽，只得自回江南，卻說張昭見孫權曰：諸葛子瑜知蜀兵勢大，故假以講和爲辭，欲背吳入蜀。此去必不回矣。權曰：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盟，孤不負子瑜，子瑜亦不負孤。昔子瑜在柴桑時，孔明來吳，孤欲使子瑜留之，子瑜曰：弟已事玄德，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其言足貫神明。今日豈肯降蜀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得間也。正言間，忽報諸葛瑾回。權曰：孤言若何？張昭滿面羞慚而退。瑾見孫權，言先主不肯通和之意。權大驚曰：若如此，則江南危矣！增下一人進曰：某有一計，可解此危。視之，乃中大夫趙咨也。權曰：德度有何良策？咨曰：主公可作一表，某願爲使，往見魏帝曹丕，陳說利害，使襲漢中，則蜀兵自危矣。權曰：此計最善。但卿此去，休失了東吳氣象。咨曰：若有些小差失，即投江而死。安有面目見江南人物乎？權大喜，即寫表，稱臣，令趙咨爲使，星夜到了許都。先見太尉賈詡等，并大小官僚。次日早朝，賈詡出班奏曰：東吳遣中大夫趙咨上表。曹丕笑曰：此欲退蜀兵故也。即令召入，咨拜伏於丹墀。不覽表畢，遂問咨曰：吳侯乃何如主也？咨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丕笑曰：卿褒獎毋乃太甚？咨曰：臣非過譽也。吳侯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死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以此論之，豈不爲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乎？又問曰：吳主頗知學乎？咨曰：吳主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少有餘閒。博覽書傳，歷觀史籍，探其大旨，不效書生搜章摘句而已。丕曰：朕欲伐吳，可乎？咨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禦備之策。丕曰：吳畏魏乎？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畏之有？丕曰：東吳如大夫

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數。不數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卿可以嘗之矣。於是卽降詔，命太常卿邢貞齋冊封孫權爲吳王，加九錫。趙咨謝恩出城，大夫劉曄諫曰：今孫權懼蜀兵之勢，故來請降，以臣愚見，蜀吳交兵，乃天亡之也。今若遣上將提數萬之兵渡江，襲之，蜀攻其外，魏攻其內，吳國之亡不出旬日。吳亡則蜀孤矣，陛下何不早圖之？不曰：孫權旣已禮服朕，若攻之，是沮天下欲降者之心，不若納之爲是。劉曄又曰：孫權雖有雄才，乃殘漢驃騎將軍南昌侯之職，官輕則勢微，尚有畏中原之心，若加以王位，則去陛下一階耳。今陛下信其詐降，崇其位號，以封殖之，是與虎添翼也。不曰：不然。朕不助吳，亦不助蜀。待看吳蜀交兵，若滅一國，止存一國。那時除之，有何難哉？朕意已決，卿勿復言。遂命太常卿邢貞同趙咨捧執冊錫逕至東吳，卻說孫權聚集百官商議禦蜀兵之策。忽報魏帝封主公爲王，禮當遠接。顧雍諫曰：主公宜自稱上將軍，九州伯之位，不當受魏帝封爵。權曰：當日沛公受項羽之封，蓋因時也。何故卻之？遂率百官出城迎接。邢貞自恃上國天使，入門不下車，張昭大怒，厲聲曰：禮無不敬，法無不肅，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無方寸之刃耶？邢貞慌忙下車，與孫權相見，並車入城。忽車後一人放聲哭曰：吾等不能奮身捨命爲主，併魏吞蜀，乃令主公受人封爵，不亦辱乎？衆視之，乃徐盛也。邢貞聞之，歎曰：江東將相如此，終非久在人下者也。卻說孫權受了封爵，衆文武官僚拜賀已畢，命收拾美玉明珠等物，遣人齎進謝恩。早有細作報說蜀主引本國大兵及蠻王沙摩柯番兵數萬，又有洞溪漢將杜路、劉甯二枝兵，水陸並進，聲勢震天。水路軍已出巫口，旱路軍已到秭歸。時孫權雖登王位，奈魏王不肯接應，乃問文武曰：蜀兵勢大，當復如何？衆皆默然。權歎曰：周郎之後，有魯肅；肅之後，有呂蒙。今呂蒙已死，無人與孤分憂也。言未畢，忽班部中一少年將奮然而出，伏地奏曰：臣雖年幼，願習兵書，願乞數萬之兵，以破蜀兵。權視之，乃孫桓也。桓字叔武，其父名河，本姓俞氏，孫策愛之，賜姓孫。因此亦係吳王宗族。河生四子，桓居其長。弓馬熟嫻，從吳王征討，累立奇功，官授武衛都尉。時年二十五歲。權曰：汝有何策勝之？桓曰：臣有大將二員，一名李異，一名謝旌，俱有萬夫不當之勇。乞數萬之衆，往擒劉備。權曰：姪雖英勇，奈年幼，必得一人相助方可。虎威將軍朱然出曰：臣願與小將宣同擒劉備。權許之。遂點水陸馬五萬，封孫桓爲左都督，朱然爲右都督，卽日起兵。哨馬探得蜀兵已至宜都下，奉孫桓引二萬五千軍馬，屯於宜都界口，前後分作二營，以拒蜀兵。卻說蜀將吳班領先鋒之印，自出川以來，所到之處，望風而降，兵不血刃。

直到宣都探知孫桓在彼下寨。飛奏先主。時先主已到猇亭。聞奏怒曰：「量此小兒，安敢與朕抗耶！」關興奏曰：「既孫權令此子爲將，不勞陛下遣大將臣驥往擒之。」先主曰：「朕正欲觀汝壯氣，卽命關興前往。興拜辭欲行。」張苞出曰：「旣關興前去討戰，臣願同行。」先主曰：「二姪同行甚妙，但須謹慎，不可造次。」以拜辭先主，會合先鋒一同進兵，列成陣勢。孫桓聽知蜀兵大至，令寨多起兩陣，對圓。桓領李異、謝旌立馬於門旗之下，見蜀營中擁出二員大將，皆銀盔銀鎧，白馬白旗。上首張苞挺丈八點鋼矛，下首關興橫着大砍刀。苞大罵曰：「孫桓豎子死在臨時，尙敢抗拒天兵乎！」桓亦罵曰：「汝父作無頭之鬼，今汝又來討死！好生不智！」張苞大怒，挺槍直取孫桓。桓背後謝旌驟馬來迎，兩將戰有三十餘合。旗敗走，乘勝趕來。李異見謝旌敗了，慌忙拍馬捨籠金斧，按戰。張苞與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吳軍中裨將譚雄見張苞英勇，李異不能勝，卻放一冷箭。正射中張苞所騎之馬，那馬負痛奔回本陣，未到門旗邊，撲地便倒。將張苞掀在地上。李異急向前，輪起大斧，望張苞腦袋便砍。忽一道紅光閃處，李異頭早落地。原來關興見張苞馬回，正待接應，忽見張苞馬倒，李異趕來，興大喝一聲，劈李異於馬下。救了張苞，乘勢掩殺。孫桓大敗，各自鳴金收軍。次日，孫桓又引軍來。張苞關興齊出，關興立馬於陣前，單搦孫桓交鋒。桓大怒，拍馬揮刀，與關興戰三十餘合，氣力不加大敗，回陣。二小將追殺入營。吳班引着張南、馮習驅兵掩殺。張苞奮勇當先，殺入吳軍。正遇謝旌被苞一矛刺死。吳軍四散奔走，獨將得勝收軍，只不見了關興。張苞大驚曰：「安國有失，吾不獨生！」言訖，綽槍上馬，尋不數里，只見關興左手提刀，右手活挾一將。苞問曰：「此是何人？」興笑答曰：「吾在亂軍中，正遇讎人，故生擒來。苞視之，乃昨日放冷箭的譚雄也。」苞大喜，同回本營，斬首瀝血，祭了死馬，遂寫表差人赴先主處報捷。孫桓折了李異、謝旌、譚雄等許多將士，力窮勢孤，不能抵敵，卽差人回吳求救。蜀將張南、馮習謂吳班曰：「目今吳兵勢敗，正好乘虛劫寨。」班曰：「孫桓雖然折了許多將士，朱然水軍現今結營江上，未曾損折。今日若去劫寨，倘水軍上岸，斷我歸路，如之奈何？」南曰：「此事至易，可教關張二將軍各引五千軍伏於山谷中，如朱然來救，左右兩軍整出夾攻，必然取勝。」班曰：「不如先使小卒詐作降兵，卻將劫寨事告知朱然。然見火起，必來救應，卻令伏兵擊之，則大事濟矣。」馮習等大喜，遂依計而行。却說朱然聽知孫桓損兵折將，正欲來救，忽伏路軍引幾個小卒上船投降。然問之，小卒曰：「我等是馮習帳下士卒，因賞罰不明，特來投降。就報機密。」然曰：「所報何事？」小卒曰：「今晚馮習乘虛要劫孫將軍營寨，約定舉火爲號。」朱然聽畢，即使

人報知孫桓，報事人行至半途，被關興殺了。朱然一面商議，欲引兵去救應孫桓。部將崔禹曰：「小卒之言，未可深信。倘有疏虞，水陸二軍盡皆休矣。」將軍只宜穩守水寨，某願替將軍一行，然從之。遂令崔禹引一萬軍前去。是夜馮習、張南、吳班分兵三路，直殺入孫桓寨中。四面火起，吳兵大亂，尋路奪走。且說崔禹正行之間，忽見火起，急催兵前進。剛纔轉過山來，忽山谷中鼓聲大震，左邊關興，右邊張苞，兩路夾攻。崔禹大驚，方欲奔走，正遇張苞，交馬只一合，被苞生擒而回。朱然聽知危急，將船往下水退五六十里去了。孫桓引敗軍逃走，問部將曰：「前去何處？」城堅糧廣，部將曰：「此去正北彝陵城，可以屯兵。」桓引敗軍急望彝陵而走，方進得城。吳班等追至，將城四面圍定。關興、張苞等解崔禹到城歸來，先主大喜，傳旨將崔禹斬却，大賞三軍。自此威風震動，江南諸將無不膽寒。却說孫桓令人求救於吳王。吳王大驚，即召文武商議。曰：「今孫桓受困於彝陵，朱然大敗於江中，獨兵勢大如之奈何？」張昭奏曰：「今諸將雖多物故，然尚有十餘人，何慮於劉備？可命韓當爲正將，周泰爲副將，潘璋爲先鋒，凌統爲合後，甘甯爲救應，起兵十萬，拒之。權依所奏，即命諸將速行。此時甘甯已患痢疾，帶病從征，却說先主從巫峽建平起，直接彝陵界分，七十餘里，連結四十餘寨。見關興、張苞屢立大功，歎曰：「昔日從朕諸將，皆老邁無用矣。復有二姪如此英雄，朕何慮孫權乎？」正言間，忽報韓當、周泰領兵到來。先主方欲遣將迎敵，近臣奏曰：「老將黃忠引五六人投東吳去了。」先主笑曰：「黃漢升非反叛之人也。因朕失口誤言，老者無用，彼必不服老，故奮力去相持矣。」即召關興、張苞曰：「黃漢升此去必然有失。賢姪休辭勞苦，可去相助，略有微功，便可速回。勿使有失。」一小將拜辭先主，引本部軍來助黃忠。正是：「老臣素矢忠君志，年少能成報國功！」未知黃忠此去如何，且聽下回別解。

第八十三回 戰猇亭先主得讎人 守江口書生拜大將

卻說章武二年春正月，武威後將軍黃忠隨先主伐吳。忽聞先主言老將無用，即提刀上馬，引親隨五六人，逕到彝陵營中。吳班與張南馮習接入，問曰：「老將軍此來有何事故？」忠曰：「吾自長沙跟天子到今，多負勤勞。今雖七旬有餘，尚食肉十斤，臂開二石之弓，能乘千里之馬，未足爲老。昨日主上言吾等老邁無用，故來此與東吳交鋒。看吾斬將老也不老。」正言間，忽報吳兵前部已到，哨馬臨營。忠奮然而起，出帳上馬。馮習等勸曰：「老將軍且休輕進，忠不聽縱。」

馬而去。吳班令馮習引兵助戰。忠在吳軍陣前勒馬橫刀，單搦先鋒潘璋交戰。璋引部將史蹟出馬，蹟欺忠年老，挺槍出戰，鬪不三合，被忠一刀斬於馬下。潘璋大怒，揮關公使的青龍刀來戰。黃忠交馬數合，不分勝敗。忠奮力惡戰，一時料敵不過，撥馬便走。忠乘勢追趕，全勝而回。路逢關興、張苞，興曰：「我等奉聖旨來助老將軍，既已立了功，速請回。」忠不聽。次日，潘璋又來搦戰。黃忠奮然上馬，興曰：「二人要助戰，忠不從。吳班要助戰，忠亦不從。只自引五千軍出，戰不數合，璋拖刀便走。忠縱馬追之，厲聲大叫曰：『賊將休走！吾今爲關公報讐！』追至三十餘里，四面喊聲大震，伏兵齊出，右邊周泰，左邊韓當，前有潘璋，後有凌統，把黃忠困在垓心。忽然狂風大起，忠急退時，山坡上馬忠引一軍一箭射中黃忠肩窩，險些兒落馬。吳兵見忠中箭，一齊來攻。忽後面喊聲大起，兩路軍殺來，吳兵潰散。救出黃忠，關興、張苞也。一小將保送黃忠逕到御前營中。忠年老血衰，箭瘡痛裂，病甚沉重。先主御駕自來看視，撫其背曰：「老將軍中傷朕之過也。」忠曰：「臣乃一武夫耳，幸遇陛下。臣今年七十有五，壽亦足矣。望陛下善保龍體，以圖中原。」言訖，不省人事。是夜殞於御營。後人有詩歎曰：「老將說黃忠，收川立大功。重披金鎖甲，雙挽鐵胎弓。膽氣驚河北，威名鎮蜀中。臨亡頭似雪，猶自顯英雄。」先主見黃忠氣絕，哀傷不已，敕具棺槨葬於成都。先主嘆曰：「五虎大將已三人矣，尚不能復讎，深可痛哉！」乃引御林軍直至猇亭，大會諸將，分軍入路，水陸俱進。水路令黃權領兵，先主自大軍於旱路進發。時章武二年二月中旬也。韓當、周泰聽知先主御駕來征，引兵出迎，兩陣對圓。韓當、周泰出馬，見蜀營門旗開處，先主自出，黃羅銷金盔蓋，左右白旄黃鉞金銀旗節，前後圍繞。當大叫曰：「陛下今爲蜀主，何自出？倘有疎虞，悔之何及！」先主遙指罵曰：「汝等吳狗，傷朕手足，誓不與立於天地之間！」當回顧衆將曰：「誰敢衝突？」蜀部將夏恂挺槍出馬，先主背後張苞挺丈八矛，縱馬而出，大喝一聲，直取夏恂。恂見苞聲如巨雷，心中驚懼，恰待走，周泰弟周平見恂抵敵不住，揮刀縱馬而來，迎張苞，大喝一聲，一矛刺中夏恂，倒撞下船。周平大驚，措手不及，被關興一刀斬了一小將，便取韓當、周泰。韓二人慌忙入陣，先主視之，嘆曰：「虎父無犬子！」用御鞭一指，蜀兵一齊掩殺過去。吳兵大敗，那八路兵勢如泉湧，殺的那吳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却說甘甯正船中養病，聽知蜀兵大至，火急上馬，正遇一夥蠻兵，人皆披髮跣足，皆使弓弩長槍，擣牌刀斧爲首，乃是番王沙柯，生得面如噀血，碧眼突出，使一個鐵蒺藜骨朵，腰帶兩張弓，威風抖擻，甘甯見其勢大，不敢交鋒，撥馬而走。被

摩柯一箭射中頭顱，甯帶箭而走到於富池口，坐於大樹之下而死。樹上羣鴟數百圍繞其屍。吳王聞之，哀痛不具，禮厚葬立廟祭祀。後人有詩嘆曰：「吳郡甘興霸，長江錦幔舟。酬君重知已，報友化仇讐。」劫寨將輕騎驅兵飲甌，神鴟能顯聖香火永千秋！」却說先主乘勢追殺，遂得猇亭。吳兵四散逃走。先主收兵，只不見關興。先主慌令苞等四面跟尋，原來關興殺入吳陣，正遇讐入潘璋驟馬追之，璋大驚，奔入山谷內，不知所往。興尋思只在山裏來尋覓潘璋，看看天晚，迷蹤失路，幸得星月有光，追至山僻之間，時已二更，到一莊上，下馬叩門。一老者出問，何興曰：「吾是戰將，迷路到此，求一飯充飢。」老人引入，興見堂內點着明燭，中堂繪畫關公神像，興大哭而拜。老人問將軍何故哭拜，興曰：「此吾父也。」老人聞言，即便下拜。興曰：「何故供着吾父？」老人答曰：「此間皆是尊神地方，在生之家家奉侍。何況今日爲神乎？」老夫只望蜀兵，早報讐。今將軍到此，百姓有福矣。遂置酒食待之，卸鞍喂馬。三更後，忽門外又一人擊戶。老人出而問之，乃吳將潘璋亦來投宿，恰入草堂。關興見了，按劍大喝曰：「反賊休走！」璋圓領出，忽門外一人，面如重棗，丹鳳眼，臥蠶眉，飄三縷美髯，綠袍金鎧，按劍而入。璋見是關公顯聖，大叫一聲，神魂飛散，欲待轉身，早被關興手起劍落，斬於地上，取心瀝血，就關公神像前祭祀。興得了父親的青龍偃月刀，却將潘璋首級，擰於馬項之下。辭了老人，就騎了潘璋的馬，望本營而來。老人自將潘璋之屍拖出燒化，且說關興行無數里，忽聽得人言馬嘶，一彪軍到來，爲首一將，乃潘璋部將馬忠也。忠見興殺了主將潘璋，將首級擰於馬項之下，青龍刀又被興得了，勃然大怒，縱馬來取關興。興見馬忠是害父讐人，氣冲牛斗，舉青龍刀，望忠便砍。忠部下三百軍士，力上前一聲喊起，將關興圍在垓心。興力孤勢危，忽見西北上一彪軍殺來，乃是張苞。馬忠見救兵到來，慌忙引軍自退。關興、張苞一處趕來，趕不數里，前面糜芳、傅士仁引兵來尋馬忠，兩軍相合，混戰一場。苞、興二人，兵少，慌忙撤退，回至猇亭來見先主。獻上首級，具言此事。先主驚異，賞犒三軍。却說馬忠回見韓當、周泰，收聚敗軍，各分頭守把。軍士中傷者不計其數。馬忠引傅士仁、糜芳於江渚屯劄，當夜三更，軍士皆哭聲不止。糜芳暗聽之，有一夥軍言曰：「我等皆是荊州之兵，被呂蒙詭計送了主公性命。今劉皇叔御駕親征，東吳早晚休矣。所恨者，糜芳、傅士仁也。我等何不殺此二賊，去蜀營投降？功勞不小。又一夥軍言曰：『不要性急，等個空兒，便就下手。』糜芳聽畢，大驚，遂與傅士仁商議曰：『軍心變動，我一人性命難保。今蜀主所恨者，馬忠耳。何不殺了他，將首級去獻蜀王，告稱我等不得已而

降吳。今知御駕前來特地詣營請罪。仁曰：不可去必有禍。芳曰：蜀主寬仁厚德。目今阿斗太子是我外姓。役念我國戚之情。必不肯加害。二人計較已定。先備了馬。三更時分入帳刺殺馬忠。將首級割了一人。帶數十騎逕投猇亭而來。伏路軍人先引見張南。馮習。具說其事。次日到御營中來見先主。獻上馬忠首級。哭告於前曰：臣等實無反心。被呂蒙詭計。稱言關公已亡。賺開城門。臣等不得已而降。今聞聖駕前來。特殺此賊以雪陛下之恨。伏乞陛下恕臣等之罪。先主大怒曰：朕自離成都許多時。你兩個如何不來請罪。今見勢危。故來巧言欲全性命。朕若饒你。至尤泉之下。有何面目見關公乎。言訖。令關興在御營中設關公靈位。先主親捧馬忠首級。詣前祭祀。又令關興將糜芳。傅士仁剥去衣服。跪於靈前。親自用刀剉之。以祭關公。忽張苞上帳哭拜於前曰：二伯父讎人皆已誅戮。臣父冤讐。何日可報。先主曰：賢姪勿憂。朕當削平江南。殺盡吳狗。務擒二賊與汝親自醢之。以祭汝父。苞泣謝而退。此時先主威聲大震。江南之人盡皆膽裂。日夜號哭。韓當周泰大驚急奏吳王。具言糜芳傅士仁殺了馬忠。去歸蜀帝。亦被蜀帝殺了孫權。心怯。遂聚文武商議。步驥奏曰：蜀主所恨者。乃呂蒙潘璋馬忠。慶芳傅士仁也。今此數人皆亡。獨有范疆張達二人。現在東吳。何不擒此一人。並張飛首級。遣使送還。交與荊州。送還夫人。上表求和。再會前情。共圖滅魏。則蜀兵自退矣。權從其言。遂具沈香木匣。感貳飛首。綁縛范疆。張達囚於檻車之內。令程秉爲使。齋國書。望猇亭而來。却說先主欲發兵前進。忽近臣奏曰：東吳遣使送張車騎之首。并囚范疆張達二賊至。先主兩手加額曰：此天之所賜。亦由二弟之靈也。卽令張苞設飛靈位。先主見張飛首級在匣中。面不改色。放聲大哭。張苞自仗利刀。將范疆張達禹爛凌遲。祭父之靈。祭畢。先主怒氣不息。定要滅吳。馬良奏曰：讎人盡戮。其恨可雪矣。吳大夫程秉到此。欲還荊州。送回夫人。永結盟好。共圖滅魏。伏候聖旨。先主怒曰：朕切齒讎人。乃孫權也。今若與之連和。是負二弟當日之盟矣。先滅吳。次滅魏。便欲斬來使以絕吳情。多官苦告方免。程秉抱頭鼠竄。同奏吳王曰：蜀不從講和。誓欲先滅東吳。然後伐魏。衆臣苦諫不聽。如之奈何。權大驚。舉止失措。闕澤出班奏曰：現有擎天之柱。如何不用耶。權急問何人。澤曰：昔日東吳大事全在周郎。後魯子敬代之。子敬亡後。決於呂子明。今子明雖喪。現有陸伯言在荊州。此人名雖儒生。實有雄才大略。以臣論之。不在周郎之下。前破關公。其謀皆出於伯言。主上若能用之。破蜀必矣。如或有失。臣願與同罪。權曰：非德潤之言。孤幾誤大事。張昭曰：陸遜乃一書生耳。非劉備敵手。恐不可用。顧雍亦曰：陸遜年幼。望輕。

心諸公不服。若不服則生禍亂必誤大事。步驥亦曰：「遜才堪治郡耳。若託以大事非其宜也。」顧澤大呼曰：「若不用陸言，則東吳休矣。臣願以全家保之。」權曰：「孤亦素知陸伯言乃奇才也。孤意已決。卿等勿言。於是命召陸遜。遜本名濬，後改名遜。字伯言。乃吳郡吳人也。漢城門校尉陸紓之孫。九江都尉陸駿之子。身長八尺，面如美玉。官領鎮西將軍，當下奉召而至。參拜畢。權曰：「今蜀兵臨境，孤特命卿總督軍馬以破劉備。」遜曰：「江東文武皆大王故舊之臣。臣年幼無才，安能制之？」權曰：「闕德潤以全家保卿，孤亦素知卿才。今拜卿爲大都督，卿勿推辭。」遜曰：「倘文武不服，如何？」權取所佩劍與之曰：「如有不聽號令者，先斬後奏。」遜曰：「荷蒙重託，敢不拜命。但乞大王於來日會聚衆官，然後賜臣。」顧澤曰：「古之名將必築壇會衆，賜白旄黃鉞，印綬兵符，然後威行令肅。今大王宜遵此禮，擇日築壇，拜卿爲大都督，假節鉞，則衆人自無不服矣。」權從之。命人連夜築壇，完備大會百官。請陸遜登壇，拜爲大都督，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賜以寶劍，印綬，令掌六郡八十一州，兼荆楚諸路軍馬。吳王囑之曰：「閩以內孤主之閩以外，將軍制之。」遜領命下壇，令徐盛、丁奉爲護衛。即日出師，一面調諸路軍馬水陸並進，一面文書到猇亭。韓當、周泰大驚曰：「主上如何以一書生總兵耶？」比及遜至，衆皆不服。遜升帳，議事。衆人勉強參贊。遜曰：「主上命吾爲大將，督軍破蜀，有常法。公等各宜遵守。違者王法無親，勿致後悔。」衆皆默然。周泰曰：「目今安東將軍孫桓乃主上之姪，見困於彝陵城中，內無糧草，外無救兵。請都督早施良策，救出孫桓，以安主上之心。」遜曰：「吾素知孫安東深得軍心，必能堅守，不必救之。待吾破蜀後，彼自出矣。」衆皆暗笑而退。韓當謂周泰曰：「命此孺子爲將，東吳休矣。」公見彼所行乎？」泰曰：「吾聊以言試之，並無一計，安能破蜀也？」次日，陸遜傳下號令，教諸將各處關防守，守隘口，不許輕敵。衆皆笑其懦，不肯堅守。次日，陸遜升帳，喚諸將曰：「吾欽奉王命，總督諸軍。昨已三令五申，令汝等各處堅守，俱不遵吾命。何也？」韓當曰：「吾自從孫將軍平定江南，經數百戰，其餘諸將或從討逆將軍，或從當今大王，皆披堅執銳，出生入死之士。今主上命公爲大都督，令退蜀兵，早宜定計。調撥軍馬分頭征進，以圖大事。乃只令堅守勿戰，豈欲待天自殺滅耶？」吾非貪生怕死之人，柰何使吾等墮其銳氣？於是帳下諸將皆應聲而言曰：「韓將軍之言是也。吾等情願決一死戰。」陸遜聽畢，掣劍在手，厲聲曰：「僕雖一介書生，今蒙主上託以重任，者以吾有尺寸可取。能忍辱負重，故也。汝等只各守隘口，牢把險要，不許妄動。如違令者，皆斬。衆皆憤憤而退。却說先主自猇亭布列軍馬，直至川口，接連七百里。前後四十營寨，畫則旌旗。

蔽日，夜則火光耀天。忽細作報說東吳用陸遜爲大都督，總制軍馬。遜令諸將守險要不出。先主問曰：「陸遜何如人也？」馬良奏曰：「遜雖東吳一書生，然年幼多才，深有謀略。前襲荊州，皆係此人之詭計。」先主大怒曰：「豎子詭謀，損朕二弟！今當擒之！」便傳令進兵。馬良諫曰：「陸遜之才，不亞周郎，未可輕敵。」先主曰：「朕用兵老矣，豈反不如一黃口孺子耶？」遂親領前軍，攻打諸處關津隘口。韓當見先主兵來，差人報知陸遜。遜恐韓當妄動，急飛馬自來觀看。正見韓當立馬於山上，遠望蜀兵漫山遍野而來。軍中隱隱有黃羅蓋傘，韓當接着陸遜，並馬而觀。嘗指曰：「軍中必有劉備！」吾欲擊之。遜曰：「劉備舉兵東下，連勝十餘陣，銳氣正盛。今只乘高守險，不可輕出。出則不利。但宜獎勵將士，廣布守禦之策，以觀其變。今彼馳騁於平原廣野之間，正自得志。我堅守不出，彼求戰不得，必移屯於山林樹木間。吾當以奇計勝之。」韓當曰：「雖應諾，心中只是不服。」先主使前隊搦戰，辱罵百端。遜令塞耳休聽，不許出迎。親自遍歷諸關隘口，撫慰將士，皆令堅守。先主見吳軍不出，心中焦躁。馬良曰：「陸遜深有謀略。今陛下遠來攻戰，自春歷夏，彼之不出，欲待我軍之變也。願陛下察之。」先主曰：「彼有何謀？但怯敵耳。向者數敗，今安敢再出？」先鋒馮習奏曰：「卽今天氣炎熱，軍屯於赤火之中，取水深爲不便。先主遂命各營皆移於山林茂盛之地，近溪傍澗，待過夏到秋，併力進兵。馮習遂奉旨。將諸寨皆移於林木陰密之處。馬良奏曰：「吾軍若動，倘吳兵驟至，如之奈何？」先主曰：「朕令吳班引萬餘弱兵，近吳寨平地屯住。朕親選八千精兵，伏於山谷之中。若陸遜知朕移營，必乘勢來擊。却令吳班詐敗，遜若追來，朕引兵突出，斷其歸路。小子可擒矣。」文武皆賀曰：「陛下神機妙算，諸臣不及也。」馬良曰：「近聞諸葛丞相在東川點看各處隘口，恐魏兵入寇，陛下何不將各營移居之地，畫成圖本，問於丞相？」先主曰：「朕亦頗知兵法，何必又問丞相？」良曰：「古云兼聽則明，偏聽則蔽。陛下察之。」先主曰：「卿可自去各營，畫成四至八道圖本，親到東川去問丞相。如有不便，可急來報。」知馬良領命而去。於是先主移兵於林木陰密處避暑。早有細作報知韓當、周泰二人。二人聽得此事，大喜，來見陸遜。目今蜀兵四十餘營，皆移於山林密處，依溪傍澗，就水歇涼。都督可乘虛擊之。正是：「蜀主能謀，有設伏；吳兵好勇，定遭擒。」未知陸遜可聽其言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陸遜營燒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陣圖

却說韓當周泰探知先主移營就涼急來報知陸遜。遜大喜，遂引兵自來觀看動靜。只見平地一屯，不滿萬餘人。大半皆是老弱之衆。大書先鋒吳班旗號。周泰曰：「吾視此等兵如兒戲耳。願同韓將軍分兩路擊之。」如其不勝，甘當軍令。陸遜看了良久，以鞭指曰：「前面山谷中隱隱有殺氣起。其下必有伏兵，故於平地設此弱兵以誘我耳。」諸公切不可出。衆將聽了，皆以爲懦。次日，吳班引兵到關前搦戰，耀武揚威，辱罵不絕。多有解衣卸甲，赤身裸體，或睡或坐。徐盛奉入帳稟。陸遜曰：「蜀兵欺我太甚。某等願出擊之。」遜笑曰：「公等但恃血氣之勇，未知孫吳兵法。此彼誘敵之計也。三日後必見其詐矣。」徐盛曰：「三日後彼移營已定，安能擊之乎？」遜曰：「吾正欲令彼移營也。」諸將哂笑而退。過三日，會諸將於關上觀望。見吳班兵已退去，遜指曰：「殺氣起矣。劉備必從山谷中出也。」言未畢，只見蜀兵皆全裝貫束，擁先主而過。吳兵見了，盡皆膽裂。遜曰：「吾之不聽諸公擊班者，正爲此也。今伏兵已出，旬日之內，必破蜀矣。」諸將皆曰：「破蜀當在初時。今連營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安能破乎？」遜曰：「諸公不知兵法，備乃世之梟雄，更多智謀。其兵始集，法度精專，今守之久矣，不得我便。兵疲意阻，取之正在今日。」諸將方纔歎服。後人有詩讚曰：「虎帳談兵按六韜，安排香餌約鯨鱉。三分自是多英俊，又顯江南陸遜高。」却說陸遜已定了破蜀之策，遂修箋遺使奏聞。孫權言指日可以破蜀之意，權覽畢，大喜曰：「江東復有此異人，孤何憂哉！」諸將士上書言其懦，孤獨不信。今觀其言果非懦也。於是大起吳兵來接應。却說先主於猇亭盡驅水軍順流而下，沿江屯劄水寨，深入吳境。黃權諫曰：「水軍沿江而下，進則易退，則難。臣願爲前驅，陛下宜在後陣。庶萬無一失。」先主曰：「吳賊膽落，朕長驅大進，有何疑乎？」衆官苦諫，先主不從。遂分兵兩路，命黃權督江北之兵以防魏寇。先主自督江南諸軍，夾江分立營寨，以圖進取。細作探知，連夜報知魏王。魏王言蜀兵伐吳，樹柵連營，縱橫七百餘里，分四十餘屯，皆傍山林下寨。今黃權督兵在江北岸，每日出哨百餘里，不知何意。魏王聞之，仰面笑曰：「劉備將敗矣。」羣臣請問其故。魏主曰：「劉玄德不曉兵法，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屯兵者，此兵法之大忌也。玄德必敗於東吳。陸遜之手。旬日之內，消息必至矣。羣臣猶未信，皆請撥兵備之。魏主曰：「陸遜若勝，必盡舉吳兵去取西川。吳兵遠去，國中空虛，朕虛託以兵助戰。令二路一齊進兵，東吳唾手可取也。」衆皆拜服。魏主下令，使曹仁督一軍出濡須口，曹真督一軍出洞口，曹休督一軍出南郡。二路軍馬會合日期，暗襲東吳。朕隨後自來接應，調遣已定。不說魏兵襲吳，且說馬良至川，入見孔明。

呈上圖本而言曰。今移營夾江橫占七百里。下四十餘屯。皆依溪傍澗。林木茂盛之處。皇上令良將圖本來與丞相觀之。孔明看訖。拍案叫苦曰。是何人教主上如此。下寨可斬此人。馬良曰。皆主上自爲非他人之謀。孔明歎曰。漢朝氣數休矣。良問其故。孔明曰。包原隰險阻而結營。此兵家之大忌。倘彼用火攻。何以解救。又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拒敵乎。禍不遠矣。陸遜拒守不出。正爲此也。汝當速去見天子。改屯諸營。不可如此。良曰。倘今吳兵已勝。如之奈何。孔明曰。陸遜不敢來追。成都可保無虞。良曰。遜何故不追。孔明曰。恐魏兵襲其後也。主上若有失。當投白帝城避之。吾入川時。已伏下十萬兵在魚腹浦矣。良大驚曰。某於魚腹浦往來數次。未嘗見一卒丞相何作此詐語。孔明曰。後來必見。不勞多問。馬良求了表章。火速投御營來。孔明自回成都。調撥軍馬救應。却說陸遜見蜀兵懈怠。不復提防。升帳聚大小將士聽令曰。吾自受命以來。未嘗出戰。今觀蜀兵足知動靜。故欲先取江南岸一營。誰敢去取。言未畢。韓當周泰凌統等應聲而出曰。某等願往。遜教皆退不用。獨喚階下末將淳于丹曰。吾與汝五千軍去取江南第四營。蜀將傅彤所守。今晚就要成功。吾自提兵接應。淳于丹引兵去了。又喚徐盛丁奉曰。汝等各領兵三千屯於寨外五里。如淳于丹敗回。有兵趕來。當出救之。却不可追去。二將自引軍去了。却說淳于丹於黃昏時分領兵前進。到蜀寨時已三更之候。丹令衆軍鼓譟而入。蜀營內傅彤引兵殺出。挺槍直取淳于丹。丹敵不住。撥馬便回。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攔住去路。爲首大將趙融。丹奪路而走。折兵大半。正走之間。山後一彪蠻兵攔住。爲首番將沙摩柯。丹死戰得脫。背後三路軍趕來。比及離營五里。吳軍徐盛丁奉二人。兩下殺來。蜀兵退去。救了淳于丹。回營。丹帶箭入見。陸遜請罪。遜曰。非汝之過也。吾欲試敵人之虛實耳。破蜀之計。吾已定矣。徐盛丁奉曰。蜀兵勢大。難以破之。空自損兵折將耳。遜笑曰。吾這條計。但瞞不過諸葛亮耳。天幸此人不在。使我成大功也。遂集大小將士聽令。使朱然於水路進兵。來日午後東南風大作用。船裝載茅草。依計而行。韓當引一軍攻江北岸。周泰引一軍攻江南岸。每人手執茅草一把。內藏硫磺鎛硝。各帶火種。各執槍刀。一齊而上。但到蜀營順風舉火。蜀兵四十屯。只燒二十屯。每間一屯。燒一屯。各軍預帶乾糧。不許暫退。晝夜追襲。只擒了劉備方止。衆將聽了。軍令各受計而去。却說先主正在御營尋思破吳之計。忽見帳前軍中旗幡無風自倒。乃問程畿曰。此爲何兆。畿曰。今夜莫非吳兵來劫營。先主曰。昨夜殺盡安敢再來。畿曰。倘是陸遜試敵。奈何。正言間。人報山上遠遠望見吳兵盡沿山望東去了。先主曰。此是疑兵。令衆休

動命關興、張苞各引五百騎出巡。黃昏時分，關興回奏曰：「江北營中火起。」先主急令關興往江北。張苞往江南探看虛實。倘吳兵到時，可急回報。二將領命去了。初更時分，東南風驟起。只見御營左屯火發，方欲救時，御營右屯又火起。風緊火急，樹不皆著，喊聲大震。兩屯軍馬齊出，奔離御營中。御營軍自相踐踏，死者不知其數。後面吳兵殺到，又不知多少軍馬。先主急上馬，奔馮習營中。火光連天而起，江南江北照耀如同白日。馮習慌上馬，引數十騎而走。正逢吳將徐盛軍到，敵住廝殺。先主見了，撥馬投西便走。徐盛捨了馮習，引兵追來。先主正慌，前面又一軍攔住。乃是吳將丁奉，兩下夾攻。先主大驚，四面無路。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殺入重圍。乃是張苞，救了先主，引御林軍奔走。正行之間，前面一軍又到，乃蜀將傅彤也。合兵一處而行。背後吳兵追至。先主前到一山，名馬鞍山。張苞、傅彤請先主上得山時，山下喊聲又起。陸遜大隊人馬將馬鞍山圍住。張苞、傅彤死據山口。先主遙望遍野火光，不絕。死屍重疊，塞江而下。次日，吳兵又四下放火燒山。軍士亂竄，先主驚慌。忽然火光中一將引數騎殺上山來，視之乃關興也。興伏地請曰：「四下火光逼近，不可久停。陛下速奔白帝城，再收軍馬可也。」先主曰：「誰敢斷後？」傅彤奏曰：「臣願以死當之。」當日黃昏，關興在前，張苞在中，留傅彤斷後，保着先主殺下山來。吳兵見先主奔走，皆要爭功，各引大軍，遮天蓋地，往西追趕。先主令軍士盡脫袍鎧，塞道而焚，以斷後軍。正奔間，喊聲大震。吳將朱然引一軍從江岸邊殺來，截住去路。先主叫曰：「朕死於此矣！」關興、張苞縱馬衝突，被亂箭射回。各帶重傷，不能殺出。背後喊聲又起。陸遜引大軍從山谷中殺來。先主正慌急之間，此時天色已微明。只見前面喊聲震天。朱然軍紛紛落潤，滾滾投巖。一彪軍殺入，前來救駕。先主大喜，視之乃常山趙子龍也。時趙雲在川中江州聞吳蜀交兵，遂引軍出，忽見東南一帶火光冲天，雲心驚遠遠探視，不想先主被困，雲奮勇衝殺而來。陸遜聞是趙雲，急令軍退。雲正殺之間，忽遇朱然，便與交鋒。不一合，一槍刺朱然於馬下，殺散吳兵。救出先主，望白帝城而走。先主曰：「朕雖得脫，諸將士奈何？」雲曰：「敵軍在後，不可久延。陛下且入白帝城歇息，臣再引兵去救應諸將。」此時先主僅存百餘人，入白帝城。後人有詩讚陸遜曰：「持茅舉火破連營，玄德窮奔白帝城。一旦威名驚蜀魏，吳王甯不敬書生。」卻說傅彤斷後，被吳軍八面圍住。丁奉大叫曰：「川兵死者無數，降者極多。汝主劉備已被擒獲，今汝力窮勢孤，何不早降？」傅彤叱曰：「吾乃漢將，安肯降蜀狗乎？」挺槍縱馬，率蜀軍奮力死戰。不下百餘合，往來衝突，不能得脫。彤長歎曰：「吾今休矣！」言訖，口中吐血，死於吳軍之中。

中後人讚傳形詩曰：「彝陵吳蜀大交兵，陸遜施謀用火焚。至死猶然罵吳狗，傳形不愧漢將軍。」蜀祭酒程畿，匹馬奔至江邊，招呼水軍赴敵。吳兵隨後追來，水軍四散奔逃。畿部將叫曰：「吳兵至矣！」程祭酒快走罷，畿怒曰：「吾自從主上出軍，未嘗赴敵而逃。言未畢，吳兵驟至，四下無路。畿拔劍自刎。」後人有詩讚曰：「慷慨蜀中程祭酒，身留一劍答君王。臨危不改平生志，博得聲名萬古香。」時吳班、張南久圍彝陵城，忽馮習到。言蜀兵敗，遂引將來救先主。孫桓方纔得脫，張馮二將正行之間，前面吳兵殺來，背後孫桓從彝陵城殺出，兩下夾攻。張南、馮習奮力衝突，不能得脫，死於亂軍之中。後人有詩讚曰：「馮習忠無二張，南義少雙沙場。甘戰死史冊，共流芳。」吳班殺出重圍，又遇吳兵追趕，幸得趙雲接着，救回白帝城去了。時有蠻王沙摩柯，匹馬奔走，正逢周泰戰。二十餘合，被泰所殺。蜀將杜路、劉甯盡皆降吳。蜀營一應糧草器仗，尺寸不存。蜀將川兵降者無數。時孫夫人在吳，聞猇亭兵敗，訃傳先主死於軍中，遂驅車至江邊，望西遙哭，投江而死。後人立廟江濱，號曰梟姬祠。尙輪者作詩歎之曰：「先主兵歸白帝城，夫人聞難獨捐生。至今江畔遺碑在，猶著千秋烈女名。」卻說陸遜大獲全功，引得勝之兵，往西追襲。前離夔關不遠，遜在馬上看見前面臨山傍江，一陣殺氣冲天而起，遂勒馬回顧。衆將曰：「前面必有埋伏。三軍不可輕進。」即倒退十餘里，於地勢空闊處，排成陣勢，以禦敵軍。卽差騎馬前去探視，回報並無軍屯在此。遜不信，下馬登山望之，殺氣復起。遜再令人仔細探視，哨馬回報前面並無一人一騎。遜見日將西沈，殺氣越加。心中猶豫，令心腹人再往探着，回報江邊止有亂石八九十堆，並無人馬。遜大疑，令尋土人問之。須臾，有數人到。遜問曰：「何人將亂石作堆？」如數亂石堆曰：「此處地名魚腹浦。諸葛亮入川之時，驅兵到此，取石排成陣勢於沙灘之上。自此常常有氣如雲從內而起。」陸遜聽罷，上馬引數十騎來看石陣。立馬於山坡之上，但見四面八方皆有門有戶。遜笑曰：「此乃惑人之術耳，有何益焉！」遂引數騎下山坡來，直入石陣觀看。部將曰：「日暮矣，請都督早回。」遜方欲出陣，忽然狂風大作。一霎時，飛沙走石，遮天蓋地。但見怪石嵯峨，槎枒似劍，橫沙立土，重疊如山。江聲浪湧，有如劍鼓之聲。遜大驚曰：「吾中諸葛之計也！」急欲回時，無路可出。正驚疑間，忽見一老人立於馬前，笑曰：「將軍欲出此陣乎？」遜曰：「願長者引出。」老人策杖徐徐而行，徑出石陣，並無所礙。送至山之上坡，遜問曰：「長者何人？」老人答曰：「老夫乃諸葛孔明之岳父黃承彥也。昔小婿入川之時，於此布下石陣，名八陣圖。反復八門，按遁甲休。生傷枯槁，死驚開。每日每時變化無端，可比

十萬精兵臨去之時。會分付老夫道：「後有東吳大將迷於陣中，莫要引他出來。老夫適於山巖之上，見將軍從死門而入，料想不識此陣，必爲所迷。老夫平生好善，不忍將軍陷沒於此，故特從生門引出也。」遜曰：「公曾學此陣法否？」承彥曰：「變化無窮，不能學也。」遜慌忙下馬拜謝而回。杜工部有詩曰：「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陸遜回寨，歎曰：「孔明真臥龍也！吾不能及。於是下令班師。左右曰：『劉備兵敗勢窮，困守一城，正好乘勢擊之。今見石陣而退，何也？』遜曰：『吾非懼石陣而退，吾料魏王曹丕其奸詐與父無異。今知吾追趕蜀兵，必乘虛來襲。吾若深入西川，急難退矣。』遂令一將斷後，遜率大軍而回。退兵未及二日，三處人來飛報，魏兵曹仁出濡須口，曹休出洞口，曹真出南郡，三路兵馬數十萬，星夜至境。未知何意，遜笑曰：「不出吾之所料。吾已令兵拒之矣。」正是：「雄心方欲吞西蜀，勝算還須禦北朝。」未知如何退兵，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劉先主遺詔託孤兒 諸葛亮安居平五路

却說章武二年夏六月，東吳陸遜大破蜀兵於猇亭彝陵之地。先主奔向白帝城，趙雲引兵據守，忽馬良至，見大軍已敗，懊悔不及。將孔明之言奏知先主。先主歎曰：「朕早聽丞相之言，不致今日之敗。今有倒面目，復回成都見羣臣乎？」遂傳旨就白帝城駐劄，將館驛改爲永安宮。人報馮習、張南、傅彤、程畿、沙摩柯等皆歿於王事。先主傷感不已。又近臣奏稱黃權引江北之兵降魏去了。陛下可將彼家屬送有司問罪。先主曰：「黃權被吳兵隔斷在江北岸，欲歸無路，乃不得已而降魏。是朕負權，非權負朕也。何必罪其家屬？」仍給祿米以養之。却說黃權降魏，諸將引見曹丕，丕曰：「卿今降朕，欲追慕於陳韓耶？」權泣而奏曰：「臣受蜀帝之恩，殊遇甚厚。令臣督諸軍於江北，被陸遜絕斷，臣歸蜀無路，降吳不可。故來投陛下，敗軍之將免死爲幸。安敢追慕於古人耶？」丕大喜，遂拜黃權爲鎮南將軍。權堅辭不受。忽近臣奏曰：「有細作人自蜀中來，說蜀主將黃權家屬盡皆誅戮。」權曰：「臣與蜀主推誠相信，知臣本心，必不肯殺臣之家小也。」不然之後，人有詩責黃權曰：「降吳不可却降曹，忠義安能兩朝堪。」歎黃權惜一死，紫陽書法不輕饒。曹丕問賈詡曰：「朕欲一統天下，先取蜀乎？先取吳乎？」詡曰：「劉備雄才，更兼諸葛亮善能治國。東吳孫權能識虛實，陸遜現屯兵於險要，隔江泛湖，皆難卒謀。以臣觀之，諸將之中，皆無孫權對手。雖以陛下天威臨之，亦未免萬全之計。」

勢也。只可持守，以待二國之變。不曰：朕已遣三路大兵伐吳，安有不勝之理。尚書劉濬曰：近東吳陸遜新破蜀兵七十萬，上下齊心，更有江湖之阻，不可卒制。陸遜多謀，必有準備。不曰：卿前勸朕伐吳，今又諫阻，何也？濬曰：時有不同也。昔東吳累敗於兵，其勢頓挫，故可擊耳。今既獲全勝，銳氣百倍，未可攻也。不曰：朕意已決，卿勿復言。遂引御林軍親往接應。三路兵馬早有哨馬報說：東吳已有準備，令呂範引兵在南郡拒住曹真，朱桓引兵當住濡須，以拒曹仁。劉濬曰：既有準備，去恐無益，不從。引兵而去。却說吳將朱桓，年方二十七歲，極有膽略，孫權甚愛之。時督軍於濡須，聞曹仁引大軍去取羨溪，桓遂盡撥軍守把羨溪去了。止留五千騎守城，忽報曹仁令大將常雕同諸葛虔、王雙引五萬精兵飛奔濡須城來。衆軍皆有懼色。桓按劍而言曰：勝負在將，不在兵之多寡。兵法云：客兵倍而主兵半者，主兵尙能勝於客兵。今曹仁千里跋涉，人馬疲困，吾與汝等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險，以逸待勞，以主制客，此乃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尙不足憂。況仁等耶？於是傳令教衆軍偃旗息鼓，只作無人守把之狀。且說魏將先鋒常雕領精兵來取濡須城，遙望城上並無軍馬，雕催軍急進，離城不遠，一聲礮響，旌旗齊豎。朱桓橫刀飛馬而出，直取常雕。戰不三合，被桓一刀斬於馬下。吳兵乘勢衝殺一陣，魏兵大敗，死者無數。朱桓大勝得了無數旌旗、軍器、戰馬。曹仁領兵隨後到來，却被桓兵從羨溪殺出，曹仁大敗而退。回見魏主，細奏大敗之事，不大驚。正議之間，忽探馬報：曹真、夏侯尚圍了南郡，被陸遜伏兵於內，諸葛瑾伏兵於外，內外夾攻，因此大敗。言未畢，忽探馬又報：曹休亦被呂範殺敗，不聽知三路兵敗，乃喟然歎曰：朕不聽賈詡、劉濬之言，果有此敗！時值夏天，大疫流行，馬步軍十死六七，遂引軍回洛陽。吳魏自此不和，却說先主在永安宮染病不起，漸漸沈重，至章武三年夏四月，先主自知病入四肢，又哭關張二弟，其病愈深，兩目昏花，厭見侍從之人，乃叱退左右，獨臥於龍榻之上。忽然陰風驟起，將燈吹搖滅而復明，只見燈影之下二人侍立。先主怒曰：朕心結不甯，教汝等且退，何故又來？叱之不退，先主起而視之，上首乃雲長，下首乃翼德也。先主大驚曰：二弟原來尙在，雲長曰：臣等非人，乃是鬼也。上帝以臣二人平生不失信義，皆救命爲神。哥哥與兄弟聚會不遠矣。先主扯定大哭，忽然驚覺，二弟不見，即喚從人問之。時正三更，先主歎曰：朕不久於人世矣。遂遣使往成都，請丞相諸葛亮、尚書令李嚴等星夜來永安宮聽受遺命。孔明等與先主次子魯王劉永、梁王劉理、來永安宮見帝。留太子劉禪守成都，且說孔明到永安宮見先主病危，慌忙

拜伏於龍榻之下。先主傳旨請孔明坐於龍榻之側，撫其背曰：「朕自得丞相，幸成帝業，何期智識淺陋，不納丞相之言，自取其敗。悔恨成疾，死在旦夕。」嗣子孱弱，不得不以大事相託。言訖，淚流滿面。孔明亦涕泣曰：「願陛下善保龍體，以副天下之望。」先主以目遍視，只見馬良之弟馬謾在旁。先主令且退，謾退出。先主謂孔明曰：「丞相觀馬謾之才，何如？」孔明曰：「此人亦當世之英才也。」先主曰：「不然。朕觀此人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分付畢，傳旨召諸臣入殿，取紙筆寫了遺詔，遞與孔明，而歎曰：「朕不讀書，粗知大略。聖人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朕本待與卿等同滅曹賊，共扶漢室。不幸中道而別，煩丞相將詔付與太子禪，令勿以爲常言。凡事更望丞相教之。孔明等泣拜於地，曰：「願陛下將息龍體，臣等願盡犬馬之勞，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先主命內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淚，一手執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聖諭？」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爲成都之主。」孔明聽畢，汗流遍體，手足失措，泣拜於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乎？」言訖，叩頭流血。先主又請孔明坐於榻上，喚魯王劉永、梁王劉理、近前分付曰：「爾等皆記朕言。朕亡之後，爾兄弟三人，皆以父事丞相，不可怠慢。」言罷，遂命二王同拜孔明。二王拜畢，孔明曰：「臣雖肝腦塗地，安能報知遇之恩也。」先主謂衆官曰：「朕已託孤於丞相，令嗣子以父事之。卿等俱不可怠慢，以負朕望。」又囑趙雲曰：「朕與卿於患難之中，相從到今，不想於此地分別。卿可想朕故交，早晚看觀吾子，勿負朕言。」雲泣拜曰：「臣敢不效犬馬之勞。」先主又謂衆官曰：「卿等衆官，朕不能一一囑咐，願皆自愛。」言畢，駕崩，壽六十三歲。時章武三年夏四月二十四日也。後杜工部有詩歎曰：「蜀主窺吳向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在空山外，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先主駕崩，文武官僚無不哀痛。孔明率衆官奉梓宮還成都。太子劉禪出城迎接靈柩，安於正殿之內。舉哀行禮畢，開讀遺詔，詔曰：「朕初得疾，但下痢耳。後轉生雜病，殆不自濟。朕聞人生五十不稱夭壽，今朕年六十有餘，死復何恨？但以汝兄弟爲念耳。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勿怠勿忘。汝兄弟更求聞達，至囑至囑！」羣臣讀詔已畢，孔明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立嗣君以承漢統。」乃立太子禪卽皇帝位，改元建興。加諸葛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葬先主於惠陵，謚曰昭烈皇帝。尊皇后吳氏爲皇太后，謚甘夫人爲昭烈皇后。廢

夫人亦追謚爲皇后。陞賞羣臣。大赦天下。早有魏軍探知此事。報入中原。近臣奏知魏主。曹丕大喜曰：「劉備已亡。朕無憂矣。何不乘其國中無主。起兵伐之？」賈詡諫曰：「劉備雖亡。必託孤於諸葛亮。亮感備知遇之恩。必傾心竭力扶持嗣主。陛下不可倉卒伐之。」正言間。忽一人從班部中奮然而出。曰：「不乘此時進兵。更待何時？衆視之。乃司馬懿也。」大喜。遂問計於懿。懿曰：「若只起中國之兵。急難取勝。須用五路大兵。四面夾攻。令諸葛亮首尾不能救應。然後可圖不間。何五路？」懿曰：「可修書一封。差使往遼東鮮卑國。見國王。輒比能。賂以金帛。令起遼西羌兵十萬。先從旱路取西平。關此一路也。再修書遣使齎官誥賞賜。直入南蠻。見蠻王孟獲。令起兵十萬。攻打益州永昌牂牁越雋四郡。以擊西川之南。此二路也。再遣使入吳。修好許以割地。令孫權起兵十萬。攻兩川夾口徑。取涪城。此三路也。又可差使至降將孟達處。起上庸兵十萬。西攻漢中。此四路也。然後命大將軍曹真爲大都督。提兵十萬。由京兆徑出陽平關。取西川。此五路也。共大兵五十萬。五路並進。諸葛亮便有呂望之才。安能當此乎？」丕大喜。隨卽密遣能言官四員爲使。前去。又命曹真爲大都督。領兵十萬。徑取陽平關。此時張遼等一班舊將。皆封列侯。俱在冀徐青及合灘等處據守。關津隘口。故不復調用。卻說蜀漢後主劉禪。自卽位以來。舊臣多有病亡者。不能細說。凡一應朝廷選法錢糧詞訟等事。皆聽諸葛丞相裁處。時後主未立皇后。孔明與羣臣上言曰：「故車騎將軍張飛之女甚賢。年十七歲。可納爲正室。皇后後主卽納之。建興元年秋八月。忽有邊報說魏調五路大兵來取西川。第一路曹真爲大都督。起兵十萬。取陽平關。第二路乃反將孟達。起上庸兵十萬。犯漢中。第三路乃東吳孫權。起精兵十萬。取峽口入川。第四路乃蠻王孟獲。起蠻兵十萬。犯益州四郡。第五路乃番王荊比能。起羌兵十萬。犯西平關。此五路軍馬甚是利害。已先報知丞相。丞相不知爲何。數日不出視事。後主聽罷。大驚。卽差近侍齎旨。宣召孔明入朝。使命去了半日。回報丞相府下人。言丞相染病不出。後主轉慌。次日又命黃門侍郎董允諫議大夫杜瓊。去丞相臥榻前。告此大事。董杜二人到丞相府前。皆不得入。杜瓊曰：「先帝託孤於丞相。今主上初登寶位。被曹丕五路兵犯境。軍情至急。丞相何故推病不出？」良久。門吏傳丞相令。言病體稍可。明早出都堂議事。董杜二人歎息而回。次日。衆官又來丞相府前伺候。從早至晚。又不見出。多官惶惶。只得散去。杜瓊入奏後主曰：「請陛下聖駕親往丞相府問計。」後主卽引多官入宮。啓奏皇太后。太后大驚曰：「丞相何故如此？有負先帝委託之意也！」我當自往。董允奏曰：「娘娘未可輕往。臣料丞相必有高明之見。且

待主上先往。如果怠慢。請娘娘於太廟中召丞相問之未遲。太后依奏。次日後主車駕親至相府門。吏見駕到。慌忙拜伏於地而迎。後主問曰：丞相在何處？門吏曰：不知在何處。只有丞相鈞旨教擋住百官勿得輒入。後主乃下車步行。獨進第三重門。見孔明獨倚竹杖，在小池邊觀魚。後主在後立久，乃徐徐而言曰：丞相安樂否？孔明回顧見是後主，慌忙棄杖拜伏於地。曰：臣該萬死。後主扶起問曰：今曹丕分兵五路犯境甚急。相父緣何不肯出府視事？孔明大笑。扶後主入內室坐定，奏曰：五路兵至，臣安得不知？臣非觀魚有所思也。後主曰：如之奈何？孔明曰：羌王軻比能蠻王孟獲反將孟達。魏將曹真此四路兵，臣已皆退去了也。止有孫權這一路兵，臣已有退兵之計。但須一能言之人，爲使。因未得其人，故熟思之。陛下何必憂乎？後主聽罷，又驚又喜，曰：相父果有鬼神不測之機也！願聞退兵之策。孔明曰：先帝以陛下付託與臣。臣安敢旦夕怠慢？成都衆官皆不曉兵法之妙，貴在使人不測。豈可洩漏於人老臣先知西番國王軻比能引兵犯西平關。臣料馬超積祖西川人氏，素得羌人之心。羌人以超爲神威天將。軍臣已先遣一人星夜馳檄令馬超緊守西平關。伏四路奇兵，每日交換以兵拒之。此一路不必憂矣。又南蠻孟獲兵犯四郡，臣亦飛檄遣魏延領一軍左出右入，右出左入，爲疑兵之計。蠻兵惟憑勇力，其心多疑。若見疑兵，必不敢進。此一路又不足憂矣。又知孟達引兵出漢中，達與李嚴曾結生死之交。臣回成都時，留李嚴守永安宮。臣已作一書，只做李嚴親筆，令人送與孟達。達必然推病不出，以慢軍心。此一路又不足憂矣。又知曹真引兵犯陽平關，此地險峻，可以保守。臣已調趙雲引一軍守把關隘，並不出戰。曹真若見我軍不出，不久自退矣。此四路兵俱不足憂。臣尙恐不能全保，又密調關興、張苞二將各引兵三萬屯於緊要之處，爲各路救應。此數處調遣之事，皆不會經由成都，故無人知覺。只有東吳這一路兵，未必便動。如見四路兵勝川中，危急必來相攻。若四路不濟，安肯動乎？臣料孫權想曹丕三路侵吳之怨，必不肯從其言。雖然如此，須用一舌辯之士逕往東吳，以利害說之，則先退東吳，其四路之兵，何足憂乎？但未得說吳之人。臣故躊躇，何勞陛下聖駕來臨？後主曰：太后亦欲來見相父，今朕聞相父之言，如夢初覺，復何憂哉？孔明與後主共飲數杯。送後主出府，衆官皆環立於門外。見後主面有喜色，後主別了孔明，上御車回朝。衆官疑惑不定。孔明見衆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孔明視之，乃義陽新野人，姓鄧，名芝，字伯苗。見爲戶部尚書，漢司馬鄧禹之後。孔明暗令人留住鄧芝，多官皆散。孔明請芝到書院中，問芝曰：今蜀魏吳鼎分三國，欲討二國，一

統中興。當先伐蜀國。芝曰：「以愚意論之。魏雖漢賊。其勢甚大。急難搖動。當徐徐緩圖。今主上初登寶位。民心未安。當與東吳連合。結爲唇齒。一洗先帝舊怨。此乃長久之計也。」未審丞相鈞意若何。孔明大笑曰：「吾思之久矣。奈未得其人。今日方得也。」芝曰：「丞相欲其人。何爲孔明曰：「吾欲使人往結東吳。公既能明此意。必能不辱君命。使吳之任。非公不可。」芝曰：「愚才疎智淺。恐不堪當此重任。孔明曰：「吾來日奏知天子。便請伯苗一行。切勿推辭。」芝應允而退。至次日。孔明奏准後主。差鄧芝往說東吳。芝拜辭。望東吳而來。正是：「吳人方見干戈息。獨使還將玉帛通。」未知鄧芝此去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難張溫秦宓逞天辨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却說東吳陸遜自退魏兵之後。吳主拜遜爲輔國將軍。江陵侯。領荊州牧。自此軍權皆歸於遜。張昭顧雍啓奏吳王。請自改元。權從之。遂改爲黃武元年。忽報魏主遣使至。權召入。使命陳說。獨前使人求救於魏。魏一時不明。故發兵應之。今已大悔。欲起四路兵取川東。吳可來接應。若得蜀土。各分一半。權聞言不能決。乃問於張昭。顧雍等。昭曰：「陸伯言極有高見。可問之。」權即召陸遜。遜至。奏曰：「曹丕坐鎮中原。急不可圖。今若不從。必爲讎矣。臣料魏與吳皆無諸葛亮之敵手。今且勉強應允。整軍預備。只探聽四路如何。若四路兵勝。川中危急。諸葛亮首尾不能救。主上則發兵以應之。先取成都。此爲上策。如四路兵敗。別作商議。」權從之。乃謂魏使曰：「軍需未辦。擇日便當起程。使者拜辭而去。權令人探得西番兵出西平關。見了馬超。不戰自退。南蠻孟獲起兵攻四郡。皆被魏延用疑兵計殺退。回洞去了。上庸孟達兵至半路。忽然染病不能行。曹真兵出陽平關。趙子龍拒住各處險道。果然一將守關。萬夫莫開。曹真屯兵於斜谷道。不能取勝。而同孫權知了此信。乃謂文武曰：「陸伯言真神算也。孤若妄動。又結怨於西蜀矣。」忽報西蜀遣鄧芝到。張昭曰：「此又是諸葛亮退兵之計。」遣鄧芝爲說客。權曰：「當何以答之？」昭曰：「先於殿前立一大鼎。貯油數百斤。下用炭燒。待其油沸。可選身長面大武士一千人。各執刀在手。從宮門前直排至殿上。却喚芝入見。休等此人開言下說詞。責以酈食其說齊故事。效此例烹。且看其人如何對答。」權從其言。遂立油鼎。命武士立於左右。各執軍器。召鄧芝入。芝整衣冠而入。行至宮門前。只見兩行武士威風凜凜。各持鋼刀。大斧。長劍。短戟。直列至殿上。芝曉其意。

並無懼色。昂然而行至殿前。又見鼎鑊內熱油正沸。左右武士以目視之。芝但微微而笑。近臣引至簾前。鄧芝長揖不拜。權令捲起珠簾。大喝曰。何不拜。芝昂然而答曰。上國天使。不拜小邦之主。權大怒曰。汝不自料。欲掉三寸之舌。效鄧伯苗。何愁來說汝等也。權曰。爾欲爲諸葛亮作說客。來說孤絕魏向蜀。是否。芝曰。吾乃蜀中一儒生。特爲吳國利害而來。乃設兵陳鼎以拒一使。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耶。權聞。言惶愧。卽叱退武士。命芝上殿。賜坐而問曰。吳魏之利害。若何願先生教我。芝曰。大王欲與蜀和。還是欲與魏和。權曰。孤正欲與蜀主講和。但恐蜀主年輕識淺。不能全始全終耳。芝曰。大王乃命世之英豪。諸葛亮亦一時之俊傑。蜀有山川之險。吳有三江之固。若二國連和。共爲唇齒。進則可以兼吞天下。退則可以鼎足而立。今大王若委贊之稱臣於魏。魏必望大王朝覲。來太子以爲內侍。如其不從。則興兵來攻蜀。亦順流而進取。如此則江南地。不復爲大王有矣。若大王以愚言爲不然。愚將就死於大王之前。以絕說客之名也。言訖。撩衣下殿。望油鼎中便跳。權急命止之。請入後殿。以上賓之禮相待。權曰。先生之言正合孤意。孤今欲與蜀主連和。先生肯爲我介紹乎。芝曰。適欲烹小臣者。乃大王也。今欲使小臣者。亦大王也。大王猶自狐疑未定。安能取信於人。權曰。孤意已決。先生勿疑。於是吳王留住鄧芝。集多官問曰。孤掌江南八十一州。更有荆楚之地。反不如西蜀偏僻之處也。蜀有鄧芝。不辱其主。吳並無一人入蜀。以達孤意。忽一人出班奏曰。臣願爲使。衆視之。乃吳郡吳人。姓張。名溫。字惠恕。現爲中郎將。權曰。恐卿到蜀。見諸葛亮不能達孤之情。溫曰。孔明亦人耳。臣何畏彼哉。權大喜。重賞張溫。使同鄧芝入川通好。卻說孔明。自鄧芝去後。奏後主曰。鄧芝此去。其事必成。吳地多賢。定有人來答禮。陛下當禮貌之。令彼回吳。以通盟好。吳若通和。魏必不敢加兵於蜀矣。吳魏寧靖。臣當征南平定蠻方。然後圖魏。魏削則東吳亦不能久存。可以復一統之基業也。後主然之。忽報東吳遣張溫與鄧芝入川答禮。後主聚文武於丹墀。令鄧芝張溫入。溫自以爲得志。昂然上殿。見後主施禮。後主賜錦墩。坐於殿左。設御宴待之。後主但敬禮而已。宴罷。百官送張溫到館舍。次日。孔明設宴相待。孔明謂張溫曰。先帝在日。與吳不睦。今已晏駕。當今主上深慕吳王。欲捐舊忿。永結盟好。併力破魏。望大夫善言回奏。張溫領諾。酒至半酣。張溫喜笑自若。頗有傲慢之意。次日。後主將金帛賜與張溫。設宴於城南郵亭之上。命衆官相送。孔明慰勸酒。正飲酒間。忽一人乘醉而入。昂然長揖。

入席就坐。溫怪之，乃問孔明曰：「此何人也？」孔明答曰：「姓秦，名宓，字子勑，現爲益州學士。」溫笑曰：「名稱學士，未知胸中曾學事否？」宓正色而言曰：「蜀中三尺小童，尚皆就學，何況於我？」溫曰：「且說公何所學？」宓對曰：「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無所不通。古今興廢，聖賢經傳，無所不覽。」溫笑曰：「公出大言，請卽以天爲問。天有頭乎？」宓曰：「有頭。」溫曰：「頭在何方？」宓曰：「在西方。」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也。」溫又問：「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無耳何能聽？溫又問：「天有足乎？」宓曰：「有足。」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能步？溫又問：「天有姓乎？」宓曰：「豈得無姓？」溫曰：「何姓？」宓答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宓曰：「天子姓劉，以故知之。」溫又問：「日生於東乎？」宓對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此時秦宓語言清朗，答問如流，滿座皆驚。張溫無語，遂乃問曰：「先生東吳名士，既以天事下問，必能深明天之理。昔混沌既分，陰陽剖判，輕清者上浮而爲天，重濁者下凝而爲地。至共工氏戰敗，頭觸不周山，天枉折，地維缺，天傾西北，地陷東南。天旣輕清而上浮，何以傾其西北乎？又未知輕清之外，還有何物？」願先生教我。」張溫無言可對，乃避席而謝曰：「不意蜀中多出俊傑。恰聞講論，使僕頓開茅塞。」孔明恐溫羞愧，故以善言解之曰：「席間問難，皆戲談耳，足下深知安邦定國之道，何在唇齒之戲哉？」溫拜謝。孔明又令鄧芝入，吳答禮就與張溫同行。張、鄧二人拜辭孔明，望東吳而來。卻說吳王見張溫入蜀未還，乃聚文武商議。忽近臣奏曰：「蜀遣鄧芝同張溫入國答禮。」權召入，張溫拜於殿前，備稱後主孔明之德，願求永結盟好。特遣尚書又來答禮。權大喜，乃設宴待之。權問鄧芝曰：「若吳蜀一國同心，滅魏得天下太平，二主分治，豈不樂乎？」芝答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如滅魏之後，未識天命所歸何人。但爲君者，各修其德；爲臣者，各盡其忠。則戰爭方息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如是耶？」遂厚贈鄧芝還蜀。自此吳蜀通好，卻說魏國。細作人探知此事，火速報入中原。魏主曹丕聽知，大怒曰：「吳蜀連和，必有圖中原之意也。不若朕先伐之。」於是大集文武商議。起兵伐吳。此時大司馬曹仁、太尉賈詡已亡，侍中辛毗出班奏曰：「中原之地，土闢民稀，而欲用兵，未見其利。今日之計，莫若養兵屯田十年，足食足兵，然後用之。則吳蜀方可破也。」丕怒曰：「此迂儒之論也！」今吳蜀連和，早晚必來侵境，何暇等待十年！卽傳旨起兵伐吳。司馬懿奏曰：「吳有長江之險，非船莫渡。陛下必御駕親征，可選大小戰船從蔡穎而入淮，取壽春至廣陵，渡江口，逕取南徐，此爲上策。」丕從之。於是日夜併工，造龍舟十隻，長十餘丈，可容二千餘人。收拾戰船三千餘隻。魏黃初五年秋八月，會聚大小將士，令曹真爲前部，張遼、張郃、文聘

徐晃等爲大將先行。許褚、呂虔爲中軍護衛。曹休爲合後。劉曄、蔣濟爲參謀。前後水陸軍馬三十餘萬。尅日起兵。封司馬懿爲尚書僕射。留在許昌。凡國政大事。並皆聽懿決斷。不說魏兵起程。却說東吳細作探知此事。報入吳國。近臣慌奏吳王曰。今魏王曹丕親自乘駕龍舟。提水陸大軍三十餘萬。從蔡穎出淮。必取廣陵。渡江來下江南。甚爲利害。孫權大驚。卽聚文武商議。顧雍曰。今主上旣與西蜀連和。可修書與諸葛孔明。令起兵出漢中。以分其勢。一面遣一大將屯兵南徐。以拒之。權曰。非陸伯言不可當此大任。雍曰。陸伯言鎮守荊州。不可輕動。權曰。孤非不知。奈眼前無替力之人。言未畢。一人從班部內應聲而出。曰。臣雖不才。願統一軍。以當魏兵。若曹丕親渡大江。臣必生擒以獻。殿下若不渡江。亦殺魏兵大半。令魏兵不敢正視東吳。權視之。乃徐盛也。權大喜曰。如得卿守江南一帶。孤何憂哉。遂封徐盛爲安東將軍。總鎮都督建業南徐軍馬。感謝恩領命而退。卽傳令教衆官軍多置器械。多設旌旗。以爲守護江岸之計。忽一人挺身出曰。今日大王以重任委託將軍。欲破魏兵。以擒曹丕。將軍何不早發。軍馬渡江。於淮南之地迎敵。直待曹丕兵至。恐無及矣。盛視之。乃吳王姪孫韶也。韶字公禮。宦授揚威將軍。曾在廣陵守禦。年幼負氣。極有膽勇。盛曰。曹丕勢大。更有名將爲先鋒。不可渡江迎敵。待彼船皆集於北岸。吾自有計破之。韶曰。吾手下自有三千軍馬。更兼深知廣陵路勢。吾願自去江北。與曹丕決一死戰。如不勝。甘當軍令。盛不從。韶堅執要去。盛只是不肯。韶再三要行。盛怒曰。汝如此不聽號令。吾安能制諸將乎。叱武士推出斬之。刀斧手擁孫韶出轅門之外。立起皂旗。韶部將飛報。孫權聽知。急上馬來救。武士恰待行刑。孫權早到。喝散刀斧手。救了孫韶。韶哭奏曰。臣往年在廣陵深知地理。不就那裏。卽曹丕廝殺。直待他下了長江。東吳指日休矣。權逕入營來。徐盛迎接入帳。奏曰。大王命臣爲都督。提兵拒魏。今揚威將軍孫韶不遵軍法。違令當斬。大王何故赦之。權曰。韶倚血氣之壯。誤犯軍法。萬希寬恕。盛曰。法非臣所立。亦非大王所立。乃國家之典刑也。若以親而免之。何以令衆乎。權曰。韶犯法本應任將軍處治。奈此子雖本姓俞氏。然孤兄甚愛之。賜姓孫。於孤頗有勞績。今若殺之。負兄義矣。盛曰。且看大王之面。寄下死罪。權令孫韶拜謝。韶不肯拜。厲聲而言曰。據吾之見。只是引軍去破曹丕。便死也不服你的見識。徐盛變色。權叱退孫韶。謂徐盛曰。便無此子。何損於吳。今後勿再用之。言訖。自回。是夜人報。徐盛說孫韶引本部三千精兵。潛地過江去了。盛恐有失於吳王面上。不好看。乃喚丁奉。授以密計。引三千兵渡江接應。却說魏王駕龍舟至廣陵。前部曹真已領兵。

列於大江之岸。曹丕問曰：「江岸有多少兵？」真曰：「隔岸遠望，並不見一人，亦無旌旗營寨。」丕曰：「此必詭計也。朕自往觀其虛實。於是大開江道，放龍舟直至大江，泊於江岸。船上建龍鳳日月五色旌旗鑾儀簇擁，光耀射目。曹丕端坐舟中，遙望江南，不見一人。回顧劉曄、蔣濟曰：『可渡江否？』曄曰：『兵法實虛虛彼，見大軍至，如何不作準備？』陞卜未可造次，且待三、五日，看其動靜，然後發先鋒渡江以探之。」丕曰：『卿言正合朕意。是日天晚，宿於江中。當夜月黑，軍士皆執燈火，明耀天地，殆如白晝。遙望江南，並不見半點兒火光。』丕問左右曰：『此何故也？』近臣奏曰：『想聞陛下天兵來到，故望風逃竄耳。』丕暗笑。及至天曉，大霧迷漫，對面不見須臾。風起，霧散雲收。望見江南一帶，皆是連城，城樓上槍刀耀日，遍城盡插旌旗，號帶頃刻數次人來報。南徐沿江一帶，直至石頭城，一連數百里，城郭舟車連綿不絕。一夜成就，曹丕大驚。原來徐盛東縛蘆葦爲人，盡穿青衣，執旌旗，立於假城疑樓之上。魏兵見城上許多人馬，如何不膽寒？丕歎曰：『魏雖有武士千羣，無所用之。江南人物如此，未可圖也。』正驚訝間，忽然狂風大作，白浪滔天，江水濺濕龍袍。大船將覆，曹真慌令文聘擰小舟急來救駕。龍舟上人立站不住，文聘跳上龍舟，負丕不下得小舟，奔入河港，忽流星馬報，趙雲引兵出陽平關，逕取長安。丕聽得大驚，失色，便教回軍。衆軍各自奔走，背後吳兵追至。丕傳旨教盡棄御用之物而走。龍舟將次入淮，忽然鼓角齊鳴，喊聲大震，刺斜裏一彪軍殺到。爲首大將乃孫韶也。魏兵不能抵當，折其大半。渰死者無數。諸將奮力救出魏主。魏主渡淮河，行不三十里，淮河中一帶蘆葦，預灌魚油，盡皆火着，順風而下。風勢甚急，火焰漫空，截住龍舟。丕大驚，急下小船，傍岸時，龍舟上早已火着。丕慌忙上岸，一彪軍殺來，爲首一將，乃丁奉也。張遼拍馬來迎，被奉一箭射中其腰，却得徐晃救了。同保魏主而走，折軍無數。背後孫韶、丁奉奪得馬匹、車仗、船隻器械，不計其數。魏兵大敗而回。吳將徐盛全獲大功。吳王重加賞賜。張遼回到許昌，箭瘻迸裂而亡。曹丕厚葬之。不在話下。却說趙雲引兵殺出陽平關之次，忽報丞相有文書到。說益州耆帥雍闔結連蠻王孟獲，起十萬蠻兵，侵掠四郡。因此宣雲回軍，令馬超堅守陽平關。丞相欲自南征，趙雲乃急收兵而回。此時孔明在成都整飭軍馬，親自南征。正是：「方見東吳敵北魏，又看西蜀戰南蠻。」若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征南寇丞相大興師 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却說諸葛丞相在於成都，事無大小，皆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忻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又連年大熟，老幼鼓腹謳歌，凡遇差徭，爭先早辦。因此軍需器械應用之物，無不完備。米滿倉廩，財盈府庫。建興三年，益州飛報，蠻王孟獲大起蠻兵十萬，犯境侵掠。建寧太守雍闓，乃漢朝什方侯雍齒之後。今連結孟獲造反，牂牁郡太守朱褒、越雋郡太守高定二人獻了城。止有永昌太守王伉不肯反。見今雍闓、朱褒、高定三人部下人馬，皆與孟獲爲鄉導官，攻打永昌郡。今王伉與功曹呂凱會集百姓，死守此城。其勢甚急。孔明乃入朝奏後主曰：「臣觀南蠻不服，實國家之大患也。臣當自領大軍前去征討。」後主曰：「東有孫權，北有曹丕。今祖父棄朕而去，倘吳魏來政，如之奈何？」孔明曰：「東吳方與我國講和，料無異心。若有異心，李嚴在白帝城，此人可當陸遜也。曹丕新敗，銳氣已喪，未能遠圖。且有馬超守把漢中諸處關口，不必憂也。臣又留關興、張苞等分兩軍爲救應，保陛下萬無一失。今臣先去掃蕩蠻方，然後北伐，以圖中原。報先帝三顧之恩，託孤之重。」後主曰：「朕年幼無知，惟相父斟酌行之。言未畢，班部內一人出曰：『不可不可！衆視之，乃南陽人也，姓王，名連，字文儀。見爲諫議大夫，連諫曰：『南方不毛之地，瘴疫之鄉。丞相秉鈞衡之重任，而自遠征，非也。宜也。且雍闓等乃疥癩之疾，丞相只須遣一大將討之，必然成功。』孔明曰：『南蠻之地，離國甚遠，人多不習王化，收服甚難。吾當親往征之，可剛可柔，別有斟酌，非可容易託人。』王連再三苦勸，孔明不從。是日，孔明辭了後主，令蔣琬爲參軍，費禕爲長史，董厥、樊建二人爲掾史，趙雲、魏延爲大將，總督軍馬。王平、張翼爲副將，并川將數十員，共起川兵五十萬，前望益州進發。忽有關公第二子關索入軍來見孔明曰：『自荊州失陷，逃難在鮑家莊養病。每要赴川見先帝報讐，瘡痕未合，不能起行。近已安痊，打探得東吳讐人已皆誅戮，逕來西川見帝。恰在途中遇見征南之兵，持來投見。孔明聞之，嗟訝不已。一面遣人申報朝廷，就令關索爲前部先鋒，一同征南。大隊人馬各依隊伍而行，飢餐渴飲，夜住曉行，所經之處，秋毫無犯。卻說雍闓聽知孔明自統大將而來，即與高定、朱褒商議，分兵三路。高定取中路，雍闓在左，朱褒在右。三路各引兵五六萬迎敵。於是高定、朱褒、雍闓爲前部先鋒，燒身長九尺，面貌醜惡，使一枝方天戟，有萬夫不當之勇。領本部兵，離了大寨，來迎蜀兵。卻說孔明統大軍已到益州界分，前部先鋒魏延、副將張翼、王平，纔入界口。正遇鄂煥軍馬，兩陣對圓。魏延出馬，大罵曰：『反賊早受降！』鄂煥拍馬與魏延交鋒，戰不數合，延詐敗走。煥隨後趕來，走不數里，喊聲大震。張翼、王平兩路軍殺來，絕其後路。延復回，三員將併力拒戰，生擒數合，延詐敗走。煥隨後趕來，走不數里，喊聲大震。張翼、王平兩路軍殺來，絕其後路。延復回，三員將併力拒戰，生擒

鄂煥解到大寨入見孔明。孔明令去其縛，以酒食待之。問曰：「汝是何人？」部將煥曰：「某是高定部將。」孔明曰：「吾知高定乃忠義之士，今爲雍闐所惑，以致如此。吾今放汝回去，令高太守早歸降，免遭大禍。」鄂煥拜謝而去。回見高定，說孔明之德。定亦感激不已。次日，雍闐至寨，禮畢。闐曰：「如何得鄂煥回也？」定曰：「諸葛亮以義放之。」闐曰：「此乃諸葛亮反間之計，欲令我兩人不和，故施此謀也。」定半信不信，心中猶豫。忽報蜀將搦戰。闐自引二萬兵出迎，戰不數合，闐撥馬便走。延率大兵進追，殺二十餘里。次日，雍闐又起兵來迎。孔明一連三日不出。至第四日，雍闐高定分兵兩路來取，蜀寨卻說孔明令魏延兩路伺候。果然，雍闐高定兩路兵來，被伏兵殺傷大半，生擒者無數。一齊解到大寨來。雍闐的人囚在一邊，高定的人囚在一邊，却令軍士傳說，但是高定的人免死。雍闐的人盡殺，衆軍皆聞此言，少時，孔明令取雍闐的人到帳前問曰：「汝等皆是何人？」部從衆僞曰：「高定部下人也。」孔明教皆免其死，與酒食賞勞。令人送出界首，縱放回寨。孔明又喚高定的人問之，衆皆告曰：「吾等實是高定部下軍士。」孔明亦皆免其死，賜以酒食，却揚言曰：「雍闐今日使人投降，要獻汝王並朱褒首級，以爲功勞。吾甚不忍。汝等既是高定部下軍士，吾放汝等回去，再不可背反。若再擒來，決不輕恕。」衆皆拜謝而去。回到本寨，入見高定，說知此事。定乃密遣人去雍闐寨中探聽，却有一半放回的人言說孔明之德，因此，雍闐部軍多有歸順高定之心。雖然如此，高定心中不穩，又令一人來孔明寨中探聽虛實。被伏路軍捉來見孔明。孔明故意認做雍闐的人，喚入帳中問曰：「汝元帥既約下獻高定朱褒二人首級，因何誤了日期？」汝這廝不精細，如何做得細作？軍士含糊答應。孔明以酒食賜之，修密書一封，付軍士曰：「汝持此書付雍闐，教他早早下手，休得誤事。細作拜謝而去。」回見高定，呈上孔明之書。說雍闐如此如此，定看書畢，大怒曰：「吾以真心待之，彼反欲害吾，情理難容！」便喚鄂煥商議。煥曰：「孔明乃仁人，背之不祥。我等謀反作惡，皆雍闐之故。不如殺闐以投孔明。」定曰：「如何下手？」煥曰：「可設一席，令人去請雍闐。彼若無異心，必坦然而來。若其不來，必有異心。我主可攻其前，某伏於寨後，小路候之，闐可擒矣。」高定從其言，設席請雍闐。闐果疑，前日放回軍士之言懼而不來。是夜，高定引兵殺投雍闐寨中。原來有孔明放回免死的人，皆想高定之德，乘勢助戰。雍闐軍不戰自亂，闐上馬望山路而走，行不二里，鼓聲響處，一彪軍出，乃鄂煥也。挺方天戟，驟馬當先。雍闐措手不及，被煥一戟刺於馬下，就梟其首級。閻部下軍士皆降。高定引兩部軍來降孔明。獻雍闐首級於帳下。孔明高坐於帳上，喝令左右推轉高定斬首。

報來定曰某感丞相大恩今將雍闐首級來降何故斬也孔明大笑曰汝來詐降敢瞞吾耶定曰丞相何以知我詐降孔明於匣中取出一紙與高定曰朱褒已使人密獻降書說你與雍闐結生死之交豈肯一旦便殺此人吾故知汝詐也定叫屈曰朱褒乃反間之計也丞相切不可信孔明曰吾亦難憑一面之詞汝若捉得朱褒方表真心定曰丞相休疑某生擒朱褒來見丞相若何孔明曰若如此吾疑心方息也高定卽引部將鄂煥并本部兵殺奔朱褒營來比及離寨約有十里山後一彪軍到乃朱褒也褒見高定軍來慌忙與高定答話定大罵曰汝如何寫書與諸葛丞相處使反間之計害吾耶褒目瞪口呆不能回答忽然鄂煥於馬後轉過一戟刺朱褒於馬下定厲聲而言曰如不順者皆戮之於是衆軍一齊拜降定引兩部軍來見孔明獻朱褒首級於帳下孔明大笑曰吾故使汝殺此二賊以表忠心遂命高定爲益州太守總攝三郡令鄂煥爲牙將三路軍馬已平於是永昌太守王伉出城迎接孔明孔明入城已畢問曰誰與公守此城以保無虞伉曰某今日得此郡無危者皆賴永昌不韋人姓呂名凱字季平皆此人之力孔明遂請呂凱至凱入見禮畢孔明曰久聞公乃永昌高士多虧公保守此城今欲平蠻方公有何高見呂凱遂取一圖呈與孔明曰某自歷仕以來知南人欲反久矣故密遣人入其境察看可屯兵交戰之處畫成一圖名曰平蠻指掌圖今敢獻與明公明公試觀之可爲征蠻之一助也孔明大喜就用呂凱爲行軍教授兼鄉導官於是孔明提兵大進深入南蠻之境正行軍之次忽報天子差使命至孔明請入中軍但見一人素袍白衣而進乃馬謖也爲兄馬良新亡因此挂孝謖曰奉主上敕命賜衆軍酒帛孔明接詔已畢依命一一給散遂留馬謖在帳敘話孔明問曰吾奉天子詔削平蠻方久聞幼常高見望乞賜教謖曰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蠻恃其地遠山險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叛丞相大軍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師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蠻兵若知內虛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丞相但服其心足矣孔明歎曰幼常足知吾肺腑也於是孔明遂令馬謖爲參軍卽統大軍前進卻說蠻王孟獲聽知孔明智破雍闐等遂聚三洞元帥商議第一洞乃金環二結元帥第二洞乃董荼那元帥第三洞乃阿會喃元帥三洞元帥入見孟獲獲曰今諸葛丞相領大軍來侵我境界不得不併力敵之汝三人可分兵三路而進如得勝者便爲洞主於是分金環三結取中路董荼那取左路阿會喃取右路各引五萬蠻兵依令而行卻說孔明正在寨中議事忽聞馬飛報說三洞元帥分兵三路到來孔明聽畢卽喚趙

雲魏延至，卻都不不分付。更喚王平、馬忠至囁之曰：「今蠻兵三路而來，吾欲令子龍文長去，此二人不識地理，未敢用之。王平可往左路迎敵，馬忠可往右路迎敵。吾卻使子龍文長隨後接應。今日整頓軍馬來日，與王平、馬忠約會而進。吾欲令子而去，又喚張嶷、張翼分付曰：『汝二人同領一軍，往中路迎敵。今日整點軍馬來日，與王平、馬忠約會而進。吾欲令子龍文長去取，奈二人不識地理，故未敢用之。』」張嶷、張翼聽令去了。趙雲、魏延見孔明不用，各有愠色。孔明曰：「吾非不用汝二人，但恐以中年涉險，爲蠻人所算，失其銳氣耳。」趙雲曰：「倘我等識地理，若何？」孔明曰：「汝二人只宜小心，休得妄動。」一人快快而退。趙雲請魏延到自己寨內商議曰：「吾二人爲先鋒，卻說不識地理，而不肯用。今用此後輩，吾等豈不羞乎？」魏延曰：「吾二人只今就上馬，親去探之，捉住土人，便教引進以敵蠻兵，大事可成。」雲從之，遂上馬逕取中路而來。方行不數里，遠遠望見塵頭大起，二人上山坡看時，果見數十騎蠻兵縱馬而來。一人兩路衝出，蠻兵見了，大驚而走。趙雲、魏延各生擒幾人，回到本寨，以酒食待之。卻細問其故，蠻兵告曰：「前面是金環三結元帥大寨，正在山口寨邊東西兩路，卻通五溪洞並董荼那阿會喃各寨之後。」趙雲、魏延聽知此話，遂點精兵五千，教擒來蠻兵引路，比及起葷時，已是一更天氣。月明星朗，趁着月色而行。剛到金環三結大寨之時，約有四更，蠻兵方起造飯，準備天明廝殺。忽然趙雲、魏延兩路殺入，蠻兵大亂。趙雲直殺入中軍，正逢金環三結元帥交馬，只一合，被雲一槍刺落馬下，就梟其首級。餘軍潰散，魏延便分兵一半，望東路抄董荼那寨來；趙雲分兵一半，望西路抄阿會喃寨來。比及殺到蠻兵大寨之時，天已平明。先說魏延殺奔董荼那寨來。董荼那聽知寨後有軍殺至，便引兵出寨拒敵。忽然寨前門一聲喊起，蠻兵大亂。原來王平、董荼那早已到了兩下夾攻處。蠻兵大敗，董荼那奪路走脫。魏延追趕不上，卻說趙雲引兵殺到阿會喃寨後之時，馬忠已殺至寨前，兩下夾攻。蠻兵大敗，阿會喃乘亂走脫，各自收軍回見孔明。孔明聞曰：「三洞蠻兵走了兩洞之主，金環三結元帥首級安在？」趙雲將首級獻功，衆皆言曰：「董荼那阿會喃皆棄馬越嶺而去，因此趕他不上。」孔明大笑曰：「二人吾已擒下了。」趙雲二人，并諸將皆不信。少頃，張嶷解董荼那到，張翼解阿會喃到，衆皆驚訝。孔明曰：「吾觀呂凱圖，今已知他各人下的寨子，故以言激子龍文長之銳氣，故教深入重地，先破金環三結，隨卽分兵左右寨後抄出，以王平、馬忠應之。非子龍文長不可當此任也。吾料董荼那阿會喃必從便徑往山路而走，故遣張嶷、張翼以伏兵待之。」令關索以兵接應，擒此二人。」諸將皆拜伏曰：「丞相機算神鬼莫測，孔明令押過

董荼那阿會喃至帳下，盡去其縛，以酒食衣服賜之，令各自歸洞，勿得助惡。二人泣拜，各投小路而去。孔明謂諸將曰：「來日孟獲必然親自引兵廝殺，便可就此擒之。」乃喚趙雲、魏延至，付與計策，各引五千兵去了。又喚王平、關索同引一軍，授計而去。孔明分撥已畢，坐於帳上，待之。卻説蠻王孟獲在帳中正坐，忽哨馬報來說三洞元帥俱被孔明捉將去了，部下之兵各自潰散。獲大怒，遂起蠻兵，迤邐進發，正遇王平。軍馬兩陣對圓。王平出馬橫刀望之，只見門旗開處，數百南蠻騎將兩邊擺開。中間孟獲出馬，頭頂嵌寶紫金冠，身披瓔珞紅錦袍，腰繫碾玉獅子帶，腳穿鷺嘴抹綠靴，騎一匹捲毛赤兔馬，懸兩口松紋鑲寶劍，昂然觀望。回顧左右蠻將曰：「人每說諸葛亮善能用兵，今觀此陣，旗旌雜亂，隊伍交錯，刀槍器械無一可能勝吾者。」始知前日之言謬也。早知如此，吾反多時矣。誰敢去擒蜀將以振軍威？言未盡，一將應聲而出，名喚忙牙長，使一口截頭大刀，騎一匹黃驃馬，來取王平。二將交馬，戰不數合，王平便走。孟獲驅兵大進，迤邐追趕。關索略戰，又走，約退二十餘里。孟獲正追殺之間，忽然喊聲大起，左有張嶷，右有張翼，兩路兵殺出，截斷歸路。王平關索復兵殺回，前後夾攻。蠻兵大敗，孟獲引部將死戰得脫，望錦帶山而逃。背後三路兵追殺將來，獲正奔走之間，前面喊聲大起，一彪軍攔住，爲首大將乃常山趙子龍也。獲見了大驚，慌忙奔錦帶山小路而走。子龍衝殺一陣，蠻兵大敗，生擒者無數。孟獲止與數十騎奔入山谷之中，背後追兵至近，前面路狹，馬不能行，乃棄了馬匹，爬山越嶺而逃。忽然山谷中一聲鼓響，乃是魏延受了孔明計策，引五百步軍伏於此處。孟獲抵敵不住，被魏延生擒活捉了。從騎皆降。魏延解孟獲到大寨來見孔明。孔明早已殺牛宰馬，設宴在寨，卻教帳中排開七重創子手刀槍劍戟，燉若霜雪，又執御賜黃金錢斧曲柄金盞，前後羽葆鼓吹，左右排開御林軍布列得十分嚴整。孔明端坐於帳上，只見蠻兵紛紛攘攘，解到無數。孔明喚到帳中，盡去其縛，撫諭曰：「汝等皆是好百姓，不幸被孟獲所拘。今受驚嚇，吾想汝等父母兄弟妻子之心，言訖，各賜酒食米糧而遣之。」蠻兵深感其恩，泣拜而去。孔明教喚武士押過孟獲來，不移時，前推後擁，縛至帳前。獲跪於帳下，孔明曰：「先帝待汝不薄，汝何故背反？」獲曰：「兩川之地，皆是他人所占，地土汝主倚強奪之，自稱爲帝。吾世居此處，汝等無禮，侵我土地，何爲反耶？」孔明曰：「吾今擒汝，汝心服否？」獲曰：「山辟同去，以安各人父母兄弟妻子之心。言訖，各賜酒食米糧而遣之。」蠻兵深感其恩，泣拜而去。孔明教喚武士押過孟獲來，不移時，前推後擁，縛至帳前。孔明喚到帳中，盡去其縛，撫諭曰：「汝等皆是好百姓，不幸被孟獲所拘。今受驚嚇，吾想汝等父母兄弟妻子之心，言訖，各賜酒食米糧而遣之。」

方服也。孔明卽令去其縛，與衣服穿了，賜以酒食，給與鞍馬，差人送出路徑，望本寨而去。正是：「寇入掌中還放去，人居化外未能降。」未知再來交戰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渡瀘水再縛番王 識詐降三擒孟獲

却說孔明放了孟獲，衆將上帳問曰：「孟獲乃南蠻渠魁，今幸被擒，南方便定。丞相何故放之？」孔明笑曰：「吾擒此人，如囊中取物耳。直須降伏其心，自然平矣。」諸將聞言，皆未肯信。當日孟獲行至瀘水，正遇手下敗殘的蠻兵，皆來尋探。衆兵見了孟獲，且驚且喜，拜問曰：「大王如何能勾回來？」獲曰：「蜀人監我在帳中，被我殺死十餘人，乘夜黑而走，正行間，逢着一哨馬軍，又被我殺之，奪了此馬。因此得脫。」衆皆大喜。擁孟獲渡了瀘水，下住寨柵，會集各洞酋長，陸續招聚原放回的蠻兵，約有十餘萬騎。此時董荼那、阿會喃已在洞中。孟獲使人去請二人，懼怕只得也引洞兵來。獲傳令曰：「吾已知諸葛亮之計矣，不可與戰。戰則中他詭計。彼川軍遠來勞苦，況卽日天炎，彼兵豈能久住？吾等有此瀘水之險，將船筏盡拘在南岸一帶，皆築土城，深溝高壘，看諸葛亮如何施謀。」衆酋長從其計，盡拘船筏於南岸一帶，築起土城，有依山傍崖之地。高臺敵樓，樓上多設弓弩礮石，準備久處之計。糧草皆是各洞供運，孟獲以爲萬全之策，坦然不憂。却說孔明提兵大進，前軍已至瀘水，哨馬飛報，說瀘水之內，並無船筏，又兼水勢甚急，隔岸一帶築起土城，皆有蠻兵守把。時值五月，天氣炎熱，南方之地，分外炎酷，軍馬衣甲，皆穿不得。孔明自至瀘水邊觀畢，回到本寨，聚諸將至帳中，傳令曰：「今孟獲兵屯瀘水之南，深溝高壘，以拒我兵。吾旣提兵至此，如何空回？汝等各各引兵，依山傍樹，揀林木茂盛之處，與我將息人馬。」乃遣呂凱離瀘水百里，揀陰涼之地，分作兩個寨子，使王平、張嶷、張翼、關索各守一寨，內外皆搭草棚，遮蓋馬匹。將士乘涼以避暑氣。參軍蔣琬看了，入問孔明曰：「某看呂凱所造之寨甚不好，正犯昔日先帝敗於東吳時之地勢矣。倘蠻兵偷渡瀘水，前來劫寨，若用火攻，如何解救？」孔明笑曰：「公勿多疑。吾自有妙算。」蔣琬等皆不曉其意，忽報蜀中差馬岱解暑藥並糧米到。孔明令人岱參拜畢，一面將米藥分派各寨。孔明問曰：「汝今帶多少軍來？」馬岱曰：「有三千軍。」孔明曰：「吾軍累戰疲困，欲用汝軍，未知肯向前否？」岱曰：「皆是朝廷軍馬，何分彼此？我丞相要用，雖死不辭。」孔明曰：「今孟獲抗拒瀘水，無路可渡。吾欲先斷其糧道，令彼軍自亂。」岱曰：「如何斷得？」

孔明曰：離此一百五十里，瀘水下流沙口，此處水慢，可以紮筏而渡。汝提本部三千軍渡水，直入蠻洞，先斷其糧。然後會合董荼那阿會喃兩個洞主，便爲內應，不可有誤。馬岱欣然去了。領兵前到沙口，驅兵渡水。因見水淺，大半不下筏，只裸衣而過。半渡皆倒，急救傍岸，口鼻出血而死。馬岱大驚，連夜回告孔明。孔明隨喚鄉導土人問之。土人曰：「目今炎天，毒聚瀘水，日間甚熱，毒氣正發。有人渡水，必中其毒，或飲此水，其人必死。若要渡時，須待夜靜水冷，毒氣不起，飽食渡之，方可無事。」孔明遂令土人引路，又選精壯軍五六百，隨着馬岱，來到瀘水沙口，紮起木筏，半夜渡水。果然無事。岱領着一千壯軍，令土人引路，逕取蠻洞，運糧總路口夾山峪而來。那夾山峪兩下是山，中間一條路，容一人一馬而過。馬岱占了夾山峪，分隊軍士立起寨栅。洞蠻不知，正解糧到，被岱前後截住，奪糧百餘車。蠻人報入孟獲大寨中。此時孟獲在寨中，終日飲酒取樂，不理軍務。謂衆酋長曰：「吾若與諸葛亮對敵，必中奸計。今靠此瀘水之險，深溝高壘，以待之。蜀人受不過酷熱，必然退走。那時吾與汝等隨後擊之，便可擒諸葛亮也。」言訖，呵呵大笑。忽然班內一酋長曰：「沙口水淺，倘蜀兵透漏過來，深爲利害。當分軍守把。」獲笑曰：「汝是本處土人，如何不知？吾正要蜀兵來渡此水，渡則必死於水中矣。」酋長又曰：「倘有土人說與夜渡之法，當復何如？」獲曰：「不必多疑。吾境內之人，安肯助敵人耶？」正言之間，忽報蜀兵不知多少，暗渡瀘水，絕斷了夾山糧道，打着平北將軍馬岱旗號。獲笑曰：「量此小輩，何足道哉！」即遣副將亡牙長引三千兵投夾山峪來。却說馬岱望見蠻兵已到，遂將二千軍擺在山前兩陣對圓。忙牙長出馬，與馬岱交鋒。只一合，被岱一刀斬於馬下。蠻兵大敗，走回來見孟獲，細言其事。獲喚諸將問曰：「誰敢去敵馬岱？」言未畢，董荼那出曰：「某願往。」孟獲大喜，遂與三千兵而去。獲又恐有人再渡瀘水，即遣阿會喃引三千兵去守把沙口，却說董荼那引蠻兵到了夾山峪下寨。馬岱引兵來迎，部內軍有識得是董荼那，說與馬岱如此如此。岱縱馬向前，大罵曰：「無義背恩之徒！」丞相饒你性命，今又背反，豈不自羞？」董荼那滿面羞慚，無言可答。不戰而退，馬岱掩殺一陣而回。董荼那回見孟獲，曰：「馬岱英雄，抵敵不住。」獲大怒曰：「吾知汝原受諸葛亮之恩，今故不戰而退，正是賣陣之計。喝教推一斬了。」衆酋長再三哀告，方纔免死。叱武士將董荼那打了一百大棍，放歸本寨。諸多酋長皆來告董荼那曰：「我等雖居蠻方，未嘗敢犯中國。中國亦不會侵我。今因孟獲勢力相逼，不得已而造反，想孔明神機莫測。曹操孫權尚自懼之，何況我等蠻方乎？況我等皆受其活命之恩，無可爲報。今欲捨一死命，殺孟獲去投孔明。」

以免洞中百姓塗炭之苦。董荼那曰：「未知汝等心下若何？」內有原蒙孔明放回的人，一齊同聲應曰：「願往。」於是董荼那手執鋼刀，引百餘人直奔大寨而來。時孟獲大醉於帳中。董荼那引衆人持刀而入，帳下有兩將侍立。董荼那以刀指曰：「汝等亦受諸葛丞相活命之恩，宜當報效！」一將曰：「不須將軍下手，某當生擒孟獲去獻丞相。」於是孟獲執縛已定，押到瀘水邊，駕船直過北岸。先使人報知孔明，却說孔明已有細作探知此事，於是密傳號令，教各寨將士整頓軍器方敎爲首。酋長解孟獲入來，其餘皆回本寨聽候。董荼那先入中軍見孔明，細說其事。孔明重加賞勞，用好言撫慰，遣董荼那引衆酋長去了。然後令刀斧手推孟獲入。孔明笑曰：「汝前者有言，但再擒得，便肯降服。今日如何獲曰：『此非汝之能也，乃吾手下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如何肯服？』孔明曰：『吾今再放汝去，若何？』孟獲曰：『吾雖蠻人，頗知兵法。若丞相端的肯放吾回洞中，吾兵狼羣再決勝負。若丞相這番再擒得我，那時傾心吐膽歸降，並不敢改移也。』孔明曰：『這番生擒如又不服，必無輕恕。』令左右去其繩索，仍前賜以酒食，列坐於帳上。孔明曰：『吾自出茅廬，戰無不勝，攻無不取。汝蠻邦之人，何爲不服？獲默與不答。孔明酒後喚孟獲同上馬，出寨看視諸營寨柵所屯糧草，所積軍器。孔明指謂孟獲曰：『汝不降，吾真愚人也！吾有如此之精兵猛將，糧草器械，汝安能勝吾哉？汝若早降，吾當奏聞天子，令汝不失王位。』子孫永鎮蠻邦，意下如何？』孟獲曰：『某雖肯降，怎奈洞中之人未肯心服。若丞相肯放回去，就當招安本都人馬，同心合膽，方可歸順。』孔明欣然，又與孟獲回到大寨飲酒至晚，孟獲辭去。孔明親送至瀘水邊，以船送孟獲歸寨。孟獲來到本寨，先伏刀斧手於帳中，差心腹人到董荼那阿會喃寨中，只推孔明有使命至，將二人賺到大寨帳下，盡皆殺之，棄屍於澗。孟獲隨卽遣親信之人守把隘口，自引軍出了夾山峪，要與馬岱交戰。却並不見一人，及問土人，皆言昨夜盡搬糧草，復渡瀘水歸大寨去了。孟獲再回洞中，與親弟孟優商議曰：「如今諸葛亮之虛實，吾已盡知。汝可去如此如此。」孟優領了兄計，引百餘蠻兵，搬載金珠寶貝象牙犀角之類，渡了瀘水，逕投孔明大寨而來。方纔過了河時，前面鼓角齊鳴，一彪軍擺開，爲首大將乃馬岱也。孟優大驚，岱問了來情，令在外廂，差人來報孔明。孔明正在帳中，與馬謖、呂凱、蔣琬、費禕等共議平蠻之事。忽帳下一人報稱孟獲差弟孟優來進寶貝。孔明回顧馬謖曰：「汝知其來意否？」謖曰：「不敢明言。容某暗寫於紙上，呈與丞相，看合鈞意否。」孔明從之。馬謖寫訖，呈與孔明。孔明看畢，撫掌大笑曰：「擒孟獲之計，吾已差派下也。汝之所見，正與吾同。」遂喚趙雲入，向耳畔分付。

如此如此，又喚魏延入，亦低言分付。又喚王平、馬忠、關索入，亦密密地分付。各人受了計策，皆依令而去。方召孟獲入帳，再拜於帳下曰：「家兄孟獲，感丞相活命之恩，無可奉獻，輒具金珠寶貝若干，權爲賞軍之資。」後別有進貢天子禮物。孔明曰：「汝兄今在何處？」孟獲曰：「爲感丞相天恩，逕往銀坑山中收拾寶物去了。少時便回來也。」孔明曰：「汝帶多少人來？」孟獲曰：「不敢多帶，只是隨行百餘人。」皆是運貨物者。孔言盡教入帳看時，皆是青眼黑面，黃髮紫鬚，耳帶金環，鬚頭跣足，身長力大之士。孔明就令隨席而坐，教諸將勸酒，殷懃相待。却說孟獲在帳中專望回音，忽報有二人同了喚入，問之，具說諸葛亮受了禮物，大喜，將隨行之人，皆喚入帳中，殺牛宰馬，設宴相待。二大王令某密報大王，今夜二更裏，應外合以成大事。孟獲聽知甚喜，即點起二萬蠻兵，分爲三隊。獲喚各洞酋長分付曰：「各軍盡帶火具。今晚到了蜀寨時，放火爲號。吾當自取中軍，以擒諸葛亮。」諸多蠻將受了計策，黃昏左側各渡瀘水而來。孟獲帶領心腹蠻兵百餘人，徑投孔明大寨。並無一軍阻當。前至寨門，獲率衆將驟馬而入，乃是空寨，並不見一人。獲撞入中軍，只見寨中燈燭熒煌，孟獲並番兵盡皆醉倒。原來孟獲被孔明教馬謖、呂凱二人管待，令樂人搬做雜劇，殷勤勸酒，酒內下藥，盡皆醉倒。渾如醉死之人。孟獲入帳，問之，內有醒者，但指口而已。獲知中計，急救了孟獲等一千人，却待奔回中隊，前面喊聲大震，火光驟起。蠻兵各自逃竄。一彪軍殺到，乃是蜀將王平。獲大驚，急奔左隊，時火光衝天。一彪軍殺到，爲首蜀將乃是魏延。孟獲慌忙望右隊而來，只見火光又起。又一彪軍殺到，爲首蜀將乃是趙雲。二路軍夾攻，將來四下無路。孟獲棄了軍士，匹馬望瀘水而逃。正見瀘水上數十個蠻兵，駕一小舟。孟獲慌令近岸人馬，方纔下船。一聲號起，將孟獲縛住。原來馬岱受了計策，引本部兵扮作蠻兵，撐船在此誘擒孟獲。於是孔明招安蠻兵，降者無數。孔明一一撫慰，並不加害，就教救滅了餘火。須臾，馬岱擒孟獲至趙雲擒孟獲至魏延馬忠王平關索擒諸洞酋長至孔明。孔明指孟獲而笑曰：「汝先令汝弟以禮詐降，如廻瞞得我過。今番又被我擒汝，可服否？」孟獲曰：「此乃吾弟貪口腹之故，誤中汝毒，因此失了大事。吾若自來，弟以兵應之，必然成功。此乃天敗，非吾之不能也。如何肯服？」孔明曰：「今已三次，如何不服？」孟獲低頭不語。孔明笑曰：「吾再放汝回去。」孟獲曰：「丞相若肯放我弟，另擇去收拾家下親丁，和丞相大戰一場。那時擒得方纔死心塌地而降。」孔明曰：「再若擒住，必不輕恕。汝可小心在意，勤攻韜略之書，再整親信之士，早用良策。勿生後悔。」遂令武士去其繩索，放起孟獲，并孟獲及各洞酋長，一齊都放。孟獲等拜謝去了。此

時蜀兵已渡瀘水。孟獲等過了瀘水。只見岸口陳兵列將。旗幟紛紛。獲到營前。馬岱高坐以劍指之曰。這番擎住。必無輕放。孟獲到了自己寨時。趙雲早已襲了此寨。布列兵馬。雲坐於旗下。按劍而言曰。丞相如此相待。休忘大恩。獲喏喏連聲而去。將出界口山坡。魏延引一千精兵擺在坡上。勒馬厲聲而言曰。吾今已深入巢穴。畜汝險要。汝尙自愚迷。抗拒大軍。這洞擎住。碎屍萬段。決不輕饒。孟獲等抱頭鼠竄。望本洞而去。後人有詩讚曰。「五月驅兵入不毛。月明瀘水瘴煙高。誓將雄略酬三顧。豈憚征蠻七縱勞。」卻說孔明渡了瀘水。下寨已畢。大賞三軍。聚諸將於帳下。曰。孟獲第二番擒來。吾令遍觀各營虛實。正欲令其來劫營也。吾知孟獲頗曉兵法。吾將兵馬糧草炫耀。實令孟獲看吾破綻。必用火攻。彼令其弟詐降。欲爲內應耳。吾三番擒之而不殺。誠欲服其心。不欲滅其類也。吾今明告汝等。勿得辭勞。可用心報國。衆將拜伏曰。丞相智仁勇。三者足備。雖子牙張良不能及也。孔明曰。吾今安敢望古人耶。皆賴汝等之力。共成功業耳。帳下諸將聽得孔明之言。盡皆喜悅。卻說孟獲受了三擒之氣。忿忿歸到銀坑洞中。即差心腹人齎金珠寶貝。往八番九十三甸等處。并蠻方部落。借使牌刀獠丁軍健數十萬。尅日齊備。各隊人馬。雲堆霧擁。俱聽孟獲調用。伏路軍探知其事。來報孔明。孔明笑曰。吾正欲令蠻兵皆至。見吾之能也。遂上小車而行。正是。「若非洞主威風猛。怎顯軍師手段高。」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武鄉侯四番用計

南蠻王五次遭擒

卻說孔明自駕小車。引數百騎前來探路。前有一河。名曰西洱河。水勢雖慢。並無一隻船筏。孔明令伐木爲筏而渡。其木到水皆沉。孔明遂問呂凱。凱曰。聞西洱河上流有一山。其山多竹。大者數圍。可令人伐之。於河上搭起竹橋。以渡軍馬。孔明卽調三萬人入山伐竹。數十萬根。順水放下。於河面狹處。搭起竹橋。闊十餘丈。乃調大軍於河北岸一字。下寨。便以爲壕塹。以浮橋爲門。壘土爲城。過橋南岸。一字下三個大營。以待蠻兵。却說孟獲引數十萬蠻兵。恨怒而來。將近西洱河。孟獲引前部一萬刀牌獠丁。直扣前寨。擄戰。孔明頭戴綸巾。身披鷲擎。手執羽扇。乘駒馬。車左右衆將簇擁而出。孔明見孟獲身穿犀皮甲。頭頂朱紅盔。左手挽牌。右手執刀。騎赤牛。口中辱罵。手下萬餘洞丁。各舞刀牌。往來衝突。孔明急令退回本寨。四面緊閉。不許出戰。蠻兵皆裸衣赤身。直到寨門前叫罵。諸將大怒。皆來

稟孔明曰。某等情願出寨決一死戰。孔明不許。諸將再三欲戰。孔明止之曰。蠻方之人。不遵王化。今此一來。狂惡正盛。不可迎也。且宜堅守數日。候其猖獗少懈。吾自有妙計破之。於是蜀兵堅守數日。孔明在高阜處望之。覩見蠻兵已多懈怠。乃聚諸將曰。汝等敢出戰否。衆將欣然欲出。孔明先喚趙雲。魏延入帳。向耳畔低言。分付如此如此。二人受了計策。先進。卻喚王平。馬忠入帳。受計去了。又喚馬岱分付曰。吾今棄此三寨。退過河北。吾軍一退。汝可便拆浮橋移於下流。卻渡趙雲。魏延軍馬過河來接應。岱受計而去。又喚張翼曰。吾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孟獲知之。必來追趕。汝卻斷其後。張翼受計而退。孔明只教關索護車。衆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蠻兵望見。不敢衝突。次日平明。孟獲引大隊蠻兵逕到蜀寨之時。只見三個大寨。皆無人馬。於內棄下糧草車仗數百餘輛。孟獲曰。諸葛亮棄寨而走。莫非有計否。孟獲曰。吾料諸葛亮棄轄重而去。必因國中有緊要之事。若非吳侵定是魏伐。故虛張燈火以爲疑兵。棄車仗而去也。可速追之。不可錯過。於是孟獲自驅前部。直到西洱河邊。望見河北岸上。寨中旗幟整齊如故。燐若雲錦。沿河一帶。又設錦城。蠻兵噴見。皆不敢進。獲謂優曰。此是諸葛亮懼吾追趕。故就河北岸少住。不二日必走矣。遂將蠻兵屯於河岸。又使人去山上砍竹爲筏。以備渡河。卻將敢戰之兵。皆移於寨前面。卻不知蜀兵早已入自己之境。是日狂風大作。四壁扇火明鼓響。蜀兵殺到。蠻兵驚丁自相衝突。孟獲大驚急引宗族洞丁殺開條路。逕奔舊寨。忽一彪軍從寨中殺出。乃是趙雲。獲慌忙回西洱河。望山僻處而走。又一彪軍殺出。乃是馬岱。孟獲只剩得數十個敗殘兵。望山谷中而逃。見南北西三處。塵頭火光。因此不敢前進。只得望東奔走。方纔轉過山口。見一大林之前。數十從人。引一輛小車。車上端坐孔明。呵呵大笑曰。蠻王孟獲。大敗至此。吾已等候多時也。獲大怒。回顧左右曰。吾遭此人詭計。受辱三次。今幸得這裏相遇。汝等奮力前進。連人帶馬砍爲粉碎。數騎蠻兵猛力向前。孟獲當先呐喊。搶到大林之前。跔踏一聲。踏了陷坑。一齊塌倒。大林之內。轉出魏延。引數百軍來。一個個拖出。用索縛定。孔明先到寨中。招安蠻兵。并諸甸酋長洞丁。此時大半皆歸本鄉去了。除死傷外。其餘盡皆歸降。孔明以酒肉相待。以好言撫慰。盡令放回。蠻兵皆感嘆而去。少頃。張翼解孟獲至。孔明誨之曰。汝兄愚迷。汝當諫之。今被吾擒了四番。有何面目再見人耶。孟獲羞慚滿面。伏地告求免死。孔明曰。吾殺汝不在今日。吾且饒汝性命。勸諭汝兄。令武士解其繩索。放起孟獲。傷泣拜而去。不一時。魏延解孟獲至。孔明大怒曰。你今番又被吾擒了。有何理說。獲曰。吾今誤中詭計。死不

瞑目。孔明叱武士推出斬之。獲全無懼色。回顧孔明曰：「若敢再放吾回，去必然報四番之恨！」孔明大笑，令左右去其縛，賜酒壓驚，就坐於帳中。孔明問曰：「吾今四次以禮相待，汝尚然不服，何也？」獲曰：「吾雖是化外之人，不似丞相專施詭計，吾如何肯服？」孔明曰：「若再放汝回，復能戰乎？」獲曰：「丞相若再擇住吾那時，傾心降服，盡獻本洞之物，犒軍誓不反亂。」孔明卽笑而遣之。獲忻然拜謝而去。於是聚得諸洞壯丁數千人，望南迤邐而行，早望見塵頭起處，一隊兵到。乃是兄弟孟獲、董衡、董闡，重整殘兵，來與兄報讎。兄弟二人抱頭大哭，訴說前事。孟獲曰：「我兵屢敗，蜀兵屢勝，難以抵當。只可就山陰洞中退避，不出蜀兵受不過暑氣，自然退矣。」獲問曰：「何處可避？」孟獲曰：「此去西南有一洞，名曰禿龍洞，洞主采思大王，與弟甚厚，可投之。」於是孟獲先教孟獲到禿龍洞，見了采思大王。采思慌引洞兵出迎，孟獲入洞，禮畢，訴說前事。采思曰：「大王寬心，若川兵到來，令他一人一騎，不得還鄉。」與諸葛亮皆死於此處。孟獲大喜，問計於采思。采思曰：「此洞中止有兩條路：東北上一路，就是大王所來之路；地勢平坦，土厚水甜，人馬可行。若以木石壘斷洞口，雖有百萬之衆，不能進也。西北上有一條路，山險嶺惡，道路窄狹，其中雖有小路，多藏毒蛇惡蝎，黃昏時分烟瘴大起，直至巳午時方收。惟未申酉二時可以往來，水不可飲。人馬難行。此處更有四個毒泉：一名啞泉，其水頗甜，人若飲之，則不能言；不過旬日必死。二曰滅泉，此水與湯無異，人若沐浴，則皮肉皆爛，見骨而死。三曰黑泉，其水微清，人若濺之在身，則手足皆黑而死。四曰柔泉，其水如冰，人若飲之，咽喉無緩氣，身軀軟弱如綿而死。此處蟲鳥皆無，惟有漢伏波將軍曾到。自此以後，更無一人到此。今壘斷東北大路，令大王穩居敵洞，若蜀兵見東路截斷，必從西路而入。於路無水，若見此四泉，定然飲水，雖百萬之衆，皆無歸矣。何用刀兵耶？」孟獲大喜，以手加額曰：「今日方有容身之地。又望北指曰：「任諸葛神機妙算，難以施設。四泉之水，足以報敗兵之恨也。」自此孟獲、孟獲終日與采思大王筵宴，卻說孔明連日不見孟獲，兵出，遂傳號令，教大軍離西洱河，望南進發。此時正當六月炎天，其熱如火，有後人咏南方苦熱詩曰：「山澤欲焦枯，火光覆太虛。不知天地外，暑氣更何如。」又有詩曰：「赤帝司權柄，陰雲不敢生。雲蒸孤鶴喘，海熱巨鼈驚。忍捨溪邊坐，慵拋竹裏行。如何沙塞客，擐甲復長征。」孔明統領大軍，正行之際，忽哨馬飛報：孟獲退往禿龍洞中不出。將洞口要路壘斷，內有兵把守，山惡嶺峻，不能前進。孔明請呂凱問之，凱曰：「某會聞此洞有條路，實不知詳細。」蔣琬曰：「孟獲四次遭擒，既已喪膽，安敢再出？況今天氣炎熱，軍馬疲乏，征之無益，不如班師回國。」孔

明曰若如此正中孟獲之計也吾軍一退彼必乘勢追之今已到此安有復圖之理遂令王平領數百軍爲前部卻教新降蠻兵引路尋西北小路而入前到一泉人馬皆渴爭飲此水王平探有此路回報孔明比及到大寨之時皆不能言但指口而已孔明大驚知是中毒遂自駕小車引數十人前來看時見一潭清水深不見底水氣凜凜軍不敢試孔明下車登高望之四壁峯巒鳥雀不聞心中大疑忽望見遠遠山岡之上有一古廟孔明攀藤附葛而到見一石屋之中塑一將軍端坐旁有石碑乃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廟因平蠻到此土人立廟祀之孔明再拜曰亮受先帝托孤之重今承聖旨到此平蠻欲待蠻方既平然後伐魏吞吳重安漢室今軍士不識地理誤飲毒水不能出聲萬望尊神念本朝恩義通靈顯聖護佑三軍祈禱已畢出廟尋土人問之隱隱望見對山一老叟扶杖而來形容甚異孔明請老叟入廟禮畢對坐于石上孔明問曰丈者高姓老叟曰老夫久聞大國丞相隆名幸得拜見蠻方之人多蒙丞相活命皆感恩不淺孔明問泉水之故老叟答曰軍所飲之水乃亞泉之水也飲之難言數日而死此泉之外又有二泉東南有一泉有水至冷人若飲之咽喉無緩氣身軀軟弱而死名曰柔泉正南有一泉人若濺之在身手足皆黑而死名曰黑泉西南有一泉沸如熱湯人若浴之皮肉盡脫而死名曰滅泉敝處有此四泉毒氣所聚無藥可治又煙瘴甚起惟未申酉二個時辰可往來餘者時辰皆瘴氣密布觸之卽死孔明曰如此則蠻方不可平矣蠻方不平安能併吞吳魏再興漢室有負先帝託孤之重生不如死也老叟曰丞相勿憂老夫指引一處可以解之孔明曰老丈有何高見老叟指教老叟曰此去正西數里有一山谷入內行二十里有一溪名曰萬安溪上有一高士號爲萬安隱者此人不出溪有數十餘年矣其草庵後有一泉名安樂泉人若中毒汲其水飲之卽愈有人或生疥癩或感瘴氣於萬安溪內浴之自然無事更兼庵前有一等草名曰薤葉芸香人若口含一葉則瘴氣不染丞相可遠往求之孔明拜謝問曰承丈者如此活命之德盛德不勝願聞高姓老叟入廟曰吾乃本處山神奉伏波將軍之命特來指引言訖喝開廟後石壁而入孔明驚訝不已再拜廟神尋舊路上車回到大寨次日孔明備信香禮物引王平及衆啞軍連夜望山神所言去處迤邐而進入山谷小徑約行二十餘里但見長松大柏茂竹奇花環繞一莊籬落之中有數間茅屋聞得馨香噴鼻孔明大喜到莊前扣戶有一小童出孔明方欲通姓名早有一人竹冠草履白袍皂緹碧眼黃髮忻然出曰來者莫非漢丞相否孔明笑曰高士何以知之聽者曰久聞丞相大纛南征安得

不知遂邀孔明入草堂禮畢分賓主坐定孔明告曰亮受昭烈皇帝託孤之重今承嗣君聖旨領大軍至此欲服蠻邦使歸王化不期孟獲潛入洞中軍士誤飲啞泉之水夜來蒙伏波將軍顯聖言高士有藥泉可以治之望乞矜念賜神水以救衆兵殘生隱者曰量老夫山野廢人何勞丞相枉駕此泉就在庵後教取來飲於是童子引王平等一起啞軍來到溪邊汲水飲之隨卽吐出惡涎便能言語童子又引衆軍到萬安溪中沐浴隱者於庵中進柏子茶松花茶以待孔明隱者告曰此間蠻洞多毒蛇惡蝎柳花飄入溪泉之間水不可飲但掘地爲泉汲水飲之方可孔明求薤葉芸香隱者令衆軍儘意採取各人口含一葉自然瘴氣不侵孔明拜求隱者姓名隱者笑曰某乃孟獲之兄孟節是也孔明愕然隱者又曰丞相休疑容伸片言某一父母所生三人長卽老夫孟節次孟獲又次孟獲父母皆亡二弟強惡不歸王化某屢諫不從故更改名姓隱居於此今辱弟造反又勞丞相深入不毛之地如此生受孟節合該萬死故先於丞相之前請罪孔明歎曰方信盜跖柳惠之事今亦有之遂與孟節曰吾申奏天子立公爲王可乎節曰爲嫌功名而逃於此豈復有貪富貴之意孔明乃具金帛贈之孟節堅辭不受孔明嗟嘆不已拜別而回後人有詩曰「高士幽棲獨閉關武侯曾此破諸蠻至今古木無人境猶有寒煙鎖舊山」孔明回到大寨之中令軍士掘地取水掘下二十餘丈並無滴水凡掘十餘處皆是如此軍心驚慌孔明夜半焚香告天曰臣亮不才仰承大漢之福受命平蠻今途中乏水軍馬枯渴倘上天不絕大漢卽賜甘泉若氣運已終臣亮等願死於此處是夜祝龜平明視之皆得滿井甘泉後人有詩曰「爲國平蠻領大兵心存正道合神明耿恭拜井甘泉出諸葛虔誠水夜生一孔明軍馬既得甘泉遂安然由小徑直入禿龍洞前下寨蠻兵探知來報孟獲曰蜀兵不染瘴疫之氣又無枯渴之患諸泉皆不應朱思大王聞不信自與孟獲來高山望之只見蜀兵安然無事大桶小擔搬運水漿飲馬造飯朱思見之毛髮聳然回顧孟獲曰此乃神兵也獲曰吾兄弟二人與蜀兵決一死戰就殞於軍前安肯束手受縛朱思曰若大王兵敗吾妻子亦休矣當殺牛宰馬大賞洞丁不避水火直衝蜀寨方可得勝於是大賞蠻兵正欲起程忽報洞後迤西銀冶洞二十一洞主楊鋒引三萬兵來助戰孟獲大喜曰鄰兵助我必勝矣卽與朱思大王出洞迎接楊鋒引兵入曰吾有精兵三萬皆披鐵甲能飛山越嶺足以敵蜀兵百萬我有五子皆武藝足備願助大王鋒令五子入拜皆彪羣虎體威風抖擗孟獲大喜遂設席相待楊鋒父子酒至半酣鋒曰軍中少樂吾隨軍有蠻姑善

舞刀牌以助一笑。獲忻然從之。須臾數十蠻姑皆披髮跣足從帳外舞跳而入。羣蠻拍手以歌和之。楊鋒令二子把盞。二子舉盞。蓋孟獲孟獲前二人接盞方欲飲酒。鋒大喝一聲。二子早將孟獲孟獲執下座來。朱思大王却待要走。已被楊鋒擒了。蠻姑橫截於帳上。誰敢近前。獲曰。免死孤悲。物傷其類。吾與汝皆是各洞之主。往日無冤。何故害我。鋒曰。吾兄弟子姪皆感諸葛丞相活命之恩。無可以報。今汝反叛。何不擒獻。於是各洞蠻兵皆走回本鄉。楊鋒將孟獲孟獲朱思等解赴孔明寨來。孔明令入。楊鋒等拜於帳下。曰。某等子姪皆感丞相恩德。故擒孟獲孟獲等呈獻。孔明重賞之。令驅孟獲入。孔明笑曰。汝今番心服乎。獲曰。非汝之能。乃吾洞中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要殺便殺。只是不服。孔明曰。汝謙吾入無水之地。更以啞泉滅泉黑泉柔泉。如此之毒。吾軍無恙。豈非天意乎。汝何如此執迷。獲又曰。吾祖居銀坑山中。有三江之險。重關之固。汝若就彼擒之。吾當子子孫孫傾心服事。孔明曰。吾再放汝回。重整兵馬。與吾共決勝負。如那時擒住汝。再不服。當滅九族。叱左右去其縛。放起孟獲。獲再拜而去。孔明又將孟獲并朱思大王皆釋其縛。賜酒食。驚一人悚懼。不敢正視。孔明令鞍馬送回。正是「深臨險地非容易。更展奇謀豈偶然。」未知孟獲整兵再來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駆巨獸六破蠻兵 燒藤甲七擒孟獲

却說孔明放了孟獲等一千人。楊鋒父子皆封官爵。重賞洞兵。楊鋒等拜謝而去。孟獲等連夜奔回銀坑洞。那洞外有三江。那是瀘水。甘南水。西城水。三路水會合。故爲三江。其洞北近平垣。一百餘里。多產萬物。洞西二百餘里。有鹽井。西南二百里。直抵瀘水。正南三百里。乃是梁都洞。洞中有山環抱。其洞山上出銀礦。故名爲銀坑山。山中置宮殿樓臺。以爲蠻王巢穴。其中建一祖廟。名曰家廟。四時殺牛宰馬享祭。名曰卜鬼。每年常以蜀人并外鄉之人祭之。若人患病。不肯服藥。只禱師巫。名爲藥鬼。其處無刑法。但犯罪即斬。有女長成。却於溪中沐浴。男女互相混淆。任其自配。父親不禁。名爲孽。年歲雨水均調。則種稻穀。倘若不熟。殺蛇爲羹。煮象爲飯。每方隅之中。上戶號曰洞主。次曰酋長。每日初一十五兩日。皆在三江城中買賣。轉易貨物。其風俗如此。却說孟獲在洞中。聚集宗黨千餘人。謂之曰。吾屢受辱於獨兵。立誓欲報之。汝等有何高見。言未畢。一人應曰。吾舉一人。可破諸葛亮。衆視之。乃孟獲妻弟。現爲

八番部長名曰帶來洞主。獲大喜，急問何人。帶來洞主曰：「此去西南八納洞洞主木鹿大王，深通法術，出則騎象，能呼風喚雨，常有虎豹豺狼、毒蛇惡蝎跟隨。手下更有三萬神兵，甚是英勇。大王可修書具禮，某親往求之。此人若允，何懼蜀兵哉？」獲忻然，令國舅齋書而去。却令朵思大王守把三江城，以爲前面屏障。却說孔明提兵直至三江城，遙望見此城三面傍江，一面通旱路，即遣魏延、趙雲同領一軍於旱路打城。軍到城下時，城上弓弩齊發。原來洞中之人多習弓弩，一弩齊發十矢。箭頭上皆用毒藥，但有中箭者，皮肉皆爛，見五臟而死。趙雲、魏延不能取勝，回見孔明，言藥箭之事。孔明自乘小車到軍前，看了虛實，回到寨中，令軍退數里，下寨。鑾兵望見蜀兵遠退，皆大笑作賚，只疑蜀兵懼怯而退。因此夜間安心得睡，不去哨探。却說孔明約軍退後，即選寨不出，一連五日，並無號令。黃昏左側忽起微風，孔明傳令曰：「每軍要衣襟一幅，限一更時分應點，無者立斬。」諸將皆不知其意，衆軍依令預備。初更時分，又傳令曰：「每軍衣襟一幅，包土一包，無者立斬。」衆軍亦不知其意，只得依令預備。孔明又傳令曰：「諸軍包土俱在三江城下交割，先到者有賞。」衆軍聞令，皆包淨土飛奔城下。孔明令積土爲蹬道，先上城者爲頭功。於是蜀兵十餘萬，并降兵萬餘，將所包之土一齊棄於城下。一霎時，積土成山，接連城上。一聲暗號，蜀兵皆上城。鑾兵急放弩箭，大半被執，下餘者棄城而逃。朵思大王死於亂軍之中。蜀將督軍分路剿殺。孔明取了三江城，所得珍寶，皆賞三軍。殘敗鑾兵逃回，見孟獲說：「朵思大王身死，失了三江城，獲大驚。正慮之間，人報蜀兵已渡江，見在本洞前下寨。」孟獲甚是慌張，忽然屏風後一人大笑而出，曰：「既爲男子，何無智也？我雖是一婦人，願與你出戰。」獲視之，乃妻祝融夫人也。夫人世居南蠻，乃祝融氏之後。善使飛刀，百發百中。孟獲起身稱謝。夫人忻然上馬，引宗黨猛將數百員，生力鑾兵五萬，出銀坑洞口，與蜀兵對敵。方纔轉過洞口，一彪軍攔住，爲首蜀將乃是張嶷。鑾兵見之，却早兩路擺開。祝融夫人背插五口飛刀，手挺丈八長標，坐下捲毛赤兔馬。張嶷見之，暗暗稱奇。二人驟馬交鋒，戰不數合，夫人擡馬便走。張嶷趕去，空中一把飛刀落下來，趕用手隔，正中左臂，翻身落馬。鑾兵發一聲喊，將張嶷執縛去了。馬忠聽得張嶷被執，急出救時，早被鑾兵困住。孟獲見祝融夫人挺標勒馬而立，忠忿怒向前去戰，坐下馬絆倒，亦被擒了。都解入洞中來見孟獲。獲設席慶賀，夫人叱刀斧手推出張嶷，馬忠要斬。獲止之曰：「諸葛亮放吾五次，今番若斬彼將，是不義也。且囚在洞中，待擒住諸葛亮殺之未遲。」夫人從其言，笑飲作樂。却說敗殘兵來見孔明，告知其事。孔明即喚馬岱、趙

雲魏延三人受計各自領軍前去次日蠻兵報入洞中說趙雲搦戰祝融夫人卽上馬出迎二人戰不數合雲敗走夫人急挺標來取魏延延撥馬便走夫人忿怒趕來延驅馬奔入山僻小路忽然背後一聲響亮延回頭視之夫人仰鞍落馬原來馬岱埋伏在此用絆馬索絆倒就裏擒縛解投大寨而來蠻將洞兵皆來救時趙雲一陣殺散孔明端坐於帳上馬岱解祝融夫人到孔明急令武士去其縛請在別帳賜酒壓驚遣使往告孟獲欲送夫人換張嶷馬忠二將孟獲允諾卽放出張嶷馬忠還了孔明孔明遂送夫人入洞孟獲接着又喜又惱忽報人納洞主到孟獲出帳迎接見其人騎着白象身服金珠瓔珞腰懸兩口大刀領着一班喂養虎豹豺狼之士簇擁而入獲再拜哀告訴前事木鹿大王許以報獲大喜設宴相待次日木鹿大王引本洞兵帶猛獸而出趙雲魏延聽知蠻兵出遂將軍馬布成陣勢二將並立於陣前視之只見蠻兵旗幟器械皆別人多不穿衣甲盡裸身赤體面目醜陋身帶四把尖刀單中不鳴鼓角但飾金爲號木鹿大王腰挂兩把寶刀手執蒂鐘身騎白象從大旗中而出趙雲見了謂魏延曰我等上陣一生未嘗見如此人物一人正沉吟之際只見木鹿大王口中不知念甚咒語手搖蒂鐘忽然狂風大作飛砂走石如同驟雨一聲晝角響虎豹豺狼猛獸毒蛇乘風而出張牙舞爪衝將過來蜀兵如何抵當往後便退蠻兵隨後追殺直趕到三江界路方回趙雲魏延收聚敗兵來孔明帳前請罪細說此事孔明笑曰非汝二人之罪吾未出茅廬之時先知南蠻有驅虎豹之法吾在蜀中已辦下破此陣之物也隨軍有二十輛車俱封記在此今日且用一半留下一半後有別用遂令左右取了十輛紅油櫃車到帳下留十輛黑油櫃車在後衆皆不知其意孔明將櫃打開皆是木刻綵畫巨獸俱用五色絨線爲毛衣鋼鐵爲牙爪一個可騎坐十人孔明選了精壯軍士一千餘人領了一百口內裝煙火之物藏在軍中次日孔明驅兵大進布於洞口蠻兵探知入洞報與蠻王木鹿大王自謂無敵卽與孟獲引蠻兵而出孔明綸巾羽扇身衣道袍端坐於車上孟獲指曰車上坐的便是諸葛亮若擋住此人太學定矣木鹿大王口中念咒手搖蒂鐘頃刻之間狂風大作猛獸突出孔明將羽扇一搖其風便向吹彼陣中去了蜀陣中假獸擁出蠻浪_曰獸見蜀陣巨獸口吐火焰鼻出黑烟身搖銅鈴張牙舞爪而來諸惡獸不敢前進皆

奔回蠻洞，反將蠻兵衝倒無數。孔明驅兵大進，鼓角齊鳴，望前追殺。木鹿大王死於亂軍之中。洞內孟獲宗黨皆棄宮闕，扒山越嶺而走。孔明大軍占了銀坑洞。次日孔明正要分兵緝擒孟獲，忽報蠻王孟獲妻弟帶來洞主，因勸孟獲歸降，獲不從。今將孟獲並祝融夫人及宗黨數百餘人盡皆擒來，獻與丞相。孔明聽知，卽喚張嶷、馬忠分付如此。二將受了計，引二千精壯兵伏於兩廊。卽孔明令守門將俱放進來，帶來洞主引刀斧手解孟獲等數百人拜於殿下。孔明大喝曰：「與吾擒下兩廊壯兵齊出，一人捉一人，皆被執縛。」孔明大笑曰：「量汝些小詭計，如何瞞得我？」汝見一次，俱是本洞人擒汝來降。吾不加害汝，只道吾深信故來詐降，欲就洞中殺吾。喝令武士搜其身畔，果然各帶利刀。孔明問孟獲曰：「汝原說在汝家擒住，方始心服。今日如何？」獲曰：「此是我等自來送死，非汝之能也。吾心未服。」孔明曰：「吾擒住六番，尙此不服，欲待何時耶？」獲曰：「汝第七次擒住，吾方傾心歸服，誓不反矣。」孔明曰：「巢穴已破，吾何慮哉？」叱武士盡去其縛，叫之曰：「這番擒住，再若支吾，必不輕恕。」孟獲等抱頭鼠竄而去。卻說敗殘蠻兵有千餘人，大半中傷而逃。正遇蠻王孟獲，獲收了敗兵，心中稍喜。卻與帶來洞主商議曰：「吾今洞府已被蜀兵所占，今投何地安身？」帶來洞主曰：「止有一國可以破蜀。」獲喜曰：「何處可去？」帶來洞主曰：「此去東南七百里，有一國名烏戈國。國主兀突骨，身長二丈，不食五穀，以生蛇惡獸爲飯。身有鱗甲，刀箭不能侵。其手下軍士俱穿藤甲，其藤生於山澗之中，盤於石壁之內。國人採取浸於油中，半年方取出曬之，曬乾復浸，凡十餘遍，卻纔造成鎧甲，穿在身上，渡江不沉，經水不濕。刀箭皆不能入。因此號爲藤甲軍。今大王可往求之，若得彼相助，擒諸葛亮如利刀破竹耳。」孟獲大喜，遂投烏戈國。來見兀突骨，其洞無宇舍，皆居土穴之內。孟獲入洞，再拜哀告前事。兀突骨曰：「吾起本洞之兵與汝報讎，獲欣然拜謝。於是兀突骨喚兩個領兵，俘長一名，土安一名，奚泥起二萬兵，皆穿藤甲，離烏戈國望東北而來，行至一江，名桃花水。兩岸有桃樹，歷年落葉於水中。若別國人飲之，盡死。惟烏戈國人飲之，倍添精神。兀突骨兵至桃花渡口，下寨以待蜀兵。卻說孔明令蠻人暗探孟獲消息，回報曰：「孟獲請烏戈國主引三萬藤甲軍，見屯於桃花渡口。」孟獲又在各番聚集蠻兵，併力拒戰。孔明聽說，提兵大進，直至桃花渡口。隔岸望見蠻兵不類人形，甚是醜惡。又問土人言說，卽日桃花正落，水不可飲。孔明退五里下寨，留魏延守寨。次日，烏戈國主引一彪藤甲軍過河來，金鼓大震。魏延引兵出迎，蠻兵捲地而至。蜀兵以弩箭射到藤甲之上，皆不能透，俱落於地。刀砍槍刺亦不能入。蠻兵皆使利刀鋼叉。

兵如何抵當。盡皆敗走。蠻兵不趕而回。魏延復回。趕到桃花渡口。只見蠻兵帶甲渡水而去。內有困乏者。將甲脫放在水面。以身坐其上。而渡。魏延急回大寨來稟孔明。細言其事。孔明請呂凱并土人問之。凱曰。某素聞南蠻中一烏戈國無人倫者也。更有藤甲護身。急切難傷。又有桃葉惡水。本國人飲之。反添精神。別國人飲之。卽死。如此方縱使全勝。有何益焉。不如班師早回。孔明笑曰。吾非容易到此。豈可便去。吾明日自有平蠻之策。於是令趙雲魏延守寨。且休輕出。次日孔明令土人引路。自乘小車到桃花渡口北岸山僻去處。遍觀地理。山險嶺峻之處。車能行。孔明棄車步行。忽到一山。望見一谷。形如長蛇。皆危峭石壁。並無樹木。中間一條大路。孔明問土人曰。此谷名。土人答曰。此處名爲盤蛇谷。出谷則三江城大路。谷前名塔郎甸。孔明大笑曰。此乃天賜吾成功於此也。遂同路上車歸寨。喚馬岱分付曰。與汝黑油櫃車十輛。須用竹竿千條。櫃內之物。如此如此。可將本部兵去把住盤蛇兩頭。依法而行。與汝半月限。一切完備。至期如此施設。倘有走漏。定按軍法。馬岱受計而行。又喚趙雲分付曰。汝盤蛇谷後三江大路口。如此守把。所用之物。尅日完備。趙雲受計而去。又喚魏延分付曰。汝可引本部兵去桃花口下寨。如蠻兵渡水來敵。汝便棄了寨。望白旗處而走。限半個月內。須要連輸十五陣。棄七個寨柵。若輸十四。計休來見我。魏延領命心中不樂。怏怏而去。孔明又喚張翼另引一軍。依所指之處。築立寨柵去了。卻令張嶷、馬忠、本洞所降千人。如此行之。各人都依計而行。卻說孟獲與烏戈國主兀突骨曰。諸葛亮多有巧計。只是埋伏。今後戰。分付三軍。但見山谷之中林木多處。不可輕進。兀突骨曰。大王說得有理。吾已知道中國人多行詭計。今後依言行之。吾在前面。庶殺汝在背後。教道兩人商量已定。忽報蜀兵在桃花渡口北岸。立起營寨。兀突骨卽差二俘引藤甲軍渡河來。與蜀兵交戰。不數合。魏延敗走。蠻兵恐有埋伏。不趕自回。次日。魏延又去立了營寨。蠻兵暗得有衆軍渡過河來。戰。延出迎之。不數合。延敗走。蠻兵追殺十餘里。見四下並無動靜。便在蜀寨中屯住。次日。二俘請兀突骨到寨。說知此事。兀突骨卽引兵大進。將魏延這一陣蜀兵皆棄甲。拋戈而走。只見前有白旗。延引敗兵奔到白旗處。早有一寨。就寨中屯住。兀突骨驅兵追至。延引兵棄寨而走。蠻兵得了蜀寨。次日。又望前追殺。魏延兵交戰。不三合。又敗。只看白旗處而走。又有一寨。延就寨屯住。次日。蠻兵又至。延略戰。又走。蠻兵占了蜀寨。詰。休。絮。魏延且戰且走。已敗十五陣。連棄七個營寨。蠻兵大進。追殺。兀突骨自在軍前破敵於路。但見林木茂盛之處。

不敢進，却使人遠望。果見樹陰之中旌旗招颺，兀突骨謂孟獲曰：「果不出大王所料。」孟獲大笑曰：「諸葛亮今番識破，大王連日勝了他十五陣，奪了七個營寨。蜀兵望風而走，諸葛亮已是計窮，只此一進，大事定矣！」兀突骨、格、兩肋下露出生鏽甲，眼中微露光芒，手指魏延，大罵道：「延撥馬便走，後面蠻兵大進！魏延引兵轉過了盤蛇谷，白旗而走。兀突骨統引兵衆隨後追殺。兀突骨望見山上並無草木，料無埋伏，放心追殺，趕到谷中，見數十輛轎車在當路。蠻兵報曰：『這是蜀兵運糧道路。』因大王兵至，撇下糧車而走。兀突骨大喜，催兵追趕，將出谷口，不料兵只見橫木亂石滾下，壘斷谷口。兀突骨令兵開路而進，忽見前面大小車輛裝載乾柴，盡皆火起。兀突骨忙令軍士只聞後兵發喊，報說各口已被乾柴壘斷。車中原來皆是火藥，一齊燒着。兀突骨見無草木，心尚不慌，令尋走，只見山上兩邊亂丟火把，火把到處，地中藥線皆着，就地飛起鐵礮，滿谷中火光亂舞。但逢藤甲，無有不着，突骨并三萬藤甲軍，燒得互相擁抱，死於盤蛇谷中。孔明在山上往下看時，只見蠻兵被火燒的伸拳舒腿，大打鐵礮，打的頭臉粉碎，皆死於谷中，臭不可聞。孔明垂淚而歎曰：『吾雖有功於社稷，必損壽矣！』左右將士無不感。說孟獲在寨中正望蠻兵回報，忽然千餘人笑拜於寨前。言說烏戈國兵與蜀兵大戰，將諸葛亮圍在盤蛇谷，特請大王前去接應。我等皆是本洞之人，不得已而降蜀。今知大王前來，特來助戰。孟獲大喜，即引宗黨并所帶人，連夜上馬，就令蠻兵引路，方到盤蛇谷時，只見火光甚烈，臭味難聞。獲知中計，急退兵時，左邊張嶷，右邊馬岱，路軍殺出，獲方欲抵敵，一聲喊起，蠻兵中大半皆是蜀兵，將蠻王宗黨并聚集的番人盡皆擒了。孟獲匹馬殺山，望山徑而走，正走之間，見山凹裏一簇人馬，擁出一輛小車，車中端坐一人，綸巾羽扇，身衣道袍，乃孔明也。大喝曰：『反賊孟獲，今番如何？』獲卽回馬，走旁邊閃過一將，攔住去路，乃是馬岱。孟獲措手不及，被馬岱生擒活捉。此時王平、張翼已引一軍趕到蠻寨中，將祝融夫人并一應老小皆活捉而來。孔明歸到寨中，升帳而坐，謂衆將曰：『吾今此計不得已而用之，大損陰德。我料敵人必算吾於林木多處埋伏，吾却空設旌旗，實無兵馬，疑其心也。』魏文長連輸十五陣者，堅其心也。吾見盤蛇谷止一條路，兩壁廂皆是光石，並無樹木，下面都是沙土，因令馬岱由草叢非處，草中由裏行，身走頭七吉，不令人知。』

以引繩繩纏一發動山隕石裂吾又令趙子龍預備草車安排於谷口又於山谷準備大木亂石却令魏延賺兀突骨并藤甲軍入谷放出魏延卽斷其路隨後焚之吾聞利於水者必不利於火藤甲雖刀劍不能入乃油浸之物見火必着蠻兵如此頑皮非火攻安能取勝使烏戈國之人不留種類者是吾之大罪也衆將拜伏曰丞相天機鬼神莫測也孔明令押過孟獲來孟獲拜於帳下孔明令去其縛教且在別帳與酒食壓驚孔明喚管酒食官至坐榻前如此如此吩咐而去却說孟獲與祝融夫人并孟獲帶來洞主一切宗黨在別帳飲酒忽一人入帳謂孟獲曰丞相面羞不欲與公相見特令我來放公回去再招人馬來決勝負公今可速去孟獲垂淚言曰七擒七縱自古未嘗有也吾雖化外之人頗知禮義直如此無羞恥乎遂同兄弟妻子宗黨人等皆匍匐跪於帳下肉袒謝罪曰丞相天威南人不復反矣孔明曰公今服乎獲泣謝曰某子子孫孫皆感覆載生成之恩安得不服孔明乃請孟獲上帳設宴慶賀就令永爲洞主所奪之地盡皆退還孟獲宗黨及諸蠻兵無不感戴皆欣然跳躍而去後人有詩讚孔明曰「羽扇綸巾擁碧幃七擒妙策制蠻王至今溪洞傳威德爲選高原立廟堂」長史費禪入諫曰今丞相親提士卒深入不毛收服蠻方蠻王今旣已歸服何不置官吏與孟獲一同守之孔明曰如此有三不易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無所食一不易也蠻人傷破父兄死亡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蠻人累有廢殺之罪自有嫌疑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不留人不連糧與相安於無事而已衆人盡服於是南方皆感孔明恩德乃爲孔明立祠四時享祀皆呼之爲慈父送珍珠金寶丹漆藥材耕牛戰馬以資軍用誓不再反南方已定却說孔明犒軍已畢班師回蜀令魏延引本部兵爲前鋒延引兵方至瀘水忽然陰雲四合水面上一陣狂風驟起飛沙走石軍不能進延退兵回報孔明孔明遂請孟獲問之正是「塞外蠻人方帖服水邊鬼卒又猖狂」未知孟獲所言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